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六冊目次

竹軒雜著六卷 （宋）林季仲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 （宋）張孝祥撰 附錄一卷 宋刻本 〇六一

羅鄂州小集六卷 （宋）羅願撰 羅郢州遺文一卷 （宋）羅頌撰 附錄一卷 明刻本 三〇〇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 （宋）林光朝撰 附錄一卷 （明）鄭岳輯 明正德十六年鄭岳刻本 四〇一

雪山集十二卷 （宋）王質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孔氏微波榭鈔本 五〇三

竹軒雜著六卷

（宋）林季仲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竹軒雜著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林季仲撰。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進士第、歷官太常少卿、知婺州、自號蘆山老人。嘗僑居暨陽、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宋史不爲立傳、其行事不可概見。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季仲以趙鼎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貍其弟也、皆知名云云。今案集中與趙僕射書有相公過聽、引而置諸朝、鹿鹿三年、蔑有報稱之語、與趙鼎薦引之說合。惟沮和議一疏、已不見於集中。其得罪貶謫之事、遂略而弗顯。集中又有祭德和弟祭和弟諸文、據所云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仲熊叔豹之名亦已不可復考。然宋史趙鼎傳稱鼎之再相、嘗奏言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論、深切時勢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覆慰藉、詞意諄摯。友道之篤、尤可概見。又庚溪詩話稱季仲頗喜爲詩、語佳而意新。今觀所作、雖邊幅稍狹、已近江湖一派、而筆力挺拔、其清儁亦可喜也。集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從永樂大典中搜輯編綴、釐爲詩一卷、文四卷、用存其概、且爲略考本末、附著於此、俾不至無聞於後焉。

[illegible]

宋　林季仲　撰

四言古詩

[illegible]英伯山居歲莫雪霽歎作[illegible]

[illegible]詞欤樂樂彼幽獨矯矯其翰[illegible]

雖其有[illegible]風逸之餘然[illegible]

晤語懷我人斯我之懷矣褰裳從之泝洄伊阻中心悵而豈無他人以翺以翔意氣所覩不能弭忘遑遑遺緒久矣弗歎之子之秀吾宗之光我有薄酒子試歌兮雪霽江明共此月兮企爲新詩到蟄窓兮老子鬅鬙正愁絶兮

五言古詩

觀徐孺子畫像

伯淮臥彭城逃屋生蓬蒿天子呼不起思見巖壑姿俾工圖其形銜命日夜馳落筆竟不得韜面以疾辭豫章有孺子同時隱江湄栖栖非我事結廬對風漪時人亦罕識阿堵誰寫之我聞郭有道曾遣輕騎追疑此言語生即是茆畫師

送真歇禪師

我與真歇師同年五十八對之意頹然百事付華髮買舟繫籬傍一日來告别挽之不肯留徑演法切佛法果何如請師爲指訣從首無一言苦欲相泯滅余漫述所聞此法本無缺山河連大地鳥獸暨昆蠶微至一蟣蝶中含大千瀾試即此身求萬象皆森列聲色臭味等六根能識次阿誰使之然未可計巧拙盡亦反故鄉子細自披扶當有無價珍終身用不徹胡爲浪馳走千里訪名刹環五嶺坐下覷人搖輔頰譬如坐海底巨浸從頭沒反問岸上人覓水濟我渴師聞抵掌笑却道我饒舌徑山堂末開居士法先說儒生玩韋編貝葉師所閱兩家相訪病久矣互侵伐孰如吾二人一見意軒豁縱談

遙箇事迴出言詞末古人知造車不較出門轍看誰到
長安寧論胡與粵閑青問答語聊以贈真歇去去亦何
之千水涵一月

秋熱次高仲貽韻

炎時火初流執熱病未脫蹈氷思少撫坐甑哀苟活雲
意斷滃滃雨聲闕澌澌安用天官爲不悟秋序奪巫尫
暴何辜夸父僵阻渴豨山將焚蛟翻海欲涸潑蚑龍遁
假寶蝇蚋恣喧聒瘴癘時墮永涸魚暫濡沫斯爲悉不

登阹奚穗宴掇衆心禱不昧羣望走奠過殷勤闔雷行
閃閃驚電抹嘉樹疑盂翻脫葉適帚將汲井憶鼎餅承
爭霤羅鉢新凉來不斷濁水去如割未論沴氣銷陡覺
煩襟豁遂回望電眼免蹙憂稼螟一飽詎可營百慮何
勞劌明公軫慈仁此道歸包括世事有反覆愁腸屢迴
斡栖栖同里𣅀閔閔憂旱魃賦詩輸悃悰盥軸辦嗟咄
句圓珠走盤意定弦在筈千仞徒仰高一葦敢杭濶豁
疵知含洪衆蹇終虺虺

坐我甑釜中逾月不得脫勞生亦何聊喘喘覓少活篤
言往空谷卧聽驚瀨澌遺違祇襪子此事又中奪天公
不我憐定爲化鄧渴一夜翻河漢散作珠璣潑簪盍素
練直柏梲鳴聒聒更訝飽戶間蕭瑟濺飛沫老火謝餘
暉削跡去如报刃知造化心潜通本無遏繁暑移清凉
變化在一沐田父有喜言優得壟穗將却憶灌溉時搰
搰抱甕鉢王者仁如天寸物恩偶割獨愛夏日長罷虔
何不豁向隅泣一大淵堂戲其頼餘凉止殿閣蕪垢直

可剡我顧均此施遠邇歸囊括措意膚寸間六合可旋
斡寧容山逕傳肆虐爲旱魃掣電備鼉鞭雷烘叱咄
號令挾風行聲飛齊萬箸魑魅悉蕩擺再見天地濶孰
長是久朝夕懷虓虺
瘧暑如瘧人各擂不啻脫凉風戒七月尚貪朝夕活雲
雷動地來一夜雨聲老火無晶光奔逆氣祇屠我思踈
仲翁千載猶飢渴父子腰金黃照眼光潑潑車馬趨其
門市井等譁聒從容相與言身名如聚沫功成不還鄉

惠至將誰擬相隨出闕去浩然不可遏挽飲東都門頹
顏酒徹林迎送走兒童爭取霜髯捋歌呼接日夜辭流
雜擊缽時時間餘金趣責供醵酌落落丈人行器度自
軒豁子孫汝何知徒麼求田頗適來官途險惡誰爲鋋
劉冥行胃荊棘進退俱有括胡不覩四時寒暑遞推斡
蹉跎不知幾年逐齊旱魃得失何怍事書空漫咄咄要
須慎其初毋輕擲去箸我本一散翁涉世多迂闊何如
二大夫安枕無虺虺

七言古詩

謝李端明惠李翰林集

江漢滔滔去不回幾人留得詩名來要須洗以千斛水
莫令胷臆生纖埃清狂我愛李太白亂之鷗鷺誰煽猜
一生事業在盃酒富貴於我何有哉長安市上喚不醒
醉眼徐爲君王開揮毫散霧金鑾殿氣使權倖如奴僮
風騷獨步千載上瓠提揭爲咍鄒枚長流夜郎得不死
定知造物須憐才文采至今獨未泯耳孫氣象何崔嵬

寤言世士少風骨慨然力欲扶衰頹列傳家集流海內
爲頹五儒益爲媒分顧亦及蓬華士使者踏破堦前苔
神交不待讀終卷騎鯨恍惚來瑤臺氣酣日落酒不足
更挽天河注玉杯嗚呼俗隘直可哀吾非斯人誰與陪
朝遊蓬萊夕方丈去去相隨翔九垓

次韻酬黃季章

長安公子意氣豪笑我憔悴居蓬蒿人生栖託一枝足
何用搏風九萬高我今百事付流水歸卧北窓心獨喜

林表春禽自在啼絶勝秦養金籠裏誰能胷臆無塵埃
未爲木論才不才子陵事業亦何有風月凄然一釣臺

天柱峯

奇勝權輿自天然芝踏徧春山雨要得山如磊落人紛
紛拳石何足數忽逢一柱揷天寒衍等最尊疑父祖羣
峯往往皆兒孫環列膝前仍俯伍我憂穹昊欲撑柱莫
笑杞人心獨苦伊誰有力能致之大庇蒼生使安堵

五言律詩

陪館中諸人遊天竺分得香字

不到八年又重來斐鬚鬚珠璣濺寒溜崖磬咽風篁啼鳥千林晚飛花一路香吾宗故廬在立馬倚殘陽

中秋不見月

淹淹一夜雨脉脉萬方情勿怪雲多妬從來物惡盈水渾珠自瑩垢盡鏡還明共賞此時月無論陰與晴

次韻陳明錫見寄

共到從京洛相逢向海邦倦遊憐舌在多病覺肩龎佳處隨山屐餘生付酒缸新詩眩老眼細讀倚寒窗

合去趨華闕難教滯陋邦悲鳴憐老驥迎吠厄尋尨便腹書千簏濡頭酒一缸懷君夜不寐落葉打空窗

埤樓安故里薄宦倦他邦依社頑爲櫟滌牲寧用龎利名蛾赴燭身世蟻浮缸多謝江邊月相尋到小窗

周希文見寄次韻

松菊荒三徑風塵走十年家山憶到骨世路厭摩肩懶計詩工拙寧分酒聖賢從他誚便腹老去只貪眠

次韻蕭德起見寄

漫求三釜祿浪走十年塵白髮不饒我虛名能中人溪山開始見魚鳥靜相親共對一庭月誰非吾近鄰

陪趙守登樓賞紅梅

大家時爭媚獨醒人更疑漫隨春色媚不改歲寒姿霞帶壽陽臉酒融姑射肌憑誰慰孤寂新有倚樓詩

錢塘別諸同年

晚色明沙際春愁接柳邊相逢一尊酒難值此同年聚散鴈連渚行藏魚在淵西興殘夜月獨眼渡頭船

昨夜夢陪伐秉次前韻

落峯迷曉徑零露點秋畦節物驚衰鬢登臨憶故棲蒼苔痕過履修竹濕新題昨夜寒窗夢相隨疊嶂西

感興

慶弔何時已勞生不自閒野情雖脫略人事足機關附尾初無意同塵未強顏柴門當却掃未敢負雲山

和人對雪

區薄一尊酒棲遲鬢毛隨風散層雪拳地作秋濤漢
使去不返邊城寒更勞誰當如李愬來問縛酋豪

贈別陳黔事

仕途多汨沒歸袖獨飄颻要伴赤松子終辭青瑣郎水
雲寬處好日月靜中長萬事休回首停橈即故鄉

陪搵容諸丈游赤松迫於還城阻爲寶峯之集情見于詩

尋迴雲連屋溪晴水繞畦半生嗟薄宦隨處悵幽棲散
策吾遺跡披塵識舊題夕陽催上馬不到寶峯西

中秋次韻

一葉下庭木初敲窓戶秋陰雲偏妬月衰病懶登樓歎
業頭先白江河淚未收停橈是吾土休夢野堂游

趙瑞安北湖詩三首

去去春無語融融物自嬌飼耕憐野老隨犬過山橋晚
唱綠溪口晴暉絆柳腰迂儒欲何德只合伴漁樵
逕深松翠重風軟馬蹄驕水遠誰家屋門飛小竹橋邑

開平野兆蜂引斷山腰生理吾能免趨林拾墮樵
吐晴林雨薄弄水夕陽驕風定雲横野馬鳴人度橋彝
斑封石骨花影動溪腰誰破南窓夢空山落斷樵

次韻癸州蕭教授見寄

不到雙溪久渾疑一夢間把君詩在手見我別來山薄
宦故不恐危塗難自閒翩翩出林翼飛倦合知還

贈趙遂甫別

才褈金枝秀名標桂籍先有如此公子不負我同年風
落松間雪沙明竹外船天涯人老矣尊酒憶凄然

贈李舉之別

摛藻才何瞻哦松志未酬奉祠得南嶽戲絲向丹丘貫
逗方年少渦唐已白頭挑花烟浪暖看子上瀛洲舉之明春試詞學

晚眺二首

秋色澹脩渚夕光明小樓溪虛烟漠漠天迥鴈悠悠短
髮存堪數黃花揷自羞青山本無事歛黛爲誰憂

病與老相守幡思靜自從故園三逕菊歸路一蓑烟高
下雲連谷從橫水護田淒凉千古事嶷嶷夕簷前

項居士挽詞

孝友從初劇溫恭見隱居誰云不爲政只此是知書本
俗惟多僞何人得似渠春江照丹旐恨亦到鯫魚居士業救常貢鯫介澈之

潘居士挽詞

君家多懿德自肯戢閒居不用毛錐子甘來下澤車象
衡千樹橘荒蹊一園蔬夫婦仍同穴亂離誰似渠

袁居士挽詞

君有袁居士蒼然松柏姿生涯一樽酒事業五言詩去
殘月邊鶴空餘床下龜江村相送處尚憶杖過眉

挽林潜聖先生詞

前已知爲政忘言是讀書世儒誰說此學子可憐渠丈
物思前輩風煙翳故廬何極獨長嘆吾道竟何知

胡夫人挽詞 吳卿妻

自昔衣冠韯人言胡與吳詩書漸涵久婦女見聞殊鴈
去憐雛羽鳳吟歎影孤鸞龜表賢德卜地得悲湖

柳夫人挽詞

風俗日云薄與刑終未泯請看列女傳今有柳夫人邑
養金章貴龐封鈿軸新淒涼板輿路恰見小梅春

悼潘君秀才

投筆辭場屋攜錢送酒家身名俱夢幻醒醉是生涯沙
晚蹤寒鴈林高慘暮鴉嗟予方哭季淸淚墮悲笳

沈朝議挽詞

揖第躡元祐封侯追紹興嬾懷初不競薄俗漫多能勳
業一壺酒交游八尺藤謨生話卿老揮淚溫寒燈

趙寶學挽詞二首

珠海光無盡瑶山氣自溫鴻基開叔祖餘慶襲賢孫妙
墨潜虬動雄詞駭浪翻九重應震悼同姓失毛原
槃白霜髭晚凄凄煙渚秋長隨山簡馬同上謝公樓詩
詩句入飛鶩歌聲落釣舟那知倚欄處直北是松楸 日九

集於謝接箴箴以爲常公今不
而住城迎生客皆爲之惜然

程顥學挽詞二首

岸犖千人傑飛騰四十秋才應有餘用事不見全牛持節弔諸道分符知幾州終遺措紳恨不作富民侯

憶向沙頭別誰知地下游祠堂只如舊庭竹自生秋回首山埋玉傷心月滿樹憤江日夜去中有淚俱流

哭薛吏部

伯仲皆登第人言薛與林淒凉五年事摧折兩家心澷醉春來酒誰全別後襟空餘釣磯在落日見孤岑

白鹿春城下黃牛古隴頭年年喚兄弟兩兩酹松楸今日逢寒食哀吾返故丘叢懷多少恨不逐晚雲收兩家兄弟相継登第五年之間淪落殆半又祖塋相鄰哀時展省待推伺日今吏部之葬適在清明故云白鹿城黃牛𡈽地也見圖經

周希父挽詞

憶昔同年友吾鄉有六人而今如夢寐强半委埃塵雲護霜天晚梅含野逕春希父常賦此詩爲余和惟復數篇回頭賦詩處

見清淚灑江濱

許序之挽詞

跋馬兩州路山川淚眼傍若君有遺範如我見橫塘突日低瓜步浮雲接建康隔江多少恨付與雁南翔

戴唐卿挽詞

湖海長爲客干戈僅脫身來尋林下友率與鬼爲鄰馬上人何在庭前草自春平生饒意氣寂寞委荊榛

竹軒雜著卷二

宋 林季仲 撰

七言律詩

次韻希文見寄二首

晚窻落簟雪飛花點綴山前兩鬢華好辦青銅買村酒
共撐小艇訪漁家覺非便合如陶令得趣何勞問孟嘉
只怕故人騰踏去短檠誰與話天涯

臘前墻角見梅花雪後墻頭見月華滿引濁醪無一事
盡收好處入吾家結廬君待歸安固把兒儀今老永嘉
莫遣青山便遮斷春風浩蕩没津涯

次高季應韻

杖屨相從秋水濱便將公作社中人酒行苦要深浮白
醉去那知倒著巾把手共憐江閣月回頭休憶野堂春
太平未見身先老看取吳霜點鬢新

次韻林懋南見寄

轉首今吾非故吾問君何用惜居諸流年已作悠悠夢
往事勞生咄咄書濁酒半壺時自酌醉頭一月不冒梳阿
誰似我渾無事睡到日高三丈餘

陰陰松竹滿東山閒說君家六月寒君得封胡同里巷
底須屈宋作衙官酒中有趣人誰識琴上無絃我亦彈
試問廬江何彥德譚嬋孰似虎皮冠

移竹次林英伯韻四首

蒼苔斷破斧痕新移傍頹簷慰病身見我渾如舊相識
此君端是箇中人孤高自比西山潔澹泊寧甘南巷貧
剗斷啼鵶窻轉月憐渠猶把影相親

不向窻前看色新老夫無處可安身寒梢已拔千尋劍
空堪容數百人染淚浪傳湘水恨結根終伴杜陵貧
回頭萬事皆衰歇歲晚相從爾獨親

手種琅玕照眼新老來深寄五湖身連宵留得枝間月
邀我同爲物外人封邑不貪千户富依樓可慰一生貧
武夫稱謂殊庸俗知恨樊川諂未親

梢梢猶帶露痕新分得江潭未化身歲晚定知堪傲雪

生來不育强隨人心如靴老空諸有節比原思不恨貧
月淡風清卧寒谷偶乎和女復誰親

妻夫人挽詞

曾將句讀授兒童記得阿侯待我隆肯闓高堂含孫竇
定知賢贊室張忠蘭陵未遂三山養霜樹俄驚一夜風
湯沐追封他日事哀榮應在淚痕中

高太傅挽詞

戡亂渦中意獨消端如處士轉逢萬渡江一馬神先助
夾日五龍功更高不顧本朝私戚里長稱文母訓兒曹
十年共說無生話却對東風淚滿袍

贈劉舍人次德裕弟韻

鴈塔聯名記昔年天涯一見破衰顔人言巧宦何曾巧
我欲閒居未得閒莉植有情葭倚樹雄文幾許管窺斑
明公舊有經綸手今日寧當縮袖閒

次韻林楙南秋興見寄

秋陽晃蹋秋江前秋山當峯飛鳥邊待杖仙人九節杖

玄米玉井千葉蓮一丘一壑不在我或用或舍其如天
故人諭官卧空谷誰與晤語情淒然

陪郡守趙介然泛舟

邦人夾岸觀龔黄畫鷁夷猶轉曲塘風定波平溪練淨
沙寒石出木奴香冥搜萬象詩肩聳流盼千山醉眼長
此興在公真不淺更乘霜月倚胡林

趙守[illegible]舟康侍郎有詩次韻

霹靂湖山有主人我如鴻鴈亦來賓建雲島嶼參差見
過雨林塘取次新霜橋似誇千戶富雪梅欲放一枝春
酒醒月落愁無那聽徹殘更鼓曉闉

周希父賦梅次韻三首

村舍江南雪意通月邊初破兩三枝輸他一點先傳得
回首千花總後期春事循環寧有盡歲華晚晚漫悲君
詩到眼如圖畵隔出行人五馬時
歲華物意兩俱遲閒到前村第幾枝把影自憐春有信
衡寒長指雪爲期音傳隴首人相憶恨入樓頭角正悲

最是一年難忘處小橋流水夕陽時

歲寒誰復憩樓遲籬落初橫一二枝試問春從何處去
又憑梅報有來期巡簷索笑如相識倚竹懷新却自悲
花瘦惱教人共瘦月明風定酒醒時

次韻康侍郎詠雪

天公昨夜醉如泥擘碎浮雲散漫飛謝女饒他歌柳絮
劉叉堪笑比麻衣平鋪寶貝知何限豫表劉祥不待祈
最是松林難畫處晚晴猶吐玉霏霏

次韻劉教官詠梅四首

梅花笑我無佳句慚愧詩翁亦姓林細看窓前陌秋葉
誰知雪底得春心斷橋斜徑光將夕落月疎雲趣更深
何處清香惱行客江頭踏雨試敎尋
江空木落出遲參何處佳人獨倚林不負雪期如有信
倘先花事本無心目斷倚渚雲容薄路轉寒塘暝色深
莫怪山翁數回首暗香十里更相尋
粉痕欲破雪相禁如妬孤英點暮林九陌未傳花底信
一枝先寄隴頭心月橫瘦影池塘淺風度微香院落深
神向蜀遲猶得在未須笑我老侵尋
霜清木脫峭寒侵鶴見佳花吐遠林冷落自憐池上影
孤高誰賞月邊心簡文剪綵詫何易（梁簡文梅詩定酒還剪綵致作兩三）
枝杜老巡簷意最深寂寂溪橋斷行跡吹香獨與我追
尋

春日感懷

憶昔青春去不來深憑百舌喚將回尊前便覺和風轉

鏡裏生憎白髮催青杖鞋寒歸醉柳香和宿雨落江梅

挽程大夫詞

人生七十從來少待挽長河作壽杯
金章朱紱爛盈門春入仙翁笑酌盃杖時時過他客
含飴日日弄諸孫風高值水鶯霜葉月落黙山泣曉猿
丹旐怨揚轉寒日尚疑庭下綵衣翻

贈李瑞明

洗盡烟嵐見海山池塘春草亦怡顏野沉犬響清宵迥

營轉堂陰白晝閑移鎮又傳三疊鼓告庭行促百官班
攀轅父老休相憶總在鑪錘業餘閑

三椽休斧陳閑祖有詩次韻

經營草舍得能難甫及斜川八九間傍砌更移播後竹
鈎簾獨勝雨餘山月投寬隙如相覓雲過簷端却復還
長憶少陵規畫遠要令寒士總歡顔

次韻酬劉延仲并序

僕別劉丈五年矣千里之情深寄于詩次韻

奉酬殊愧不工耳

門蔭蒿萊誰往還憶君更覺鬢毛斑何時共對吟邊月
相別猶憐雪後山東陽之別時値大雪僕曾留詩云此山未忍輕相別更許行人雪後看
清夜忍聞庭鶴怨餘年應伴海鷗閑有人問我今何似
兀兀長如醉夢間

次韻酬趙寶學

高軒曾過我柴關笑看苔滿地斑隱約誰憐許居士
風流得倚謝東山詩銜金石音尤古筆走龍蛇意自閑

後日陪公那可得翛然身在五雲閒

再次前韻酬趙寶學

佳章一見一開顔讀向寒窓到日斑筆陣知公來似雨
詩肩笑我聳如山忌鷗氣欲凌千里老驥身猶絆六閑
聞說漢庭思祭酒詔書相繼促河間

用前韻酬高仲貽見贈

杖藜谷口竹扉雲生理蕭條一葛中未敢軒前焚芰製
更期晚節伴霜筠江山約我盟猶在風月於人意自新

木落寒林水清淺小橋共看雪梅春

再次前韻

野性由來愛水雲強將麋鹿着冠巾救時或用魯連子
談古空如司馬筠胡雁驚心雙淚落吳霜點鬢二毛新
腐儒無用終羞死只合歸耕壟上春

樂壽閣

康平仲建閣名曰樂壽取仁智樂山水之意
索詩次韻

看山玩水遣吾情此語從來誤後生喚起萬端囙好樂
静觀一理本圓成與人不競春長在對物無心境自淸
更就阿誰求樂壽當時分付最分明

贈虞教授別

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
顔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家境自孤
把手沙頭莫言别與君元不隔江湖

次韻追和錢穆父內翰餽趙伯堅大卿令鑠將

穎湖呈正字實學即伯堅子也

穎水如湖得月多真金萬頃漾微波登臨未遂平生目
屢唱空傳故老歌宜處請看湖上雪盃行且覆掌中荷
吾卿亦有西湖好舴艋相從意若何

次韻與淸叟書懷

誤落樊籠二十年蒼顔白髮意頹然解紛無用空彈鋏
揣分唯堪備執鞭來鴈去來何足數涸魚濡沫自相憐
扁舟東下雖云晩及見梅花破臘前

次韻宋待制晩春書懷

春事何曾解有窮枝頭爭覔漫怱怱去來燕認誰家屋
開落花因一夜風萬古英雄殘照裏半生勲業醉醺中
驗人往往多詩瘦却怪老夫顔色紅

次韻洪叔權書懷

忽思身世慘然驚浸學屠龍藝未成尸素空縻太倉粟
辛勤有愧老農耕只須鏡上看勲業休向人前道姓名
歳晩相從白巖下一尊芳酒話深情

再次前韻書懷

兩眼昏花近十年簡編惟見字斑斑養生正合餌黄石
招隱寧須待小山薄宦本無朱組繫高眠得伴白雲閑
淸風却似憐孤寂時送禽聲到枕間

魏府君挽詞

霜露長悲陟岵人見翁强健却酸辛家徒四壁知無恨
掌有雙珠未是貧老去未諳渾不問病來藥石强相親
歸從先壠平生志松下應逢月色新

次韻和康丈真率之集

行步欹危老病身勝遊那敢屑高陳試思珠履三千客何似風雲六七人雪意遲遲終未決詩筒夾往莫辭頻晚窓新得東君訊已放梅梢一點春

次韻和康侍郎游仙巖

林巒爭入馬蹄來宿霧殘雲撥不開石卧松根橫碧玉瀑懸天外轉晴雷仙家長鎖青春好老子猶堪竟日陪收拾此身知有所一間茅屋傍山隈

送梁尚書移守定陵

堂堂體貌照簪纓天與君王佐太平拭眼行看蕭相國舉杯且屬謝宣城花間未聽歌聲徹笛裏先催別恨生說與邦人休卧轍過家聞欲趁清明

蕭朝宗被窩有途窮之歎次韻以廣其意

路入長安處處同斷橋絕港自相通地爲何羨三公貴境樂那知四壁空萬象森羅皆拱北百川曲折定趨東懶從官達如曾閔也有芳猷到不窮

昰揚亦有

双溪山

長之賓詩爲別

踏看禪門步步新布衣蔬食欲終身醉歸一笑如深契拭眼相看尚未真世事盡歸箏上雪我生聊寄甕頭春夜深坐對柯山月今念洽在獨釣人

次高承宣韻題劉知言郊居

荷鋤歸伴隴頭雲懶傍侯門更整巾卜築君能如沈約題詩吾亦效王筠約郊居筠題詩於其齋壁湖光晶晶千山合竹色娟娟一徑新酒後笑談應耳熱雨園驚破海棠春嘗公遊日

一枝海棠先開

陳升仲挽詞

莫歎交情大要門交情如子復何云友恭便是能爲學樸訥由來自少文曾解緋袍憐范叔當留寶劍報徐君雪梅時節尤相憶長話平生到夜分

迎華閣落成蘇侍郎賦詩次韻

亂山爭扶拱先登拭眼還驚見未曾不爲遊觀事亦緣可憐撐柱費薪蒸竹依憑欄秋鳴玉月墮樽罍夜飲冰

說與溪船莫吹笛斷腸人在最高層

早春有懷

青春無語到天涯百舌枝頭漫自誇紅破輕寒入桃萼
香和宿雨落梅花風吹杖屨千山晚水照林塘兩鬢華
萬事蕭條兵革裏扎飛愁見鴈行斜

寄婺州周知録

不到東陽六七年干戈身世兩依然每思三處堂中退
徑向雙溪樓上眠空翠霏微酒岸林烟杳靄沒漁船有
人問我今何似頭虎將昏瘴海邊

寄劉知言

年來何止二宜休合把身名付釣舟寒食又衝花下雨
晚塘漸狎棹前鷗推居誰復如公種種竹猶憐似子猷
（子猷假人宅少種 種竹余假知言宅故云）來坐梅陰引春酒微酸點點看枝
頭

次曽紘甫韻寄賀子忱

狂客當年隱四明至今孫子愛林坰掛冠無慍亦無喜

抱膝自歌還自聽時弄瑶琴懷賀若何妨後乘載樵青
結鄰能踐前言否春色方深絶境亭

州將設宴諸寓士（時有十九人）

化蜀文翁竟好文坐令風物一番新爭飛方羽三千牘
何止平原十九人棫樸作觀在鎬茹芹先擷魯宮春使
君勸駕無多語莫學公孫只為身

盧守攜酒過薛直老草堂次韻

畫戟森森轉水湄草堂顏色帶恩私亂離海上多瞀綫

槃礴風前卸帛羅醉帽半欹花近眼屬歌閒發墨翻池
諸公明日朝天去且為南陽借杜詩

寄題蔣封州三徑堂 堂本在丹陽後避地四明

三徑聞從蔣兗州至今孫子亦風流鉤簾雖對鄮山月
聞笛應悲京口秋性事漫勞書咄咄餘生只合賦休休
聞君辦得簑衣否便好相隨上釣舟

再剳

春日郊行

困倚春風半醉醒小橋流水欲相平晚蹊窈窕行花李
野老逢迎署姓名浦溆遠兼江色暝晁鷗迴立夕陽明
田家作苦吾何恨無補公家合退耕

次韻趙表之郊行

看取吳霜點鬢新利名場裏合抽身去從宦路謀多拙
歸伴田夫味最真落木正饒窓外月小梅猶斬臘前春
他時更有郊行句遠寄耀溪獨卧人余之別墅名曰耀溪

次韻梁守登富覽亭

竹所集著

朝來爽氣自横空躡屐寧須學謝公似此江山何處有
合分風月與人同消磨萬古潮聲裏摇兀千林酒浪中
欲和陽春無好語尊前莫笑囁嚅翁
絳人老矣休問年萬事灰心寧復然有客雅知林下趣
憐渠獨得酒中天槃空鴈影沉波底照眼梅花破臘前
雪意方濃君且住行歌同掛杖頭錢

又用前韻二首

雕甍華棟照晴空更憶層前十八公四望川流何富有

一時歌詠許誰同海吞萬壑蒼煙外地湧雙峯白浪中
洞接仙都春色早桃花認得鶴溪翁
遺迹椿燕四十年使君致爲獨依然要將舊觀還遊客
如出新亭倚半天井邑參差圖障裏煙霞明滅酒尊前
我今不是貪居士買斷江山莫計錢

寄題趙丞相獨往亭詩

海内英豪還有誰寧容丘壑著畢夔欲知今日中興業
已定黄岡獨往時謝傅本無朱組顧留侯應念赤松期

竹軒集著

更須整頓坤乾了我亦芒鞵隨所之

趙彥挽詞

鐵面聲名滿九州爾來孫子亦風流指雲門比陶弘景
下澤誰如馬少游醉袖舞低千嶂月釣綸翻動五湖秋
可憐舊日飛觴處波影空摇百尺樓

侯公謹挽詞

富貴功名等幷毫何如聲迹謝蓬蒿倦游正被微官縛
辭禄方知處士高尚向來崇父行余所居華坊山居家諸伯父得名

芝蘭重見秀兒曹寄言護國山頭月莫照山猿夜夜號

林楙南挽詞

新詩寄我五年前讀向寒窓信黯然自古伊優多得志
如君蹤直竟誰憐去凶何愧如行父深詆那知中咸宣
咸音減 遊世若為能遠遁試叔清淡問蒼天

薛康朝挽詞

意氣平生百不伸一麾晩出守宜春功名到此當言命
才術如公豈後人庭集鸞雛知有種埋擇肖宿未全貧

江寒木落悲無那詩寄遲遲墨尚新

九日諸人集于資福閣次高季應韻二首

秋入江山晩更妍登高臨遠意悽然止浮綠蟻眼前集
衣困虛名身後傳鶴隱未教幽鶴怨清溪終伴白鷗眠
老來舉措多羞澁強挿黃花趁少年
隔竹通幃月白斫持前賞非不酒然竟旋閣上千林滅
句落雲間萬井傳佳節敢辭通夕醉宿醒還傍小窓眠
籬邊黃菊應相笑白髮較多似去年

戲馬臺前草自妍英雄何在竟茫然江河猶帶重陽恨
父老空將舊事傳去鴈來鴻波浩蕩夕陽流水樹芊綿
休休世味從來惡細嚼黃英慰暮年

和高少保九日

誰將淡墨掃秋山乞與衰翁獨倚欄白髮試思何處去
黃花今有幾人顧老來自覺情懷惡客裏長嗟會面難
叅盡浮雲放明月與公同倒百杯盤

次韻張子獻賦凱旋之什

十萬貔貅擁鼓鼙雲間聽得一聲齊祥開虎帳妖氛落
威壓鯨江怒浪低曉日彩旌沙外轉春風歸馬柳邊嘶
幕中有佃燕公筆合把奇功勒是溪

題薛獻可新居次高仲明韻

高居占得野塘橫竹徑桃蹊取次成宿霧半兼朱戶濕
好山長傍晩窓明風吹酒面侵情淺月落詩腸夜味清
今日主人歸定否試聽枝上子規聲

送思深赴泉州録參

南郭先生卧病餘瘦如騏驥服鹽車厥常溺葉青黏散旋理司空城且書長陌欲登秋色落一樽相對鬢毛殊晉江波與溫江接消息頻傳雙鯉魚

五言排律

和梁守餞諸貢士

右文逢聖代首善自神京延及吳中士咸趨洛下英我邦雖僻陋此學號專精耆舊風流在山川氣象新元侯來作牧後進賴提衡有美僖公謹高罰守名能書借計吏燕豆烈賓榮萬里雲霄路搏風看去程

張叔靖詠螢次韻

榛莽荒秋雨郊坰接暮陰挾明如自喜穿隙互相尋晝伏終羞日宵征欲亂參林驚光不定葉脫勢俱沉代燭時臨卷隨風屢拂琴青熒燐火的皪澡沙金巧自絲籠幪翻令念蒙砧裂搁憐扇影婉戀傍衣衿寒曙星河落江寒霜露深危蹤帳何往腐質詠難任

五言絶句

不見胡仲隸題餘溪僧壁

念別三年久相望一舍間無人寄消息風雨暗前山

七言絶句

宿天台石橋

卧聽泉聲似雨聲直愁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事多如許千百年來誰與明

今人議論只從多笑王邢能鄭大河殺有室廬亦方廣歸途不向石橋過

釣臺

脫身歸去亦何求剛被聲名落釣鉤買得扁舟在祠下從公覓取舊羊裘

泊鵬湯能仁寺

萬壑千巖簇馬蹄旋將殘照清溪晚雲帶雨東風急無數飛花過竹西

墨梅

一枝炯炯照人寒絶似溪橋立馬看秖恐春風解香怨

漏他消息入毫端

次韻十叔父書懷

咸陽市上欲思歸人到於今笑李斯老去何如我癡叔
了無一事獨支頤

郊行感懷

路轉溪迴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
笑道牧民如牧羊

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菊水照人寒至今山下無枯草
便是田家九轉丹

竹光野色淨祠堂古木千章儼在傍矯矯先生竟何往
癡兒猶認石為羊

一夫容易縛淮陰辟穀留侯念已深去伴赤松聊爾爾
後人真向海山尋

題外凡毛國器壁

尊酒相逢海一涯娟娟妙月照人衣重來時節君須記
流水桃花魚正肥

題廣照院壁

晚溪飛出小橋斜流水縈迂帶落花生怕人來問時事
杖藜聊復過僧家

罷金華留別雙青

手植雙青十八年墻頭一見一凄然飽曾霜露休相憶
我欲歸耕瘴海邊

蕭德起諸人約遊西湖小疾不赴

倚杖翛然一病夫羨君聯騎出西湖若逢佳處能相憶
寄與新詩作畫圖

遊智者寺

一逕縈迂上翠微亂紅無數撲人衣忽忽來往成何事
不似山禽自在飛

過荊山寺

叢條曾欲截來轅應訝行人數往還歸老故園猶得在
滿斟盃酒謝荊山

趙殿撰賞紅梅次韻

西湖獨未賦紅梅留待知音細細開好把新詩補遺逸
不才空與作雲來

東燭照紅梅再次前韻即席

玉妃初醉下瑤臺紫霧深深撥不開却恐錯穿桃杏徑
高燒銀燭照歸來

戲於行役感梅賦詩

歸袖曾攀墻外子征鞍又拂雪中花往來應被紅梅笑 江
笑我經年不在家

次韻和康侍郎雪後小雨二首

殘寒初伴梅梢月小雨仍禁柳底春莫獻酒揺金盞浪
更聽歌繞畫梁塵
白頭羞見尊前燭頻頻深愁覺夜春不分落梅紛似雪
更兼疎雨細如塵

登張知省溪樓榜歌迭遞走

木落霜清橘柚香榜歌迭遞起滄浪來鴻去鶩紛無數
怕上西樓望夕陽

鴈橫霜渚水痕收屋外微雲去復留多謝西風解人意
盡驅爽氣入溪樓

登望湖樓

胡塵漠漠暗中州無力持顛淚自愁花鳥相逢非昔日
不堪重上望湖樓

次韻苗彥先題薛獻可新居四首

仙隱深深竹徑中杖藜還許我相從君能惜取清陰在
斤斧須令赦籜龍
方塘環植綠楊新朱戶重重欲閉春若許狂夫傍清沚
故教鵝鴨謾比隣
西山等得落簷前飛翠侵簾夕更妍心遠地偏如靖節
江湖處處是斜川
軒檻青紅壓水濱小橋斜出樹橫陳功名豫計殊非計
且與魚蝦作主人

袁居士來自桐廬索詩贈二絶句

霜鬢垂膝杖過眉得得桐廬江上來 反力之 對我休談釣

臺好姓名方挂北山移

木落空山霜露寒却嘶羸馬傍長安出看仕路風波惡
孰與嚴陵七里灘

過東陽諸人餞別獨劉叔明不至

松竹森森爽氣生一簾踈雨故人情扁舟還載離思去
不見西城劉叔明

游大龍湫宿寧邑竹軒

肥驅羸馬下層丘路轉寒塘憶舊遊半夜雨聲碎庭竹
更教飛沫濺龍湫

題護國院竹光軒

茶罷移床就竹眠泠然風起和流泉山禽未絕東歸客
時送清音到枕邊

罷官金華手植秋香而去通判試詩勉強次韻

孤根憶向雪中移竟被春風欠第知賸汝最栖近城郭
多應相憶不相思

重九前一日符堂嚴

馬上衰顏只自嗟驚心那復見黃花花知相問終羞語
家在東陽不在家

送張侍郎歸省

時時去弄老萊衣似何當歲一歸相送江頭無一語
寸心遥與白雲飛

失題

平生丘壑自相於幽意悠然入畫圖好向溪邊石磯上
著裘披我作狂奴

題康侍郎新齋二首

閒居正怕門庭雜學道仍妨歧路多伸莊當時留一逕
門深初意果如何 堂一逕

莫道水清偏得月須知水闊不全天時時見風定波平後
一顆靈珠依舊圓 亭正強

留季申賦梅次韻四首

谷邑頻公問訊梅昨宵是有幾花開喜月落知有
細細吹香過竹來

雪壓南窗欲放梅破寒先遣一條開去年花下人何在
策我蹇驢歸去來
昨夜消息報江梅一點先從[illegible]迎有[illegible]
我家曾與寫真來
未知何處是吳梅雪擁溪橋徑不開只許行人數回首
西風十里送香來

訪梅傳雪示開趣昇老

林空雲淡晚雲低施放尺梅踏雪尋疑動解留家
不教歸馬識東西

和康侍郎壽宮一首

六出瓊軒逞瑞祥天人應厭得花些從今未到然香處
先有心香吐小蕊
不許林間一逕開夜來留伴月蟾閒雅蹤我瓊瑤碎[illegible]
有詩簡破曉來

宿中竺碧梧軒

夢破初驚枕簟秋懶思身世獨搔頭山禽強欲知人事
茶夜移時語未休

宿錢塘江館

人在江樓月上簷[illegible]夜色分明此景誰鄉同之成千里夢
海門又聆五更潮

竹軒雜著卷三

宋　林季仲　撰

疏

謝雨疏

比愆膏澤嘗控微誠徐興觸石之雲旋致隨車之雨鑠銷旱暵於方虐起嘉穟於將萎衆知有秋吏逃塞責何以酬於厚施顧不在於多儀惟既乃心其斯為報

表

知婺州謝上表

起於罪籍付以名城祇服恩華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孤愚自信樸直無他但求分義之安不計宦游之拙誤蒙識拔猥玷使令旋蹈禍機橫遭口語方杜門而省咎遽分竹以承流矧維是邦素號無事昔陪椽屬備悉土風道不遠於之官情獲伸於將母誰云膚廢更被寵私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天則推仁日新圖治以臣嘗為縣道粗究民情謂臣數對便朝具知德意遂取人之不以望輕臣敢不深體淵衷仰遵明訓恪勤奉法妄希循吏之良平易近民痛戒庸人之擾臣無任

劄子

論軍賞劄子

竊以天下之勢猶一身病在四支不足憂病在心腹為可畏天變見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夷狄內侮此四支之病也爵賞及於無功府藏困於冗食賦斂仍數民怨咨此心腹之病也邇者國運中否金虜猾華二

聖六宮遠征沙漠兩河之地淪於異域生靈瘡痏迄今未瘳斯病也亦云劇矣然而陛下入承大統海內之民悲喜更生無懷二心以他適者繇祖宗以來除煩解澆輕徭薄賦涵養垂二百年深仁厚澤有以結其心爾臣以是知天下之病在四支不在心腹也然國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命取之過多予者亦怨官曰和買買者初不和也民曰樂輸輸者初不樂也錙銖之求不能給億萬之費涓滴之積不能實尾閭之泄日削月朘寖以大窮

禍有不可知者或曰兵貴精不貴多太祖削平僭偽不過十萬所得蜀兵擇其精者止留一百二十人餘悉遣之則嶺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今列戍相望冗食尚衆盍亦擇勇銳而汰老弱給以閑田使耕鑿於其中可乎或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曹彬平江南太祖不與使相但賜錢數十萬其他隨以平難者皆厚賞之終惜名器不肯輕予今邊陲有警全軍轉官有功者侮無功者怠非所以示懲勸也盍亦告戒諸帥俟實叅功斬

獲顯著方許第賞至於給歷乃朝廷之異恩宜留以待立奇於淮北者其餘祿祿從軍止以金帛犒之可乎不然軍費日滋民力愈屈今年月支一百萬明年月支二百萬又明年月支三百萬地未恢復即前日之地也民未蕃庶即前日之民也坐以自困事窮變生臣恐天下之病不在四支而在心腹矣惟陛下登圖之幸甚取進止

狀

乞遴選諸將賓佐狀

臣嘗讀韓愈文見其論述孔戣之賢竊有感於心者試為陛下言其始末戣為昭義節度盧從史幕官從史為不法戣必爭之從史羞愧立為更改者前後數十事平居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之道順則受福逆則危辱誅死且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傾聽喏汗唯從之戣從有所不合棄之而去從史專恣遂至於敗夫以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則選用賓佐可不慎哉今三

四大帥統重兵于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戣賢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戣者往往未必肯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臣竊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助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限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留神幸

甚敢進止

乞戒敕諸將狀

臣聞合則强離則弱天下之勢皆然昔吐谷渾阿豺有子十九人一日令各奉一箭來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令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阿豺之言固不足法用之以聯軍旅似有可取者竊見國家帶甲之士充戍江淮無慮數十萬頃歲戍而淮陵上卒潰散乃使群醜得以肆其猖獗竊惟衆非不多也兵革非不堅利也城池非不高且深也然而若之莫有同心者蓋以此數大帥各自為謀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其勢離然而鈔錄一旦陛下是整六飛親征江上指麾諸帥如臂使指將士踴躍以爭前驅鼓噪風雨引伸則將卒之比惟國勢之強弱民情之安危今日皆可見矣臣愚欲望陛下因此巡幸之際戒敕諸帥戮力一心以固社稷凡有援可及坐視不救者俾

有常法必罰無赦庶幾勢合力并如十九箭之難折而士氣益振國威愈振恢復之期可指日以俟矣取進止

乞進退大臣以禮狀

臣聞風俗治亂之所係也士大夫風俗之所自出也竊亂夫平不足憂風俗太卑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率皆廢而更之事出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至于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惴惴然無所依定而在位之臣下亦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所以爲是我臣願陛下擇用大臣進退以禮唯當曉然於未用之前識得其人則委以重任政責以成功使大臣聞之曰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黜之姑示涵容勿露辭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災異之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爲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既與淫言醜語狼籍於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夷狄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孚至於所

行之事不必際(?)參問其當否也可所引之人不必繫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望極是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取進止

論守令狀 監司生見

臣聞事有切於今者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為常者監司守令是以監司外臺之耳目郡守一方之師帥委任之意願不重哉令之補外者舉懷不滿以從事視官府如傳舍然席未暇煖則移官辭去矣況一人之賤伺者三四在職者如更徒之常得決者率交代之速者苟且如此故其心於民而可乎至於縣令從輕責重尤為卑微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日指氣使之間所甘心下至屬官浸淫侵侮無所不至雖一介臨門亦得而既侮之以故稍自好者則就此職往往羅巷而將驕縱唐而貪暴者乃使得而為之則守令非其人民之其弊情有甚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難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

理天下比降明詔飭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館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今既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歟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可易知言固不可盡信蓋亦參酌衆言斷以聖慮曰某人某人可為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為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無聲不聞者被繆舉之罰周官曰舉非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薦舉率視故之私過推肯之請辭有出于公者至其贓敗事在有司乃始以伏首免門今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為虛文且如近日池州青陽縣丞黃大中枉法受贓刺配每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職者欲止于降官或薄罰以懲創之則在必行不許有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

日之羞予况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未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材力綿薄不敢為其上者願從陛下乃一縣令往以勸尚能宣布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晩爾臣聞之郎曹求為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在縣令大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蓋非以郎官出宰為輕請自臣始取進止

竹軒藁著　九

已察羣臣奏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隱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叙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内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賡歌之章告戒之辭惓惓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亦賢君也何至于是以其君臣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為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于日中昃訪問羣臣疊疊不倦凡此國病時病吏蠧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尚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為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莱一介之賤賜對于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言于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為文具者尚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悦冀得所欲則私計得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惜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天下幸甚取進止

竹軒藁著　十

論用人狀

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授之以其所能則職修而事舉強之以其所不能則職廢而事隳猶耳目之官各有所司使耳視司而目司聽其誰不為不可哉唐虞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又於其職咸成

厥功未聞前日共工而今日作虞今日納言而明日典樂禮也今中外之臣不知晉賢於九官乎抑才智與之等也賢於九官臣固不得而知矣若才智與之等亦隨其能而器使之可也况復有不及者乎古今人材不相遠必曰身兼數器無施不可者今多有之非誣則欺也倘臣覩之不過歷職任叅資考以爲仕進之階而已階以仕進爲臣子計則得矣國家何望焉都城失守敵人得軍器監丞者使之繕兵器辭以不能詰之曰爾不能

而居此官何也答曰朝廷用人以此爲假塗而已敵人笑而遣之噫名存實廢弊亂隨之卒爲敵人所笑良可痛哉臣愚欲望陛下爲官擇人毋爲人擇官其人能此事也則令居此官其官振此職也則令久此任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上之人量能而授之不爲恩惠之私下之人度才而受之不起覬覦之望內而朝廷外而郡縣各揚厥職不懷苟且以從事後然天下之務無不擧矣漢宣帝功光祖宗業垂後嗣獨爲中興之主者亦曰信

賞必罰綜核名實使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已惟陛下圖之取進止

論役法狀

臣聞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體之癢痾心必知之民之疾苦君必知之陛下宵衣旰食勤恤民隱凡諸疾苦宜無不知者矣而臣閑居日久出入田里知之尤詳試爲陛下言之夫役法以十小保爲一大保而保有長以才大保爲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人才

之多者爲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僞日滋富而與貧爲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鄕佐求於富者爲伍焉於是富與富爲伍物力雖鉅焉而幸免貧與貧爲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頻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

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預遣子弟出為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為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為慟哭而已哉

臣伏覩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遞差非第一等不得為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為保長其單丁而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寔為利便欲乞檢會參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頑匱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伏望陛下特賜斷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薦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非以為身君之用人凡以為民陛下搜羅俊彥遠邇畢萃況賜對便殿問天下疾苦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憂勤如此蓋為民也豈固靡以好爵徒寵其身而已哉然比年以來召對之人例皆遷轉而去其薦之者與夫被薦者亦幾幸如是足矣雖除授差遣在數年之後所不較也獨不知其人才邪不才邪其人果才朝至而夕用之猶以為晚其人果不才報罷可也若憐其遠赴槩以容之賢愚能否混為一區則僥倖啟心請謁成俗徒使紛紛之論以薦對為仕途捷徑爾比挂於白簡迭寢前命其傷朝廷事體不已多乎況人君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執政執政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士大夫士大夫為國薦士要無愧於心可也若假公舉而伸私情人以為賢則引恩於己議所不容則歸過於朝廷恐非所以仰稱陛下側席求賢之意孰若坐所

為之人載所為之辭得人有賞繆舉有罰曉然使天下知之而不受其蒙蔽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識易知其才無論擢用之速誠知其不才何恤報罷之嫌乃若才否未分難乎懸度姑試以職事遲以歲月它日爽陞未晚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錫以車服固在試功之後也記曰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予以爵祿固在任事之後也奚必一見之頃一話之間遽欲盡知天下之士乎然巧令鮮

仁本訥近仁鯁直忤意者不肯徼譽以沽名軟美偷[illegible]者未必恤民而憂國願因聽納之際更加察焉凡厥臣庶諒否不迷淵鑒而臣摘區區言之亦云贅矣惟陛下赦其狂瞽幸甚取進止

策問

科擧

問科擧之設尚矣自昔懷材抱藝之士由此塗出卓然爲名臣者代不乏人然嚴程式謹聲律糊名易字以掄

有司爭取紙上語惘不知爲何人涉於親故則移試他所自唐以來又謂之別頭嗚呼别嫌防微其法亦密矣假有人學如曾參終日不違如顔子平居朴吶言不能出諸口其能操觚和墨角藝於寸晷之下乎吾知其不能也假有人樂耕釣隱販築爵祿之心銷於夢卜之初不屑屑然以聘幣爲也其能擔簦負笈不遠千里而來乎吾知其不能也夫求賢佐理固欲得若人而用之莫我肯來亦病矣觸者國家肯念遺逸之士幽棲遐蹈遯往山林而不反與夫孝友信義之人浮沉閭里嬾從宦達亦既下詔羅而致之矣榮利啓心請託成俗往往貪競之流多與計偕還而思之又不若科擧之爲公也議者欲令縣令察廉薦于刺史刺史考驗升于禮部庶幾三代德行之擧或曰衣冠南渡僑寓者多宜廣學校以收遺材保桑梓者鄕里擧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或曰科擧行之已久士子循習難於速變紛紛之說將誰從而可乎此事也當與諸君議之

守禦

問吳恃蜀以爲固蜀依秦以爲脣輔車之勢也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修慨彼秦關淪于左衽虎狼之心難以信結肆其貪虐擾擾坤維今日之慮莫先於是矣試思彼之關關說計安出我之經理要術吳先將乘銳以深入邪則僥倖一戰事危而變生將保險以固守邪則轉輸千里師老而財費將分兵以屯田邪驕惰之久操耰者少怨將募民以助耕邪死亡之餘復業者全寡況湖

湘之盜逾年未禽尚假遊魂出沒叢薄將幾是誅卵或謂扈內事外股心之患不可留將靖是難卵或謂舍大圖細事幾之會不可失然則攻取之方守禦之策若緩若急孰後孰先必有能明是者幸悉言之天子方選元帥以圖帳復斯有取焉爾

道學

問道不因有經而存亦不因無經而亡其出於人心者常在也仲尼默識何假語言顏氏心齋不立文字學者

仰之以爲宗師至於曾子易簀不亂於死生季路結纓不亞於威武咸用此學見於所行厥後揚雄韓愈最爲尊吾道者雄之言曰遯于不虞以保天命其意欲遠害也然是新之書亦得已而不已矣愈以市道望於權貴屑屑然從求蜀未僕僨之資識者恨之由前之學如彼由後之學如此其故何哉然則回稱好學所好者何學輒死不得其傳所傳者何事聞一知十與夫孰事之學同乎否也博學於文與夫約言之文同乎否也諸君朝夕所論將不在於斯乎願與聞之。

竹軒雜著卷四

宋 林季仲 撰

啟

賀程守進職啟

竊審祗膺明綍榮陟華資凡屬撫臨舉深抃蹈伏惟慶慰恭以判府顯學遠猷稽古偉望冠時贊名逾四十年惠愛及七八郡惟茲孤嶼再枉隼旟轄愁嘆以為歡謡化嬰塵而成大壯輿情交悅治迹彌彰果有功而見知

何浮言之得動投閑里社久依桃李之餘陰輔政廟堂莫忘鹽鉶之舊物永言感幸罔罄敷宣

謝復職啟

試仙都之守初玷使令復延閣之名更需恩霈冒寵榮之逾分積兢懼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羇孤少與妄意淵源之學祗從章句之儒寒窗短檠兄弟自為師友斷編蠹簡朝夕竊對聖賢嶄志業之內修進聲華之外慕偶塵末地遂踵常途實不副於師言名輒昭於吏議咎由己致然欲誰歸希爵賞而媚帥臣節廉安在託大災而遷原廟夷職何傷軫宥罪之深仁從鐫職之薄罰人亡人得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竊思所自蒙幸何多此蓋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為公閑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閑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使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睠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敦素履祗佩良規不謹於前方負慙而補劓思善其後當刻骨以銘肌

賀閣侍郎啟

伏審疏榮中扆作鎮便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慰恭惟知府侍郎襟情夷遠風度粹清政事以古人為師文章唯陳言是去寔隆朝論親結主知爰自宰司擢貳銓部久聯華於法從暫問俗於侯邦除目初騰輿情胥悅蓋慈令尹之政嘗冠於東南而賢太守之聲遂孚於遐邇矧茲慎水實接仙都原隰相望閭巷俗之雞犬池塘屢到識壽寺之龜魚春序正融次舍非遠願庚驅於棨戟慰

遠出之兒童梟饌館舊游姻家末屬方投閑於梓里將託庇於棠陰感幸攸深敷言罔究

賀樓樞密冬啟

一陽襲覺初迎長至之祥五物書雲預識中興之象恭惟樞密端明股肱邦體柱石政基謀謨極治亂之原啟沃罄忠嘉之益暫歸錦里載弄綵衣以百年垂白之翁有兩地鼎貴之子適逢穀旦親上壽觴父慈歡所未嘗名教樂至於此其涖官有守趨賀無從共期賜坐之榮

永叶充閭之慶惟深歡抃徒切悃誠

賀樞密啟

伏審疏榮中扆作鎮近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抃恭惟判府樞密政基柱石邦體股肱謀謨極治亂之原啟沃罄忠嘉之益遂繇獨坐參贊洪樞望寔洽乎中區名聲馳乎異域昌泰庭而致聘風義凜然仗漢節以還朝功名卓爾愁惟賢業宜表國鈞尚資共理之良暫倚承流之寄江山為之增價道路䝉以騰謠炎序方隆次舍匪遠專隼旗之速戒慰竹馬之爭迎其政德彌年承顏伊邇將託棠陰之庇獲脩梓里之恭欣頌攸深敷陳罔既

書

與趙參政書

某惶恐再拜僕射相公近書通判行營青起居問度未到會稽召命已下不知得呈浣否茲覩詔書登庸舊德方秋高馬肥之時踵將叛卒離之後任大責重未敢為執事賀但告庭之初遠邇胥慶咸謂自此有息肩豈耽

之期是亦可以卜人心也舊居重開尤須慎始勉為㤪廓毋效狹劣前人所引不必盡逐問其賢否可也前事所行不必槩廢問其當否可也多用朴茂之士則虛名亡實者不得逞在相公他日亦免反覆傾陷之禍不浸吏部之闕則依流平進者有所歸在相公每日亦免請謁應接之煩嘗以職事祗揖朝廷而其心本無他者終棄之斯無以慰人之望雖以才能取知相公而衆議或不然者亟用之斷有以致人之議衛士單寡宜防肘腋

之虞諸帥子弟迭令入侍可乎戍兵逋亡宜謹藩籬之守諸卒老小漸令南徙可乎都督邵呂元直御營使也御營司既罷督府罷之可乎機速房即王將明經撫房也樞密院兼領機速房併之可乎其餘軍馬事宜不敢遥度顧相公精思詳考以救一時之急然相公平生問學何止為救時之相而已大抵議論不患異而患同君子不能無少異小人專務於苟同苟同者他日必異少異者他日必同此事相公不可不置思也禍亂未平日

寸草雜著

月易失速求俊彥列于庶位繼繼承承以為可久之道雖相公功成名遂奉身而退猶在廟堂之上若欵求同適成孤立轉首之頃盡廢前功是在相公一身不足多較獨不念宗社阽危生靈塗炭乎所懷無窮不敢盡吐氣序漸冷乞為海內加厚不宣

又

某惶恐上覆僕射相公鈞座比傳通判人行嘗具稟目掠已逸下執事之聽冬序晴寒恭惟鈞候起居萬福某

迂愚亡以比數於人杈迹田里事耕鑿以寄餘齡志願畢矣相公過聽引而署諸朝處處三年蔑有報稱亦累門下一人之數也今相公再秉鈞軸革其舊而新是圖宜博求俊彥聳動觀聽如僕已試何所用之前所謂見知於相公而衆論或不然者即其人也乃辱首舉人言謂何顧僕與相公初昧平生緊之於心若無甚媿者但以相公開府之初先衆人而至輦出輦入幾似朋比此等形迹要不可不避也然區區聽說略見前書如察其

寸草雜著　六

愚而聽其言雖在江湖猶覩舄履不然日倚門墻何嘗胡越之隔也況復母老多病艱於遠宦得待泉南之闕似於私養差便耳輒具劄子少叙區區仍別有狀控告朝廷儻蒙垂憐特賜敷奏幸甚新陽肇臨無繇展拜仰幾寮贊聖明均福四海不勝叩叩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前月癸卒回蒙報教之辱仰佩謙捲不勝下情春晚暄暖鈞体近復何如聞齒痛足

腫莫不至甚惱否相公屏嗜欲甘淡漠精神內守病安
從來縱有小小不平當不藥自愈矣頃在東陽會一二
過客言相公橫被口語頗不堪之豈其然乎魯國之聖
叔孫毀之鄭國之賢臧倉沮之惟應乎心以處橫逆寧
復尚口以辯是非伯夷似隘也不念舊惡何寬如之顏
子若怯也犯而不校何勇如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慝
之所以修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之所以遠也佛氏
以忍辱為最健又以能行忍者為有力大人至為歌利

王所害亦不嗔恨可謂能處是事矣而其設心則曰今
子罵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與其歸禍於其人
孰若銷恨於其身況人之禍未必應驗而已之福先自
焚燒此佛之設心所以不如吾聖人之裕也夫子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者多曰刻核太至則不肖之
心應之殊不知憤疾已甚方寸先亂亂不在人在乎心
也一氣之結水即成冰一氣之融冰即為水非意相干
能以理遣向之結者今則融矣芥蔕胷次浪自苦耳相

公平生之學正在於是過客云云將非以狹劣之見妄
自窺測乎僕麋鹿之姿不偶於世自合歸田以畢此生
顧以八十之親鍾愛七弟至今因護不敢實告告則事
有叵測者勢須僑寓他邦以苟歲月今杜門暨陽無所
用心時以聖賢垂世之訓反覆詠思雖汪洋溥博沒處
下手反而求之不過身分上事所惺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吾驕恣欲日環其疆吾乃以一壘之微
遏百萬方來之衆食少力屈勢孤援寡安知不意怯膽

弱屈膝以降之耶豫借一言以為堅守之計至叩至叩
七弟奮為慈溪令風俗淳朴與他處不同鈞眷寄居良
為得所當自交安訊也未有贍近之日鄉愁倍祈為海
字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大鈞座即日冬寒共惟神物護持鈞
候起居萬福前日文旆經從敝里不獲一望光儀迨今
歎恨未知沿路勞頓痞疾不至再作否凡幾日達潮陽

居處飲食種種如何遠投荒裔禍亦極矣而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戚雖他人聞之莫不慘怛況慈愛所鍾詎易堪邪頃劉參政喪子悲悼憂悴若不能生者僕嘗以東門吳之言寬之吳之言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吾何憂焉參政答書曰既有子矣安得爲無竟不釋㷀㷀感疾而至于死顧孽婢亂家無一日有好懷又抱無窮之恨以即幽壤人生如此亦何聊哉相公宜以劉參政之事爲戒而以東門吳之言自寬寬則其心和平而氣血亦將安佚恬愉素問所謂精神内守病安從來雖有小小瘴癘亦當不見侵矣鳳將三雛厲奪其二天性所在誠有不易處者然晋望學士尚在侍側而諸孫詵詵環繞膝下猶不愈於無子且無孫者乎向止一兒必不思二今有諸孫何異多男願相公宛轉寬譬毋多戚也中年以後齒髮向衰養之未遠有益耗之寧不倍傷且恨將誰訴咎將誰歸若將誰集病將誰受前日富貴天所以厚我也今日悲惱天所以成

我也人之於天猶子之於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從之是受命也逆之是方命也隨在而安無所怨尤此古之人所以能素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某行年五十三矣無子非無也屢失之也省憶失子之時曾有一絕句云羸鸛哺雛時自喜壟牛舐犢互相噓老妻覷我無他語歎笑何年得似渠已而收淚自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譬諸草木枝葉旁出其本一也遂子從弟之子無他念矣正月間偶得一兒今纔匍匐未能行也顧我得子之初仍在相公得孫之後孫亦子也復何憾哉區區祈懇政在於此至於仕路升沉人情遷改古今所同下足多怪仰望作字未遑諸懷謝客署門益見其福詎敢以此妄自窺測大君子之度哉某近自永嘉復來晋陽亡弟之訃至今未告老者委曲回護尚可以苟歲月但以縣尉弟將替不免問舍括蒼或天台也如聞鈞眷還居閩中相去稍邇時時可以交訊矣無由侍見慚負何言新陽甫臨丐爲天下自壽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大鈞座初暑在序共惟明神祐護鈞候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歲行兩周春首辱賜書雖少慰寅夕惓惓之懷而回卒能言相公微瘦之狀反以為念適來飲食起居復何如聞潮陽外邑多有瘴而城中獨無審尒亦幸事也鈞眷在福唐安訊當自不絕事往矣勿苦追憶何如以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言之真不堪忍顧人之氣血有限而恩愛無窮進無窮之

恩愛而耗有限之氣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相公頗笑閔天下之慘舒安否係天下之休戚毋以衆憎萃於一身當養一身以及萬物區區此懇實與天下共之也至叩至叩劉參政遽然之後其家極狼狽近報范內翰休官休官知其素所欲也而云疾勢危篤似可疑耳二人修短數已默定好議論人者乃為憂憤所致何料人之淺耶是身如寄官爵乃其外府又所寄之寄也貴而王公適來尒賤而匹夫適去尒適來於我何加適去於我

何損頃見馬世甫誦相公慨念少年橫槊風流醉膾海涵天闊之句回顧區宇之間爭雄鬭得失者一何隘也相公試思在閩喜為舉子時曾萌意他日為宰相否直以富貴相逼姑順受之而已前日隱約既不遂意於將來今日遷謫豈可留情於既往蓋知相公素達此理而又申言之亦云贅矣某近自曁陽侍老兄歸永嘉私計曲折不敢入城姑寓外邑之瑞安凡百楄尒敢屢遠念之及相望數千里無由侍見永言慨慕實劳此情或

需藥物力亦可辦乞勿委他人也時暑寖隆為海內增護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大鈞座四月三日嘗以咫尺之書附龍翔一僧行屬其必達當不至浮沉也微暑在序數日來益以相公為念區區此心繫桑以之所未知居處不卑溼否飲食得如舊不減少否人言外邑有瘴而城中獨無又不知審如是否中作所遣人回具說風土之惡

仍窺見相公微瘦令人不懌者累日以極西人處極南地不一二月間連有哭子之慼自他人觀之誠不易堪所賴相公器度恢廓平時不以得喪累心今日遠謫丞是減得强半憂惱獨天性之愛未能遽捨情之所鍾固在我輩然追慟洗痛豈有盡期死者不可回生者徒有損中年之人氣血幾何戚戚嗟嗟疚疚將作使死者有知亦不安於九泉之下也況瘴癘之地毒霧熏蒸心平無事可禦外患譬如垣墻之固宮室之密雖有暴風凌雨當不見侵矣覆水不可收破甑何足顧以智慧刀裂煩惱網四海皆吾家也不獨家其家百姓皆吾子也不獨子其子此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之道也遠謫人所有也未必有哭子之慼哭子人所有也未必在遠謫之日如此等語勿存諸懷人不遠謫吾獨遠謫即人不哭子吾獨哭子即禍福糾纏如晝有夜如寒有暑自古及今誰能免者不幸二事萃於一時相公所以不能處耳范內翰每有掛冠之意近見邸狀報其休官私謂雅志遂

矣今乃不然亦可憐也某寓居瑞安邸苟延歲月餘無足云有親在堂不能翩氣霧從知己於貶斥之所闕表聖之風但有慚負頤相公少抑悲傷强飯自愛匪惟小子私禱實與天下共之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中夏趙監押赴官曾附稟自覓得呈況否龍翔僧回却領前此所賜教具審涉春以來起居狀慰慊萬萬所未知邇日鈞候何如聞諸道路似以目疾為梗莫亦療治有損不至增乎治目藥方最多經驗無如磁石與地黃圓必自有之漫錄別紙上呈昔范甯苦患目痛求方於張湛湛曰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然後納諸方寸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雖戲劇之言亦自有理相公謫官喪子併在一時恐於思慮未必能減宜於此一味更加分兩可也至叩至叩福唐安

訊必絡繹不絕今二年行戒令去取書矣兩房孀稚晋
望學士獨當之諒亦費力孫亦子也孫在猶子之在母
苦悲惱以傷天和況中年之人邀處瘴煙之地尤所不
宜也頃有喪子者戚甚一僧以方外之語實譬之竟弗
解僧曰休休相次日月自勸得君去人問其故曰緣如
今日豈復能生只恐日久月長悲念自衰耳二令似不
幸亦已適年頗復能自遣否功名富貴總是禍本今日
遷謫秪緣前日做他宰相得失寵辱二事寄廝對看必
欵有得而無失有寵而無辱自古及今沒是事也區區
之見與他人異只顧相公安樂不顧相公再入試思再
入煩惱越多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涉危
途惕然而日戒孰若復安地泰然而無虞則事之大小
輕重不待較而明矣某以亡弟之訃至今未敢以告老
母姑寓居瑞安為回護計括蒼之𨵦止數月間終不如
里居為便近已請祠廟矣凡百粗適勿置相公之念潮
陽雖遠只在地上不能披氛觸霧以省左右有愧古人

[illegible]二年到日告相公一出而見之歎知近來頗
養如何歸以吉我庶代千里之覿面也歲莫矣乞為天
下保重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大暑共惟厚德所嚮有
物護之鈞候起居萬福某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似云相
公目疾適來較前頗甚欵辦一奴專問消息竟未果去
冬今春曾兩拜書一附呂泉州一附龍翔僧亦既數月
寂無耗惟是朝夕切門墻之念比年回乞戒記史拙
數字與之但知安樂慰我數千里之思足矣餘皆不足
言也福唐安訊諒自不絕方茲庚伏更乞[illegible]為天下愛
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春首嘗報教之勤忻慰千萬
夏末曾以尺牘附瑞安一僧行當即閒達聽瑩過辰初
寒恭惟明神翊相鈞候起居萬福某[illegible]違𣂏範四見黃

落雖節物屢改而慕德之心初未與之俱也相公謫官之日寢久矣長子之戚亦少衰矣凡百自處頗復勝前日否天下之事執則有釋則無有無不在乎心幸而存焉儻能空其有而不實其無是乃顏子所以為屢空也小人有母年適八十不能觸氣霧相從於南海之濱書疏云云漫成虛語誰顏之厚寄以我養其七月間得疾眩疾幾至不救傳者皆以為已死矣恐或詒執事憂因舍弟某莆田教官道路經由令來見晉望學士記以此轉達於左

右庶幾知不肖之尚存也病餘目眩艱於作字區區願言未既百一非久續自有書申候記史顧蒲柳之質日就衰槁未知他日得復見相公否言至此不覺隕兒女之涕氣令益凜乞為海內黔黎倍百崇護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霜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不侍相公四閱冬序區區念德之心未隨日月移也六月間瑞安一僧行曾奉記十月初某弟赴官莆田道出福唐令求見晉望學士因以尺牘附安訊轉達未知一一得關聽否相公之處遷謫必自有道獨是連喪愛子實有難堪忍者今歲月寖久而哀感之情亦須少衰不復云云頻玷清聯所願相公強飯省飲酒處瘴煌地免至生疾足矣餘皆不足言也某秋間忽得瘵眩之疾今雖平而說者以謂不宜再來來則當去未也着衫去也脫袴此理之常亡足懼者但以老親新歲八十有二同巢三鷇已斃其一今不孝之子復以疾憂之罪莫

大焉未期他日復見相公與言及此重以惆悵往歲之卒偶病足艱於遠行值有使舟往泉南就令往問消息乞批一二字見報庶幾少慰寤寐之思新陽聿臨敢祝為海宇蒼生增毖饗寢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冬寒共惟神明呵衛鈞候動止萬福某不望光儀五見歲律之盡歲律則盡矣而思慕之誠仰有既耶春首人回仰蒙報教之辱披味

累日如承謦欬於長者之側初不知此身隔於數千里之外也私居之人假於州縣復多疑礙數月以來欲辦一夫往問起居不可得不知相公邇來何如因疾亦既平愈未耶濡聲利者然後能處隱約輕權勢者然後能甘窮願相公平時於功名富貴睇之如土苶然今日謫居海嶠須大得力獨以天性之愛有不可割於心者諒日月寖遠而哀痛之情亦少衰矣比聞潮陽圖經有黃岡鎮因思相公寓居三衢作亭於黃岡號曰獨往今日思之相公獨往黃岡不以一人自卑其識先見於此耶識古無有也學者不逍也萬一有之是亦天而已矣天可不順乎順天者存非天存之也夷愉恬淡不失其平實自存之逆天者亡非天亡之也憂愁窮蹙重傷其和實自亡爾某至愚不肖一無可以適人者獨守是說奉以周旋庶幾安貧守分不至貪冒名位自取顛隮以詒知己之羞更惟相公有以振其不逮幸甚本辦少土物遣家奴附漳泉客舟行偶聞海上有多槳船往來為

稍息專遣人往矣福唐安訊當自不絕歲晏寒苦願為
天下蒼生深自寬重

竹軒雜著卷五

宋　林季仲　撰

書

答楊解元書

某啟久不交訊辱問悚感所喜暑雨講授休勝會下幾人唯當靜以俟之毋以人少而生慢心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非止為政而言也凡事皆然來諭以我曾教人以作會之意不敢弭忘僕何者敢言教人抑有動吾衷者願畢其說可乎諸生耳目在先生一身猶士卒耳目在將帥一身將帥失律士卒未有不亂者先生失律諸生未有不亂者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叔諫之才之美決非久為村教書者然親老家貧所恃以奉甘旨者計策別無所出唯宜盡職於此而已盡職於此便是盡子職也人之言曰大丈夫懷奇抱器平步青雲誰能韝從事於朱墨句讀之間不過為貧之故暫覓幾錢用耳是則然矣第恐處心如此非所以受人之託也傳信公思無邪然後思馬斯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然後飯牛而牛肥受人子弟之託獨不重於牛馬乎且教人子弟其道甚尊初非可耻之事也昔張忠敎授子經除舍以延孫寶寶不就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使今之為先生者能如孫寶豈復為人所薄乎自行束脩以上夫子未嘗無誨束脩弟子見師之禮也餽以金帛非古禮第我以精意教人之子弟人之金帛養吾之父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莫無甚害否不猶愈於謟公門請公事日履險地以危父母乎比年以來為人師者急於自售爭先斜率互相訾毀卑陋苟且有可憐狀至於主人欺之子弟侮之挈囊反顧而之他乃始怒罵曰某家某家少我束脩某人某人擾我學生嗚呼何其不自反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今乃失之已而怨諸人豈不亦遠哉叔諫高明寧有是事信筆述聞不覺喋喋未即并晤漸熱惟力學自愛不一一

與孫端朝書

某啓日上記端朝知府秘丞老友即辰暑溽奉惟台候萬福某經年不聞動靜狀邈在海陬踟尺書莫致而區區懷跂要非書所能既遇勝日有好懷把酒哦詩悠然東望定知此意須及於我矣竊知營第欲與令兄同居老去親所築不至厭憚否如僕雖有先人之敝廬在漏甚不庇風雨念歎修之未遑暇也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必待棟宇稍華而後愜意歷世窮年終不可就而我之所居反隘矣我之所居即天下之廣居也古來凡聖賢所共處自立墻壁以障塞之似可惜爾去城二里許偶得地十餘畝水横其南兩山夾其東西屏椽翳分阡陌鑿池植樹遂定我居堂曰知非以僕之年適五十九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亭曰曲肱竊慕先師飯疏飲水之樂雖未能至而心實馳之也又有亭曰學圃聖人垂世立教不欲君民並耕故以樊遲為非吾儕小人躬灌園之勞者職也畦壟新晴草木清潤雲潦餘姿爲送好音乃迎老人逍遥乎其間兄弟扶掖童稚後先摘時果薦壽觴挑菜以供膳羞挈缶以代管弦名教之樂有適於是者乎因來書有灌園東閣之語輒及之亦欵故人知我事業如此也群郎過閩中聞已久矣生相恃死相捐人之情也公獨不然可以敦薄古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吾知德老復生在端朝則無媿矣季任赴袁陽前月方到官元絜渴疾止數日間遂不救良可悲悼何日赴括蒼次舍近可以時時通書求所望者未卜見日衛熱千萬爲善頴保重

答林英伯書

某悚息俗狀中人情憒如醉發所惠書得廢井之語曠然復醒井德之地易以喻性改邑不改井言自古以固存不可遷也學佛者多云百骸俱破壞此物鎮長靈豈有見於是乎古人之學用心至到蚤夜浚治必有甘洌之泉可爲人食而後已浚治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耳英伯試思今日之學浚治之功若何自僕觀之初未下一

鍰也退之秋擦詩汲古恨短綆古人歲月不虛度也時
惟秋矣我方蒼敝塵兀兀坐木札中與近者較短量長
朝以及暮留中淤塞日就枯竭且之朋友麗澤之利反
以求井蓋皆如也敢人亦憐而教之否知非久入裁政
足以竢未前更願湊餘者自愛

辞趙參政(萬鼎)書

某惶恐再拜參政閣下初夏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生
長海濱不識中州士大夫聞當世之論人物者皆曰閣
下心事業舉與流俗不同私竊慕之願一見而無從也
昨者庀從至止屬有遠適不獲進謁償曠昔嚮往之素
乃蒙以不肖者姓名玷于薦墨誤被聖恩有召對之命
一時縉紳相顧動色皆謂僕於參政昧於平生安知
非鄙夫僕亍而崗䝉若是是必有以欺參政者退思賢
否之迹久當自辨如吾儕小人自應晻絕於大賢君子
之門敢謂賜私之意久而彌篤毋見邦人必賜存問勤
勤懇懇殆若有雅故者亦從人望進司政柄未及修忍
尺書致天下賀而召檄已在門矣方國步艱難秉輿楕
趨宜殫力中原共圖恢復乃跧伏田里肩肩然作楚囚
之泣固自知其陋也第愚衷所迫不能自已坐卧念之
失寢食者累日不言格君父之命言之傷臣子之心仰
恃知憐輒陳梗槩某年方幼學先人棄諸孤母守志不
嫁拊養以至成立含辛茹悲艱苦萬狀迫於寒餓傍人
門館授兒童章句負斗升粟以活其家初無仕進望也
偶忝科第食君之祿者今十有四年尉羅大數司晨夜
今聞命而遂不果於心安乎實以母七十三歲比苦多
病見兒遠去輒抆以啼以故相守未能捨去區區私情
欵乞終養敢望衰憐許賜敷奏幸甚幸甚人亦欵不歇
蜀貴馳騖之倫浣海之俗權門晨啟摟軫騈肩踏不時
道假演客次數一顧盼意氣自得否則悒快焦悴有可
憐狀良由天下之士以此一去挽不可回今奔走參政
之門者車幾兩馬幾駟進諛言而道盛德者幾人左右
使令諂自不乏乃旁搜遠舉猥及疎寒之士顧僕何人

可以堪此豈欲招致賢俊姑自愧始乎知人實難自知宜審參政固不知僕之亡狀僕自揣度居鄉無譽涖官無稱問學不足以裨國論智力不足以備戎行凡是數者一無可者將焉用之而召之使至也況生平逃僻寡所諧際不能喔咿嚅唲以取悅一世之人人之不悅亦無所憾今參政與僕初不覿面而神交千里之外推懷投款禮地兼隆泛觀今世無是事也未知古人或如是否槩甞不受子陽之粟懼因人之言而累我也參政因

人之言而薦僕于朝安知他日不因人言而累我耶所望功成名遂角巾東路暢餘陰於山澤託雅情於魚鳥林枫野人得陪杖屨之後與公周旋似未晚耳氣序淒熱乞為天下崇重不宣

與周主簿書

某頓首彥達主簿賢友春初罷官仁里匆匆就逐乃勤從者踏雪追餞至數十里迄今使人不能忘也茲辱誨書存問累紙且以長牋副之禮意隆洽併以悚感仍喜

初冬講學休勝下諭云云具悉不過以名未顯位未登堀居下僚為可耻耳嗚呼處心如是誤矣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非狥名也謂無實也無實者多喜名名非喜之所能近有實者多避名名非避之所能遠韓退之言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然有餘厥聞四馳此語得其情矣自古以來誰不好名雖吾夫子日談道義於洙泗閒猶不能使諸弟子銷其求知之心也其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豈真與人辯

利害較得失如是如是而後為人所知哉蓋以當時馳騖於外者尚多有之儻能反求諸身庶或有益於得稱子張學干祿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言行果為祿設邪蓋所以告子張者不得不然若顏閔必無是念而夫子亦無是告也大率子張志大而行不掩如以聞為達亦止於為名而已殊不知質直好義慮以下人自可以達則何患於不聞也吾子名聞而字彥達當時之意必曰是聞也非達也吾將有取於達者今未之思何

也人之爭名甚於爭利決性命之情侥倖一得禍將子歸矣昔李邕諫武后聲色俱厲或責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嗚呼邕之諫忠也志於為名斯不忠也然則流離竄逐棄戮於市實有以取之矣好名之禍如此亦何利於吾子乎吾子又謂鄉人不肯傳授宏詞衣鉢歟然有不滿之意夫習宏詞將以求美官也美官皆由於宏詞乎詞美而行惡不害為小人行美而詞拙不害為君子自古文人不護細行頃閱文藝傳鮮有全人不為佞則偎俛不試佞則譏訕往往悉藉自取禍敗者多矣吾子行義志業自可以表見於時何必區區然專事於宏詞邪夫子以衣鉢傳顏子顏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吾子弗此之傳而傳宏詞衣鉢何也吾子如歆激昂淬礪力自奮振固善矣而來書乃有薦紳滿座之語殆若憤嫉者懷憤嫉之心以往天地雖寬將無投足之所矣且今之富貴者果皆賢耶貧賤者果皆不肖耶君子當論其賢否毋計其窮達可也

吾子貧而無諂不俯傴以斬合見於人知其悉矣以聖人言之猶未若貧而樂樂則其心和平無悻悻之氣非閒學以成其德者不能也是以子貢因得聞此語而有會於切磋琢磨之說是說也不敢自私將與吾子共之鈆山關在何時可忍貧以待之忍貧最好能忍貧者名為有力大人舜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皆由此塗來也稚持情眷上答不覺喋喋氣序正寒倍百為吾人自愛

答寶林長老書

某啟寶林禪師久不通書殊以為念侍者出所惠示知邇來動止清康甚喜或念或喜人之情也學佛者直歎令人絕念除是土木為人始得土木為人方却冬裘而夏葛飢食而渴飲人則未免有需於世也且子不念其親臣不念其君以今言之謂之何等人耶書言天叙不典則五典無非性命之理也自古及今人道賴之以立不可須臾離者未諭以凡夫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

緣影為自心相不悟真常而惑幻妄師以謂四大六塵之外自有真常乎是除妄而求真也譬諸草木根性真也枝葉妄也枝葉或榮或悴可以妄言然皆出於性何名為妄古人有詩云隱處分明萬像存形為枝葉此其根若未得不為無有便作空花幻夢論此詩最有理且以身心為妄則父子君臣皆妄也豈不害事必以君臣父子為妄而除去之吾師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否又卻依舊有師父弟子有師兄師弟記君臣上下之庶方得

以安其身退之語浮屠文暢寧可不知其所自者此也大率吾聖人之道混名迹合內外不離俗以為高不廢禮以為達不絕名教以為樂反之於心而說考之於理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亘古亘今不可一日缺也惠迪吉從逆凶禍福之說吾儒何嘗不道來只不曾雜以幻怪妖祥譸張愚俗且如燒一文香便有無窮福利讀一句經便有無限鬼神擁護若數洽婆娘嫂子則可矣似乎此語太相誑也試思天堂地獄有邪無邪但

與心謀不須問人師與弟子答問未畢便求此經之目如金剛楞嚴之類必非佛言佛在世許多年不得已說許多話謂之不說一句話可也自目為經令持誦者藉無量福至於所求無不遂意不知要誦經者悟道乎求福乎要他悟道不當以利怵之蓋有毫髮利心去道遠矣若要他求福則是令誦經者徼經紀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史記之舊名也夫子因魯史而修之不曾叔意自目為春秋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非夫

子自以為孝經也後人述而言之耳且此一句無所經見張說為唐明皇引以為序而已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師以吾書籍汗牛馬而充棟宇皆聖人之所作乎除六經語孟之外盡付諸火可也然則佛書四萬八千卷所可存者亦無幾矣要知本無一字併去之可也伏羲未畫八卦之前易在何處數話無窮紙窮且止正寒珎重

又

惠遠雖甚佳不知足而為屨天下之足同也至於心獨

無所同然吾師但求理義之安而學之斯近道矣捕風摶影終無益也闢敗羣者去稍齊楚可善可善利歟之心亦敗羣者也學佛者有所希冀非利歟而何然學佛者猶有典刑近世之學儒者專為利祿尚敢點檢他人乎哀哉

又

某啓不聞動靜狀者久之奉手畫忻承作涼道体康勝寄示庚午八學士問答聽圖筆力簡古非尋常畫師所能到也吾亦有一圖下筆不得試言其彷彿道無問問無答無問無答又將誰聽語至於此則耳俱廢矣詩自有之不敢奉獻也數得見給事否見則必道曲折蓋近有書與之遂及吾師也氣序向冷千萬為衆珍重

又

聞及營造事劇荷劇荷初謀三椽數庇風雨一動斤斧數月不得休豈敢務侈以悦人目第木植不素畜取辦臨時倍覺勞費前先師有言居無求安僕雖妄狀敢忘遺訓況吾自有天下之廣居乎頃過石橋留二絶句其一云卧聽泉聲似雨聲直慈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似都如許千百年來誰與明其二云今人議論只從多貫土那能障大河我有室廬亦方廣歸途不向石橋過今人遊石橋謂真有方廣寺者何限說使饒舌紙盡且休

答胡待制書

某再拜上啓知府待制同年春間遣趍以歸失一見之便迨今悚恨比苦多病且之順郵數奉記未能也猥蒙賜書辭情兼至非若泛通寒暄者有以見君子之厚仍審初冬台候起居萬福至以感慰詆排學術之人似不足深較凡學不習不疑使夫習而疑焉相與質問是非以求理義之安固老先生所望於後學誰敢掩一世之人自以為是也今承虛接擧攖起而譏之不復計其當否甚事何恨耶以數人之見欲破千萬人之惑以數年之智欲翻千百年之久固自知其費力況復其間有僕薄者竊誦其說以資唇吻對稠人廣坐攘袂而言曰云

云皆王氏之邪說也伊川之説不然犯衆之怒積成怨仇亦如新法之行狠愎雖自介甫而温公諸人激以成之亦合分謗也然理義之悅人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試與一臠當自知味若云其兄殺是鵝也與之食之陳仲子必出而哇之矣不我鄙夷遠寄春秋傳僕雖不敏傳此消息與諸好事者亦一助也何由躬奉寝寒乞為吾道保嗇

竹軒雜著卷五

竹軒雜著卷六

宋 林季仲 撰

祭文

祭林給事母文

猗歟夫人夙有淑姿歸于德門室家其宜良人偕老髮雪垂同坐堂上環立佳兒金章焜燿間錯彩衣終始光榮恨一無遺其如孝子罔極是思其嘗獲升堂瞻拜今儀展誠薄醊侑以斯詞尚饗

祭林尚友文

嗚呼我居安固君在横陽良覿伊阻隔水相望茲有北湖竹净泉香君一見之愛而勿忘廼經廼營于垣于牖林巒逶邐棟宇高凉時其從之度約越罔期以卒歳杖屨徜徉事不可知命不于常轉盻之間君遽云亡嗚呼哀哉公自妙齡落筆成章我等驚歎縮首觀旁試吏于閩政聲載揚民歌舞之見所未嘗剡牘交上名自遠方權輿寺簿日未遠央譬如秣驥馳彼康莊問途方騁蹶

予微霜嗚呼哀哉我思天道自古茫茫欲詰其然非癡則狂孰愚而鄙孰智而臧百年之後相逐北邙况我斯邑不弔彼蒼大浸稽天禍及九殃殘骸露㡿姓氏勿詳烏啄其腦魚嘬其腸俛死牖下歛以冠裳不曰幸歟奚用盡傷嗚呼尙友寧我一觴尙饗

祭沈元量文

頃吾三人同與計偕風檣雨蓬于江于淮辰彼舜水寒燈冷齋共論身世浩歎傷懷子忝科名君困場屋隔闊興思亂我心曲茲焉寓居門巷相屬匪唯求舊寔鄰是卜念初至止庭穢勿治分我佳菊植彼短籬相期九日賞此霜姿花竟瘁矣人復何之水木相生命自不夭松鶴其形相亦難老疾之方殆載咨載考乃大不然叵測穹昊嗟彼友朋半在鬼籍老眼欲枯無淚可滴今又哭君斯夕何夕陳辭侑觴聊叙平昔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光祖文

伊余初第試吏東陽時有四人同寮同鄕同入公門同

上公堂休則就閑同引壺觴事不可知樂不可常轉首之間各在一方玆余來歸訪舊鄰曲伯高之亡墓草已宿君與敷宗皆在鬼錄井邑如故游從去目念之傷懷涕淚相屬惟君平生心事坦夷豁以示人不設藩籬雅好劇飮客至如歸瓶之或罄餔歠糟醨我有白酒老妻所爲公在東陽頗嘗嘗之因思所嗜携以來斯不見滿引如嚌昔時嗚呼哀哉尙饗

祭範提舉母文

飽于吾鄕雅爲著姓夫人有子實襲餘慶位列多賢或參國政燁燁門閭孰方其盛維鄰之卜竊借輝映矧復聯姻擬及不䙝旋葬武林曰有治命遣陳薄奠匪禮之稱尙饗

祭薛康朝文

人之韞材匪曰嫉身天實生之將以庇民吾鄕之評莫材于君凱明練達見謂縉紳爰以能選將漕七閩譽處日休移置宜春積年之屈一日之伸未究所長奄即幽

淪憶昔餞別載笑載醮今日何日迎哭江濱古來共盡
悲乎相因申酌陳辭淚灑秋旻嗚呼哀哉尚饗

祭諸葛通直文

治人匪難自治實難居家理者可移於官友愛之篤行
義之尊我求其人莫如公賢居常潛默似不能言肅肅
孫子奉意周旋上下輯睦吾無間然不施有政政在其
閒平生所好雅在古編蒐求訣遺不惜金錢藏蓄之富
至充棟椽秘閣所無于以取焉伊余聞之願見無緣行

役經由識公稽山揷架萬軸導我縱觀如好好色喜發
於顏登彼愛堂花竹幽妍屢陪賓豆色若初筵不鄙賤
息許締姻婕縶船岸下別情更延書墨未乾訃音遽傳
誰其尸之不弃以年可知者人叵知者天寓哀千里辭
不能宣嗚呼哀哉尚饗

代康侍郎祭趙實學文

嗚呼維昔之夏來自閩迎笑江滸時有四人良辰勝日
聯鑣接茵不鄙老朽亦託有塵公尤豪放喜舉大白酒
酣氣張天低地窄虎嘯雄辭蟠走妙畫議論風生連拄
座客歲曰暮止季任西征賦詩祖行霰雪其零江城春
動卉木載榮地主仲謨移守兗陵慘慘寒蕪悠悠畫鷁
公不出餞方覩槃石余與懿成相對太息疇昔之歡邪
可再得迨茲端午公疾有瘳覦彼競渡集于城樓曰我
哀慈嘗辱君憂今日不樂有來歲不人靜湖平簷掛初
月林霏霽微漁舠出沒憑高瞩望得句清絕翰墨未乾
奄焉永訣嗚呼哀哉以公敏悟宗枝之秀以公老成從

班之舊謀謨事業斛出其右帝實睠之異於常胄人之
望曰位不稱才盍如李唐用勉用回我思搢紳兵火以
來朱門華屋空閥莓苔公之享壽六十有七儼立其旁
孫子秩秩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公毋憾我舉我叔芝尚
饗

路祭席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公家于洛葬彼南陽回睎承嘉在天一方世變時移盜
賊紛起遂偕夫人合葬於此嗟此辟陋賢者攸歸松茂

栢悅川娟山輝出祖于途其敢廢禮且戒兒童罔或樵採尚饗

代人祭表姊文

嗚呼嚴霜夏零少小孤露以訓以育孼誰之助奉以周旋償心晩暮天不我憐遽奄之去富壽有子去也奚顧兄弟無知如有怨慕寒雲掩晨長風攪樹平生之淚與酒同瀉嗚呼哀哉尚饗

祭德和弟文

嗚呼同祖所出兄弟八人十年之間半委埃塵天寒鴈遠哀呼求群每論此事相對酸心那知今日禍又及汝誰同奉祀誰與禦侮門戶衰頹誰撑誰拄子侄頑冥誰吾誰語況我老萬事休休所望諸弟收骨山丘何辜于天不汝少留後者先之孰測其由人之為言昏嫁未畢我思男女誰無家室獨哀賢弟去無還日文以辨哀千百之一嗚呼哀哉尚饗

德和弟卒哭祭文

維紹興十四年九月[illegible]四日從弟德和卒哭斯臨其以園莪時暇俛而酹之曰嗚呼吾家汝賴如禹依足足之折矣禍莫斯酷日居月諸奄爲卒哭去去何之庭空草綠哀切乎哀物改于目尚想平生陳此有莪嗚呼哀哉尚饗

祭阮弟文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旬日以來書問連綿取而眎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渊得遠來必非謬以傳也嗚呼吾弟何辜于天何豈其才而嗇其年志氣凌厲橫騖孤騫瞬息千里不俟着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已矣吾復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顚汝爲季子尤所愛憐赴官江左期此承顔日夕望汝來至膝前那知禍變起於轉眥之間耶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昆惟我與汝自幼多艱險阻萬狀辛勤一官僅立門戶鬼兒飢寒方飛折翼半涉失舡誰慰庭闈之衰晩誰救原隰

之急難誰受子侄之付託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杖屨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五號呑聲飮泣含悲茹酸詑音諏以旬日月強笑語以奉晨昏吾親之寬亦汝之安也吾已瀝懇于朝言旋故園謀爾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婦幼女責我當專繼遠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尙存汝可無恨於九泉也嗚呼痛哉嗚呼寃哉尙饗

祭院弟小祥祭文

維紹興十年四月望寮院弟服制一周其以酒肴之奠侻而酹之曰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誰無兄弟唯我與汝變故洊更年纔幼學大難是丁汝存母腹數月乃生我保我抱迨爾能行我訓我誨期爾有成天卒相之否終則傾而我三人嗇竊科名版輿就養奉以將迎往往鄰里指以爲榮方汝仮裝赴官金陵我守東陽道路所經庭闈僕望不寐至明禍起倉猝遞訃之承愛鍾少子母之至情銜哀忍泣不敢以驚詭通音諏示若生平終所不忍惱其餘齡賸言疇昔窮若自懲殘編斷簡寒窓短檠得句相賞疑辭共評豈唯愛弟實曰良朋汝尤競爽蚤歲有聲意氣邁往翰墨縱橫王良秣駒千里于征出門輒縶罔究脩程茲予來歸寂寂戶庭奄及小祥百感塡膺花藥草騈几席塵凝境隨念改涙應心零八十之親誰省誰寧一門之事誰經誰營哀哀嫠婦呱呱孺嬰僕子塞責相兄佳城嗚呼哀哉尙饗

祭院弟大祥祭文

嗚呼自汝復出未落再榮哀我人斯于何其征門巷苔委几席塵凝空存遺像迥對靑燈歲月流邁霜露洊更奄及祥除百感塡膺惟死與生晝夜之經匪我不知涕實自零勿念老人甘旨猶寧勿念諸女終當有行我獨念汝才力從橫覺焉不施遂卽幽冥酒汝所嗜酌之孔盈對我不飮若爲此情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知言文

劉于吾鄕寔多孫子公自妙齡見謂秀穎果以材諝取知于時進用伊始丞于宗司秣馬脂車方卽夷路出門

學之孰知其故有生同盡寧計短長毋化之怛未舉我觴嗚呼哀哉尚饗

劉知言葬祭文

嗚呼春去復來木梓再滋曷云其往哀我人斯容止詳整器局遠夷遐想平生庶或見之鬱彼新阡卜曰且宜往其從之先壟是依酌我芳酒于以告違非君之悲誰悲之爲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銘

方聖時墓誌銘

方君聖時諱賸永嘉之賢者也其父端當以文行爲歐陽文忠公所器重不幸蚤死君生未晬而孤稍長知自讀書涉獵文史論議袞袞可聽獨于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大觀初詔求行義之士州縣以君應選固辭及鄉大夫欽謁延致于學以表多士則悠然從之殆古之有道不可得而親疏者居常蓬鬢垢面敝衣糲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他人所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自號愚迂翁

與朱君敏功贊之曰顏子之愚仲尼之迂嗟乎斯名也信不誣觀今之人馳騖聲利役役至于老死而閒居野處之士澹然無營志安而體舒較之兩者不知孰爲愚孰爲迂當有能辨之者妻朱氏有賢行前君二十五年卒生子三人曰冠曰覺曰峴冠吾同舍友也屢試春官不利而志愈勵女四人荊湖北路提刑司檢發官薛昌言鄉貢進士王言處州松陽縣令黃袞其婿也季未行君年七十有二紹興十三年正月庚寅卒于家是年某月某日穿朱氏之墓而合葬之寔在其縣竹浦之北山君性真率無矯激與之友者數十年不見有一言之僞出入里巷見童稚若皁隸悉與鈞禮歿之日往往爲之出涕其平日所游從與夫後進之士嘗質疑而問業者尤所傷悼相率奔乎爲文以哭之其略曰君之至行里閭是師如彼圭璧瑩絕瑕疵又曰溫溫先生不事緣飾和懌曠達見者悅懌又曰先生詩文匪雕匪琢追陶自然似白不俗嗚呼吾何以銘其墓哉睬鄉人之評可也

濟南林某撰

劉知言墓誌銘

永嘉劉公舍人諱安節與其從弟給事諱安上相繼以
興學粹行修于家由于州里達于朝廷聲名籍甚時人
爲之二劉至今吾黨之士聞其風想其為人無異親承
謦欬于長者之側而况子弟朝夕見所以事親從兄處
宗族御僮婢與夫語默嚬笑飲食起居之間無非教也
薰陶濡染宜有不學而能者君諱讜字知言給事之長
子也幼穎悟讀書止一再過即成誦弱冠郡試有司曾
與計偕一不利輒棄去曰學止為科舉耶守門戶不墜
先訓斯足矣以父任補承務郎監蔡州稅自後給事倦
于宦游築室治圃日賦詩將老焉母碩人張氏亦苦多
病君不忍遠適從容膝下務盡其歡由是不調者殆二
十年比二親即世乃始束裝趨行在所會有詔得侍從
各薦所知今叅知政事王公時為工部侍郎首以君應
陛對之日敷奏詳雅上頗喜語執政曰劉某佳士也由

監尚書六部門還知太宗正丞駸駸進用矣屬微恙庸
醫誤投餌一夕卒于臨安府官舍年纔四十三官止宣
義郎哀哉曾祖諱瑩祖諱去非累贈正議大夫君之配
曰孺人鄭氏故中散大夫詳之孫生男五人嗣忠登仕
郎嗣僖將仕郎嗣恭未仕嗣昌嗣亨及女二人皆幼其
卒也以紹興十二年四月辛卯弟右承務郎監平江府
糧料院諾東宮奉喪以歸卜明年二月庚申葬于其縣
建牙鄉玉清觀之前山距給事墓百步君之從兄鄉貢
進士翊叙次行事以其狀來乞銘某與知言游久且通
婚姻非敢以是私于知言也知言循循孝謹無子弟之
過嘗登其堂見大書唐柳玭家訓于屏風用以自警志
尚如此且自宜銘銘曰墻高易圮門高易毀自昔閥家
鮮濟厥美于赫二劉華鄂韡韡雖其似之粵有令子其
令維何克慎克祇揚彼清芬于宗有輝位卑無年吁其
已而維躬不有後人之貽

朱府君墓誌銘

永嘉絶在海隅民生老死不識兵革其俗習于燕安以浮侈相高靡衣鱻食崇飾室廬嫁娶喪葬大抵無度坐是至貧窶不悔有鄉長者朱君元顯性獨儉素恥事華好一袍至數十年不易有晏平仲之風嘗造其別墅見所坐牀止以一版䟽甚問之曰是先祖所用不忍易也里人初有嗤其陋者比見其奉祭祀饗賓客延師教子率從豐厚又斥其餘周宗族鄉黨之貧者至是始嘆爲賢君少孤事兄如父聚居餘二十年內外之言無間者外孫劉無後歲時薦享如事其祖且刊石墓左以戒子孫俾勿忘其篤厚類如此君諱京元顯字也曾大父珪大父珏父輔忠徙自括蒼於君蓋三世矣初娶戴氏先卒再娶林氏有子二人曰義明知明皆預薦書義明蚤死孫男三人公度公量公愿孫女四人君自幼頴悟有聲場屋連試春官不利晚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雖功名不偶少負平生之志顧睨儕輩數十年間無百一在者獨居壽考康寧備享五福朱顏華髮時出阡陌人過之往往皆欽社嘆息豫爲棺槨取釋氏寂滅之語刻諸前用以自省遇勝日引所親酌酒其側曰亂離以來身嘗山野者何可勝數儻吾得歛手足於此志願畢矣尚何求紹興十二年十月壬午寢疾終於家得年八十有三垂没而一語不亂以十四年三月癸酉葬于其縣建牙鄉芰洋之西山葬先大夫於君爲外弟粤自總角得以子姪禮趨走於几席之下憐其孤瘁每呼而進並慰勉服厚今知明來乞銘以識諸墓其敢辭銘曰豈於人約於己宜多受祉尚以貽其孫子

周季明墓誌銘

孤子周華祖踵余門泣曰先人葬有日矣願得銘以刻諸幽余曰銘墓非古也儻未免俗止書鄉里世系始終日月內諸壙不可乎而奚以余爲華祖曰君之言誠是也抑自痛念有不能自已者蓋先人資禀樸厚不事緣飾與人交終身無一語之僞幼孤祖母教以讀書通夕不寐燭燎毛髮弗覺也其專如此祖母没殆二十年矣

每一念之嗚咽不自禁尤厚於親戚鄉里死之日往往
為之出涕凡此君雖知之他人未必盡知者兄弟太孫
纔六歲異時省事問先人平生所為誰將執其咎者君
無庸辭余曰我習知先君子銘之宜也竊自思之昔我
壯而無室人莫肯與者先君子不以我為不才獨以女
弟妻之令銘其墓人將不以我私耶華祖曰事顧實否
亦何嫌之有不然以前所云并大槩書之可乎余曰諾
君諱達節字季明永嘉人曾大父諱偉大父諱道父諱

宗政以力田世其家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乙酉君以疾
卒年五十五明年十二月壬午葬吹臺鄉俞奧山祖塋
之東娶杜氏二男華祖其長也次太孫君晚得此兒甚
愛之嘗求名於余令命名曰承祖尚慰泉下之念云

記

溫州樂清縣學記

鄉貢進士賈如規來自樂清語余曰吾邑廟夫子而祀
之舊矣初未有學也治平中令焦君千之始增堂廡為
肄業所由是士稍知學崇寧舍法行遷自縣東南遷于望
來橋之西距故址百餘步丁君湛鮑君粹實終始之盜
起青溪蹂數郡茲邑焚燬殆盡學此然獨存紹興改元
守者弗虔一夕燼于火自是春秋二祭寓于縣治或傳
舍僧廬凡百草創有司戚顏以從事五年尉吳君芾閔
之白令丞再遷而南定卜於陰儒坊於是邑人義其為
爭出力捐金佐之不數月學成然儲廩無有也十五年

春今令趙君從事下車揖諸生首與之謀曰養士而無
以為養奈何有喻其意者相率買田五頃計其入日可
食百人又撤淫祠營市舍取僦直以資之遂斥基址周
垣牆闢齋序貯書籍造器用凡學之百須罔不悉備是
宜有言以記始末敢請余曰子之邑大夫廣介自將事
無劇易盡心力而為之雖悍暴之民或有不悅而抑強
扶弱人恃以不恐此亦學也邑人當有記之者子忼慨
好義撫孤姪如己子歲歉富室方閉糴獨發倉庾捐貲
以濟羸尫此亦學也里人當有記之者奚用求記於余

獨不知學之數遷何謂也曰學自焦君以來無一登仕版者人多言其不利雖某不能違也余慨然久之因問曰子之學也為利乎為道乎道不遠人人自云遠絕倫類蔑禮樂游心物外以求之非吾所謂道者以子之居家也而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即在是矣今一世之人惟利是鶩吾為此論誰不笑且怪者抑聞諸夫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蓋學不期祿而祿自至似亦無負於學者若誦斷簡緝陳言徼倖取科第一得志棄之如涕唾無復有顧藉心吾恐未見其利而羞承之矣況非朝廷建學之意亦非邑大夫所望於諸生也大夫名敦臨字庇民四明人紹興十七年五月既望記

序

送趙庇民序

余狹中不能容物有面謾者必詰之不肯受其黯闇一日讀陳後山詩云潛魚避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不覺拊几而嘆悔平生之非趙庇民之為樂清也事無留難迎刃解落邑人蒙惠多矣獨姦宄之民不能欺欺必得之頗以為己病焉譬如郄雍為視盜察其眉睫之間盡得情偽無一有幸免者雖晉民恃之外戶不閉而群盜坐是以窮相與謀而逐之噫亦殆哉今罷官歸四明訪別城中語我三年不能堪之狀余舉陳後山詩庇民喜曰此正我之疾也願書以砭我庶幾吾疾有瘳乎

跋

諸公送子敦詩後

裏除則喜外遷則慍此謀身者之所為也內相顏公出為朔漕諸公喜而贈之以詩顏之報章有曰大河失故道六月浮天流諸公廊廟器更為人行謀嗚呼是謀也為身耶為國耶觀此則治亂見矣紹興癸亥二月幾望

其跋

蘇諂君贈王道士詩後

文章蓋自造化窟中來元氣融結胷次古今謂之活法

所以血脉貫穿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又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如優人作戲出場要須留笑退思有味非獨為文凡涉世建立同一關鍵吾友劉直平生得禪家自在三昧片言隻字無一點塵埃宇宙山川煙雲草木千變萬態盡在筆端何曾氣索此篇頃見別本尚餘一聯云故歲去趁忽來日俄趣裝方入斷章雖曰遠人大觀然太涉悲戚殆似鬼中太白真語讖也劉直下世今將一紀矣九原可復作耶讀之愴然併為從周之子庭藻記之卷末庶幾風流不泯紹興丁丑夏至後七日蘆川老人書

資政與端明帖後

古人有言曰死者可生生者不愧故資政許公以厚德碩望入參大政排迮異議不得以有為而死今端明李公乃其平日之深相期者方以直道事君不肯少貶以追時好真無愧於九原者也雖然吾黨之士蓋有自勉云紹興丁巳六月幾望永嘉林某題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

（宋）張孝祥撰

附錄一卷

宋刻本

于湖集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張孝祥撰。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一。孝宗朝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領建康留守。尋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請祠。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書錄解題載于湖集四十卷、此本卷數相合。前有其門人謝堯仁及其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堯仁序稱孝祥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似東坡。然較蘇氏書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今觀集中諸作、大抵規摹蘇詩、頗具一體。而根柢稍薄、時露竭蹶之狀。堯仁所謂讀書不十年者、隱寓微詞、實定論也。然其縱橫兀傲、亦自不凡。故桯史載王阮之語、稱其平日氣吐虹霓。陳振孫亦稱其天才超逸云。

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躡其蹤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踈略簡易之處然善觀其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槩之前數公縱橫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強也于湖先生天人也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濤瀾泰山之騰雲氣倏散倏聚倏明倏暗雖千變萬化未易詰其端而尋其所窮然從其大者目之是亦以天才勝者也故觀先生之文者亦但當取其軒輊斡旋之大用而不在於苛責於纖末瑣碎之微先生氣吞百代而中猶未慊益尚有凌轢坡仙之意其帥長沙也一日有送至水車詩石本掛在書室特携堯仁就觀因問曰此詩可及何人不得佞我堯仁時窘於急卒不容有不盡因直告曰此活脫是東坡詩力亦真與相輒但蘇家父子更有畵佛入滅次韻水官贈眼醫韓幹畵馬等數篇此詩相去却尚有一二分之劣爾先生大然堯仁之言是時先生詩文與東坡相先後者已十之六七而樂府之作雖但得於一時燕笑咳唾之頃而先生之胸次筆力皆在焉今人皆以為勝東坡但先生當時意尚未能自肯因又問堯仁曰使某更讀書十年何如堯仁對曰他人雖更讀百世書尚未必夢見東坡但以先生來勢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呑此老有餘矣次年公自江陵得祠東下方欲踐此言未幾則已聞為馭風騎氣之舉矣嗚呼天不竟英雄之志尚留昔墨兩城與太原餘蘗至今江流尚覺有不平其以此歟天下刋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為四通五達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漕於

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莆陽蔡公廉勸之而竟不果信知斯文通塞亦自有時今閣學尚書公自其開府以來即曉夕在念而尚乃遲遲至於今者豈不以先公後私於事自有次第而不知此事亦公也蓋四方學者渴見斯文以增壯筆端方皆以先覩爲快使公肯爲是舉正是加惠學者之意豈必獨認以爲激乎鴒原之情而足以有歟哉自渡江以來將近百年唯先生文章翰墨爲當代獨步而此猶先生之餘事也蓋先生之雄略遠志其欲掃開河洛之氛祲盪洙泗之羶腥者未嘗一日而忘胸中使其得在經綸之地驅馳之役則周公瑾謝幼度之風流其尚可挹於千百載之上也而門下之鯫生何足容議論之喙哉嘉泰改元之中秋門下士昭武謝堯仁序

張于湖先生集序

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捨別去餘十年先生再冠賢書會于臨安時紹興癸酉也明年魁多士又明年入館寖登清華孝伯亦入太學爲諸生無時不在左右每見於詩於文於四六未嘗屬稾和鉛舒紙一筆寫就心手相得勢若風雨孝伯從旁抄寫輒笑謂曰録此何爲閒從手掣去良繇天才超絕得之游戲意若不欲專以文字爲事業者一日謂孝伯曰汝作一月工夫我只消一日明日使有用處夫所謂用者豈章句而已哉惜乎天奪之速不容究其才於用大僅能遺愛於六州恭聞孝宗皇帝玉音嘗興用才不盡之歎使其適乘機會必有以上契聖心則其成就蓋不止此嗚呼大夫士有志當世孰不以功名自許至如先生眞有過人者歟別後詩文多得之耳授然不能無舛也場南昌解后王大成集大成從先生久先生深愛之者盡以家藏與諸家所刊

屬其讎校雖不敢謂全書然視他本則有間矣繼有所得當爲後集云嘉泰元年十月旦弟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孝伯謹書

于湖居士文集目録

第一卷

賦

金沙堆

辭

攻蛟

祭金沙堆廟

頌

壽芝頌 并序

樂章

降神 四首

升降壇

青帝位奠幣

太昊位奠幣

第二卷

古詩

次何子應不欺室韻

讀中興碑

登瀛圖

蔡濟忠摹米帖

王唐卿靈璧石
南陵大雨鄱陽無雨呈王龜齡
范達甫許送端硯
劉倅示崇寧上舍題名
黃升卿送棕鞋
張欽州
沈商卿硯
大雨呈同行諸公
吳城阻風
金沙堆

欲雪
鑑湖納涼
次沈教授子壽賦雪韻 三首
王龜齡閔雨再賦一首
喜晴呈葉夢錫
七夕
謝劉恭父王瀰月色真石室之賜
從張欽夫覓紙
幽興

第三卷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諸公分韻得老庭字 二首
椰子酒榼
諸山分韻得成葉字 二首
重入昭亭
登永寧閣次朱元順韻
再用韻呈張仲欽朱元順
贈江清卿
次蔡濟忠韻

考試呈周茂振陳季陵
次韓子雲白蓮韻
與趙李二同年夜飲有懷石惠叔
金沙堆屈大夫廟
詠雪
朱元順浯溪圖
向彥績采菊堂
止酒

第四卷

古詩

極暑極寒
初得愛巖
與邵陽李守二子用東坡韻
送李彥國還廬陵
與張文伯登禪智寺
游衡陽境岸傍小寺
福巖
湖湘以竹車激水
贈黃司法
宵征
泝湘江
上封寺
岸傍偶得木犀
古意贈別王弱翁
贈朱遠遊
次張欽夫尋梅韻
黃龍侍者本高覔詩
題濁醪賦後
登橫舟呈趙富文楊齊伯
寄南康錢守

別黃子餘
勸范東叔飲
題修真觀
湘中館
中隱
贈師永鋤

第五卷

古詩

發宜驛寄萍鄉趙令
遊七星巖
庚辰二月夜雪
從張欽夫求笋脯并方
張欽夫和荅前詩為謝
張欽夫送笋脯與方俱來復作
勸農分韻得千字
同張欽夫過陳仲思所居次仲思韻
贈陳監廟
送邵懷英分韻得書字
送張定叟
朱陵洞

題屛風送曾裘甫歸臨川
送道州酒與吳伯承
葵軒觀笋
贈尹童子夢龍
一覽亭
睡起
次吳伯承送苦笋消梅韻 二首
贈蘇待問
贈霍山主
用家君韻送閬人伯卿
洗塵贈張立之判官
喜雨次王龜齡韻 二首
八桂堂池上賞蓮納涼
過與安呈張仲欽
南臺
書懷
元宵同張欽夫邵懷英分韻得紅
旗字 二首
贈盧司法

第六卷
律詩
進芝草 二首
次信陽使君邊字韻 二首
次韓子雲壓境先遺詩韻
送劉伯同侍開府公入覲
送韓子雲倅荆州 二首
枕上聞雪呈趙郭二丈
湖上晚歸遇雨
雨入廬山
再次韻
郡侯餽醞用黄宰韻
在臨川追懷昭亭昔游用寄卍庵
韻
用總得居士韻招卍庵住報恩
用前韻簡天童應庵
陪宣守任史君謁昭亭神祠 二首
任守作醮先期而雪是日開霽
贈應庵兼簡蘇州内翰 二首
辛巳冬聞德音 二首

次曾裘父韻送老人赴鎮九江
上丁齋宿
次總得居士康樂亭韻
寄張眞父 二首
中秋觀月齊雲樓用孫昌符韻
題曾如晦通隱
同胡邦衡夜直
雪晴
將如會稽寄曾吉甫
過昭亭哭二弟墓

贈邕州滕史君

第七卷

律詩

齊山
夜讀楚東酬唱次韻
薦福觀次何子應韻
再用韻作五公詩
王龜齡用韻送行走筆和荅
王龜齡同洪景盧王嘉叟餞别再用韻

登清音堂再用韻
賦餘干趙公頊養正堂
豐城一山宛如雞籠謁地感之賦

詩

午憩道傍人家
九段田
題吳城廟
呈劉恭父
翁子功湯舖之送海錯
張仲欽朝陽亭

靜江朝陽巖賡建康韻 二首
送張司户還蜀
次仲彌性煙雨韻 二首
庚樓次林黃中韻
高遠亭次林黃中韻
與同僚十五人謝晴東明得淵字
釋奠
風雨石首
江行再用前韻
次黃子餘韻

去臨川書西津漁家
將至池陽呈魯使君
上元設醮
齊安郡夫人挽章
第八卷
律詩
賀郊祀 并序
送顏廷藻歸三衢
送郭㲄齡
次家君韻 二首

題玄英先生廟
次老人貽具圓復韻
次王景文韻 三首
即事簡蘇廷藻
次韓中父韻 二首
東坰
過建德
次王龜齡五峯亭韻
過嶽麓寄韓子雲 二首
送劉子思

月夜與蔡濟忠曹公會汎舟白水
東歸
鹿鳴燕
訾洲即事
罷歸
罷歸呈同官 二首
贈江清卿
過靈川寄張仲欽
滑石
興安

炎關
蒸霞谷
登瀛橋
遊福巖
次萬老韻
再次韻
第九卷
律詩
三塔寺阻雨 二首
贈別詩僧萬致一

張欽夫折子明張定叟夜話舟中
明日賦詩爲別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黃陵廟
磊石
黃州
東坡
謝蘄州仲寺丞
臨發再次韻
送仲子弟用同之韻
送謝夢得歸昭武
次張欽夫喜雨韻
送荊州進士入都
城西晚步
壓雲亭
玉淵亭
簡寂亭
皇甫坦所居
出郊
酬朱元晦登定王臺之作

吳伯承生孫分韻得帶定字二首
贈王茂升
秋日郊居
中秋書事
請說歸休好二首
喜歸作
年家姚公挽章

第十卷

絕句

毀鑪偶成
次劉國正覓雌黃韻二首
蠟梅
次韻左舉善木犀
以焦坑茶送周德友二首
蘄春道中
次王叔堅韻八首
道間見梅
題定山寺二首
昭亭食柑
次如庵韻六首

楓橋
西湖可賦軒
胡勛約山行圖
從張唐卿乞韭黃
送紙衾韓中父 二首
再用韻 二首
將至宣城次壁間韻寄王宣子
寄王叔堅
隱靜覔杉株
夏氏莊

舟中即事
小憩孫氏竹軒 二首
謝王龜齡遺妓送酒惠詩
與薦福
豐城觀音院觀胡明仲諸公題字
題碧玉泉
明年重過次韻
次朱漕元順韻 七首
謝張仲欽餘甘湯 二首
謝德慶范監州子石硯 二首

以水仙花供朱漕 二首
再次韻 二首
次張仲欽題粉巖韻
次張仲欽寄民爲重齋韻 五首
從珪老求竹

第十一卷

絶句

偶得四月菊以送二使者 二首
以新茶送憲車
鄭義宰送蓴菜

贈甘法曹
贈劉全州子龜從兄弟
次蔡濟忠溪上韻
謝劉子思送筆
登七星山呈張仲欽 二首
壽老迓使者以齋素不置餞 二首
送酒臨桂令
風洞
羅江驛
秦城

龜潭
早發衡山
西湖
舟中 五首
喜雨
謝黃主管
有懷
廣右道中
又
贈鹿苑信公 二首
聞德遠與曾裘甫黎師侯會飲范
周士所 三首
水仙
賦衡山張氏米帖
借魏元理畫
次張欽夫折贈海桐韻
贈周義山
次劉恭父送新茶韻 三首
送慈受如金山迎印老住大溈
小山書院

從鄂守李壽翁乞冰雪櫻桃
夜半走筆酬李壽翁 二首
琵琶亭 二首
過三塔寺 二首
第十二卷
絕句
玉淵
萬杉寺 二首
楞伽寺 三首
鸑溪
漪瀾堂
次家君韻寄舅氏
送猿翟伯壽
題趙富文横舟
黃子餘許修草堂遣句勸請
次南軒喜雨韻 四首
送茶
從吳伯承乞茶
送僧遊天台
謝石惠叔送石斛

題趙知府墓
朝謁南嶽
題方務德靜江所作雪觀
次具伯承送茶韻
次具伯承惠笋韻 二首
有懷長沙知識呈張欽夫兄弟 五首
塔子寺
斷堤寺 三首
德化淸嵐堂感二林碑
張欽夫遣送箭笋且鑄用所寄具
伯承韻
張欽夫次韻再用韻
游湖山贈圓禪
送萬老
次東坡先生韻 八首
福嚴寺行者堂
梅塢圖 并序
贈趙簽
歸宗寺
煙雨觀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卷後
贈萬上座
野牧圖 二首
題畫

第十三卷

文

原芝

記

遊無窮齋記
宣州修城記
樂齋記
宣州新建御書閣記
風月堂記
太平州學記
隱靜修造記

第十四卷

記

仰山廟記
棠陰閣記
遊朝陽巖記

千山觀記
衡州新學記
三瑞堂記
覲月記
萬卷堂記
壽芝堂記
金堤記
荊南重建萬盈倉記
黃州開澳記

第十五卷

序

廣招後序
龍舒淨土文序
送王壽朋歸雪川序
送吕教授序
送野堂老人序
送臨武雷令序
史警序

銘

陳季陵借軒銘 并序

吳春卿高遠軒銘
取友銘
龔養正芥隱銘
橋隱銘
墨沼銘
永寧寺鐘銘
李周翰所藏洮石銘

說

二張字說
勉過子讀書
諱說
歐陽氏子字說
贈時起之

贊

贈白雲道人贊
題劉仁贍告贊
題桂林劉眞人眞贊
龔養正寫眞贊
自贊

第十六卷

奏議
論總攬權綱以盡更化劄子
乞改正遷謫士大夫罪名劄子
論涵養人才劄子
請刪定列聖圖書劄子
乞不施行官員限三年起離僧寺
寄居劄子
論先備劄子
乞更定大常樂章劄子
乞脩日曆劄

王公袞復讎議

第十七卷

奏議
進故事二篇
薦劉澤奏
繳成閔按劾部將奏
論衛卒戍荊州劄子
論治體劄子
畫一利害
乞不催兩浙積欠劄子

論謀國欲一劄子

第十八卷

奏議
論先盡自治以為恢復劄子
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
赴建康畫一利害
論蕭琦第宅及水災賑濟劄子
乞擇近臣令行荊襄參酌去取救
馬專置一司奏狀
辭免除起居舍人奏狀

再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
辭免參贊軍事兼知建康府奏狀
辭免知靜江府奏狀
辭免復待制奏狀
辭免知潭州奏狀
辭免知荊南奏狀

第十九卷

內制
戒諭將臣詔二道
太上皇帝本命青詞

朱表

外制

沈該落職制
沈調落職降官制
陳誠之降官制
陳靖轉運郡承宣使制
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官觀制
蔣璨降官制
謝伋徐康降官制
韓元吉除度支郎官制
馮巽之除刑部郎官制
晁公武除監察御史制
呂措除司農寺丞制
查籥除夔州路運判制
黃仁榮除兩浙路運副制
張德遠除利州路提刑制
葉謙亨除浙西提刑制
韓彥直除淮東提舉制
曹紱除湖北提舉制
陳漢除直寶文閣知平江府制

孫佑追復直徽猷閣制
任盡言除直秘閣江淮都督府參議官制
趙不溢降官制
王漢臣李大授轉官制
能說轉官制
正任防禦使以下加封父母制
橫行副使以下父加封制
宗室橫行至正任防禦使父母加封制
懷安軍惠應廟加封昭佑靈濟侯制
靈助侯加封靈助順成侯制
佐神安仲吉封通濟侯制
時宣降官制
謝興換從義郎制
都虞候姚元換授制
潘得臣男汝揖補官制
張德普補承信郎制
王漢臣降官制

樂寅孫李拤趙逵降官制
楊慶祖李大正循資制
張俊彥循資制
田漑轉官制
劉嗣立吳擇進書賞轉官制
進書賞人吏等轉官制

第二十卷

表

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賀立皇后表
代揔得居士賀天申節表
代方務德賀回鑾表
謝曆日表 二通
賀元正節表
代百官賀冬至節表
代百官進玉牒成書表
賀冬至節表
代百官賀日蝕陰雨不見表
進登寶位銀表
代百官謝賜時服表
貢茵奏狀
謝除中書舍人表
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表
謝撫州到任表
謝平江府到任表
潭州謝復次對表
代方務德謝廬州到任表

第二十一卷

啓

代揔得居士上宰相
代揔得居士上葉樞密
代季父賀湯丞相
賀湯丞相
洪帥魏參政
王樞密
代揔得居士上徐敦立
淮東漕魏郎中
新巢縣許宰
荅吳將仕

第二十二卷

啓

除禮部郎官謝沈左相

謝湯右相

謝劉提舉

撫州到任謝執政

王提舉

陳運使

任提刑

黃運使

鄭大資

陳正字

提幹

建昌趙知府

黃知府

孫參議

王教授

通判以下

趙通判

江州林知府

苗太尉

王侍郎

明州韓尚書

曹監簿

賀周侍郎

第二十三卷

啓

王提刑

章提舉

兩通判

知州

待闕通判

趙郎中

王提幹

朱知府

胡國正

陳教授

常州郭知府

撫州陳知府

劉舍人

王運使
寄居官
呂彥升到狀
帥江陵通運使楊顯謨
蕪湖沈知縣

第二十四卷

書

代撫得居士上沈相
上史參政
代季父上陳樞密
與李太尉
代任信孺與王太尉

第二十五卷

疏文

乾龍節開啓疏 二道
乾龍節滿散疏
乾龍節功德疏 二道
天申節開啓疏
天申節滿散疏
皇后生朝功德疏

大行皇后僧家宣讀疏
大行皇后道家宣讀疏
大行皇后齋疏

青詞

淮西漕司設醮
元正設醮
上元設醮 三首
十二願
建康求晴設醮
荆州修堤設醮
還居謝靈惠王設醮
謝火災設醮
設九幽醮薦所生母
代撫得居士保安第三弟設醮
謝過設醮

釋語

請道顏住撫州報恩疏
請恩老住蔣山疏
請三祖長老疏
請亮老住報恩疏

請舜老住浮渡疏
請鑑老住東明疏
請無著住資壽開堂疏

第二十六卷

釋語

請龍牙長老疏
請比禅長老疏
請新首座住福嚴疏
請珠公住惠光疏
請殊老住公安疏

烏江廟門疏
蕪湖脩浮橋疏
代摠得居士東明施財疏
病愈荅願供佛道場疏
南山昭慶觀音障坐偈
吉祥寺經藏疏
爲第三妹設水陸疏
宗球緣化永寧寺鐘樓偈
方廣元公刺血寫經偈
摠得居士爲平國弟度僧疏
追薦六二小娘子水陸疏
重修三塔偈
妙定化僧偈
出隊疏
靈巖行者化僧偈
蔣山明老賛
天禧行者廣如化僧偈
卍庵賛
行者求僧偈
元布袋眞賛 三首

乾明舜老度弟子疏
應庵老偈 二首

第二十七卷

祝文

東明觀音祈晴文
謝晴文
祈雨文
謝雨文
祈雪文
謝雪文

南嶽謝晴文
謝諸廟祈雨文
寺觀謝雨文 二首
迎嘉顯孚濟侯求雨文
祭嘉顯孚濟侯文 三首
公安二聖祠祈雨文
請顯應彌勒瑞像祈雨文
奉安新廟文
祈晴文
謝晴文

皇太子疾亟謁廟文
到任謁廟文
先聖廟文
后土東嶽文
諸廟文
致語
湖南宴交代劉舍人
句曲
荊南宴交代方閣學

第二十八卷

定書
下定書
送禮書
六二弟定沈氏書
回韓子雲定書
回沈子直禮書
回韓崧卿定書
題跋
跋山谷帖
跋道德經碑

題王朝英梅溪竹院
讀謝夢得文
題龔深之侍郎太常奏藁後
跋周德友所藏後湖帖
題蘇庭藻所作張漢陽傳
題眞山觀
題楊夢錫客亭類藁後
題陸務觀多景樓長短句
題蘇翰林詩後
題單傳閣記後

題陳擇之克齋銘
題所贈王臣弟字軸後
第二十九卷
墓誌
湯伯達墓誌銘
汪文舉墓誌銘
高侍郎夫人墓誌銘
第三十卷
墓誌
邑帥蔣公墓誌銘

朱安之墓誌銘
祭文
代諸父祭伯父文
代焚黄祭文
亡妻時氏宿告文
起靈
啟
第三十一卷
樂府
六州歌頭
水調歌頭
多麗
木蘭花慢
水龍吟
念奴嬌
醉蓬萊
雨中花
二郎神
轉調二郎神
第三十二卷

樂府
滿江紅
青玉案
洞仙歌
蝶戀花
鷓鴣天
虞美人
鵲橋仙
南鄉子
畫堂春

第三十三卷

樂府

柳梢青

踏莎行

醜奴兒

浣溪沙

浪淘沙

定風波

望江南

醉落魄

桃源憶故人

臨江仙

如夢令

第三十四卷

樂府

菩薩蠻

西江月

減字木蘭花

清平樂

點絳唇

卜筭子

訴衷情

好事近

南歌子

霜天曉角

生查子

長相思

憶秦娥

蒼梧謡

第三十五卷

尺牘

代總得居士上相府

陳太博

董守

蘇倅

明守趙敷文

與宣城守

嚴守朱新仲

明守姜秘监

姜叔永

紹興王與道
台守沈德和
第三十六卷
尺牘
與池州守周尚書
與廣帥蘇龍圖
與廣憲
荅吳子仁
荅呂教授
荅范司戶

荅樊憲
荅衢州陳守
與冀伯英
荅元簿
與淮漕
與舒州王守
與淮東吳漕
與王越帥
荅劉司戶
第三十七卷
尺牘
董總領
虞并父
張大監
代總得居士回張推官
胡帥
淮西吳漕
蔣烏江
與黃監廟
定海趙丞

高應辰
李文授
監司
帥臣
謝景思
趙安南
妙喜
第三十八卷
尺牘
左相送御書獎諭

左舉善
江季通
張侍郎
興國章守
吳尉
臧宰
張仲固
代總得居士與魏彥誠
徐給事
賀參政
徐左司
第三十九卷
尺牘
劉兩府
代總得居士與葉參政
廟堂劄子
湯丞相
又劉兩府
第四十卷
尺牘

辭潭州劄子
劉舍人
劉樞密
朱編修
楊抑之
黃子默

于湖居士文集目錄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一

賦

金沙堆

洞庭之野吞楚七澤乘秋而霽天水一色登高挽以掛席兮挿余舟之兩翼凌長風以破浪兮駭撇舞於一葉橫中流而北望兮何黃金之突兀觸白日以騰耀兮疑波神之汎宅舟人告余曰此金沙堆也壁立千仞衡亘百步靈鰲之背孤起以自暴兮棄方丈而不歸湧青城之玉局兮遲虛皇（一本作壹皇）而來下太倉露積以弗校兮白疑槃而非腐熒海波以出素兮莽既多而無斁胡山十丈之雪結而不復釋兮吳江八月之潮來而不復去諒非目見而心識兮雖巧譬其焉喻客有嘆曰壑土爲城隱以金椎一雨之暴或傾以摧之今此沙也質輕而性離得水而走得風而飛澶漫乎大漠之北飄流乎崑丘之西曷稽天之巨浸兮獨與此而相宜廉隅峻以特起兮若斗之覆而四維潦盡不爲之高兮春既漲不

爲之卑風揭石以拔木兮蛟鼉駕海而上馳捲近岸之丘阜兮若烈火焚乎枯萁謂此沙既無有兮當散入於湫瀰旦起而視之兮曾無毫髮之或夷豈與息壤同生兮爲上帝之所私將冨媪之多藏兮萬寶華而在茲豈女媧五色之石兮宇天漏之所遺將神禹治水兮聚九野之土以補東南之虧豈劫火之灰兮歲既久而莫移將神龍之攸居兮百鬼夜禁而守之徹至理而莫得兮顧先生之予思也張子笑之曰子來前天地之間何所不有遠者莫詳近或可取今夫積水爲冰及春而澌此物之常理也然凌人氏乃得而藏之塈其土使地氣無所洩厚其覆使天氣不得下天且暑矣於是方謹而獻之夫以一人之私猶能變易陰陽之度而況天地之大乎沙之積不積流不流安所置論子行矣

辭

攻蚊

后皇嘉生物有群些強 者熊虎弱蒸積些

畜我遠我區以分此各保性命不相紛此
爾獨何化以爲蚊此匪強匪弱孰使云此
廉纖幺麽毒所熏此利喙短翼飛翁翁此
羸腹曲脚豹成文此藏陰伏翳須日曛此
徵類嘯族乘惡氣芬此渙散揮霍絲之棼此
緣頭撲背來如雲此入隙伺罅霰雪雰此
伊伊㴊㴊相懽忻此㬢膚吮血飽以醺此
前捷甫去後亦塵此無可柰何夕及昕此
引鏡自照面纈紋此客或告我祈火君此
彼嗜臭惡憎芳芬此謀野則獲采蕭薰此

截暴截贇烟絪縕此懞不退聽秉烈焚此
如彼即墨殲燕軍此焦腸爛腹翅羽泯此
舉徒盡殪永不聞此涼宵大枕奏厥勳此
豈其不仁我則慬此當斷不斷露汝觔此

祭金沙堆廟

憺九秋之半兮絶洞庭子將歸登磊石以
遐矚兮天水莽而相圍鯨波浩其呼洶兮
蛟鰐擇食以自肥盲風還怒無時期兮橫
中流吾焉依舟人諗余以湖君之神靈兮
曰甚仁而又威若著龜之可信兮盍絜齊

而致祈嗟余禱之旣久兮豈夫神今日之
我違晨光杲其東升兮破積霧之霏微凝
秋霽之萬頃兮檣烏轉而北飛棹夫集合
以奏功兮若駟馬熟路而騑騑寄千里於
一瞬息兮才舉手而一揮如靈宮以午泊
兮目眩積沙之輝隨濤波以上下兮岌金
城之巍巍信眞仙之攸宅兮羌見聞之所
稀粉墻行樹繚以直兮鋪首鳴其朱扉巘
帝服之中居兮亦斑寵于厥妃來牲酒之
雜遝兮紛滿堂之芳菲懷沙大夫之侑食

兮噫孰知其是非烏喙魚服沙鰌鰸鯉睢
盱以列侍兮駭怪譎之裳衣蓋專制楚之
七澤兮實參握乎天威者也由余役之旣
久兮闞水菽於庭闈聽白雲以延望兮朝
隮至乎夕暉苟利涉以遄達兮豈妄福之
敢希感神貺余以獨厚兮銘肺一本作腑膺而
三歃跪陳辭而侑觴兮聊彷彿其音徽

頌

壽芝頌代摠得居士上鄭漕并序 時年十九作

上既尊任一德方內底定眷江之北昔爲戰墟生聚敎訓十年于玆矣曰疇予寶臣持節以豈弟德意爲予撫綏之百辟卿士再拜言漕江東臣某再考績爲天下最宜可上曰俞哉於是有詔華原增秩揔部淮南十有六州詔下之日淮民歡呼奔走相告自州達之縣自縣達之田里自田里達之窮巖幽谷公江東之治仁聲義氣漸被于兩淮故淮民聞公之來其喜如此越翌曰歷陽郡東鄙樵民有得異草于松根者郡人張某寔公門下士屬公誕辰甫及當有頌詩形容盛德廼以九月吉旦絜齊執筆爲文未有緒俯而假寐若有告者曰姑置之天將以芝畀女爲公壽某驚悟已而樵民奉芝欵門曰疇昔獲此弗之識而神夢謂余是蓋所謂芝者天以華原公將持節吾土是生靈物而爲瑞且此月之十日則公生之日是芝則又昭示公難老之徵若里人有張氏者寔公客亟歸之俾得獻公不者禍女神言如是我懼是以來某亦

解昨者假寐若告之言盛服再拜而受之信芝也一本二幹高廣有咫堅緻溫潤色如紫玉輪囷蓊鬱駢爲七枝華葉敷芳則十有四藹然若卿雲捧日燦然若奇葩豔春噫戲異哉未曾有也神之命公可謂深切著明矣不知天之於人相去遠近而其物類之感召如是其敏且速耶且以公將持節西州而爲呈瑞則胡不降甘露流醴泉異畝同穎鳳皇翔集耶不以是數者爲應而應以芝天意若曰芝上瑞也不春而華不秋而實不根而植翦而置之雖歷數千百年而猶敷腴充實則芝非特上瑞又壽草也天與公瑞則於除命之後瑞草發於淮西之境天與公壽則生朝之前壽草產於古松之下物像昭顯决非偶然者鄉惟甘露醴泉嘉禾翔鳳之來謂之祥瑞則可矣烏在其爲壽徵也於以見天之錫公富貴壽考廣大繁昌有永無極豈兩淮之民獨受其福將天下生靈寔受其福豈公獨有其瑞將朝廷國家寔有其瑞然則此

芝之來所繫大矣哉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頌曰

濯濯靈芝施于古松天錫珍祥以壽鄭公文武鄭公其德孔碩文正之子柔嘉維則天子命公汝予寶臣宣力四方其牖我民公拜稽首奉天子命自西徂東惟一其政孰寒而飢公衣食之孰癘而疵公藥治之孰獷不率則訓則治孰姦賊民則耨則夷條疎節披罔亦不宜天子命公汝有成績盍其歸矣箴補袞職淮壖奕奕其疆千里奠國北門孰與予理在列咸咨曰公克任天子命公輟女往鎮公來之初靈芝則生亦以壽公寵錫百朋蔚彼芝矣厥生孔時爰發其祥以公來綏蔚彼芝矣公介眉壽數百千祀與國長久神則有言芝以瑞公入侍帝旁九旒升龍神則有言芝以壽公楚南春秋綠鬢方瞳我作頌詩式詔罔極誕保休徵有永無斁

樂章

降神

於神何司而德於木肅然顧歆則我斯福我祀孔時我心載祗匪我之私神來不來

又

神兮焉居神在震方仁以為宅秉天之陽神之來矣道脩以阻望神未來使我心苦

又

神在途矣習習以風百君後先敢一不恭奔走癘疫袚除菑凶顧瞻下方消揺從容

又

溫然仁矣熙然春矣龍駕帝服穆將臨矣我酒清矣我肴烝矣我樂備矣我神顧矣

升降壇

在國之東有壇崇成節以和樂式降式登絜我珮服璆琳鏘鳴匪壇斯高曷妥厥靈

青帝位奠幣

物物熙熙胡為其然蒙神之休乃莫報旃有卹斯珪有量斯幣于以奠之格此精意

太昊位奠幣

卜歲之初我迎春旗孰克侑饗曰古宓戲於皇（後闕）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一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

古詩

和何子應賦不欺室韻

隆興天子開千齡六龍飛天動潛鱗東嘉先生初召對不欺之論驚廷臣誰令浮雲蔽白日脫幘歸來環堵室巍巍烏府憶霜簡凜凜嶠㘭有椽筆魏公眼力無餘子與公周旋豈其死請公細讀不欺銘一字之褒如魯史

讀中興碑

繡綳兒啼思塞酥重牀燒香驅羣胡阿環錦韈無尋處一夜驚眠搖帳拄朔方天子神爲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蟠拏與天齊北望神皐雙淚落祗今何人老文學

題張仲欽所藏隆茂宗畫登瀛圖

老隆已死畫筆枯畫歸天上人間無公從何處得此圖眼明嶺海三歎吁天策上將天爲佚指揮羣龍淸八區褒鄂英衛供掃

除功成告廟金模胡歌童舞女不願渠乃
此數士相爲娱鐵面苦口談詩書直欲措
世如唐虞老隆妙手神所摹蒼頭盧兒亦
數腴祝公歸直承明盧顧持此道補帝裾

題蔡濟忠所摹御府米帖

生前官職但執戟身後一字萬金直當時
雷霆下收拾世間不復有遺逸上清虛皇
手自擇編星爲囊雲作笈流鈴擲火守護
密君從何處見眞跡知君定通玉帝籍太
微垣中賜餘墨龍騰虎卧摹不得想君神

授五色筆江南鈎鎖腕中力釵折屋漏千
態出整整十卷字猶濕光彩激射海爲立
平生我亦有書癖對此懽悅心若失口呿
汗下屢太息十日把玩不得食作牋天公
拜稽首乞我此老生時一雙手爲君痛飮
百斛酒墨池如江筆如帚一掃萬字不停
肘

賦王唐卿盧山所得靈壁石

湘江竹深韶不傳后夔神禹飛上天泗濱
之磬無人編帝敕此寶淪深淵於乎不知
幾千年奇形異質鬼所鑄青虬赤虎遭縛
纆蹙筋怒爪身攣拳自從胡塵障中原神
物變化隨霏煙金聲玉振義不辱六丁徙
置康廬巔靈臺星官未知處但怪寶氣干
霄躔王郎齋居勇淺原飲水泣血天所憐
空山無人下羣仙似夢非夢或告旃捫蘿
獨上果有得失喜而攫心茫然百失挽取
自包裹解衣更買螢兒氊絨扃不肯鄉人
詭知我好古容觀聽焚香再拜妻歎息安
得致之天子前安得致之天子前明堂郊

丘備宮縣調和正聲薦上帝簫勺羣慝收
戈鋋朝廷清明用者哲一律四海歸陶甄
鳳皇來儀獸率舞復古却到虞韶邊是時
賦公筆如椽蘂牋爲草登歌篇

月之四日至南陵大雨江邊之圩
已有没者入鄱陽境中山田乃以
無雨爲病偶成一章呈王龜齡

圩田雨多水拍拍山田政作龜兆拆兩般
種田一般苦一處祈晴一祈雨去年水大高
田熟低田不收一粒穀只今萬錢糴一斛浙

西排門羨豨粥聖神天子如堯湯曰雨而雨暘而暘天公廣大豈有意爾自作孽非天殃

近得一二硯示范達甫笑以爲堪支琳也許送端州大硯作詩以堅其約

范郎紫玉餘半圭灕手作雲雨雹隨龍蛇起陸孔翠飛雲収雨霽千首詩薦以文錦盤珠璣夜光發屋陸翁知桂州刺史書成癡單車萬里日夜馳囊中已無去年錐欠此石友相娛嬉范郎笑我支琳癡忽遣致我重寶齋金印如斗不顧携愛此直欲忘朝飢君行題輿古端溪溪石醜好紛不齊溪邊之人足謾欺須君眼力爲辨之更作萬斛之墨池爲君大書十丈碑

劉倅示崇寧上舍題名翰林其父也

崇寧天子開皇極發揮神謨詔羣辟十八學士天與力攀鱗附鳳才一日翰林尚書古遺直不作三公奄奄安當時盛事列樂石後五十年已今昔今我再拜三嘆息尚有之子似世德不亂其躬且赫奕

黃外卿送棕鞋

編棕織蒲繩作底輕涼堅密穩稱趾帝庭無復夢絲絇上客還同躡珠履我家江南山水窟日日行山勞筋齒感君投贈欲別時布韈青鞋從此始亨衢知子方著脚直上雲霄三萬里泰階歷盡却歸來赤舄一雙應几几

贈張欽州

張家承平四姓侯門前列戟金成丘南來清貧家立壁但有萬卷書滿樓雲山極觀半空寫下有花竹秀而野閉門讀易已三年樂天知命忘華顛我行湘中識此老難兄莫年更枯槁從來戚畹須表勸會聽鳴珂趍朝早衡陽小隱雖深幽去天尺五君無留貂蟬光鎣何足道君必不爲猿鶴羞

賦沈商卿硯

石渠東觀天尺五璧星下直圖書府琳琅寶鎮出三代浩瀚簡編盈千古右文儲硯一百九錮匣珠囊護瓊玖有時清夜發光

怪諸儒縱覿容拜手一收朝蹟歸故園尾
池華管塗突煙夢尋清都故歷歷起憑書
桉空潸然眼明見此超萬石色如馬肝涵
玉質白圭之玷尚可磨湓不拒筆滑留墨
摩挲太息不自已呼兒汲甘爲湔洗天遺
至寶端吾子要與詞林壯根柢子行飛騫
爲時須西清承明有佳除收功翰墨傑乞
我田間自抄種樹書

大雨呈同行諸公

我舡千斛初甚遲上灘下灘風溥之百夫
擭挽才得過水淺舟大行無期同來賓客
笑鈍滯一葉自買如鳧鷖潛波急槳亂蘋
荇瞬息不見飈車馳忽然昨夜雷雨作黑
雲積山風卷壑龍門春漲魚鼈亂牛渚宵
明鬼神惡蓬攤纜斷泊不得客只一身無
颩着長年絶叫客驚起一浪先掀半舡水
囊衣漂盡到巾屨一夜奔忙沙石裹我時
甘寢殊不覺但怪颼颼風到耳起來呼酒
自勞苦水蒲涼生差可喜鄉來笑者今却
悲人生淹速那能知明朝轉柁我舡快喚

客同舡莫嫌隘

吳城阻風

吳城山頭三日風白浪如屋雲埋空北來
大舸氣勢雄車帆打鼓聲諠諠我舡政爾
不得去蹋促沙岸如鳧翁長年三老屢彈
指六月何曾北風起由來官儂多齟齬世
不汝諧神亦爾我愧此言呼使前順風逆
風皆偶然皇天廣大豈有意想汝嗔喜膚
非偏瓶中有粟囊有錢與汝飽飯姑留連

金沙堆

玻璃盆中金作堆苭房桂棟中天開洞庭
無底蛟蜃惡君不喚我那能來旁舡守風
四十日我行昨夜到磊石山頭望君乞杯
珓僮僕歡呼得頭擲二更南風轉旗脚打
鼓開舡曉星落秋光淨洗八百里亭午投
君廟前泊斬牲釃酒報君德君今清都豈
其食聊須醉飽撲舡儂明日依舊行南風

欲雪

欲雪未雪天模胡凍行沙尾鵁鶄呼北風
刮耳立不住更騎鈍馬穿枯蘆兩生憐我

意不鈌江頭三日占檣烏高堂明朝置安輿買羊沽酒償勤渠

鑑湖納涼

鑑湖周圍三百里極目平波清到底荷花歲夂生滿湖人來採蓮唱歌起賀家千頃水雲鄉六月荷花風最涼短楫輕舟來斷續山横曉月正蒼蒼

和沈教授子壽賦雪三首

北風吹來燕山雪十萬王師方浴鐵風纏熊虎靈旗靜凍合蛟龍寶刀折何人夜縛吳元濟我欲從之九原隔東南固自王氣勝西北那憂陣雲結豈無祖逖去誓江巳有辛毗來仗節

又

今年米貴更風雪破屋荒涼吟於鐵道人三日不出門卧聽敲簷竹枝折高吟忽送三十韻覿面未覺千里隔比公也自可憐人家徒四壁衣鶉結君不見漢時蘇子卿窖中齧氊終持節

又

天公作劇巳三白刮面東風利如鐵只今斗米錢數百更說流民心欲折胡兒打圍涂塘北煙火穹廬一江隔陛下宵衣甚焦勞徵臣私憂長鬱結兩晉忍凍不足說我輩何時立奇節

鄱陽史君王龜齡閔雨再賦一首

老農歌舞手作拍一雨紛紛稻花折去年秋田旱政苦史君隨車有甘雨旁州不熟我州熟至今中家有藏穀地碓舂秔珠滿斛老農左餐仍右粥使君行矣伊佐湯緝熙和氣無常暘豈徒一雨潤九穀要為萬物除千殃

喜晴賦呈常守葉夢錫

史君憂民出至誠欲晴未晴天所矜白衣老人無逢迎香火未收東方明指揮六龍扶日行羣陰卷盡見太清女擷柔桑男趂耕熙熙和氣滿春城去年歲事巳如許田頭試聽老農語淛西更着五日雨麦根爛盡種不土

七夕

去年永州逢七夕今年衡州逢七夕往來不敢怨道路迎送但知慚吏卒年年七夕有定時我行屬天那得知東西南北會逢汝但願強健無所苦

謝劉恭父玉潭月色眞石室之賜

玉潭月色冽以清石室千里猶典刑何人遺我雙玉瓶武夷先生翰林卿約束風雨驅雷霆長鯨夜吸川爲傾明朝風止醉不醒扁舟徑度君山青

從張欽夫覔紙

蜀江擣麻色勝玉百金才能致一幅君家入則充棟宇再拜未肯乞纖粟爲君破慳作此詩擔囊揭篋應有時比鄰寒乞忌晉齒君但勸渠送川紙

幽興

海涵大陰日西墜畫角一聲城欲閉柴門關上濯足眠萬事不如高枕睡睡鄉廣大能我容兀兀騰騰興莫窮推枕起瞻河漢曉月明庭竹響清風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素王西狩麟筆削昌斯文茂陵一角歎妙語聞終軍壯哉筆硯間英姿欲拏雲名參龜龍瑞威掃狐兎羣豈獨濡毫端政爾清妖氛會當獻君王玉殿春夜分輸寫胸中奇思波被無垠

諸公分韻躡冒頓之匾落焚老上之龍庭得老庭字

横槊能賦詩下馬具檄草忠義乃天賦勳名要時早龍卧南陽客鷹揚渭濱老當其尚棲遲瘀或輕潦倒風雲會相遇氛祲當獨掃鳳皇翔千仞驚馬顧棧阜士爲一飽謀懸知不同道

又

吳甲組練明吳鈎瑩青萍戰士三百萬猛將森列星揮戈却白日飲渴枯滄溟如何天驕子敢來干大刑嗚呼三十年中原飽羶腥陛下極涵容宗祊甚威靈犬羊爾何

知梟鏡心未寧囊血規射天蒼蠅混蠛蠓
佛狸定送死榆關不須備虜勢看破竹我
師真建瓴便當收咸陽攻爾空朔庭明堂
朝玉帛劍佩鳴東丁八章車攻詩十丈燕
然銘我學蓋荒落尚可寫一本作竟汗青

椰子酒榼

矮胡生南方託家碧山崖採擇供貢篚扶
持上天街愧此慁懿姿欲售久未諧道傍
麴先生風味故自佳逢渠即傾蓋輸寫能
開懷刮削出光彩規繩去欹仳金玉豈足
貴膠漆真吾儕客來有嘉招二士往必偕
婆娑止坐隅供饋煩金釵矮胡雖木強醇
德真無涯虛心實其腹居然外形骸微物
幸見用棄置理則乖毛穎有封國陶匏薦
欽柴大樂起世祠炮燔及根荄稷子自洗
濯勿受塵埃埋暇日肯相從醉經坐高齋

赭山分韻得成葉字

昨日一尺雪今朝十分晴杲日上積雪光
若虹氣升江平鏡新磨地迴玉琢成赭山
有令色令我白眼青借馬屋東家喚客踏

層冰冒貂挾裘茸石路五里平竹樹紛掩
冉珠幢閃霓旌野僧不慣客倉皇門前迎
屋古少宇壁堂虛有危登石上迹宛宛山
腰塔亭亭劫火偶不燒百年費支撐我有
一尊酒高勳得細傾諒非無事飲憂國空
含情長歌盼寥廓歸路已戴星

又

萬生紛不同宿昔有定業哀哉彼遷民苦
事乃稠疊纍纍庭際炊釆釆澗底葉問渠
胡爲來悲淚不盈睫連年避胡亂生理安
可說今年更倉皇匆匆棄妻孥扶持過江
南十口四五活斗米六百錢兼旬又風雪
前時詔書下振廩要周浹聖主甚哀矜我
曹空感咽願今兵革罷復得理歸楫傳聞
菰蒲中相殺血新喋本是耕田農飢寒實
毆脅須公語縣吏早與支米帖

重入昭亭賦二十韻

我本山中人對山輒忻然蹉跎落世網欲
去常拘牽倉廥著珠韈側膃思高騫青絲
絡奔驥攏脫意乃便抑鬱不自聊沉冥向

誰宣長懷照亭山積翠摩青天下有千柱
宮突兀數百年往者雪中游羣峯玉田旋
飛閣出木末下覩春無邊堂中二老人龍
象開法筵炯炯月在空浩浩海納川應庵
默無言妙處心已傳如庵說千偈微辭諦
真詮靜極炷爐熏對床且安眠更欲捐冠
簪一莖寄三椽此志竟不遂緇塵亂歸轍
今朝復何朝却望山中煙縹緲見樓觀鍾
梵聲清圓我携九節筇飛步雲蘿巔

登馬氏永寧閣和朱漕元順分韻

佛宮昔誰營猶挾蓋世氣應衡割據醜稍
識苦空味重簷隱白日隆棟湧金地耽耽
壁間像尚可將千騎鄉來歌舞處荒棘擁
城雉惟此悲願成歷刼更興起橫撞鍾萬
石妙響警昏醉憶當風雪辰玆事實經始
老僧喜成就膜拜願有泚喚客饌伊蒲齋
房頗深邃空巖才跬步不往獨何謂徑携
雙竹杖脚力勇難制繡衣兩使者風誼我
所畏相逢瘴海上此樂豈天惠山林與心
會風月可回施聊乘簿書隙拚此一日費

摩洋水邊石勝處欲專美不用濡染書公
詩即行記

再用韻呈仲欽元順

今時朱仲欽文字有奇氣春幽覩天奧雋
永得古味袖手閱世紛虛心餘樂地那持
瘴野節不從羽林騎埋輪吾宗英補衮五
色雉去年對延英御坐再三起憂民甚己
溺稽古乃心醉天衢行日月發軔從此始
會當紀鴻業我筆墨先泚相期並御詔禁
殿直清邃尚憶此追遊班中語相謂我懷

江湖去初服反芰制閒邊靜成趣岐路險
多畏此事屬兩君它年儻終惠長篇起予
病妙語充法施調高和難工初學慚紙費
郊原春無數風日極清美已遣具方舟重
游更須記

贈江清卿

吾友林少穎讀書不計屋抄書手生繭照
書眼如燭往時羣玉府上直對床宿夜半
聞吾伊我睡已再熟此君抱高節雪栢映
霜竹造物乃兒戲卧病在空谷尚能作手

書寄我成一束我懶更愧弄終歲不報復
令來見江子少頴儼在目不必不如師惟
子肖甚速持身嚴法律自愛比冰玉學官
冷徹骨三月食無肉危坐談仁義口吻若
布穀時能從我游騎馬踏溪渌定自我輩
人骨次不碌碌惟皇開洪業大廈非一木
豈有梁棟姿而令久淹辱頳子益寵珍即
日馬首北我懷山林去掃迹混樵牧躬耕
得薄少持用供水菽稍遠聲利場豈勝萬
鍾祿但恨與子別醉語成諄複因書寄少
頴以寫我心曲

和蔡濟忠天字韻

憶我初識君屈指今七年驄車着駛驥騖
蹇紛爭先謂當對清閑帝席半夜前稍使
修世官復近尺五天如何尚朱紱亦墮叢
海邊前山春色多桂樹午陰圓散策屢幽
徑方舟下長川心目得開明語笑爲芳鮮
但恨暝色至不得窮攀援尚欲夜然犀下
照蛟龍淵清遊渺難繼歸夢蒼山巔須君
接飛帖更叙山陰賢

考試呈周茂振舍人陳季陵國正

腹中五斗棘厭此十日讀紛然湘羅帕猶
作春筍束先生擇法眼一閱不再復探囊
得至寶每出輒驚俗孟公更超絕涇渭飽
渟滀從容了官事繭紙唾珠玉鄙夫聞道
晚衡鑑恐不足冥搜夜無寐慚愧費宮燭
何時即三昧屈指社甕熟秋容日夕好應
到堂前菊

和子雲白蓮

仙人玉步搖佛子白練衣新粧水底明素
手風中揮盈盈夜露光灩灩秋江肥寒月
分好色朝霞借餘輝過聞功德水盡洗幻
化非惟此妙花幢坐受諸天圍鄉來孤山
遊未覺所見稀零落寒草邊相逢故依依
結實須及早要令飽霜威采剝登君盤勿
嫌此幺微

與趙李二同年夜飲有懷石使君

惠叔

佳月久不見忽見如故人清風何方來過
我孤竹君我有一尊酒政爲二子斟會此

風月宵東覺語笑新北城石先生欲喚不敢頻坐上欠此客長懷渺無津南方鳳之徒瑞世五色文鐵石賦梅花一洗瘴海氛臺家須貢珍我欲列九閽且補諫官闕日酌白獸尊

金沙堆廟有曰忠潔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賦詩

伍君爲濤頭妬婦名河津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我識大夫公自托腑肺親獨醒梗羣昏聚臭醜一薰瀝血摧心肝懷襄如

不聞已矣無柰何贊之雲中君天門開九重帝曰哀汝勤狹世非汝留賜汝班列眞司命馳先驅太一諏吉辰翩然乘回風眺迹此水濱朱宮紫貝闕冠珮儼以珍宓妃與娥女脩潔充下陳至今幾千年玉顏凛如新楚人殊不知謂公果沉淪年年作端午兒戲公應嗔

詠雪

東皇携春來爵車載霓裳回風作妙舞雜珮鳴珠璫千官玉笋班再拜稱瑤觴酒罷

各分瑞圭琮粲琳琅浩蕩涵濡恩一笑徧八荒塵垢得湔洗焦枯亦輝光偉哉造化力天地爲翕張功成了不居杲日天中央

題朱元順浯溪圖

去年過浯溪王事有期程夜半度湘水但見天上星平生中興碑夢入紫翠屏已辦此歸時十日窮攀登今朝復何朝忽此短軸橫歷歷眼中見湘山無數青白雲著山腰樓閣秋氣明便欲扶短策下濯滄浪纓主人山水仙妙處心自評元順骨已冷千

載交蓋傾賞音寄幅紙益見忠孝情題詩薺公畫託我不朽名

寄題向彥績史君采菊堂

史君天資高夙昔事幽屛長懷渺丘壑餘習謝鍾鼎東籬羲皇人槁死骨已冷淒其千載後妙處一笑領高堂娛白髮兄弟極整整不須南陽泉壽與日月等

止酒

飲酒見眞性此酒不可止一飲病三日止酒寧獲已飲酒有別腸勸酒無惡意旣因

酒成病那識酒眞味將軍罵不敬次公醒
而狂破面振觸人不如持空觴人言我上
酒似是遣客計但使客常滿客醉我亦醉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四

古詩

昨日極暑今日極寒

昨日火流金今日風折膠昨着練布衣今
衣弊縕袍赤帝與玄冥凛凛隔一宵聊將
擁爐適换此揮箑勞冰炭欲盈懷炎凉不
崇朝幻生過隙駒是身九牛毛等是一寒
暑胡爲自詼嘲萬法從心生心靜境亦消
悟此本來無絺綌同狐貉還當隱吾几試
聽萬竅號

初得愛巖

高巖劃天門仄徑通乳穴隈堆青螺髻巉
嵲白玉闕外有虎豹蹲中恐蛟蜃蟄東榮
俯雷電西出挾日月萬壑生悲風六月不
知熱但覺駭心目未易紀筆舌平生山水
趣嶺海最奇絶洞府二十四未厭屐齒折
晩乃得游此餘地皆僕妾同來六七士嗜
好頗相躡舉酒酹山神慰汝久湮滅

與邵陽李守二子用東坡韻

兩李有佳句冰雪洒肺肝清越石在懸圜

熟珠走盤我家十二樓下俯千仞湍誰掣
白玉瑣借與二子看臨風度長遂齊海爲
清寒御立望九州隘陋非所安便欲馭長
鯤九萬扶搖搏神山在吾牖弱水空瀰漫
回首五千劫不費一指彈絶笑塵中年攜
提與溷灘

奉送李彥國還廬陵

李生來嶺南自挾書一束食篚寄簫寺吃
吃晝夜讀餘子讓頭角文作繇手速小試
不盡能它日眞可卜里中老仙伯曾對玉

堂宿高節老彌厲名蓋斗南北掖垣我畏
友不愛萬鍾祿卷藏一丘下勳業所迫逐
子歸問道要儲作飢歲穀富貴偶然耳吾
欲子金玉

暑甚得雨與張文伯同登禪智寺

老火陵稱金聚作三日熱舟行湘江上蒸
煮到魚鱉黑雲起東北一震山石裂不知
雨來處但見風卷葉銀河倚天瀉高浪舞
飛雪只聽打蓬聲已覺凉意愜岸傍古佛
屋樓殿頗嵯峨不辭衝泥去一看雨脚闊

吾宗紫巖客窮苦志不懾自我來浯溪奔
走已旬浹我懶久廢學愧子來挈挈相携
得偉觀爲子熾然說顧子領話頭吾今指
標月

丙戌七夕入衡陽境獨遊岸傍小寺

七年暑中行道路萬里賒今夕已七夕我
猶在天涯繫舡蒼石根人影散晚沙上岸
是脩竹仄徑如行蛇茅屋四五間往昔佛
所家經禅劫火盡樁觀初萌芽墻壘古瓦

盆僧拔破袈裟吉闍拄杖聲掃地自點茶
何以爲我娛冰雪汲井花一洗十日渴分
凉到臺髮盈盈牛女期不著雨洗車跡星
銀漢動新月玉鉤斜更呼老奚官卷蘆作
鳴笳莫驚潭中龍聊起棲樹鴉

福巖 丙戌七月

行行山益高所見益以奇茭茶南臺寺更
上千級梯道傍古時松閱世心已灰不與
歲月競況受霜雪威路回聞鐘聲寶刹隱
翠微排空寫金碧剜石若棋枰門前兕率

橘劫火昔所遺神龍厭庫陋一炬然枯萁
譚英舊觀還殿柱百尺圍老禪七十餘高
與此山齊大屋貯龍象空巖走金犀齋盂
細細參至味無鹽醯頗聞三生藏中有萬
寶𪗋佛牙舍利湧貝葉旁行稀剖蚌慈相
尊破匣血縷飛稽首所願觀爲洗往昔非
卻尋上山路擬看浴日池急雨忽留人吾
其少須之

湖湘以竹車激水秔稻如雲書此
能仁院壁

象龍喚不應竹龍起行雨聯綿十車輻伊
軋百舟櫓轉此大法輪救汝旱歲苦横江
鎖巨石濺瀑疊城鼓神機日夜運甘澤高
下普老農用不知瞬息了千畝抱孫帶黃
犢但看翠浪舞餘波及井臼舂玉飲酡乳
江吳誇七蹋足蜀暖背僂此樂殊未知吾
歸當教汝

贈黄司法

吾友黄升卿乃是天下士阿翁苦硬節御
史留諫紙辛勤教其子不但爲科第一官

法曹掾整整老胥忌吾行桂嶺南所得但
吾子願渠自愛惜窮達初不計功名儻來
耳期子以千歲

宵征

畏暑倦長道呼童戒宵征三更渡前溪溪
水清且鳴舟人自相喚炬火如疏星俯視
亂石多仰見北斗横微微白露下礫礫宿
鳥驚竹輿出林薄十里月漸明光采散草
木涼意侵冠纓

泝湘江

十日行湘江湘水清而温不療亭午渴却
憶土井渾道傍古刹竿着屋高樹根飛泉
出山腹甘冷冰瓶盆何止解百憂一洒塵
埃昏設供者誰與稽首兩足尊

上封寺

七月十五夜我在祝融峯與世隔幾塵上
天通九重手取白玉盤納之朱陵宫羣山
羅豆登萬籟酣笙鏞盡酌五湖水勸我酒
一鐘爲君賦長言寫向西北風（一作爲君長言諸寫向東南風）

岸傍偶得木犀

天公不求金富媪不復藏居然土同價散
作草木芳英英園中葵一心傾太陽采采
籬下菊令汝壽命康惟此木之犀更貯萬
解香雄姿傲霜雪鱗甲森森青蒼三賢鼎足
立正色凛相望豈比桃李徒紅紫紛披昌
聊息貪者心來上君子堂歲晚從我遊賓
汝兄弟行

王弱翁與余相遇漢口賦古意贈

別

我舡行荆江厭此江水渾比風知人意引

着清漢濱漢濱有佳人心與漢水白涉江
弄秋英嘆容踏明月明月永相望佳人不
可忘期君以千年佩我明珠璫

贈朱遠遊

遠遊何方來峩峩古衣冠袖中三百篇貯
月白玉盤溪清石瀨急雪凍銅壺乾有如
山澤仙外瘠中氣宇便合朱絃彈細着青
瑶刋懷哉人未識飛步江風寒

和張欽夫尋梅

寒梅本無心適與春風期孤根擢歲晚桃
李更媚之取我碧玉壺薦此白雪枝故人
不可寄耿耿空自奇故人隔湘江獨立知
者稀采香正滋蘭忍飢不食薇挐舟許過
我此約不可違江南煙雨村願與子俱歸

黃龍侍者本高見詩

高禪本儒冠誰令着伽黎勞渠千里來贈
我一卷詩句法有源流人物乃清苦不用
追九僧政須越諸祖君家寒巖師令代僧
中龍持此送君行更去問乃翁

題濁醪賦後

仇君在長沙未嘗出門養丹火三十
年不惜分人屢起死又善釀山東酒
李卿寶文所爲賦濁醪也此軸留余
所半載其猶子洪自長沙來荆州求
跋乃書一詩併歸之幸呈似南軒先
生或肯同作

仇公昔釣璜乃得丹竈術閉門養眞火鼷
甓釀新秫酒熟分四鄰丹成活千人窮巷
不改樂一室長如春我知酒中仙歲晚當
得度乘雲見東皇請誦濁醪賦

屢登横舟欲賦不成阻風漢口廼
追作寄趙雷文揚齊伯

已過漢陽岸却望横舟山秀色挹不盡西
風將夢還我昔登横舟最愛漢陽樹横舟
今不見樹色只如故公舟在青冥我舟一
浮萍闌干試拍手我亦同舉酒

棲眞寄南康錢守

憶昔姑蘇臺實與君子別一別已六年音
書闊何闊我行半天下塵土汙須髮君亦
抱嶷棘衣袂洒清血今日復何日相望一

山隔我領通玄府乃在廬山北君官山之
南兵衛森畫戟無由接杯酒但可共明月
作詩付郵筒聊復寄消息

黄子餘自海昏見予於九江欲行
爲賦此詩

昔我初識君乃在潯陽城卻數已十年此
地還見君積雨楚水高落日淮山明我病
不舉酒何以娛佳賓我行不可留明復與
君別悠悠千里情還當付明月

勸范東叔飲

令代太史公四海范氏門斯文十世澤斑
斑被諸孫我識叔西父白玉比粹温今來
見令弟俠氣百馬奔一第凋子耳勿愧而
家尊臨分無多言更酌老瓦盆

留題彭澤故縣脩眞觀

五月閒脩途今日一百里莫投彭澤縣愧
此邑中士古觀官道傍借榻暫少憩折腰
向道士乞我五斗米聊爲奴僕飯明日更
早起一本作借榻容少休高枕度清風以爲客子謀

湘中館

雲去月在沙潦淨秋滿川北斗掛落木西
風送歸船去年過湘中夜半投馬鞭篝燈
洗塵土所見只屋椽雞鳴問前途殘夢亢
擔肩那知闌干外有此山水妍微微清露
溥稍稍明河偏孤光耿自照靜極祈所便
身世兩悠然吾其遂飛仙

中隱

吾家中隱君才比萬斛泉短小精悍姿一
劒當雄邊去年郴州賊俯視衡嶽顚君從
襄陽來孤忠作戈鋋譚笑百雉安淨洗湖

嶺煙謂當麟王勲金印如斗懸言歸遂如
許此意誰爲宣小隱即居山大隱即居廛
夫君奐其中政爾當留連早晩有詔書喚
君遠朝天欲爲中隱遊更看三十年

贈師永錫併簡子西文潛

永錫西方來持論乃據正徒飯不飲酒自
詭作縣令我已識淮父但未見伯渾林抃
三珠樹知是難弟昆上方顧中原有君但
無臣豈有千里足而令走跛跛願子徑入
關請對通明殿此事定在我不必問和戰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四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五

古詩

萍鄉境上有驛傍有老杉餘百本余過而愛之驛無名余名之曰愛直而爲之詩又以告邑大夫趙君公廩曰使繼自今爲令者幸如君之賢也則此杉長存不然將斧斤斯民以自封植於杉何有

此杉已百年林立官道側鬼神所訶護斤
斧不敢迫愛此遺直姿凜凜有正色未云
支大廈聊以蔭行客作詩調令尹爲我驛
壁刻但使杉長存懸知令清白

遊千山觀

朝遊七星巖莫上千山觀東西兩奇絕勢
略領海半長江寫練素疊嶂俯杯案中有
萬雉城鐵立不可玩伏龍起行雨老樹舞
影亂衝風挾驚雷意恐崖谷斷路懸石磴
滑衆客紛駭汗嵌空偶自託發若鳥集灌
須臾便開霽杲日麗清漢卻坐山巓亭容
我烏幘岸長懷付尊酒別語不容判會須

九垓外與子期汗漫

庚辰二月夜雪

夜半雨鳴廊晨起雪暗空不滅臘月寒故作昨日風融銀擁山腰飛花滿裘茸辦此了不難咳唾煩天工纖纖園中花一夕無光容凜凜庭下松巍然兩蒼龍

張欽夫筍脯甚佳秘其方不以示人戲遣此詩

使君喜食筍筍脯味勝肉秘法不肯傳閉門課私僕君不見金谷饌客本萍虀豪世

藉此眞成癡但令長須日致饋不敢求君帳下兒

蒙和答益奇輒復爲謝

齋廚極蕭條晚食以當肉公來共蔬盤留語輒更僕平生懲沸仍吹虀欲了官事渠能癡何時竟作淮南歸擊鮮校獵從盧兒

張欽夫送筍脯與方俱來復作

筍脯登吾盤可使食無肉鮭腥辟三舍棕拇乃臣僕書生長有十甕虀却笑虎頭骨相癡得君新法也大奇且復從游錦綳兒

勸農以湘波不動楚山碧花壓闌干春晝長爲韻得干字

積雨已連月長沙尚春寒今朝定何朝喚客來江干問訊湘西寺霧重江漫漫聊須萬斛舟渡此千尺湍老松如相迎翠落頭上冠却望城中花寶髻垂珠鬟勸農有故事般樂非所安薄晚會春園老稚隨馬鞍彘肩備尊酒呼喚來同盤從容及鄙事爾汝開心肝我是耕田夫偶然此爲官飽不知稼穡愧汝催租瘢願言各努力長年好

相看

陳仲思以太夫人高年奉祠便養卜居城東茅屋數間澹如也移花種竹山林丘壑之勝湘州所無食不足而樂有餘謂古之隱君子若仲思者非耶乾道戊子六月某同張欽夫過焉裴回彌日既莫而忘去欽夫欲專壑買鄰欽夫有詩某次韻

平生交游中此士故耐久不折爲米腰頗

杣斵輪手卜居並東郭草草宫一畝日課
種樹書箋題徧窻牖花草當姬妾松竹是
朋友上堂娱徧親家飯隨野蔌客至即舉
詩典來亦沽酒清溪遶屋角高木老未朽
翻翻荷見背戢戢魚騈首幽觀天所藏勝
踐我獨後不因南軒君兹遊幾時有爲君
便買鄰溪南好岡阜我喜君亦狂呼兒挈
尊卣一洒塵埃胷快若苗去莠夜凉佳月
出人影散箕斗恨我當先歸君能小留否

贈陳監廟

陳子居城東茆屋三四間下有五畝園灌
畦泐清灣松栢充羽葆荷芰作髻鬟再拜
太夫人壽比衡麓慳我早與子遊期子到
孔顔察子意甚眞不與時華斑扁舟漾荆
渚餘子頗謗訕大道甚坦夷勿歎行路難
彼自種荆棘吾寧翦榛菅一醉乗秋風共
此霜月彎

送邵懐英分甯直詩韻人間風日

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寳書得書学
将酒澆君車問君行何如初無十萬錢但
有一束書徃昔千官班渠曾綴簮裾日月
九門隔江湖十年餘老幹久凌刹寒灰費
吹噓今者尺一追問津承明廬蓬萊道家
山紫極帝所居功名儻來爾步武當徐徐
遥岑出疎林淺水行游魚臨分再三囑音
信莫我疎

送張定叟

戊子歲二月定叟如南山行李太怱草問
君何當還敬展南陽阡永慕涕巳潸畢事
却登攬紓子悲悴顔羣峯最高處眼界窮

壓寰紫蓋欵佛刹黄庭扣玄關夜榻藉雲
衲曉窻闞煙鬟野飯薦笋蕨幽尋翦榛菅
酒賤可痛飲詩成要重刪勿作賈胡留闤
人賦刀環歸時買竹鼸小破行囊慳

朱陵洞

黑雲起我趾白雨過山脚卻立朱陵洞一
望紫虚閣神丹吾巳必仙臂眞可握試向
靜處聽空濛有笙鶴

題屏風送裘甫歸臨川

不見巳四年既見還作別贈以墨竹屏況

此君子節歲月不我留玉立空山陰願言無相忘因風時寄音

送道州酒與吳伯承

陽城所臨州酒味猶清醇我病不能飲負此盎盎春髯吳燒苦笋喚客車連軫名酒隨惡詩掀髯一笑粲

葵軒觀笋

葵軒新笋生戢戢水蒼玉脫籜便林立兩輩殊窘束黃梅四月雨念子亦良苦十二鳳凰鳴秋風何處聲

贈尹童子夢龍

長沙尹氏子四歲誦萬言青松一寸長歲晚當摩天終爲棟梁用莫作桷與椽斫根刳其明本瘁末亦顛持此勸乃翁閉門養眞源

一覽亭

城中十萬戶亭脚五千丈小退鴈鶩行却立雲雨上主人心如此坐了鏡中像沙尾是我舡煙波更空曠

睡起

睡起有佳聲蕭蕭竹間雨蒿廬澹無營一榻不受暑微颸入牖來喚起香中縷撫卷忽超然空梁走飢鼠

吳伯承送苦笋消梅用來韻各賦一篇

問訊湘西笋政得夜來雨高標諸枉直餘味良藥苦

又

脆圓供小摘不待四月雨新詩同咀嚼學子心獨苦

戲書贈蘇待問

從公覓此紙欲與蘇待問醉中墨鴉黑北風起雲陣明朝酒醒看爲子傳心印子若不領略取火燒作爐

贈震山主

震公住山年與我共壬子瓦礫化金碧願力一彈指鄉來祖師禪風定月滿天語子義第一飢餐困當眠

春盡日送閑人伯卿次家君韻

早年翰墨場未見心已親筆底三峽流胷

次萬卷春（省試文字過在某房）相從未淹時欲別故
惱人敢賡老仙詩索去不用頻
洗塵贈張立之判官
立之居糟丘胷有萬斛塵歸來卧西窻涇
渭自此分汙泥生芙渠榛墟有白雲莫厭
吏事煩願子清天君
王龜齡賦喜雨諸賢畢和其客行
半月未嘗晴也故於末章云
久旱一雨足高低水平分老農爾何知史
君甚艱勤史君家鴈山出作無心雲四海

方立槁須君來救焚
又
客行苦溪潦道路渺不分十步九掀淬眷
言僕夫勤昔旱欲訟風令雨當誅雲我已
寫綠章擬向清夜焚
入桂堂池上賞蓮納凉
山月半池白水風終夜凉蛙聲作鼓吹芰
製爲衣裳萬里俱遠客三人同一觴但使
嶺海豐此樂未渠央
前日出城苗猶立槁今日過興安

境上田水灌輸鬱然彌望有秋可
必乃知賢者之政神速如此輒寄
呈交代仲欽秘閣
筒車無停輪木枧着高格秔稌接新潤草
木丐餘澤府公爲霖手號令行頃刻願持
一勺水敬往壽南伯
南臺
我遊衡嶽顛路半此歇脚風雷駕飛殿日
月隱傑閣闌千十萬里仰視天一握遂訪
紫虛君歸時騎白鶴

書懷
七夕在衡陽九日在蘄州秋風浩如海我
行尚扁舟破帽不堪落菊花空滿頭醉眼
忽矇若悠然過滄洲
元宵同張欽夫邵懷英分韻得紅
旗字
催月妬纖雲微和扇東風聊持一杯渌共
此千燈紅吾宗延閣英聖學與天通且最
活郡課遂收活國功
又

邵子坐學官今日有詔追道山華竹帛武
庫森戈旗文武要兩有腐儒不足為明年
燕端門舉酒還相思

贈盧司法

逃秦盧博士讀書不讀律江陵法曹椽移
病滿百日燕坐供佛香青燈照繩床肺熱
今無恙（一本今作如）門前春草長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五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六

律詩

進芝草

廟錫珍符豈偶然靈華再見只經年祥開
二室昭貽燕根託同櫨自屬聯上瑞應誠
雖紹至宸衷思孝益增虔微臣願考皇天
意不獻終童效異篇

又

煌煌瑞彩映金鋪元氣回旋即此都太史
連年書盛事近臣更日奏新圖疏宮薦祉

寧虛應玉葉流芳已兆符早晚清塵欵原
廟臨觀敢請駐前驅

某項蒙信陽使君教以邊字韻佳
句伏讀降歎病劬答謝甚緩後不
能奇仰俟斲削

風流追數建安年誰遣朱幡並塞邊舉國
向來儒服少是邦端有大夫賢須公帷幄
收長策著我江湖刺釣舡池閣追涼肯臨
否紅粧翠蓋擁三千

又

百適歸來又一年投身烽火戍樓邊私憂
自笑愚無策制勝懸知國有賢北去燕然
堪勒石西來樊口看燒舡中州更有王夫
子筆陣猶能獨掃千

子雲歷境先遺詩次韻

相風日日問長年鷁首遥知近箇邊別後
情親難過我故家人物更誰賢一尊且對
荒城酒六月林華上水舡小此淹留待追
詔公車歸奏牘三千

送劉伯同侍開府公入覲

相公早勒太常銘康樂當家更典刑槍急
曾看飛鳥過筆精時作換鵝經極知許國
心常赤趍取封侯鬓尚青若到都城見知
舊爲言江漢有浮萍開府九封康樂公

送子雲倅荆州

閲世波流險未涯愛君悃愊静無華高門
自惜聯三戟飛珮何當乞九霞喬木世臣
餘故國采蘋齊女甚宜家君王早晚思前
席會有徵書訪賈嘉

又

荆吴相望各天涯惜别尊前菊未華便放
扁舟衝駭浪要看秋日冠輕霞新詩滿路
分吾子盛業康時是故家好去依劉静曖
瑣策勲行即賜褒嘉

枕上聞雪呈趙郭二丈

上瑞來寧玉壓憂夜聲先到竹窗幽飢腸
已作來年飽病眼聊須臈月收高士清貧
無弊屐故人狂興阻扁舟却思清曠江湄
路鵝兎成車酒自篘

湖上晚歸遇雨

陰雲靄靄草萋萋晚過東湖雨濕衣細柳
含煙凝翠色浮鷗戲水弄晴暉輕舟繫纜
斜依岸釣子收輪欲下磯湖上人家未扃
户兒童蓑笠負薪歸

雨入廬山

夢想匡廬一段奇經行那得雨追一本作相隨
晴來見說山逾好勝處如今我自知虚室
真人殊咳唾卍庵老子白鬚眉並遊三士
風流甚袖手傍觀定有詩皆廬山真人皇甫坦東林長老道顔俱在山中

再和

借（一本作帶）雨尋山故自奇蘇中佳客肯相隨清游端拜史君賜此樂詎容兒輩知暗谷水來鳴雜佩遠峯煙斷出脩眉庚樓百尺江千里遥憶憑高政索詩

郡侯遣騎至山中餽名醞輒呈長句用黃宰韻

山南山北雨生寒竹樹風煙蒼莽間青壁倚天元未見白衣送酒故相關共追蓮社公應許穩上籃輿我欲還後日重來掯一月細扶藜杖覔孱顔

去年正月三日雪霽入昭亭訪應庵如庵二老今年在臨川追懷昔游用寄卍庵韻

蹇驢銜（一本作踏）雪度松林盤（一本作紆）石溪流有令音旋摘白雲濡燥吻更參黃蘗印初心嵐開複嶺雲千疊凍合浮圖玉數尋一夢經年歸去好宦情全薄此情深

卍庵自東林欲還蜀恭以報恩招之大人賦詩勸請再次韻

憶携拄杖過東林掣電轟雷聽法音青壁倚天元滿眼白雲出岫本無心栽眉江嶮公無度法眼泉清我欲尋手種庭前栢樹子孤根應比卿來深

用韻簡天童應庵

敬亭松竹古蘗林二老風流舊賞音樓閣長開太平象鐘魚能洗祖師心別來黃鵠還千里盟在白鷗當再尋却憶西堂大言客只今高坐海雲深

奉陪宣守任史君謁昭亭神祠

緩驅千騎出朝京（門名）喚得春回眼界青旗脚飄風來廟步馬蹄山雪過昭亭極知太守懷忠款端爲君王薦德馨慚愧去年冬十月軍書徹夜聽鳴鈴

又

豐年已卜稻如京雪盡春從草際青竹裏紅旗行點點松間白塔見亭亭暖回宿麥開寒色風約疎梅度晚馨却憶宣城李太白也將詩句掣齋鈴（太白詩云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日）

任守作醮爲民祈福先期而雪是
日開霽
紫府仙人自列眞綠章封事更通神清塵
已作連宵雪不夜潛回萬屋春玉節朱幡
來浩蕩雲車風馬正紛綸步虛聲徹朝元
路便挈荷囊款帝閽
應庵退席蔣山來寄昭亭萬壽三
請不得已而去輒贈長句兼簡蘇
州内翰尚書
逍遥丘壑欲忘年忽作風蝹蜿骨仙鍾阜

恰從三昧起靈（一本作雲）巖重要一燈傳拯知
掃迹終無策且與臨岐快着鞭莫作山林
城市想從來大隱故居廛
又
不寄音書又隔年因師問訊玉堂仙碧油
早覺儒爲貴青海應無箭可傳憶昔綠綸
催喚仗何時沙路聽鳴鞭生涯落莫公知
否準擬松江受一廛
辛巳冬聞德音
帳殿稱觴送喜頻德音借與萬方春指揮

夷夏無遺策開闔乾坤有至神南斗夜纏
龍虎氣北風朝蕩犬羊塵明年玉燭王正
月擬上梁園奉貢珍
又
韃靼奚家款附多王師直到白溝河守江
諸將遥分閫絶漠殘胡競倒戈羣蹕春行
天動色牙檣宵濟海無波小儒不得參戎
事勝賦新詩續雅歌
和曾裘父韻送老人赴鎮九江
勞箭收聲江不波廬山高與天摩向來

只作青鞋計此去無如紫詔何塵滿庾樓
煩翦拂經餘蓮社更摩挲文成本自籌帷
幄不數熙彭戰伐多
上丁齋宿
青衿陪祀憶初年老矣齋居重慨然俎豆
不知幾鶴事牲牢空薦犬羊羶北來被髮
車連野東去乘槎浪接天汲汲兩宫常旰
食受膰歸去淚如川
和總得居士康樂亭韻
尚憶池塘夢阿連當時此意惜無傳蘄車

不障洪河決喬木終隨故國顛柳下猳工
眞得道竹林酒友誤稱賢先生義槩雲天
薄千載叅渠活句禪

寄張眞父舍人

玉珮瓊琚出近班仙槎從此到人間聊須
海内無雙士仕鎮坤維百二關御府應留
霜簡看鄉人休羡錦衣還嗚呼國步艱危
日補袞懸知欠仲山

又

投分平生不數人憶陪文館笑談新貧中

筝樹看成拱荆府詩筒迹又陳巳恨别離
空歲月那知解后亦參辰古來命駕須千
里薄宦區區愧此身

中秋覩月齊雲樓用孫昌符韻

玉宇無塵夜氣清銀河徹底素波明人應
好月同千里身在高樓近一本作接五城丹桂
定知憐我老綠尊何惜爲君傾建章鳷鵲
當年夢便欲凴空上玉京

題魯如晦通隱

先生早結社中蓮覆錦凴熊亦偶然不向

江湖忘魏闕故應山澤有儒仙十洲便署
登瀛士三徑難留避世賢我亦經營一丘
壑問公先乞小壺天

同胡邦衡夜直

蔡用高名二十年敢期丹地接周旋先生
義與雲天薄老去心如鐵石堅夢了瓊崖
身益壯煙銷金塢臭空傳一尊莫惜空相
屬宮漏穿花夜色鮮一作月滿天

雪晴成五十六字

烏烏聲樂作初晴日到南窻氣象新天接

瓊瑤三萬頃樹明組練五千人巳從炎海
消陰氛盤更與神皋洗戰塵曾侍嚴宸知帝
力隆興借與萬方春

將如會稽寄曾吉甫

起居一代文章老闕寄音書恰二年詩債
未還緣懶拙宦游如此竟疕顛會稽舊有
探書穴賀監應尋載酒船我欲從公留十
日問公乞句手親編

過昭亭哭二弟墓

陌上春風久矣歸墓頭衰草正迷離白頭

未扙三年淚黃壤長埋短世悲憶昔追游常並轡只今獨往更題詩兩兒二弟俱冥漠顧影伶俜欲語誰

贈邕州滕史君

千騎東方白玉鑣十眉環坐紫檀槽安南都護來鰲禁建武將軍握豹韜瘴雨蠻煙驚鼓角朔雲邊雪滿旌旄夕烽不到甘泉殿尺一徵還近赭袍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六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七

律詩

齊山

江山平遠三千里水石嵌空二百巖地闢天開成洞府峯回路轉有精藍九華卻立纔堪倚萬井橫陳我所監欲賦齊山無傑句夢中危壁尚巉巖（一本作堤上巉巖）

夜讀五公楚東酬唱輒書其後呈龜齡

同是清都紫府仙帝教彈壓楚山川星躔錯落珠連緯嶽鎮岩嶢柱倚天宮羽在縣金奏合驛騮參隊寶花鮮平生我亦詩成癖却悔來遲不與編

薦福觀何卿（麒）壁間詩對之悵然次前韻

金華老子定臞仙翰墨文章徧兩川遺迹已驚風落木高名依舊日行天人間易得朱顏老寺壁空懸玉唾鮮欲繼三賢歌薤露嚴詩杜集儻同編

再用韻作五公詩

公如韓子定飛仙更喜門人老玉川莫說
詩筒頻度嶺即看侯舟去朝天飛龍位正
雲霄近集鳳樓高采色鮮我欲扁舟君記
否但教歸去雜民編
蒙侍御丈再用韻作送行詩走筆
和荅追放舡不暇工也
憶曾總領道山仙自挽狂瀾制百川廷策
萬言功蓋世臺評三上力回天楚東勝喜
詩郵速天北催頒詔墨鮮老我江湖堪野
史看公勳業手親編

龜齡携具同景盧茹叟餞別於鷹
福即席再用韻賦四客詩
使君領客訪金仙小隊旌旗錦一川我欲
采芝非辟世公當立極要擎天詩聲政聲
容傳葉僧律何嘗禁劇鮮一笑番陽逢歲
孰問公鐘磬幾時編
登清音堂其下琵琶洲也再用韻
夜橫霜竹發遊仙曉到餘干月滿川山遶
樓臺欲無地水環洲渚更連天明霞一抹
朱紱直芳草分垂綠綬鮮却憶洞庭張樂

地石鐘浮磬定同編
餘干趙公頊賢宗室也魏公題其
堂曰養正且爲作銘取易頤之義
刻碑堂上予過之爲賦詩
眼裏紛紛不要同從教三徑滿蒿蓬肯來
與子談周易此去何人識魏公家近星辰
雙闕北身居煙浪五湖東清臺有日占雲
氣一丈豐碑夜貫虹
雞籠福地在歷陽將至豐城望一
山宛然感之賦詩

黃芽白葦徑才通忽見晴嵐掃翠空從吏
只令俱蚤户仙山何許是雞籠逢人漸覺
交游少問路仍行盜賊中自是麁才合麁
使瘴鄉那得便途窮
午憩道傍人家
一崦人家竹樹涼午陰深處著胡床石泉
政似煮茗沸稻花已作炊秔香夢到家園
歸自好起尋官路去何長塵埃滿面迎西
日底處青山是故鄉
入清江界地名九段田沃壤百里

黄雲際天他處未有也

野水瀰漫欲漲川稻雲烘日更連天定無適粤千金橐可買臨江九段田黄犢眠邊高樹蔭白雞啼處遠炊煙此中若許投簪紱便老耡耰卜數椽

題吳城廟

乞得東歸一信風敬持牲酒扣靈宮千尋石磴蒼藤合百歲神倉赤膚空廟有神倉每過覆舟則赤氣起浥浥午陰移岸樹蕭蕭凉意滿舡篷杖藜更作僧坊去借壁題詩却未工

呈樞密劉恭父

鼎席方虛望已隆上游那得更煩公敢言兩鎮成交契自是孤根累化工舊弼新開元帥府閑官且領太平宮歸家淨洗如椽筆準擬燕然勒駿功

子功補之遠送海錯甚珍

白蜑烏羊見未曾青蛇赤蟻當常珍忽驚海物來登坐能致南烹有故人萬里漂流憐逐食百年飛糲愧嘗新新芻恰趁來時熟細酌梅花雪片春

張仲欽朝陽亭亭在建康

便合朝陽作鳳鳴江亭聊此駐脩程南瞻御路臨雙闕東望仙家接五城日上白門兵氣靜春歸淮浦暗潮平遥憐莫府文書省時下滄浪自濯纓

次韻

明年余爲桂州仲欽以常參官十六人薦爲廣西提點刑獄公事又明年余罷去仲欽直秘閣代余蓋仲欽常遊朝陽巖而樂之於余之行也仲欽置酒巖上諸侯賓客咸集顧不可以無語乃賡建康之詩以記余與仲欽事契如此爲嶺表異日雄觀云

空巖相望一牛鳴不要郵籤報水程天接海光通外徼地連江勢挾重城絲綸疊至龍恩重繡斧前驅瘴霧平鳳閣鸞臺有虛位請君從此振朝纓

又

飢腸得酒作雷鳴痛飲狂歌不自程坐上波瀾生健筆歸來鐘鼓動嚴城不應此地

海濤業盡與吾君致太平伏櫪壯心猶未
已須君爲我請長纓

送張司户還蜀

似向川人有夙緣交游存殁最多賢今年
初識張公子六月還尋上水舡萬里親庭
心已到一杯别酒意空傳西行賸有新詩
句寄我應書十樣牋

和仲彌性煙霏佳句兼簡貳車

收斂經綸寄一麾戲分風月與煙霏醉餘
綵筆三千首老去簪官四十圍露菊漙秋
催落帽蠟花推夜照更衣登臨縱好難留

滯白髮雙親待汝歸

又

引手星辰逼太微濫胷雲物散空霏莫山
好處青成案秋月明時雪打圍竹洗佳人
千點淚荷飜仙子六銖衣西巖定有漁翁
宿障雨攔風不肯歸

庾樓和林黄中韻

九月扁舟下水風一尊佳處與君同眼高
四海氛塵外詩在千山紫翠中傾坐只驚

談屢白踏筵不怕舞衫紅樓頭今古無窮
事醉倚胡牀月滿空

高遠亭和林黄中韻

簷楯飛翔入太空下窺廬嶽最高峯亭如
峴首應遺愛詩比西湖欲亢宗天上喚君
從此近酒邊着我幾時重憑闌欲去仍回
首誰與佳名自點胷

與同僚十五人謝晴東明得淵字

靈光便滿恒沙界大士重來七十年秋入
郊原成樂歲風隨簫鼓散香煙定知蘂榜

安三密更遣蛟龍閟九淵太守憂民但逃
責所祈畢至有群賢

釋奠

又領諸儒欵泮宫車書同處禮應同栢庭
老影留江月竹屋寒聲作社風坐客語殘
香一穗候人催起鼓三通歸來稅冕仍分
肉更覺休官興未窮

風雨石首星同行寄荆州僚舊

昨日離筵酒未醒今朝風雨暗江亭近人
積水春全緑隔岸荒山夜却青野吏衣冠

行木偶客舡燈火散踈星寛程且作三旬
約要看廬山紫翠屏

江行再用前韻

澤畔行吟我獨醒歸程不計短長亭西風
送浪頭頭白芳草隨人段段青昨夜踈蓬
猶窘雨今朝嚴鼓欲侵星無人去喚華容
宰畫我江行作小屏

次韻黃子餘

縮肩得句極酸寒何似黃郎咳唾閒少日
曾經諸老學傳家自有祖師關詞林根柢

令誰在振古風流要力還我老故應無用
此因君猶欲更睎顏

去臨川書西津漁家

作客臨川又一年却尋歸路淺灘舡宦游
到處眞聊爾別恨何須更黯然夾道長紅
慚父老繞城濃碧記山川無端此地成留
滯定自從渠有宿緣

將至池陽呈魯使君

珍重池陽魯使君忘年交契獨情親江山
佳處公開府風雨來時我問津翠遍簡與

松徑合綠隨秋馬稻畦新東歸勝作登臨
好病怯詩腸故惱人

上元設醮畢作長句

綠簡朱書自叩眞復爐香霧晚絪緼雪花
便作茶花白春色還隨月色新江漲不憂
堤萬丈年豐何啻粟千囷微生只擬休官
去拜胙歸來吉夢頻

齊安郡夫人挽章（戚長主之孫女楊子寬之內子）

儲祥吳越王家子媲德蓬萊閣上仙湯沐
幾年開大國笄珈長夜掩窮泉鸞臺曉月
悲塵鏡鳳軫春風泣斷絃木落荄枯何限
恨藁砧應賦悼亡篇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七

律詩

賀郊祀 并序

臣恭惟 皇帝陛下飭躬齋精祗見郊廟神靈昭荅符瑞紛委臣猥叨奉引與覩熙事竊慕天保歸美之義昧死再拜上郊祀慶成詩一章句格淺鄙不足以鋪張鉅麗垂示無極臣不勝恐懼惟 陛下幸赦

漢統千齡接虞衡七政齊德馨天自饗容稷古猶稽與衛鈞陳比衣冠觀闕西景靈宮在圜西之雨先清道蹕寒避禮神圭給事中周麟之實進圭爲臣言圭之溫手不知寒蓋和氣之所聚方士朝仙仗是日有異人迎駕于道左宮垣挾御堤廟芝楹疊璧去歲靈芝又生廟楹帝樂字連奎始用御製樂歌虛次尤祇慄不御小次懷覲極慘悽自徽宗室還復泣帝泣雷淚不已珠旒依玉色爤炬映璇題兩相初扶翼崇壇六降隮粤初卜郊及今六郊上儀於是方備二相高靈森欲墮諸福應如携燎夜壇三燭凌霄甲萬犀宗藩申實酌杪檢護金泥奉引星辰爛旋歸錦繡迷端

門臨五鳳步輦駐雙霓日照雲裳委風含絲管低和聲翔四表嘉澤浸羣黎盛事真寥廓微生荷獎提侍祠叨執爵著籍繆通閨異寵何由報孤忠誓不睽裁詩獨慚晚猶得並鳧鷖

送顔廷藻歸三衢

歲事今如此公歸意若何倚門親望切傳舍客愁多羨識當圓石仙游看爛柯一科須俯拾五字要長哦

送郭遐齡 喬年

去從公府辟不爲故人留國士眞如此臺家合見收聲名早多誤功業晚方優不必毛錐子相期定遠侯

次家君韻

栢禪工立雪松壽不凋寒筆底波瀾壯胷中宇宙寬登車慵攬轡投檄願休官四海英名滿懸知袖手難

又

憶昔金門直通班玉殿寒風雲黃道近日月太虛寬法錦羅千仗宮花覆百官江湖

歲將晚未覺報君難

題玄英先生廟 方干

木老參天直江清白日閑先生元不死遺
廟亦空山文采雲仍似風流正始間平生
子嚴子高處得追攀

謹和老人貽具圓復之什

儒名參墨行詩律傲宗風老去能從我生
來未識公據梧心已死行李歲將窮應見
維摩詰天花結習空

和王景文

陸行忌豺虎水去怯風波世路險猶爾客
中愁更多吾生眞漫與天道合如何千古
興亡意臨風一放歌

又

斯文到之子砥柱閥頹波致主規模別傷
時疾疢多大臣譏賈誼逆旅欠常何無路
排閶闔聊當扣角歌

又

王師行六月淮海靜無波元老前籌密諸
軍捷奏多西風向蕭瑟北顧要誰何聞説

收兵後謳吟雜雅歌

邛事簡蘇廷藻著

落日邊書急秋風戰鼓多私憂眞過計長
筭合如何盡斂清淮戍仍收瀚海波棲遲
一尊酒幽恨滿關河

和韓中父

天入南郊白雲連朔野昏殲臣開盛府殤
虜哭新冤閫道通軺傳何當拜寢園荒寒
歲將晚愁絶更堪言

又

東鄰子韓子憂國忘晨昏也作漳濱卧誰
招楚些冤舊勲留幙府新渥到丘園家法
傳來久遲君一盡言

東垻

圍城朝送客東垻晚留儂浙近風煙好春
回港汊通北來愁亂轍南去喜疎蓬不是
趨朝市松江學釣翁

過建德

古縣依山住肩輿帶雨來閭閻無地着巖
壑有天開野驛編青竹公庭砌碧苔傳聞

長官好小泊亦佳哉

龜齡侍御以番陽士子之意作五峯亭且賦詩某敬和

廬山眞面眼秀句憶東坡但道佳名易懸知得士多雲霄身已近星象手能摩太守文章伯風行水自波

過嶽麓見子雲題字偶逢來使因寄二詩

籍甚韓公子情親我弟兄星沙逢驛使嶽麓見題名共作三年別相望五日（一本作十日）程湘江接淮水寄與濯塵纓

又

故人應問我客裏定何如馬鋪爲行館雞栖是使車四郊多賊壘五箇欠兵儲此去無來鴈因人數寄書

送劉子思

送客古城東陰晴一日中舊憐杉桱碧新喜荔枝紅香火菱祠冷魚鰕小市空明朝萬里別今夕此尊同

月夜與蔡濟忠曹公會汎舟白水

東歸

一舸駕長風銀河此路通波光連月白燭影到江紅五嶺經星外千山颶霧中不知今夜賞更有幾人同

鹿鳴讌

明庭下温詔方岳貢羣賢巢鳳山中客栖（一本作騎）鸞地上仙魚龍回夜水鵰鶚在秋天添種家鄉桂歸途快着鞭

訾洲即事

一雨便清凉風回百草香雲山米家畫水竹輞川莊僧賦綱新帖墻榛斬舊行歸鞍乘晚霽空翠藹輕裝

罷歸

親老難爲住恩深許放歸北行湘水闊南望瘴煙微兵衛收門戟征塵上客衣遥知六七月喜氣滿庭闈

罷歸呈同官

去年秋七月我犯瘴煙來賦少畬田熟徭歸驛路開上恩均雨露孤迹逐蒿萊想像山中趣參差屐齒苔

又

嶺水常時急蠻山是處高户輸無翠羽溪瘴有黄茅游子歸鄉國斯人滯冗曹臨分那忍別風裏鬢蕭騷

贈江清卿

嶺海適相逢經年颶霧中官閑詩格進祿薄俸囊空子昔南征鶴吾今北去鴻江湖渺何許聽唳九霄風（一本作一翮鵠丝風）

過靈川寄張仲欽兼贈王令尹

塵沙行半日煙火是靈川縣只三家市渠

通十斛舡官空無見俸稅重有荒田太息王郎子棲遲欲四年

滑石

重來滑石鋪爲愛碧泉鳴古梵答花澁虛簷桂月明喬林通夜氣寒竹動秋聲客裏清凉地悠然一振纓

興安

提封連嶺海風土似江吳仙去山藏乳商歸斗筭珠劭襃多樂歲厲俗有通儒已過炎關了吾行且緩驅

炎關

驅馬度炎關身經瘴野還稍餘衣帶水已盡劔鋩山海月隨人遠湘雲似我閑不須占紫氣游戲且人間

蒸霞谷爲曹公會賦

見說蒸霞谷連山只種桃補成天五色散作佛千毫月底羣仙下風前細（一本作綠）仗高期君成美實歸獻赤霜袍

登瀛橋爲曹公會賦

從此上瀛洲虹蜺晚未收濟川誰作楫浮

海不乘桴弱水三萬里五城十二樓讀書攀王府風袂揖丹丘

丙戌七月望日自南臺遊福巖書留山中

乞我一枝筇經行又別峯水流仙界葉風落化城鐘錫去泉無恙車行石有蹤卻憐磨衲老曾見兩儒宗（自方廣南臺主僧萬致一能詩呂紫微江内相昔皆指授）

和萬老

歸途正逸邂此地更淹留落木千山夜空

江萬里秋聊爲無事飲莫賦畔牢愁明發
催舡鼓風颿過橘洲

再和

吾行聊復爾𠑽𠑽賈胡留天入星沙晚風
連夢澤秋未容詩作祟政要酒澆愁明月
無人伴携君鸚鵡洲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八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九

律詩

三塔寺阻雨

塔上一鈴語湖頭三日風蒼山在煙外高
浪與天通市逈薪芻少僧殘像教空不妨
留滯好且看夕陽紅

又

倦客三杯酒高僧一味茶涼風撼楊柳晴
日麗荷花鐸語時鳴塔漁歌晚釣槎停艫
快清憩步穩襯明霞

過湘中得詩僧萬致一於書無所
不讀非苟得詩名於僧中者余欲
與俱還吳中而萬家洺溪將結草
庵其上送余至湘陰復歸作四十
字以別

別去太匆匆回舡夢澤東擬尋行脚路怱
遇打頭風梵網威儀在天花結習空它年
三百首吾爲子流通

欽夫子明定叟夜話舟中欽夫說
論語數解天地之心聖人之心盡

在旵矣明日賦詩以別

江北我歸去湘西君卜居誰知對牀語勝讀十年書不飲清無寐來朋樂有餘明朝千里別審處幾曾疎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珍重清江掾相從五見秋炎涼無改節夷險有忠謀蓮幙開新府蒲帆漾小舟淒然洞庭野別意與川流（一作滄洲）

黃陵廟

百世黃陵廟淒涼屋數間只憐斑楚竹那記赭湘山訪古韓碑在徵歌屈些閑虞舜更堯女莫入（一作作）水仙班

磊石

鼓發磊田市帆收磊石山冰紈六十里煙鬟兩三鬟天氣水雲合人家罾網閒晚來風更熟別浦棹歌還

黃州

平生聞赤壁今日到黃州古戍參差月空江浩蕩秋艱難念時事留滯豈身謀索索悲風裏滄浪亦白頭

東坡

繫舡着西日曳杖過（一作到）東坡暗井蛙成部荒祠烏作窠老仙騎鶴去釋子飯牛歌興廢何須問斯文自不磨

過蘄口六奉寺丞仲文親帖之貺今早本約來陳店復勤千騎至冶塘所以招迎之意甚厚感歎不已賦此爲謝

故人經歲別連日幾封書不識江頭路仍迂長者車追參空幕府牽挽到賓除太息交情薄多公不我疎

臨發再和

水落魚成塞風高雁欲書公爲東道主我滯北轅車邊障無傳警朝廷有拜除江干便迎候此別未云疎

送仲子弟用同之韻

淒然鴻雁影晚歲索衣裘惜別湘江夜歸程楚甸秋極知違定省不敢更淹留明月今攜處無言只是愁

送謝夢得歸昭武

莫吟青玉案恐弊黑貂裘國步艱難日人
間浩蕩秋不須烏工往且作賈胡留後夜
回春閣淒然一段愁

和欽夫喜雨

佛刹起香雲高低一雨均使君心未已閭
老句還新喜入村鄉樂涼生甕㽅春莫嫌
知稼穡我是種田人

詩送荆州進士入都

人才收楚産賓薦謹周官就日三吳近披
風七澤寛解包珍貢入琢玉寶光寒簇仗

春旗裏看君策治安

城西晚步呈王亮采

城西行半日佳客偶相隨古寺尋脩竹荒
園讀斷碑三杯午時酒一簇晚沙旗春色
從今好重來未可知

壓雲亭

登臨多好處第一壓雲亭水作高低白山
分遠近青人家半煙樹客柁蒲春汀賸欲
留連晚歸時更摘星

玉淵亭

夜投寶覺寺徑上玉淵亭峽束千崖水天
分一段星神光行熠燿空翠互青冥雄觀
兼幽趣悠然寄獨醒

簡寂觀

瀑水流紅葉荒祠瑣翠微紫霄人不到白
鶴事全非苦笋今年少黄冠竟日飢摩挲
石龍柱竚立爲歔欷

皇甫坦所居

石側疑無路峯回別有天神泉通玉海帝
畫麗奎躔紫闥雖重到青瑶部未鐫直須

香案吏爲寫白雲篇

出郊

楚霧侵衣潤湘江到眼明春連嶽麓寺花
蒲定王城佳客眞如此天公却不晴空濛
殊可意沙濕馬蹄輕

酬朱元晦登定王臺之作

海内朱公子端能爲我來譚諧㴱今古懽
喜到輿臺日月何曾蔽風雲會有開登臨
一盃酒莫作楚囚哀

吳伯承生孫交游共爲之喜凡七

人分韻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

看定何如共得啼定字

得孫當賛喜喚客便分題樓鼓方行夜天星恰照奎熊羆通夢寐孔釋自提携湯餅那應晚吾來爲止啼

又

吳郎薄軒冕市隱室垂罄兒孫忽成行乘除乃天定我女才三歲此事當退聽勝欲便敲門積雨道苦濘

贈王茂升

薦士移書早論交識面遲寛行十里路細讀百篇詩句法能如此胷中定自奇不嫌知己少莫厭此官卑

秋日郊居

秋日郊扉樂心閑景趣閑風生疎竹裏雨在片雲間蹺港聊通水關門不礙山殘書讀未盡飛鳥暮雲還

中秋書事

江月清光冷波亭夜色奇流螢翻露草倦鵲遶風枝素魄不長滿故人頻語離有懷千里恨若爲一杯辭

請說歸休好

請說歸休好扶行白髮親訪醫無遠近買藥辨新陳索酒兼鄰壁要賓盡里人短長無不可且得是閑身

又

請說歸休好從今自在閑新除疊黃紙舊隱接青山竹遶披風榭蘆藏釣月灣田間四時景何處不開顏

喜歸作

月地參差影風簷取次花酒爲春主宰貧是老生涯湖海扁舟去江淮到處家扶持兩仙伯丹鼎絢彤霞

故年家姚公挽章

世德方隆報君恩未及封起家惟子好弟壽竟誰鍾無復時中聖遥憐不和春隻雞吾阻往抆淚睇喬松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九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

絶句

殿廬偶成

簾幙垂垂燕子風宮花春盡翠陰濃日長
禁直文書靜寶篆時時一拆封

和劉國正覔雌黄

劉郎家具少於車只有詩囊未厭渠乞與
丹鉛將底用點勘腹中行秘書

又

蠶歲敧斜落傑句清似秋月横蛾眉口中

雌黄蓋天下聊欲教我煩新詩

蠟梅

滿面宮粧淡淡黄絳紗封蠟貯幽香遥憐
未識春消息乞與一枝教斷腸

次韻左舉善木樨

想見秋花插滿頭遥憐不負此山遊一枝
併與詩筒鎖氣壓西湖萬斛秋

以茶芽焦坑送周德友德友來索
賜茶僕無之也

帝家好賜香雲龍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
家山供小草猶堪詩老薦春風

又

仇池詩中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行鑚餘
權倖亦及我十輩走前公試烹

蘄春道中

霜淨波平水落灣我行正在畫圖間簾鈎
不用怕風日且看江南江北山

次江州王知府叔堅韻

說河不救癡兒渴砥柱乃障頽波流庾公
樓中三昧手何時歸侍殿西頭

又

霜餘江北山如畫歲晚家鄉稱作京萬里
公方黄鵠舉扁舟我自白鷗盟

又

今朝放纜好天色過午忽作打頭風却望
江州纔十里我船且繫蘆花中

又

廬山突兀上霄漢使君豪氣與相疇廬山
雖好不足戀歸矣當爲蒼生謀

又

連城鼠璞不足唔千金敝帚誰能疇只今
機會不容髮願借前箸君當謀

又

谷簾釀酒極清美風味大似主人翁我有
一尊正傾寫却思煙雨庾樓中

又

何人列屋閉嬋娟憶對清歌重慨然一笑
相憐窮相眼謾撩詩思入愁邊

又

經行有恨是陰雨不見香爐生紫煙安得
草堂容一榻聽松聽水日高眠

道間見梅

寒女生來不解粧天然玉色照孤芳疎籬
茅舍無端恨故有幽人與斷腸

題定山寺

蹇驢夜入定山寺古屋貯月松風清止聞
掛塔一鈴語不見撞鐘千指迎

又

千山蒼茫月東出萬木擺搖風怒號幽人
隱几撫羣動清燈明滅爐煙高

昭亭食柑

一雙分我洞庭秋梨棗傍觀不那羞喚得
風霜回齒頰夜尋清夢五湖舟

和如庵

厭聽諸方三昧禪却思夜雨對床眠欲知
千偈如翻水看取朝來綠漲川

又

不談世法不談禪徹曉齁齁一覺眠箇裏
神通元不小回風急雨震山川

又

朝供爐香夜供燈閑來落得困瞢騰如庵
許我參堂去長作昭亭粥飯僧

又

一燈分作百千燈光徧河沙正鬱騰稽首
應庵休揀擇直須傳與在家僧

又

道人受偈自然燈筆底光芒夜夜騰詩成
十手不供寫鑿齒敢對彌天僧

又

飛蛾撲撲誤占燈火色何人要上騰我巳

澹然忘世味蒲團紙帳只依僧

楓橋

四年忽忽兩經過古岸依然翠堵波借我
繩牀消午暑亂蟬鳴處竹陰多

題西湖可賦軒

風光獵獵上烏巾不那西湖爛熳春借我
繩牀對脩竹爲君一洗軟紅塵

題胡敦約山行圖

松行石磴兩崎嶇此去長安路更迂底箇
官儂強健在葛巾芒屩自騎驢

從張唐卿乞韭黃

雪壓畦蔬僅手皴度郎多日欠常珍懸知
旅食初無恙窖裏黃芽借得春

送紙衾韓中父

韓郎香盡諸緣絕壞衲篝燈供佛熏乞與
紙衾綿樣暖撩撥醉裏夢紛紜

又

了知夢境皆虛妄妄念常從夢處開取子
道心因此夢夢成還我紙衾來

再用韻

雪中紙衾有奇趣煖香夜作椒蘭熏毗耶
丈室本無病天女爲散花紛紜

又

雪花如席風色惡擁被圍爐門不開我亦
窮閻車馬絕一杯相屬望君來

將至宣城和壁間韻寄王宣子

一笑歸來見在身倒傾江水洗緇塵騎驢
緩緩東風裏知有工夫展故人

寄當塗王守叔堅

隔江燈火夜深明見說江城犬不驚點虜
頭顱當獻社使君胷次有長城

隱靜覓杉株

舊聞隱靜庭前栢虎嘯龍吟三十秋我亦
經營一丘壑無根樹子却須求

題夏氏莊

平湖漠漠雨霏霏壓水人家燕子飛欲向
湖東問春色杏花無數點征衣

舟中即事

夜行水淺舟難進月白林稀鳥易驚老去
不堪霜露力尊中微覺似多情

小憇孫氏竹軒觀諸公詩

開軒種竹仍留客想見此翁強健時借我
繩牀小盤礴爲君試讀壁間詩

又

種竹主人今白髮題詩客子半青雲比來
南去何時了風月依然只此君

王龜齡遣妓送酒賜詩走筆爲謝

不復襄王夢裏雲紛紛縞袂與青裙鳴鞭
枉送齋中釀病徹杯觴欠薄醺

與薦福

湖上童童百畝陰丹樓碧閣照清深不嫌
歌板相喧聒要見桃花印此心

豐城觀音院有胡明仲范伯達汪
彥章諸公題字

中興人物數諸公遺墨淒（一本作依）然野寺中
欲訪英靈無處所獨揺蓬鬢立西風

入桂林歇滑石驛題碧玉泉

百折崎嶇嶺路頭一環清駛石間流須君
淨洗南來眼此去山川勝北州

明年重過次韻六言

世事風經兩過此身遇坎乘流折腰不爲
五斗轍環或徧九州

和都運判院韻輒記即事

登臨不但爲山水王節政爾觀民風因君
引我看勝處詩在千山煙雨中

又

平生烟霞成痼疾置在朝市殊不宜夢尋
歸路向何許淮南小山生桂枝

又

先生名字帝所識三節在道已相望早晚
鳴珂朝玉闕朱衣正在殿中央

又

便建油幢上木天棨陰元不用蒲鞭南州
小試調元手國步多難政要賢

又

綠蓑青笠舟一葉黃麻紫誥言如綸君扶
日月行黃道我向江湖作散人

又

盆池雖小亦清深要看澄泓印此心不嫌
蛙黽相喧聒夜靜恐有蛟龍吟

又

君詩我續貂不足曹鄶大楚非匹儔要知
二人唱必和異日盛事傳中州

敬謝經略秘閣餘甘湯

甘言誤我三折臂良藥爲洗五斗腸欲知
苦過味方永請試君家肘後方

又

此老才堪上諫坡南州留滯意如何還將
苦口嗣英主盡國懸知藥籠多

德慶范監州以子石硯龍假雖小
而奇戲作

曾侍虛皇玉案前夜書蠻紙筆如椽莫嫌
此石規模小一寸玄雲萬斛泉

又

端溪別駕極風流白璧明珠不暗投笑我
支牀已多許須君隱几更冥搜

以水仙花供都運判院

十月西湖冰齒涼梅閒松下小齋房幽芳
靚色天爲笑落莫南來也自香

又

瘴土風烟那有此却疑姑射是前身冰肌
玉骨誰消得付與霜臺衣繡人

再和

雪屋因君發妙思作歌可比漢芝房根塵
已證清淨慧鼻觀仍薰知見香

又

玉壺寒露映眞色霧閣雲窻立半身可但
淩波學仙子絕憐空谷有佳人

和仲欽題粉巖

一麾麾我欠追從悵望千山紫翠重忽向
郵筒得新句知君正在碧蓮峯

仲欽寄民爲重齋詩和答

齋中寒日影瓏葱齋外參天十八公二十
四州民樂否莫教一物怨途窮

又

玉節南來兩使星埋輪折檻有家聲不嫌
齋榜民爲重去國當時一葉輕

又

德意丁寧到綠林都捐刀劍作齋民皇華
入奏天顏喜趣得朝元第四春

又

行邊使者幾時回寄我清風欲滿懷已把
十詩鐫樂石為公滿意落新齋

又

蠻烟瘴雨侵行李每向南雲有所思定自
為民忘涉險請君細讀寄來詩

贈珪老求竹

東窻便種千竿竹准擬清風六月凉傳語
報恩珪長老相煩去作竹街坊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絶句

偶得四月菊以奉提刑運使

午陰籬落小裴回底許清香鼻觀來定自
霜臺風力峻故教霜菊暑中開

又

金縷裁衣玉綴裳掃除瘴暑作秋香一杯
擬做重陽賞更借西風一夜凉

偶得新茶獻提刑文既壽北堂太
夫人亦可助齊眉之餉也

龍焙新春出尚方細官佳句揔堪嘗遥知
舉按齊眉處再拜萱堂壽未央

鄭義寧送蓴菜

我夢扁舟震澤風蓴羹到筯晚盤空那知
嶺海炎蒸地也有青絲滿碧籠

贈甘法曹

北嶽仙人汗漫遊斯文曾到海邊州誰憐
詩禮甘公子牢落青衫向白頭

贈劉全州子龜從兄弟

山到湘中青未了月横嶺北夜何其問字

劉郎能載酒為渠更賦一篇詩

和蔡濟忠溪上

一潭秋水不見底十里暮山無斷頭長恨
公餘過溪晚放敎明月上扁舟

廣右無筆劉子思携一束來擇其
尤者作字但如此它日中州有筆
當愛惜也

劉侯贈我筆一束筆鋒如錐管如玉不嫌
夜艾剪銀燭為君一掃千兎禿

登七星山呈仲欽

魁杓歷歷控雲嵐地闊天虛萬象涵不與
天公管喉舌猶堪嶽立鎮湘南

又

便驅匹馬出煙嵐聖主恩深若海涵却到
璣衡高處望白雲無數滿江南

壽老迓使者以齋素不置饌

火雲飛雷遠連天太息齋厨几不擅定自
隨車有甘雨為言星使早加鞭

又

潘府東行迓繡衣海雲山月照旌麾錦囊
贈有新詩句寄與幽人莫遣遲

臨桂令以蕪當趣朝置酒召客戲
作二十八字遣六從事佐之壽其
太夫人

雙見舊作朝天計一鶚新收薦士書不惜
持杯相煖熱白頭慈母最憐渠

風洞

山入烏蠻連越嶲天開斗野對珠宮應憐
嶺海長炎熱乞與清凉萬竅風

羅江驛

湘南湘北三十里六月七月再經過紫荊
花開白酒賤奈此湘中風月何（一本作山水）

秦城

塹山堙谷北防胡南築堅城更遠圖桂海
冰天塵不動那知壠上兩耕夫

龜潭

涪溪見渠文字古龜潭有此竹石幽王孫
賣藥城市去江雨過時余獨遊

早發衡山

飛廉盛怒土囊口奚翦風帆真快哉後日

南山山下過更留餘力掃塵埃

西湖

岸草汀花對夕陽滿船新月夜鳴榔秋清
菡萏紅千柄風靜瑠璃碧一方

舟中

扁舟東去幾時還身寄雲濤淡濘間一夜
櫓聲鳴到曉覺來滿眼是它山

又

山圍平遠水浮天目送歸鴻落照邊好趁
新年釀雲液歸來猶及牡丹前

又

亂山深崦小蹊斜野水微茫漫斷霞一笛
晚風生碧樹始知林裏有人家

又

南來北去祇紛紛又過荆山一月春笑殺
風前桃李樹飄蓬猶作未歸人

又

泊船江口夜深深月傍蓬窗照淺斟隔岸
漁燈半明滅不眠空有故人心

喜雨

已晴復雨雨還晴慣閱人間夢不驚小立
欄干搔短髮亂雲飛度夕陽城

謝黃主管

一杯爲我貫天刑便覺人間有獨醒憶昨
金華侍經席曾分甘露飲春庭

有懷

故人春夢誰復見故園梨花二月天丁祝
主人時醉賞荆州寒食又經年

廣右道中

參天古木綠陰合峻極層巒瀑布長啼鳥
一聲家萬里依然無語對斜陽

又

觸鼻野花香泛泛勸歸啼鳥意諄諄嶺南
三月已煩暑猶向江頭細問津

贈鹿苑信公詩禪

詩卷隨身四十年忙時參得竹篦禪而今
投老湘西寺卧看湘江水拍天

又

句中有眼悟方知悟處還同病著錐一箇
機關無兩用烏窠拈起布毛吹

聞德遠與曾裘甫黎師侯倚歆范
周士所
海棠開後碧桃開寒食人家燕子來一病
閉門三十日更無屐齒到蒼苔
又
張欽名園樂有餘春常何苦但齋居一杯
我亦垂涎甚病起無聊只羨渠
又
雕曾句法早知名新築詩壇五字城不要
緋袍憐范叔應將石鼎調彌明

水仙
淨色只應撩處士國香今不落民家江城
望斷春消息故遣詩人詠此花
賦衡山張氏米帖
人物千年海嶽翁筆精墨妙與天通傳聞
有帖藏張姓怪底湘江月貫虹
借魏元理畫
復古殿中留醉墨只今神品世間無衡山
尚書傳家寶花鴨來爭肯借不
欽夫折贈海桐賦詩定叟晦夫皆

和某敬報況
童童翠蓋擁天香窮巷無人亦自芳能致
詩豪四公子不教辜負好風光
贈周義山子季隱
延爵幾年在黃閣郎君四十猶白丁一家
榮瘁不足道誰持此意聞天庭
摳密端明先生寵分新茶將以麗
句穆然清風久矣不作感歎之餘
輒敢屬和
伐山萬鼓震春雷春鄉家山挽得回定自

君王思苦口便同金鼎薦鹽梅
又
先生筆勢挾風雷春色先從筆底回卻笑
饞官成漫與望林止渴竟無梅（茶為郵卒所竊但詩筒至耳）
又
詩腸隱隱將飢雷（一本作飛一作驚雷）春困無人與
喚回強續斬詩終不似空傳衣鉢向黃梅
送慈曼如金山迎印老住大溈
傳語金山山下龍乞將上水一帆風道人

自有飛空錫只載中泠十丈洪

小山書院（為劉之轄作）

萬里清江占一灣叢生桂樹點幽閒誰人得似劉郎子賦到淮南大小山

舟中熱甚從鄂守李壽翁乞冰雪

櫻桃

熟顆櫻桃（一本作鍾沙）和露摘新冰削玉辟風開南樓縱作一水隔不遣小舟衝浪來

夜半走筆酬壽翁

短蓬掀舞不得寐忽枉新詩手自開主人留客不作意更送一江風雨來

又

二年塵土堆中坐一到南樓眼暫開風靜江平留不得待教黃鵠送詩來

琵琶亭

江州司馬舊知音流落江湖感更深萬里故人明月夜琵琶不作亦沾襟

又

潯陽江上琵琶月彭澤門前楊柳風兩賢抵許不相似哀樂雖殊吾意同

過三塔寺

湖光瀲灩接天浮風捲銀濤未肯休夜岸繫舟來古塔不妨蹤迹更遲留

又

層巒疊嶂幾重重萬頃煙波浩渺中釣艇未歸鐃夕照耳邊蘆葦戰寒風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絶句

玉淵

靈源直上與天通借路來從五老峯試向欄干敲拄杖爲君喚起玉淵龍

萬杉寺

莊田扨是昭陵賜更着官船載御書今日殘僧無飯喫却催積欠意何如

又

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着浮圖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

楞伽寺

朱砂峯下楞伽寺白髪僧生乙丑年乞我一杯清淨水爲扶脚力上層巔

又

天圍欲盡三千界地險眞成百二關不向中峯最高處諸君元未識廬山

又

山北山南劫火餘如何留得此僧居一本作廬可憐鐘閣三枝竹無復山房萬卷書

鸞溪

蒼龍翔舞餘千仞瀑水奔流欲百盤定自山靈憐寂寞故教臨鏡有窺鸞

漪瀾堂

水漫春洲到處通橋竿無數插空濛主人只愛堂前木不放廬山入眼中

和家君韻寄舅氏

夷齊之清格鄙頑孳孳盜跖何曾閑空齋風定香縷直但有書冊猶相關

送張翟伯壽

萬里歸來無苜蓿扁舟共載兩猿君今日送君向何處黃鶴山中多白雲

奉題富文横舟

山林城市不相得此處俱勝天下降欲展江天一千里横舟西南更開窗

子餘許修草堂還句勸請

蓮社高人久寂寞草堂風物故蕭蕭追還舊觀須公等喚我它年寄一瓢

次韻南軒喜雨

午窗溜雨忽潺潺想見欣然阡陌間欲簡

堂中有新事水滿新池雨滿山

又

北風吹雲如裂絲亦龍卷水尾倒垂雷轟
電激不敢駐驅入吾家喜雨詩

又

天公有意不作難一雨千里須臾間但得
湖南今歲熟我亦腰鎌歸故山

又

使君保障仍蠲絲可憐民屋如罄垂今朝
一雨秋事了便可高詠豐年詩

送茶

頭綱入餅寄雲龍曾侍虛皇拆御封今日
湘中見新夸喚回清夢九煙重

從吳伯承乞茶

三月新茶猶未識作詩去問野堂君春風
有脚家家到定爲癡官不見分

送僧遊天台

寶刹憑虛五百仙猶將心事向塵邊煩君
試問橋東寺若箇而今又應緣

石惠叔以石斛爲貺因筆賦詩

截得蒼山一段秋千峯萬壑翠光浮虛堂
百尺瑠璃簟對此眞堪作卧游

題趙知府墓

翁仲無聲石馬閑墓門蕭瑟鎖青煙故人
仰卧青松下落日孤村聞杜鵑

朝謁南嶽

泰常嵩岱拱神州玉帛閑來四十秋御到
朱明回北首憂時淚作九江流

題方務德靜江所作雪觀

昔日主人今法從空留偉觀古城隅邦人
指點思遺愛我亦先生屋上烏

和伯承送茶韻

佳句新茶亦太奇嘗新即日未全遲掃除
鴈鶩行邊事細輾春風細讀詩

和伯承惠筍

錦襭離離鄉綳藩怒雷挾雨更追奔絕甘
賴有吳公子菌蠢貓頭不足論

又

楚產惟渠可定文時時隔壁望煙梢已煩
釋子來相過更有新詩送島郊

有懷長沙知識呈欽夫兄弟

順寧去覆郎官錦府谷仍監太府錢唯有
吾宗老兄弟閉門依舊絕韋編

又

春風花柳又芳妍更接騶郎水竹園小閣
横橋俱勝絕只應欠我共開尊

又

召公分陝是東鄰天遠堂中好主人更喜
新來黃太史賸拚佳句了新春

又

騶郎高卧元無恙何日湘濱具一舟肯約

春風同過我爲公釃酒烹肥牛

又

洛陽家世邢郎子閒止逍遥自在身病肺
秋來定甦昔可能乘興到沙津

題塔子寺

酴醾壓架玉交加深院無人有落花却憶
江南田舍樂旋敲生火煑新茶

題斷堤寺

柔桑細麥綠油油雲水烘春爛不收馬上
困來尋獃與斷堤寺裏半時留

又

堤邊楊柳密藏鴉堤上游人兩髻丫可惜
行春來較晚誰家留得碧桃花

又

古寺留春最得多紫薇花畔海棠窠無人
歲晚同幽獨古柏陰森著薜蘿

德化瀟嵐堂咸二林碑六言

兩林文章翰墨只今塵上墻陰炎涼莫作
世態是非當印吾心（寘二林碑於屋後恐非作碑者之意請移置堂上）

欽夫遣送箭笋日鑄甚珍用所寄
伯承韻作六言便請過臨

君家稚箭寶茗賜出太官水衡已約騶吳
過我更須君來細評

欽夫和六言再用韻

君詩與物俱妙鄙夫那敢抗衡芭蕉辟君
三舍笋脯亦須啟評（欽夫笋脯甚妙顧非稚箭比也）

游湖山贈圓禪六言

素香無脂粉氣好語諧韶濩音有人問西

來意門前秋水沉沉

送萬老六言

粲下不須再宿囊中莫留一錢打鼓退高臺寺洗脚上五湖船

次東坡先生韻

微涼入舡窻秋水滿湘浦過盡前頭灘只得夜來雨

又

人魚不相及掛頰以香餌因循十年錯歸計覺今是

又

悠然望江南日出煙霧微倚門雙白髮屈指待兒歸

又

漁師來賣魚舡小風蕩漾得錢瞥波去不怕江流漲

又

朝發方良磯莫宿白水灣覓作一月程須見江南山

又

我程可默數中秋過江池趁得江南米新春玉滿萁

又

縱羊割肥紅社甕濃綠再拜為親壽起舞自作曲

又

閉門靜觀心踵息閱天和從渠江頭人尺水一丈波

題福嚴寺行者堂

揮毫高山巔餘墨走龍虵請收今夜雨為汝洗伽紗

題梅塢圖并序

尹孺文往時住廬山名所居曰梅塢蓋一丘一壑自在孺文胷中觸於外者感乎內信乎其有樂於此也孺文遇異人得丹竈術蠲痾起死探囊一笑客建康市久之解后故人恐其遂忘歸也為此圖殆騷人賦招隱之意然聖賢之學不但為己孺文窮困悼無以施諸人一寓之藥眞得道者所

爲儀又欲按圖尋故巢翩然而往其
可乎哉

我曾到梅塢正自畫不如是處有風月君
無懷故居

贈趙簽

趙侯富貴種自有巖壑姿同姓古所彰早
晚踏天墀

歸宗寺

兩峰雙澗水萬古一篇詩玉局竟仙去空
山無此碑

煙雨觀

七澤闌干外玆游亦壯哉主人何處去猶
未賦歸來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卷後

我詞不足錄聊以醒渠醉更參三十年當
與風子對

贈萬上座

過了鐵圍山後生金蓮臺與問萬上座一
笑愁容開

野牧圖

异牛三十角久與牧相忘忽憶淮南路春
風滿栢岡

又

秋晚稻生孫催科不到門人閑牛亦樂隨
意過前村

題畫

權郎筆墨禪往者屢參請斯人骨已朽妙
處一笑領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于湖居士文集卷之第十三

文

原芝

紹興二十四年芝産于 太廟楹當 仁宗 英宗之室詔羣臣畢觀奉表 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張某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 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為公授我 英祖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 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恬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煒茲芝胡為乎來天雖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産旃曷不于他惟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 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我二三輔臣以告我 聖天子告我 聖天子承天之意承 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

聖天子為萬世慮蠢爾小子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二三輔臣以思以謀告 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

記

遊無窮齋記

人之心思無不至也一息之頃北可以燕南可以越夫物之善遊莫心若也方在越也則目之所瞀足之所履越之山川城郭也而燕不與焉及其至於燕也猶在越也夫一息之頃也一心之思也而燕越不能以相通何也思為之礙也故一物入於思一物為之礙一事入於思一事為之礙吾雖欲遊而事與物者留之其能無所不通而無所不至也哉子張子謂子郭子曰子好游乎子必無思而後可以游於無窮雖然無思者聖人之學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嘗試與子取其似者而言之子嘗寐而無夢矣乎寐而無夢非無思也神潛而心不用也方是之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

者紛於吾前而吾心不知焉則亦近於聖
人之寐而無思也已夫昔之遊不遂者以
吾之思累之今吾嗒然自放於一榻之上
子欲求吾心之所在了不可得其遊燕耶
越耶其在天地之間耶其出天入神而與
化終始耶子固不能知之而吾亦安能知
之豈獨吾不知之雖有聖人亦安能知之
故名吾寢齋曰游無窮於子何如郭子曰
信斯言也則子所不能自同於聖人者直
在於寤寐之間豈其然耶張子曰然吾方

欲就睡須子他日來爲子言之紹興戊寅
三月記

宣州修城記

宣爲城西南負山東北距溪流幅員三千
四百步建炎中侍御史直龍圖閣會稽李
公晉守以支潰卒圍閱月引去公益治城
具器用嚴爲之備當是時江淮之間靡焉
騷動惟宣以城堅好故不被兵宣之人德
李公尸而祝之蓋距今辛巳餘三十年矣
而定陶任公亦以御史直龍圖閣繼李之

續惟定陶公德成而行尊實大而聲宏剛
方以立朝豈弟以牧民民聽旣孚吏虞弗
揄教條一施事託于理乃視城壘東傾西
决乃閱戎器剝折蠹敗公瞿然懼曰吾惟
守土不此之務吾失職矣即日出令裒材
揆功易圮以堅增庳爲崇尺積寸會役有
成數檄召下縣使以徒集程督有制犒賜
有時無偏徭無墮工一月而裁再月而畢
千雉雲矗百樓山峙屹嶪岋峨若化而出
池隍險幽門闥回阻誰何周嚴至者神沮

凡城所須無一不給旣又治金伐石刓華
採木毅韓傅羽濡筋削角鍊工之良大治
兵械戈劍弓矢櫜鞬戟幟視諸故府乃易
乃飭杖計其凡四十萬有奇邦人士女四
方賓客駭嘆其成天造鬼設冬十月虜騎
絶淮薄我合肥蹂我歷陽流柹投鞭規濟
天塹亟江列城焦然以憂公旦起閱諜色
不爲動徐召賓佐分界其職某調某卒某
賦某甲某守某險米鹽薪芻鐵炭布帛瑣
細之物毛舉其目嚴以待命增斥堠申火

禁察姦宄詰逋逃吏持筆牘畢受成畫藏
令明壹奔走就事邑居之豪率其僮客什
伍相聯以藝自達受粟取傭豐殺以宜旬
日得戰士五千嚴兵登陴部分整暇驛聞
諸朝恩給臺仗朝莫閱習導以曠賞四鄰
繹騷羽書交馳吏駭人搖滋不奠居而吾
宣城晏起早眠在都在鄙弗震弗驚邊之
遷民係路來歸振廩授地罔不得所十有
一月首亮就覲闕府文武撰日辭嚴父兄
子弟惟公之勤歡喜踊躍顧肖公象置祠

宇如所以事李公者公持不可民不公之
謀丞營屋市中公命撤之邦人曰公德著
聞天子且奪公歸之朝盍乞諸天子而留
公則數百千人相與扶攜走闕下拜疏願
借公十年公又遣縣吏禁止民從閒道疾
馳卒上疏乃已或謂某子之居是邦也宜
知之矣今吾父兄子弟將列公之事刻之
金石使子孫不忘公文非子誰宜爲某謹
應之曰不敢辭也雖然此公之細也使公
自是進而居可爲之地一衆心以爲城尊

主威隆國勢以保鄣天下此公之志也而
見於宣城者公之細也曾何足云勞苦父
兄幸教某某不敢辭願因父兄之言書顛
末以詔來今明年三月吉日歷陽張某
記

樂齋記

趙再可於癸未之秋往主濠之鍾離簿事
過別予於吳門時虜方聚兵汴宋居江之
北者蓋皆徙而南再可獨驅車以北與再
可戚而愛之者交諫止之再可慨然無難

色謂予曰吾聞濠自更辛巳之兵府寺蕩
爲而吾簿之於職又廢而復存者今吾往
寓直之無所將營一椽之屋以庇風雨而
將名之孰可謀之子予名之曰樂齋夫濠
上之樂孰知之使吾於濠官守得其職固
樂不幸而不得其職而不害其爲趙再可
者再可亦樂也又不幸而虜入塞再可與
民以心爲城擇險而守再可之志如此再
可亦樂又重不幸再可力不支而見得於
虜再可以得死所爲幸再可彌樂夫無往

而再可莫不有以自樂再可茲行其策得矣彼紆朱懷金駕高車從卒吏號稱大官平時冒爵位取富貴一旦赤白囊至股慄心悸謀自竄之不暇聞再可之樂可愧死矣八月二十六日張某記

宣州新建御書閣記

臣前年客宛陵間出城東門望喬林中有屋餘百楹問知其爲學宮也即其後有出於衆屋之上欹傾支拄若樓觀云者御書閣也私念宣大郡民業於儒十五守多貴

卿名人惟聖人之經天子所書於此乎藏之弗稱顧若是非政之闕耶今年秋臣自撫來吳舟行過江上解后宣之士大夫則已雄誑其鄉之所謂御書閣者謂江而南環數十州莫若吾州之閎麗且壯而吾經營之功民蓋不之知焉臣心竊喜快謂前日方嘆其庳陋而今果有新之者恨未得一至其下也冬十一月宣之守集英殿修撰臣許尹以書謂臣使記其成臣頓首不辭竊惟我　祖宗以聖繼聖所以出治一

於道德仁義之實雖未嘗求工翰墨而英華之發越精神之運動心手相忘道藝一貫得於自然超冠古昔臣在秘閣嘗竊窺累朝雲漢之章蓋以　太祖皇帝艱難草昧日不暇給之際重之劫火散亡之餘其書之存猶數十百卷自　太宗至于　徽祖所藏益多然後知聖人所以遺其子孫謂雖極天下之貴而退朝燕息從容娛樂者獨在於是狗馬聲色技巧之奉不皇及也我　太上皇帝天縱聖學遹追先猷身

濟多虞同於創業萬機餘力一寓之書六經諸子史官之所記寫之琬琰頒於天下者無慮數千萬字特書容賚登牀所取散於羣臣之家者不與焉於乎可謂盛矣

主上留於春秋稽古重華心畫之妙其則不遠臣知宣城之閣不足以盡藏所賜繼是又將闢而增之也昔者尹嘗爲工部侍郎以耆儒被　上眷知　上之德意志慮其來宣城百廢具舉農勸于耕士興于學廩有積粟帑有餘布既新是閣甿俗呼舞

整整愉愉邦用綏和蓋相其役者宣城知
縣臣李端彥而教授於其學者臣豐至

風月堂記

風月堂既成張安國過之季高使記其歲
月夫士達而爲宰相窮而爲農夫足夫已
而遺其外樂一也坐廟堂進退百吏時雨
暘穫藝五穀以彼較此孰憂孰適季高天
下士獨從其適而遺其憂豈理然哉堂雖
成予恐風月不能淹季高於此也若予憎
甚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飢而食渴而飲借

公玆堂或可遺老

太平州學記

學古也廟于學以祀孔子後世之制也閎
于學以藏天子之書古今之通義臣子之
恭也當塗於江淮爲名郡有學也無誦說
之所有廟也無薦享之地有天子之書坎
而寘之屋壁甲申秋直秘閣王侯秬來領
太守事於是方有水災盡壞堤防民不粒
食及冬則有邊事當塗兵之衝上下震摇
侯下車救災之政備敵之略皆有次敘飢

者飽壞者葺赤白囊晝夜至侯一以靜塡
之明年春和議成改元乾道將釋奠于學
侯語教授沈瀛曰學如是今吾州内外之
事略定孰先於此者命其掾蔣暉呂濱中
撤而新之先是郡將欲樓居材既具侯命
取以爲閎闢其門而重之凡學之所宜有
無一不備客有過而嘆曰賢之不可已也
如是夫今之當塗昔之當塗也來爲守者
孰不知學之宜葺而獨忘之者豈眞忘之
哉力不瞻耳始王侯之來民嘗以水爲憂

巳又以兵爲憂王侯易民之憂納之安樂
之地以其餘力大新玆學役不及民順指
而辦賢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客於是又有
歎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天下傳之至今天
地之位日月之明江河之流萬世無敝者
也時治時亂時強時弱豈有他哉人而已
耳財用之不給甲兵之不強人才之不多
寧眞不可爲耶詩曰無競維人謂予不信
請視新學夏四月既望歷陽張某記

隱靜修造記

平時江東法席之盛建康曰鍾山當塗曰隱靜宛陵曰敬亭敬亭黃蘗之所居而鍾山隱靜則又誌公杯渡託化之地山川形勢略相甲乙建炎之兵敬亭獨存鍾山隱靜則瓦礫之場也自余往來建康任鍾山者既更十餘輩未嘗不欲建立而卒不能有所就數年來僅能　有佛殿矣問其事力悉出於道人楊善才者寺之僧無與也惟隱靜介居繁昌南陵之間地瘠民窮而無大檀施山又深阻尋幽好奇之士不至

妙義禪師道恭紹興甲子自大梅來披荊棘葺蕪穢由尺椽片瓦之積至於爲屋數百千楹土木之工金碧之麗通都大邑未有也蓋妙義住此山於今二十有二年以歲月之久願力之堅規模之宏遠心計之精明始於至難積而至於易營於所無積而至於有以能圓蒲此大事因緣歷年雖多一彈指之頃也爲屋雖多一把茅之易也夫以鍾山距建康十里而近富商大賈之所走集金帛之施無虛日舊觀之還其

艱若此隱靜望鍾山不敢十一而所以莊嚴成就乃百過之余嘗求其故矣妙義之道業足以致此而其大端亦以久故也此佛事也非久不濟而今之爲郡縣者視所居官如傳舍朝而不謀其夕欲民之化也政之成也難哉年月日張某記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記

仰山廟記

仰山二王自江而西歆食必祭威德所被齊光日月乾道元年張某來守桂林時李金方寇郴陽羽書交馳於道某謁於祠禱曰使廣西不被兵者神之賜則請爲王廟于桂且奉神之像以俱其七月某至郡九月寇平蓋嘗以萬人闖吾境知其備也引去惟王之仁之靈其不敢盡述獨叙其答某者如此敬撰日擇地於城之北爲王館御而書其所始使後有考且勸桂之民以虔事王二年二月旦張某記

棠陰閣記

君子之爲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父母捨其子而去父母捨其子而去子之心之思寧有既耶猶曰吾父母將復吾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過其宮室見其所服用與其所愛樂起敬起慕尸而祝之杜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不敢怠者蓋昔之人以爲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孫子孫子而事其祖宜如何也余昔爲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君仲欽閩之人歌舞之去而思之前年余爲建康仲欽適通判府事當塗闕守余檄仲欽攝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間閭民之思仲欽飲食必禱也余曰張君之政何如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菑而君寔來民不知水今年水不爲害而吾懼然若將隕焉君之時吾與官若相忘君去我我日與州縣之吏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獄事下車一月冒黃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和頭涕泣交諫仲欽搴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震駭仲欽怡然不爲動也黜陟罷行一皆考之民民扶輿謳歌以爲百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閩之思以閩

當塗占之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天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敎明于南國而人愛其甘棠故余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思閣之前有椿木交蔭閣上仲欽之所游息乾道丙戌五月朔日歷陽張某記

遊朝陽巖記

丙戌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遊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上爲亭面山俯江据登覽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潦方漲朝日在牖下淩倒景凉風四集仲欽忻然擧酒屬余曰茲亭由我而發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爲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鄉敢獻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書巖石記其所以張某記

千山觀記

桂林山水之勝甲東南据山水之會盡得其勝無如西峯乾道丙戌歷陽張某因超然亭故基作千山觀高爽閎達放目萬里晦明風雨各有態度觀成而余去遒書記其極

衡州新學記

先生之時以學爲政學者政之出政者學之施學無異習政無異術自朝廷達之郡國自郡國達之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故士不於學則爲奇言異行政不於學則無道揆法守君臣上下視吾之有學猶農之有田朝斯夕斯不耕不耘則無所得食而有卒歲之憂此人倫所以明敎化所以成道德一而風俗同惟是故也後世之學蓋盛於先王之時矣居處之安飮食之豐訓約之嚴先王之時未必有此然學自爲學政自爲政羣居玩歲自好者不過能通經緝文以取科第旣得之則昔之所習者旋以廢忘一視簿書期會之事則曰我方爲政學於何有嗟夫後世言治者常不敢

望先王之時其學與政之分與　國家之學至矣十室之邑有師弟子州縣之吏以學名官凡豈爲是觀美而已蓋欲還先王之舊求政於學顧卒未有以當上意者則士大夫與學者之罪也衡之學曰石鼓書院云者其來已久中遷之城南士不爲便而還其故則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之學據瀟湘之會挾山嶽之勝其遷也新室屋未具提點刑獄王君彦洪提舉常平鄭君丙知州事張君松皆以乾道乙酉至官下

於是方有兵事三君任不同而責均雖日不遑暇然知夫學所以爲政兵其細也則謂教授蘇君總龜使遂葺之居無何而學成兵事亦已環三君之巡屬整整稱治夫兵之已而治之効未必遽由是學也而余獨表而出之蓋樂夫三君識先王所以爲學之意於羽檄交馳之際不敢忘學學成而兵有功治有績則余安得不爲之言以勸夫爲政而不知學者耶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則居是學也不專章句之務而亦習夫他日所以爲政不但爲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澤民之業使政之與學復而爲一不惟三君之望如此抑國家將於是而有獲與明年八月旦歷陽張某記

三河記

直秘閣胡昉治歷陽之明年令行禁止道不拾遺於是始以民之餘力開三河曰千秋曰姥下曰石跋因民之利不勸以從雷動風偃天造地設知閤門事龍大淵將上旨視其成都統制劉源江東運使韓元

吉淮西運使梁政皆會夫興事造業之難聖智懼焉是舉也惟　天子之信臣臨之而諸賢參同異之論稱其平以復于　上將不獨吾千里蒙其利爲保鄣爲蠶絲昉其任是責哉乾道丙戌十月旦張某書于三瑞堂

觀月記

月極明於中秋觀中秋之月臨水勝臨水之觀宜獨往獨往之地去人遠者又勝也然中秋多無月城郭宮室安得皆臨水蓋

有之矣若夫遠去人迹則必空曠幽絶之地誠有好奇之士亦安能獨行以夜而之空曠幽絶蘄頃刻之玩也哉今余之遊金沙堆其具是四美者與蓋余以八月之望過洞庭天無纖雲月白如晝沙當洞庭青草之中其高十仞四環之水近者猶數百里余繫舡其下盡却童隷而登焉沙之色正黄與月相奪水如玉盤沙如金積光采激射體寒目眩闐風瑶臺廣寒之宮雖未嘗身至其地當亦如是而止耳蓋中秋之

月臨水之觀獨往而遠人於是為備書以為金沙堆觀月記

萬卷堂記

歐陽文忠公之諸孫曰槩字晉臣者居廬陵之安成築屋其居之東偏藏書萬卷扁之曰萬卷堂乾道丁亥冬晉臣自廬陵冒大雪過余於長沙曰槩堂成久矣而未有記也願以為請夫人莫不愛其子孫也而為之善田宅崇貨財今槩有三子不願以此愚之也蓋辛勤三十年以有此書以有

此堂而使三子者學焉余以為文忠公之德宜有後也而今未之聞焉充晉臣之志其在玆已其在玆已晉臣歸幸為我告之古之所謂讀書者非以通訓詁廣記問也非以取科第苟富貴也亦曰求仁而已仁之為道天所命也心所同也聖人之所覺焉者也六經之所載焉者也得乎此一卷之書有餘師矣不然盡讀萬卷之書以為博焉其可也以為知讀書則未也

壽芝堂記

秘閣脩撰襄邑鄭公子禮自湖南轉運副使就拜本路提點刑獄提刑置司衡州而衡州子禮落南寓家所在於是有芝產於内寢一本九莖五色備具子禮築新堂未有名也客或考芝之祥名之曰壽芝蓋五芝生五嶽得以和藥皆致神仙壽千歲子禮今年七十有二康寧而好德其奉使典州皆有績惠語曰仁者壽則芝之生豈徒然哉余與子禮廣西湖南同官又有連也既書其扁又為之記乾道丁亥十二月望

歷陽張某記

金堤記

蜀之水既出峽奔放橫潰荊州爲城當水之衝有堤起於萬壽山之麓環城西南謂之金堤歲調夫增築夏潦方溢府選才吏分護堤上乾道四年自二月雨至于五月水溢數丈既壞吾堤又齧吾城晝夜澒洞如疊萬鼓前尹尚書方公極救灾之道決下流以導水勢親督吏士別築堤城中民安不搖越兩月而後水平秋八月某自長

沙來以冬十月鳩材庀工作新堤凡役五千人四十日而畢已決之堤匯爲深淵不可復築別起七澤門之址度兩阿之間轉而西之接于舊堤穹崇堅好悉倍于舊既成某進府之耋老問堤之所以壞曰異時歲修堤則太守親臨之庳者益之宂者塞之歲有增而無損也堤是以能久今不然矣二月下縣之夫集則有職于是者率私其人以充它役或取其傭而縱之吞鍤所及併宿草與土而去之耳視堤既平則告

畢工於是堤日以削而卒致於潰也予感其言因書之以告來者使知戒焉築堤餘材裒之作小亭于堤之半取少陵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青扁之青白亭而刻文于壁閒五年三月張某記

荊南重建萬盈倉記

按荊州圖經府倉在牙城西街北今之倉者乃在牙城之南街西其遷廢歲月不可得而考也初荊州平時米麥麻豆歲輸于府者合十四萬有奇今財七之一以其少

也故廩庾出納在官者不復甚經意因陋就簡以至于今十年來荊州屯兵諸道之饟者受給無所於是因倉之餘地續續爲屋橫邪曲直隨地之宜如積薪如布筭或高或庳上雨旁風至棟桷委地而猶藏穀軍士月給皆黑腐以飼雞豚且不食余至官三月既築潰堤閒與僚吏周視官寺蓋無有不敝壞者而倉爲急會朝廷賜以峽州所買之木即檄統制官董江鄧度判官趙謙攝掌書記汪琳撤舊屋而新之合爲

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萬盈倉外峻墻垣內謹扃鑰臺門高廣聽事深明面勢位置稱其爲大有司也自湖之南北江之東西舉無與吾倉爲儷者是役也奔走程督又有攝潛江巡檢郭㩦凡用木九千枚緡錢六千米千斛既成而余以親疾丐祠去前所謂官寺之當葺者僅能畢甲仗庫若學宮軍帑則已鳩工而未成也乾道五年三月旦歷陽張某記

黃州開澳記

守揚宜之至黃三月問諸父老曰黃之所以未復其故者以古澳之未濬也黃爲州臨江背山沙岸壁立客艘上下無所於泊幸而畢關征則棄去如脫兎四方之物至黃者不復貿易黃之民惟其土之毛晝合於市無所售則悶然以歸夫然者以四方之來者不留故也今誠還澳之舊使順流而下泝江而上者不于黃有風濤之厄稍爲旦暮計黃之爲黃庶乎可也宜之惕然不皇顧其帑廩之有無即日鳩工惟父老之言爲信親率畚鍤於以用民而民無怨閱廿日而開澳之工畢始澳有上源乘夏潦之溢沙水俱至水去沙積日濬治之亦塡淤也宜之謂澳者所以藏舟絕一源則下澳長無湮塞之患蓋前之議者未及講也乃罷開上澳余來適丁其成且宜之之言方公務德則啓其端余視方公爲文人行故樂記所以乾道五年四月八日張某記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序

廣招後序

廣招吾友郭從範爲丞相趙公作也丞相没南荒不及見紹興乙亥冬致事天下哀之故從範作此文以尉九原之恩張子曰丞相以忠受知天子同列媢疾羣纖㗊吠丞相以遷死丞相之死不死也今大慼幽魏聖政日起丞相志願畢矣挾姦欺君雖生猶死謂丞相之䰟可無招也從範年未三十長不滿五尺𩛙次浩然常欲軒輊天下士聞不平事攘臂齧齒椎牀唾壁終日咄咄使從範幸而見用必不澳涊怗然隨流波也又區區爲趙公作此文從範之心可知也已可知也已

龍舒淨土文序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其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余嘗爲之言阿彌陀佛即汝性是極樂國土即汝身是衆生皆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爲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辯智而爲演說令諸衆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即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于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脩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極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惟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惟念行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脩習法門與感驗章著者具有顛末將求信道者鋟木傳焉或病虛中公儒者而好佛之酷若是又欲率天下舉以從公不亦戾吾聖人

之意耶虛中應之曰聖人固云然也書非聖人刪耶而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去聖遠甚而一念之克即到聖處衆生一念念佛即到佛處如之何不可商太宰問聖於孔子自三皇五帝皆不以云而曰西方有聖人焉庸詎知西方之聖人非佛詞耶虛中誘予序其書故并載之虛中名日休是歲十月旦歷陽張某序

送王壽朋歸雲川序

王壽朋自臨川相從度彭蠡登廬阜方舟順流盡覽東南山川之勝蓋三閱月至吳門而後別去壽朋幼游太學為名進士以其餘力旁通神農黃帝之書探囊起死退然無驕色鄉來賓客相與游從如壽朋耐久可二三數也臨分置酒齊雲惘然為書

隆興初元六月二十五日

送吳教授序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太伯以文為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祿祿者出於它州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鎰余為州時所舉進士方舉試于有司予因識之登于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既不果則為之延譽一時名聲籍甚分教郴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謂鎰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鎰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玉萬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玉鎰也鎰勉之

送野堂老人序

乾道丁亥六月余來長沙於是金華宋君子華為之丞子華老於學校忠厚慈祥練習典章事之來也子華雖不言而意之所嚮蓋得之於眉睫之間其得師焉以免於戾子華今歸矣其蓋婁申之於有位者而未達也雖然達不達於子華何足道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子華年固未艾也子

華由是顯以爲天子之名卿才大夫則必惟其宜將其後四世五公也耶未可知也

十有二月六日歷陽張某安國書

送臨武雷令序

雷氏子溙爲臨武縣令將行問所以爲縣於子張子敬與之言夫虎豹之暴也猶豢而畜之豈非度其意之所安而逆其情之懼者與是以王者之治本人情今吾臨武之人人也其好生而惡死趨利而辟害與吾等也獨柰何以夷眡之故吾願雷子之

居是官不欲夷其民蘦推其所願欲而巳摩而撫之摶而磔之其寬其猛各有攸當雷子之爲臨武將以是而有濟與未可知也

史警序

余自荆州得請還湖陰未至黃州二十里扁舟遡浪來迎者故人談獻可也握手問無恙命酒相勞苦略赤壁泊黃岡望武昌西山余歎曰壯哉周公瑾之爲丈夫也一舉而三國之勢定使老瞞屏息帖耳不敢睥睨吳蜀者終其身獻可曰是則然矣孰知三國之勢定而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漢也公瑾孔明外託大義實自爲計確乎以劉氏爲心者誰與余惕然正色不敢復議獻可又出所作史警十餘篇相示純正剴切得古人論議所未到余三復擊節之同舟至蘄陽而別因書以冠諸篇首獻可蘄水人獻可名也字亦云乾道己丑四月旣望

銘

陳季陵借軒銘 并序

陳子借鄰居之水竹以名其軒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奚以借爲雖然陳子之意則有在也作軒銘銘曰

自我觀物有一不可反身而誠至於備我混爲一家抉其藩籬曾謂陳子而不是知利欲移人抑或盜取施施夸人曰已實有我登借軒聞子德音息陰俯流以洗我心

吳春卿高遠軒銘

坎井之蛙爬沙終日大鵬垂天六月一息

穴壁而闚見不盈尺我登泰巔洞覩八極今春卿覽德輝於千仞之表期汗漫於九垓之外高矣遠矣此余之所以名其室者歟

取友銘

直諒多聞我友三益言則我從斯我之賊天高聽卑好是正直側僻取容幽有鬼殛嗜節敗名禍止汝身當官而行將疚我民揆己何如以處它人汝誨汝思汝銘汝紳

龔養正芥隱銘

一雞之爭覆我龜麥或俛而拾以華厥躬是子龔子矯矯六尺歛而藏之寄此一粒龍伯觸氏孰大孰小我銘此庵不滿一笑

橘隱銘

采芝之仙藏於橘中江頭木奴比千戶封彼君子兮從吾所好霜落橘熟持杯一笑

墨沼銘

直大而方重厚少文德比玉磨礲圭角虛以受人不碌碌坐閱萬物與古爲徒受命獨有酌者水和而不流滿不覆瑞我翰墨散爲膏澤潤民屋是謂墨沼天實畀我莫南服

永寧寺鐘銘

謂聲非鐘謂鐘非聲離是二想此鐘常鳴聲無盡藏鐘亦不壞如雷如霆震此嶺海

李周翰所藏洮石銘 周翰蘄州人中洲乃其隱號也

出西河之結錄薦中洲之隱君蓋未始用吾力也不必發於硎若夫砥節礪行不見其頴則所以表一世而無羣者耶

說

二張字說 吳宮教祗若之甥

涉世欲淺造道欲深故涉之字深伯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法之字傳伯過涉滅頂在易則凶居安資深左右其逢執法起秦卒轘而躬弗繳以傳厥惟聖功爾深爾傳惟是之誨謂子不然質爾舅氏

勉過子讀書

學無早晚但恐始勤終隨今有二人焉皆

有百里之適一人雞鳴而駕馬瘠車敝憩於塗者數焉則窮日之力未必能至一人日中而駕馬良車駛其行不息吾知其必先於雞鳴者矣故夫車馬者質也作輟其勤嬾也過氏子年二十有一矣棄其舊學之佛而惟吾儒之歸質甚美也志甚勤也猶懼其晝也故書此以勸之

諱說

某屛迹念咎不接外事然所寓淺狹東西行者語音輒相聞竊聽小民藉藉稱說新

吏君之政寬而不渝於弛嚴而不入於暴老吏斂手不得措可否其間如平易之獄於談笑頃事關教化皆可紀述父子相告私自抃蹈謂士以所學所行析爲兩塗久矣今公經術學問執世立範立朝如是治郡如是全德具美稽之昔賢無所與讓敢再拜賀但有避諱一事始聞而笑中聞而疑終之不能自決而私布之執事何者以公高明直諒萬萬不應有此談者妄謬已甚是故始之以笑談者至于三數人而

不已又聞有所何治是故中之以疑以某受知疑焉不告則爲有罪是故終言之而不敢以逆公意而止蓋二名不偏諱卒哭乃諱禮也私諱不及吏民不諱嫌名律也不偏諱爲聯則諱銜在是也卒哭乃諱生者之名不當自諱也私諱不及吏民惟天子之諱通乎天下不諱其私示不敢與尊者抗也不諱嫌名雨禹丘蓲是也禮不應偏諱偏諱其字猶之可也偏諱其嫌猶之可也今凡支申之屬音之近者皆諱之

支使謂之察推收支謂之收給狀申謂之狀呈申時謂之徛時果然也豈不甚可笑也則與退之所謂宦官宮妾之不敢言諭及機者何異以公之剛正而欲人以宦官宮妾之態事已必不然也此某所以始聞而笑也談者又曰不獨此也雖公之名亦不欲人及之昨者小吏誤以言答之百矣誤公名且受笞宜吏民之諱支諱申也此某所以中之以疑也故相名檜謂膾魚生王氏諱山易山爲巖又有郎位名說而自

諱月使其隷候月則曰汝往視天大星出
告我家諱禮客李姓者更以季至如墨池
皮綳載在稗官不舉進士退之作辯此公
之所熟聞而訕笑者夫寧躬自蹈之意者
羣吏求容悦於公而爲是耶抑公未之聞
耶其苦吏也將它罪耶此某終之不能自
决而私言之執事也果有是也公更之不
難不然也願公進羣吏而諭之使言一循
其故春秋之法責賢者備公垂意焉或謂
某曰公或無是以告者過也公得無怒乎
某謹應之曰公嚮爲御史聞無不陳責難
於君天下歸忠焉士有爭友况某於公也
無而言之公必諒某之心奚怒之有

歐陽氏子字說

春而萌芽夏而長養揫斂於秋而閉藏於
冬天之時如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人之時如此
知時之義者其發而中節之謂乎涉於過
不及則必爲小人而無忌憚故君子曰時
中歐陽氏子年十有一育於外大父表仲

禮其生也有以時魚饋者表君名之曰時
時楚産也出必春莫漁伺之識歲月以其
時也故以時名夫時非有知也乘氣而化
時且如此今吾之時天所命也人欲既勝
顛倒錯亂曾時之不若故字時曰伯時而
書其所以告之

贈時起之

時氏彭城大族度江而南一居秀之崇德
一居吳興一居廬陵居崇德則某之外王
父也甞爲登聞檢院通判吉州知雷州卒
葬崇德兩子伯舅諱敏不及仕而死亦兩
子長嘉之迪功郎其季三歲隨母適廬陵
伍氏從伍姓今年三十三矣其守臨川同
舍郎王宣子守廬陵遣人訪尋得之告以
家世爲更其名曰起之而字之曰子家仲
舅名撤居官廉正惠愛辦治今爲朝散郎
新通判汀州子男四人勝之恭之文之惠
之未丈也居吳興曰衍之卒官朝請大夫
成都轉運判官子伍人儁登進士科傑侃
佐行以任入官居廬陵曰開之兩子佑倚

某於時氏既外諸孫又娶仲舅之女因書
遺子家使槩知其生出本末云年月記

贊

贈白雲道人贊

白雲說扣口舌瀾翻南山霧中時見一斑
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也

題劉仁瞻告贊

劫火洞然玉石皆空天存此書于以勸忠

題桂林劉真人真贊

河目甚口須髯怒張人貌而天者耶其骨
已朽其人不死與天地齊年者耶山高谷
深變化成空一笑相從惟我與公

龔養正寫真贊

山澤臞儒詩中仙獨立骯髒遺拘攣服以
幽蘭佩芳荃臨風高詠離騷篇不知畫工
胡為而得其傳耶

自贊

于湖于湖隻眼細隻眼麄細眼覷天地麄
眼看凡夫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奏議

論總攬權綱以盡更化劄子 秘書正字召對日

臣恭惟　陛下天縱神聖身濟興運兢兢
行道餘三十年以　陛下之心行　陛下
之政唐虞三代宜不足進而懷忠之士以
今揆古容欲有議者何哉羣臣負　陛下
使令也自　建炎以來朝廷之治蓋嘗一
再更張方　陛下厲精於中興之初則執
事者立異相高隆虛名而略實用逮　陛
下恭已於修好之後則專國者怙權植黨
廢公議以竊主威夫君天也父也事天事
父若此尚何暇望其它哉今　陛下收還
威柄人才用舍斷自　聖志先時二者之
敝固已革去然臣之愚猶欲冒昧自竭者
誠願　陛下清閒之燕密諭邇臣使之無
苟目前益務遠略而已夫事有可為當各
進所聞豈必拘形迹之疑政或偏敝當勿
憚改作不宜習見聞之舊翫歲月則將失

投機之會飾文具則必藝責實之旨使羣
臣精白以承休德則 陛下高拱而昭成
功永輯隆平無有紀極惟 陛下留神財
幸取 進止

乞改正遷謫士大夫罪名劄子 祕書正字召對日

臣仰惟 陛下天造神斷與海内更始士
大夫流竄降黜一皆拔拭待之如初甚盛
德也臣竊見前者大臣竊 陛下之威福
濟私心之喜怒遠其莫景很恣尤甚士大

夫稍自振厲不肯阿附或小有違忤則羅
致之獄毛舉縷析旁逮知舊懼其不能廢
錮必以贓私罪汙之有司觀望風旨鍛鍊
煩酷使之誣伏爰書訊鞫貫穿首尾強立
左驗務令案節備具牢不可破今雖累降
詔旨許以辯雪然有見賢能之士或曾蒙
陛下獎拔則忌之益深乃使虛被誣衊自
新無路人才終棄實可憫惜臣愚欲望
聖慈斷自宸衷特降 睿旨下刑部諸命
官自去年郊祀赦前犯贓私罪除州縣監

臨之官因民戶論訴監司按發若有冤抑
依條番實外如係近年取怒故相並緣文
致有司觀望鍛鍊成罪之人特免看詳並
與改正庶幾士大夫實霑恩宥復全名節
得備國家選用天下幸甚取 進止

論涵養人才劄子

臣聞國勢之強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
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二
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
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静有以察未

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眞可
療病如穀粟眞可拯飢此則平時既不可
不涵養畜儲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
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 陛下以天縱之
聖躬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
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
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
區區之忠猶劾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
尚少也夫楩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爲良然
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埴遽責之以任重

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又貴夫涵養欲望
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諸
中都扶持長養委試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 陛下可以垂拱無為固宗社於磐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
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取 進止

請删定 列聖圖書劄子 校書郎賜對日

臣仰惟 帝室龍興聖聖傳緒天德地業旣載諸信史雲章奎文又勅于鴻編於是並建內閣以謹其藏所以宣奕葉之文明示萬世之軌範 陛下身濟大業適追來孝載卽廣內一新寶儲館御邃清規模輪奐神聖顧歆中外感悅太平盛舉不可加已然臣竊聞 列聖圖書皆在冊府六閣所藏或為未備欲望 睿明深詔秘館恭取 祖宗寶訓御集實錄五朝正史盡行録寫館職讎校上之六閣庶幾典冊尊嚴日星並煥上以昭 陛下尊祖敬宗丕揚謨烈之意外以闡治世之彌文垂耀來今取 進止

小貼子契勘今來陳請並係已成之書止乞就秘書省官吏抄録校正即不置局支破添給將來了畢亦不推
恩

乞不施行官員限三年起離僧寺寄居劄子 校書郎賜對日

臣伏見指揮臣寮陳請州縣僧寺官員見

住者限三年起離今來將已限滿臣竊惟
朝廷住賣度牒之久僧徒寖少所在佛屋例多空閑往者中興之初西北士人渡江嘗有指揮許於僧寺安下休兵以來雖聞亦自造住屋然其間實有窮困者卒歲之計猶且不給豈有餘力可以買地建宅今緣年限將滿僧徒漸敢無禮迫逐或結託官吏迫以威勢流落之士極爲狼狽臣又聞紹興府福州泉州宗司及南班宗室皆在僧寺格以新制則此官府亦合遷起若

別行營繕豈惟州縣甚有所費而工役之多又復重擾百姓伏望　陛下矜恤特賜睿旨將昨降寄居僧寺限三年起移指揮更不施行庶使僑寓之士數百千家皆均被上恩不致失所取　進止

論先備劄子

臣聞善醫者不以無病而廢藥石之備善國者不以無事而忽先具之備蓋懲病克壽弗畏入畏古之戒然也恭惟　陛下神心淵懿聖學高遠前世安危治忽之鑒當

今先後洊措之宜皆已昭晰洞達無有疑蔽如日之中而纖悉必照如衡之平而輕重必審凡所以明謹政體興起治功鞏固丕基維持萬世者罔不備具固何待孱臣千慮之愚然臣不識忌諱深惟古人先事之義竊謂今日歲誠豐矣然荒政不可以不治兵固戢矣然邊備不可以不謹黎獻畢集允釐百工當思有馳騖不足之時四方無警百姓按堵當思有毫末弗緝之患此其略也夫綢繆宜陰雨之未及宴安惟

酖毒之可畏伏惟席大治大安之勢擇凡當預備之策因大臣造膝之餘使之一二條畢熟復而深圖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不勝惓惓以爲　陛下獻惟　陛下幸赦取

進止

乞更定太常樂章劄子

臣恭惟　陛下飭躬齋精祗見郊廟靡愛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德伏覩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叙則有詳略之

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牾而弗協三歲之親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　眞宗　仁宗寔始親製薦饗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騹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翰苑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進也臣愚欲望　聖慈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摽別部分具以奏御　陛下萬機之暇用　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禖親祠所用駿發　睿

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爲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無窮取　進止

乞脩日曆劄子起居舍人兼侍王講實錄院檢討官曰

臣聞　神宗皇帝相王安石用私意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己陳瓘以死爭之著爲尊堯集日錄辯等書忠臣義士感激增氣恭惟　陛下躬履艱難濟登休治寶慈與儉仁民愛物聖德之盛固已韋追先烈而故相信任之專禮遇之隆又非特如安石受知於　神祖也臣竊謂政事舉措號令設施一皆蔽自聖斷故相或能將順贊襄而已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揜　陛下之聖明私羣臣之褒貶日曆之官因取其說著於簡策大非尊戴　君父傳信萬世之義臣實恐懼仰惟　陛下旣遴選史臣付以論譔欲望驗發明詔再取去歲以前臣僚修過日曆詳加是正審訂事實貶黜私說發明聖德

庶幾作　宋一經襲六爲七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取　進止

論王公袞復讎議兼權中書舍人曰

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爲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爲人子而讎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旣葬而暴其骨僇尸也父母之讎莫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

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衮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椿等聞春秋之義義在復讎公衮起儒生尫怯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隷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衮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冢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惡必後於前公衮之殺之也豈獨直王氏之寃而已哉椿等謂公衮復讎之義可嘉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法宜

如律謹議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奏議

進故事

臣某曰曹操苻堅狃數勝之勢擁百倍之衆因利乘便長驅而前偃然有吞併之心然吳與晉卒能以單寡之士談笑走敵操堅號爲善用兵者及茲智勇俱困爲駭鼠竄僅以身免而其國遂以不競者何也吳晉之君臣能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直應曲而又有周瑜謝元爲之將帥也夫兵不

欲多也兵多而不精則志不一而易潰曹操苻堅之衆是也是故兵不可以不練將欲專也將得其人則兵雖不多亦足以取勝赤壁合肥之役是也是故將不可以不擇夫兵已練而將已擇則吾飭邊備遠斥堠峙糗糧省不急籌於帷幄以待之而已耳雖狼子野心不義而強吾何畏焉

又

臣某曰文帝可謂知道也已不以我之休戚易天下故約於處己而天下以尊榮歸

之詘於一時而萬世以盛德稱焉炎正傳禩彌於四百文帝所以固結天下之心者在是也夫儉非難而出於誠之爲難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文具化也愼夫人不出房闥而天下知其衣不曳地文帝亦庶乎其誠矣其於富海內而興禮義也何有昔者舜禹之世而苗民不格夷狄之患何世無之不曰舞干羽乎文德誕敷而後干羽可以懷遠不然抑末也匈奴盜邊文帝猶恐傷民不欲深入蓋諱兵而不用也然當文

帝之時疆埸無甚擾匈奴浸亦貼服文帝所以爲強在德而不在兵也夫強固不在兵而軍政不可不修細柳之屯帝識其爲眞將軍當饋而歎然後又知文帝勤於修德猶不敢一日而忘兵也

論薦劉澤奏

臣等伏覩武功大夫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懷州人初爲劉錡偏將錡器之使將將一軍順昌一本作潁川之役有儁功錡罷澤以所部屯太平都統王進掊尅苛暴軍人怨之刺骨獨澤撫士卒如子進有所科斂澤一不從進怒逐之澤家無蓄儲即日乏食舊部曲議賑給澤澤不可曰幸有官可以歸吏部與其子徒步參選旣判成矣會馬軍司後軍闕官此軍從劉錡父何功怙勇將非其人則或頡頏而不服帥擇將難之有以澤告者以爲後軍統制一軍帖帖且畏且喜澤之在後軍如在太平軍中分市官布澤曰吾軍貧甚顧可以布與吾軍耳明日以狀謝得布它日令軍中市瓦澤又

曰所居閒屋尚多瓦可撤也撤以與之澤在軍自巳俸之外雖黍絲之屬不以一錢供其私起居飲食與士卒賤者等廉勤忠直根於天性自其儕伍雖平時有不快於澤者亦不能不稱其賢澤年五十有二從軍三十年累有戰功介於進取不善委曲專務奉公守職存撫士卒而已臣考其行雖古名將何以過是臣等采之公議輒敢論薦欲望聖慈將澤不次拔擢以爲中外之勸

繳駮成閔按劾部將奏（中書舍人日）

淮中書省送到録黃一道爲成閔按劾西溪還鋒第一將部將李因全不照管人兵致令逃竄乞罷從軍與遠小差遣奉　聖旨依李因添差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令臣書行者

右臣竊惟國家之所以懲勸天下賞罰而已然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何也功罪已著而賞罰未行則賞罰之權猶在也功罪著而賞非功罰非罪則爲善者不勸爲惡者不懼賞罰之柄於是失矣自聞西溪卒伍逃竄之事既兩旬浹其所以不憚死而竄者情之曲折　陛下既已知之不待臣之言然二十日之間主帥而下未聞略有黜責外廷之臣不敢以爲疑者意　朝廷方此圖之而未也今玆則大不然　朝廷既已不治其人而成閔乃敢無所忌憚公爲劾章歸過隊將乞罷見任仍送吏部夫掊刻軍士役使軍士利入於己怨積於下者閔與統制統領

官實爲之也閔不爲之則統制統領官安敢爲之統制統領官不爲之則將副部隊將安敢爲之　朝廷委曲涵容置閔與統制統領官等一切不問乃特用閔之言罷一隊將所謂隊將者何其獨不幸也哉罰不當罪臣恐浸失賞罰之柄自此此輩愈更恣横輕侮憲章事雖至微關繫甚重臣愚欲望聖慈將成閔與當來士卒逃竄本軍統制統領將副等官等第降黜其本軍統制官仍與罷免庶爲餘人之戒或　陛下聖意不欲如此行遣即乞將閔今來陳乞罷隊將劄子亦不施行以破小人詭計以慰士卒之心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訪聞馬軍司尋常減刻軍兵請受及非時役使最爲酷虐士卒怨帥臣入於骨髓　陛下聖聰幽隱必察謗必周知臣不敢復布若因此時略與黜責不惟餘人知所懲戒亦可以收中原士卒之心踈遠冒聞不勝恐懼

論衛卒戍荆州劄子

臣仰惟 陛下軫念上游既以荆州付之劉錡而又倚信聽從無一不至伏覩比來詔旨爲錡而下數踰二十如嚴備節備官屬頒緡錢增鎧仗之類是已顧中外之論猶謂錡之所急寔在兵火欲出衛卒往戍錡所夫自吳至荆州山川阻遠調發數千與其孥俱則是數萬不惟經行煩擾亦非所以外示安靖也臣愚竊欲效計以謂取之於遠不若取之於近所謂夔路是也今

諸路將兵往往有名無實臣嘗論之惟蜀爲盛成都萬人潼川六千夔路四千夔之去荆道路無幾若以夔兵二千益荆州轉潼川之卒以補夔闕而下成都之甲如夔之數戍潼川或歲時踐更或一定不易如是則內無遷徙之爲勞外無疑間之可開周旋几席之上而形勝之强成矣議者必曰夔當蜀後夔守虛則蜀以危臣謂不然自荆入蜀取道峽中地勢險絕人必魚貫而進荆在平衍之地據吳蜀之衝使荆果强則孰敢踰荆而窺蜀是夔雖有兵寔是寘於無用之地徙之於荆則上可經蜀一本作經蜀下控沔鄂蜀既無虞而上游亦固一動兩得有利無害伏惟 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貼黃臣竊攷 祖宗舊制諸將兵未有不更戍者所以均勞逸習道路如蒙 聖慈采擇乞下四川制置使及湖北帥臣同共措置從長施行

論治體劄子 甲申二月九日

臣竊惟今日天下之事可謂極矣國威未振士氣未立財用殫匱甲兵脆弱譬之元氣虛竭之人百疾俱見非醫如俞扁有湔胃流腸之術莫能起也天授 陛下神聖英武龍潛既久周知天下之故作其即位則舉茲世而新之獨攬權綱考核名實憂勞圖回日不皇暇顧惟內外小大之臣不足以仰望清光之萬一是以再歲于茲大勳未集然臣聞之立志欲堅不欲銳成功在久不在速治有大體不當毛舉細故令

在必行不當徒爲文具大僚欲其同德比義共濟艱難之業羣臣欲其宿道鄉方不爲朋黨之私如是則内治不患其不修外難不患其不弭以此富國以此靖民以此復文武之境土以此攄高文之宿憤蹈踏四顧無不可爲者已如其不然臣恐弊不當而病益深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神財察取 進止

畫一利害

一國家駐兵淮甸根本之地實在江南沿

江控扼當有重鎭除建康係帥府外如鎭江九江武昌守臣權輕緩急難以責辦欲望詳酌移湖西帥於鎭江江西帥於九江鄂州則帶沿江安撫使仍撥蘄黄光三州爲管内遴選帥臣使治城壁繕修器械訓習本路兵民積蓄財穀責以歲月務收實效

一竊聞議者欲分撥鹽引於民間兊便錢物緣食鹽之人有限若一頓賣過却須赔損推貨務常年所入之數臣昨曾具白劄子乞將婦人封號自恭人至孺人等第立價出賣許人户書塡與母若妻及女如貴族品官之家亦許與妾比之官誥入吏樂從比之度牒不損户口

一諸路如提刑提舉職事以漕臣兼之有餘空立兩司官吏浮費每路不下數萬貫欲乞詳酌盡行廢併還司錢物專委帥臣拘收其見役人吏並合裁減兵卒發歸元來州軍漕臣每路止置一員依准南體例兼諸司職事仍不添置人吏

一諸司屬官初無職事止能倚勢作威占破吏卒擾擾州縣除諸路應辦軍事處量行存留外其餘並當省罷若監司實有職事合委屬官即於置司處就令州縣官兼權更不添請給人從

一州縣百姓既出免役錢有物力者猶當差科官户既免差役役錢復免一半輕重不均欲望詳酌將官户役錢據見科之數增起一倍並同編户其收到錢別項樁管贍軍

一行在百司乞委臺諫公共相度將不係緊要處權行住罷公吏並放逐便候過事寧息日依舊

乞不催兩浙積欠劄子 知平江府日

臣竊聞今年浙東西州郡間被水患 陛下至仁惻怛耶降 睿旨分命監司賑給遂使數州之民左餐右粥如歲豐時無轉徙之患 隆恩厚澤浹洽霶霈何有紀極然臣得之道涂謂湖秀諸州猶催積欠皆責甚急百姓頗復不堪皆言 聖天子軫念我曹濟之以食而官司不能推廣 德意乃追積年逋税名色既多何所從出欲望 聖慈特賜處分兩浙路監司州縣將今年以前民間所欠逐色科名税物除官户公人及二等以上户外其餘或與一切蠲免或與權行倚閣至來年秋成起催如敢違戾許人户越訴及委御史臺彈劾取旨重寘典憲仍令轉運司徧榜曉示庶使斯民家至户到皆知 陛下所以哀矜元元之誠意而州縣之吏不敢奉行滅裂取進止

論謀國欲一劄子

臣居鄉時鄉之富者有二子焉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賈而父莫之决也而使之俱爲之二子之始謀非不善也爲其徒者以二子之不協則各幸其業之無成相非而相殘相疾而相傾居無何其家卒以大困又有貧者亦二子焉以貧故汲汲焉相與營致所以養其親者均衣而節食内閫牆而外禦侮朝於斯夕於斯期豐其家而已是人者訖致千金之貲夫富之與貧圖功之難易相去遠矣以其謀或一而或二貧者以富富者以貧甚矣謀不一之爲患也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惟不一則天下之事雖至小而無成況夫濟艱難之運起非常之治也臣不勝憂國愛民之誠惟陛下留神財察取 進止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奏議

論先盡自治以爲恢復劄子

臣竊惟金虜不道縶我行人中外同憤
聖意堅决申飭邊備以全制勝如臣不肖
蒙被使令感激　隆知誓當效死顧受任
之初有當爲　陛下言者敢布一二伏惟
陛下神聖英武得於天縱永念　祖宗創
業之難　太上皇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
自暇逸將以刷無窮之耻復不共戴天之
讎天地鑒觀神靈孚祐苟充是心何求不
獲然臣區區之愚獨願　陛下益務遠略
不求近功而已夫所謂務遠略者願　陛
下盡舍拘攣掃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
而行其所當爲者起居飲食不忘此志而
已夫所謂不求近功者願　陛下多擇將
臣激厲士卒審度盈虛躊躇四顧不見小
利而動圖功於萬全而已昔我　太祖皇
帝既得天下諸藩跋扈初未服從我　太
祖皇帝規撫已定不動聲氣磨以歲月皆

爲我有臣願　陛下以　太祖皇帝所以
平僭亂者爲今日恢復中原之策臣不勝
幸願取　進止

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

臣聞國之強弱不在甲兵不在金穀獨在
人才之多少項羽未甞不強也未甞不勝
也而高祖卒取天下蓋項氏之臣所謂傑
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爲劉氏用無惑乎項
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　陛下以英武不
世出之姿當艱難之時獨運神斷思濟宏
業孜孜汲汲二年于茲而成功泯然未有
端緒蓋所謂人才者尚少不足以備使令
耳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
者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取於仇讎取於姻
戚苟才矣初不問其生出之本末也今茲
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輙有除用
幸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
某人之戚黨也此某人之子若孫也此故
甞有所負犯也此趺宕而不羈也其用武
臣亦然吹毛求疵深排力沮夫如是而欲

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矣欲
望　聖慈深詔大臣各體此意令去拘攣
收拾度外之士博取而詳察以備緩急之
用大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
之宣力四方　陛下將無往而不獲無爲
而不成矣臣不勝惓惓取　進止

赴建康畫一利害

一臣今來起發欲先往鎮江府措置事宜
訖即至建康交割職事就令本府以次官
時暫權管却往兩淮將來若有邊事亦許
臣往來措置

一臣如體訪得武臣內有智略忠義習知
邊事或能幹辦繁難之人欲乞從臣不拘
見任寄居待闕官指名踏逐分付諸軍量
才使喚如都督府有合差委幹當事務亦
許依此施行

一兩淮措置事務全在州縣官吏協心愛
惜不擾而辦如有違戾去處許臣按劾聞
奏

一臣應有奏報文字並乞徑赴御前投放
開析

論蕭琦第宅及水災賑濟劄子 知建康府日

臣六月二十二日准　御寶封送下　御
筆付臣及蕭琦第宅圖本臣已望闕百拜
祗領訖伏念臣孤遠賤臣遭遇　陛下入
從出藩　眷簡優隆糜捐萬死難以報稱
今又錫以　宸翰寵嘉踰等雲章奎畫永
藏私家臣闔門老穉不勝感恩戀聖懽喜
踴躍之至蕭琦之居即日併工營繕謹遵

睿訓更加高大及多與空地令可馳射琦
在此僑寓臣五七日之間一往見之飲食
鹽虀錢酒之屬常常照顧所有按月請俸
合係總領司支巳行關報訖緣未有支行
真俸指揮有司不敢擅行琦遠客累重欲
望　聖慈特賜處分所有供給錢建康府
巳應副訖仰乞　睿照江東路沿江州軍
水災甚廣臣御次曾具奏聞夏稅亦自無
可輸納秋苗决然無望如淮西廬和之間
人民亦多被害竊慮秋冬之交飢民聚爲

盜賊臣雖已差官前去太平州賡德宣池州措置更乞　聖慈宣諭宰執預治荒政淮上百姓方罷築城堀壕般塼踏弩之役四月以來急去揷秧冀望收成一飽忽被水害人情皇皇仰惟　陛下焦勞萬機德動天鑒灾異之來決非人力如堯湯之時定有其數但於賑濟防閑撫摩恵養不得不盡伏望曲軫淵衷中外幸甚江上諸州將兵闕額甚多臣已令所差官將被水闕食強壯人說諭招刺支與例物亦消弭盜賊之一端謹具劄子奏聞謹奏

乞擇近臣令行荆襄条酌去取牧馬専置一司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令臣同[illegible]馬倬趙某張某相度於湖北京西置一孳生馬監措置條具利害供申臣尋關牒京西安撫及兩都統司各據回文欲以驟馬四千疋分爲四監内鄂州都統司認養二千疋荆南都統司認養一千疋湖北京西安撫司各養五百疋臣竊惟　中興以來馬政不脩歲歲博買其費巨億而諸軍之馬愈更乏少此則牧養之道未得其宜故也今朝廷方議置監欲還　祖宗之舊若措置得宜則省國用振軍威制夷狄於是乎在蓋政事之大者不可苟且嘗試而爲之也今若諸軍分養則與前日之撥綱馬略同諸軍苟於得馬不復爲經久之計一二年後稍有折閲則又將以辭自解謂荆襄非宜馬之地如此則東南長無牧養之利必資諸蠻而後可耳臣愚欲望　聖慈特出聰斷於近臣中不問文武擇知馬者一二人令行荆襄淮南境中與諸軍帥守臣察深圖地土水草之宜國朝以來所置監牧已行故事条酌去取具以上聞取自　聖裁専置一司付以重權嚴爲黜陟之科責其成功如此則宣撫司所買四千疋不爲虚費假以歲月朝廷眞得牧馬之用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諸軍揀汰使臣軍兵所在成羣若今後撥付牧馬監令逐州軍解

發按月請俸就監支給專令收養實
為兩便伏候　勑旨
竊聞西北諸監惟沙苑最盛訪聞監
兵見今猶有存者散在關外諸軍乞
令宣撫司從實根刷撥付令來置監
去處指教伏候　勑旨
辭免除起居舍人奏狀
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
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伏念臣頃以諸生荷　陛下親擢俾冠
多士觸怨蹈禍復蒙　陛下脫臣父子於
九死之中茲又驟自省闥進侍　殿陛凡
昔再生與今起用一出　聖意不緣他人
論報之心雖臣軀命非臣敢有豈宜輒為
辭避寔以臣齒少人微塵竊科第甫及五
年備數南宮已懼顛躓況秉筆柱下專記
言動非辯智閎達莫宜此選今臺閣諸臣
學識資望高出臣右者不可勝舉苟臣冒
寵躐據必致清議弗容伏望　陛下天地
父母之恩委曲哀怜察臣危悃非敢矯飾

追寢誤恩改授賢傑庶安愚分
再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
伏念臣去國六年分甘永棄叨蒙收召使
服故官已試無庸矧堪因任仰惟　皇帝
陛下神聖英武方闡宏業書賛之行宣導
德意宜有鴻博來膺遴選況承攝是官既
皆名儒奪彼與此義難冒受敢冀　睿慈
俯亮誠悃許臣依近降指揮終滿平江今
任既安愚分允穆師瞻干冒　天威無任
懇切俟命之至
辭免參賛軍事兼知建康府奏狀
臣起於諸生叨竊名宦軍旅之事實不諳
曉顧方外敵凌侮主憂臣辱臣於茲時蒙
被使令義無辭難死生惟命但今日之事
勢異疇昔虜情叵測邦計猶虛至如守備
之脆堅列將之能否強弱之辨進退之宜
難以揄度而周知必須親履而詳訪若乃
以虛為實以是為非苟且目前咎將誰執
豈一身夷滅之足惜而誤國欺君之是虞
臣實何人而當此選又況帥藩之重官鑰

之嚴雖曰攝承亦難冒據伏望　聖慈收
還誤寵更圖奇傑仰備驅馳特賜除臣在
外宫觀

辭免知靜江府奏狀

臣愚懵不學叨竊踰分罪戾盈溢遂致煩
言仰荷　隆恩姑從罷黜敢圖閑宥還職
分閫而況梆賀之閒假有兵事請治之略
必惟其人伏望收還成命別畀通材

辭免復待制奏狀

伏念臣頃以諸生遭逢　太上歷官未久
遽躐禁涂自抵譴何迄蒙矜宥祠祿終更
旋紆郡紱天地之恩毫髮未報　陛下行
堯之道建用皇極曠蕩之澤與物爲春凡
是放臣悉加甄敘顧如孱庸亦與茲寵冒
昧以居懼怫輿議仰蘄　睿鑒俯亮危悃
收還成命使復賤官誓殫愚忠益圖來效
所有復職指揮未敢祗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臣蹤遠微賤遭遇　陛下叨荷　眷隆屢
垂獎使昨者廣西罪戾盈積劾章既上謂

當投竄　聖慈寬宥止從罷免至於貼職
復與全存天地父母恩德莫喻雖極糜捐
報稱何有自反私室闔門訟愆屛息避影
早夜怵惕敢圖簡記又俾藩郡視舊所領
是爲鄉壤委寄之重與昔不殊聞命之始
恐懼感泣臣實何人疊此忝冒已別具奏
乞賜恩免螻蟻之軀有不盡者輒具劄子
昧死上聞伏念臣父母年七十氣血素弱
近復多病頃赴廣西不曾迎侍道里悠遠
日以憂戚臣弟年幼侍旁無人自臣來歸
方獲寧養今茲新任復隔重湖垂白之親
又難遠涉進退皇惑莫知所措仰惟　陛
下推廣孝道本於人情匹夫之微皆得自
達臣之迫切義當控告抵冒大譴矢心以
辭伏望　陛下至仁哀矜俯徇愚懇於江
淮閒易一小郡父獲就養不違定省臣得
竭力以趨職事祈天請命語無倫次瞻望
闕庭伏增震作

辭免知荊南奏狀

臣叨竊外藩僅書歲考頃緣親疾屢丐免

歸休迫之誠莫遑朝夕忽被簡拔就付邊
寄上游重鎭王旅所宿望寶既輕頽隤是
懼伏望博詢衆智俯亮危迹别選名臣使
當一面遂臣之私賦以祠禄後日糜捐敢
不自誓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内制

戒諭將臣詔

朕若稽燕謀寶用儉德駕鼓車以走馬示
輟游田之娛集書囊爲殿帷蓋先敦朴之
務至於耳目之玩口腹之珍非甲令之常
共雖一毫而莫取欲使表端而影正風流
而令行化貪婪哀刻之徒爲禮義廉耻之
俗而朕行未足以厲世威弗嚴於訓姦乃
致內外之臣尚狃故常之習乾没無藝誅
求靡厭遂令軍旅之間猶須餽賂之致剥
士卒之膏血充權貴之苞苴使彼抱飢寒
之憂而此供宴樂之費有爲若是於汝安
乎當亟寘於典刑尚申加於告戒繼今以
往令出惟行其聽朕言各循汝守任將帥
者無市恩以貨賄第令戈甲之精居左右
者宜律己以憲章皆知簠簋之飭儻不悛
而慢命將無赦而必誅各迪保身之明勿
貽噬臍之悔

又

朕祗若慈闈覃思邊事靡憚焦勞之極欲
臻康靖之期往者披輿地之圖悼中原之
俗皆吾赤子何忍誅夷申飭使軺往偷邦
聘而金國都元帥僕散忠義恬不臣之惡
挾震主之威禮絷行人拘之圜土既脅降
之不可即頒命而遣還揆彼政之如斯槩
不亡而何待但以並邊之戍行役彌年風
霜凌厲而朕方席廣夏之居藜藿不充而
朕則享太官之膳所以當饋而歎未明求
衣朕身在九重之中而心留窮塞之上欲

馳單騎躬勞六師撫摩瘡痍均服勞苦而
百辟卿士發言盈廷止或尼之莫孚朕指
爰命丞相敬代朕行夫佳兵者不祥好生
者大德朕豈忍以一時之憤而遂忽長世
之撫當謹守於封疆益繕脩於兵械使士
忘露宿之苦而將有死綏之心恃有待而
不來寧貪功而起釁儻穹旻之悔禍則蕩
定之有時咨爾庶方咸體玆意

太上皇帝本命青詞

丕承聖緒祗奉慈顔當元命之臨辰有珍
符之錫羨爰披寶笈恭扣叢霄願鑒寧親
之誠益閏受帝之祉

朱表

馳誠霄極衍慶慈闈祗荷博臨告成盛事
無疆之壽永承　太上之休有道之長更
增　皇宋之曆

外制

沈該落職制

君人臨照百官蓋欲其精白以承休德宰
輔儀刑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槩予

既老之臣自喪不貪之寶其還顯秩用厭
師虞具官某頃以藩條擢聞機政惟人求
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均何風采不
如治郡朕猶虛已日佇告猷精神強而折
衝未聞宏略血氣衰而戒得似減廉聲既
已乖鼎鼐之調始欲掛衣冠而去雖曲全
於體貌乃荐致於抨彈其鐫秘殿之華俾
即安車之佚噫君子慎始防嫌疑於未然
貴臣抵辜尚遷就而為諱慨往愆之莫捄
期晚節以自全

沈調落職降官制

舜賓世族冒賄有四凶之流商制官刑徇貪謹十愆之戒疇時民蠹尚佚邦誅具官某素無廉稱竊造邇列過而或改謂且收之桑榆老以益貪殆弗盈於溪壑示念七閩之都會不堪再歲之誅求貿遷欲盡於毫釐吞噬不遺於膏血姦贓狼籍公論沸騰慨而同氣之私姑貰投荒之罰亟鐫美職併奪崇階其祗服於隆寬尚少懲於往謬

陳誠之降官制

懷歸有畏於簡書恩始從於均佚誠可弗成於績用罰難逭於黜幽既辜體貌之私宜在譴何之域具官某始由科第寖陟邇聯意其簡默而不言則亦深沉而可用擢持兵柄游閱歲華退食自公宜赴功而樂事括囊無譽第持祿以保躬遠庶務之稍繁即抗言而請去彈章既上寵數宜鐫噫爲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虛懷服此寬洪無忘循省

陳靖轉遥郡承宣使制

王宮之官朝夕勤事積而至於三年之久可無褒哉具官某明敏忠恪服在此位籍日第勞是應遷法夫自刺史而上皆武著之高選雖倫其祿苟非尤恩不以敘進況承流宣化名秩益顯尚思稱塞無或不祗

錢愷降授鄂州觀察使宮觀制

昭德塞違國自貴近始厲名砥節士以廉恥張豈予肺腑之懿親乃爲龍斷之賤行此而可貰後復何懲昭化軍承宣使錢愷

胄出勳門慶承主第雖武爵是襲亦俎豆之常聞而市道自居致贏盈之不飾欲爾私藏之富寖予軍政之嚴考核具陳聽聞實駭其上承流之秩仍鐫奉謁之儀往即外祠姑惟薄罰

蔣璨降官制

朕惡人之欺而盡下以恕過誤觸罪則當自歸詆讕遂非其可亡罰具官某服在禁路出臨輔藩見謂老成亦所倚信乃吏姦之不察致臺劾之上聞深惟失職之愆姑

往賜書之問弗務兢懼更爲誕謾詭陳適伏之言前易剡章之日作僞之拙欲蓋而彰聊從一秩之鐫尚屈常刑之舉服予寬典新爾後圖

謝伋徐康降官制

部刺史撿吏姦職也汝爲縣令亡狀致吾御史以爲言汝失職已命汝自列庶或懲後不務引過更肆誕謾誰爲若謀謬戾如此鐫官一列尚服寬恩

韓元吉除度支郎中制

具官某度支之職前世以宰相兼之蓋發斂均節輕重取予於是乎在今名存而實廢矣視券牘之成謹其數出納之而已爾名臣之世率義好脩淹貫文藝綜練世故攝司之久肆以命爾其爲朕思所以振其職者

馮巽之除刑部郎官制

具官某獄重事也獄成而罪疑則上之於朝而刑曹郎參決而死生之其不可輕付如此爾以明法稱於文無害使在茲位孰曰不宜益務詳審以振而職

晁公武除監察御史制

御史府寄朕耳目苟非其人不在茲選爾學有本原才可經濟萬里來朝朕蓋得之於一見之初小試粉省彌有華聞冠豸在列肅我天憲朕所親擢爾往欽哉

呂擢除司農寺丞制

具官某惟爾先正有大勳勞在王室朕顧懷其世思有以嘉報之而爾亦自將其身蹈履繩撿擢丞西農邑以試爾能益務祗恪庸稱恩遇

查籥除夔州路運判制

蜀自兵興困於征調夔子之國地境埆而民尤貧朕思得賢使者以撫之爾文學議論見推時輩久在近服宜知朕指將輸之任輟汝以行往其布宣朕不遐棄

黃仁榮除兩浙路運副制

畿內漕視他路選尤重爾以通才書更煩使輟自泉府使服故官往其欽哉嗣有褒擢

張德遠除利州路提刑制

具官某蜀去朝廷遠治獄之吏或不得其平民且無告爾久更事任見謂明審其爲朕典一道祥刑之寄惟公其心以察郡縣使毋濫繫毋賄成毋上下其手則汝爲稱職

葉謙亨除浙西提刑制

部使者之在畿甸歲時朝集得以其職自達于上視中都官蓋等耳爾嘗執簡柱下掌誥西掖出治劇郡卽有能稱按刑江東獄不寃濫徙以自近冝知朕指佇爾來廷將有襃陟

韓彥直除淮東提舉制

惟爾先世有大勳勞在王室朕飭懷其後思有以襃報之而丞相亦言爾才可録也淮東煑鹽之利供國用什三命汝以使者節臨之其體朕意思振厥職

曹紱除湖北提舉制

爾守近郡有循良之譽朕念湖外之民勞苦兵事故付汝以使者節往撫綏之其體朕懷勿解于位

陳漢除直寶文閣知平江府制

平江吾股肱郡遴選所付必惟其人爾忠厚明敏所至辦治將輸畿甸成績可紀其還使者之節遂綰太守之章寶儲進直併示優寵尚體予意務安輯之

孫佑追復直徽猷閣制

朕中興之初緊汝爲良二千石所臨底績所去見思据正不回坐譏（一本作是）以免歿身久矣風槩凜然有懷不忘肆俾甄叙延閣寓直追加褒章録其遺孤用勸忠力

任盡言除直秘閣江淮都督府參議官制

具官某朕命相臣以幕府臨邊凡其自從皆天下之選爾忠直強明克承厥家所居之官聲績較著必能爲朕協賛元老延閣寓直庸寵爾行尚堅一心益固吾圉

趙不溢降官制

具官某朕惡士大夫便文自營屢下告戒又嘗逐二使者一藩臣庶其知革今汝持

節所在守不稱職闕時之乆而汝弗言逮同列之有云姑㑺章而飾過察州如此不黜何爲聊奪一官尚祗輕典

王漢臣李大授轉官制

朕褒錄勤瘁遠臣不以廢也況周旋殿陛贊予朝覲會同之儀而司其籍者哉爾漢臣練習而疏通爾大援周慎而明敏均以積閱恊于遷令廉車剌部階賦爾秩是爲茂渥尚克欽承

能説轉官制

周官歲終則稽盬之事上下之以制其食況汝服勤宗邸七年其乆全而不失是可嘉已遷官一等以荅汝能

正任防禦使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帶遥郡同加封父母制

父

具官某父某朕惟東朝方迪遐壽誕推渥澤爰曁人親爾善積于躬有子滋貴服予武著實應恩章載侈新封俾陞官簿益綏福祉庸荷寵光

母

具官某母某氏朕承顏東朝以天下養樂人之有壽母有以表異之肆因八秩之慶茂暢恩典爾慈懿淑謹有子在官宣勞武階攄際休事申賜命綷榮其家庭往祗令名益介遐祉

横行副使及武功大夫至修武郎父加封制

具官某父某朕惟東朝壽祉以幸天下惟爾有子服予武階進汝一官用厲孝治尚祗寵命往迪吉康

宗室横行至正任防禦使父母加封制

父

朕元日詔書蓋推東朝慶祉均暨天下矧予肺腑之戚也哉爾神明之支克自謹畏乃其子姓服我近班肆稽恩章俾進右秩尚其祗服茂迪遐壽

母

朕惟東朝之壽方迪無疆誕舉慶條以覃人老豈予族姓之母可稽脂澤之賜爾胄

自華閥嬪于天支有子在官宜賁新渥往
祗命服之寵益承燕喜之譽
懷安軍惠應廟昭佑侯可封昭佑
靈濟侯制
爾神父子有廟西土能赫厥靈祓除菑凶
朕蓋嘗錫之侯爵矣今部刺史又上其事
申以顯號於侯何愛
昭佑侯子靈助侯可封靈助順成
侯制
朕念蜀遠凡蜀之吏有功於吾民皆有以
二百卅八 子閑十九 十一 文
表異之於神獨不然哉增賁嘉名益侈而
施
佐神安仲吉可封通濟侯制
爾神侑食惠應能賛而長以休吾民五等
之爵侯位在二又有美號焉朕之報神亦
已豐矣
采石巡檢時宣訊民致死降官制
汝職儌巡而民以掠死雖匪其私顧可弗
懲褫官一列尚謹而後
勝捷都虞候謝衈換從義郎制

汝服勤戎服既有年所其還軍候往即官
聯
都虞候姚元換授制
爾服在戎行多歷年所其還候禦易寘武
階
潘得臣男汝楫補官制
爾父爲吏死寇朕既厚恤典又録其孤所
以報也勉哉惟孝惟忠則爾父益有顯休
張建陣亡與子德普恩澤補承信
郎制
二百六 子閑十九 十三 文
爾父死於敵録爾以官所以報也往哉惟
孝惟忠以顯父休
王漢臣米綱折欠違程降官制
汝護貢輸乃敢不虔宿留道涂折閲什二
其還一秩姑示薄懲
樂寅孫李抃趙達不覺察過淮人
降官制
疆場之守朕所致愼爾等爲吏乃或不虔
其鐫一官以厲餘者
楊慶祖李大正循資制

朕惟三歲之祀業鉅事蘩前期設官是俾
典治爾以才選服勞累時殆兹告成厥有
褒進

張俊彦循資制

顯仁之喪爾與有勞其進文階益務共恪

田漑轉官制

劉嗣立吳懌進書賞轉官制

爾揃家貲以佐國用揆之古義何愛一官

先帝信書之成汝輩共勞其間可無褒哉

進書賞人吏等轉官制

屬命諸儒輯成大典汝嘗服役亦俾進官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表

賀　太上皇帝遜位表

斷自聖意協于天心振古所無率土同慶
中賀臣聞爲天子父寔倉皇蜀道之歸尊
太上皇亦草昧漢邦之始未有躬致垂衣
之治而獨心懷脫屣之高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道極化元功超象外巍巍
蕩蕩蹤艱難馴致於中興汲汲皇皇在底
定弗忘於無逸蓋天度率追於　藝祖而
深仁壹似於唐堯當乾德之方剛體離明
而繼照臣欽承謨訓結戀恩私五日起居
莫預清班之列萬年壽考但勤神爽之增

賀　今上皇帝登極表

星輝海潤方肇啓於青宮地闢天開遂丕
膺於赤紀有赫聖人之大寶於昭天下之
至公廟社逾尊華夷均慶中賀臣聞父傳
於子振古雖然天作之君若今未有載纂
開基之緒惟新受命之符恭惟
皇帝陛下博厚高明齋莊中正翼翼之心

不已蓋本躬行嗚咽之望咸歸殆非人力
仰　太上復艱難之業付吾君於談笑之
間十一世而益光邁建武中興之事八百
年其增卜修成周過曆之期臣身在侯藩
精馳觀闕朝五日而善家令胥瞻孝治之
優復兩京而還上皇更徯大勳之集

賀立皇后表

儷極之尊光于有昔齊家之訓燕及無垠
日月宣昭神人歡喜中賀臣聞助粢盛於
宗廟茲王化之攸先羞榛栗於舅姑蓋宸

居之未有於若隆典之嘉禮茂承德壽之
重歡恭惟
皇帝陛下孝始奉親恩兼睦族關睢之樂
淑女式圖陰教之修雞鳴而至寢門共致
色難之養肇興縟典丕叙彝倫臣熹與常
僚具宣明制塗山啓夏方覲萬國之朝大
姒興周嗣上百男之頌

代揔得居士賀天中節表

珍圖錫羡方隆滋至之休誕月開祥載衍
無疆之壽照臨所暨舞蹈攸仝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齋居節費
不爲耳目之娛屈己和隣無復甲兵之問
凡此無爲而保治蓋將守靜以延年臣濫
職外臺忻逢穀旦夔龍接武阻瞻漢殿之
觴蟣蝨輸誠徒效堯封之祝

代方務德賀回鑾表

靈鋒電掃殲厥渠魁輿衛天旋格于藝祖
神人歡喜華夏尊安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始結琬圭
之好欲齊民均蹈於泰和茲親華軫之征

乃黠虜自干於皇略遠訖鯢京之戮亟傳
龍駕之歸萬里提封將復漢圖之舊百重
陛戟載新吴會之朝臣屬奉清閑獲瞻睟
穆邊庭賤守莫陪飲至之觴馳道告行企
望前驅之蹕

謝曆日表

一札十行雖存故事元年正月實拜新書
景祚有開庶邦咸喜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宅下舜曆在躬大一統以
當天作其即位定四時而成歲敷厥庶民

羣錫嘉名深詔執事臣敢不布宣上意勸相農功舉正於中既謹春秋之法自今以始當觀正朔之同

謝曆日表

二年而調玉燭方洽泰和一氣之轉洪鈞再放新曆惟朝廷則用故事在郡國實爲寵光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爲徒體道御數協時月正日俾民不迷自南北東西遵王之道臣敢不建用皇極奉揚仁風于冉于三勸百姓

農功之敏時億時萬祝兩宮壽純之長

賀元正節表

元年正月實春秋謹始之時是日三朝會圖籍貢珍之盛羣新繆典益修閱休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本財成誠參化育羣黎百姓欣逢治定之期君子小人各適消長之分導迎景貺登濟中興臣猥以賤官出守外服君門萬里雖迹遠於天朝壽觴九行徒夢遊於帝所

代百官賀冬至節表

增泰元之筴益闡受命之符奏黃鍾之宮丕應得天之統造庭稱壽率土均懽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與神爲謀惟皇作極合八能於前殿衆建人才書五物於保章用昭歲事緝熙景貺敷錫羣生臣等叨列攸司欣逢穀旦七日來復方占羲曆之祥萬壽無疆願罄堯封之祝

代百官進玉牒成書表

帝系勒鴻爍科條於屬籍聖謨啓佑嚴訓典於寶儲御巖廟以觀成拱朝班而稱慶中謝竊以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同詰商盤麗光躔於東璧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歷時浸闕於編摩甫歲悉加於纂緝必親經財幸稽春秋簡牘之文故並建殊尤若河洛圖書之出恭惟

皇帝陛下慶緜景祚志適先猷世茂本支襲生民之尊祖道昭歷服成下武之繼文考仙宗皆聚此書述遺烈永爲大訓臣等

撰當際遇快覩休嘉麟趾振振共仰宗盟
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

賀冬至節表

品彙慶一陽之復於時是爲仲冬王者會
萬國之朝其儀亞於獻歲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重明麗正彰復考中不動聲顏
豈止候陰陽之定純受德教所以同天下
之心受福惟多知剛方長臣忝逢穀旦屬
守竹符望帝都千里而遥莫與班行之末
上吾君萬年之壽不知精爽之馳

代百官賀日蝕陰雲不見表

璿璣占象方虞辰集之差黼坐端躬遂應
離明之正爾雲密護沴氣潛消瑞揭圓精
慶由宸極中賀竊以日行有節數或災於
經躔帝德罔愆誠乃回於穹鑒偉休符之
昭著知治道之顯融恭惟
皇帝陛下神化文新智輝旁燭容光必照
聿發丕冒之功守實不虧坐㵚寅賓之度
惟聖時克先天不違臣等服在邇聯與觀
景貺珍圖疊紀仰開合璧之祥羣目共瞻

益勵傾葵之志

進登寶位銀表

受四海之圖方盛官儀之復鑄九金之鼎
敢忘牧貢之脩悵違執玉之趨祇効來琛
之獻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配天立極如日升明所寶惟賢
已旁求於壽儁理財以義且盡貫於逋租
而臣職在剖符禮應奉幣侑稱觴之萬壽
知芹羨之非珍邁交戟之百重慕葵傾而
徒切所有賀登寶位銀一千兩謹遣妹夫

進士李蟾捧表管押上進冒犯天威臣無任

代百官謝賜時服表

冬祁寒而惟怨咨過軫聖神之念秋獻裘
而待頒賜聿嚴典則之常手舞拜嘉篚將
示寵臣等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文昭經緯道極彌綸中寶儉慈
衣弋綈而率下外新制作美黻冕以御朝
乃眷周行載分齊服臣等恩均在笥德愧
章身制彼裳衣莫効馳驅之力出於機杼
當知紅織之難

進奉貢葛奏狀

砥篚纖纊雖云任土之殊當暑袗絺顧是此邦之產備齊官之三服參禹貢之九金前件物邊幅非長經綸殊拙垂衣裳而至治慚莫效於絲毫美黻冕以致神或見收於巾冪謹隨狀詣闕上進以聞

謝除中書舍人表

蝸場秉筆方愧空餐鳳掖代言遽叨親擢被身章而滋寵捧誥牘以彌驚懇避莫俞省循增懼中謝竊以中書本命令之地舍人典文字之官學博藝精斯能華國職清地近豈可假人蓋有思之敏者未必暢於事情詞之工者未必窮於理致問古今則高崔互有所得評書詔則常楊各擅所長世每歎其才難人亦隨於器使非夫言通志慮識達典章絢黼黻之文邃淵源之業則何以裁坦明之制居清切之司如臣者才不逮人學徒泥古偶玷名於魏第俄策足於要津屬內史之久虛俾孤蹤而代匱方自虞於顯黜敢有望於爲眞忽拜異恩

祗懃非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回至治綜覈羣工方將導飾於皇猷故必網羅於衆俊雖大公之施不間疎微而小己何堪誤膺簡拔臣敢不仰承眷渥益勵操修職在絲綸寧有彌縫之助事專筆舌敢忘獻納之忠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謝表

右輔分符初無治狀西清掌誥復冒寵除更遍鰲禁之班還參豹尾之從中謝伏念臣空疎不學徼幸入官歲月推遷遂塵清貫風波浩渺迄致煩言一收朝蹟而歸五見律箭之換尋覆蕉之夢驚曩事之皆非追視草之遊懼此生之終棄敢圖新渥遄服故官躡文石以朝趨掣宮鈴而夜直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膺舜曆煥緝堯章核名實以登俊髦蓋欲去虛文之害躬勤勞而詔機務益將恢遠御之圖曾是孤蹤亦叨殊奬竊謂今日論思之職豈特平時播告之修顧邇瑣之多虞繄廟算之靡定必有隨時

制變之策以究折衝禦侮之宜造膝之言
願極陳而毋諱捐軀之誓期永報於不貲

撫州到任謝表

解荷橐於西清久隔雲霄之望分竹符於
南紀忽霑雨露之恩惟盛時無終棄之人
俾下臣有自新之路中謝伏念臣策名最
晚被眷獨優始由狴犴之餘旋遷班聯之
末驥騄備八鑾之乘何有於駑材鶩鴻參
萬玉之庭更容於鼠技惟特達盡由於親
擢果迂疎交致於人言俯危迹以震驚悵

明恩之未報敢期宥過尚俾承流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仁與春融道同天覆建非常之
策方任賢而使能開大公之門悉除苛而
解嬈乃眷上游之古郡載收散地之羈人
臣敢不懲沸吹虀飲冰食蘗求民之瘼稍
更珥筆之風勝己之私切謹佩韋之戒柢
圖來効思蓋往愆

平江府到任謝表

覼天有請願供水菽之勞易地疏榮復畀
繭絲之託仰戴上恩之厚靡容私義之伸
中謝伏念臣開迹諸生受知 太上華涂
超躐英匪親除憲府抨彈良由自取會眞
人之御極容偏郡以承流已試無功丐閑
得劇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
是誠何心深懷顛覆之憂或誤甄收之意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同 藝祖孝述 光堯廓大
度以用人欲兼致非常之士攬權綱而在
已將崇成可大之功曾是棄捐亦叨簡擢

臣謹當布宣盛澤激發儒衷澄瀚海之波
冀有因人之薄效凝清香之寢敢如平世
之偷安

潭州謝復次對表

賜以賛書還之次對敢云舊服是謂新恩
中謝伏念臣智昧一官仕嘗三已江湖遠
引自怜蹇剥之多雨露均霑獨倚乾坤之
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聖緒駿發英猷專子奪之
柄以馭羣工明功過之使以興庶事迺如

孤迹亦預慶條臣敢不祇佩隆私益追往
咎懔有及民之效則爲報上之忠

代方務德盧州到任謝表

外閫分憂肆敘明命內朝賜對載邇清光已見荒郡創殘之餘具言聖主哀矜之意中謝伏念臣婁膺剸劇茂著微勞謂孤蹤宜在於棄捐而廟論猥煩於推擇屬有負薪之疾旣辭輓粟之行逮茲邊瑣之多虞復俾帥藩而申命馳驅引道僅伺拜恩細札十行亟承於漢詔土階三尺密奉於堯

言軫民之窮則使捐關市之征憫臣之病則戒求藥物之善掩骼下度僧之牒振飢分貢牧之金獨揆謭能曷勝隆委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惻隱盛德涵容華輅徂征已克清於大憝玉關罷警將永洽於泰和慨斯鋒鏑之淫夷懼以繭絲而剝刻故銓冗吏使布寬條臣敢不祇若神謨恪恭賤職老於州縣敢圖橫草之功固我封陲庶弭搔爪之怨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啓

代揔得居士上宰相

咎深百適敢逃齋斧之誅恩予再生願廣覆盆之照仰止雲龍之會俯殫螻蟻之誠伏念某晚學支離殘生寒窶躬耕自足所願力田而逢年世祿偶霑本意爲親而捧檄孤蹤自憐於薄宦廉隅稍慕於前修慮損棄之莫辭實簡書之是畏諸公長者猥借齒牙清都太微獲望旒冕退效一官於

壁士投閑二紀於江湖日莫而巾柴車嘗躬鄙事秋風之破茅屋安所奠居雖周道如砥何有於崎危而秦網疑脂竟罹於羅織會 上聖權綱之獨攬貫下臣縲紲之非辜綴毀裂之冠裳招散離之魂魄奠安晚節絕望榮途何負薪之疾未瘳而剖竹之符狎至洊拜西州之繁使適當北鄙之多虞中命推行攖辭莫遂念廊廟東知之特達且關梁捍禦之闕疏釁已結於搔爪備初微於橫草竊儔死封之志遂忘負乘

之讖李牧之居北邊費軍租而享士營平
之破羌賦留步卒以屯田盗空狐鼠之羣
吏戢犲狼之暴周旋兩稔辛苦百爲頗績
效之未聞亦規摸之粗定自嗟激烈人笑
迂踈果飛謗之交攻致劾書之趣上尚蒙
觀過俾免所居匪造化之曲成殆生全之
莫保雨流木偶所念無歸火及池魚又將
奚咎聚族近盈於千指爲氓不辦於一廛
疾病侵凌親朋棄絶固已闔門而恐懼尚
虞投隙以摧傷瀝血攄辭搏膺請命伏望

僕射相公廣好生之德察溢惡之言憫其
嘗被於使令頗亦服勞於奔走稍援溝中
之納俾留轂下之樵收父子之餘年歸田
園於故里況及席捜羅於豪傑欲前籌闢
濟於艱難有如不肖之資既乖已試之效
儻獲洗湔於既往庶將勸厲於方來九頓
首以自歸冀垂威聽三折肱而不悔誓報
隆私

代摠得居士上葉樞密

運璇樞於霄極方恢宏遠之圖馳玉節於
戎荒益茂綏懷之略仰止南轅之近莫陪
前弩之驅輒控緘縢冒干齋斧共惟國信
樞密德全剛大學貫淵微萬壑長松卓爾
棟梁之用九金神鼎岌然寶鎮之儲佐王
夙負於英資憂國粤從於早歲已積公台
之望浸膺旒扆之知容臺高潤色之功外
府極轉輸之効朞年上最即日召還横榻
憲臺朝有絲繩之直持衡銓部人知水鑑
之平紬石室之圖書誦露門之簡策豈特
搢紳之歸重抑惟夷貊之知名亟自南宫

進陪西府方　睿主廣右文之治適殊鄰
修交聘之儀政須國幹之良往震天驕之
俗望龍沙而引道馴犬聚以華心何但單
于識漢相立朝之風采定應回紇懾汾陽
單騎之威容式時遄歸厥有成績聳聞廷
告藹慰具瞻伏念某邊徼微官門闌舊物
半生憂患晚老矣以何堪末路棲遲復病
焉之爲祟晝祈哀於宰路冀得請於仙祠
兹聞大蘇之還寔冀洪鈞之播受廛故里
儻容孤迹之偷安擊壤明時尚與齊民而

拜賜

代季父賀湯丞相

大號明敭眞儒進拜基命宥密旣用予安
天下之民疇咨登庸蓋論相逌人主之職
泰階齊色巖石具瞻恭惟僕射相公廣大
高明溫良恭儉範圍天地之業實蘊蓄於
平時黼黻河漢之文聊發揮於餘事徧歷
在廷之清貫屹爲斯道之主盟周旋回枉
之間終始端方之守抗浩浩滔天之勢愈
厲忠規切惓惓造膝之言願還威斷揭大
明而烜照破積陰之蔽蒙旣妙契於宸旒
將遄歸於政柄姑畀腹心之寄俾專帷幄
之謀右府本兵懾天威而遠震神樞旋極
肇國勢以中嚴萬山瞻鰲鎭之尊一柱障
鯨波之險庸虛次輔特告昕朝衆志交孚
覩我公之爰立上心簡在揆剛日以延登
新風采於巖廊峻冠章於槐位丕建太平
之業益隆不拔之基某獲侍光躔越從早
歲方流落棲遲之已甚獨矜憐收拾之不
遺於此餘生永歸大造若早作雨抑多方

均被於洪休如泥在鈞豈一介獨爲之私
喜

賀湯丞相

誕受冊書進登揆席星樞環極有嚴宥密
之司帝鼐調元丕正彌諧之任天心克享
物望交孚洪惟　本朝之興垂二百載粤
自右府而相者十數人趙中令以創業佐
命之勳韓侍中以決策尊王之略杜正獻
閒暇清正而裁抑僥倖曾宣靖謹畏周密
而明習憲章率皆名垂世之日星身爲國
之基杖若時英輔光配前人恭惟僕射相
公才全而德不形功大而心轉小惟虛以
靜故能應無窮之變而不懾惟寬而栗故
能處羣枉之閒而不回厥惟帷幄運籌之
初已著股肱惟人之望還主威於笑談之
頃恢朝綱於紛紐之餘國人曰賢已恨登
庸之晚大君有命率瞻爰立之新朝廷由
是以尊安天下想聞其風采渙號所暨黍
亭可期有如孝祥辱在恩地大廈成矣當
容戢翼之歸泰山巋然請効微塵之益竊

謂君相之遇合或繫國家之隆汙有其君而臣不足與圖功或當饋而歎息有其臣而君不能與共治或環轍以趑趄永惟感會於一時蓋亦寂寥於千載迺今之盛振古未聞 皇上勵至神而詔百官諸賢建大功而同休德疆場不聳年穀屢豐儀不及茲而有行是將無日而復可惟海內重望之所屬此門下素蘊之欲爲毋使四公得專美於前抑亦永世有甚休之譽

洪帥魏參政

九命作牧逖瞻帥閫之雄一麾爲祇近接宮墻之峻念昔播大鈞之块圠乃今依厦屋之帡幪恭馳只尺之書丕承進退之命伏念某鄉持末學輒冒首科觸宰路之虞羅陷親庭於狴犴飈回霧塞方蔽羣陰地闢天開俄登衆輔乃 聖主類郊之二日辱明公造膝之一言可但釋纍於詔獄之冤且復育材於儒館之遂恩私厚矣報效缺然謂當少著於事功則亦仰曠於知遇冥行自信幽默固宜奉香火之祠遄趨並

塞逖旌麾之府叟隔重江未容望履於和門姑欲卜居於德里是所願也敢私布之恭惟某官道緝聖傳功熙帝載三能之麗天極煌煌列宿之躔四瀆之經地維浩浩百川之委若稽獨化之始登翊萬微之繁凡當時廊廟之所行雖走卒兒童之能誦青天白日靡容刻繪之工亦舄袞衣但冀旋歸之速方將茈天下之寒士夫豈拒吾儕之小人載惟留落之蹤冞極依歸之悰仰窺宏達必遂矜容開商邦三面之羅巳涵大惠築楊子一區之宅終藉餘休

王樞密

運璇樞於霄極夙瞻命袞之崇分玉鑰於神臯今仰建牙之近竊有負薪之疾未脩欸版之恭敢徹書函冒干齋斧共惟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清介之風凜然表世而獨立孝友之行信矣行人之所難竊觀聖君簡注之深率由明公誠一之著異寵超躋於羣辟斯文冠絕於當時紫誥黃麻士知模楷丹心白髮國有蓍龜丕釐宥密

之司誕付安危之寄造膝九重之議固遠臣莫得而闚捐軀萬里之行雖黠虜亦爲之懾方佇登庸之拜俄聞均佚之歸西都獨樂之燕居始姑從於雅志安陽晝錦之榮事終弗遂於牢辭即故里以開藩護陪京而作牧江山震疊父老歡呼小頰尊俎之籌益壯盤盂之勢遂膺渙號還陟鼎司某一遠台符再周歲紀龍墀奉對首叨特達之知螭陛記言更自薦揚之致遠右府出疆之日寔西垣去國之時瞻躅首於江

濱靡容奉謁委鸞飈於天上猶辱貽書自憐不肖之軀正在大何之域丹書未削居懷夙夜之憂綠野非遥坐阻寒温之問豈謂遷槩之至此會逢碩輔之來臨人謂斯何嗟剌骨吹毛之已甚天其或者將息黥補劓之可期仰繄大造之仁俯亮危衷之切冰魚未躍長依萬頃之澄波巢燕來歸穿斷千間之廣厦

代揔得居士上徐敦立

肅持虎節還自龍荒陟老上之庭國威坐振史尚書之履天眷彌隆仰繄扶御之勞當有神明之助共惟國信尚書學尊一代氣蓋諸公大丞相之家風流是似古君子之操夷險弗渝方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惟忠信之人可行蠻貊一星北去三月南歸喬木參天諒切故都之感雪花如席可堪胡地之寒茲奉對於清閑即參華於近密某棲遲薄宦景仰壯猷瞻十乘之元戎莫遂前塵之拜蔭千間之廣厦知無淩雨之憂

淮東漕魏郎中

京輦効官晏瞻逸軌邊亭奉指遹借餘光豈曰爲寮於焉事長伏惟某官氣吞餘子學眇諸儒未嘗枉尺以直尋寘欲居今而行古凜乎一代之名士備更險夷信矣中興之吏師所至辦治嗟守闕之虎豹困横江之鱣鯨人謂斯何厥有至公之論天其或者將爲大用之基殆聖政之更新借羣賢而彙進雙旌引道亟分刺史之符一節趣歸即覆郎官之錦簡注深厚寵靈洊臻

陛內閣之新班專外臺之劇寄眷斯民俗已熟教條舊所領州尚鬱去思之望及茲開府當成不戒之孚仰窺訓詞即俟報政某棲遲晚節漫浪此官方懷投劾之歸空切登車之志念昔已同之臭味于今復並於官曹仰鄭燭之分輝庶山蔡之不采隆寒在候盛德對時冀妙毓於生經用丕迎於景貺

新巢縣許宰

冠千佛之名早嘗慕義為百乘之宰今乃同僚雖共嘆於回翔聊自諜於親炙伏惟其官才高儁軼文掞明庭凌雲之氣超然固已薄蓬萊而不上激水之飛遠矣方當運溟海以橫搴詎意荒城肯臨君子歷考本朝之故事人謂斯何自結　明主之深知公寧父此所冀亟來於行李庶能少奉於周旋

荅吳將仕

屬厭俊聲夢想德宇文人作牧適臨父母之邦仲氏決科更參兄弟之契欲論交而

未敢乃盛禮以見投伏惟某官考信六藝以行其所知博極羣書而守之以約深厚爾雅追漢兩京之文直諒多聞得魯君子之益蓋將交天下之善士豈其顧吾儕之小人既見止而我心降喜可知也匪報也而永為好俾利圖之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千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啓

除禮部郎官謝沈左相

考東觀之藝文方陪儁軌隸尚書之牋奏遂列清曹荷銓宰之殊知躐官彝而超授伏念某幼而不學長也益愚出寒鄉寂寞之濵居游巳陋襲老生陳腐之説剽略奚工筞名雖冒於一科觸禍僅逃於九殞諸侯賓客姑將稍試於所聞上帝圖書即許竊窺於未見牙籤雲委貝闕天横蠹魚枯

文字之間海鳥眩鼓鍾之饗瓶罍易耻宜蒙盌脫之譏組繡非能敢望錦囊之目始令承之旅使爲箕訪臺閣之大儀顧非博綜誦朝廷之故事尤愧清通蓋一再歳之久虛乃不崇朝而輕昇凌競就職激切懷恩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妙體元誠純育物臯夔稷契丕成極治之功東馬嚴徐盡入至公之用占小藝者率以録示大賢之無不容猥收埸屋之虛名亦玷省垣之高選某敢不靖共爾位紬繹舊聞何日爲郎

雖賴曲成於造命不遑將父終期外補以便親

湯右相

上同 前

某重惟父子悉累門闌榧筅編摩隨甑尚旁於却顧珍臺灑掃遠枝更許於安棲覲是孤蹤益勤大造斯文衡鑑收雕蟲篆刻之微舉枉織羅採破卵傾巢之酷故茲識擢一出異知恩如鞠育以何加身欲糜捐而莫報某敢不質之天地銘在肺肝

下同 前

謝劉提舉

郎家安在方叨執戟之榮君舉必書遽陪載筆之侍冒恩至渥論報獨難伏念某猥以諸生濫追衆儁考藝文於東觀隸牋奏於南宫忽誤聽聞進躋班列典春秋尚書之簡冊何有編摩望清都太微之冕旒空塵供奉靡容辭避端自吹噓茲蓋伏遇某官學有本原智周事物六轡按部式専閫闠之權三接造庭即賜清閑之燕不遺故舊曲借褒揚遂勤騎吏之臨特拜雲牋之

覬齊夸烏有姑借喻於騁辭曾懼無媮願推誠於發藥秖深感抃莫旣頌言

撫州到任謝執政

殊庭賦祿方省已以偷安剡郡分符遽叨榮而起廢大恩難報小器易盈伏念某天與隘疎地繇孤遠頃陪朝列誤簡聖知執筆螭坳愧編摩之何有演綸鳳閣知潤色之非長人咸羨於遭逢已獨知其僥倖彈黔驢之技未答洪私致鵜梁之譏莫逃餘責一收朝蹟三易歲華旣自循滿溢之愆敢復有超踰之望忽玷藩宣之寄寔繇造化之私恭惟某官茂業經邦精忠格帝自任天下之重出應聖人之時端委廟堂共建非常之策運籌帷幄果收不戰之功勳在旂常望隆鼎鉉夫何疎拙亦預搜揚某敢不祗畏簡書布宣條教慰安牧養冀追渤海之功撫字催科惟上道州之考

王提舉

食蘗飲冰舊欽靑德匿瑕藏垢今藉餘輝將親依繡鉞之嚴敢恭致緹緘之問伏惟某官學專師古志不謀身落木紛披凜長松之獨立頹波浩渺屹砥柱於中流蓋寓貴一時於我何有哉雖夷險百爲惟是而已矣 聖天子旣深知於忠讜士大夫亦交譽於淸規正色朝端所宜進陟觀風江介曷尚淹留某慕用惟深師承是幸惟州縣簿書之事儻少寬程督之科則里閭凋瘵之民庶竭盡撫摩之力

陳運使

誦諫臣之薦草夙欽循吏之稱分太守之竹符令托外臺之芘願瞻誨色祇奉教條共惟某官古學精深英猷特達頃侍和公之側宴道永州之賢事得其宜未嘗干百姓之譽治出於一殆無愧兩者之間將登禁密之聯尚借澄淸之略諒無煖席即有賜環某慕用惟勤親依是幸惟州縣簿書之事儻少寬程督之科則里閭凋瘵之民願竭盡撫摩之力

任提刑

近仙闈錦帳之氈昔聯輝於列宿瞻使者

繡衣之斧今托芘於二天將祗奉於教條敢敬馳於書牘伏惟某官學潛精粹德秉純全素節清規表儀於鄉黨閎猷敏識潤色於朝廷容臺正綿禮之訛憲府極繩衍之效方佇持荷之拜俄聞蕩節之行千里上游久著平反之譽九關帝所即期趣召之歸某一去賓閎屢更歲籥躬耕下澤徒切睎於光躔假守偏州乃寄依於蔭樾所冀少寬於程督庶將白力於撫摩

黃運使

一麾江海叨被恩書千里湖山遙瞻使節方有希於餘潤乃先辱於惠音共惟某官德履粹溫才猷閎濟早更名郡偉望賢之兼隆暫屈外臺見事功之咸允雖經畫雅資於管葛而論思正屬於嚴徐佇奏嘉庸即還近列特紆高誼曲賁跡蹤把酒分一日之光坐歎晤言之阻占詞妙五雲之體但深藏去之榮

鄭大資

綠章封事方修香火之緣黃紙除書忽拜璽絲之托愧微蹤之未稱幸長者之焉依伏惟某官德秉純全學躋淵奧五百年之名世將以有為四十圍之參天凜乎不拔歷數當今之大老孰是中原之故家願益介於壽祺佇登延於舊弼某服膺滋久望後終遙何期起廢之恩乃有親仁之幸惟諸父辱火公之客未報隆私顧是邦有賢者之留敢忘祗事歸依之極數宣悉周

陳正字

同前

伏惟某官學造聖真文為國采瓊琚玉佩久應接武於夔龍貝闕珠宮尚困守關之虎豹所冀躬行於白屋會須自致於青雲某屬造英躔猥參朝契忝辱在游從之舊間者闊焉乃今諧覲炙之榮喜可知也未遑問訊先辱移書

提幹

同前

伏惟某官襟量粹夷才猷超敏外臺贊畫知譽處之深休要路蜚聲諒東求之不遠再惟冗瑣獲際光塵友士之仁豈獨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規

建昌趙知府

同前伏惟某官擢秀天支蜚聲朝右爲善最樂卓然循吏之師閱理居多粹乎宗室之老暫淹侯服行陟禁涂某慕義已深承顔弗遠是所願也儻或聞前輩之話言豈不然哉當盡得疲民之疾苦

黄知府

同前伏惟某官正學探微英猷邁遠風流未泯蓋山谷老人之諸孫進擢非遥有袁州刺史之故事諒不容於煖席即遄被於賜環某同前

孫參議

同前伏惟某官與學家傳宏猷天賦名藩布詔謂當少著於豐功燕館顒眞乃復重違於雅志惟益臻於壽祉以茂對於榮恩某久此睽違載欣接款同前

王教授

同前伏惟某官學造淵微才推敏劭横經師幄知譽處之宷休奉詔公車諒東求之弗遠再惟冗瑣早際光塵未遑問訊之恭

先廖貽書之既

通判以下

同前伏惟某官襟量粹夷才猷超敏回翔外服知譽處之宷休踔厲要塗諒東求之不遠再惟冗瑣獲際光塵友士之仁豈特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規

趙通判

殊庭賦禄方竊便安支郡分符誤叨委寄所幸治中之從事乃是平生之故人伏惟某官清德家傳英猷天賦光風霽月自是無壁錯節盤根試窺游刃雖千里尚留於驥足然九霄方迅於鵬程諒亟拜於除書遂横奔於顯路某屬因諸父嘗際高賢聞者闊焉已忘歲月之多少喜可知也願將朝夕以親依未皇問訊之恭先廖貽書之寵

江州林知府

半生慕義未遑賓謁之修支郡承流遂有善鄰之托載馳書牘恭制筆齋鈐伏惟某官敏識造微英猷邁往卓然一代之循吏喜

是中原之故家坐嘯江城仰治功之獨最奉朝漢關諒追詔之非遥曾是微蹤將依隆芘寒女緝苧所願分光於有餘拙匠伐柯尚欣取則之不遠

苗太尉

授將軍之鉞嘗望餘光分刺史之符遂依隆芘伏惟某官忠揭日月義嚴雪霜早歲臨戎即登於勇爵十年扈蹕畫勒於勳銘逮邊瑣之多虞由巖巖而遣戍茂宣皇略亟挫天驕倚須露布之聞遄正鉞旄之拜

顧茲孱瑣方藉帡幪瞻碧幕之非遥馳尺書而敢後

王侍郎

緯星厂之軫轄斯文夙賴於主盟卧江海之空同舊德更高於耆壽喜聞塗之有日將候館以趨風恭惟某官名冠倫魁識參元妙瓊琚玉佩固嘗接武於夔龍貝闕珠宮曩困守關之虎豹去六月而一息翔千仞以覽輝諒扶掖之北來即賜環而南下某粵從稚齒叅綦侍躔何期荒障之乘適此高軒之過榮光下燭華問先臨仰君子之好謙愧小人之不敏

明州韓尚書

繡幢畫戟占東藩鼓角之雄寶字玉文新廣內圖書之直入謁尚遥於賓楫修辭敢後於齋鈴伏惟某官粹量淵停英姿玉立學無不可禀乎當代之偉人政得其宜卓爾中興之循吏乙陛識尚書之履四方勞中伯之藩留鑰九扉已壯長江之險戈舡下瀨還清瀚海之波顯暐外屏之勳遂賚

西樞之畫某遊違墻仞多閱歲時大司寇之議刑嘗拜家庭之賜小諸侯之述職敢忘方伯之尊嗟聞訊以成疎且懷恩而未報所蘄宏度終諒微誠律管崢嶸和門整暇冀益綏於純嘏亟趨覲於嚴宸

曹監簿

一麾假守自愧非才千里貽書過勤盛意伏惟某官英聲夙著德器自將雍容文辭亟簡朝廷之聽積習名教益增閥閱之光方徑席於清高尚不忘於疇昔有懷謙眷

莫喻鄙悰

賀周侍郎

寵[redacted]洊膺異數以武部之顯曹而顯

玉堂之直以文林之魁傑而紬金匱之書

外廷雖劉見於親除造膝乃先期於面授

共惟聖眷獨厚諸公蓋將基大用於此時

豈曰踵前人之故事有如孤迹孱在恩門

竊欣廣廈之成第仰慶雲之蔭輒因尺牘

少攄愚衷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啓

王提刑

汝水承流巳叨覆露吳門易地更托按臨

曙幸會之適然知譴何之可免伏惟某官

純誠獨秉剛毅不回溜雨之四十圍本孤

根之自立搏風之九萬里寧短翼之爭飛

粹無㮛楅之華凛有澄清之志顧外庸之

久説宜中詔以遄歸某別德經時親仁不

日疇昔熟於條教莫先圖民俗之安乃今

奉以周旋當益厲官常之守

章提舉

虞廷輯瑞昔叨一盼之榮禹甸宣風今與

六條之按仰止使旌之近俯馳書牘之恭

伏惟某官粹量淵停英姿山立文高學古

蔚爲儒掖之宗行峻緩方屹比廷紳之表

自寵持於華節即妙柬於垂旒外庸巳説

於澄清中詔行參於宥密某見賢不遠受

察云初是能容之體少寬咸於程督庶可

乎耳所當盡力於撫摩

兩通判

諸公長者之譽疇昔固願見之同官爲寮之賢乃今何其幸也伏惟某官英猷邁往正學探微杞梓楩楠知鄧林之不雜琮璜圭璧宜清廟之見收歎淹半刺之除行拜十行之寵某依仁匪遠託契云初前事後師儻悉蒙於教告左提右挈其將免於悔尤公其圖之我所願也

知州

門閫聯㒰久違問訊之恭（不相識云門閫在望未諳識函）

（之私）郵傳鼎來遽被貽書之寵仰佩沖虛之愫更懷親附之榮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立上於要津居然一障之乘顧何勞於餘刃諒賜環之在即遂持橐以居中某已試無功巧閑得劇民亦勞止冀少圖安集之功公儻教之當謹承清淨之誨

待闕通判

（上同前）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立上於要津居然別乘之官顧何勞於餘刃諒賜環之在即遂結綬以遄歸（下同前）

趙郎中

（上同前）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籍甚諸公之譽當立上於要津迺然三徑之居乃深藏於偉業諒璽封之來下由珍館以遄歸（下同前）

王提幹

（上同前）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西樞宥密夙推家[illegible]之謀右輔均輸今賴幕中之畫佇趨嚴召立據要津（下同前）

朱知府

（上同前）伏惟某官行峻履方識明器博楚都揭節夙高廉按之公嚴瀨剖符行著蕃宣之績恐難淹於外服當即拜於中除（下同前）

胡國正

籍甚諸公之譽所願納交粲然一紙之書胡爲及我伏惟某官高文足以華國讜論足以濟時璧水之除此其漸耳瑣闥之拜衆且遲之方消搖於里居益涵泳於聖學

俯慚固陋行際聲光友士之仁豈獨慰平生之願求民之瘼庶將聞忠告之規

陳教授

同年之契契闊有時爲僚之賢解后於此伏惟某官議論該乎國體文華贍於時英教諸侯之泮宮聊從容以卒歲備天子之詞命知軒騰之有時某攝官云初依仁是幸友多聞之益無以尚之問爲政之方其知免矣

常州郭知府

諸父納交昔叨末契近藩假守今託善鄰將敬摯於齋鈴敢遠馳於書牘伏惟某官才高盤錯譽藹薦紳諫大夫薦之公朝太上皇擢以名郡第循良之最獨居三輔之先輸獻替之忠即參兩禁之容某已無善狀更誤庇恩望廬山之雲既闊晨昏之養歛吳江之水敢爲旬月之圖欣近接於封圻將悉摹於條教僕之所願如此公其勿愛于言

撫州陳知府

碩膚之譽久屬厭於舊聞斗大之州乃淹翔於敏手豈獨託交承之契所欣蒙覆護之私伏惟某官器業偉然譽華籍甚家學之富蓋有本原吏事之精尤高盤錯暫領一麾之寄即嚴三節之歸乃眷臨川號稱古郡戶乏中人之產府無經月之儲貧吏乾沒既不哀杼柚之空齊民無聊皆去爲囊橐之盜宜有循良之政來蘇疲瘵之餘愚若孝祥一無可紀糠粃在前之愧夫何言哉瑾瑜匿瑕之仁是所望也

劉舍人

五莞曠官已逭黜幽之典三湘謀帥又叨使過之恩亶惟衣鉢之傳實有鈞陶之自某奉身無術與世全疎冥行於利害之涂窘蹶乎讒謗之藪載從去國還作州牽以五六月之間則爲數千里之役精神耗於憂畏筋力疲於奔馳忽去忽來固未免揶揄之鬼乍賢乍佞獨奈何蔓斐之人豈無二頃之可耕況復雙親之既老決意投簪之適弗圖賜覆之榮恭命而行覼辭不

獲茲蓋伏遇某官學窮聖蘊道覺民先著
崑崙灊蓬萊逈立風塵之表決汝漢排淮
泗橫馳翰墨之場比收一笑之功遂珍陸
梁之冠雖枉公以爲餘事然寬上之所其
憂肆子環而召歸當告冊而旻立即以所
臨之巨屛付之承學之諸生某敢不謹守
箴規益思策勵老吾老幼吾幼方深斳錫
類之恩步亦步趨亦趨終難望絶塵之軌

王運使

劾章亟上即使歸田明詔趣行又令分閫

蓋亦東西之惟命敢云來往之爲勞所欣
容察之賢乃是交游之善伏惟某官英姿
煥越德宇靜深風流傳正始之餘人物尚
中原之舊刻清湘之樂石嘗夷赤籍之驕
通下瀨之戈舡又靜綠林之擾佇圖成績
即拜顯除某猥奉藩條獲依使節念問涂
衡嶽曾分筆硯之餘而枉駕湘西復接盃
觴之勝違離屢兩際會偶然一馬二童長
驅千里雙魚尺素疊拜三緘筋力盡於奔
馳精神爲之耗散欲報所貺將遺後休念

已報契分之深豈其較禮文之末我之不
敏情見乎詞

寄居官

劾章亟上即使歸田明詔趣行又令分閫
蓋亦東西之惟命敢云來往之爲勞一馬
二童長驅遠道雙魚尺素敬拜好音病體
困於奔馳文思爲之枯涸泚筆欲報空乏
是憂念方依德庇之初（曾下仹去念託停契之深）方必
不較禮文之末我之不敏情見乎詞

呂彥升到狀

出分宮鑰綴托交承入奉介圭喜將解后
聞有南徐之新命復爲北道之主人奉艤
舟而小留當接塵而一笑

帥江陵通運使楊顯謨

山川跋涉欲徧東南父子扶携復來荊楚
即有依仁之幸更懷冒寵之慚伏惟某官
熏班馬之濃香鍾岷峨之秀氣籍甚之譽
與江俱流煒然之光立朝更顯謂當押紫
微而排閶闔徑拜玉清之侍臣何謂着崑
崙而渾蓬萊尚作繡衣之使者有如孤迹

嘗並英遊乃今逡瑣之行復託外臺之庇夕烽罷警請與公圖綏靜之宜春水才生冀許僕辦歸休之計

燕湖沈知縣

籍甚之聲久矣在諸公之間蕞爾之邦豈其淹長者之辱伏惟某官文章翰墨自成一家人物風流尚友前輩必借演綸之手來收掣錦之功顧游刃之有餘詠追鋒之不遠未皇馳牘先辱貽書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代總得居士上沈相 該

厥今天下之士彈冠結綬請以身售於相國之門者不知幾何人其聰明才智崇論竑議足以理紛濟劇謀王而斷國者又不知幾何人若是者相國之門蓋已不乏於才而碌碌尋常之人亦無以自達於下執事矣雖然相國豈直以此而遂拒天下之士也哉周旋慰薦惟恐其不至士之客於中都者今日投謁于司賓之吏明日則命之見焉其善惡能否相國蓋一與語而盡知之如燭照數計毫髮無以自隱於是而退絀於是而獎用則公議翕然咸以為當或以問某曰相國午漏下還第與賓客接才數刻頃顧步趨語默之間輒已得其人之肺肝若素知之此何為也耶某謹對曰相國惟公故生明惟定故能應惟虛其心故能服天下輔政于茲一年而中外底平百志緝熙遂濟登茲不動聲色相國以是

三者也相國以是三者計安天下其於知人也何有某也楚之鄙人也聲名無聞於時問學不足以取世資流落田野十有八年偶得不死耳今亦踽踽然來蘄望泰特之輝以不肖之身受榮焉其可其不可不敢自列惟相國哀憐財幸之舊詩一編閑居無事紓憂娛悲輒贅以見非某之所長也干冒鈞重俯伏俟命

上史參政 浩

某伏讀制詔參政以命世宗儒東宮舊學

精神感會臣主俱賢顯膺冊拜晉參國秉天下幸甚伏念某疇昔登門猥辱知遇生長四明丘墓所寄阡陌相連實同黨里不敢獻謏願効微忠伏惟中興以來官僚幾人若賢若不肖主上朝夕之游處毫末曲折弗逃聖鑒而簡在眷禮獨公一人事關運數非偶然者累月以來擢用休顯中外之士拭目歆艷知參政者則謂渟滀抱負鬱而未伸逢辰遇合逮今已晚其不知者直云師傅舊恩適用故事夫核之衆人之

中實諸百僚之上自高宗文王猶托諸夢卜況如近時風俗益壞横得一金或娼疾之竊料進而賀參政除拜於前退而議參政闕失於後者不無其人故今日參政應之甚難亦可懼也圖易其難圖釋其懼參政之策將安出願參政深思之今日朝廷之上進用人才措畫邊事與凡號令因革某事非某事是人不以屬它宰相執政必曰此史參政之爲耳蓋用之驟則責之重其理固然況參政方在北門遠方之人以

邸報不傳興事造業一出參政意令入政府則此名益不可避以不可避之名任甚重之責當至顯之位然則參政將何以善始善終以無負聖天子以無負天下也哉自古在昔莫難於君臣之際二帝三代置而勿論必上下一體言行計從雖父子兄弟之密不得與乎其間如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我 太祖皇帝之於趙中令而後可以撥亂反正創業垂統竊觀

陛下繼 太上皇帝而爲之子談笑授受

雖二百年丕成之緒然稽之天數與人事
寔纂承啓運御極之初惟新景命光昭
祖烈將以傳無窮而施罔極必一遵建隆
之舊則　陛下之得參政何以異於　藝
祖之得韓王參政於此彌綸動化開闔張
弛惟危惟微可戒可畏不一而足某雖愚
不肖誠願有以言之而參政擇之參政儻
許之言則請條列以告伏惟參政方闢大
公至正之路芻蕘之賤試將采擇其善其
也狂率犯分參政弗怒以教

代季父上陳樞密識之

某聞列宿之在天星官曆翁有傳數世而
不能盡究其名數者至夫五行之精雖隱
伏不見按圖而考之則固已知其躔次之
所在與夫善祥之應皆可以前知曰如是
則爲人主之壽如是則爲豐年如是則天
下和平若影響之隨無有差忒婦人孺子
夜立庭中卬首而望曰此填也此歲也此
太白也未嘗學星則既能盡識之矣今夫
賢者之於世其間出希有固亦寥寥然如

五緯之相望苟一有焉雖窮在畎畝未見
於用已隱然係天下之望曰使是人而出
應吾君之求也必能發所蓄以利澤一世
而有無窮之聞矣一旦進而坐於廟朝天
下又將翕然而稱之曰是吾昔之所期其
公也昔吾之所望於是者庶幾乎故雖窮
山幽谷婦人孺子亦莫不然何也如五星
之在天其晦也人皆得而知之其顯也人
皆得而見之故也恭惟樞密以碩大高明
之資輔以宏深經遠之學發策決科震耀

宇內皆其緒餘不足道者而天下之所以
期望於公而公之所以抱負自任天下之
重蓋不在是也前年　天子揔攬權綱號
召數公新美庶政此數公者聲稱德望炳
然較著冀與芒寒色正者比公在焉是司
天子腹心之寄運旋樞極以隆國勢曾不
朞月而優游之望得太平之責塞天下之
人亦既歛然自足蒲慰疇昔而無異辭矣
某也楚之鄙人也青衫白髮塵埃一命之
選蓋將三十年雖冗散無以自振而所至

不能阿意下氣往往不偶卒窮困至是顧
嘗爲大樞湯公之役湯公憐之賜以斗升
之祿使活軀命今又閱一歲於此矣湯公
謂某曰汝往拜樞密陳公之門吾爲汝言
之某奉命是以來雖然某之見公非直以
此故也五緯之行婦人孺子皆得見而識
之某誠不肖矣其智固不如婦人孺子矣
乎伏惟誘而進之使得自効請以受知湯
公者亦受知於門下不宣

與李太尉 顧忠

某聞之當今號稱人傑磊落奇偉可揻以
義獨太尉三數公耳今春過池陽始識太
尉置酒高會開心見誠某竊不自揆嘗爲
太尉陳其所以報國一二事太尉不以爲
罪擊節稱善某於是益知太尉之賢常常
爲士大夫道之謂太尉嘗以單騎九百却
二十萬之衆它日邊候有警奮不顧身星
流彗掃敵王所愾者必太尉也自黠虜渝
盟　聖天子赫然震怒悼已事之失策誕
布明詔恭行天誅太尉膺　上簡授當國

一面悉甲濟江今踰月矣虜騎浸淫至于
歷陽太尉之軍雖嘗小捷然虜既越險而
南幕府猶在舒城不聞太尉出騎要擊何
也豈既追北而此未知耶抑太尉方略素
定儒生不得而測識耶兩日來羽檄自
御前至太尉處者相接於道而遷徙之民
自北而來所傳益急事勢危迫可謂間不
容髮矣不知太尉將何策以處此今淮西
之三帥列屯朝廷安危實繫於是太尉與
王侯成侯必須同心協力而後可以成功
苟一人少有顧望吾事去矣伏望太尉思

主上平日所以期待太尉之厚委曲寬念
交歡二帥使無纖芥尊國國事盡去私心
若王侯當其前則太尉宜與戚帥以銳師
出其腹背首尾齊應各務致死則虜衆雖
多可以立潰萬一不然少有沮抑太尉將
何以報　天子何以見天下之賢士大夫
耶望太尉精思之速圖之無貽後時之悔
忠憤激切之懷不能此盡謹遣使臣莫師
雄躬造帳前面稟拱立西望以俟嘉音不

宣

代任信孺與王太尉 椎

某聞太尉之名舊矣雖未識面然嘗一再通問及來宣州見張漕父子日日稱說太尉忠義純一智略沉雄治軍訓旅多多益辦令時諸將可一二數某是以擊節誦嘆願交下風蓋因致書欲太尉以一千人之功名保三十年之富貴某所以與太尉心相知者甚厚自黠虜渝盟 聖上奮發威斷以迄逋誅天聲震疊山搖海蹙太尉兼心膂爪牙之任杖旄秉鉞銳卒十萬式遏其驅揚舲濟江分據險阻可謂盛矣中外之士正望太尉以捷音聞雖定林之役追北百里然斬獲不多人心未快數日來或謂虜騎已越滁壽太尉復還歷陽果爾則何爲耶淮西重地朝廷所責望者專在太尉李侯成侯其實太尉麾下兩事勢之急如此必三帥協義同力首尾相應盡去疑間合爲一家然後爲可今日調護茲事獨在太尉太尉聰明辨此不難所願太尉念主上平日眷遇之隆不憚少屈遣書致禮交歡二帥相與誓約專意國事屏除私心尅日共舉以翦窮寇以復境土則太尉勳在社稷身名俱榮竹帛鍾鼎不足稱載萬一不出乎此各自爲謀少失機會悔將何之忠憤激切壞不能已輒以尺書布之幕下可否之決立遲一報不宣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疏文

乾龍節開啓疏

瑤池御駿悵久隔於宸游華渚流虹欣載
臨於誕節預憑衆妙遙贊洪釐　尊號皇
帝陛下伏願體道希夷凝神昭曠壽祺天
錫順迎滋至之休輿衛星陳佇協遄歸之
吉

又

聖人有作鳳聞里社之鳴誕月載臨茲宛

華封之祝仰憑慧力恭贊壽祺　尊號皇
帝陛下伏願體道希夷凝神昭曠否終必
復即期八駿之歸常久無疆茂協九齡之
與

乾龍節滿散疏

載震夙以開祥式臨穀旦內文明而養正
冀望清塵敢殫率土之誠恭致彌天之祝
尊號皇帝陛下伏願緝熙純嘏保合至和
壽等南箕共協皇圖之永禮成北嶽亟嚴
仙仗之還

乾龍節功德疏

襄野問塗高蹈無爲之表華封祝壽茂迎
可久之祥恭即殊庭再嚴妙果　尊號皇
帝陛下伏願既多受祉永孚于休鳳駕言
還副君子必歸之望夢齡協永膺聖人得
壽之符

又

駿馭追風悵宸游之久滯鳳綿紀日欣穀
旦之重臨恭祝鴻釐載清貝梵　尊號皇
帝陛下伏願消搖物表保固天倪問襄野

之童終冀迷途之復依西方之佛更瞻壽
量之增

天申節開啓疏

景運有開方迪延洪之祚珍圖疊紀茂當
震夙之期恭依覺地之嚴增祝聖人之壽
皇帝陛下伏願體乾剛健如日照臨天其
申命用休遂臻過歷聖人大寶曰位永保
無疆

天申節滿散疏

探赤水之珠已凝神於象表受泰元之策

聊玩意於人間蓋與造物而同遊則非巧
歷之能計 尊號皇帝陛下伏願備兩宮
之樂冠百王之徽億載萬年貴爲天子之
父九州四海丕承太上之尊

皇后生朝功德疏

椒風流化於昭內治之脩璧月儲精載紀
誕彌之瑞增祝至仁之壽式嚴衆妙之因
皇后殿下伏願應地無疆與天合德關燕
祥於甲觀申錫百男之休承色養於東朝
參亭萬年之曆

大行皇后僧家宣讀疏

淑德承天方迪二南之化諱音傳遠遽繇
九土之悲輒憑貝葉之文默助椒蘭之慘
大行皇后伏願脫人天之調御從帝釋之
遨遊夜月在天湛本體清凉之性秋蓮着
水發靈根定慧之香

大行皇后道家宣讀疏

儷宸極於長秋始基王化望崦嵫於永夜
痛極輿情輒紬琅笈之靈章默助璇宮之
仙馭 大行皇后伏願悟本心之清淨識
道體之希夷駟玉虬而上征徑造西眞之
集折瓊枝以繼佩却從姑射之遊

大行皇后齋疏

長秋正位化方詠於兎罝脩夜興哀悵莫
留於鶴馭敢憑緇褐之侶仰助禕褕之思
大行皇后伏願識道體之希夷悟眞詮之
圓覺蘂宮絳闕陪姑射之神人天雨寶花
超華嚴之法界

青詞

淮西漕司設醮

衆生淪於異物長無超度之期上帝覆以
薰慈廠有救援之[illegible]敢殫誠悃仰冒至眞
眷茲淮壖頃罹兵劫匪罪而死不知幾千
萬人游魂無歸于茲二十餘歲或葬之中
野而絕子孫之託或鬱爲枯腊而失墳墓
之依或殘領之不全或草木之同腐傷心
慘目舊哭新冤坐令凋瘵之餘尚遏和平
之喜臣叨將外計念此沉幽惟瀝懇於層
霄庶興哀於九地伏願綠章上達絳節下
臨注南斗之生俾謝無窮之苦削酆都之

籍溥施蕩穢之恩及此民編成躋壽域

元正設醮

太一常居上帝之仁徧覆大千世界衆生之業無窮俯當嗣歲之興祗卜剛辰之吉欽靈宮而蕆事瞻霄極以祈恩願鑒微衷誕敷隆施

上元設醮

清都紫極隔世幾塵緑簡瑤章通臣一念撰日三元之始馳情八景之高伏願增衍祺祥蕩除災穢貰其既往新以方來錫難老於家庭覃餘休於嗣續

又

玉清嘉會氣實首於上元金簡宜儀福用敷於下土敢宣主德率籲國人敬披致一之誠仰導惟新之慶伏願輪飆臨夜聖澤如春萬歲千秋仰奉堯年之永五風十雨徧爲吳會之祥凡我有生長依道蔭

又

絳闕高居躡千真而下察緑章封事緘一念以遲通當甲子之上元惟王春之正月

三官校籍要書黑簿之愆九氣騰霄滋味黄庭之景載披雲笈恭款飈游伏願憫此餘齡賜之無事退安田里常遂於豐登燕及子孫更祈於繁衍

十二願

一願一人聖壽二願二儀平成三願三光明潤四願四序休寧五願五行協應六願六府充盈七願七元降格八願八表澄清九願九壘皇君垂福祐十願十乘太乙度災屯十一願十一耀靈光下燭十二願十二時道氣常存

建康求晴設醮

常陰之罰乃吏弗虔暑雨之咨彼民何罪人今露宿田與江通環數州秔稻之鄉溯千里波濤之險疾病飢寒之既迫逋亡蕩析以奚疑仰惟　當宁之仁屢敕振廩之詔已觖有秋之望終懷卒歲之憂扣首祈恩拊心無策伏願宏開矜宥溥示救援稽夫之浸潜收不葬魚龍之宅併日而食弗飽尚全雀鼠之生哀此下民歛時五福

荊州修堤設醮

古之南郡今者西門控吳蜀之咽喉兼襄漢之啓齒兵戈蹂踐閱四十年版籍凋殘無三萬戶屬故歲有防隄之失當隆冬興土木之工徭役既多流亡是惕歷三元之初日按八景之眞文恭闢靈場肅延霄馭仰贊兩宮之壽俯祈一道之安錫以豐年保其常產貰餘災於比屋移厥咎於微臣

帝之所臨臣不敢悔

遷居謝靈惠王設醮

徧覆包涵寔下民之陰騭聰明正直斯百祀以光輝乃眷昭亭山之陽誕惟梓府君之宅受命于帝降神此都不怒而威有感斯格閔孤生之流落錫嘉夢以丁寧俾冀攸居第安汝止仰明靈之昭荅俯危迹以震驚恭按眞文具嚴報禮所冀雲霄之馭來臨仙[redacted]之祠爣闔門益荷於純禧將永世畢依於大道

謝火災設醮

天愛斯民欲其逢吉吏逾厥職所以致菑

蓋二千石之非賢俾十萬家之寠警拊心自悼稽首知歸冀矜宥於叢霄遂輯寧於比屋匪臣私禱惟帝博臨

設九幽醮薦所生母

終身之根弗逮於慈容小巳之私可干於洪造啓盟眞之玉籙嚴款聖之瑤壇頓首求哀齋心望報伏願垂恩九地申敕三官或巳注南斗之生則冀福齡之延永或猶滯酆都之對則祈罪苦之蠲除交肸蠁於幽涔通爽靈於夢寐更令同氣均此殊休

代總得居士保安第三弟設醮

人愛其子惟疾之憂天聽自民必從所欲伏念臣第三男臣孝直𠢐於福植幼也多艱洎秋以來病滋爲祟閱日既久藥且不持悼賦質之奇偏懼夙緣之多累非歸誠於造化寧有望於安全恭按靈科具申哀禱仰冀雲霄之澤不遺草芥之生俾終協於大和誓永依於至道

謝過設醮

三塗苦趣流轉無窮八景眞科超躋有道

具輸危悃祗冒聰聞伏念臣涉世之艱惟天是恃謂將晩節稍遂安居餘孽未除叔子云逝雖脩短不逃於物數然咎休孪繫於人爲輙歸命於紫清庶錙名於黑簿雲霄降格雨露均霑俾微生蒙宥過之恩而已死追沉幽之苦更隆鴻施俯暨羣倫

釋語

請道顔住撫州報恩疏

大雄一隻虎震伏羣魔揚歧三脚驢跛踢四海欲振當年之門户須煩本分之宗師顔公禪師傳妙喜之衣得圜悟之髓日光玉几雷厲風飛噴香爐之紫烟巨堪滿户之屨擐錦官之春色忽尋上峽之舡惟法眼之道場實卍庵之舊隱雲無心而出岫水有時而回淵莫辭振錫之游再結繙經之社休去歇去尚堪一行瞻之仰之如是三請

請恩老住蔣山疏

陜府鐵牛脚力負萬鈞之重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欲轉無上法輪須還本分尊宿恩公長老一生打硬四海知名揚歧栗棘蓬當仁不讓國師無縫塔此義却諳截斷衆流壁立千仞乃眷鍾山之勝地實繫圜悟之昔游俗駕初回潮音未振考之公論僉欲師來拗折竹篦且與逢場作戲横擔拄杖直須覿面相呈稽首妙華王請祝聖人壽

請三祖長老疏

陜府鐵牛脚力負萬鈞之重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須全提向上之機關始克振作家之號令厰惟勝地今得偉人其人斤斧叢林鑪鎚古佛金剛王之寶劒截斷衆流秘魔巖之木叉宏持末法諸公刮目學者傾心曉三祖之道場在羣舒之佳處吳陂瀉碧龜魚樂得於主人灊嶽摩霄龍象將依於法席用勤勸請實冀肯臨飛錫度江豈獨尉西州之父老傳衣此地庶不辜後代之兒孫願聞法鼓之鳴要看草賊之敗

請亮老住報恩疏

佛法見前惟嫌揀擇衲僧分上便合承當亮公長老徧歷叢林晏開法席一莖草化成寶刹風具神通三條篾緊束肚皮最諳枯淡惟報恩之勝處崇永祐之真游不有當仁孰嚴上善三十年事鹽醋要還舊日家風二千里賣布單且看新人作略

請舜老住浮山疏

三千大千摠是無邊佛刹一箇半箇難得本分道人但看直下承當且教逢場作戲舜公長老入華嚴海得解脫門牢絆草鞋

飽參知識撒開布袋歷遍諸方留須水以彌時會浮山之虛席殷勤要請珍重此行菩薩子喫飯來且與鍾魚作主好阿師恁麼去要令龍象依仁二千里外不得嫌人三十年後切忌錯舉

請鑑老住潭州東明崇教寺疏

浮休居士昔守此邦東明觀音初出廢井神光煥發寶刹崇成檀施滿門曾安五百衆荆榛塞路將欲四十年會茲滛雨之皆歎我有秋之望肅齋致禱嚮荅不違香火未收陰雲解駮吏民絶嘆豈有前聞僚寀僉謀當嚴報禮主僧老瞶破屋敧傾冥搜當仁喜得此老伏惟鑑公禪師支撑末法領袖諸方盤結草庵曾到孤峰頂上撒開布袋何妨十字路頭況惟今是老人乃是吾家請主爲公着力何患不成惟佛有緣所當外護撞鐘打鼓今朝震動於三湘刻石鑄金異日流傳於四海

請無著住資壽說報恩開堂疏

明月堂中昔分半坐采蓮涇上今建刹竿

不憂此道之無傳賴有斯人之足慰人天合雜山水清明資壽無著禪師具大摠持證不思議洗滌諸方五味吞揚岐之栗棘蓬降伏一切群魔用妙喜之竹篦子獨會先師之意草爲後學之宗四海無人千聖推出伏願慈悲攝受方便舉揚以心傳心山頭老漢元不死惟佛與佛汝等諸人皆可爲敬焚一瓣之香增祝　兩宮之壽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釋語

請龍牙長老䟽

虎谿寺裏曾聞嘯月吟風龍牙山中更看挐雲攫霧當仁不讓易地皆然混融禪師具足神通網維象法一絲不掛無人無我無衆生萬境皆融能縱能奪能殺活歷徧東州之名刹未登南嶽之曾巔偶尋上水之舡肯振飛空之錫三千世界不妨到處嬉游七十二峯政要從頭點檢

請比禪長老䟽

妙喜既亡卍庵復往國師無縫之塔弟子誰諳楊岐金剛之圈諸方不會必有嫡傳之嗣來與已墜之宗珠公長老法冶祥金禪林偉榦摘神龍之頷獨收無價之珍生老蚌之胎眞是寧馨之子頃由臨汝徑隱康廬遐吹乘流聊當適意逢場作戲況是知音我為東道主人君作比禪長老彈千相之雀莫輕上妙摩尼照十乘之車遂徧無邊刹海

請新首座住福嚴䟽

十字街頭彌勒撒開布袋孤峯頂上德山盤結草庵況玆古佛道場秖是吾家舊物不要客僧作主須煩首坐燒香新公長老性悟眞詮脚踏實地泊舡淺水久矣淹留韞玉空山自然光彩疇昔因緣已定如今時節到來便將舊店新開切忌衆生作例好阿師恁麽去何妨覿面相呈菩薩子喫飯來却是無法可說宜從衆請用報國恩

珠公住嶽麓惠光寺䟽

湘西佳景嶽麓精藍方丈久虛其人史君今有此客珠公長老面如滿月頷有圓珠枯木堂中隨粥飯緣坐處不落第二臺山路口有多少衆問時便契前三君如洗脚上舡我是因風吹火不起于坐只今直入道場偶爾成文領取見成公案

請珠老住公安二聖䟽

一切衆生各具自然之眼十方諸佛初無人爾之心至於舉拂拈槌嘲風笑雨豈云妙法無法大是指空說空然業識與生而俱迷或

冥行至死而不悟不有開士曷暢眞乘珠公
禪師傳臨濟眞宗授卍庵密印庭前栢子何
曾仗境分跡石上蓮花到處爲人說似着善
薩應眞之化境乃安公著迹之精藍大開選
佛之名場思得住山之本色孤峯頂上要觀
出世因緣十字街頭莫惜隨時演唱見幾而
作快便難逢願垂惻隱之慈俯徇殷勤之請

烏江廟門疏

繡裳畫袞方瞻王制之嚴寶字璇題游被
天恩之渥仰威靈之肅振惟輪奐之未新

宜崇朱户之居益壯烏江之望憑髙配極
會看妙絶之宮墻吉日良時卽下鏘鳴之
玉珥

燕湖修浮橋疏

萬家之邑百貫所趨一溪之橋累歲不葺
繫破舡之六七當駭浪之千尋溺焉殺人
習爲常事饑蛟羈鬼實使甘心所願因民
病涉之憂遂爲此邦無窮之利入谷斬木
造舟爲梁不日成之吾事濟矣但度無苦
會看百步之修欄得福甚多共脫三塗之

苦海

代揔得居士東明施財疏語

夜夜放光傍人不見時時得夢獨我自知
共惟浮休先生今者揔得居士過去見在
事同一家原始要終業通三世欲纂昔賢
之墜緖重嚴大士之寶坊荅一時救護之
恩崇此邦祈禳之福若男若女咸歸生育
之仁曰雨曰暘要報豐登之瑞

病愈荅願供佛道場疏

六道三塗無非厲虐十方諸佛普示救援

載軨幻軀夙依眞諦屬有負薪之疾願薦
伊蒲之羞精神所加昭應如荅未修報禮
每惕初心驚半夜之鐘常交於夢寐求三
年之艾又爽於節宣用敢復於前言以導
迎於新祉伏願徧周沙界悉坐道場闡秘
密言而除貪嗔癡受甘露味而得戒定惠
使衆生業障因法施而蠲除則弟子沉痾
當不藥而淸愈稽首阿難教爲我大醫王

南山昭慶觀音障坐偈

南山昭慶白衣觀音作始何人如此相好

地僻寺古僧無卓錐空堂翛然徒四壁立香火已絶而況莊嚴稽首大士本來無住一絲不掛清淨法身況此塵垢而可汙染但此末法冥頑不靈不知即心是觀世音來瞻慈相乃起恭敬則此慈相不可不葺合掌贊歎諸善男子各捐薄少隨喜護持俾道人素作高廣坐及其屛障飾以金碧前列供具熏爐華燈紙十萬錢具足圓滿諸善男子一彈指頃而此殊勝億劫常住

吉祥寺經藏疏

五千四十八卷尊經藏之金匱百萬億那由他諸佛同此道場常轉法輪乃安斯室齋厨不繼可憐野寺之殘僧斤築隆施須煩寶積之長者肯捨太倉之一粒便成廣廈之千間莊嚴不思議功德山安住無邊際華嚴海

爲第二妹設水陸疏右語

諸佛等慈廣有救援之路衆生諸惱莫如疢病之侵俯惟同氣之微偶値勿藥之喜方輸危悃即底秦和曉然夢寐之間示之肸蠁之報用亟修於淨供庶祇荅於能仁萬劫桎牢冀脫幽沉之苦大千川陸悉斷悲樂之均更裒佛力之無邊益修家庭之後福

宗琰作永寧寺鐘成欲作鐘樓記講師求予開疏信筆書此數語以勸施

稽首我導師方便度一切衆生執若故不見本來性以是勸布施捐頭目髓腦身命尚可捨而況於財物今此大寶鐘辛苦所

成就無量佛聲海四海所願聞以無鐘簴故猶與無鐘等我觀此都邑衆寶之所聚而彼富長者皆受佛記莂佛欲警拔故故令作此鐘欲勸布施故復作大寶簴不思議功德在汝一念頃我爲汝說偈發汝喜捨心圓蒲清淨業證無上菩提此鐘橫撞時汝等皆作佛

方廣元公剌血寫經偈

稽首如是經萬行首楞嚴覺元古尊者剌血之所寫尊者住世時寫經百千卷以字

以畫計數與河沙等自其一畫初以至絶
筆時念念相接續無一不同處䬃覆風水
輪劫火大千壞此心未嘗動此筆亦不停
尊者今寂滅誰識寫經意我爲汝演說尊
者所記蒭衆生與諸佛同出一父母我血
佛身血初無差別相佛從此血中放百寶
光明如月貯瑠璃根塵悉清淨而我矢溺
囊涵雜諸濁惡業欲自經繞頃刻即腐敗
尊者爲是故哀憫於一切故以我之血書
佛所說經令汝愚癡人頓見本來性佛經
與我血還復成一體經盡血亦盡佛與我

俱無尊者下生時汝等成正覺

揔得居士命作爲平國弟度僧䟽

駒犢之愛已荷於箺慈龍象之依嘗深於
夙願顧年齡之尙幼恐歲月之或淹惟慧
海師實平時之知舊而優婆塞自有生而
薰脩度己度人是同是別伏願諸佛護念
大衆證明俾此善男子速證於菩提則我
長頭兒同增於福壽

追薦六二小娘子水陸䟽 代揔得

人誰無死獨抱難言之寃佛是眞歸冀垂
善救之力士女六二娘怨親融釋體性圓
明知住壞之俱空忘生平之不滿徑超十
地永脫三塗及兩孤兒獲無量福

重修三塔偈

七澤所瀦十年九潦三塔雖在四壁常空
仰衆佛之尤奇念殘僧之益少化身千百
億莫非爲物慈悲彈指一刹那孰肯隨緣
布施爾時居士復說偈言
寶塔元不壞因汝有壞時但使塔重成汝

得不壞果

妙定化僧偈

行者要作僧妙定欲說偈因緣啐啄時見
者須撥地圓頂更方袍諸法從此起誰具
大神通成就一彈指

出隊䟽

此大蘭若蓋古道場野寺殘僧齋廚不繼
震風凌雨棟楠隨欹惟世尊住華嚴界海
到處見成願佛法付有力檀那不應坐視
宜令薄少來相經營

靈巖行者化僧偈

咸安郡王功德主智積菩薩大道場有善男子名德柔欲爲大僧無度牒我今說偈爲勸請願見聞者皆樂施此善男子得度已俱證無上菩提果

蔣山明老贊

衡陽梅嶺被本師打得觜喎鍾阜長蘆上法座叫得地動晚年雙徑却遇知音因喫乳糖過多併將漆桶打破賀賀識渠歷十字街頭每相逢百尺竿頭還蹉過

天禧行者廣如化僧偈

法華十萬餘言度牒三百來貫更著居士疏頭共是三重公案若要作一串穿白閗山頭老漢

卍庵贊

氣骨清羸抱負雄偉江西湖南撼天撲地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諸郎豚犬耳

行者求僧偈

結萬人緣度一箇僧求我說偈拾似不曾

元布袋眞贊三首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留得拳頭千妖百怪三十年後此話行依舊當時元布袋

細入微塵大周沙界與古爲徒無乎不在催教彌勒下天宮卻送胡孫入布袋

劫數茫茫耽此身夢中相見覺非眞常時只笑憨皮袋十字街頭等箇人

乾明舜老度弟子求疏

學道參禪不必僧祖師元是嶺南能若無向上眞消息鬚髮除來只可憎

出家須要護身符錢在檀門不可呼乞與

青銅三十萬大葫蘆結小葫蘆

應庵老偈二首

應庵老子六十我已新添一年欲話元正啓祚山僧約我茶邊

涉世須三洗骨憂時定九回腸借我昭亭一榻伴師掃地添香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祝文

東明觀音祈晴文

一年之望在玆杪秋常陰之災至於閱月禾巳熟而弗穫歲垂成而反虧誰哀斯民我有大士伏願迷雲開廓慧日照臨畢此場圃之功衍其倉箱之積一刹那頃肯運慈悲無邊衆生皆得飽滿

謝晴文

八荒同雲一雨十日雖大田之多稼蓋平陸以成江仰慈願之宏深成歲事於俄頃香烟未斷霽景先開惟此寶坊夙嚴之功用爲無邊豐登之報

祈雨文

三湘之區比歲不熟乃今七月復以常暘風霾未休陂澤弗戒吏則失職民其何辜頓首求哀齋心望報賜之一雨惠我豐年百穀用成四海蒙潤

謝雨文

旱魃爲虐實深民憂靈雨旣零頗寬吏責

仰荷生成之賜敢忘昭謝之誠尚冀宏仁益終大惠

祈雪文

嗣歲將興嘉雪未應旣關豐穰之兆且虞疾癘之多歸依窣堵波之仙覬覦平地尺之瑞陰雲合雜風霰飄零雖違三白之占亦慰九豐之願薦伊蒲之供敢忘報禮之修望來牟之貽尚冀慈休之廣

謝雪文

並江而西歲窮不雪土脉焦槁民憂疾癘吉蠲致禱神則昭答三日之雨繼以飛霰宿麥敷潤寒氣乃周惟神之休敢忘拜賜

南嶽謝晴文

環湖南之境田之以畝計者不知其幾千百萬而民之嗷嗷望歲者又不知其幾千百萬也若夫疇昔之雨再宿不止田盡入於水已熟之禾盡壞爲吏者誠皆以罪誅斥不足道而民安取食嗚呼噫嘻岌乎殆哉夫旣走禱於帝神內揆蒙暗帝神不顧享然而卒賜之則帝神哀此民而目其無

以獲此也祗率僚吏申款祠下不敢私謝
敬爲民謝

謝諸廟祈雨文

郡縣吏不謹於事神誕降之災以警懼之廼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立而槁陂池將竭環視無策是用致禱于神惟神赦吏之愆哀此下民惠我有年沛以甘澤吏得苟安其職神亦永有粢盛

寺觀謝雨文

七月不雨方深卒歲之憂三日爲霖遂愜

有秋之望具嚴報禮申輯齋盟仰冀博臨益垂善應螟螣不作迄臻場圃之成蠶簇旣安長無疆埸之擾

又

全楚之區頻年告旱望此一稔慰茲羣甿方投躬禱之誠果報霑濡之賜與農工於錢鎛寬吏責於簡書謂天蓋高無德不報願賡不言之利以畢有年之祥

迎嘉顯孚濟侯求雨文

望神之來以日爲歲颸輿狂望亦旣勞止一觴門迎祗薦微衷隨車之澤立冀昭答

祭嘉顯孚濟侯文

惟神廟食茲土赫然威靈司雨暘禍福之柄以受寵天子列于通侯今久不雨陂池枯竭民以病告神亦遠顧臨之矣忍視此嗷嗷而不賜之以膏澤耶牲肥酒香敬薦厥誠三日之霖拱立以俟

又

神不以守之愚肯顧臨之惟室宇庳下不足以揭虔妥靈願神亟賜甘澤當作新室

于州之郭使民朝夕承事雨暘豐凶厥有常數所以致禱于神亦曰神將閔吏之愚軫民之不獲誕告之帝召呼風雲闢闔陰陽指咳嚏之施惠我千里燕及四鄰如是而巳

又

奉神妥靈亦旣有日昨莫之雨僅足以濯熱而清塵負郭之田龜坼如故豈神終不顧哀此邦之人也耶抑吏薦羞乞靈未臻其至也有牲登俎有酒清醑有擊斯鼓有

巫紛舞神來不來使我心苦

公安二聖祠祈雨文

春氣巳敷時澤弗降人牛俱病川瀆揚塵惟我二如來芘此一都會飲食必祝疾痛則呼願起光明之香雲遂澍甘露之法雨潔齋以請昭應爲期

請顯應彌勒瑞像祈雨文

自冬徂春累月不雨癘疫交作欝攸曩鶩井泉一空天霧四塞旱旣太甚變不虛生哀此下民繄我大士伏願慈雲普覆法雨均霑遍諸佛之神通慰一州之繄望

奉安新廟文

惟侯威靈達于四境物阜人安無有疵癘歲月滋久壇壝弗脩無以揭虔無以妥靈我是用懼卽于新宮新宮旣成旣成翼翼侯居其中遺我遐福匪淸斯酒匪潔斯牲以慶其成來止來寧

祈晴文

惟天子以農桑之政寄之吏惟上帝以雨暘之柄司之神吏相其業神節以時各稱厥職今麻麥未登而淫雨踰旬吏用齋戒以望于神假以三日之晴則農事斯畢吏塞其責而荷神之德厚矣惟神實圖之

謝晴文

皇靈昭宣百神受職曰雨而雨曰暘而暘雨暘以時農事俱利此邦之民實無常心雨好晴佳惟其所欲比以霖潦謁于靈祠香火未收陰雨四斂桑麻滿野黍稷登場荷神之休無所昭報五風十雨格以豐年惟神之靈終此大惠

皇太子疾亟謁廟文

某奉丙申赦書 皇太子偶爽節宣之和旣肆大號盡宥囚繫又勑守土之臣敬走羣望以蘄勿藥惟 皇太子毓德青宮仁孝聰明聞于天下社稷宗廟之靈所宜右助何恙不已惟神受職當體 兩宮系念之重儲祥薦休使 皇太子卽日康復以釋 兩宮之憂以慰四海之望

到任謁廟文

某往來湘中三年矣風聲氣俗亦略究知

撫摩安集之政不敢不勉以企前躅惟神
尚右相之使克有所施設

先聖廟文

某起自諸生冒　天子民社之寄晝夜祗
慄懼弗克任惟吾先聖所以教某者具在
方冊不敢不勉服事之始敬拜廟下尚惟
聖師相其微衷

后土東嶽文

下臣蟣蝨　天子使守民社服事之始敢
敬有謁匪祈厥私冀以及民

諸廟文

某以蒞官之始祗謁祠下不敢私禱惟區
區之心願有以及民尚陰相之俾克有濟

致語

湖南宴交代劉舍人

珠幢玉節來宣上將之威赤舄袞衣歸授
元臣之柄　眷門闌之舊獲承尊俎之餘
陳九獻之縟儀表十連之盛事某官聲名
四海翰墨兩朝騎麒麟而驂鳳凰造叢霄
之赤會射駿鸃而掩翡翠匿紫禁之清塵

主眷式隆士心景附八命伯九命牧具瞻
賜履之雄萬石簴千石鐘載旌帥閫之伐
靜掃綠林之寇嚴趣清蹕之朝望碧紗之
籠久注神仙之籍聽白麻之告徑躋丞弼
之司况嗣建於旌旄實親傳於衣鉢且慰
列城之望少爲數日之淹醉我舊官壽公
慈母聲流夜瑟莫非鼓舞之兒童淚點秋
竿却是攀留之父老某等幸瞻高宴猥列
賤工敢酌民情上陳口號

年時授鉞許專征蜂蟻千屯一笑清已變

耕桑彌曠野却驅旌旆入神京寸從湘水
東邊去且到台星極處明傳語邦人莫留
戀使君元是我門生

句曲

十眉就列爭敷要眇之容三穴既空綽有
回旋之地宜呈楚舞再鼓湘絃上悦台顏

後部獻曲

荆南宴交代方閣學

高牙大纛來威江漢之濱閬館珍臺去躡
星辰之上疊兩世無窮之契後一時創見

之榮符節親傳等蠻夙設伏惟某官學該
今古名滿華夷元老克壯其猶旣宣竭四
方之力廷臣無出其右盍登廷三事之司
上永懷夜半之詢公雅動秋風之興緣章
封事重違勇退之言黃紙除書卽是催歸
之詔細數授衣之月預占拜衮之辰某官
敢謂交承寔均子姓九門置綸已慚糠秕
之前五嶺建旄未覺規模之遠亶如今日
復接後塵萬旅連營肅中嚴之鼓吹十眉
環坐紛合奏之笙歌期尉父老之情敢奉

俳諧之語

蓋世英名五十年功名父合冠台躔只從
紫塞傳歸詔便上黃扉領化甄事契兩家
應更好節旄三鎭適相傳荊江便作松江
看小駐秋風下水舡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定書

下定書

門館游從早託金蘭之契衣冠款盟共稱
冰玉之賢儻非姻好之求孰識交情之厚
伏承令女閨房挺秀某男中饋偶虛雖文
采風流難繼乘龍之喜而幣帛筐篚聊陳
執鴈之儀但顧衰宗有慚嘉偶

送禮書

門闌甚盛素高氷玉之稱聲氣所同願託

葭莩之好惟季女蘋蘩之末采屬大兒水
菽之乏供儻能撫有其室家抑亦親承於
師友共陳不腆用締無窮

六二第定沈氏書

同氣相求早傾風義嘉耦曰妃願締歡盟
伏承令女賦德靜專父閑母訓而某姪孝
覽秉心寒苦頗讀父書惟臭味之不殊故
攀援之敢冀徼福先祖假寵衰宗爰契我
雛旣協三星之吉言秣其馬願覲百兩之
將

回韓子雲定書

皇宗國之喬木必有世臣詠澗濱之采蘋庶承先祖某之長女僅若而人有如君家猶子之賢飽聞諸公平昔之譽頗交久矣託契欽然腆儀來家永好無斁莫如韓樂敢同踵父之相攸固有千金終慚張負之予女

回沈子直禮書

甚似其舅早聞宅相之賢僅若而人儻遂家肥之喜誤拜委禽之寵終慚鳴鳳之占非公焉有此甥宜妻以兄之子鹽絮詠風前之雪敢擬昔人箕帚掃堂上之塵庶無失職

回韓崧卿定書

閥閱之華大非其耦婚姻之託初不敢聞遂成永好之堅寔繄嘉命之辱伏承令子提宫直閣被服寒素不怙富貴而驕某姪女四八娘生長賤貧頗知正順之守爲帶來龜占亦從僅若而人得事君子習毋師之訓敢云張仲孝友之風承舅姑之賢庶圖韓姞燕譽之喜

題跋

跋山谷帖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唐之名臣魯公之忠義誠懸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何如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欬唾之餘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 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世曉學小生尚安所云

跋道德經碑

荊州開元觀直牙城西五百步有南極注生鐵像祥符八年更爲天慶觀紹興五年遷觀楚鎭門之東舊觀廢乾道五年春某與客過焉像在壞垣中覆以竹屋屋後積草草中小碑高三尺即初建天慶觀記去草見碑砆隱隱有字洗刮久之可讀蓋唐明皇所注道德經是時詔天下道觀皆立

經幢因火中折天慶之役官吏督促妄追士不暇它求石即取折幢穴其腹植碑焉經文行草注楷法行間茂密唐經生固多善書然此或非經生所能辦也既還碑天慶發地出趺合八方得三千餘字剥缺斷續益奇古百夫輦致文公堂下歷陽張某識

題王朝英梅溪竹院

朝英童子時與余同師已而同登名天府不見十年壬午春余自建康還宣城道過朝英所居爲留一昔朝英誦近詩數篇句法清麗方築屋竹間聚書謝客益豐所學蓋朝英之進而及於古未可量也張子曰夫士惟學而後知不足今朝英不以其能自畫車堅馭良策之以無倦異時余將復訪朝英於竹院則其所稱歎又不止於詩而已也朝英尚勉之閏月既望張某安國題

讀謝夢得文

夢得天下之奇士彼齷齪者固不足以知之其文浩瀚如卷東海而注之江河奇偉激越紛萬車甲馬而爭馳視其外則枯木寒灰槁項黃馘若其無意於茲世者之所爲

題龔深之侍郎太常奏藁後

元祐諸老愛君之心切至正人倫於夫婦之始當時曲臺議禮則此四君子在焉烏乎盛哉辛巳春正月上吉

跋周德友所藏後湖帖

德友少時趣尚奇偉一斗百篇諸老先生慕與之游今歲晚矣訖未有識一飽之不謀可嘆也右後湖書帖自甲軸至己紹興二十八年三月望

題蘇庭藻所作張漢陽傳

漢陽一節視古無愧而庭藻猶以成敗爲言何也鍊石補天斷鼇立極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題眞山觀

張安國設道供于眞山觀飯已同郭道深滕子昭吳仲權陳叔蹇聯騎訪無無道人

登承寧寺閣遂入西山煮茗於超然亭北風欲雪諸峰獻狀景物之勝不知身之在嶺表也乾道元年十一月七日

題楊夢錫客亭類藁後

爲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則能今而不能古夢錫之文從昔不膠於俗縱橫運轉如盤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終亦不出於盤蓋其束髮事遠遊周覽天下山川之勝以作其氣所與交者又皆當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余官荆南夢錫自交廣以客亭類藁來精深雄健視昔時又過數驛讀之終篇使人首益俯焉歷陽張某安國書

題陸務觀多景樓長短句

甘露多景樓天下勝處廢以爲優婆塞之居不知幾年桐廬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領客來游慨然太息寺僧識公意闢月樓成陸務觀賦水調歌之張安國書而刻之崖石

題蘇翰林詩後

右翰林侍讀學士贈太師魏國蘇公之詩乾道丁亥三月望張某過金山長老寶印作堂上方請名於某敬取公詩中語名之曰玉鑑而書其詩使刻山石

題罪傳閣記後

去年九月某守建康公行部至郡嘗見屬書此記時文未具也今年夏某將赴桂林道過隱静則記成而公蓋死矣感槩以泣敬如公志

題陳擇之克齋銘

陳琦擇之名其齋曰克張敬夫爲之銘某復爲書聖師問荅與敬夫之銘置齋中左右序乾道丁亥七月張某識

題所贈王臣弟字軸後

王臣弟不見二年頎然而長學業甚進以此軸求作字不能佳也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

湯伯達墓誌

伯達湯氏諱矼處州青田人也大丞相榮國公之長子贈太師衛國公之孫太師申國公之曾孫歷官右承務郎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主管台州崇道觀授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而卒娶潘氏一女六歲背生二男子堅老碩老皆未晬而夭伯達葬於隆興之改元在麗水縣東度溪過峽嶺距衛公之墓隔一山三百步許其名曰東塘蓋伯達生於紹興之巳未而終於紹興之辛巳年二十有三而止耳嗚乎悲夫痛哉丞相以書謂某曰余子幼而愿不好弄長而益恭每拱手危坐終日讀書外未嘗他語余與朋友論古今及人物處其旁應唯唯客去徐理前語道是非陳可不皆出人意表紹興丙子　朝家申嚴試闈之禁宰執子弟莫敢應書余待罪政府科詔兩下皆不赴閒居作詩苦思至忘寢食詩成識者以為深病方亟適余生朝猶自力為百韻律詩以為壽其勤如此嘗鼓琴後亦置之餘無所耆好也紹興庚辰余免相奉祠余子留其孥於婺而從余歸鄉來年正月聞其初生子病冒大雪涉峻嶺往迎之二月歸感嗽疾余以是寒氣之所薄行愈矣涉夏至秋復作增以脾泄十月余被召赴闕時虜兵既大入抵和州人心惶駭余受命當疾赴顧念其病未能決廼諗余曰國家事急大人當行某病未殆也

詔以二十六日至余以二十七日行送上車無一語扙決而別余心惄然若有所失而不忍言也至行都每五日或七日必得書云疾稍間矣至十二月不得書者旬日余驚焉時虜酋死兵車駕視師余為留守十日得書語文而字楷凡兩紙數百言余默念彼久疾廼精明如是是誠愈耶書來之明日家中報以病且亟又明日得報又翌日而訃來余苦毒恫傷不知身之有無也嗚乎彼書之詳且謹是誠與吾訣也余

雖遭此禍而縻繞綸不能去既而移守紹興今年之三月始得歸視其殯追思前歲之別生死縣隔一何宽也余至家凡三月四視其殯六月十三日余復被召廼酹哭而別焉既而行於旁近萬山回掩中爲平田曰是何爲墓以葬余子託所親葉君遂訪焉且卜之以書來曰是地良吉既築垣而竟壙矣仲冬丙申於葬爲吉不可易也烏乎人之愛莫父子若也余子愿而文又甚愛之其病也不能躬理其藥餌以至于死死而不親斂焉今余蒙恩復相累丐歸不能遂其葬也又將不復送焉揆之人情吾之哀可勝道哉末如之何矣姑集其平生以告於能文之君子爲余志其墓以寄余哀其可矣然吾子少而死無可紀者也無可紀而猶爲之志所謂余情之哀不能已而托於是焉者也古之表墓也以官爵著哀榮之義也余子假蔭而官未試而死官爵不足言也古者幼名冠字余子之亡其得字也蓋三年耳烏乎可哀也哉安國

於余特厚今敬煩安國爲銘余子之墓且篆其額曰湯伯達墓題其首曰湯伯達墓誌銘以志余無窮之思焉蓋丞相之書如此烏乎悲夫痛哉昔者莘登丞相之門雖不識伯達而知其爲賢也夫賢而早死天下之所哀也而况丞相父子之間也哉丞相奉敕其命其以銘敢辭銘曰

止乎若拱而窺行乎若僂而隨儼容服之在側忽不見兮焉之甚孅兮好脩珮寶璐兮冠琳璆閒塗兮萬里蹇將駕兮摧輈東塘之水兮泫泫山回阻兮此藏夫君後千禩兮勿毁欲知其哀兮視茲刻文

汪文舉墓誌銘

余年十八時居建康從鄉先生蔡君清宇爲學清宇之門人以百數有汪氏子膠者小於余兩歲脩謹敏銳獨異流輩余亦敬而友之也方是時膠之家在豫章獨其大父字文舉云者携膠以俱欲膠之有成也不復治他事晝夜督課與膠上下卧起居無何膠蘄然有聲場屋連取鄉薦號名進

士後十年家君奉使淮南膠之父勴仁官
舒之桐城亦以十辦治家君薦之蓋膠之
學以有立與勴仁之能其官文舉寔使之
然也文舉今死矣膠以銘見屬余與膠游
二十年余官臨川吳門膠嘗千里來過其
守建康也膠受館於余爲直記室余居于
湖膠率兩三月輒一來來即留一月或四
五十日蓋與膠投分如此而文舉能教其
子孫又可銘也銘其何疑文舉之先建康
人徙豫章之武寧遂爲武寧人事親以孝

稱親之哀毀過禮雖老矣言及其親未嘗
不泣也以是子孫皆孝謹家饒財自奉甚
約至周人之急劇於己事紹興初江西旱
米斗數千文舉視其囷倉尚可得緡錢十
數萬盡斥之以與鄰里有王生坐大獄請
蓋鬻其產文舉文舉蹙然曰若是則而家
何以生耶視其直併劵歸之王生賴以免
文舉之父字平甫幼孤嘗隨其母適李氏
文舉視李氏與汪姓等經紀其家教其子
它日李之子有醉而溺死者文舉哭之慟

厚葬之膠方試春官未之知也袠衣冠而
謝者曰吾而不謹死於水荷君大父歸骨
於土矣閨閫内典有得屬纊不亂乾道丁
亥二月戊子也年七十有二葬以十一月
乙酉祔以夫人李氏四男子勴仁秉義郎
監江州甲仗庫勴恭勴儁爲進士勴厚早
卒孫三人長膠也珙珪其季也孫女五人
歸鎮江府録事叅軍張汲將仕郎王嗣宗
進士黄廷佐勴者二人曾孫瀛澂文舉名
翥文舉之父曰安祖曰安弼曾祖曰岫文

舉嘗命於朝得初品官非其好也銘曰
武寧之東長湖之原文舉茲藏後將多賢

高侍郎夫人墓誌銘

余鄉歷陽有孝子曰高祚字子長故吏部
侍郎江都公諱衛之子侍郎薨時子長尚
幼凡子長學行卓然能自揭立不隊其家
聲母夫人實教之也太夫人年高樂荊州
之風土子長因家焉以太夫人之樂夫此
也子長仕宦不敢復遠荊州以去蓋于武
昌者六年于荊州者二年于沅州者二

年自沅州罷歸太夫人於是七十有七矣子長請于朝願奉祠禄以養閉門不復出荆州牙城之東有屋數十楹其傍鑿池植花竹築室其中子長夫婦日奉太夫人携子若孫遊焉内外千指敬愛雍穆大夫士慕之者紀于歌詩凡稱事親皆於子長乎取法蓋如是者又二年而太夫人以疾不起子長毆血骨立親負土築墳葬之日有鶴飛鳴其上訖事乃去夫以太夫人享上壽其封邑康寧好德五福備具子長平時

未嘗違膝下生也敬以養死也禮以葬於今之世可以無憾而子長每言及太夫人涕泣輒隨之悲怨罔極若未嘗一日得奉承其親者烏乎終身之慕有若子長謂之孝者非耶太夫人諱靜明廬州梁縣人姓王氏年十有二歸髙氏生三男子祐承務郎機脩職郎前死季則子長也今爲右朝請郎始侍郎公及與元祐諸公游嘉言懿行太夫人悉能記之侍郎爲太平州判官攝州事山谷來爲守謫久貧甚既入境矣復坐黨事免侍郎得堂帖不以告迎候如禮山谷既視印已乃知之侍郎爲治歸裝甚飭備過於父所事曾丞相子宣過郡下時公巻葬母事欲起部使者得風旨遣州都監圍其館脅之侍郎徒步往揮其衆曰此前宰相坐怨家睃昧事且白汝何敢爾且我攝州事事當關我即留館中不去丞相以安既獄具公巻猶坐貶丞相泣語諸子當事侍郎以父禮凡此皆子長不及知太夫人以告曰汝父不顧身以徇義汝宜

勉之太夫人葬以其年十月十四日在江陵縣白湖龍山之原太夫人有三男孫墰墉埁三女孫銘曰

八十一年子孝以賢我銘實然龍山之阡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

邕帥蔣公墓誌銘

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初識潯州守蔣君德施是歲君趨朝執致三人者共稱君之賢賜對擢守邕管其明年余免歸江東君與邦人送余於興安置酒擊鮮乳洞之下時方六月洞中極寒水如冰雪余與君褰裳脫屨篝火入之凌兢石間題名賦詩火盡乃出於是君六十有二矣精神矍鑠未艾也又明年余帥長沙桂州舊僚以書來則云君至邕管死矣夫以君之豈弟慈祥忠信孝友而位與年纔止於此何耶桂州在二廣號稱士鄉其間固多賢然余之所與游者若君與石君惠叔其尤賢者也君之沒惠叔蓋亦前數月死故余甚悲之明年八月余帥荊州君之子礪自桂徒行數千里持惠叔之弟安持狀君行事求銘於予予方謝府事未聞礪至刺血爲書以請夫以余悲君之心而礪之誠孝如此則烏可

以不銘也君諱允濟爲桂之興安人父熙以君贈奉直大夫其葬也得致堂先生胡公爲之銘致堂道學高一世語不妄發奉直之銘可知也奉直力貧教二子君與其兄允升俱中紹興二年進士第歷柳州柳城尉容州普寧令改秩知邵州新化縣賀州富山縣新州教授通判賓州知潯州邕州於是朝廷方知君而上亦且試君於邕將用君矣而君遂死積官朝請大夫君在州縣凡四十年一以恩信結民務安便之其出入期會皆與民先爲要約無一切迫促之政嶺南取民無藝貧不堪則黠且強者往往羣爲盜君所至常平其賦又設方略盜畏之多去易業間發捕必得新化號難治姦民猾吏與寓客之有力者根株囊橐令不得一搖手即以危法中之君至屬爾俗爲之變積歲不輸之租車牛係道庫廩皆溢會丁太夫人憂租未至縣者知君去復以歸相率數百人遮部使者願奪君喪在富川適行經界鄙遠不素習旁郡驚

擾有死者君親爲指畫條疏節拔吏受其
成而民聽之從容訖事部使者取其法下
諸郡嘗攝昭州始官出錢二百予民輸布
一匹既復折布爲錢十倍之君疏以聞竟
減其半隆興詔書第良二千石君在潯州
爲廣西第一嘗按平南巡檢祝尚賢奪一
官及君喪過潯尚賢哭舟中哀甚或問之
曰曩我實犯法非公之私公賢者我安得
不哭邕州控蠻徼歲買國馬百貨所聚君
至盡竭異時武臣繳事馬大入諸蠻祜服

至不敢相讎殺死之日哭者罷市君娶於
秦氏生四子砥碩早卒次礪以君任將仕
郎次確又娶王氏有女春娘君之孫男女
凡六人君葬以乾道四年八月丙申在興
安縣之趙村巨木塘二夫人祔焉銘曰
居也孝友仕也循良外甚和愉中乃峻剛
惜乎生於南方仕於南方天子方將用之
於既老而君則嗇於數而云云也

朱安之墓誌銘

始某不識安之獨聞其賢於某之從父從
父與安之游相好也安之沒其子績縝以
誌文屬從父從父命某某不得辭按安之
朱氏諱㪚仁出漢尚書令暉自會稽徙鄞
五世矣君生十年而孤愼終無違禮朱氏
大族外內千指君壹訓齊蓋居家嚴處已
約與人恕自其少時則有惇厚長者之稱
矣舉進士不偶棄歸中歲家益豐益務施
鄰里緩急悉抵君未嘗以在亡辭也晚喜
西方氏學自謂有所得屬疾以後事戒諸
子安卧而逝享年六十有九寔紹興甲戌

十有二月丁未也曾王父文偉王父用評
父撥夫人徐氏四男子績也縝也叔季早
死二女子適王造劉袞造今爲山陽簿孫
男女十三人九齡九思九功九皐九德九
澤九成女嫁董宏餘未行君葬以既殁後
二年鄉曰句章原曰梅芝月以辛丑日以
丙午銘曰
有淑如君卒不克施有承其休原寔委之
梅芝之封山川鬱盤君於此藏既固既安

祭文

代諸父祭伯父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十月巳巳朔初六日甲戌弟具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宮使待制張公之靈嗚呼哀哉我家故微我祖則振何以振之曰德與仁逮我先君其艱其勤益揚厥光而卒不信我觀于鄉莫我之貧人孰我怨而咸我親化貧以廉易澆以醇巍巍陰功與天理并鍾美于公克宏厥因先君是師少則有稱游于黨庠頎然鳳麟踔厲風發超逸絶塵徒步入關蜚聲成均擢第以歸謂當親榮陟岵告凶銜哀茹辛終喪筮仕浙河之濆携我諸季奉先夫人則孝則慈仰事俯循家徒壁立穆然春溫羯胡亂華京闕纒氛慟哭仰天上書扣閽狡童逋誅樞臣提軍以公參謀亟奏厥勳帝庸寵嘉召見紫宸公矢其謀慷慨自陳忠憤激發肝膽輪囷主辱臣死臣敢愛身願張皇威于彼殊鄰宗伯之長異數式彰黃金九環車朱兩輪我出我疆虎狼繽紛驅脅使從九

死是瀕公曰我死本朝則等唾罵逆孫汝亡無辰義動醜虜野心亦駭顧視介者旣降而兇公欲斬之懼而宵奔虜縶維公犬羊與羣沙漠雪積煙雲塵昏一節起居面黧膚皴飢腸齧氊凍衣結鶉懷闕傾日思親望雲引脰南鄉淚乾聲吞生還何時十五秋春天子憐公番番良臣我圖爾功其賛國鈞柄臣忌公公歌小旻外祠延閣淹留海濱毋子白首綠衣更新世賞之渥燕及弟[redacted]風木不停艱疚荐臻三年廬墓羸然哀煢終老抱疾齋廚無葷姦慝旣屏公道乃申一麾池陽起膺帝綸布政未月恩裛浹淪條疏節披剔蠹理棼引疾遽還莫諭所云嗚呼哀哉小留歸裝桐川之陰忽與諸公告訣周詩曰悟大命傾于浹旬乃作治命累數千言書之簡編標列縷分必以我喪歸葬四明徧告朋友及郡守丞又移我書如前之陳我之得書震懼以驚此豈戲耶抑有其徵遽往侍公何疾之嬰飲酒賦詩歡如平生惟是後前棺櫬衣衾我

吾謂公棄此弗貞公笑不答促我以行六
月乙未公之初生晬昔之夜既沐而薰禰
謂諸孤汝眠勿興寢以衣冠寂無聞聲旦
起視公則公既蛻體柔色敷蟬蛻之輕嗚
呼哀哉使以訃行于抗于昇我與季聞變
肝沸心奔走會喪覩天不聞念我先兄大
我宗祊我輩宦學須公以成胥保胥訓先
子是承有德未報去騎箕星二叔安郢欲
來弗能手足同體翦焉摧傾嗚呼哀哉我
公之生松貞蘭芬金石其剛氷鑑之清終

始大節純在汗青尚須鴻儒墓隧其銘嗚
呼哀哉公之文章如漢兩京渾渾其全鑿
鑿其精揮毫落筆龍蛇矯騰一斗百篇紙
價爲增搬用纂輯畀之雲仍嗚呼哀哉我
取遺訓一一作程廼茲諸孤婚嫁教令我
輩任責其敢弗欽有渝此言豈無鬼神嗚
呼哀哉窀穸之期卜此歲零小留于郊其
居則寧諸孤在傍以妥厥靈逝者不留三
虞是臨帝有寵章賁于幽扃匪作斯文惟
以爲誠尚饗

代焚黃祭文

嗚呼皇考之德信于鄉黨而卒不昌其身
以啓其後人不生享榮養而惟有寵章之
寵以賁于幽扃嗚呼哀哉我之元昆躬承
慈訓以大吾家諸弟因仍紳冕則華兄列
從班某仕于朝室有妻孥衣暖食飽念我
先君其勞其勤生我劬勞至于成人菽水
之奉曾不一日不孝之責昊天罔極兩秩
賜襃匪敢云報天子有命弗敢弗告嗚呼
哀哉尚饗

亡妻時氏宿告文

嗚呼哀哉自癸未至于戊子吾婦之死於
是六日矣越己丑將殯于寶林之佛寺以
俟卜吉而藏焉嗚呼哀哉爾尚知之乎否

起靈

嗚呼已矣無可言者矣以是爲爾之遣奠
嗚呼哀哉

葬

嗚呼哀哉吾王母馮夫人皇妣孫夫人寔
葬四明吾父母之命將以汝從之吾官于

朝未能持汝喪以往也是以卜葬于此嗚呼哀哉汝奉佛素謹屬纊而誦佛之聲猶不絶今使汝依佛以居吾又時節視汝惟謹汝其安之嗚呼哀哉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樂府

六州歌頭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羶腥隔水氊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横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腰間箭匣中劔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歳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静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塡膺有淚如傾

水調歌頭　為揔得居士壽

隆中三顧客圯上一編書英雄當日感會餘事了寰區千載神交二子一笑眇然兹世却顧駕柴車長憶淮南岸耕釣混樵漁　忽扁舟凌駭浪到三吴綸巾羽扇容與爭看列仙儒不為蓴鱸笠澤便掛衣冠神武此興渺江湖舉酒對明月高曳九霞裾

又　凱歌上劉恭父

猩鬼嘯篁竹玉帳夜分弓少年荆楚劒客
突騎錦襜紅千里風飛雷厲四校星流彗
掃攙槍掛春葱談笑青油幕日奏捷書同
詩書帥黄閣老黒頭公家傳鴻寶祕略
小試不言功聞道亟書頻下看即沙堤歸
去帷幄且從容君王自神武一舉朔庭空

又 泛湘江

濯又夜灘急晞髮北風涼吴山楚澤行徧
只欠到瀟湘買得扁舟歸去此事天公付
我六月下滄浪蟬蛻塵埃外蝶夢水雲鄉

製荷衣紉蘭佩把瓊芳湘妃起舞一笑
撫瑟奏清商喚起九歌忠憤拂拭三閭文
字還與日爭光莫遣兒曹覺此樂未渠央

又 金山觀月

江山自雄麗風露與高寒寄聲（一本作牋）月姊借
我玉鑑此中看幽壑魚龍悲嘯倒影星辰搖
動海氣夜漫漫湧起白銀闕危駐紫金山
表獨立飛霞珮切雲冠漱冰濯雪眇視
萬里一毫端回首三山何處聞道羣仙笑
我要我欲俱還揮手從此去翳鳳更驂鸞

又 江德那無盡藏

淮楚襟帶地雲夢澤南州滄江翠壁佳處
突兀起紅樓憑仗使君貿次與問老仙何
在長嘯俯清秋試遣吹簫看騎鶴恐來游
欲乘風凌萬頃汎扁舟山高月小霜露
既降凜凜不能留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
公橫槊興廢兩悠悠此意無盡藏分付水
東流

又 環靜山觀雨

青嶂度雲氣幽壑舞回風山神助我奇觀

喚起碧霄龍電掣金蛇千丈雷震靈鼉萬
疊洶洶欲崩空盡瀉銀潢水傾入寶蓮宮
坐中客凌積翠看奔洪人間應失匕筯
此地獨從容洗了從來塵垢潤及無邊焦
槁造物不言功天宇忽開霽日在五雲東

又 桂林集句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江南驛使未到
梅蕊破春心繁會九衢三市縹緲層樓傑
觀雪片一冬深自是清涼國莫遣瘴煙侵
江山好青羅帶碧玉簪平沙細浪欲盡

陡起忽千尋家種黃柑丹荔户拾明珠翠
羽簫鼓夜沉沉莫問驂鸞事有酒且頻斟

又 桂林中秋

今夕復何夕此地過中秋賞心亭上喚客
追憶去年游千里江山如畫萬井笙歌不
夜扶路看遨頭玉界擁銀闕珠箔卷瓊鈎
馭風去忽吹到嶺邊州去年明月依舊
還照我登樓樓下水明沙靜樓外參橫斗
轉搔首思悠悠老子興不淺聊復此淹留

又 和龎佑父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爲寫悲壯
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
景剪燭看吳鈎賸喜然犀處駭浪與天浮
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
未解勲業故優游赤壁磯頭落照肥水橋
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
中流

又 爲時傅之壽

雲海蕩空闊風露凜高寒仙翁鶴駕羽節
縹緲下天端指點虛無征路時見雙鳬飛

舞揮斥隘塵寰吹笛向何處海上有三山
綵衣新魚服麗更朱顔蟠桃未熟千歲
容與且人間早晚金泥封詔歸侍玉皇香
案踵武列仙班玉骨自難老未用九霞丹

又 爲方務德侍郎壽

紫橐論思舊碧落拜除新内家勑使傳詔
親付玉麒麟千里江山增麗是處旌旗改
色佳氣鬱輪囷看取連宵雪借與萬家春
建崇牙開盛府是生辰十州老稚都向
今日祝松椿多少活人陰德合享無邊長
筭推有我知君來歲更今日一氣轉洪鈞

又 垂虹亭

艤棹太湖岸天與水相連垂虹亭上五年
不到故依然洗我征塵三斗快揖商飈千
里鷗鷺亦翩翩身在水晶闕真作馭風仙
望中秋無五日月還圓倚欄清嘯孤發
驚起壑龍眠欲酹鴟夷西子未辦當年功
業空繫五湖舡不用知餘事蓴鱠正芳鮮

又 送劉恭父趨朝

鎖禁綴頗牧熊軾賴龔黃一時林莽千險

蓬瀛午宴驪撲金版六韜初試煙斂山空野
迥低草見牛羊旒纊釋南顧戈甲濯銀漢
　璽書下褒懿績促曹裴帝宸天近紅旆
東去帶朝陽歸輔五雲丹陛回首楚樓千
里遺愛蒲瀟湘應記依劉客曾此奉離觴

多麗

景蕭踈楚江那更高秋遠連天茫茫都是
敗蘆枯蓼汀洲認炊煙幾家蝸舍映夕照
一簇漁舟去國雖遥寧親漸近數峯青處
是吾州便乘取波平風靜荃橈且爽猶關

情有宜賞去鴈拍拍輕鷗　忽追思當年
性事惹起無限羇愁拄笏朝來多爽氣東
燭夜永足清游翠袖香寒朱絃韻悄無情
江水只東流柁樓晚清商哀怨還聽隔舡
謳無言久餘霞散綺煙際帆收

木蘭花慢

送歸雲去鴈澹寒采蒲溪樓正佩解湘腰
釵孤楚鬟鸞鑑分收凝情望行處路但踈
煙遠樹織離憂只有樓前溪水伴人清淚
長流　霜華夜永過衾裯喚誰護衣篝

粉館重來芳塵未掃爭見嬉游情知悶來
殢酒奈迴腸不醉只添愁脉脉無言竟日
斷魂雙鶩南州

又

紫簫吹散後恨燕子只空樓念壁月長虧
玉簪中斷覆水難收青鸞送碧雲句道霞
扃霧鎖不堪憂情與文梭共織怨隨宮葉
同流　人間天上兩悠悠暗淚灑燈篝記
谷口園林當時驛舍夢裏曾游銀屏低閨
笑語但醉時冉冉醒時愁擬把菱花一半

試尋高價皇州

水龍吟　望九華山作

竹輿曉入青陽細風涼月天如洗峰回路
轉雲舒霞卷了非人世轉就丹砂鑄成金
鼎碧光相倚料天關虎守箕疇龍負開神
祕留茲地　縹緲珠幢羽衛望蓬萊初無
弱水仙人拍手山頭笑我塵埃滿袂春鎖
瑤房霧迷芝圃昔遊都記悵世緣未了匆
匆又去空凝竚煙霄裏

又　過浯溪

平生只說浯溪斜陽喚我歸舡槳月華未吐波光不動新涼如水長嘯一聲山鳴谷應栖禽驚起問元顏去後水流花謝當年事憑誰記　須信兩翁不死駕飛車時遊茲地漫郎宅裏中興碑下應留屐齒酌我清尊洗公孤憤來同一醉待相將把袂清都歸路騎鶴去三千歲

念奴嬌 過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鑑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扣舷獨笑不知今夕何夕

又 張仲欽提刑行邊

弓刀陌上淨蠻煙瘴雨朔雲邊雪幕府橫驅三萬里一把平安遥接方丈三韓西山八詔慕義羞椎結梯航入貢路經頭痛身熱　今代文武通人青霄不上御把南州

節度馬秋肥鵰力健應看名王宵獵壯士長歌故人一笑趁得梅花月王春奏計使須平步清切

又 欲雪呈朱漕元順

朔風吹雨送淒涼天氣垂垂欲雪萬里南荒雲霧滿弱水蓬萊相接凍合龍岡寒侵銅柱碧海冰澌結憑高一笑問君何處炎熱　家在楚尾吳頭歸期猶未對此驚時節憶得年時貂帽煖鐵馬千羣觀獵狐兎成車笙歌隱地歸踏層城月持杯且醉不須北望淒切

又 再和

繡衣使者度郢中絕唱陽春白雪人物應須天上去一日君恩三接粉省香濃宮床錦重更把絲綸結臣心如水不教炙手成熱　還記嶺海相從長松千丈映我秋竿節忍凍推敲清興蒲風裏烏巾獵獵只要東歸歸心入夢夢泛寒江月不因蓴鱠白頭親望真切

又

星沙初下望重湖遠水長雲漠漠一葉扁舟誰念我今日天涯飄泊平楚南來大江東去處處風波惡吳中何地薄懷俱是離索　常記送我行時綠波亭上泣透青羅薄襦燕低飛人去後依舊湘城簾幕不盡山川無窮煙浪草負秦樓約漁歌聲斷爲君雙泪傾落

醉蓬萊　爲老人壽

問人間榮華海內高名似今誰比脫屣歸來盼浮雲富貴致遠鈎深樂天知命且從

容閑世火候周天金文蒲義從來活計有酒一尊有棊一局少日親朋舊家隣里世故紛紜但蚊虻過耳解愠薰風做涼梅雨又一般天氣曲几蒲團綸巾羽扇年年如是

雨中花

一葉凌波十里馭風煙鬟霧鬢蕭蕭認得蘭皋瓊珮水館冰綃秋霽明霞乍吐曙涼宿靄初消恨微顰不語少進還收竚立超遙　神交冉冉愁思盈盈斷魂欲遣誰招猶自待青鸞傳信烏鵲成橋悵望胎仙琴疊忍看翡翠蘭苕夢回人遠紅雲一片天際笙簫

二郎神　七夕

坐中客共千里瀟湘秋色漸萬寶西成農事了穲稏看黃雲阡陌喬口橘洲風浪穩嶽鎮聳倚天青壁追前事與亡相續空與山川陳迹　南國都會繁盛依然似昔聚翠羽明珠三市滿樓觀涌參差金碧乞巧處家家追樂事爭要做豐年七夕願明年

強健百姓歡娛還如今日

轉調二郎神

悶來無那暗數盡殘更不寐念楚館香車吳溪蘭棹多少愁雲恨水陣陣回風吹雪霰更旅鴈一聲沙際想靜擁孤衾頻挑寒灺數行珠淚　凝睇傍人笑我終朝如醉便錦織回鸞素傳雙鯉難寫衷腸密意綠鬢點霜玉肌消雪兩處十分憔悴爭忍見舊時娟娟素月照人千里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樂府

滿江紅

秋滿蘅皐煙蕪外吳山歷歷風乍起蘭舟不住浪花搖碧離岸櫓聲驚漸遠盈襟淚顆淒猶滴問此情能有幾人知新相識　追往事歡連夕經舊館人非昔把輕顰淺笑細思重憶紅葉題詩誰與寄青樓薄倖空遺迹但長洲茂苑草萋萋愁如織

又 于湖懷古

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波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江赤笑老姦遺臭到如今留空壁　邊書靜烽煙息通軺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坐收長策蹴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爲匹看東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

又 思歸寄柳州

秋滿灘一作湘李源瘴雲靜曉山如簇動遠思空江小艇高丘喬木笑策西風雙鬢底暉暉斜日朱欄曲試側身回首望京華迷南北　思歸夢天邊鵠游宦事蕉中鹿想一年好處砌紅堆綠羅帕分柑霜落齒冰盤剝芡珠盈掬倩春纖縷鱠搗香虀新篘熟

青玉案 代別劉恭父

紅塵冉冉長安路看風度凝然去唱徹陽關留不住甘棠庭院芰荷香渚盡是相思處　龜魚從此誰爲主好記江湖斷腸句萬斛離愁休更訴洞庭煙棹楚樓風露去作爲霖雨

洞仙歌 和清虛先生皇甫坦韻

清都絳闕我自經行慣璧月帶珠星引鈞天笙簫不斷寶簪珠珮玉立拱清班天一笑物皆春結得清虛伴　還丹九轉凡骨親曾換携劍到人間偶相逢依然青眼狂歌醉舞心事有誰知明月下好風前相對綸巾岸

蝶戀花 行湘陰

漠漠飛來雙屬玉一片秋光染就瀟湘綠雪轉寒蘆花蔌蔌晚風細起波紋縠　落日閑雲歸意促小倚蓬窗寫作思家曲過盡碧灣三十六扁舟只在灘頭宿

又 懷于湖

恰到杏花紅一樹撚指來時結子青無數漠漠春陰纏柳絮一天風雨將春去 春到家山須小住芍藥櫻桃更是尋芳處遶院碧蓮三百畝留春伴我春應許

又 送劉恭父

晝戟旌門刀入鞘安石榴花影落紅欄小似勸先生須飲釂枕中鴻寶微傳妙 衮衮鋒車還急詔滿眼瀟湘揔是恩波渺歸去槐庭思楚嶠觚稜月曉期分照

又 送姚主管横州

君泛仙槎銀海去後日相思地角天涯路 莫草草杯盤深夜語冥冥四月黃梅雨 莫拾明珠并翠羽但使邦人愛我如慈母待得政成民按堵朝天衣袂翩翩舉

鷓鴣天 上元設醮

詠徹瓊章夜向闌天移星斗下人間九光倒景騰青簡一氣回春遶絳壇 瞻北闕祝南山遥知仙仗簇清班何人曾侍傳柑宴翡翠簾開識聖顔

又

子夜封章扣紫清五霞光裏珮環聲驛傳風火龍鸞舞步入煙霄孔翠迎 瑤簡重羽衣輕金童雙引到通明三湘五筦同民樂萬歲千秋與帝齡

又

憶昔追遊翰墨場武夷仙伯較文章琅函奏號銀臺省龜筆書名御苑墻 經十載過三湘横楣麗錦照傳觴醉餘吐出胸中壘只欠彭宣到後堂

又

月地雲堦歡意闌仙姿不合住人間驂鸞已恨車塵遠泣鳳空餘燭影殘 情脉脉淚珊珊梅花音信隔關山只應楚雨清留夢不那吳霜綠易斑

又 提刑仲欽行部萬里閲四月而後來歸輒成爲太夫人壽

去日清霜菊滿叢歸來高柳絮經空長驅萬里山收瘴徑度層波海不風 陰德徧嶺西東天教慈母壽無窮遥知今夕稱觴處衣綵還將衣繡同

又 為老母壽

阿母蟠桃不記春長沙星裏壽星明金花羅紙新裁詔貝葉旁行別授經　同犬子祝龜齡天敎二老髩長青明年今日稱觴剩更有孫枝薌謝庭

又 贈錢横州子山

舞鳳飛龍五百年盡將錦繡裹山川王家券冊諸孫嗣主第笙歌故國傳　居玉鉉擁金蟬秖今門戶慶蟬聯君侯合侍明光殿且作横槎海上仙

又 餞劉恭父

浴殿西頭白玉堂湘江東畔碧油幢比辰躔次瞻星象南國山川解印章　隨步武謝恩光送公歸趣含人裝它年若肯傳衣鉢今日應須釂壽觴

又 淮西為老人壽

豈得游嬉夜得眠農桑欲徧楚山川問看百姓知公否餘子紛紛定不然　思主眷酌民言與民稱壽拜公前只將心與天通處合任人間五百年

又 餞劉恭父

劃鑑難留乘馬東花技爭看𩬊長紅衮衣空使斯民戀綠竹誰歌入相同　回武事致年豐幾多遺愛在湘中須知楚水楓林下不似初聞長樂鐘

又 平國弟生日

楚楚吾家千里駒老人心事正關渠風流合是堦除玉愛惜眞成掌上珠　紆綵綬鷰芳壺老人還醉弟兄扶問將何物為兒壽付與家傳萬卷書

又 荆州別同官

又向荆州住半年西風催放五湖船來時露菊團金顆去日池荷疊綠錢　鄭別酒扣離絃一時賓從最多賢今宵拚醉花迷坐後夜相思月滿川

又

憶昔彤庭望日華忽忽拈筆夢生花鑾輪袍曲慙新奏風送銀灣犯斗槎　追往事甫新瓜飛蓬何事及蘭麻一江湘水流餘潤十里河堤築淺沙

又

瞪蹕門前識箇人柳眉桃臉不勝春（一本作香車油壁照彫輪）短襟衫子新來棹四直冠兒內樣新　秋色淨曉粧勻不知何事在風塵主翁若也憐幽獨帶取妖饒上玉宸

虞美人　贈盧堅叔

盧敖夫婦騎鸞侶相敬如賓主森然蘭玉滿尊前舉按齊眉樂事看年年　我家白髮雙垂雪已是經年別今宵歸夢楚江濱也學君家兒子壽吾親

又　代季芽壽老人

雪花一尺江南北薪盡炊無粟老仙活國試刀圭十萬人家生意與春回　天公一笑醻陰德賜與長生籍今朝雪霽壽尊前看我雙親都是地行仙

又　無爲作

雪消煙漲清江浦碧草春無數江南幾樹夕陽紅點點歸帆吹盡晚來風　樓頭自擘聯華曾我已無腸斷斷行雙鴈向人飛織錦回文空在寄它誰

又

溪西竹榭溪東路溪上山無數小舟却在晚煙中更看蕭蕭微雨打疎篷　無聊情緒如中酒此意君知否年時曾向此中行有箇人人相對坐調箏

又

柳梢梅蕚春全未誰會傷春意一年好處是新春柳底梅邊只欠那人人　憑春約住梅和柳略待些時候錦帆風送綵舟來却遣香苞嬌葉一齊開

又

羅衣怯雨輕寒透陡做傷春瘦箇人無柰語佳期徙倚黃昏池閣等多時　當初不似休來好來後空煩惱倩人傳語更商量只得千金一笑也甘當

鵲橋仙　邢少連送末利

北窻涼透南窻月上浴罷滿懷風露不知何處有花來但恠底清香無數　炎州珍產吳兒未識天與幽芳獨步冰肌玉骨歲寒時倩閒上堂中留住（閒上少連堂名）

又 落梅

吹香成陣飛花如雪不那朝來風雨可憐無處避春寒但玉立仙衣數縷　清愁萬斛柔腸千結醉裏一時分付與君不用嘆飄零待結子成陰歸去

又

橫波滴素遥山蹙翠江北江南腸斷不知何處馭風來雲霧裏釵橫鬢亂　香羅疊恨蠻牋寫意付與瑶臺女伴醉時言語醒時蒭道醒了休教再看

又 平國弟生日

湘江東畔去年今日堂上簪纓羅綺芽兒同拜壽尊前共一笑歡歡喜喜　渚宮風月邊城鼓角更好親庭一醉醉時重唱去年詞願來歲強如今歲

又 以酒果為黃子默壽

南州名酒北園珍果都與黃香為壽風流文物是家傳睍血指旁觀袖手　東風消息西山爽氣總聚君家户牖舊時曾識玉堂仙在帝所頻開薦口

又 戲贈吳伯承侍兒

明珠盈斗黃金作屋占了湘中秋色金風玉露不勝情看天上人間今夕　枝頭一點琴心三疊算有詩名消得野堂從此不蕭疎問何日尊前喚客

又 別立之

黃陵廟下送君歸去上水舡兒一隻離歌聲斷酒杯空容易裏東西南北　重湖風月九秋天氣冉冉清愁如織我家住在楚江濱為頻寄雙魚素尺

又 為老人壽

東明大士吾家老子是一元知非二共携甘雨趁生朝做萬里豐年歡喜　司空山上長沙星裏乞與無邊祥瑞仙家日月鎮常春笑人說長生久視

南鄉子 送朱元晦行張欽夫邢少連同集

江上送歸舡風雨排空浪拍天賴有清尊澆別恨悽然實蠟燒花看吸川　楚舞對湘絃煖響圍春錦帳氈坐上定知無俗客俱賢便是朱張與少連

畫堂春 上老母壽

蟠桃一熟九千年仙家春色無邊畫堂日煖卷非煙畫永風妍 看取疏封湯沐何妨頻棹觥舡方瞳綠髮對儒仙歲歲尊前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樂府

柳梢青 餞別荊德施 粟子求諸公

重陽時節滿城風雨更催行色隴樹寒輕海山秋老清愁如織 一杯莫惜留連我亦是天涯倦客後夜相思水長山遠東西南北

又 元宵何高士說京師舊事

今年元夕探盡江梅都無消息草市梢頭柳莊深處雪花如席 一尊鄰里相過也隨分移時換節 玉輦端門紅旗夜市憑君休說

又 探梅

溪南溪北玉香消盡翠嬌無力月淡黃昏煙橫清曉都無消息 無聊更遠空枝斷魂遠重招怎得驛使歸來戍樓吹斷空成悽惻

踏莎行

楊柳東風海棠春雨清愁冉冉無來處曲徑驚飛蛺蝶叢回塘凍濕鴛鴦侶 舞徹

霓裳歌殘金縷蘼蕪白芷愁煙渚不識陽臺夢裏雲試聽華表歸來語

又 長沙牡丹花極小戲作此詞并以二枝為伯承欽夫諸兄一觴之薦

洛下根株江南栽種天香國色千金重花邊三閣建康春風前十里揚州夢 油壁輕車青絲短鞚看花日日催賓從而今何許定王城一枝且為鄰翁送

又 荆南作

旋葺荒園初開小徑物華還與東風競曲檻暉暉落照明高城冉冉孤煙暝 柳色

金寒梅花雪靜道人隨處成幽興一杯不惜小淹留歸期已理滄浪艇

又

萬里扁舟五年三至故人相見尤堪喜山陰乘興不須回眦耶問疾難為對 不藥身輕高談心會匆匆我又成歸計它時江海肯相尋綠蓑青蒻看清貴

又 五月十三日月甚佳

藕葉池塘榕陰庭院年時好月今宵見雲鬟玉臂共清寒冰綃霧縠誰裁剪 撲粉綿偎壓寶扇遙知掩抑成凄怨去程何許是歸程雖觴為我深深勸

又 送別劉子思

古屋叢祠孤舟野渡長年與客分携處漠漠愁陰嶺上雲蕭蕭別意溪邊樹 我已北歸君方南去天涯客裏多岐路須君早出瘴煙來江南山色青無數

又 壽黄堅叟併以送行

時雨初晴詔書隨至邦人父老為君喜十年江海始歸來祥曦殿裏攙班對 日月

開明風雲感會切須穩上平戎計天教慈母壽無窮看君黄髮腰金貴

又 為朱漕壽

桂嶺南邊湘江東畔三年兩見生申旦知君心地與天通天教仙骨年年換 趁此秋風乘槎霄漢看看黄紙書來喚但令丹鼎永頻添莫辭酒盞春無筭

醜奴兒 張仲欽母夫人壽

年年有箇人生日誰似君家誰似君家八十慈親髮未華 棠陰閣上棠陰滿滿勸

流霞滿勸流霞來歲應添宰路沙

又 張仲欽生日用前韻

伯鸞德耀賢夫婦見說宜家見說宜家庭
砌森森長玉華　天公遣注長生籍服日
飡霞服日飡霞壽紀應須海筭沙

又 王公澤爲予言查山之勝戲贈

十年聞說查山好何日追遊木落霜秋夢
想雲溪不那愁　主人好事長留客尊酒
夷猶一笑登樓興在西峯上上頭

又

十分濟楚乳之媛此日追遊雨霽雲收夢
入瀟湘不那愁　主人白玉堂中老曾侍
凝旒滿酌瓊舟即上虛皇香案頭

又

珠燈璧月年時節纖手同携今夕誰知自
撚梅花勸一巵　逢人問道歸來也日日
佳期管有來時趁得收燈也未遲

又

無雙譙似黃郎子自鄙無譏月蒲星稀想
見歌場夜打圍　畫眉京兆風流甚應賦

蛜蝛揚柳依依何日文簫共駕歸

浣溪沙 劉恭父席上

卷旗直入蔡州城只倚精忠不要兵賊營
半夜落妖星　萬旅雲屯看整暇十眉環
坐却娉婷白麻早晚下天庭

又

玉節珠幢出翰林詩書謀帥眷方深威聲
虎嘯復龍吟　我是先生門下士相逢有
酒且教斟高山流水遇知音

又

絕代佳人淑且真雪爲肌骨月爲神燭前
花底不勝春　倚竹袖長寒捲翠凌波韈
小暗生塵十分京洛舊家人

又

妙手何人爲寫真只難傳處是精神一枝
占斷洛城春　暮雨不堪巫峽夢西風莫
障庾公塵扁舟湖海要詩人

又 瑞香

臘後春前别一般梅花枯淡水仙寒翠雲
裘著紫霞冠　仙品只今推第一清香元

不是人間爲君更試小龍團

又 餞鄭憲

寶蠟燒春夜影紅梅花枝傍錦薰籠曲瓊低捲瑞香風　萬里江山供燕几一時賓主看談鋒問君歸計莫匆匆

又 親舊勸口相訪

六客西來共一舟呉兒蹋浪剪輕鷗水光山色翠相浮　我欲吹簫明月下略須停棹晚風頭從前五度到蘄州

又

巳是人間不繫舟此心元自不驚鷗卧看駭浪與天浮　對月只應頻舉酒臨風何必更搔頭暝煙多處是神州

又

冉冉幽香解鈿囊蘭橈煙雨暗春江十分清瘦爲蕭郎　遥憶牙檣收楚纜應將玉筯點吳粧有人縈斷九回腸

又

樓下西流水拍堤樓頭日日望春歸雪晴風靜燕來遲　留得梅花供半額要將楊葉畫新眉莫教辜負早春時

又 去荆州

方舡載酒下江東簫鼓喧天浪拍空萬山紫翠映雲重　擬看岳陽樓上月不禁石首岸頭風作牋我欲問龍公

又 次韻戲馬夢山與妓作別

羅韈生塵洛浦東美人春夢瑣窻空眉山蹙恨幾千重　海上蟠桃留結子渥洼天馬去追風不須多怨主人公

又 夢山未釋然再作

一片西飛一片東高情巳逐落花空舊歡休問幾時重　結習正如刀舐蜜掃除須著絮因風請君持此問龐公

又

鳷鵲樓高晚雪融鴛鴦池暖暗潮通鬱金黃染柳絲風　油壁不來春草綠闌干倚徧夕陽紅江南山色有無中

又

妬婦灘頭十八娘顛狂無賴占佳期唤它滕六把春欺　僝㦬鶯鶯并燕燕恓惶柳

柳與梅梅東君獨自落便宜

又 洞庭

行盡瀟湘到洞庭楚天闊處數峯青旗梢不動晚波平　紅蓼一灣紋纈亂白魚雙尾玉刀明夜涼船影浸疎星

又 坐上十八客

同是瀛洲冊府仙只今聊結社中蓮胡笳按拍酒如川　喚起封姨清晚景更將荔子薦新圓從今三夜看嬋娟

又 用沈約之韻

細仗春風簇翠筵爛銀袍拂禁爐煙揭書名字壓宫垣　太學諸生推獨步玉堂學士合登仙乃翁種德滿心田

又 賦微之提刑繡角

只說閩山錦繡幃忽從團扇得生枝綉紅衫子映豐肌　春線應憐壺漏永夜針頻見燭花摧塵飛一騎憶來時

又 煙水亭蘇丈夫置酒

灔灔湖光綠一圍脩林斷處白鷗飛天機雲錦襯空飛　乞我百弓真可老為公一

于湖集三十三　八　正

飲醉忘歸扁舟日日弄晴暉

又

晚雨瀟瀟急做秋西風掠鬢已颼颼燭花明夜酒花浮　醉眼定知非妙賞[redacted]詞端為[redacted]留想君涇渭不同流

又 母氏生朝老者同在舟中

穩泛仙舟上錦帆桃花春浪舞清灣壽星相伴到人間　黃石公傳三百字西王母授九霞丹銀潢有路接三山

又 貢茶沈水為揚州伯壽

北苑春風小鳳團炎州沉水勝龍涎殷勤送與繡衣仙　玉食鄉來思苦口芳名久合上凌煙天教富貴出長年

又

霜日明霄水蘸空鳴鞘聲裏繡旗紅澹煙衰草有無中　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

又 再用韻

宫柳垂垂碧照空九門深處五雲紅朱衣只在殿當中　細撚絲梢龍尾北緩携綸

于湖三十三　九

旨鳳池東阿婆三五笑春風

又

日暖簾幃春晝長纖纖玉指動抨床低頭佯不顧檀郎　荳蔻枝頭雙蛺蝶芙蓉花下兩鴛鴦壁間聞得唾茸香

又　湘劉恭父别酒

射策金門記昔年又交藩翰入陶甄不妨衣鉢再三傳　粉淚但能添楚竹羅巾誰解繫吳舡捧盃猶願小留連

浪淘沙

琪樹間瑶林春意深深梅花還被曉寒禁竹裏一枝斜向我欲訴芳心　樓外卷重陰玉界沉沉何人低唱醉泥金掠水飛來雙翠碧應寄歸音

又

溪練寫寒林雲重煙深樓高風惡酒難禁徙倚闌干誰共語江上愁心　清興滿山陰鴻斷魚沉一書何啻直千金獨撫瑶徽絃欲斷憑寄知音

定風波

鈴索聲乾夜未央曲闌花影步淒涼莫道嶺南冬更暖君看梅花如雪月如霜　見說墻西歌吹好玉人扶坐勸飛觴老子婆娑成獨冷誰省自挑寒灺自添香

望江南　贈談獻可

談子醉獨立睨東風未試玉堂揮翰手只今楚澤釣魚翁萬事舉杯空　謀一笑一笑與君同身老南山看射虎眼高四海送飛鴻赤岸晚潮通

又　南嶽鈍德觀作

朝元去深殿扣瑶鐘天近月明黄道冷參回斗轉碧霄空身在九光中　風露下環珮響丁東玉案燒香縈翠鳳松壇移影動蒼龍歸路海霞紅

醉落魄

輕黄澹緑可人風韻閑裝束多情早是眉峯蹙一點秋波閑裏覷人毒　桃花庭院光陰速鞦韆誰唱大堤曲歸時想是櫻桃熟不道秋千誰伴那人蹴

桃源憶故人

胡風弄月吹銀霰簾幙低垂三面酒入玉肌香軟壓得寒威斂　檀槽乍撚幺絲慢彈得相思一半不道有人腸斷猶作聲聲顫

臨江仙

試問梅花何處好與君藉草携壺西園清夜片塵無一天雲破碎兩樹玉扶踈　誰擘昭華吹古怨散花便滿衣裾只疑幽夢在清都星稀河影轉霜重月華孤

又

問訊宜樓樓下竹年來應長新篁使君五嶺又三湘舊游知好在孰處更難忘　尚念論心舒歗否只今湖海相望遥憐陰過酒尊涼舉觴須酹我門外是清江

如夢令 木犀

花葉相應相映雨過翠明金潤折得一枝歸滿路清香成陣風韻風韻寄贈綺窗雲鬢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樂府

菩薩蠻 立春

綵金縷翠幡兒小裁羅撚線花枝裊明日是新春春風生鬢雲　吳霜看點點愁裏春來淺只願此花枝年年長帶伊

又 諸家赴東鄰之集

庭葉飜飜秋向晚涼砧敲月催金剪樓上已清寒不堪頻倚欄　鄰翁開社甕喚客情應重不醉且無歸醉時歸路迷

又

恰則春來春又去憑誰說與春教住與問坐中人幾回迎送春　明年春更好只怕人先老春去有來時願春長見伊

又

東風約略吹羅幕一簷細雨春陰薄試把杏花看濕紅嬌暮寒　佳人雙玉枕烘醉鴛鴦錦折得最繁枝暖香生翠幃

又 贈箏妓

琢成紅玉纖纖指十三絃上調新水一弄

入雲聲月明天更青　匆匆鶯語囀待寓
昭君怨寄語莫重彈有人愁倚欄

又

玉龍細點三更月庭花影下餘殘雪寒色
到書幃有人清夢迷　墻西歌吹好燭熒
香閨小多病怯盃觴不禁冬夜長

又 登浮玉亭

江山佳處留行客醉餘老眼迷空碧獨倚
最高樓乾坤日夜浮　微風吹笑語白日
魚龍舞此意忽翩翩憑虛吾欲仙

又

雪消墻角收燈後野梅官柳春全透池閣
又東風燭花燒夜紅　一尊留好客敲盡
闌干月已醉不須歸試聽烏夜啼

又

溶溶花月天如水闌干小倚東風裏夜久
寂無人露濃花氣清　悠然心獨喜此意
知何意不似隱墻東燭花圍坐紅

又 夜坐清心閣

暗潮清漲蒲塘晚斷雲不隔東歸眼堂上
晚風涼鵜花開處香　夜航人不渡白鷺
雙飛去待得月華生携節獨自行

又

縹緲飛來雙綵鳳雨踈雲落撩清夢蘭薄
未禁秋月華如水流　采香溪上路愁滿
參差樹獨倚晚樓風斷霞縈素空

又

蘼蕪白芷愁煙渚曲瓊細卷江南雨心事
怯衣單樓高生晚寒　雲鬟香霧濕翠袖
淒餘泣春去有來時春從沙際歸

又 艤舟采石

十年長作江頭客檣竿又掛西風席白鳥
去邊明楚山無數青　倒冠仍落珮我醉
君須醉試問識君不青山與白鷗

又 和州守胡明秀席上

乳斯為國歸來早知君膽大身猶小一節
不須論功名看致君　鎮西樓上酒父老
為公壽更祝太夫人年年封詔新

又

烟脂淺染雙珠樹東風到處嬌無數不語

恨厭厭何人思故園　故園花爛熳笑我
歸來晚我老只思歸故園花雨時

又　與同舍游湖歸

其波細卷東風急斜陽半落蒼煙濕一棹
采菱歌倚欄人柰何　天公憐好客酒面
風吹白更引十玻瓈月明騎鶴歸

又

冥濛秋夕溥清露玉繩耿耿銀潢注永夜
滴銅壺月華樓影孤　佳人紆絶唱翠幙
叢宵上休勸玉東西烏鵲枝上啼

西江月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
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　世路如今已慣
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
鷗一片

又

風定灘聲未已雨來篷底先知岸邊楊柳
最憐伊憶得船兒曾繫　湖霧平吞白塔
茅簷自有青旗三杯村酒醉如泥　天色寒
呵且睡

又　重九

冉冉寒生碧樹盈盈露濕黃花故人玉節
有光華高會仍逢戲馬　萬事只今如夢
此身到處爲家與君相遇更天涯拚了茱
萸醉把

又　張欽夫壽

諸老何煩薦口先生自簡淵衷千年聖學
有深功妙處無非日用　已授一編圯下
却須三顧隆中渭釣早晚轉春風我亦從
君賈勇

又　代王三弟爲老母壽

慈母行封大國老仙早上蓬山天憐陰德
徧人間賜與還丹七返　莫問清都紫府
長教綠鬢朱顏年年今日綵衣斑兄弟同
扶酒盞

又　乾仲李君逢吉當靖康建炎之間以諸生起兵河東屢摧強虜蓋未知其事迹予感嘆賦此

不識平原太守向來水北山人世間功業
謾虧成華髮蕭蕭滿鏡　幸有田園故里
聊分風月江城　西湖西畔晚波平袖手時

來照影

又

樓外疎星印水樓頭畫燭烘簾憑高舉酒恨厭厭征路虛無指點 酒興因君開闊山容向我增添一鈎新月弄纖纖濃霧花旁半歛

又 阻風三峯下

滿載一舡秋色平鋪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陽放起鱗鱗細浪 明日風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宮裏奏霓裳準擬岳陽樓上

又 桂州同僚餞別

窻户青紅尚濕主人已作歸期坐中賓客盡鄉枝盛事它年應記 别酒深深但勸離歌緩緩休催扁舟明日轉清溪好月相望千里

又 以隋索靖小字法華經及古器爲老人壽

漢鑄九金神鼎隋書小字蓮經剛風劫火轉青冥護守應煩仙聖 昨夢歸來帝所今朝壽我親庭只將此寶伴長生談笑中

原底定

又 飲百花亭爲武夷樞密先生作亭望廬山黄鍘峯爲居竹所蔽晨夕盡伐去

落日鎔金萬頃晴嵐洗劒僊鋒榮樞元是黑頭公佳處因君愈重 分得湖光一曲喚回廬嶽千峯清尊今夜偶然同早晚商巖有夢

又 爲樞密太夫人壽

疇昔通家事契只今兩鎮交承起居樞密太夫人緑鬢斑衣相映 乞得神仙九醞祝教福禄千春台星直上壽星明長見門闌鼎盛

減字木蘭花 江陰州治漾花池

佳人絶妙不惜千金頻買笑燕姹鶯嬌始遣清歌透碧霄 主人好事更倒一尊留客醉我醉思家月滿南池欲漾花

又

一尊留夜寶蠟烘簾光激射凍合銅壺細聽冰簷夜剪酥 清愁冉冉酒喚紅潮登玉臉明日重看玉界瓊樓特地寒

又
愛而不見立馬章臺空使面想像娉婷只恐丹青畫不成　詩人老去恰要鶯鶯相伴住試與平章歲晚教人枉斷腸

又
阿誰曾見馬上墻陰通半面玉立娉婷一點靈犀寄目成　明朝重去人在横溪溪畔住喬木千章搖落霜風只斷腸

又 琵琶亭林守王倅送別
江頭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絃索休彈清淚無多怕濕衫　故人相遇不醉如何歸得去我醉忘歸煙滿空江月滿堤

又 二十六日立春
春如有意未接年華春已至春事還新多得年時五日春　春郊便綠只向臘前春已足屈指元宵正是新春二十朝

又 黃堅叟母生日
慈闈生日見說今年年九十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　人間喜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願我雙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又 贈尼師舊角奴也
吹簫汎月往事悠悠休更說拍碎琉璃始覺從前萬事非　清齋淨戒休作斷腸垂淚債識破囂塵作箇逍遥物外人

又
人間奇絶只有梅花枝上雪有箇人人梅様風標雪様新　芳心不展嫩綠陰陰愁冉冉一笑相看試薦冰盤一點酸

又
擲花擲柳知道東君留意久慘綠愁紅憔悴都因一夜風　輕狂蝴蝶擬欲扶持心又怯要免離披不告東君更告誰

清平樂 感處有作
光塵撲撲宮柳低迷綠鬪鴨闌干春詰曲簾額微風繡蹙　碧雲青翼無憑困來小倚銀屏楚夢不禁春晚黃鸝猶自聲聲

又 揚倅書院閑酒所奏樂
油幢畫戟玉鉉調春色動闕諸郎俱第一風流前輩敵　玉人雙趁華聽翠雲深處消搖有客留君東閣時聞風下笙簫

又 梅

吹香嚼蘂獨立東風裏玉凍雲嬌天似水
着殺天桃穠李 如今見說闌干不禁月
冷霜寒壠上驛程人遠樓頭戍角聲乾

又 壽叔父

英姿慷慨獨立風塵外湖海平生豪氣在
行矣雲龍際會 充庭蘭玉森森一觴共
祝脩齡此地去天尺五明年持橐西清

又

向來省户謀國參伊吕暫借良籌非再舉

談笑肅清三楚 良辰上客徜徉奏簫猶
記傳香此日一罇相屬它時同在巖廊

點絳脣 贈袁立道

四到蘄州今年更是逢重九應時納祐隨
分開尊酒 要舞婆娑醉我平生友休回
首世間何有明月疎疎柳

又 餞劉恭父

綺燕高張玉潭月麗玻璃滿旆霞行卷無
復長安遠 夏木陰陰路裊薰風轉空留
戀細吹銀筦別意隨聲緩

又

菖草榴花畫堂永晝風清暑麝團菰黍助
泛菖蒲醑 兵辟神符命續同心縷宜歡
聚綺筵歌舞歲歲酬端午

卜算子

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絶去歲江南見雪
時月底梅花發 今歲早梅開依舊年時
月冷豔孤光照眼明只欠些兒雪

訴衷情 中秋不見月

晚煙斜日思悠悠西北有高樓十分準擬

明月還似去年遊 飛玉斝卷瓊鉤喚新
愁姮娥貪共暮雨朝雲忘了中秋

又 牡丹

亂紅深紫過羣芳初欲殿春光花王自有
標格塵外鎖韶陽 留國豔閟仙鄉自天
香翠帷遮日紅燭通宵與醉千場

好事近 木犀

一朶木犀花珍重玉纖新摘挿向遠山深
處占十分秋色 滿園桃李鬧春風漫紅
紅白白爭似淡粧嬌面伴蓬萊仙客

又 冰花

萬瓦雪花浮應是化工融結仍看牡丹初綻有層層千葉　鏤冰剪水更鮮明謊道眞奇絕來報主人佳兆慶我公還闕

南歌子 仲彌性席上

曾到蘄州不人人說使君使君才具合經綸小試邊城早晚上星辰　佳節重陽近清歌午夜新舉杯相屬莫辭頻後日相思我已是行人

又 贈吳伯承

人物羲皇上詩名沈謝間漫郎元自設爲官醉眼瞢騰只擬看湘山　小隱今成趣鄰翁獨往還野堂梅柳尚春寒且趁華燈頻泛酒舡寬

霜天曉角

柳絲無力冉冉縈愁碧繫我舡兒不住楚江上晚風急　棹歌休怨抑有人離恨極說與歸期不遠剛不信淚偷滴

生查子

遠山眉黛橫媚柳開青眼樓閣斷霞明簾幙春寒淺　杯延壬漏遲燭怕金刀剪明月忽飛來花影和簾卷

長相思

小樓重下簾攏萬點芳心綠間紅鞦韆圖畫中　草茸茸柳鬆鬆細卷玻璃水面風春寒依舊濃

憶秦娥 元夕

元宵節鳳樓相對鰲山結鰲山結香塵隨步柳梢微月　多情又把珠簾揭遊人不放笙歌歇笙歌歇曉煙輕散帝城宮闕

蒼梧謠 餞劉恭父

歸十萬人家兒樣啼公歸去何日是來時

又

歸獵獵薰風颭繡旗攔教住重舉送行盃

又

歸數得宣麻拜相時秋前後公袞更萊衣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尺牘

代揔得居士上相府

某一介遲莫流落田野去歲一拜光範拔露愚衷即蒙某官特達恩遇付以郡寄闕期甫及某敢以病自列亟請祠祿屬者又蒙相公起之閑散復畀守符拜命周章不敢辭避仰惟相公光輔聖神默運天縡海內善類悉歸範圍元功溥博隨物賦形坏冶一陶固無難事獨某孤畸齟齬過軫眷慈委曲生成倍勞造化始終收拾不待禱祈某宜有才智術業動公相哉直以某手足戲折家事狼狽憂患摧傷其窮已甚姑欲假此一官奪之於寒餓之水火此賜大矣重念某家世歷陽兵火之後未嘗輕去墳墓昨者山陽之命雖爲佳郡然空道從出使傳往來某憂患薰心難堪委寄而松楸姻戚又有淮東西之阻焉今茲復丘在他人得之或以爲遠特與某鄉黨氣俗相去甚近頃伯氏初登科第靖康俶擾攝尉期恩某也今懷太守章臨之豈不甚寵且祿優足以仁族事簡足以養痾使某自謀不過如此感恩荷德負戴靡勝惟當激勵綿薄亘旦惟念布宣 主上德澤廣相公惠養黎元輯和封疆之意事有可爲敢愛軀命伏乞鈞察

某之子孝祥伏蒙相公矜憐成就擢侍殿坳復承闕貟暫兼書命一緣鈞造不出他門孝祥愚鄙稚騃何以堪此寵榮然某早聞祖考之訓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謹當夙夜訓飭使仰報 君相簡擢非常之恩皎然此心有死無易

陳太傅

某伏蒙太傅貺以緘翰駢儷之文語新意工抑某也不足以辱此執事者姑欲借爲有先生東都主人以發其辭耳又惟疇昔相從則世俗之禮宜不必講乃今不然豈外之耶不敢效尤輒具幅紙即日燕居多暇台候定復何如某何者敢冒清切之除游揚之助洪矣竊惟執事閑逸許久以有

用之才而袖手旁觀人謂斯何北門西掖
行有寵除頃戒諭山陽書適家君丐外祠
故不果遣而來介亦復不取回訊亟去長
者尚亮之否開門受徒横經問疑者日
益可勝欽嘆能推其餘以誨之幸也

董守

廣陵自昔豪華兵革之後瘡痍未復　主
上顧憂謀帥甚艱夫欲翼蔽淮甸安集流
逋疆埸輯睦而威令自嚴使傳周旋而趣
辦不擾非執事尚誰望哉自聞十乘啓行

日欲具書問左右因循未果記室先之辭
義燦然深佩隆謙可量愧感薄遽占謝未
究所懷

蘇倅

某晚學備數西省已劇超踰之媿偶兹乏
使又俾兼攝賛書恐懼怵惕亡以自容所
冀因來有以誨之廼令不然甚失望也正
學博識當在本朝久兹回翔士論其鬱敢
乞益護眠食以須三節之行

明守趙數文

某頃寓居鄮郭餘十年王母馮夫人殁葬
西山皇妣孫夫人以婦從姑而世父待制
公季父莆田丞公以子從母皆葬其下故
家視四明猶鄉里執事以慈惠之師有來
作牧布宣德意使田野按堵民物康阜則
死者有知抑將滲漉膏澤安於地下惟公
念之

歐公書豈惟翰墨之妙而辭嚴義正千載
之下見者興起某何足以辱公此賜也哉
而又先正所藏印色猶新輟公秘笈尤所

懷感

與宣城守

屬者伏承報政輔郡易鎮大府遴選之久
及兹成命旣敫士大夫雜然謂宜而某獨
有歎也夫道德高一世文章追在昔而徒
以良二千石視之使狹厥施于一州將若
之何宛陵於今最郡涪公八十字蓋圖經
也儻未即來覲暇日倘羊詠歌眞有足樂
者幸少安之

嚴守朱新仲

某比者還便奉眞帖并石刻二詩龍溪序引既再拜欽誦斯文之妙三復卒業又再拜曰某何者而先生乃欲教誨收拾甚恵而令而後知不肖之身猶可自置於大君子之門其不忍棄捐如此也即日春事已晚不審坐觀事物之變台候何如某爲養竊禄了無可言何當侍前少承耆德之緒論引望齋閤卷卷何極

某春晚嘗具記謝石刻序引之賜蓋委一親戚行其人自臨安取間道入閩未嘗至大府以故其書不達復以見歸伏念某鄉里晚出而於事先生長者之禮其略如此則某既無可言者然猶自列云云者萬有一先生尚察其無它而恕之也即日不審台候何如經綸德業斂之一州使年穀登豐閭里安阜者固哲人之細事耳某戇愚不學資淺齒少而令茲除授乃先衆俊朝夕惴懼先生不憐而教之復被褒借之辭謹再拜辭避不敢當也日俟召還以既顧見之悰敢乞視時崇護即膺三節之行

某皇恐死罪敢言之惟先生哀憐幸聽某伯父凡三人長尚書次嘗得官矣建炎假授尚書奉大母馮夫人渡江諸弟悉從次伯父既娶獨顧松楸不忍去以死惟餘一女於某姊也馮夫人以其無父母愛異它孫嫁嚴陵朱氏有子曰俊乂馮夫人屬纊時謂尚書曰吾憐二十九無孫汝異時能官其外孫吾不恨矣二十九蓋次伯父行也紹興二十五年伯父舍其子而官俊乂用馮夫人治命以爲已外生而任之命下而俊乂之父死今終喪矣而其家日貧困俊乂大母無恙内外數十口寡姊以書抵某言狀某欲盡取以來則寡姊義無委姑而去欲周之則不給朝夕思之莫知所以爲計伏念先生爲之師帥使境内有一夫失所者先生任以爲已責況此十口嗷嗷飢餓瀕死先生不知之則已苟知之豈不惻然動心也哉故敢冒布腹心伏惟先生施大惠於不報之地或有所謂醯局者月得二三十千使俊乂託其名而食其禄以

養其重親以活其兄弟姊妹以緩其旦莫溝壑之憂以紓手足之念則先生所以惠某者孰大於是

某伏蒙寵頒四公遺帖墨本語意眞切字畫勁正可以想見當時風俗之厚先生刻之樂石以表章之其於學士大夫惠矣而某遂拜賜尤極欣荷也

某晚學叨恩以榮爲懼所冀肯賜其以言使某朝夕服膺周旋不失其身而今茲濫於戕牘者顧非某疇昔之望怵惕移日伏自惟念豈不肖蒙陋不足以辱進於君子之列而當世巨公不屑教誨之也耶不然願有以賜之也

明守姜祕監

祕監名德之重學士大夫東鄉馳心日日而望曰庶乎公之來歸式是百辟吾輩之士有所因倚典章禮文有所訂正乃今猶未何也伏惟詔追近在朝夕敢以私告

某伏自念今世先達巨公收拾寒畯哀窮悼屈者莫如門下故有微懇敢冒言之郭世模者自丱角相從閎達辯智溢于文辭蓋嘗蒸用屈馬平時議論不苟志趣超邁竊謂宜在門下士之列世模來都于祿且二年不肯一扣鼎貴人乃不憚重江之阻願走下風世模之志勤矣誠恐不能自徹請於某以書先爲某亦惟祕監未得斯士故敢遂以爲門下獻世模字從範晉人

姜叔永

某有一士度叔永必喜與之游請言之晉人郭從範者今年三十能詩文呂居仁曾吉甫諸老先生至忘年目之爲小友年益長文益奇疏爽俊特氣槩凜然可畏也僕童丱與之同硯席相從十五年如一日盃觴流行十紙立就清婉精緻若宿造者蓋於文無所不能而又敏妙來中都調官再歲未有得深慕祕監亦惟公父子平時所以取士抑從範決不遺雖微某之言亦將以爲上客凡其人之可不可某不敢重言惟叔永自知之亦不敢以交游之舊而欺門下也

紹興王與道

某伏承尚書以八座舊德內閣隆名出鎮建牙往殿東道雖老成暫去搢紳負慼然藩屏強固王室益尊某誤叨恩除屬有謁制不果躬造門闌敢謂謙光猥賜降臨感懼交并無所容措尚期朝著揆望羽儀少叙愚悃謹此仰布下執事

台守沈德和

獻歲發春共惟開府云初神扶斯文台候萬福伏念江干一見請辭拳拳戀德厥明將再造詣拜所賜教則舟馭既凌江矣丹丘赤城今號輔郡蓬萊雲物仙聖之所出沒可以朝夕賓接祕監以當世名德均逸剖符儒者之榮何以逾此顧如公宜在本朝潤色王度不應待奏最而歸耳即日某爲養苟祿無可言者日佇召還敢乞視時珍護眠食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尺牘

與池州守周尚書

某獨學寡聞涉道甚淺願從當世先生長者受業解惑發其蔽蒙尚書宗工鉅儒爲縉紳師表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某竊懷執鞭之慕寔自稚齒有志莫遂曠茲歲年引向下風此誠難喻

尚書德宇純粹道心精微古學淵奧包羅象數之表辨知宏達超軼英豪之右入侍帷幄出分顧憂名績隱然聞者爲起頃聞明制趣還廟堂增重本朝華夷震疊幸甚某曉出寒鄉叨陪諸彥爲郎滿歲躐侍殿坳此皆先達者儁過聽妄庸褒借吹噓而上聞也惟是獻納責隆大懼無以稱塞盛指苟未棄捐有以教詔使免于戾敢以請

某自聞尚書舟虞出峽建牙江表日欲具一紙書問左右是致疇昔景慕之悰敢意謙尊先垂雲體軒昂滿幅若接光塵而傾意氣拜嘉問章弗獲辭避有愧而已還使

匆匆萬不及一

與廣帥蘇龍圖

惟黃州之後奕世載德執事又以文行政術爲名公卿番禺以南華戎錯居蕩以鉅海持節作鎮未閱歲年威慴島夷琛賮充溢颶霧屏息人無疾癘勳績之茂當有殊賞顧覲三接之寵抒所蓄積以補遺闕亦使故國喬木之望增重本朝幸也某拜謁未期敢以崇養爲請

與廣憲

某傾聽中朝薦紳之言獨嶺南去國數千里奉使有指乃屬執事上無復有憂矣某願見君子請所以養士民之術其路無由伏惟治績之美諸公當有褒言尺一召還遂將承接

答吳子仁

某辭奉光塵坐彌歲月歸鄉盛德勞於夢想獨因循少暇只尺之書不時登於師門敢謂謙隆賜以翰墨慰薦華寵甚非門人弟子所宜蒙被辭讓弗獲盤辟踧踖有愧而已伏暫幸察

某晚山寒鄉首蒙中書舍人先生收寘門墻待以國士今茲誤叨朝選躐據要津寔執事者爲之權輿共惟此恩何以圖報惟當金石一心期不累知己爾

先生德業之盛固不待稱賛置之左右誰曰不宜而曠日于此徜徉閒居雖高懷曠達觀物之初不以用捨繫心然使天子不盡得賢烏乎可哉伏惟廟論當有褒言吾黨之士旦旦而望

答呂教授

遠赴濠梁已臨魯類諸儒得明師斯道有託甚善同年兄德履純固學問淵博正宜師表膠庠遺之諸侯非所稱也廟堂當有褒言願少俟之

遠遣書尺撫存甚渥仰認眷意之厚然有疑也同年義均兄弟不當雙緘四六語寵則寵矣情則甚疎宜少誤耶不敢效尤輒自削去非簡也惟深亮此意

答范司户

損書甚寵非所當受又惟晚學冒進來教
以須不以規大非疇昔冀望於同年者藏
去悚仄而已秋氣高潔伏惟坐曹清暇體
中勝常某出寒鄉寂寞之濵濫超衆儁寘
自知其不可而公朝乃以備史官之闕朝
夕惴惴非朋舊推揚之過有是哉伏紙無
任愧惕

答樊憲

恭以學造聖涯文傳正法所宜在上左右
抒發嘉猷以輔教化奉使遠方輿議誠鬱
顧聞明詔入踐禁嚴吾道幸甚
某晚出寒鄉叨陪諸彥為郎滿歲躐侍殿
坳茲蓋先生長者奬與延譽轉而上聞誤
用縻此第獨學孤陋誤當獻納之地亟辭
弗獲震悸靡寧尚惟大雅豈弟博約後來
有以教之幸甚
問者闊焉不奉書記敢意謙勤委以翰墨
粲然斕斒增賁陋質寵則寵矣稱塞謂何
不腆之辭少陳愚戇非敢言報也

答衢州陳守

某敢冒言之公之屬縣吏喻其姓者子才
尚書郎之子子才與家君游相好也某為
郎時子才為同舍不以某不肖忘年顧接
又好也今其子以薦及格當詣考功誠恐
吏持微文濡滯其行望賢史君哀憐之俾
以時受代子才老矣舐犢之念切人誰無
子惟賢史君哀憐之僭越恐懼

與董伯英

伯英有志于學其始也正然僕於伯英厚
有一言願以獻也夫學如積水其積愈深
則其流愈遠若曰我如是是亦足矣吾恐
潢潦之盈其涸可待也吾里有子史子伯
英盍從而問之

答元簿

某與公別闊再歲亦聞至涇既久念遣一
書致殷勤不可得也委教先之陳義甚偉
禮文繁縟施之他人可也而僕與公將安
取此哉愧感不勝言高才正學又輔之以
家傳沉涵停蓄益大以肆少須俟之即有
褒擢矣

其百無一有忽躐據英游馳騖之地譬如窶人無故而得千金鮮有不作奇祟者得深卿書意甚憐而教之乃溢于牋牘者皆須而不規深卿猶爾他人尚安望耶不敢當別駕先生才一再見今已揚旌東上安問必絡繹于塗也所甚喜者又識少公所甚恨者深卿在焉耳

與淮漕

某官以清介律百吏以忠厚恤祥刑推布德澤敷錫黎庶列城幸矣顧舊德宿望上

所倚注宜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其備數子玆猶得瞻風采於朝廷也

與舒州王守

龍舒兩淮名鎮治道清淨民以寧壹甚盛德也惟種亮之操純茂之氣薦紳仰爲儀表當還本朝增重形勢斂惠一州非其所耳衎慶三節之行賓客之舊當先衆人候見於國門外矣

與淮東吳漕

某輒有白事海陵從事晏鼎元憲之世尚書之姪篤於節義守其家法賢矣久罹憂患甫得此官而遇明使者當路以身受察幸也惟執事激濁揚清賢不肖無所隱亦惟部有此士似未可以衆人視之也某未見君子敢冒言之罪且安辭

與王越帥

某望元戎軍府一水耳繫官于朝莫覩槖皃戟森威儀之盛馳神而已春氣漸融伏惟藩屏王室談笑有餘台候萬福東人受賜日益深厚宣室思賢滋切廟堂但有褒

言趣召來歸匪朝伊夕敢願保綏至和以俟三節之行幸甚

某敢有白事忠州文學江蹈雅有學行齟齬不偶眵昏頭白僅得攝官去冬自三衢徒步入闕已參吏部選亦嘗奉祠太一矣適嗣歲多休假待命兩月部中乃告示須由本貫州縣次第保明方應格法勢極狼狽謹取其錄白一宗文書拜呈敢望台慈亟賜報發庶使羇旅得免滯留一官得調皆門下之賜也其人物牒已經部中驗視

去介不敢附託併斬台照

答劉司戶

甲戌期集纔一再見廣衆不容接款旋各引去于今悵然初亦不知安所居調何官也故尺紙不至左右慕用之誠何自見哉高義絶倫遠貺翰墨反復把玩若握手相勞苦喜可量耶獨謹厥藏永以爲好

元賓之文行不當爲諸侯客豈天欲厚所養而遷其進耶潯陽江山追尋昔人感槩處政自可以資弄筆亦何有不快於一出入息頃哉願少遲之當有爲元賓稱於朝者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尺牘

董總領 苹

某伏蒙損教華寵仰荷睠予三復感著京口重鎭宿師如雲恩威流行形勢增雄賢於長城遠矣惟是潛藩舊賓未登侍從者執事等一二人耳此豈久于外寄哉况茲明試備著勳績所當褒擢爲奉使典州之勸又非獨以恩舊用也式遄其歸副此羣徯

虞幷父

某白甲戌期集一見君子卽爲萬里之闊雖聲迹差池藐不相聞然意氣相傾殆若朝夕與游處者再來中都多見蜀士談道文行器識之偉且言渠州之政爲西南二千石最念當何時見之居悒悒也屬聞大臣論薦于上有詔徵還旦旦以望舟虞之臨期與朝士大夫爭先快覩旣審至國門復以微恙滯留欲遣問訊因循未果昨在掖垣知賜對有日方喜神明淸復對敭龍鑾忽奉誨告陳義溫密褒稱過情某拜嘉

不獲辭有愧而已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漢以來何代無之本朝獨盛頻年尤龍出而吾同年兄又蜀人甲乙推者伏想發揮遠猷克合上旨遂躋清切其托契不薄與有光焉謁制是縻無緣造請朝路解后瞻際有懷併須面致

張大監

歲晏苦寒共惟神扶偉幹台候萬福伏念某二年中都數獲款侍仰蒙篤宗盟之契奬予非它人比感激恩義銘鏤不忘大監

尊翁以老成舊德儀刑本朝乃慕從赤松子游褰裳去之寓直祕府均逸閒館高名全節照耀宇内惜乎上東門外祖席不張洛陽丹青未傳繪筆爲闕文也豈諸公責人欲挽留行軒未遂許遂終然之志姑以是致意也耶一自請違已再司浹尊信道德卷卷蚤莫即日某録録官下爲養苟禄無可言也日望詔起慰此徯佇

代揔得居士回張推官

某承喻宗盟深悉雅意某家世歷陽之東

鄙自先祖始易農爲儒或云唐末遠祖自若湖徙家蓋文昌之後文昌諱籍見於唐書烏江人也紹興初某官學吳中拜識司勳以先人與司勳有鄉里學校之舊寔父執也遂拜司勳視拜叔父之禮亦猶曲江通燕公之諸系云爾茲承嘉命敢不奉以周旋也

胡帥

竊者公在新安嘗因還使寓一紙書異時公易鎮泗水某家在歷陽於公爲部中民

乃未能奏記典籤先辱下教以感以媿即日不審卧護邊瑣天相忠勞台候動止萬福孝肅公一代偉人名蓋夷虜其忠言嘉謨既已行之當時補袞職而起民瘼遺藁所傳又當使凡爲士大夫者家有而日見之乃今先生所以發揮之意有在於是於名教甚惠某亦與拜賜幸矣編修所載王定國甲申雜記一事寔某録以遺潘思濟恐欲知也先生政聲流聞行矣召歸更乞視時節宣垂副傾禱

淮西吳漕

某側聞鄉里耆舊誦說執事之政嚴而不苛寬而不弛吏畏民愛從容辦治某愚不知古不知西京所謂循吏定能如此否竊者朝廷深知歷陽治行謂此兩淮凋弊之民欲拊摩生聚之必得豈弟慈祥如門下者朝廷取二千石高第趣建外臺俾專剌舉昔之聯壤地者今受察下執事簡注深矣伏惟君侯推所以惠歷陽者惠兩淮之民又將以惠兩淮者惠天下天下幸甚昔者某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今猶昔也伏惟執事尚終芘之大人家毗陵以私幹蹔至某官下謹自具啓狀

某比承擢自守藩將漕兩淮惟茲西州父乎惠政不勞設施坐以無事某也託芝蘭之契脩桑梓之恭嘗附啓緘少陳贄辭今計關徹矣

某晚出寒鄉誤蒙按擢爲郎蒲歲遂躐殿坳寔緊推揚寔寵説用臻此辭不獲命跛踖靡遑重勤賜教禮文繁縟益深感著薄遽占謝未盡萬一

淮鄉百戰之餘雖朝廷委曲調護然瘡痍迄未平也矧茲歲雨暘不時幾末俱病夫欲輕徭薄賦振廩勸分布宣寬大之恩類非俗吏所能非執事尚誰望也仰恃末照輙敢肆言亦明使者周爰咨諏之意乎恐懼而已

蔣烏江

家君項掾海邦寔獲事先公莫府又從公家諸父游甚厚小人於門闌不爲無事契也平昔未遂識面而今茲乃得公爲吾父毋國之宰抑何幸耶方念遣書竟先委教意親禮縟非所宜得感愧而已

烏江羅項歲寇盜視它縣尤酷遺民當平時百一二歲輸王官才吳中中人一家産而往者置吏數不良更侵漁之益不聊生矣天其或者否極則泰而執事寔來下車踰爾而仁聲義氣已敷與旁薄於百里之內可賀也上方深詔中外舉縣令之最以勸勵執事勉之而已無替其初勿謂烏江

遠而有不聞幸甚
某比得家君書具道長者調護之意甚厚感著亡斁政成事簡亦復有追游之樂否項亭面山枕江四時風煙皆可以寓目若湖渺漫百里方舟載酒不減水鄉勝處異時民與官不相安則此地皆愁嘆呻吟之迹今日賢令尹過之何往不宜也

與黃監廟

某昨者伏蒙某官不鄙夷之臨顧甚寵且獲略聞議論之英發感服亡斁俞奉告又教以藥石益用歎仰蓋某以為旦莫之憂者惟執事同之武陵始不知其悍驕如是退乃得其顛末方此料理則諫省既奏疏矣勢當復更定也未遠西去否儻尚再見何喜如之侍傍願致下悃此紙勿以示餘子甚幸

定海趙丞

某每聞親庭稱賢得之仲父尤詳也中間來朝蒙訪尋適以齋祭不得一見至今歉然邂風長懷有辭莫謝既辱鄉里末契而舍弟復得聯姻魏公侍郎之家益托餘光喜可知也承已及瓜行且代歸何當此來冀遂款密區區併須傾盡

高應辰

某寒鄉晚出內親歡然不知何以受知丞相而驟茲特達成就之共惟此恩不可論報不可稱載意者亡兄以某辱在末契愛忘其醜侍坐之間嘗借餘論有以薦進也自冒恩除粵今由昔恐懼跛踖又不果詣光範稟謝長者乃貽書問勞益用慚感伏念不獲命也已將終始覆護之者舍師門尚安歸耶應辰念之

李文授

某欽服參政名德師表一世家法脩明昆令季彊而執事好學自立又八龍之無雙者也蓋欲納交未敢耳昨從範道左右過相推與頗傾意氣某何自得此感槩不忘也屬有謁制無緣造門休沐之日願賜臨焉

監司

主上奬用仁術敷求民瘼故出節遣使循
行郡國吏自二千石咸受察焉執事以通
才正學肅將明命宣上德紓下情海山幽
阻之民如在輦轂嗣聞賞最趣還漢京發
所蓄積以裨遺忘幸甚
某寒鄉晚出獨學寡聞備數省闥日虞顚
躓敢圖誤寵擢寘殿坳靡獲艱辭若爲稱
塞伏惟門下旣已委曲推與訖用臻此復
當藥石傾盡俾免于戾幸也
某伏蒙遠遣騎吏馳貺書牓辭采絢麗旨
趣粹容溫其如德範之美使人意消矣獨
愛忘其醜褒稱過情蘶然陋質豈堪黼黻
愧感無以諭謝也

帥臣

長樂軍府之盛甲於諸鎭地以古雄寄以
遠重某官槖鞬戟纛長茲成師兵政整暇
治道清淨隱然金湯夷夏震疊佇覲疇庸
歸侍帷幄丕振賢業益尊主威幸甚幸甚

謝景思

屬者某官會朝漢京奉萬年之觴某數望
見於殿門雖接侍闊疎然一瞻德範固使
人意消矣使節還臺坐閱弦晦寤寐緒風
西鄉獨寫
某始學操筆時侍御者固以文章議論爲
英俊稱首翱翔中都風采暴然令爾許時
矣而猶爲此官可爲永嘆上方兼覽賢豪
追錄勳舊人門並用非公誰宜行有褒言
也
某待罪省闥日增愧懼豈期假寵躐侍殿
坳此必諸公長者游談過助轉而上聞故
有是也第獨學寡陋而冒論思之職將何
以稱塞明詔惟無遐心而有以告之又幸
也
某伏蒙遣騎馳貺華緘粲然黼黻下賁孱
愞斯榮也秖以重其愧也不腆之文謹以
薦意匪敢爲報顧賜觀焉

趙南安

執事以諸王孫與寒畯角逐取科第赴事
功今五十年矣而猶爲二千石公論稱屈
時方急賢公卿薦引無虛日即有褒言也

茲承積閥閱賜三品服章服與德對是可
貴也無緣叙慶但切馳情

妙喜

賢上人歸具書因循久不嗣問瞻仰良極
即日不審何如伏惟於慈悲願海爲大津
梁清涼寶山散甘露雨有識無識隨見隨
聞悉皆濟度悉皆解脫弟子無緣頂禮徒
勤善頌謹狀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尺牘

左相送御書獎諭

某微賤不肖早上輒冒齋斧之誅敢以獎
諭石刻爲請重蒙某官恩慈下及即日分
賜共惟　聖君衮字之褒所以發揮元宰
天人精粹之學昭示萬世某何者廼於私
家獲藏刻本榮光焜燿里巷增煇即容躬
詣鈞屛叙謝仰祈鈞照

左舉善

先生在西湖煙雨中與南北兩屛頗晤語
而小人坐塵海此仙凡殊途也猶且寄聲
相勞苦此意豈可忘哉明若得暇當走隱
居又須遣西子濃抹而迎前復淡粧則難
行矣

汪季通

辟奉名論坐閱歲時瞻溯卷卷有懷莫寫
浙河東西可朝發而夕還也書勝闕然夫
復何托獨相與傾意氣則固若同席接膝
之密頗亮此意否

季通人物學術當亟登館閣而猶爲此官
豈天將厚其所養故遲之耶退食雍容專
意已事涵泓演迤不可涯涘使人望而歎
耳
某蒙示書辭甚厚第戕啓過禮未敢祗命
同年義均兄弟而復有此耶豈如上林子
虛姑藉此騁辭乎不然則縟敬而欲其疎
耳某不敢効執事之失轉自削去非簡也
自玆仍望以幅紙爲約
都吏部賢知賢也某豈敢開薦口姑欲賛
都公得士繼此當作記累左右

張侍郎

侍郎自布衣以道德文章師表天下又卓
然以公輔之望歸先生者餘三十年矣大
而不容身妻孥而道益伸今雖里門宴居
朝野善類恃公以爲主盟敢乞精護寢興
垂副蘄鄉
某童無所識皎然此心願以身自託於門
下庶幾不爲小人之歸惟古者弟子所以
承師之義未嘗以書傳也今乃一再拜敎
溢于牋翰顧皆非某所宜得於先生者蓋
未嘗承顏接辭則宜先生之不知某也先
生儻有收拾之意繼今以往請受命
磨勘謹馳納初欲就此積閱再下朝奉郎
旣料理矣而來使踵門云先生今受告當
以表謝索此書亟某不敢復留文書復來
顧以見誨也

與國章守

某皇恐春夏之間使者會朝漢京某數以
望見爲快彌時曠於馳問坐有傾遡所臨
遠在江表介於大都隱然爲長雄者以人
重也方今急賢計有褱言惟龔崇衛以須
召節

吳尉

某獲與春卿同登科第又得從執事游雖
未暇朝夕晤言然意氣相傾則如平生離
矣瑰偉之辭永以爲好時一把玩如見德
人也何當再集遡風獨寫
執事潛心正學志其遠大至於翰墨餘事
猶超軼絕壓如此眞吾黨之士所敬畏者

而損書云云猥相組豆大過所望又不敢辭有愧而已匆匆脩報言不盡意

臧宰

洪左史於人謹許可獨稱執事之賢不容口士大夫黙來者又皆道撫字慈惠之美願托從游久矣何當晉會遡風獨寫

朝廷方留意縣六百石戒飭奉使與州使以最聞有如治行正當舉以應詔何尚未聞也

張仲固

某昨者公在寶婺一書往來久不嗣音但有愧悵某踈遠忽蒙恩除躐據通津此鼓鐘饗鶢鶋也豈平生故人揄揚過實轉而

上聞耶貽書甚寵尤見交游相予之意獨以頌不以規非所望耳薄遽未盡謝意伏惟恕察

大資政歸老于家子弟固將寵焉矧其官學行志業自為羣儒稱首儒先學宿皆所推讓其擢用固無疑矣而召節尚稽所未諭也

代抱得居士與魏彦誠

某請違德誼欲忘歲月昨者執事初還位著馳書替喜伏蒙報教所以崇篤眷撫之意溢于牋牘區區感銘屬鼂輩聚冠光黄之間被旨督捕孟冬首途此月既望乃歸坐此踈於嗣問顧尊鄉之心則不然也伏冀垂察

主上深念淮壖之民生聚教訓有年數矣而疲瘵之俗迄今未蘇乃眷比顧以執事專剌舉撫綏之任伏惟開濟之資追紹前輩宣弟之政為時吏師斂而施之一方直餘事耳而某也适得分未光丐餘潤以免於戾其何幸如之伏惟尉幸

徐給事

某皇恐死罪因循遂踈問訊但得之往來之人先生既遂雅志意況益佳微恙滋以平復父子相視喜慰抃躍一再從養正書中獲聞動靜尤以釋懷即日秋氣凄厲恭惟安坐觀物神扶耆壽台候萬福天子傾心以須大老引疾婁辭迄遂掛冠之高樞

極久虛人望彌屬願臻六氣之和以俟黃
麻之告也某爲郡既無善狀而水災橫被
數州一目千里飢民不溝壑即爲盜必矣
控請于朝乞閣官稅既荷恩許但常平將
稟已竭仰哺之人無數去麥秋甚遠其將
何以濟此也邊報無它具中亦復歛秋田
之望奈何覲庭已自具書侍見未期伏乞
尊迎鴻祉倚須枋用

賀參政

仲冬之月嘗具劄子仰干鈞聽有負罪屛處

不敢時以姓名自達惟是區區尊依盛德
慕用恩紀朝夕于心未始間斷歲律行盡
恭惟旌麾在道天相忠賢鈞候動止萬福
參政先生全名高節照映夷夏揚歷三朝
聖天子深所倚賴肆敷明命往聘殊鄰將
使中原遺老瞻望馬首益堅思宋之心天
下幸甚某出入門闌積有年數獨恨不得
充傔從效奔走引睇行府神爽飛馳政此
苦寒敢乞爲宗社生靈加衛啓處亟聽來
歸大人昨蒙朝廷委捕黃賊今遂擒馘而

歸但日來所聞比耗政爾紛紛仗想廟筭
自定應之有餘某官歸期必在三月載筆
爲誰或云曾中躬亦在行途中可以陪燕
譚也子雲近嘗得書嘗至舟次迎拜否

徐左司

某自頃拜書候使節之歸旋即侍親來宣
城異縣客寄憂虞萬端杜門不敢與人事
接是故久踈遣問忽拜眞帖之貺疊疊數
百千言駢珠疊璧宴人之所未識又得之
於留落放廢衆人躪藉之餘有懷感著當

如何哉麥秋欲晴既晴輒雨不審去天尺
五台候起居復何如伏惟參贊萬微嘉猷美
澤陰被宇內宜有福祥來相君子某屛迹
諸況如前所云但得水菽足以養親蔾藿
足以畜妻子無諸病則已官屋雖敝然某
遂假以爲逐臣之居恐復有以爲罪者環
視茫然不知所計長者將何以教之也彌
綸中臺亦既更歲華閒休暢善類引望大
用猶稽此何爲耶吾儕小人尤日日以冀
也長公浙西之除直爲歸覲之階耳方丈

比得書手足之戚殊不能堪戩右之行得免長者必賜調護也瞻望雲霄邈然未有侍見之日仰乞爲斯文崇養亟闡除目之播

某鄉來奏記已而郵筒拜初冬所下教政以大人去官因循不辦治報愧惕漠北之還聞諸道涂長者盡得其要領以復于上伏想廟論必已制勝於萬全然則在我之策孰爲之先耶往者大人効官邊鄙二年其父虜之情僞知之爲詳要以所見聞於朝獨以踈遠不賜省察耳今茲放逐尚口乃窮豈敢復有云也諸賢輻湊來廷強國尊主真成餘事如某輩得一壓躬耕自食其力父子團欒畢命丘樊它何敢知耶伏惟長者尚憐其情而照之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尺牘

劉兩府

某幸甚昨者江行遂獲進拜榮戟恭惟領軍開府相公道德勲業蟠際天地内洽草木外薄夷虜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况珠幢玉節奉詔東下先聲所曁山川震悚賓客如雲冠蓋相望士於茲時蘄一望塵而拜猶恐無因而至前某也晚出不肖又方放棄湖海持刺修謁亟蒙賜見温顔顧接已過涯分既又親屈英衮從以千騎訪之於寂寞無人之境經綸之成謀宏濟之英略開示紬繹了無疑間卓乎偉哉弗可及已嘗病茲世峩冠結綬車載斗量皆齪齪爲身謀不足與共事無強人意者自承侍相公以來於今十日竊自慶抃廼知名世篤生人傑湛乎淵渟崒乎嶽峙至於得時而行雷厲風飛桑蔭不徙大功克建則亦斂然退託於不能之地弗以一毫留胷次求之古昔有道之士從容應世如此耳即日

不審次舍何地上思見公與百執
士女望公之來何啻渴飢恭想小留鎮江
亟以介圭去朝帝所區區有懷頗非筆舌
所能宣盡姑致歸鄉之意仰冀憐察

代捴得居士與葉參政

某仰惟相公昨者登貳西府有識之士固
已相慶知相公非苟富貴者得時而行必
大有以慰中外之心既而又相慶曰虜之
情僞深矣相公親涉其庭且究知之將爲
上盡言於是相公來歸天下傾耳以聽延

七月丁酉相公進長樞庭而郵置所傳相
公避遜之章所以復于上者蓋卓然以今
日之事自任又傳聞相公歸自北虜即於
昕朝力陳機會之不可失黠虜包藏宜深
爲備天聽既回國勢自尊帷幄所籌罔不
慰愜社稷幸甚生靈幸甚竊謂朝廷狃於
和議將二十年小大之臣以兵爲諱軍政
不修邊備闕然長淮千里東南恃以爲藩
籬者一切置之度外而彼犬羊之聚麇凶
嚾毒未嘗南鄉而忘我自去春榷場廢朝

廷始聳然知虜意之所在將深圖之而上
下議論或未然一日復一日又至于今今
事迫矣天其或者將遂悔禍貽我　宋中
興之基於萬斯年用是降大任於相公當
是責也左丞相湯公忠貫日月精慮微一
食息之頃未嘗不憂念國家未嘗不垂意
人物而往時諸賢人各有心或未知同寅
協恭以濟鴻業今　天付相公以此事上意
如此天意如此相公之與湯公詎可不深
鑒往事惟和惟一以共圖休功也哉伏惟

相公深念之飢者易食渴者易飲中原之
人困於暴虐困於旱蝗困於力役死者比
屋矣遺民思　宋之心如遭水火而望救
援其勢已急千載一時間不容髮伏惟相
公深念之紹興初諸將用兵淮上亳泗徐
沂之人簞食壺漿以迎我師師退虜復取
之即盡屠其人以泄憤怒然民終不悔它
日我師至焉其迎我如初去冬蔣州王俊
但假托本朝名字淮北之人信以爲然自
蔡潁至于河北赴期響應會俊敗獲事雖

不克然以此可見吾民之心今我以一旅之衆渡淮則彼之鋤耰棘矜皆爲吾用建瓴破竹莫捷於此獨恐朝廷憚於先發耳伏惟相公深念之王戚李三將忠勇自力義無返顧然發縱指示必惟其人宜得大臣一其節制事當豫定若必待赤白囊至而後爲之應將無及矣伏惟相公深念之今日議事之臣歲歲愒日以相公與左丞相之所建立爲不然者以十入而九秋冬之交虜或未動則是議者必雜然謂邊頭

本無事湯公葉公過爲之謀又將自怠以弛吾備以挫奮義者之心患將益深悔且噬臍伏惟相公深念之某憂患摧傷之餘所欠一死忝相公之門蓋自蚤歲晚節末路獲備使令受任之地寔在窮邊平生志願庶其少見於此去歲單車赴古蔣適丁互市之變已而蒙恩攝帥除漕某生長淮甸知虜之情必不但已日夜究心心思爲之慮蓋嘗縷縷白之廟堂至于十數丞相湯公深以爲當然而某人微望輕動輒齟齬或者反以爲罪坐廢歲月徒自慨嘆今者相公既專宥密之寄深思熟慮日不暇給將以戢外侮而隆內治於斯時也竹頭木屑皆所不棄況如某受知之深者哉父子百口畢命驅馳指天誓心罔有二事伏惟相公憐而亮之伏紙不勝忠憤激切之情

廟堂劄子

仰惟先生於從容無事之時不動聲氣爲聖天子建萬世之長策遠視古昔寔所創見一昨丙子詔書既下雖窮山幽谷婦人

孺子亦皆感泣蓋所以慰率土之望昭在天之靈杜紛糾之源一視聽之歸再造炎圖端自此日而今而後知黠虜之不敢侮我中國諸將之不敢輕我朝廷國勢日隆主威日振而先生之道德勳名能言之士所不得而稱載也某負罪屛處不得拜伏光範爲天下賀然竊喜恩地茂勳先立使其啜菽飲水槁死巖谷之間猶有榮耀伏惟財幸

湯丞相

某比以本路水災如許飢民無聊復迫夏秋流離道路圜視無策乃卜中元節用道士誂肅齋三日醮於府治奏章祈恩二十有五日本路漕司奉堂帖許令檢閣夏稅而得旨蓋十六日也恭惟　聖天子出神天之本眞應帝王之興起我大丞相以侍宸列仙來居上宰之位乃令蟣蝨微臣冒昧有請綠區宵升皇澤朝下垂應如響恩惠濃浹卓異之事實爲創見某與此路數十萬生聚望闕扣頭不知以何仰報帝力與我相公全活之功也幸甚幸甚某在此雖極力以治荒政但賑給二事徒有其名無以徧給令獨有修圩一事朝廷所當加意蓋今年圩不修則明年江上無田無田則無民矣修圩藉民力民藉官給之食以活而常平米既無餘則圩亦無自而修故今日急先務莫若於江上得熟處廣糴轉江而下積之蕪湖以須水落興工此事參政周文頃在太平知之爲詳伏望恩地速賜經畫米不欲多得二十萬斛庶可從容集事伏望大丞相念之不勝激切之禱

又劉兩府

某竊瞻國之盛衰必觀諸人望之用舍謝太傅消揺東山雅意丘壑當時議者顧謂安石不起如蒼生何言若大而夸然卒之成肥水之功者安石也裴中立以議居外兩河諸侯浸淫閫鼎中立復相忠者懷而強者畏人望之用果如何哉自五月來朔方傳聞洶洶豈惟自江以北百姓束擔以待而江淛之間亦復騷然忽有郵書報相公開帥府以號令諸將制冊揚廷恩禮赫奕凡士大夫與夫閭巷之民田夫牧人莫不歡喜奔走更相告語以謂相公既用則吾事必濟無復憂矣至於赤籍伍符則又踴躍抃厲以有赴敵致命義無却顧之意黠虜震懾先聲所暨奉頭鼠竄遺魂落膽烏乎休哉古未有也恭惟某官不世之功成在旦夕便當肅清宮禁祗謁寢園某無似庶將載筆後車草露布以俟獻也某以久不省祖塋自宣城暫歸歷陽村落

一二日復西上矣民間恃相公近在維揚皆得自安惟是民兵一事朝廷憂懼近日復有約束分隸諸軍田野之人愈更皇恐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周官井田之法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其坐作進退固已閱習而猶曰不教者蓋謂未嘗教之以知禮知義知信知勇如子犯之所云也今之民雖坐作進退冥然不知乃欲驅之以當大敵民之死不敢自愛萬一沮吾軍勢悔將何及仰惟某官同國休戚知無不言況此淮民又屬戲下敢告相公具以利害達之冕旒將兩淮民社一切罷免豈惟十萬生靈皆出全護脫性命於鋒鏑而緩急之際不誤國事尤其大者也伏惟相公垂情無以某小子而廢斯言熟計而亟圖之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尺牘

辭潭州劄子

某伏見邸報某蒙恩差知潭州伏念某罪戾之迹方自循省大蕃謫帥遽先造化曲成之私曷可稱述顧其情有不能自已者輒吐露於相公之前昨者廣西之役不遑迎侍違二年水菽之養一訊往還動須數月親年益高時親藥餌人子之心豈獲寧處欲望惻然推錫類之仁稍易江淮間一小壘俾得自効誓當糜捐圖惟報禮控禱借瀆伏深震懼

劉舍人

某遠去師範寒更歲籥雖側聞尺一徵還陟烏臺長道山西掖演綸比門視草極儒者逢辰之榮事而某也宿負未洗久違牋奏欲以書爲斯文賀莫之敢也追惟疇昔以諸生被獎拔懷恩未報引睇雲霄歸依何已

某恭惟先生經綸之業得時而用蓋將闔

我國家太平之基掌帝之制獨當省署着箴
補袞闕體闕廟社繫幾人睥睨而不敢發
先生回天於談笑之頃中興以來未有此
舉也甚善甚盛惟天下自有公論抑某何
庸贊歎

某竊承賜對內朝至於移晷君臣契合實
落興運暫即玉堂之舊將登袞位之嚴成
命旣傳孰不鼓舞某摩在門闌尤極欣感
先生兩宮虛佇百辟具瞻告廷有期福社
咸萃更冀加衛茵鼎以副天下之望

先生以文章德業致身而分閫于外有此
武功蓋英主側席寤寐將與共國天下求
而不可得者也召節之放雖庸人孺子咸
知鼓舞可知公之德政矣門闌之舊嘗共
掬溜播灑之役者喜當如何

某罪戾之迹蒙先生薦進之恩俾主留務
雖成規具在可以遵行顧精神之運豈能
仰及婁辭不獲皇恐祇命尚俟躬拜師門
一一承教臨紙不勝懇禱之極某行役將
及近境瞻侍之日端後不遠引領轅門時

自朴路

劉樞密

某伏審易鎮要藩升華邃殿一面之託不
啻九鼎重矣伏惟萬人之英明天子所簡
敬豈重湖之地所當暫留開大莫府寬北
顧憂付以萬世功業帝意可以卜見也某
不勝宗廟朝廷之慶

某恭承先生經術文章議論名節近世儒
宗蓋一二數至於英風義氣則千載一人
今日廊廟尊安邊壘寧謐折衝之功豈無

所自宰席尚虛而君臣之交中外之望如
此爰立告廷恐不容緩應發守文公所優
爲者太平之功自此一新天下之耳目矣

朱編修

某敬服名義願識面之日甚久非敢爲世
俗不情語也得劉丈書又見與欽夫書知
且爲衡嶽之遊儻遂獲奉從容何喜如之
不勝朝夕之望

某昨日方從欽夫約遣人迓行李奉告乃
承已至近境欣慰可量欽夫必授館不然

當於我乎館也使令輩遣前恐遠來者須更休耳應有委乞示下

風雨留人尊候復何如登臺詩彊勉不工出師表同上老兄遊山亦須待稍晴未可以遽千金之軀宜自愛惜洪濤際天溺焉殺人將安之耶

某平生慕用豈謂來湘中乃獲解后接欵慰幸可勝言儀觀遽歸苛留不得至今慊然人還一再奉賜書感服感服某老者寀動東歸之興比巳專介請祠力致懇諸公儻遂得之不旬月去此矣樞庭編摩望雖高然非所以處元晦也意者姑借此爲擬擢之漸耶此間諸事欽夫諸友書中必能詳言之政遠披承千萬珍護即登嚴近敬簡堂記遂煩揮翰眞可以託不朽但堂中之人於敬簡工夫殊未進須士友不我遐棄時時訓厲之耳欽夫間相從未嘗不矯首奉思也黃君内艱可念仲隆想巳趨朝吏不作書懷英行巳踰月臨行病作於背甚可念幸而即愈渠自去歲得渴疾此不可再也

某別去再見新歲懷鄉道義不能忘也自來荆州老者病甚思歸舟楫往來江上不復定處僕亦心志忽忽百事盡廢雖如元晦一書亦不暇遣乃兩奉誨教相予之意益勤内省愧惕不但不答書可以爲罪蓋敬簡之功不進它日無以見吾元晦耳某自到官即請去凡六七最後乞致仕乞尋醫且欲不俟報棄官而歸諸公乃亦相察今復得祠祿矣近制不必俟代者巳治舟楫裁衣囊五七日便可離此劉丈之去奇哉偉哉此行至江上當迂數程見之亦約欽夫又不知肯來否欽夫却數通書定叟將有遠役兄弟不能相舍張仲隆前後五劉議論過人皆某所不能言者歎服元晦闕期巳及聞未有幡然之意如何如何某有田在謝家青山下屋十餘間下俯江流今歸眞不復出矣元晦異時或欲覽江淮山川之勝乘興東遊則僕可以奉從容於梁山博望燕湖采石之間也此外惟爲斯

文珍重

某近因至城西於土中得一碑砆細視之良有刻畫蓋明皇所注道德經幢也磨治之餘僅可識即以十夫摇取之其半在土中者甚宇字畫非經生所能及已舁寘府中今裝襯一本去欽夫極愛之也經磨治處中有大穴蓋以載他碑者尤古類漢碑併遺上

楊抑之

竊者數文奏課爲二千石第一廼春寶慶寶先帝謨訓所在陛華更直用報顯庸顧士大夫交口賛慶而某獨不遣賀牘誠以門下於此爲不足道也不識執事尚照其心否

癸未詔書凡今郡太守若部刺史之有治績者其各以叙補侍從之闕伏惟數文莫宜此選矣尺一趣覲秖在早莫敢以私告某來歸親傍望建牙所在才數舍未皇具一紙書長者先之愧何可量也冬日邊地寒力不審台候比復何如公守邊內則能

固吾圉外則使裔夷歸心羊陸見稱徒以此耳但玉關人老不容不亟召歸伏惟與時御宜促裝以俟

某晩出叨踰所學未充猖狂妄行以速大戾隆寬貰其九死猶得奉祠既至瀟須靜掃一室終日危坐以省昔愆它無可言者臨出都時信伯既維舟矣亦蒙僮蓋至湖上存勞周渥此意不可忘也解榜見名得來示乃知小失意於上舍然來春自當巍中政爾無用此也

黃子默

某離長沙且十日尚在黃陵廟下波目風伯亦善戲矣前日爲子默作江西後社字茫然莫知所謂至湘陰舘中有題壁間二詩急雪黃花度初晴白石村者驚歎世間久無此作客謂此子默詩也歛然心服眞可作杜頭矣今日見計欽祖又誦數篇益奇蓋辭達於詩渾然天成風行水波偶入聲律非今之詩山谷之詩也幸甚斯文未墜於地時夜將半呼僮張燈作此紙且致

怨於不我教又聞有李東老者詩亦佳獨不能以數句爲僕比歸篋中裝耶儻不棄顓馳一介送似欲誦之於岳陽樓南樓寒溪西山也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禁榜 附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以有賣藥假者出榜戒約曰 增

陶隱居孫眞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報者甚衆不論方册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眞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户如影隨形無有差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小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禄料都被減尅或自身多有横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蓋緣賣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弟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因果況萬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 詞多更不盡載

張安國傳

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籍之七代孫邵之從子也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策問師學淵源秦熺之子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魏師遜已定塤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策皆檜熺語於是擢祥第一而塤第三御筆批云議論確正詞翰爽美宜以爲第一在廷百官莫不歎羨都人士爭錄其策而求識面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先是上之抑塤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數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於殿廷以請婚孝祥不答泳撼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名縣此初對百言乞總覽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并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已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巳意乞取巳修日曆詳審定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會芝生太廟楹百官賀畢或獻賦頌孝祥獨上原芝一篇以諷之時儲位尚虛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首肯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徹孝祥與徹同爲館職徹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鋭往往凌轢之至是徹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

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在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于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採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

建康留守言者攺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寸金堤自是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民德之請祠會以疾終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嘆進顯謨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

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

又宣城張氏信譜傳

公諱孝祥字安國學者稱爲于湖先生本貫和州烏江縣唐司業張籍七世孫秘閣修撰金國通問使邵之從子父祁任直秘閣淮南轉運判官紹興初年金人冦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仙橋西時公甫數歲豫章王德機一見而奇之遂許以女焉幼敏悟書再閱成誦文章俊逸頃刻千言出

人意表轉運公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旣冠即以禁蛙名其池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時年二十有三策問師友淵源秦塤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公獨以程氏得孔孟之緒先知貢舉湯思退已定塤魁多士帝讀其策皆檜語復自裁擇乃首擢公親灑宸翰議論堅正詞翰俱美先蕪湖東境有龍穿岸騰空風雷變異須臾雲霓五彩光

獨百里江山掩映如錦及提聞人咸謂慶
雲爲公之先兆云先是岳飛卒於獄時廷
臣畏禍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
飛忠勇天下共聞一朝被謗不旬日而亡
則敵國慶幸而將士解體非國家之福也
又云今朝廷寃之天下寃之陛下所不知
也當亟復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義播告
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
下帝特優容之時公尚在期集所猶未官
也秦相益忌之初授簽書鎭東節度判官

廳公事轉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
次舉始召公第甫一年得召對勸帝總攬
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
並緣父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
司即改正之復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
事美則歸已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
懼其作時政記者亦如安石專用已意乞
取已修日曆詳審是非正黜私說以垂無
窮從之遷校書郎勅兼國史實錄院校勘
會連歲芝生太廟楹百官表賀時儲位尚

虛公獨上原芝之篇以諷之其畧曰惟大本
未立社稷宗廟亦靡克寧嚮又曰在仁宗
英宗之室又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高宗覽
之首肯再三舉朝稱誦遷尚書禮部貟外
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公與汪
徹同館職修先朝實錄徹老成畏禍務在
磨稜公少年氣銳欲悉情狀往往凌佛徹
謂曰蔡中郎失身於董卓故不爲君子所
與公曰顧自立何如思退聞之不悅於徹
之言至是徹爲御史中丞乃首劾公等奸

不在盧杞下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祀尋除知撫州事臨川詰卒趨刼庫兵一
時鼎沸官吏屛跡公單騎馳赴軍中喻列
校曰汝曹必欲爲亂請先殺太守僉曰不
敢惟所給未敷耳公即手喻衆卒聽命者
待以不死隨取金帛以次支給摘發數卒
叱之曰倡亂者罔赦立命斬之衆校俯伏
不敢仰視闔城宴然事聞帝極嘉奬時年
未三十蒞事精確雖老於州縣者所不逮
也孝宗即位除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

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平江乃臨安藩屏寄任匪輕公扶植善類鋤抑強暴判決如流庭無滯獄屬邑有大姓煮海囊橐爲姦利怙勢作威禍延郡邑公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斛明年吳中饑乞賴以濟張魏公還朝乃首薦公召赴行在入對勸帝辯邪正審是非崇根本壯士氣因痛陳國家委靡之弊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又陳二相當同心協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復陳用

才之路太狹乞博採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俄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時魏公欲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復薦公領建康留守湯思退言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及魏公罷判福州宣諭劾公爲黨落職初轉運公築歸去來堂領太平州事王侯秬更爲建狀元第慶雲接日者見之謂將不利於金人至是果符其言且自渡江以來大議惟和與戰魏公主戰湯相主和公始登第出思

退之門及魏公志在恢復公力贊相且與敬夫志同道合故魏公屢薦公遂不爲思退所悅或者因公召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等語謂公出入二相之門兩持其說豈知公者哉思退竄仍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俄改知潭州權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爲政簡易時濟之以威湖南遂得以無事有婦不宜於夫之商而歸婦爲具食食已即死其舅姑以爲婦殺之無疑涉三獄而

婦不伏公親鞫之婦泣曰實無此志顧食有魚肉以鋏承之鋏固在也公命取鋏復魚肉以飼犬犬斃因詢士人謂湖外有蜈蚣盈尺一遇食即殺之公命索婦所果得蜈蚣盈尺仍取魚肉飼犬復斃事立爲之平反婦誓祝髮以報衆大悅服會敬夫定夫扶魏公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公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與敬夫講性命之學日夕不輟築敬簡堂以爲論道之所而四方之學者至焉公自篆顏淵問仁章於中

屛晦菴南軒各爲詩文以記之尋復待制
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荆州當虜騎
之衝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內修外攘
百廢具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築寸金
堤以免水患置萬盈倉以儲漕運爲國爲
民計也乾道五年己丑偶不豫遂力請祠
侍親疏凡數上帝深惜之進顯謨閣直學
士致仕南軒爲文以餞之荆南士民哭送
登舟仍給小像祀於湘中驛南軒爲之贊
旣歸蕪湖凡縉紳之士莫不晉接宗戚渡

江而貧窘者公輒賑之新觀瀾亭以集同
志講論之餘徜徉山水寺觀臺榭吟咏殆
遍而悉爲之題識蕪湖都水陸之衝舟車
輻輳民甚苦之屢籍公爲之庇令邵宏淵
擁兵還鎮所過市肆皆空蕪民甚恐轉運
公與淵有識公作書以逆之至則自糴米
數百斛父子着紫衣乘使者車犒師江上
衆得餉揚帆而去遂秋毫無犯丞袁益之
迎至江滸士民夾道指曰夸艷庚寅冬疾
復作遂卒卒之日商賈爲之罷市兩河之

民惶惶如失所恃帝聞之惜其有用才不
盡之嘆公性剛正不阿秦塤同登第官禮
部侍郎一揖之外不交一言尤工翰墨嘗
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詩詞雄
麗尤工古調有于湖集四十卷嗟乎惟公
起布衣被簡遇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
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歷事中外士師
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所至有聲奈何
筮仕之初見忘於檜既而不悅於湯旅進
旅退向使得召行道天錫永年斯世斯道

之寄經天緯地之才當必有大過人者卒
不能究其所施齎志以没惜哉參知政事
孝伯世稱賢相孝會以節義聞孝才孝章
以文學著公之諸兄弟也賢才萃於一門
公實有以啓之子太平公易簀時方髫年
從諸父從宣城既而從事素書合門蔭不
克磨勘者二十年今皇帝登極建元始得
蒙例遷授登仕郎孫求通今授　即委
子以傳以余嘗得侍公且生則同鄉徙則
同邑知公之深也義不忍辭因摭實所聞

而次序之以備觀風者之採云紹熙五年
甲寅歷陽居士陸世良書於蕪湖介清堂

宋官誥八道

初補承事郎授鎮東簽判誥

勅賜進士及第張孝祥朕勅天之命夙夜祗懼茲親策多士於庭爾以正對發明師友淵源之義深契朕心擢冠羣英僉言惟允授爾京秩贊畫輔藩此我朝待掄魁彝典也往欽初命益務培養器業將於此乎觀可補承事郎特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轉宣教郎誥

勅承事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張孝祥朕順古道率由舊章聖繼聖明繼明共仰列宗謨烈之美疑傳疑信傳信尚稽諸儒論譔之功固知放失之多蓋亦顯承之缺是在武丁之孫子任亦匪輕延資叔向之春秋言皆可考成功惟允褒律宜優爾學有淵源詞尚體要老氏藏室聯輝奎璧之間曾史策名補藝炎興之際用巳志鋪張而不詭合諸儒褒貶以為功比及三年可傳百世有晋王虞宋徐沈之善無丘荀袁高　之識卓識所資凜著一王之法奏篇既訖聿嚴六閣之藏論賞詔功涉明有典爰霈丹宸之渥申疇文右之階揚鴻烈而章緝熙既籍發揮之力率純德以勵忠孝尚堅報稱之心可特授宣教郎依前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十七

年正月二十日

除秘書郎誥

勅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實錄校勘張孝祥漢之藏書天祿東觀命馬融劉向為郎至唐則掌四部圖籍有三人焉非第一流曷稱茲選爾以經術之淵源負倫魁之聲望曳裾冊府校讎甚優秉筆史筵討論靡倦爰命進典中秘以倡斯文異日玉堂承明皆權輿乎此可依前奉議郎特授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奉勅如右

牒到奉行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除著作郎誥

勑朝奉郎張孝祥承明金馬漢家著作之所也後闕

除禮部尚書郎誥

勑朝清郎張孝祥本朝除郎之路雖廣其要有三曰舘閣曰寺監丞曰監司郡守近自列聖以來郎非監司郡守不可得雖然豈所以待倫魁者乎爾以清文奥學崇論鉅議對策大庭朕嘗親擢以冠多士入儀班著夙稔直聲行已非磷緇立朝有本末朕未嘗不懷其賢也去把郡麾又淹家食起之纍潤俾佐秩宗於是得一佳禮部矣潔齊以俟朱紱方來可依前朝清郎特授禮部尚書員外郎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年月闕

轉朝散大夫誥

勑朝奉大夫新除儀司郎官張孝祥等生民立君既尊居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於湛恩茲予一人踐阼之初亦爾羣臣委質之始粤從京秩遄進華階臣事君以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任嗣選爾勞張孝祥可特授朝散大夫行尚書儀司郎官奉勑如右牒到奉行隆興元年三月一日

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誥

勑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提舉學事張孝祥屬拔演綸進涉玉堂之漸鑾坡入直尊居鈐索之嚴矧惟翰墨之司專掌絲綸之職念茲榮選必屬洪儒爾學窮閫奥文冠倫魁治道敷陳洋洋晁董之對皇猷潤色渾渾虞夏之書屢柄郡麾久膺閫職茲緣西掖之班延入北門之直啓沃謀猷鬯典謨於三代發揮詔命新聽聽於四方往服寵章永堅素守可依前朝奉大夫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年月闕

除秘撰改知潭州權荆南提刑誥

中秘藏四部書班高論譔外臺奉三尺法職重澄清式表儒猷以華使指原任左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靜江軍府事提

舉學士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
畧安撫張孝祥阜爾不羣之意氣凜然魁
選之科名鳳尾批綸見稱古授之敏螭頭
載筆方俟直前之猷 後闕

陞顯謨閣直學勑黃

尚書省牒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判南荊
湖北路安撫司張孝祥牒奉勑依前朝議
大夫陞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牒至准勑乾
道五年三月三日

張南軒贈學士安國公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
庭無留滯以其閒暇闢堂爲燕息之所而
名以敬簡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此於
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其爲我敷暢厥義
某謝不敏一再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
聖賢論爲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
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
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爲之役而有所
不給也吾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
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
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
吾前者吾則因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
辨之若經緯黑白之分事雖大而吾處之
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
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
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
而行簡者與若不知舉其綱而徒營之務
將見先生於所息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
爲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
爲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

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
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
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
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爾遏止
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
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
矣侯英邁不羣固已負當世之望誠能夙
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
特藩翰之景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爲記以
無忘子之言

朱晦翁贈學安國公敬簡堂詩

煌煌定方中農隙孟冬月君侯敞齋扉華榜新未揭我來適茲時亦有大夫茇清觴不留行晤語得超越更看雷雨勢翻動龍蛇窟襟懷頓能舒肝膽亦已竭老僊來何方湖海氣硉矹君侯欽袂起顛越承屨襪坐人驚創見引去殊卒卒伊爾不忍逝頓首願有謁人生均秉彝天造豈停歇云何利害判所較無一髮茲焉辯不早大本將恐蹷吾與實自箴君聽未宜忽

張南軒贈學士安國公歸蕪湖序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絶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匪輕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遠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耶蓋天下之患莫大乎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色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綸轇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于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役其可乎哉是以貴乎講學

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几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盭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繇隳也豈不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

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藴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令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荆州之别也遂書以爲獻

祭于湖先生文　張栻 南軒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滙溟渤之時耶又如驊騮騄駬追風絶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税駕之所耶此栻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章煒燁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栻之賛嘆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荆州歸栻以書抵君謂及此閑暇專意承志實進德修業之要君深以爲然孰謂會不數月乃有此聞栻傾蓋荷知見而深篤言有勁切君不以爲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贈于湖詩　張栻

桐花三月英風雨滿江城使君晚被酒千騎過友生名談宿霧捲逸氣孤雲横揮斤看翰墨笑語皆詩成人物有如此吾輩賴主盟更呼南鄰客共此樽酒傾愛

我庭下竹頭角方崢嶸永懷氷雪姿盍復世俗情新篇一湔挍凡木石足程顧言對封植歲晚長敷榮

于湖像贊　張栻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卓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跡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横達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窮其所未及則其所致又孰知其紀極者耶

挽于湖　施士衡

湧泉詞筆坐中驚天付斯文以道鳴獨步蟾宮丹桂選濡毫綸閣紫微[illegible]清絕佐[illegible]人琴変埋玉凄涼柱石傾一見那知成永别重來天路閟騎鯨

復挽　施士衡

十年帥鉞倦馳驅適意方謀一壑居賈誼有才終大傅薛收無壽處中書傷心風月江山石過石光陰夢幻虚紅紫飄零春色盡後凋松栢獨蕭疎

挽于湖　沈約之

荒城難訪十全醫平篋遺書世共悲寧有故人憐阿鶩但餘息女類文姬忠箴屢畫平戎策宦蹟常留墮淚碑醉扣西州重回首山陽鄰笛夜淒其

復挽　沈約之

氣槩凌雲孰敢先中興事業冠英躔朝廷議論一言定翰墨風流四海傳恰跨鰲頭升紫閣忽騎箕尾上青天竹林笑傲今陳跡撫槻江臯涕泫然

弔于湖墓在秣陵

晚出白門下疲馬踏秋色鍾山度蒼翠慰我遠遊客暮投清泉寺花草獻幽寂長廊静無人落日照西壁平生張于湖萬里去一息翻然九州外汗漫跨鯨脊乾坤能幾時安用較頗踣文章失津梁所念斯道厄夜闌耿不寐搔首賦蕭索懷人感西風翁仲守孤陌

褒禪山有于湖所題寶塔二字

羅端明

古刹浮屠映碧山狀元題墨最爲斕斑人倦憩塵心寂雲自青天水自閑

又　李繁昌

路入亂雲堆僧房四面開龜泉半泥瘞龍洞已塵埃澈竹渾忘醉穿花浪費才何人題寶塔千載仰崔嵬

和于湖萬杉寺詩　王阮

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歳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只今春

復弔于湖先生　王阮

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
當時聯騎客黄花時節獨來看

羅鄂州小集六卷

（宋）羅願撰

羅郢州遺文一卷

（宋）羅頌撰

附録一卷

明刻本

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羅願撰。願有爾雅翼，已著錄。淳熙甲辰，願由知南劍州改鄂州，乙巳卒於官。州佐劉淸之爲刊其遺稾，名鄂州小集，止六卷。史稱十卷，與原集不合。蓋宋史多譌，不足爲據。此本卷數雖符，然編次無法，又以新安志中小序二篇入之，疑經後人掇拾而成，亦非其舊也。願父汝楫，助秦檜以害岳飛，犯天下之公怒，而願學問該博，文章高雅，乃卓然有以自立，不爲父惡之所掩。其淳安社壇記，朱子亦謂不如。其爾雅翼，後有方回跋曰：回聞之先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爲靑草賦以壽其先尙書，少長搖筆萬言。旣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又曰：小集僅文十之一。劉公淸之子壁所刊，晦翁謂其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止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鄭玉作是集序亦曰：其陶令祠堂記、張烈文廟碑詞嚴理暢，至於論成湯之慚德，則所以著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云云。朱子當南宋初，方回當南宋末，其推重如出一轍，知一代作者，於願無異詞矣。今所傳者雖未必淳熙之原本，實皆願之遺文，要足貴也。後二卷附願兄頌、願弟頎、姪似臣之文，末又有明人月山錄一卷，尤雜鄙陋。蓋願之疏族因刊是集而竄入之，冀附驥以傳，殊爲疣贅。今存頌、頎、似臣之文，而所謂月山錄者，則竟從刪汰焉。

羅鄂州小集目録卷之一

帝統

帝統 并序

辭

寄遠辭

賦

鸚鵡洲賦

鸚鵡洲後賦

鳳賦

古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題賢女鋪在南康縣南

和韶州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送贛州守施司諫奉祠歸吳興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和汪伯虞求酒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王通判寺簿兄及衆同官 五首

酬任欽推惠石耳之作

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

鄂州勸農

律詩

初抵[illegible] [illegible]參軍未至庾嶺有奉名業 [illegible]兄臨湘推軍事時所作

送邕州[illegible]君

次韻丁[illegible]

虛靜堂

息齋

丹桂軒

茶岩

木瓜塢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 二首

題汪氏尊已堂

次韻楚覺先見贈

聞寺簿燕答肉以酒蟹送似有詩見及次韻二首

酬寺簿録示胡原庆戒明仲治郡遺訓

奉酬李升勤知縣覓茉莉花栽長句
次韻酬通判劉允子澄岳陽樓見懷二首
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春社禮成借用子澄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溉田既成與
得致政丞相福公一臨於是有唱和之篇
歌
水調歌頭 中秋和施司諫

卷之二

論
湯論
說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詳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壽王議周鼎
孝文遺詔

問
內宮問
昏問

卷之三

序
爾雅翼後序
古今長者錄序
送童德明之於潛序
張仲思字序

記
程儀同廟記
淳安縣社壇記
陶令祠堂記
小蓬萊記
城陽院五輪藏記

卷之四

行錄
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 代陳倅作

宜人趙氏墓誌銘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箴

贛州通判箴

文

愛蓮堂上梁文

祭鄭州知府文

祭張夢錫文

祭張彥仁文

祭施司諫文

祭勾芒文

祭都統文

題跋

書劉子和行狀後

書急就篇後

卷之五

劄子

南劍州上殿劄子 淳熙六年二月三日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擬進劄子

擬進劄子二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表牋

鄂州謝到任表

謝淳熙十年曆日表

謝淳熙十一年曆日表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賀太上皇后牋

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書

上執政書

啓
上丞相啓
謝辛大卿啓
通總領趙郎中啓
回通判劉寺簿啓
回潼川劉檢法啓
生日謝詩詞啓二
叙
新安志叙義民
新安志叙仙釋
卷之六
傳
唐孝子黄芮傳
宋舍待制道傳 從兄淘
凌待制唐佐盧諫議臣中傳
宋詹孝子惠明傳
謝諫議傳
汪推官汲傳 子爽裒

胡待制舜陟傳
魏太尉羽傳
胡司業伸傳
胡金部 傳
唐吳御史少微傳
王校正希羽傳 孫明
汪司空武傳
唐建安寺智琚傳
城陽山人許宣平傳
聶真人師道傳 從孫紹元
雪山子道茂傳
張承務擴傳
宗白頭嗣宗傳
程閣學邁傳
語
宴留尚書致語
附錄
附鄂州太守存齋羅公 頌 傳

附羅鄂州遺文

銘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記

顏公山記

古巖經藏記

小飛來記

江淤院記

鄂州墓誌

羅鄂州小集卷之一

宋新安羅　願端良撰

明楚黃李長庚酉卿

新安畢懋康孟侯

嘉禾陳德元叔仁同校

帝紀

帝紀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以太上命恭履帝位臣願親覩盛事又以學于史氏讀前世封禪典引正符之篇考其時非有挺然絶德獨其臣子文力至到猶能開闡其詞義傳以訓詁用震聦來世臣今作帝紀一篇文雖不足事則過之位下不敢僣陳敬藏于家其詞曰

於維民主參合天地乾坤始陳而震巳出帝赫胥尊盧其事茂得而聞矣即封禪之家前哲所紀蓋七十有二孔續遺典獨斷自陶唐氏以下豈不以脫屣九五引聖自繼巍巍蕩蕩古無與二者哉然在位七十追於大耄環顧岳牧莫釋厥負師用以

舜錫協茲予闕猶使美典揆事賓門納麓九男侍
外二女侍內詢事考言越三十餘載乃始稱天授
歷仰陟元后不其遜歟迨重華再傳率循堯志文
命以降乃父子相繼雖有虞賓在位化率群后之
美然一世帝選賢以爲上公奏咸舜華展其旂常黃
收純不彤車白馬以備一代之祀明五德之叙而
已大物發移不歸故統閱千歲者再姬顛嬴蹶前
世建國無在者劉氏以庶姓援旗伏劍爲民請命
自任厥力經營五載以濟皇極議者猶尋繹氏姓

推步荒絕上纂堯帝數千載之遺緒雖天命循環
盛德宜爾然人事報施何其爽耶由斯而言帝者
域中之顯號位者聖人之大寶彼有其號居其寶
者莫不欲貽謀垂統世爲太祖有遷極而弗捨孰
功成而先去欲曰豈寄不負盛德不符威覆一世
仁義從之是以帝者官天下施則不歸王者家天
下百世不衰創業之主觀政成事亦且量時度力
踵襲近代孰能高舉遠引蹈上世難行之軌況已
施而無報孰爲勸哉我宋氏之履御承唐迄周當

此之時宗智並奮德不足以相有天文闕門於上
嶽瀆離絕於下天將窮其否以啓聖哲使汲陀之
種羞於波蕩一夜歌嘔乎天以求真主而藝祖當
爲因而之之心否勇夏之願順天革命市不易肆
刑楚荊入輿戰江南粵世據土圖王號霸之國順
者信之自力服然後三光四鎮復通爲一其受
命於人甚爲烈大矣抑人有言親莫親於父子故
能則思發得則思與娲所階之貴所就之富牧五
代八姓十有四君之墜緒合十分九裂之天下安

榮未盡其勞若未盡息禀命哲母推功聖弟寔參
千載法堯舜之事以垂式萬世功德信美矣列聖
繼之乃卒伐河東告成岱宗典禮隆乎三王生齒
溢乎振古守位字人以復天命暨太上遭時之艱
奮其威德以爲祖宗復故物弓矢纔戢俎豆畢陳
中興三十六載未嘗一日暇逸功既成矣時既至
矣乃復推帝業所由援七世正統春秋五十有五
從容退處以觀聖嗣之明德命下之日聞者莫不
鼓舞咸知神聖之相與絕人萬億雖神器大琺一

朝可付十世必復付無吝情受無愧色留無嫌又
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于二百載之後偹
哉一代之德相爲表裏茂以加矣功成不居至隆
也度德而處至公也列聖待時至忠也復歸其統
至信也明稱昭穆至順也是以四海之内丕應徯
志以推遜者尚其仁以報復者尊其誼武者壯其
決知者足其計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於是丞相魯
公以降稽首稱曰陛下至仁昭事拯乂以承太上
之隆指今説尚書者皆言古無舜與惟堯一典紀

將遜之事謹徽克從之文乃踵嬀虞欽哉之下巍
巍百聖一堯首之明不可再矣惟宋受命之君度
越前古用天下遜已配堯帝茲太上又申之盖自
堯舜至藝祖至太上遠或數千載曠不一見近或
再更百歲而迭興推降聖之符者乃斷歲以五百
亦不及聖哲之歷天人之際矣不勝太上之德于
堯有光鴻名上壽法皆應得宜撰日鑴冊敬上尊
號曰光堯壽聖以明示千古無所與遜且詔侍臣
能言者推考藝祖之洪烈書以爲一策即今見事

又書以爲一策與上世堯典爲三書之無極天子
曰俞哉既親上名號併論藝祖太宗之德爲宋二
典又誦之曰
蕩蕩洪覆唯堯方之孰德如堯而又光之惟聖同
天其心不私其選不遲其子不賢曷戚曷疏唯德
之貽有宋受命越自皇武力　方勿勞以不處
乃智厥弟而舍其子世用作孝爲宋世太祖列聖
爲其慶天命是聽時惟太上能圖天之命選世至
七復遐厥聖還之于宸極大統以正前聖授受豈

報是圖後有作者同規共模有施弗虛有忱弗愉
祖孫繩繩不愆于初取物於寓有得有否天下大
矣託焉可久彼唐之堯或謂弗慈匪堯不慈并施
不歸世復有堯爲堯之爲嗟堯與堯世不無亢
堯之舉百聖拱手猗歟休哉陛下今者惟當考舜
世故事務循堯道達聰明守法度遜遁後歲面從
欽降敬民畏天愛日成九功施九德平九州以綏
受命咸宜之福子孫千億與天無極天人之意將
在今矣

辭

寄遠辭

過黎陽而遂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崎嶢而屢顧兮忽背馳而不可挽率介弟之勤我兮守權輿其益堅人情豈其亟遠兮慮我備嘗之艱危築高原與平隰兮氷雪凛其同蹊山負石以當逕兮泥飛發以相濺喜招招以卬涉兮又風濤之交戰幾四載之皆乘兮初不悟其已遠亦既降乎廬阜兮縣尹告以舟辦誅不主於雲夢兮果若大江之爲限

分渚陸之異塗兮弟亦曰予將返試往闚於千帆兮前車近其當緊挾忠信以臨深兮猶一覘而色變愛我者於是而委去兮吾然後知所恃之惟天寧戒懼之遂志兮託命於南公之鶏犬捨親戚與墳墓兮初豈以易易拳拳抑甚弥其所懷兮每欵弃置而未忍行四方以經營兮膂力猶幸其可勉荆又用武之國兮庶幾少施乎吾辯至天性之燥濕兮蓋終身陋巷而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爲病兮且安往而不樂其貧賤獨夫人之信此兮豉予望之而不之見秋薦何時其可致兮聊以報乎足繭

賦

鸚鵡洲賦

登黄鵠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正平之遺處指晝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當禁之既解兮而還蒞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殺一介兮衆必爭起而誅諸士猶恃此而不恐兮時亦直情而徑行寧知喉夫妄肅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安之事勢兮魏甚莬而漢枯每不忍

其綴旒兮思忠憤之稍攄惟不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閭頭當其解衣而慢侮兮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於漁陽之摻檛兮何預乎鸚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雖頗困若而終赦惟此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不假兵在頸而追救兮柰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海伎正而弩殺兮德祖以俊而衒究三人者盖一轍兮必且启亡而齒寒[illegible]佐命兮非不巧於自謀兮[illegible]之其[illegible]孰爲重

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方攘臂而議先生詆文華
爲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括吾言之獲信兮猶
足以吐千古之不平

鸚鵡洲後賦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荊既感鸚鵡洲之事遇有
以禰處士比盆成者遂慨然爲賦顧覽而繼之其
詞曰日吾送兄溢浦兮背長江而旋反覽弔禰之
新祠兮惜吾行之不遠漢數極而稆盜兮覬龜鼎
而歆移中不快而輒殺兮羌其果而不疑時猶有

所畏縮兮懼天下之見議嫁惡名於餘子兮蓋自
以爲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兮曰不能救猶有辭楊
公並列而見收兮可退託於不知嗜量人其何淺
兮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捨兮蓋顯然
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兮知歆免其良難念譜
人者之不然兮每校畀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兮
有比變其貪殘撥處士之所至兮寔覽輝之翔鳶
縱不知其亦已兮獨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
兮爭攘臂而衝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兮忍絕其

芟滌之極歡卒首難而快敵兮嗟曾獨無肺肝均
斗筲其何誅兮吾將申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
兮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其身兮死又吝與之
名諷路粹以奏孔兮併追詆其平生絕天道蔑孔
類兮果誰味爲此鳴必隕滅其猶未厭兮乃今知
忮心之[illegible]於五兵意良史爲可恃兮畧浮誇而存
高情致終篇其何疾兮紛呼號裸罵而相弁因[illegible]
城臣子之所記兮又彖以異夫基中之評儻遂信
而[illegible]忍兮毋惟夫列之[illegible]旅賴北海之緒言兮配

吏爲之亮正捨斯人其誰信兮吾將按以爲程嘉
南州之博衍兮卒於古之英豪貰不遇而賦鵬兮
屈既遂而爲騷風流遠以莫嗣兮江漢日以滔滔
迨先生之往往兮[illegible]駕而遨遊精神烱然不沒
兮趁風[illegible]而相高方逍遙於寥廓兮夫豈知俗儀
之徒[illegible]

風賦

有物於此[illegible]高[illegible]遠而貯聽在人舉動闊踈萬里
若隣況覽天下察暴與仁威儀皇皇文采錯陳百

姓延頸願得以為賞天下無之則俗渾有之則化醇堯禹之功待之而後信外臣不敏敢咨詢之公曰此夫彼衮載律以自喜者與形可繪而不可致者與閱歲千百不一嘗其意者與凡類其形而聖人其智者與凌崑崙而不頓經弱水而不溺處則一二功則萬億無道先去有道不匿以正歷紀以名官職以調廟樂以書帝籍夫是之謂鳳德

古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瀾水帶天邑於今如潤瀝言從發源處直到行闕前史君儀曹郎省闈早周旋一行領輔郡奏課十郡先是時新雨餘縱覽驚號蟬長河無六月解帶風中眠鳥羽動林莽馬門納雲烟村村老農出寒女一笑嫣共談兩歲樂米糧不論錢今日見史君史君正當年還能持節來莫作長弃捐再拜不可留皷聲催發船嗟我寄枌社弟兄孚知憐官遊適思方從公倘非難農人寔懐土歆見無由緣唯因襦袴長說史君賢

題賢女鋪在南康縣南

許嫁女始字昔人良所欽此身有所屬安得強委禽嗟哉乃翁愚棄盟欲重尋苑生還復合世謂遂初心誰知彼寒女義烈動芳襟頃來已一慙厚愧方在今正性不負物臨流殞千金我來弔荒祠目眩寒潭深凄涼一川上行客聞知音

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凌晨登騎孤南走韶陽道封疆有申畫山川本懐抱公行度寒嶺殘雪故未掃高情無南北反謂兹

山小頃來我嘗游亦覺山媚好前賢困遷謫我輩待幽討兩崖瞻欵眩數樹攀且繞想公哦新詩千騎轉林杪衙冠候顏色約束軍声悄韶陽古名郡四十寺城早重華已千歲蒼石在雲表魚龍舞幽壑遺韻蓋可攷以兹供撫玩或可薦壽考公餘亦時飲未用絕芳醥行行布恩惠正直神所保

送贛州守施司諫奉祠歸吳興

去國二千里叱馭良已勤到官一百日叢蔽念所以史君豈常流早歲承華飭轄首有故步天香帶

餘熏時清省諫紙符竹亦再分屬者冠雖除遺民
尚驚塵公來鈐江右喜氣感三軍下擔見施設果
蘇彫瘵群天姿夙已高況復勇所聞屬縣但期約
訟庭無敌紛村團不職吏處處飽羮芹生女戒勿
怒獄輸勸其耘惠術煩次第歸心已鄉枌小子謬
從師頻客侍朝聽從容進逢掖㳘瘖立紅裙中坐
要娛客所陳金石文行裝遂如此何以充棟勢人
事與天意嗟予豈須云來携諫坡雨去開崆山雲
多公能擢剛聖慮已策勳行藏吾有命所願不忘

君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峨峨鬱孤臺下有十萬家喧呼隘城闕戀此明使
車憶公初來時狂狡嘯以譁主將失節度王音爲
咨嗟一朝出明郎繡衣對高牙持斧自天下荒山
走矛叉光騰將星睨狂矢失驚蛇氛霧果盡廓十州
再桑麻恩令撰中祕天筆有褒嘉辛氏世多賢一
姓古所誇太史書歲闕伊川知辭華誰歟立軍門
杖節來要遮亦有赦折檻叩頭當殿衛英風雜文
武公獨可肩差佩玦善斷割揮毫絕紛葩時時有
縱舍惠利亦已遐京西故畿甸傍塞聞悲笳明時
資餽餉豈減漢襃斜勿云易使耳重地控荊巴三
節華一握眷心良有加古來居此人愛國肯雄誇
年枯保至信陶公戒其奢安邊有成畧此道未全
賒公今有才氣功名安可涯願低湖海豪磨礱蓋
無瑕夔州果何晚猶有髮如鴉

和汪伯虞求酒

君不見菊潭之水飲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此江

穀紋更奇絕投以麴米清如泉分甘正擬供低唱
要築糟臺須大匠詩人便欵醉千日歡伯僅堪陪
一餉曰予此樂未知之獨愛爲瓶居井眉因君飲
興亦浩蕩夢隨驂鸞觴瑤池昔賢酒盡孫長吸大
似竹枯還欵瀝明朝秀句傳滿城笑指空樽卧壚
壁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通判寺簿兄
及衆同官五首

天意欵爲雨川雲出相望明時攬俊又所立固無

方以小諷二南美此江漢鄉猥當興能職首闗教
藝場群儒悦寬簡浩蕩出文章方觀縱逸忽作
搏風翔此去升禮閣旋當對殿廊忠言動明主家
國有輝光

二

鹿鳴首宵雅義取好賢深寥寥疑莫續工席有遺
音詩言君臣間不以位相臨如禽食苹水有酒方
共斟從容陳所好亦復有鳴琴庶使我冠者洋洋
動其心願言觧子褐結綬貫華簪其心有相感千

載豈殊今

三

昔在馮當世起家冠倫魁天衢躍群龍轉見絶足
才馳譽塞四海致身近三台淒涼城東宅歲晩就
蒿萊古來用武地編簡委塵埃每見儒冠喜况逢
賢路開祝君如馮公夾科亦崔嵬終身可師法正
復在軻回

四

任子衆所許一鶚居上頭王高兩縣來選筱皆其

尤里行張可貢月書蘇屡優向來丁與虞頗從別
駕游嗟我愛群才不問薪與櫝既爲得者喜豈忘
款旁搜鼓篋五百家要皆儒者流相期作鄒魯過
是我何求

五

士有未就駕郡守身勸之君勅漢詔中有此勤懇
詞由來賢俊人出處每委蛇碧彼未嫁女深閨秀
容姿施衿有所適婉變終自持漢俗尚如此前世
當可知勉哉策名者不但好爵縻君臣有明義行

矣方自兹惟當秉高節長副此心期

酬任察推惠石耳之作 湯

班嗣不借書劉棻真好事愬君輟漢簡畀我充口
耳胡爲有華聯蒼石乃遺取平生任公子百犗供
釣餌坐令天壤間厭此江海味君今効清臞我更
覺軟美袂書擬從游夢到沙頭市

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

江漢之會中具五民見異而遷乃喪厥眞相彼樊
山我行所因有開其壤問彼居人方時清明家自

爲稷其藝其浸其動其植孰爲使民有田不穡亦
惟蒲魚恃此鮮食歲運周四景躔西陸帝籍重開
天顔逾穆耕事將起毋荒遊逐凡我農宮戒民宜
宿戒民伊何美成在久譬彼射侯則求其耦驅率
偏墮轉緣南畝敖耘疾收在而心手農亦有書匪
藏金匱盍耕如華盍饁如冀桑蔭清好濁醪日至
已勤而食則無所愧勿謂此州遠連邊鄙我疆西
北盡其四履風雨順時日星循軌屢豐作頌以致
歸美

鄂州勸農

國有四民各分一職農次於士蓋尊稼穡日出當
作日入乃息用天分地以足衣食萬葉初生於是
始耕務限既入農事轉急禾當播種乘雨接濕高
田大豆榆莢爲候三月區處油麻穄黍時當斂耨
圓輯墻宇蠶汲麥種四月收貯開渠決竇以待暴
雨月建在午秧苗入土女工織作三伏炎暑七月
芟草燒治荒田大麥小麥上戊社前禾欵上場九
月塗倉緝績布縷十月多霜冬至埋穀預試丑種

不宜者輕宜者則重臘月糞地治碓雕桑脩治農
器向春則忙四時之務展轉相尋既有常產當有
常心雞豚蕪菁棗栗成林我念此州土多昌占紛
紛剗請摟摟定驗兩澤空過失天之時生意不發
失地之脂身力不出枉墮四肢於私無益於官亦
虧耕既不深難行根脉耘既不勤叢草之宅糞若
不施穀不精澤收若不速風雨狼籍若能開墾處
處良田若能灌溉歲歲豐年古來開畝廣尺深尺
長畝三條於中種植漸鋤隴草壅土畝中苗根日

深耐旱與風又有區種與畝不同方深六寸種禾
一蔂七寸一區勻如碁局區收三升畝號百斛用
力既到所收亦多比之漫撒効驗如何凡苗之長
全在糞壤器欲巧便牛須肥健其或無牛以人牽
犁彼此換工惟在心齊游手浮墮幾失父祖一時
之逸終身之苦稍識文字莫弄官方暫然得理不
可爲常勸爾保身孝謹無辱勸爾居家省儉常足
凡弟同心勿營私曲年豐感謝休厭米穀官租未
送莫嘗酒肉不尋閑事門戶清肅粗然不關教子

習讀漸入士類光庇宗族歲時禮節親鄰往役孫
曾濟濟所謂受福古有茅容雞供母饌自將野菜
與客同飯張氏九世同居相愛官家親問寫忍以
對郝公貧餘甥姪孤遺飯藏兩頰以活兩兒王丹
在鄉親行農野多載酒肴勸賞勤者前賢所為可
以為師美哉農者國之良民直道本業必養其親
姦未必富拙未必貧地道無窮天有冬春筋力在
已日用日新俯仰求人莫如求身

律詩

望梅亭 南安軍未至度嶺有亭名望梅况端朔推軍事時所作

節物重陽後風烟度嶺頭休論梅子兩幾度菊花
秋翠壁堪横絕幽亭勸小留謀生兄弟拙一一旁
南州

送邕州吳使君

題輿絕赴日邊程便擁油幢鎮列城地望素高唐
五管人才今似漢三明時清市駿非無意歲晏逢
花好寄聲太學英名湖海氣此行持論要平平

次韻日涉園

虛靜堂

華堂清曠隔喧卑戶外春殘綠滿枝好鳥窺簷時
下啄有人燕坐獨支頤

息齋

世間誰號最閑忙強健收身意自京春去掃花時
汲井客來煎韭旋炊粱

丹桂軒

丹枝近歲出深宮合向嚴宸伴晚楓珍重幽軒無
俗物月中根撥日邊紅

茶巖

巖下幾經昨夜風爐兎鼎一時來便將槐火煎
晶溜聽作松風萬壑迴

木瓜塢

山中果樹累扶疎炎帝經中未盡書聞道木瓜終
勝類露枝雲葉綴華琚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二首

籍甚王文度同僚意自親方舟能送我別駕若勞
人屬縣應如律山田向食新荷花開幾許老子舊

槩神

二

有客縱相識乖離又許時不愁蓬轉遠獨恨蓋傾
遲早薄江南地青冥歲晚期窒遊妨意氣直恐負
君詩

題汪氏尊已堂

華屋成來有幾年名因耆舊里中傳未容極口論
藏否正欲虛心到聖賢室有圖書人自好門多車
馬地還偏邑州健筆人爭誦姓字從今到日邊

次韻楚覺先見贈

奏事何能補帝聰流年早已付天公舊聞雙劍淪
波底忽有三刀入夢中首出詩文為我賀多慚憂
樂與人同如君孝友天應報飛鶴那應久在籠

聞寺簿燕客因以酒蟹送似有詩見及次韻

冠盖追隨寂寞濱絕甘寬我未開身古來把酒持
螯者便作風流一世人
此物湖鄉價不論帶糟聊遣薦芳樽夢魂忽去浮
清霅喚撥漁舟傍雋門

酬寺簿録示胡康侯戒明仲治郡遺訓

別駕游心到古初時將前輩欸公餘異時治行傳
青史名字牽聯倘得書

和酬李叔勤知縣覓茉莉花栽長句

鄂令風流太史家早知抹莉有奇葩生嬿豢色空
塵滓遍閱餘香兄等差多謝珠璣來坐右好將根
撥到天涯蜀江紅紫紛披後初看東南第一花

次韻酬通判劉兄岳陽楼見懷二首

笛納深無際憑臨勢易高青春閑氣象白日散風
濤有野張軒樂何人續楚騷古來州淺在閑卻漢
陰橰

二

魚龍掀舞後洲莽記空庭地帶三苗闊山傳二女
靈客懷光水月詩筆妙丹青少作楊雄悔唯思草
一經

次韻和子潑春祠先聖律詩

質明悅洗動輕漪禮殿巍巍百世師伏几親瞻古
人象陪祠頗雜漢官儀詩書[illegible]元帥俎豆何

妨示小兒春服詠歸千古意只今童冠可無詩

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素餐深覺愧漣漪后稷勾龍實吏師平土至今猶有賴配天在昔蓋多儀操豚底用勤巫祝餉黍行看婦兒海內和平頌聲作登歌還有載芟詩

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溉田既成與得致政丞相福公一臨於是有唱和之篇

湖邊飛蓋欲誰同治行人思舊弱翁行樂未饒漆水女詠歸應有舞雩童閩山影浸烟雲動滄海潮

連浦溆空款識元庚瓠鑿意君王勤儉更卑宮

二

南方春早凍先融荷臿趨時小異同要使齊民知水利亦如前哲變文風四時鏡淨登臨美萬頃雲垂灌溉通嗟我一麾江漢上慨然歆嘆似南豐

歌

水調歌頭中秋和施司諫

秋宇淨如水月鏡不安臺辭孤高處張樂語笑晚氛埃簷外白毫千丈生[illegible]心鏡兩佳哉俯仰共清絶底處看風雷問天公邀月姝娥凡才婆娑人世羞見蓬鬢漾金罍來歲公歸何處照耀彩衣簪橐禁直且休催一曲庾江上千古繼韶陔

羅鄂州小集卷之一

羅鄂州小集卷之二

論

湯論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此事者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為之道天曰民生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之於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

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未又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耶亦將以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忻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為足於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責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以此為懼且夫湯之為此天下安有議之者抑然而不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間猶有可念者耶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蓋君臣長幼天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能兼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為盡嗚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

伯夷者一為天下明君臣大義使必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今也不然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懲不諫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為世方相與向己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愧之地託於後世之將議己以為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為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己者適

所以重已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誅先焉此尤不足以得湯之心也湯之慙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徵於色又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蓋大濩之作於周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慙猶不掩也此豈宜試言之而偽為之者耶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後世惟聞其慙也則以湯之德為未至然後為湯者得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蓋嘗言之惟

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為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為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為嫌懼天下後世特以此為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為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一至於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為作書者世以為能掩湯之慙而不知夫所謂慙德

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為聖人孰知夫所謂慙德乃聖人之所難者歟

說

議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詳

光國等為國宿將欵啓邊隙相為表相謀而止之職也未乃勸其主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此何為者哉夫三侯者非通知古今有遠慮也又非素

宦於外習邊事也特人主左右親近周廣之臣云耳何見而議之身為宰相見主意之不見聽也則引左右外戚以為助可乎吾考之蘇武傳此三人者與相及丙吉號為皆敬重武此其趣向蓋亦偶有合者耳之相有附之之迹不可以為法蓋相之始進因平恩以奏封事奪霍氏權因是以相平恩侯入第蓋司隸後至平恩蓋不悅也司隸自以我酒狂魏侯顧咲以為次公醒而狂蓋以媚平恩也相與嬉咲之云爾若乃其情則猶有慊於司隸者

故必笑而後敢言人情不相遠千載猶可見也此論朝廷大事而必質於外戚與谷永所謂願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者何異乎使許史盛於元帝之世者未必非相啓之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與千餘年矣使仁義之說不得行乎其間者是說者為之蔽也人莫不狃於趨利而國莫不銳於有功功成求得而志足矣尚何以仁義為

哉夫彼固未知仁義之為何物也使世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内外各以其序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物各得其宜而四民各致其用則彼之所趨而就者孰有過於此我願世之王公大人不留意於學既不足以知之其小者則懼為仁義而喪吾之所求而其甚蔽者則又以為仁義之不足預於此也蓋數千年之間能辨其說者孟子與董生二人吾嘗反覆伏讀而不忍捨也二者所從言異若乃惠王困於憂敗之後其平居容氣沮喪盡矣故少屈聽於孟子之言而特恐不得其所欲故孟子以為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仁義得而功利隨之所以慰夫貪懦者之心若董生則不然彼易王者帝之兄自其幼時以擊吳功賜天子旌旗驕奢好勇故以泄庸種蠡滅吳之功而欲以為三仁蓋以自比云爾彼挾其功利之說以臨我而以吾儒之無所出乎此故仲舒以誼可貴併功利而棄之使仁義之說明於世功利誠亦安足計哉故仲舒之言為誠言非有激而言也故莫備於孟子之言莫徑於董生之說有國者得二說而參之亦庶幾矣

壽王議周鼎

嗚呼人君之趣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見皆見譏前世武帝適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之蓋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樂其說而遽殺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說為稱頌之語以為上天報况鼎為

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以此知其言之所以進者皆其主德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為正論幾不免於死轉而為諛褒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烏得不勸哉

孝文遺詔

先王之制喪君三年夫非以自為也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生凡教之育之訓

蓋父能生之而所以長養覆芘司牧而整齊

之使衣食得以足而強弱不相犯者皆積於君上也然常人之情習見於父子之親至於君民之相屬分勢隔遠其恩情常若汎然而不相接故聖人以服父之義服之使人視其服則知情義之所當施故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自帝堯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滅先王之禮特取其尊君卑臣者則君臣之分已嚴而孝文又變喪禮而廢之使其臣子於君上曾無恭月之恩夫分益嚴則疎而短喪則臣子之恩薄分益疎而恩薄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君臣之情義而以為上下之所以相臨者特劫於威刑服耳威所不及何以待之故凡後世喪亂相踵多於前世者以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也禮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傳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孝文行一時之惠而其弊如此此後世之所宜革也

問

內宮問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句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輙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

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夫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非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疏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

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餼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耶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柰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

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溉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

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于后則嬪當以何人為之曰嬪之義尊矣古宜以嫁為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叙之法柰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為十

五夕其實不然夫内寵與并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爲接見之疎數故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夙夜在公貞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内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

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内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與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叙于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

所守效故也是以内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説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緉之語則君并夫人爲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爲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内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

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爲法

昏問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爲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以美其容也責其成爲壯而後昏非以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爲之節也或曰家語

之說以為二十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耳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為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為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已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

已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也柰何曰古者昏禮之贄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腊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氷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為無暇按其年而為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為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為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

祭祀有所闕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為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故荀子曰霜降逆女氷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為期又曰士如歸妻迨氷未泮秋者歲之成農桑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為之嫁娶至氷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

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為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於舊所以隆毋黨妻黨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戚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毋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外親

而其子多巳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禮孰為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者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若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雖死物也鷄鶩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昬二人

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女御之將行謝卑者事之宜也

鄂州小集卷之二

羅鄂州小集卷之三

序

爾雅翼後序

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判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為群自以為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桀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圓首方趾自別為民乃佃乃漁乃摶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為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

靈智以為書猛毒服循異物者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足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贊死生之物以明卑尊歙竹聽鳳為樂本原曾論貴多識識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

學者自為專門欵輔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為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据所偏江南之産喻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傒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鱓則為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覆數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鶉女匠魚罟為荃六駮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為

資畧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皋壤遇物而欣有不鮮者諏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未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古今長者錄序

始顧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畧為解其指意歸輒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巳以横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

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巳之所安人或覬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曖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事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稱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

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稚之所能盖超然有為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嘗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為人以止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為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為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為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唱之一時朝廷内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于孝景数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

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耶故因先世所訓者為資益摭取前世所為若此者摠之為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録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於間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為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必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為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稍利以與人者則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覧者得擇焉

送章德輝之於潛序

章德輝之官於潛常所往來者相與送以詩願輯

而讀之曰昔我夫章子早以文藝操行自植立以起其家以吾州號多士率二百貢一人章子比再貢連為第一禮部合天下論俊在十九人之列得官棄縣去家財百里間一歲奉其父母往官焉其名聲屢施於人其禄廪速及其親其器業能大其官是可詩已雖然願將有以為贈夫中都百司萃天下之才執政者或不能盡悉大率温裕粹美者於進宜士之求速化者因以此相尚類譏默自約叙而為好言於下流而至於府縣之吏至或放之

甚可憫也予其戒之予之職以消去賦籍為稱異時有此者以其事淺近或不屑一遇令是來吏將復役其籍而索之使民有連歲再輸者甚可傷也予其戒之且予獨無以處我乎

張仲思字序

願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張生與之處久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為非進學者之事請易於願字之曰仲思且為之言曰天下之理無有縣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

者於天下之具未立智者以意為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步之外患夫勞且遠也則以人之心諭馬意合十六號截然如引繩而燕越懸於其嚮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取病者長短斜直坐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偃然以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皆而命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特於理之中有可以懸合者古今智者竟見其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為天下利其始也甚

其漸也必審終則悉如人之所欲為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為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已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睿而聖矣其大經大法垂後世者皆具今之學者亦合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蚤夜積而不止視前之審者日更以為甚則知所夬擇矣夫心者易宿者也巧便者也能從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

窮者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沈著而不靈敗壞而無力終日竊行而莫之覺也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將自能巧變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願將窮此而未能仲思勉之

記

程儀同廟記

往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嘗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醬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室臨陳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隨宦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為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

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譙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郡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已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黄墩者墓與宅卜在焉宅既匯為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所報嘗有八

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為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皆象以棲神設像以安象非棲守無以拒旁邪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皆祠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則神出三代後乃[illegible]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藏之庶於時為稱乃以其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捨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之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為不足盼於此乎立

廟是非其道有可稱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身勳於衛上鍾銘魏氏以從大享有厚其寘而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猶相率社彼梁公趨趨儀同義烈兩出節[illegible]又[illegible]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姿日容冠劍佑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在于鄉壇壝是飭羔豚毋薄亦人之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神明之特[illegible]將祀典進退血食載祀

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皿
非豆登簋設壇陛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馮
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
皷貢牢之下牲升于堂樂坐于廡以齊以宿以拜
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毋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
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汚暨隆不如鄉之
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石維廟
之始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
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
者至深遠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
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
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
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
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我先王之
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粗表
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

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
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
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
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
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為人
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
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
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
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抹變之事

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
纍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于是此如家人
父子之出　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內非以是為
希闊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
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
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
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
是以其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
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illegible]

無精觕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試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發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報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為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所謂出火之早晚與麥歲五種之宜治所息之物所採之變則其說冺若矣兵農已分

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稷者此畧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收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嘩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脩築守護月於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閉之

淳熙七年二月甲戌既成而來請記於願願為之言曰夫壇壝之制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脩飾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為迂遠於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貟學士以經行名當世號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其家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脩學校治橋道濬渠又勸大

戶出田為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為推攷古者社稷之誼以合之良有司為將有取乎此也

陶令祠堂記

淵明之為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胸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生人相與正在情實中[illegible]今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巳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遯士亦不深得其意尤出

眞情者一皆棰抑覆護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飢食渴飲勞倦欲息在於有形者均所不免倘直以此指表見於外非必名教所禁而爲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遠耳易之豕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眞情之閼爲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反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叫號裎袒便足欺世傾身障麓猶爲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

後獨頹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逕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乞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眞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耶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已審矣

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纏綿之意與視僚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雖指公田爲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爲未深知淵明者祠屋象設久益弊頽凡端翔爲縣始新之而命頔爲記凡爲人無機事其仕進常委分爲淵明之縣心益向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爲奉議郎

名頔字端翔云

小蓬萊記

江西之勝者有南安之小蓬萊焉其始自城外釃水爲渠分流以入守貳之舍蓄以爲池非專爲觀游也池既足於水異時通守喜事者不知其何人即池中之隱起者爲亭環以嘉木巧石使畧相蔽虧望之蔚然島勢成就因取於道家所謂三神山者而爲之名歲益久或負其石以去亭亦捐棄不治今年承議郎鄱陽胡君惜其虧於已成爲之起

巖顧眄從旁郡以事來相從於其上而樂之君謂我盍記之聞三神山之傳在勃海中昔之求者患不見其氣至則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輒引去故嘗使人三反太息獨知其四臨太埜終古鼇峙而為長往自好者之橫宅其荒忽不可得而詳也南安故秦橫浦關漢發兵之起尉他移檄絶道以自守至漢六世呂嘉為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即關下之地遂越其兵於今當便嶺之北三十里逮樓船將軍伐越亦下橫浦[illegible]與淳化初始割於虔州使自

為守邊世承平不見火盜之警吏得以閒日寓其勝槩故於秦漢故塞之地而有樂齊海上恢詭之觀其軒檻[illegible]嶺宿雲之所出納簷宇輝煥倒景之所浮動徒越漸車之水登降步仞之上非有風濤險遠隔絶之助而氣象清與塵土不雜果若乘飛車超弱水踏靈鼇而嬉也蓋吏之患常患於失真而仙之過過在離人不能以相通為通守者於其境內無所不統誠并心以流化使官不過求而民安之令有休沐上之所賜也時亦自縱於池島之間而託興於囂埃之外有吏之治而無失真之患有仙之適而無離人之過從容紳笏而顧與游方之外者第其樂之廣狹豈必耿然真相求於海瀕之寂寞者然後為快哉君於事無不經意到官期月首撤其聴事而新之百年朽屋化為高明稱其為半刺史之居而餘力有及於此此其少時從鮑山程公游諳吏事喜為詩山水之樂其有以知之矣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

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後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於力今歙縣南所謂城陽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里人余聰買其書號四大部寘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於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別累積凡為緡以三萬計一年而藏室具又二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亦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蓋聯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為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函封而尊閣之者皆華人之

為也然而未有輪也傳氏鑄銅以為式其植若箸横為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焉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為大輪入觚上象鈞天帝居下為昆侖海水倣百物以為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為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㩀然芬烟既作有聲轉然起於地中則有軋軋者聱起而和中聪未及審而所觀變於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轔揮霍而莫知所為如五山之宫殿岌嶪無所着而随物播徙如充庭之輅禮畢而出鑾鳴轂

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為鳳為猊為天人為龍蛇巨雀之神為旌蓋為網罟為金為碧為火與日為草木華實散於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相蔽戲使玩常習故者視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宇天高地下八方奠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於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情悦於巨麗得佐其説以行患于多方其書五車莊周傳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欣然讀之二月廼盡皆以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此獨不為偉乎宗仁御衆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勸功而智海尤堅忍至以書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斯人而與之為其難者歟淳熙二年四月十五州人羅願記并書

羅鄂州小集卷之三

行録

劉豐國行録

故豐國劉君諱滁字全因其先自廬陵遷袁之新喻聞寳中式随李氏歸京師歷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生立德祕書監贈太尉仍世見國史生數官太中大夫歷守淮陽池睦温始居揚州生武賢為承議郎知盱眙縣生君于滁之全椒因以命之君早歲温雅盱眙府君使主客客皆悦

君弟淦不娶建炎南渡與母兄謀散處避難三兄各欲將母以行母李夫人笑曰我随安兒牛兒随我安兒者君小字牛兒淦也自此與淦扶持轉徙淮洪吉虔間者九年賊見者感其誠不加害或指避兵之方從父亞夫官通顯沒有遺澤其子符選於族曰君孝友以與之補將仕郎辟權幹辦廣南監司事先是亂定後生計蕭然父故人諸公相與賙恤之至是得禄慨然曰自今免煩人矣在官蚤作官事有未竟者念之不置其為建州豐國監也

省無戶曹時廩中獨有陳粟乃先以給官吏建安丞李衛攝官幕下得米怒馳取君所請視之默然慙已而賦群卒皆無一言君和易曠淡望表知裏有語輒盡不記人過已則甘寢達旦所居人多言此官省事始磨勘陳夫人既寡聚書以教諸子世號墨莊夫人及君既壯念先世所藏散亡乃請江南徐兢錢唐吳說各以所善篆指為作墨莊字在建安買書五百策新安朱熹為之記君初娶長垣趙氏承議郎忠恕女再娶雍丘裴氏河東提刑珪

女兩男子靖之清之三女曰信曰蕭曰郝趙夫人尤賢而有文夫婦手寫經史以課兒女君既禮愛文儒在豫章友儀真郭景仁居臨江善楊愿君雖貧少供饋而二君教其子靖之不倦者以與君交善故也靖之每夕歸轉以教其弟清之而景仁愿後皆以進士官陞朝為文人及靖之甫冠君使幹門內事若不急於科第者然卒成名其後稍趣清之就試謂人曰此子來年亦當得官靖之問君君曰我以門戶料之耳已而果然君閑居不治田業

當官所得祿與兄弟共之兩兄洪沆既沒無嗣今唯兄沂諸孫與君子孫處其嫁娶不問有無唯擇門戶及其人良者濟北晁子綺迪功郎東平黃朋從成忠郎開封張謨其壻也君生元符三年十月丁巳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甲寅終嘗兩監潭州南嶽廟以監賞陞承直郎用致仕得通直郎年六十一葬廬陵令贈承議郎君故世家以儒學為門戶其勤身睦族皆父祖遺事故不顯其殊異之行然艱難來衣冠子孫或墜失其緒君獨兢兢追論

先世之意以詔其子使有聞二子又能自力及君沒後靖之教授贛州嚴重有師道士頗與於行業不幸早世清之仕於時以禮進退其於人諄諄不倦嘗入為太常主簿今佐鄂州所植立當不泯於世君所就既如此矣靖之字子和清之字子澄皆與予善新安羅願曰不[illegible]其親以傷天下之公議子澄有之不諱死悅生以求實其言願將學為述

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 代陳皐作

皐之六世祖姑宜春郡夫人陳氏是為判三司磨勘贈太子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配能聚書以教其子有墨莊之名五子皆有行業俱以第為卿監郎官鄉里稱為五君而謂五君之母為墨莊夫人事見國史及安定胡先生賢惠錄故劉氏陳氏號世姻君諱肅字子信磨勘公五世孫曾祖太中大夫戩祖承議郎武賢父沂字文因隱居不耀娶曾稽人願長官復經女生咸及君咸未冠而卒及文

因沒君獨躬艱勤以養母自太中以來居楊州文稼卷文因當建炎間避地居豫章之新吳叔父監豐國監承議郎滁時亦轉居江西諸郡欲招君合君不能遂乾道四年豐國之子靖之清之始歸君廬陵君妻張氏生一女蚤世乃以其女丑季適皐之子崇儼而君晚亦得男子子曰理季順季靖之為贛州教授以卒及清之佐鄂州奉君之官所以娛侍者甚至君寡過易足幼讀論孟毛氏詩頗成誦晚得子則躬訓導之不幸嬰肺疾方有病時崇

儷夫婦及君之姊壻徐文達皆在旁君曰若等環
視我我復何憾顧言曰叔父諱淦無後其以順季為
孫而令吾孺兄子之告于廟書于譜其可淳熙十
年八月甲午卒官舍享年六十二其年十月壬寅
歸塟廬陵縣肖村鄉曲石山豐國墳之西南槃曰
君中年異散放散而復合身老而更紹者以從弟
競爽故也既得兩男子即以其一後季父以及其
兄益廣其宗善夫

宜人趙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全州管公鑑之夫人太府少卿趙公
汝諠之姊也顧守武昌而少卿使總賦于是以所
紀姊夫人之狀與全州之書以來屬礦銘始楚王
元佐以太宗子封五世而至夫人之曾祖考士穎
贈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生不迷贈右奉直大夫
生善長歷朝請大夫知無為軍贈太中大夫夫人
同產七人已為長母令人孫氏沒時年尚幼啼泣
不能聲聞者為隕涕祖母太恭人尹氏嘗有疾晨
夕扶侍在牀尹恭人憐其幼勉令自逆飲容曰兒
悵不以身代顧何心捨去管為臨汝大族夫人承
上接下得其驩心全州生事未立每事必親量入
節出厚嫁夫之二妹及凡昏嫁各以時全州壯歲
宰泰寧或屬威嚴必從容諷解之至課諸子讀書
未嘗假詞色子湛嘗三以進士入貢夫人亦涉覽
曉文義始太中之喪聞訃屢絕至是有年矣臨終
猶以不見墳墓為言其仁慈才智如此積封至宜
人享年若干淳熙七年九月丁丑終于家十二月
壬寅葬于金谿縣歸德鄉烏石峯之原子男三人

長迪功郎澧州司理參軍湛也次將仕郎淇次洪
女六人其一尚幼五壻忠翊郎趙彥遈將仕郎呂
浩進士游仲鈞國學進士張椿將仕郎趙崇儁銘
曰
夫人世貴系自太支姊弟有聞惟慶之貽既勤其
夫又淑其子宗則昭矣管亦世祀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

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勑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脇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耶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願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

冠昏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不相淩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順則侵尋於非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如當晝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瀆類者亦何可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辱其親身

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傾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君之賞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閻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載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殲之有司濡昬之魄泯漠不靈莫考其初則生相逋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

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閑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絜清不

屈於強暴之辱又亦出於詩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知[illegible]之從容而徒為召南正信之頌是可歎也[illegible]民僑庶為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illegible]三歲嘗詔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illegible]之節一助而二義附焉使方來[illegible]以務彼[illegible]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illegible]彼自[illegible]不義而其婦人文[illegible]彼當[illegible]之變猶為其所難則凡[illegible]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

謦云爾淳熙十一年二月甲戌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端良文奉議郎權通判軍州事臨江劉清之子澄書

箴

贛州通判箴

大庾之陰廬陵以南地曠俗貧民有逭心罰不可務興眾不可安數流民勸歸曠土乃居歸者有徒彼姦軌覦亂所由生吏無遠謨匪為民則恤而為盜乃圖扶持不力亦佐之辜在帝仁祖惠我遠黎守以清獻而副以濂溪同心于民民是以懷丞臣攄贛敢告司階

文

愛蓮堂上梁文

兒郎偉古今相援風景要且不殊賢哲所臨草木便為可敬況典刑之雖遠有嗜好之可求用寄襟懷不忘游觀濂溪先生早懷斯道來佐此州千古師資孰與洛中之比一時賓主更陪清獻之游惜承平舊事之無傳此有志後人之所歎通判奉議

相望百載繼守一官春木之葩固已不忘於夢昔紫所說猶將如見其人謂此荷華乃今昌歜出汙泥溺濁而含水土之和歛暮開晨浩然得風露之正卽官池而創祖嘗便坐以遙臨豈無他人概獨跂於往徹後有作者將復感於斯堂方揭脩梁可供善禱

拋梁東三月融和處處通要識春風行水底女錢無數盤青銅

拋梁西看取新花出淤泥不但愛蓮兼[illegible]先生

到處即濂溪
拋梁南仰止遺蹤畧有三度嶺曲江微較遠請君
來此對紅酣
拋梁北郡圃相過如帶直遐想南臺步屧來幾年
同事初相識
拋梁上太極光陰涵萬象卧聞好雨到高簷新尾
小荷聲一樣
拋梁下勝日對花樺玉斝約束紅裙莫遣來此中
但可談風雅

伏願上梁之後萬家買犢十邑鳴弦農畝豐登胥
樂大江之右官曹整暇不殊嘉祐之前氣叶而山
川屛沴化行而庠序多賢

祭鄭知府文

嗚呼願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晩晩是憂龍
飛之年五千俊游我獨逢公乃决去留持示舍人
品題則優遂関帝聰世科以酬亦既凡知復得我
州遇我益親曠絶肯儔文筆我持麃戟我諏賓俎
我陪樂而不流我當作懸言眷松楸欲脫不可如

所在耦會公解紱將入告猷言之諸公祠職是脩
出處皆遂際公之由每憶始春山寺追遊或傳公
沒涕泗沾衆後審吉音如病得瘳追惟我公遠継
前脩歷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森然不暇爲謀諸
甥嬰兮嫁送則周抵掌之談足起懦偷一佩虎符
民瘼以求繭絲之奏淵感凝旒屬車星陳鷗閣雲
浮生卒不歷巳焉長休我聞公喪方假緹油緘書
寒崩遠吊長洲饋奠不時公無我鄙感今懷昔事
闡明幽公愛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爲公羞
一觴千里能領此不

祭張夢錫文

頃者州里俊造鈌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
出濫于文詞用禮春秋再先賓貢自兹秀異継興
者多抱其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着青衫頗
欲出奇命輙不偶平生讜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
自絶昭代夜靜琴冷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徼
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顧凡弟信爲有情我來
之官子出就舘惠我百紙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

在晚暮忽得鄉信淸淚滿頰是夕夢子過我如生
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濶将子實來豈吾神
誠自爲變耽鳴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及
十年俯仰之間便後一世延陵未及徐君先沒心
雖相許時不待人觧劍掛樹古人所喈臨風浩歎
送此一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
哉

祭張彦仁文

嗚呼彦仁故父之客我曹執友始在冠歲介然有
守其其事父母不顧節口勞辱在前安佚在後先
君題之以爲稱首晩寓醫肆涅不塵垢若言強人
或棄以走其淸宜貧其恬宜壽貧而有徵壽胡不
耇存存之要庶其不朽我歸自虔旬朔易久今兩
無人客位唯帚誰如此鬋世不多有[illegible]寄哀公
亦聞否

祭施司諫文

嗟人生之相與初豈論於故新挾誠意以相求亦
安往而不親公早歲而駿發策高足乎要津歷著
廷與諫省久聲名之在人我晩進而聮公盖爵齒
之不論當龍飛而對策公實奏乎嚴宸辱寅緣其
有在眇會合以無因後十載予佐州行中途之梳
梳望貢川之猶邈知阻嶺而帯閩謂師帥其孰宜
公適降乎明綸奄十縣與三州懍先聲之所震我
雖昧乎平生公已察其忱恂貢長牋而寫臆乃數
辰而特呻過國都而夸示飽傳玩乎四隣恨吝者
之未工廼自出其瑰琢曰子肱之三折求予助而
從身逮既接於色辭近君子之光塵公有懐而必

盡願無見而不申朝發議於黄堂暮民瘼而同訽
夕燕衎乎相求粲藝文而雜陳閔棄孩之瘯類惡
倍粟之傷民酌惠術以漸行庶遠邇之可均雖擿
姦之似察抑爲吏之終循登瞽孤而有槪念譽膳
之及晨寒臨亏而不忍意惻愴而傷神曰去此其
何難惜吾佐之孔仁惟明時之置守立副貳以同
寅兩相得之罕逢或越肝而膽秦公天資之峻峙
然高世而益振晩託契於我曹悲此意之殊辛繼
[illegible]佩於守符庶人事之屈伸方眆朝而入對忽大

夜以長宦願官滿而東歸厭江湖之漣漪撰敎於以迨都餓旅食其經春恐貽界之不時起攬涕而挹巾假縱步以致哀悵我生之長貧寓千里於一括記始别卹隔晨死生異兮長辭精爽在兮不泯

祭句芒文

青鳥司開土牛戒事昭聖時之令典祈先古之貴神高願可期頌報一年之喜綵鞭微動散爲千里之和祖帝之功繫民是頼

祭都統文

惟夫子之起家際當世之盛明負才氣之無双果有冠乎群英既詩書之敦閱亦韜畧之縱横待望實之具孚信謀帥之不輕始州麾而小試旋使節以兼程進入宿於殿岩屯羽衛其肅清出委當於一面儼萬里之長城寄奇勳與福艾宜勇功而智名方時平而有待将星殞兮霄驚慘三軍之失色悵萬馬之無聲顧被命於此州實依倚於行營念軍民之一躰每言話以通誠時樽俎以相陪辱意氣之我傾悵数晨之來隔感在昔之餘情躬菲奠

以訴哀淚浪浪其沾纓嗚凌烟之未畫慨莫遂兮平生

題跋

書劉子和行状後

始願佐贛州在學之士一見而退無數造吾之屛者問撫州事無至吾之庭者頗素聞教授劉君靖之之賢若有以勸率之問之而信君孝友莊靖學有本原既使諸生知有濂溪爲之祠矣乃日爲發明義理之學俾沉泳乎聖哲之微言而践履乎士君子之實地頓之士資稟勁厲又無先入浮偽之說於其中獨爲科第之習聞君開示正大得心所同者有以用其力後進願學之士尤歆羨者十餘人會君弟清之在毋兄側諸生日承師訓而問從君之弟優游厭飫之氣質漸易先是官書少君買於旁郡及出饒中書諸生所未見者令傳寫師弟子相見禮不備君假以数月俸爲具冠帶守貳且至不出迎者舊輸錢三百君終以聽事後三日旅見更以其罰懲出者諸生之欽贊見於大夫者與

求於有司者必先自言可已者已之即士受屈亦時為言月朔始盡陳諸生之業於堂曰使守貳有意者可按而攷也君知要而勤小物以故能令在學者率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習他日廣坐有言慢游之好以悅衆者士䦨皆恥之願到官兩月君攺秩當去間為願道所施次第與始為之之難君去後士有經指授者譏誚詆擴必曰劉先生之言如是繼自今有待立見於世者要自君發之君以教為官即能變其俗以此知師道之不可不立而

士之所以異乎民也願既哭君之喪惜君所學獨施於此官以沒故書君之狀後以相備且益勸贛之士子使勿忘淳熙五年六月戊辰新安羅願書

書急就篇後

右急就篇漢黄門令史游作唐秘書監顔師古為之訓解此篇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此顔解本無焦㺚胡以下六十三字總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顔本外多齊國山陽

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鄗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攺真定常山並列此爲後漢人所續不疑又豫章黄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人家亦有此兩章黄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顔解本亦自有詳畧不同會戸部郎中摠六道賦天水趙公欲是正傳廣之乃用禮部侍郎眉山李公所藏顔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本兼考諸本正文同

異及附黄太史所箋於其下見今顔本不分章則從而因之升汪為大字用便觀覽而列兩章於篇外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循末以窮本因藝以濟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篇然天下方專學法令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為書足記姓名而已又

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辟盖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無崇字學吏民上書煩劾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自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焉覩古所謂正我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善藁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章草說者因謂章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摠蒼頡正字其躰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姓為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曲面埶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illegible]看鸒舉解距虛即蛩蛩以檻車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為鹹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顏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囂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為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因亦有啓焉淳熙十年十月望日歙羅願記

鄂州小集卷之四

鄂州小集卷之五

劄子

南劍州上殿劄子 淳熙六年二月二日

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強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訪群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見以觀其能問以民瘼動閔宸慮形於詔旨視四方有賦役偏重及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

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富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畧陳民所以貧富者数端惟陛下赦其愚少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忠義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而將增緒其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為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於一路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斟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為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為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并兼於下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還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號為賀喜錢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飾官舍戒舟乘庤

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別行營辦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数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数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籍沒之法古用以懲大姦惡後世益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為術日夜察民有財產者傳致以罪而沒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為能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且懲其尤者強盜窩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

吏與盜官物罪至死者實爲巨蠹自餘可且計贓
責償毋一槩籍沒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輸
歲有定數則民易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
多寡使吏胥得逐歲改更號爲科撥大率歲有增
而無損至於受納米斛或選任浚刻之吏又以薦
牘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願察州郡有將
稅數逐歲更改者斟酌數歲之中立爲定數務要
便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臣愚
不肖爲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選愛國恤民不欺

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方將躋堯舜之
隆名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
哉

第二劄子

臣竊惟方今國家閑暇正是脩明軍政之時軍政
之要在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戢行伍之驕而訓
以義蓋士卒之家有餘不足惟將知之國家俸賜
限故軍中別蓄辦錢物如古軍市租私養錢之
況其人有疾病宜軫死喪宜恤及口累重大不
私乏給者稍取以佐之又軍中小小費用不欲煩
有司者計亦於此取給逐軍即有羨剩爲主帥者
謂宜捐之列將使上下優裕不見急缺之態所以
爲天子撫養士卒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也前世
爲大將者猶出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
爲用況其非私財者乎正當深體上意輕財重士
但使士卒素飽樂戰即爲稱職臣所謂知士卒之
情而撫以恩謂此也軍旅之設本以藩衛百姓而
主帥或廢律不用以負任爲之患昔春秋列國之

臣猶能訓諸御知義訓群騶知禮是則舉兵者不
但教之坐作進退乃當以忠義開導其心使尊
君親上畏法而不敢犯又當不忌不克規部曲中
有方畧膽勇材藝可望者提挈長養與共圖報國
之効臣所謂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謂此也天下
賴陛下神武中外晏然深惟今日大體固不待與
鄰國較細故以相夸又不可玩其燕安而忘脩正
宜有常立事益廣文武之用蓋漢武帝猶令郡國
舉可爲將相者唐憲宗亦命裴度舉一節度使而

中外相賀將得其人士氣自百然後從容戒諭俾加意於撫養訓戢毋得循習士卒感上之恩畏將之威庶幾緩急可以倚仗一介小臣不勝惓惓憂國之心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恭惟陛下宿寐英傑慮內外薦舉改官或遺實才備立薦式使開具事迹月日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輙有管見竊以為內外小吏職

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趣向公愈於輩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採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至大職業繁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事舉言揚之遺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恐奉行者迫於應令却不暇考其素行臣又見取者推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

上意今來雖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之域要須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果害倘數人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逼恐不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麥價而對稱不知者帝以為麥價可撰而能闕所不知嘉其忠信他日擇按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

戀便文之為害也國家設改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員纖毫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蓋已詳矣今舉官大吏內則六部寺監之長貳外則監司帥守其責而不在職者則前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起發之限其有操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慤之心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謬舉之罰亦足以懲如此庶幾

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賞之
意取進止

擬進劄子

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千乘萬騎煩而不可省所以尊嚴致兢懼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宮溫清之奉一月屢出兩宮相距不遠既不欲數蹕煩民往往駕輿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恬然不戒至於已事還宮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黃門

諠笑於馬上此何為者也天下艾安君臣簡易不過於觀美為不足今北有強敵方窺伺人誠不可以不戒又每春游豫與民同樂雖亦頗陳禁旅然鑾輿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雜於扈騎之中繞出湖山數十里夾道觀者密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毬馬之設雖以閑習武事然皆昧爽期入宮掖奔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胡人素精此伎有如萬分一馬不受鞚手不應節跬步之間何以相見願明詔有司出入之際申嚴扈從奏其尤不肅者謹游豫之防省毬馬之會陛下安則九廟安矣

擬進劄子二

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緊而難周者事也迅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反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年於此矣歷時不為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為而功業未究於天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于有位號為月報一月之中休假多者殆

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為之休務可也至如雙忌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唐正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敢廢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為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有司者關報截會比前代為密休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於守待而事亦因

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竊惑之或者以為李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為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絶於古者聖君賢臣有為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盖兢兢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叶力之秋非有大故特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

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虛名而妨實事者有間矣事功既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為休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術能於末世又安足法哉惟明主裁擇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五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蜀之腰膂淮南江西為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壁因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為憂夫鄂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洑者去光州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為此非

内郡也而舊城從有堆阜蹊隧交於其上説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為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為此邪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遍寇可為寒心臣聞古之守禦者不問内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兵徒捐功費何補於事今鄂州在城内外生齒繁盛六道財計之

所揔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爲固然勞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爲向來每難於興役者緣多先爲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及領之慮人心既齊功力自倍臣聞諸侯設險以藩王室魯憂旱備先在脩城臣非好勞而惡逸顧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益勸竊見民間聚因闕食以田產從人貿易頗得穀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便用准折之律奪田還之臣以爲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折彼良田故爲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槩奪還臣恐從今以往富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緩急有無相通濟人窮闕

一臣竊惟鄂州富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靜而時發擿其尤無良者天威所臨境內安帖惟是諸州配隸

強盜兇惡貸命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城指揮舊以四百人爲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過有逃死上下相蒙更不開落四方逋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長姦僞臣今逐時開落少損外來頂名之弊惟是井邑浩穰既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幾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戒敕諸郡往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

元額四百人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徧耕過有剗請輙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撿視定奪紛然不已又當官者各擾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隙各於自已田土摽立界至歲晚遣官檢昕連歲不耕即許剗請

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參檢又在法有酬價交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多斟量價數減與來者庶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盡地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槩本出良家或迫饑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爲賤誠可矜憐臣昨來被旨權贛州日捕治土人往所

南盜牛者其間往往併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奴多籍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幾察官吏不省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竊來亹亹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謹信人給與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爲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齒平民復見父母在法雇人爲婢限止十年其限內轉

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日今通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閑年深豈無愁嘆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著來歷于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逐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表

鄂州謝到任表

奏事之官幸天威之密邇承恩易守叨藩地望之過優徒積感藏未知報稱中謝伏念臣早緣世緒叨本官箴自憐斷斷之愚第有惓惓之志茲叨行於攸叉劍蒙改畀於一麾張敞漢世之能臣初淹開郡兩浙孔門之高弟徃願小邦深愧往賢驟當劇使吞荆州之内壤惟鄂渚之上流星華使華雲屯禁旅武昌夏口傳誇三國之地形漢廣江沱均被二南之風化矧皇明之所暨兼歲事之既升士馬飽

騰稻魚豐賤惟是五方之雜錯或假并容加以四野之平寬更宜勸相非夙懷於長慮曷少副於鴻私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不以內外重輕而畧千里之寄不以國家閒暇而忘一日之虞盍求循茂之才同遵法度之治豈期綿薄亦與選除臣謹當恭聽訓詞明宣德意遐不謂矣永堅愛上之忠心誠求之當得字人之術

謝淳熙十年曆日表

帝命於昭方衍萬年之筴王正既至又須一歲之旨先天不違率土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禹疇錫叙舜曆在躬察風雨霜露之代興因無非教即日月星辰之可象于以授人罔有棄童民歸大順共承流伊始拜賜爲榮竹管葭灰盡諧於時令杏花蒿葉當首勸於春耕

謝淳熙十一年曆日表

象謹昭垂考自占天之史禮嚴欽授頒於守土之臣凡在承流敢忘思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化參溥博躬稟清明察舒慘而見物情驗消長而知治

道方更四陞朔已成盍陬豈惟後天而奉天蓋將先事而慮壽臣敢不布殺省閭盍廣布宣敬事使民毋犯四時之禁務農講武迄成一歲之功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聖壽齊高皇儀迭舉如天之福大慶萃於此時樂帝之心廣愛形於率土中賀越若逢長之歷茲爲考德之符無逸御圖太戊先四人之哲名恭傳祚放勛超五帝之年未如儷極之崇共享作朋之壽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隆三紀恩洽多方太度弁

包全南北生靈之命冲懐高蹈光古今哲父之規揞坤元悠長以無疆亘太極光陰之可計臣身叨郡寄世荷國恩攖筴告休莫獲望九霄之列循環稱賀又將崇八秩之儀

賀太上皇后牋

象闈回春慈闈衍慶七同其数天立配以固然萬有斯年帝與齡而未巳中賀竊以崇高既極壽考爲先八千上古之春秋其端巳兆四百老人之甲子所歷爲多至矣坤儀受茲神筴恭惟太上皇后

殿下德齊上聖恩視群生化始宮庭夙應俔天之表計安海宇共成翼子之謀宜三靈申錫之期豈一人專嚮其福臣靖惟凡陋獲際休明列辟儀刑見天王事母之孝群臣稱頌遘人君偕老之詩

賀皇帝表

帝孝具孚獲彼天人之助皇儀有序慶茲父母之年春惟七十者之稀能使千萬人之悅中賀於赫高穹之載式觀明主之心因其有帝王不可及之誠報以亘古今所未見之福恭惟皇帝陛下丕圖克紹慈訓是承樂每寓於五絃發揚斯在禮或加於四亘尊事不忘肆瞻侍膝之嚴俱衍在躬之曆臣欣聞盛典實荷殊恩坐喜群黎皆無凍餒之老行覩一世同爲仁壽之民

賀皇后牋

叅極恩齊仰年齡之方永情均燕喜蓋福祿之所同綿典舉行歡驩充塞中賀竊以宮闈之慶實關宗社之休宜家可訓於國人受福必于其王母恭惟皇后殿下道隆内助德厚人倫日聞侍膳之安

身奉含飴之樂非姻非霧鳴鸞同出於九重如山如河被翟徃稱於萬壽臣禮嚴拜詔恩許馳箋歡洽皇悰同想玉巵之捧化形婦順載光彤管之書

書

上執政書

天下幸而無事邉鄙不聳年穀屢豐考之於古命曰國家閒暇之時夫時之有閒暇天所賛也明君賢佐於此得以周覽審察長慮却顧度其所當然而益其所未至以規恢遠大之業夫爲之於閒暇

者体胖心佚智慮審而力有餘與夫卒迫而爲之者則有間矣故閒暇者天所賚也而脩明治具惟明君賢佐然後能之然則謂之閒暇者亦君子之所甚惜也其處之之策奈何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日力不可不惜也夫天道之運寒暑迭進不見其迹而歲功以成者以日數爲之也捨之而不務則日失一日大臣法天之運以治人之事身率之以自強不息之誠百官有司孰敢不丕應後志治道日夜與天同進而不止則大綱立而庶務以次畢

起矣將以脩之於閒暇則民生不可不厚也夫國與民相恃而後立民安則國不可搖民富則國不可屈故厚民者大臣代天之事也非苟以富強其國而富強之實已默寓於其間矣譬之元氣實於中外邪客氣尚得而奸之乎將以脩之於閒暇則士節不可不養也夫士者有國之菁華也常人樂富貴而士矜名節或曰名節非國之所急也期使人至於樂事而勸功斯已矣彼非知君臣之大誼而能以其身樂事而勸功乎是誕者之說也故古之人常因其自好者優而養之使中人向慕皆知尊君親上則怯者可化而爲勇汙者可化而爲脩赳赳之夫必可以捍公侯濟濟之士必可以寧天子周所以獲多士之用者賴此故知所以愛日力則與天同功矣知所以厚民生則與地同富矣知所以養士節則與人同歆矣此處閒暇之術也仰惟某官以閒暇之才起西南爲天子輔弼明目張膽有志於當世之務而間心見誠又士之所附也以故君臣之間道同契合凡可以規恢遠大之業

者將此時乎爲之願一介微賤早賴先世緒業以忝簿官惟其才下不足以自見奔走州縣有年於此矣近者丞郡于贛屬寇擾之後調守未至上之人不以其無似有旨攝事未幾復畀終滿審察之命願來自達外方且受察誠願有以自通於下執事然天下之事願不敢驟言故畧陳其端因以爲贄至於釆酌士論度其才之所宜而官使之此二三執政之任而非士之所當自言也

啟

上丞相啓

上賢居位曲全羣物之功支郡之人遽假承流之寵荷恩深厚撫己兢慙伏念某樸遬無堪欿歉可笑早□□人之緒繼陪多士之游仕本爲貧敢過求□□□不出位唯深畏於簡書豈別駕之能賢□□外臺乃誤薦游蒙進擢頓有超踰君門九重音□名之屢達人生五馬庶飽暖之有期此蓋伏遇大丞相斡旋政鈞主張公道陶鈞所暨小大各遂其形衡石誠公輕重不踰其分謂少賤者或多

能鄙事而姿鈍者可使牧小民特屈公言俾膺共理袁安之除楚郡蓋由三府之陳姚相之在唐朝但嚴十道之選事光前載施及微軀頗敢不宣布上恩講求民瘼願與南州之俗共樂清時遙瞻東閣之塵盍伸美頌其爲感佩以敢□□

謝辛大卿啓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猥□恩列□□亦□□□退省孱庸惟深感荷伏念某□□□□□□□□表於屬吏之中期以古人之事□□□□□□□□木以爲容千石之鍾豈爲寸莛而發響遂闊淵聽旋被明揚授以生平知我莫如於鮑子闊之道路逢人更說於項斯竟朝廷諸公之賢多門墻一日之雅倘非憑籍曷有超踰茲蓋伏遇某官文武兼資公忠自許胸次九流之不雜目中萬馬之皆空見輒開心不假趑趄囁嚅之請稱之極口率皆沈着痛快之詞褒衮甚榮夢刀既叶季布河東之召譽偶出於一人袁安楚郡之除選第因於三府至於竊迹全賴公言慚非共理之良曷稱同升之義某敢不

勤宣上意毋負己知薦長史而稱宰相之才事無近比期國士而用衆人之報人謂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節

通撫領趙郎中啓

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適當蕩節之前不勝夙夜之誠輒貢寒暄之問恭惟某官闊才拔俗雅量鎮浮系胄出於神明被服同乎寒素頃以循良之選入居華要之聯衆譽翕紳眷深負衆時方增於萬鎰日當費於千金不有重臣曷將隆

揖遜觀周制宗盟爲異姓之先載考魯經王人居諸侯之上凡欲憂家而憂國莫如足食以足兵馬既驕騰士皆素飽公車多暇不聞飛赤白之囊郎位雖高豈久處丹青之地即膺環召無待席溫竊清禁之崇班爲聖朝之盛事願資斷斷斷論甚平平切覩良吏之文頗責循吏之傳屬分偏壘庶撫小民驟叨易地之恩全藉登車之庇朝氣雖銳而晝氣則墮在悠久以無惑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蓋始終之有賴

回通判劉寺簿啓

登門甚寵夙依君子之光儀得郡非榮首見故人之姓字况以一時之雅望播行千里之化權方托交承預深欣忭恭惟某官行無瑕玷學有本原來喬木於百年蓋尊故物器蟠根於萬乘非假先容頃前説於詩書遂入司於禮樂玆屈顯輿之寄不辭越俎之勞度今日之事爲力求其故既後來之善繼兆足以行倘非其人恐孤此意顧歷官何等執事所知屬恭對於天顏荷晋遷於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國之戰爭漢廣江沱古有二南之風化皆吾人之所誦與聖世之宜先幸嘗交伯仲之間况共寄吏民之上方資警誨少效施爲益招耒耜之民庶當有補稍弛錐刀之利玆因無難歲序崢嶸鳳威栗烈祈謹衛生之節即諧譆益之私贊詠之悰敷宣罔既

回潼川劉檢法啓

都騎在臨長箋出賜念西州之名士過此者多爲南棲之主人乃今甚幸恭惟某官英標玉立雅操

氷清深知闤市什一之征未能免俗惟載公車三千之牘大是不凡而况四世巍科一門樂事不難蜀道正當紅橘之懷時遥指都門欲向青藜之照廢其專城屬備行旆鼎來望米家書畫之船巳開氣象瞻禹貢元纁之篚方助紀何退食之餘占詞莫盡

生日謝詩詞

僚友之誼休戚是同人子之心存沒自異荷記憐於初度乃辱既於好音慨然五馬而二毛爲之一

謂而三歎誦林烏於雅什空羨飛鳴樂海鷗於韶箾惟增悲眩期堅永好不廢珍藏

又

四時迅速莫追喜懼之年三月舒遲尚記劬勞之日誤蒙見存之意過形善祷之詞況以後凋期之晩遇亀雛與並巳深矜度之思匪莪伊蒿更增罔極之念至其藏感何敢弭忘

語

安留尚書致語

虎頭城下久虛制帥之尊豹尾班中親輟從官之貴三州改觀萬里騰謠眷惟此邦尤重今日下連洪井吳星當劍氣之衝南阻庾陵漢節映梅花之外磐磐萬室盤盤一都美箭勁於董蒲白紵纖於魯縞列雉可守提封甚寛惟慈愛惠利爲能綏遠黎惟文武方畧可以鎭大事孰當隆委晝見重臣恭惟知府都鈴閣學尚書當代羽儀清朝喉舌逢時遇主早深黃屋之知論道經邦尚綏黑頭之拜出倡九州之牧入叅六事之人會渤海盜賊之巳清而淮陽吏民之未附帝咨可者卿往固諧民曰樂哉公來則重雖教音之未布覺誠意之巳孚攊馬無聲聽元戎之號令臙牛誰佩樂化國之耕耘椎郡通判奉議地居爲丞禮嚴事上迫於君命固嘗越尊俎而代庖者之勤察彼民情惟知籍府庫以望將軍之至自謂閲時之久行將巳事而竣風月一歡庶覺勞者之事酒肉百拜敢忘闕缺之恭某等猥以賤工欣逢盛事敢陳口號用佐初筵

坐對崆峒帥府開尚書元是濟川材纔看劍履從天下倏見旌旗照海來兵衛半年虛抱戟公堂今日共銜盃文昌暫照東南地巳覺光輝近上台

叙

新安志叙義民

夫名之所謂君子者豈有常哉義之所在焉而巳巳誠嚮義則人操名以從之一爲不義則人操名以去之而世之學士大夫得此名者常多以其講學明而趨操定宜不陷於不義爲足以當此然其閭固有操名而去之者甚可懼也至於閭閻之人

先王之所以望之者有不若學士大夫之詳然不敢忽也自霸者齊威之徒民猶勉於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丹以匹夫有善可得而選至漢氏猶有孝弟力田之科而鄉縣三老率衆為善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後世為治益簡吏與民益疎凡吏之所施設者皆非教民之具必待其刲肝股致祥異幸而吏又以為意然後得與於表閭賜帛之寵至於謹身強力率妻子治田桑以奉事其親睦其兄弟而睦其族鄙者上之所望於下在此矣而有司以其無顯異不復言大率老死而無聞是所勸者不可常而可常者勸有所不及也夫免罝小星之人所以見錄於二南萬世傳誦者特以其施之中林無人之中而不忘敬則以為好德知賤之服役於貴而不敢肆則以為知命如是而已豈若後世之云者哉然民生後世循性而動乃亦有仍然過絕於人者雖不必合中道要其心[illegible]以此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人之法[illegible]信

矣誠令世之長民者視人以三代之民而教之以三代之物察之以三代之法其不以古之民自為者則寡矣自昔苟以考書唐史其後篤行之民因事偶見者僅[illegible]而錄之毋使其無傳焉

新安[illegible]仙祠

學者多[illegible]言有物又云世無仙特有隱君子[illegible]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illegible]以為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而特[illegible]以出[illegible]之迹衆所知者見於世邪君子之於仁固靜而壽其靜者疑於隱其壽者世則以為仙特所從名之異爾要以盡人之性則氣志昌大而神不散越有決不與萬物俱泯沒者此在吾術中矣考之前世傳此者皆祖黃帝老子至秦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由漢以後又有浮屠氏之說乃更以一死生為務其道要使人決擇以發明其固有則死之與生惟其所遇而無益損乎其真是以蕩然肆志無怵惕乎胸中又豈所謂朝聞

道夕死可矣者非邪自唐書始列神秀於傳至國朝景德中詔纂其源流爲景德中傳燈錄此其人皆著見於世不可揜矣若吾州許宣平之操真古所謂隱君子者人特以其後者爲嘗有見之者而著之仙自餘二家學者併及醫卜皆以次列之覽者擇焉而已矣

羅鄂州小集卷之五

羅鄂州小集卷之六

傳

唐孝子黄芮傳

黄孝子芮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洪氏疾病芮刲股饋之而愈正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不絕聲遂終身不捨墓側産芝十四本木連理者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黄屯是其居處也始因冦盜黄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徒屯此故名黄屯芮大和五年卒

宋查待制道傳 從兄陶

查待制道字湛然與秘監陶同祖父元方以蔭歷殿中侍御史道幼沈毅不群罕言笑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魚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冦叛命道判遂州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奬遷秘書丞徙知果州時冦黨尚有伏巖谷

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彦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水槽殼弓露刃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鄙豈無詿誤邪遂徵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関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衆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禄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

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别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甞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

陶字大鈞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仕為常州録事參軍歸朝太祖詔大理評事試以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衣銀魚斷官件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辨得雪遷工部郎中俄出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朱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之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勗宰相言當今習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院陶累攻其失又命代之仍賜金紫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歷任都官郎中遷職方陶卒時詔録其少子前崑山縣尉慶之為太常寺大祝慶之終太子中舍

凌待制唐佐 盧諫議臣忠 傳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進士第授大名府司戸帥孫子羙甚器重之[redacted]差夏津縣令河北有疑獄唐佐往决之得其情實因感泣夏津是歲旱比還雨隨至時號縣令雨獄上進官二等召為勑令所詳定官遷光禄宗丞歷京畿江東常平後知登聞檢院甞語侵王黼請祠得南京鴻慶宮翰林承旨鄭三益薦其才堪大用上曰非美髭髯閑於進止者乎即日除開封府司録府尹聶連坐

謫衡州酒稅後知嚴州號令不煩暇日與諸生講學作易傳數萬言進之以部使者劾罷唐佐警敏事親盡禮好周給親族建炎初起提點京畿刑獄時道路方梗或勸緩佳慷慨遂行進直徽猷閣京畿寇益充斥與戰數十合殺傷過當三年除知應天府虜騎數十萬圍城城中兵少糧乏外無援兵誓以死守及陷被執虜欲降之捽頭曰此可斷不可降也皆義之劉豫欲汙以樞幹不從使留守應天繼得豫虛實密以蠟書奏朝廷事泄豫捕致大

梁怒曰何爲見賣唐佐曰國家何負於爾而反面事虜一世皆欲殺爾何獨我也豫猶惜其才繫累日度終不可屈遣引出害之臨死曰恨不見梟劉豫羈其妻子於潁昌時紹興二年也明年諸將復潁昌妻田氏以唐佐死狀聞詔贈待制已而潁昌復陷不復知其家存亡又有虞諫議臣忠字信仲黟縣人登政和中第建炎初由臨安府司理召累遷右正言上雅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而無背官不過此矣後扈駕至建康虜騎有逼近御舟者臣忠叱之勢益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宋詹孝子惠明傳

詹孝子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鬭殺鄉人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皆不受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爲牒自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齧指出血詞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

以在法無有哭權面而出五訴不見省暑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其頂且數十壯曾公會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來毋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廳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爲公竟爲奏八年五月報下詔減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命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此何爲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給以得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代老積粟防饑代父償死萬世留名至市

曾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曾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聞乃奏以爲惠明事與漢緹縈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仍量賜粟帛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爲善者必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爲善於以風示四方在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無故事唯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昭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雖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以引用乞下本州依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匹米二石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爲孝悌里板書其事揭之門後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治橋梁道路爲事至今猶存

謝諫議傳

謝諫議泌字宗源歙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孫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一見奇之謂人曰此子才器不群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川綿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詣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集爲四庫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廉知集庫淳化中王禹偁請諸官謁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時接見以防請託泌以爲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夫以萬機屬任輔臣非接見賓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候見而咨之曾無觧衣之暇古人云

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上覽疏嘉歎從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泌以爲不當施釆繪亟命代以丹堊且奬其忠藎拜左司諫賜金紫并賜錢三十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自誦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閔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illegible]預召自是爲例未

先為三司鹽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為使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即位改主客郎中知虢州在郡上疏以為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熙末年趙普嘗以此獻先帝深以為然俄命普入相尋普病北狄擾邊未及施行今北狄已息繼遷請命正是行此十事就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不用小人不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術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深責平城之事至弱也

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晉用景延廣之言以絕和致天下橫流豈得為強聞虜所貪嗜者禽色利欸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彊虜心又自古輔佐聖明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為之也願陛下察此則纖人不敢萌心上六賢得以畢力矣疏奏上頗嘉歎後知福州代還民刻石于所經之橋名曰去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實不過數人後皆至卿相每欵發伝牘必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旦即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泌暇日小車從數吏渡漢水至鄧城界以覘風謠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為時名臣西祀還授泌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盥沐巾褐端坐而終身不歛側時年六十三歸葬鄉里録其子衍為太常寺奉禮部郎衍為將作監主簿

汪推官 汲 傳 子奕 褒

汪宣德汲字子遷績溪人年二十嘉祐進士第嘗為慈溪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為疏導溉廢田數千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鞫贊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者百餘多病疾汲解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為佛齋以報性絜廉與物無忤而政稱彊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詞賦取士奕尚少試太學即為其弟三人與弟褒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為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憲使欵寘之極典奕以為狂疾奏上

果貸死使者以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游上庠尚河常璨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任為南陵主簿太守崔放文引為县曹薦其文史足用詞有古風書遺胡士言不喜為官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襄在太學有詔擇內舍生為使臣學教諭以教諸小內侍大司成汪澥以襄名聞時梁師成為提領方貴寵見襄頗禮憚會襄以內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於上有旨特免襄自陳願得退舍不可以襄故亂學校法上使小

內侍從襄學者押赴內舍竟不就及登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襄自言處學校久方欲試吏州縣不願在冊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憾怒語人曰彼著儒也詎敢凂之至是秩將滿有內侍為走馬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官被鞫或言師成有力焉後改宣教郎押白金詣虜帳用虜中權衡虧其半酋怒甚同行皆股栗襄徐辨竟得直嘗作爭陶朱西子賦興寄高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復登第安世資端厚教後進有法官不遂卒安行篤行義能官為金華宰

胡待制舜陟傳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觀三年上舍第調山陰簿歷會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為睦親宅宗子博士遷御史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還故職嘗請康物金房驟侵中人多事舜陟疏請依祖宗法許六察官言事於是採言軍國利病無所隱為上所信嘗面諭曰有事盡言不得觀望自此五日一對率漏下五刻嘗奏言

今日威令未振是非糺紛裔夷內侮驕將跋扈大臣無同寅協恭之誼小吏有徇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經典惡同者共罰異勞未見而賞驟至過已著而任愈隆及言横恩有可奪苟賤有宜去及治道先後緩急之序因勸上以乾剛獨斷上竦然曰斯言深救朕失非御忠直安得聞進殿中侍御史俄監秋試進士或謂宰相吳敏方時多事正藉臺評何故令胡殿中入試院敏曰且教汝明閑口一月拜侍御史而賜緋魚又賜文犀帶未幾使北還

欲假名號車服餌虜以求和舜陟言虜氣方張何
畏而欲解一隨其計不可悔尋議遣康王出使舜
陟又言肅王出質不反當以爲戒未幾虜壓境上
獨召舜陟問曰卿嘗以和議爲不可信今果然乎
將奈何舜陟對曰今日二策在於守河大臣之議
惟欲守城則爲失計退陳備禦之術且言若宰執
得人則寇不足平章下三省宰執怒擬下遷光祿
上不許虜首薄青城而軍舜陟言聞康王在河北
人服其忠義乞多遣蠟書以爲元帥募武勇忠、拔

乃遣秦仔等八人以大元帥命王虜所邀金帛億
萬舜陟奉詔督索以言抗之被鞭瀕死僞楚立病
中貽以書勸速歸政元祐皇后又請后留勤王兵
邀還二聖其詞甚切仍乞降詔迎立康王於是太
上即位于南京以瘡痏丐去除秘閣修撰知廬州
方淮西盜賊充斥舜陟奏復帥府於廬州增築東
西水門糾合鄉民爲巡社首招巨寇劉文舜高勝
命以官以其徒爲部曲自是諸郡有警即檄之無
不辦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

兵河西遇半濟伏弩發駭走孫琦來圍城索糧不
答而時出兵擊其鈔掠者琦嘗環城而覘怪寂無
人聲及聞喏如雷且燃燈照鉦四壁如一驚歎而
遁丁進攻光州劉正彥討之至廬而進已去舜陟
止之于外正彥欲取廬卒以自益又不與正彥不
勝忿聞於朝舜陟亦劾其有異志明年正彥果作
亂其黨范瓊焚掠壽春遣五騎來責餉舜陟叱斬
其四留一還報且戒諸郡無給食陰發卒尾之瓊
卷甲南去卒誅死是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邦人

立祠生事之積功再遷官加集英殿修撰居三歲
上疏言願以所部將兵民兵合劉文舜兵無慮二
萬及於本道招惡少年亦二萬人將之以北當敵
必爭之地望許臣躬上方畧詔曰胡舜陟議論慷
慨請兵禦寇以狥國家之急除徽猷閣待制淮西
制置使趣入覲舜陟見上抗言方今搢紳皆謂國
勢未易振故兵備弛而土宇侵自古未聞有顓務
退避而能立國者惟陛下堅意不屈効漢高之必
戰以起士心嘉嘆之會杜充以宰相宣撫淮南而

制置司羅從舜陟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軍使充猶未去以殺人爲威至遣將搉入公帑取經制錢舜陟爭之不得自劾改兩浙宣撫司參謀官周望以宣撫使守平江不修備舜陟議不見納乃自爲奏乞分兵前邀擊虜言者以爭進爲罪降右文殿修撰舜陟復說望移軍扼兵江虜過則以舟數千夾擊之可以取勝不用及虜過江舜陟私遣裨將陳思恭以小舟數百自太湖出杪之會有焚舟內應者所獲不貲俄提舉江州太平觀擢知臨安府奏罷和買絹十萬鐵三萬斤蘆鹿皮二千新城豪徐權出力捕殺群盜盜有得逸者妄訴其殺平民兇償死舜陟一問得情誅盜而釋豪閭府稱快未幾丁父憂紹興初詔奪服乘驛赴行在以故職宣諭京淮湖北與時相議不合罷歸二年起復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新經李成之禍止存空壘舜陟修城訓兵他日劉忠至城下聞有備去已而還待制職爲廬壽等州安撫使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守者武人貴官遣任

民者數萬甚急又託賭卒令市販輸金至則羈罷之招集流散官爲築室給種簡集鄉兵威聲甚震爲齊豪帥王彥充遣其弟谷求款附舜陟將與之約併力取劉豫會議和乃止後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聽訟率盡辰漏庭中肅然海寇周聰及東寇陳旺相繼奔軼聰犯高化等三州旺軼入雷境舜陟以爲難與入海爭利命將嚴守津岸使不得登聰無水可飲而食且盡轉泊南恩乞降於東路旺尋亦就縛自國家南狩增市戰馬於橫山諸蕃而馬政未立舜陟爲定規畫置官立務鑄大印籤役呼所買比常歲增四倍南丹州莫公晟命知南丹桀黠不受教結猺人入寇省地舜陟揭榜諸洞募能擒斬者以其官爵貲産畀之又益以錢鹽萬計猺人動心公晟舜陟時以爲胡公一榜賢於兵數萬尋奉祠歸後二年又起知靜江府宜章巨寇駱科自稱鎮東王爲湖廣之害者十五歲詔舜陟節制三路兵討之即日趨賀州擒李松科捷身降引兵擒其柵所向披靡舜陟從江華出桂陽時他

軍已散獨與本道二千人俱而賊處處屯結舜陟拶郭振於囚隸使為先鋒深躡臨武洞中五戰皆捷降馘萬計振自是進用至秉節鉞世以為知人舜陟卒年六十一州人為罷市醵金致祭飾西山故生祠歲時享之始舜陟既貴父尚在嘗以當賜五品服回授焉弟舜申舜奉既仕乃與約悉以祖產畀弟之在家者曰舜俞雅好讀書多所論著晚號三山老人有奏議文集論語義孔子編年詠古詩師律陣圖藏于家舜申後歷官舒州通判舜舉

登進士第知建昌軍南劍州乾道中舜陟季子仰為太府丞輪對以舜陟所論江淮事進呈上語仰曰豈非欽宗朝作臺諫者乎朕觀實錄惟卿父奏號甚多仰今以至[illegible]提舉湖南常平云方虛谷漁隱叢話攷苕溪漁隱[illegible]十六卷後四十卷吾州續溪胡仔元任所[illegible]仔父舜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illegible]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羅鄂州新安志畧下[illegible]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帙靖康圍城中奏議戰守事甚多故鄂京尤力後兩帥廬州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元任寓居霅上謂阮閱閎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紀以年代為後先回幼好之寧詩實自此始元任以閣作分門乃末然有湯岩赴者閩休鄉人著詩海遺學又以元任為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稍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為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己意視皇朝類苑中聚取而並書者豈不為優近回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元任歷官事跡當從詩書○宋史本傳及家傳云舜陟為廣西經畧以知邑州俞檜有賊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投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捕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讒奏遣大理寺官表納燕仰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汪氏訴于朝詔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睽昧其得人心雖古猶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摘御之吏部後舜陟贈少師子仔以蔭授迪功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六轉奉議郎知常州晋陵縣○按羅鄂州新安志於王鑰之害王愈秦檜之殺舜陟皆畧而不書并杏庭虛谷兩公一白之則其寃民矣然則是書精博雖未易及至其義類取舍之間疑大有可議者焉姑記一二事以諗觀者

魏太尉傳 羽

大魏太尉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真宗名臣傳序云羽日言鄭公十四世孫按陳無已作魏嘉州銘稱司徒謩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羽然則羽乃鄭公十世孫耳初仕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出為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歸款轅門太祖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命知與州尋知京兆府屬河間守將以征賦榷酤之入盜

之用遺羽覆實著年得羨餘以億計因言本州錄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為即墨令滿歲而移遷調之司頗未均一太宗以其敢言詔加褒轉後為戶部郎中上疏願省三司職官之半可以責成仍條利病二十事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遷鹽鐵最上案判官立位為三司判官之首上以唐世尚臺閣自卿監為冗官欲復古優其選擇諸曹正郎有才望者並補少卿監以羽為秘書少監嘗請簿許王府僚史之過乞依唐置封駁司命

大臣領之事皆見從上稱其有心計通明吏道真宗即位歷禮部侍郎卒年五十八以其長子玠為奉禮郎玠卒羽妻自陳家貧無祿錄其子校書郎耀為奉禮郎後贈羽太尉羽強力善處繁劇在三司出入十八年習知財賦之事

胡司業仲傳

胡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伋為莊周夢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夢覺真妄兩悠悠紹興之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之首教官命移按就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為太守聞之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登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部使者列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進博士數歲遷秘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數月以親嫌改符寶郎遷辟廱司業後二歲責監杭州樓店務繼知無為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歛錢數百千櫝藏寘列肆中仲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櫝及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尚慈恕民

繪其像在學校又於名士多所甄引遭喪亂遺稾存者尚二十萬言從弟侃字彥和始名仲登進士乙科嘗仕為郎去官尋得直竟不復出凡數十年自號柳湖居士恬格好書晚苦目疾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將終自為誌稍官至大夫舊志云仲在太學與汪龍溪齊名時人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仲汪藻其為時所重如此

浮溪文粹鄂州遺文有此篇與此微有異同今并錄之文曰胡司業仲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伋為夢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覺夢真妄兩悠悠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之首教官命徒按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時為守

進敎馬召與語甚見歎異在入學學中之兎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登第試學官爲敎授部使者合爲崇寧初召爲太學正畀遷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左正言以親政符實郎選辟廱司業嘗坐論已而知無爲軍時集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斂錢百千積藏真列肆中伸以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與簿書具載所以吏者杖致其罪自慙謝令政仁恕民繪像事之從弟侃字彥和登第後嘗知樂清縣應訪使令買甘數甚廣收直六百促不從以事見者繼知黃岡縣亦以病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數十年性好書晚苦目病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嗜自爲墓誌將終與醫叙訣醫出門而絕羅願傳

王提刑汝舟傳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幾冠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知舒城縣熈寧中歲荐饑推行荒政其悉所全活不可勝計後知南劒州時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魁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其贓之狀三日而決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以惠利為本摧伏豪強貧弱得職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傳律為詞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曉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為京東轉運判

官奏對言厚風俗莫先於敎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學校敎授當限年華少年新進及本貫人為之又吏貪暴者殆出於天資今雖以此柢罪終𢇁即叙願永不令為親民之官又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即併歸一戶官司失察遂為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稅積欠者多臣嘗三為縣令每因造二稅簿即比對五等丁稅㑹戶眼有多寡不同者以所剩戶數令人戶自首并令鄉書手照對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願詔監司檢察若簿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裁監司涉私者以違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彥由北京入相汝舟欵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彥至中書為言執政皆以為下遷不可忠彥曰王某以退為進也朝旨降様市北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匹知州趙稹止市千匹至天聖中仁宗因稹奏對奬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淮省符市錦來兇移河北又抛買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

即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琰如不可罷循顧詔有司檢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奏即日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産深冀邢趙洺霸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販而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就場召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權以河北見積大小鹽通入陝[illegible]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刑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閑居閲六歲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内行修

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沒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在南劒上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年下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爲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役簿書雖棲棲力窮文史尚桓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願晚號雲溪翁有文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胡金部伋傳

胡金部伋字彥思婺源人父紹切力學嘉祐中林希爲州考試官紹首薦禮部尚書品天下魁文以紹爲第一晚爲剡主簿州遣官分檢諸縣旱七縣訴所檢不實獨紹所檢山陰無訴者守因盡委覆視之新昌尤多大族而紹所蠲例下戶後分檢七人者皆衝替紹益知名伋紹聖中與弟伸同登第累歷中外政和四年通判深州廨有菜園千六百餘畦歲得錢驗二百萬伋以圃送公使庫時州縣官頗以官圃規利河北副將令禁卒賣菜虚價錢者五十六人北平軍稻田務官以菜錢決債兵士致斷腕會羅使使者沈積中以伋事聞詔奬之曰君

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苟得以思義公儀休身相魯國怒拔園葵孔奮爲姑臧長不歆自潤舊史書之以爲美談汝乂娀郎省出倅方州遵條詔之嚴挺守廉之操能却園利悉歸有司庶幾古人可勵流俗覆實來上朕用汝嘉於是鞫二人者召伋赴朝終金部郎中

唐吳御史少微傳

吳御史少微新安人第進士長安中累至晉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爲

為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吳富體少微撰崇福寺鐘銘嘉謨作雙龍泉及千燭谷頌光為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時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中興初吏部侍郎韋嗣立薦少微嘉謨同時為左右臺監察御史少微卧病聞嘉謨死慟哭賦詩尋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倚後客死文章遺失少微子羣開元中為中書舍人新舊唐書皆稱少微新安人拊符闕經亦載於

敘揑臺記其望也

王校正希羽傳 孫明

王校正希羽歙縣人詞藝優博天復元年登第時年七十餘先是昭宗新平内難聞放新進士詔知貢杜德祥有孤貧耆人宜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希羽曹松劉象柯崇鄭希顔應詔各授校正其制云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長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年亦逾七十象京兆人崇希顔閩人皆以詩卷及第年六十餘號云老牓希羽孫明宋建隆初為鄂陵令以廉律身百姓謳五代故例行縣路皆不受曰但為我買薪蒭積其廬父之如山因築堤備水患太祖聞之擢知廣州歸日僅以衣囊自隨鄉人號其里曰榮歸

汪司空武傳

汪司空武新安乾符中仕州為游奕使先是州遣羅廷史為弦高鎮將追寇於銅步以溺死四年遣武繼之武乃於武口捌鎮至中和二年又於漊灘為營自武口徙判婺源都鎮事戰守數月有功至龍紀初楊行密録其功有云昨者趙乾之殘黨經過邊

能出軍戰敵擒節級六十餘輩救囚徒二百餘人獲樊津之黨寄收熊恭之朱記時行密為寧國節度留後遂補為節度押衙光化三年遥領汀滁二州刺史始武以私財買民地置縣城邑以其税入已户左右戰守凡數歲遷縣入焉因以制置二十餘年使其人不為外寇侵擾陶雅為歙州刺史暴增民賦武不為屈以故迄武之世縣人賴之天祐三年二月武死雅使衙内指揮朱環代之因制置迴轄四縣後劉津為都制置使而縣人祠武號汪

司空子袞天復三年楊氏承制補左押衙長劍都
副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

唐建安寺主智琚傳

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趙郡典午世東遷遂爲
新安人父禕仕梁爲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
自出塵聽坦法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
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及聽譽公三
論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
待問亟動常倫口不言人服無受色後二屋植遊
於常州建安寺武德二年弟子常衍爲立碑酉陽
王記室曹憲爲文定莊禪師新安人牛頭自法融禪師傳三世旁出十二人莊其一也無梲緣語句○莊源和尚歙州人得法於吉州性空禪師平田來參源歎起身平田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卻任麼時請師道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曰一步易兩步難源曰有什麼死急乎田曰若非此箇阿師不免諸方點檢○珠溪讖禪師歙州人得法於雲居道膺饒州刺史爲讖造大藏殿讖與一僧同看次讖喚某甲僧應若讖曰此殿着得多少佛曰着即不無有人不肯讖曰我不問遷菌人曰若此則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讖後任塼李山而終○潤大德興唐寺僧名清潤性孤高住叢林九華杜荀鶴贈詩云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潤答詩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分之與婺州僧貫休相善以詩文性還今精舍但[illegible]有閣所爲碑塔在寺後

城陽山人許宣平傳

宣平歙縣人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
不食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時負薪入城賣之
擔上挂花瓢及曲竹杖醉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
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每極人艱
危救其疾苦訪之多不見惟壁有詩云隱居三十
載築室南山巓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
壟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
者題之於洛陽同華傳舍間天寶中李白自翰林
出覽之曰此僊人詩也乃游新安涉谿登山累訪
不獲題其菴云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
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
遼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
在後百餘歲至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入
樵南山有人坐石上食桃甚大謂嫗曰我明奴祖
也嫗言常聞僊翁已得僊多年宣平言爾歸爲我
語明奴我常在此山中與嫗一桃食之而美嫗自
是增食顏童體輕中和後兵荒相繼明奴徙家避

難嫗入山不歸後人時有見之者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升林木而去

聶真人 師道傳 從孫紹元

聶師道字宗微歙縣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于方外後得內傳服松脂法乃與同志登績溪百丈山採之夜半峯頂月明有天樂起東南紫雲中久之聲益近至石金山少止兩山相距三十里然頂上相望纔咫尺少時啟小鼓復適奏笙簫金石絃匏以拍節大鼓其音清揚不類人世至雞鳴止山下居人是夕皆聞之同行者歎曰方採靈藥而所聞如此此亦君得道之證也後游南岳招僊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山中時有見之者廼辟穀七日獨往日暮有樵者坐谿上告以蔡君所居深遠不可到東有人家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師道目送之東行見草舍籬落主人類農者年可三十許問適見樵者否此蔡道者也因投宿啓黃冠合得茶飲之絕佳明旦行有老父問所從來謂曰蔡君父子偕隱此山昨夕所宿即其子也折草

長尺餘形似薑苗師道咀之而甘因使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還觀已月餘日乃知彭真人亦嘗隱此山也後居鄉里每入山虎豹遇之皆弭馴伏柎之乃起或以所採薪藥令負還以故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害後將復往南岳聞漢梅福梁補子雲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見丈夫布衣烏帽年若五十許人相問勞已謂曰子宿業已淨應有名玉籍雖未即飛升當亦度世我謝修道也本居南岳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知子嘗遊洞靈源吾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地仙燕掌清空觀墳土祀今子與吾宿有分故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使還非可待也師道跪謝之同行數里忽有草舍新潔命師道坐木馬上已坐白石鹿上俄有丱角以湯飲師道神氣灑然修道指架上索書令抽取一卷曰習之當得道我有弟子紫芝在九疑山往見之傳我語必爲子盡其旨矣儻不見者第投書於毛女溪上洞中且題石壁致吾意言訖忽不見師道已在郁木坑

外盖七日矣素書西王母理化衆僊之要然不可盡觧遂至九疑訪紫芝或言毛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見之師道果求不獲乃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人稱紫芝教以疑義歲餘還山旁田頤園新安師道白太守裴樞夜緦見顒顒爲飲兵又爲請陶雅爲守楊氏據有江淮召至廣陵建真元宮處之使爲人祈福號問政先生一旦謂弟子曰我爲僊官所召言訖而逝比斂棺有聲視之若蟬蛻然因就瘞之數日有自豫章來者言見之於道以

一小童自隨云離南岳多年今當暫往耳所至多宿舊遊觀宇半年後又有見之於衡陽者云歸洞源矣後二十年問政故居之上數有雲鶴盤旋衆請於楊氏發所藏衣冠歸瘞自楊至歙千餘里其上常有雲氣燕鳴鶴翔導至山三日而散楊氏加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從孫紹元

紹元字伯礽母程氏始孕便畏葷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長

好文史无精玄學嘗詣金陵受戒籙是夜夢人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上圖形旁題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壇二十六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而還問政山築室號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號無名子世多以鍊師稱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祖有訓宜世勤修鍊丹志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壂有光自空而下遠望疑以爲火至則無他而紹元已化矣先一夕告母曰胡將軍至可備酒果至是若有就坐者語旦僕夫自外入云鍊師

與三道士衣朱綠乘馬武士冠帶從者數輩燁然南去鍊師回首語之曰吾往南嶽矣最後一人云爲語宅中謝貽我酒果嘗撰宗性論修真秘旨各一篇學士徐鉉及弟鍇稱之曰吳筠施肩吾不能過也黄山谷書問政先生語後故淮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新安聶師道宗微大則事道士于方外發遊遊名山數見異人揚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盖爲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爲此贈告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蹤爲問政山旁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語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溫徐溫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李昇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鄉

之王世祖也

雪山子道茂傳

雪山子道茂歙縣紀氏子少時每遇盛夏輒以昏
暮伏草莽中求以身施蚋者二十年始住休寧普
滿院時郭公三益為尉聞數與語郭公由是好佛
法後住通州白狼山晚歸自號覺菴未嘗為人白
椎或問之荅曰是第一義者可經以假人邪有妻
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曰彼一時所激非為法求
也此人再娶已又買妾竟如所料大觀中郡守使

其鄉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門下求與茂通
法屬茂不荅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滅乃其徒僞
為之守使檢尸檢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隨結焚
之西關渡頂骨諸根不壞煙所及雖水皆得舍利
有池陽百問行於世字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寧壯歲以道者游四方携山泉禪師許為法器還家棄妻子祝髮參五祖演禪師誦金剛有悟演印可之辭去游潭州參天寧為第一座尋住報慈開福政和三年十二月四日沐浴小參大日告衆日南長至天地一陽生萬物數與叢生死與去來從來無忌諱華藏門開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游戲如今不泥根源直到龍華三會某甲作道人四十年為僧三十五夏始作道人時日誦金剛經二十卷在明州育王山燒浴誦至於此

章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不覺脚在湯桶脚跋桶彼當然發解脫道證本元常無李彼處宗師舊頭印證自此徧參明州諸尊宿雪竇老良禪師過天台參湧泉覺至關先見心印到衢州參業湖誠入廬山見羅漢英說禪祖偈至圓通參法鏡禪師將住一年渡江到三祖見宗禪師深入旨趣得游戲三昧到太平見清禪師提越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資方須透身便退回至白蓮華下再來菴前見一遂頭老人擯忠國師古佛淨鉢話如削下千片逢[illegible]自此之後方院去貼內汗杉無索業緣未盡[illegible]錄慈閑福道擣華甲初七日與大衆相別虎去段前子別有前瞿出家佛手微饒徹狀三賺海中求殿自在輪迴界內任意什腸所以與戶城畔鄉示雙趺熊耳墓虧斬物隻疊翦人不了界及後來盡樣起暮至于今日又道吾業磨全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撿點得出不諸寧却黃面老子鼻孔亦知報恩落處其或未然報落與麼來滿

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出至物七日升坐衆繞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月菴道果而郡僧覺又嘗參之文歙縣楚氏子與兄道才皆出家游方有聲道才參東林總住咸勝軍天寧自號海上橫行才道者而文嘗住蘇州穹窿山云

張承務櫄傳

張櫄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游時
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櫄後聞蜀有王朴善脉又
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朞年得末領中所
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

人氣息僅屬擴視之曰此嗜卧證也後三日當蘇
蘇則欲飲歡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
果然當塗郭祥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
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
當有物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
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
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脉當發居三年
左乳下有瘡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
之謂曰蝦游脉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

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
日晨起進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
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兇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
年公曰使[illegible]得[illegible]至京師則子之賜已遂與偕行
至京師奏補擴[illegible]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董正
封知歙州擴以[illegible]素切其脉曰承議今歲當奏子
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死陵有
募官[illegible]答曰是不可信然亦以此語
許壽州[illegible]極守臣子弟[illegible]得

官崇寧中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
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詔
令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
九月及蔡京當國詔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
左司郎中而夫人[illegible]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
應天府[illegible]擴謂曰尚書無官脉旦夕當有譴俄被旨
放[illegible]後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徹
時初開學陳[illegible]使偏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
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脉名官當歸北方起未幾登

弟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大夫中
興遂為上相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味未圓歲
在辛卯見之曰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
罪謫永州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
死後事以累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
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為人
純孝有常士大夫多愛重之

宗白頭嗣宗傳

宗白頭者名嗣宗歙縣陳氏受業水西寺試經得

厥年二十游方參徑山睿深見器重去即龍門遠遍林勸江浙廬皖荊楚湘漢之間凡菴若寺處禪林所稱者輒造而問之聞洞下有覺首座在大洪山宗壽長七陟僧先一夏服訓累年殆忘寢寐覺嘗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宗云正是恁麽時節及覆問答忽有省後從覺於泗州普照覺去遂代之時建炎初也聞覺入寂示衆呼以真似僞斷是岩前乃精乃粹遂爲衆拈一辯以酬法乳諸方乃知洞下一宗復有人矣尋住常州善權及明州翠岩雪

嘗普示人曰大衆體究此事第一不得依樣畫胡蘆第二不得去古人背後叉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不得無繩自縛何謂依樣畫胡蘆如今學者不肯退步休歇一向用心強作道理見古人立箇拳也立箇拳劃箇圓相也劃箇圓相提起坐具拂袖便行及至窮究著黑漫漫地何謂古人背後叉手學者已是不明日夜商量古人公案這箇話又如何那箇問答又如何說或會得秖是別人底被他言語攪縛得來不成腸肚豈不見道若要提

唱宗乘須是從自己胸襟流出何謂守株待兔有種學者認得箇影響秖管泥在一處或良久或退後認着不忘一生無動轉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何謂無繩自縛學者在衆中不肯親近尊宿決擇此事但認箇自家休歇一向癡坐從朝至暮不曾經歷所以心迹紐金鎖猶滯水迴塗石馬出沙籠若是本分坐禪人孜孜念念未嘗暫時與此事有絲毫隔行住坐臥常在其中不見洞山在

方丈坐有僧歎者云僧家好終日無事山云莫如此說僧有僧事俗有俗事山僧在此無剪指爪底工夫且道洞山在方丈中作箇什麽見得僧堂裏亦不是閒坐處若不恁麽見去盡是虛光陰直須念念無間斷步步無間斷時時無間斷處處無間斷有僧問曹山如何是無間斷底人山曰曹山今日徧益僧曰某甲不會山曰東西不辨即是倒這裏作麽生體悉久參高士相證明後學初心各自努力將終書偈全心自照無佛無人諸緣不共時

至便行其全身建塔于雪竇而畢岩取其大末藏於無際庵閱世六十九坐夏五十四宗貌清癯氣韻平淡慈忍無喧恚徑山杲少所許可嘗贊之曰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峯之峭峻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饒舌已說今說當說也大奇也大奇此是吾家真白眉

題誤閣學士程邁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壯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和尉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彊明兢渡者持

仗而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零逃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碎七事閱按獄其三無與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柙勅見其名詔與語曰往在大學見君今為縣有美政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過里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

二十年不决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齎券乃慶曆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為神曰旱二十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爲息後入為戶部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中使李彥銜旨宣諭因語邁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送鐵農具一車彥大笑尋梳職任太上即位南京召除左司員外郎後遷大府卿提舉祀事務省什六七因編進命付史館會建州賊葉

濃揀城豬兵以邁為福建運使直龍圖閣按舊給州縣鹽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叛兵至白沙聞有備去建州剿賊范為陰窺福州統制李捧為所敗邁遣約降有日會謝嚮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歆自以為功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劍汀邵武皆盜區邁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范為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劍界移制置使兵入屯三田范為由是不敢窺興化漳泉邁度大將辛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寇

請王師航海十五日至福州庶一戰滅賊章十上不報乃奏謝綰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貴不及民及請錄死士後給齎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捨盜芮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船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進訟溪及汀漳有艇賴以平紹興二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縣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猶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温州之政光絶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信州會

議復發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歛一年有成效三年有蓄積則利源太狹積效太速又令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舡稍腳之費皆未之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諭之且令增給糴本陛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内而發運使

於外猶相為表裏今天下財賦分隸庶寺於運使常平專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部所屬之發運猶存其名耳況今中外責此司其實而任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御[illegible]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罷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本纔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今糴本尚二

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十四五則糴買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卑後興為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饑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舟車征算增米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寬恤三十餘事揭於州門民以寧息徙温州至適火後為營官舍千區開河渠立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

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其等二百餘人以使臣廩禡廩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孫叔達今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願傳浮溪文粹載鄂州遺文二篇乃程邁胡仰二傳也羅集舊本止載胡傳今并以程傳增入

羅鄂州小集卷之六 終

附鄂州太守存齋羅公願傳　曹弘齋撰

故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卒之百三十五年爲至大戊申歲其曾孫壻黄仲宣山長以公之曾姪孫前容州文學洪所具生年官歷卒葬之畧來視僕潤飾成篇待附家傳僕生晚不及識公然從鄉先生四方名鉅游槩知之矣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公一人乾淳間朱文公周益公視爲畏友淳安縣社壇記文公自謂不如謂公文有經緯又謂公文止此可惜通歲湯東澗公漢寶藏公

小集每爲文必讀數十百過方下筆客猝至扃篋惟謹馬碧梧公廷鸞又在翰苑身至宰輔里居之日講問公小集願見不可得至從其轉求之然則存齋之所以不亡者有在矣羅氏之先在春秋爲小國隷褒之宜城徙荆之枝江因以爲氏公之先五季時自豫章避地來歙遂爲徽州歙縣人七傳至尚書公爲大家尚書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進士由大諫中丞遷吏部尚書贈少師六男子公爲第五人諱願字端良存齋其自號

也幼疑重密言資特穎異甫七歲能爲詩賦以壽父少長務學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紹興二十五年陰補承務郎授臨安府新城縣監稅連丁内外艱服闋監饒州景德鎮稅有能名乾道元年監南嶽廟逐睡世科才望斗著授饒州鄱陽知縣不樂往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通判贛州攝州事寇攘甫定壹以政清訟簡化美風俗爲務教官劉清之子和官事之暇時至學宮不爲倦煩縫掖生淑艾之功居多詳刑使者刻聞于朝謂公宜

在清要之選秩滿差知南劍州陛對第一劄主於富民不爲浮文切中積弊孝廟大嘗異曰卿爲落議論可采必副朕委任從臣亦交口薦之以昇鄂州至郡上五事其一謂鄂爲古來用武之地城壁未立下流陽羅正係險要舊嘗築城僅存堆阜宜併議築不可憚費其二謂民饑以田質穀後日乃爲准折非法至於奪田還主宜立中制其三謂所收諸州酬鏄八盜貨命之人久不問落頂冒實多滋長姦宄公[illegible]戍救諸郡少駐遣發且候問

落申數其四謂重湖曠土舊佃存行包占官行新佃又欠存恤宜令標立界至官鈔明與揩定庶得兩便其五謂民間所雇奴婢只憑客人販到半是誘略宜令遭誘略者自言于官官爲立賞追捕凡皆論病識源切深用劑一本儒術如古循良他所罷行可類推已試車劉公清之子澄學行端飭相與勸學勵農甚力所謂令脩庭戶之間而民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視政纔朞而公不少延矣淳熙十一年甲辰七月十三日也公生於紹興丙辰之

三月得年僅四十九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志公之猶子任臣毅臣所共訂也鄂人繪像靈竹寺孟宗泣竹處劉貳卑爲刊小集于郡袠還夫人吳氏卒明年公兄端規自鎮江請櫬歸視窀穸陰陽家以西峰先壟之次爲擬族黨一辭謂公生而孝奉祖考其安樂之遂葬于是吳夫人祔四月六日也所著春秋新安志爾雅翼鄂州小集行世其與小集同類已抄而未刊者尚十之八九千遠事殊併爲户是太息而止雖然豹斑鼎臠不

必求盡茹從爾雅翼漫閱一則社壇記讀之百遍
公胸次所貯何可量數筆底之文又可以人力企
勉也哉公曾祖諱承吉贈承事郎祖諱舉贈朝議
大夫父[illegible]奉大夫龍圖閣大學士吏部尚
書[illegible]侯累贈少師妣呂氏魏國夫人
[illegible]人余氏鄭國夫人兄顯朝散郎顯承
議[illegible]判福州頎奉議郎通判夔州頌郎端規
[illegible]人知郢州有循[illegible]郢鄂二公齊名
嘗問家居講學時東西與窗鑽研各趣飯餘酒隙

已晚未燈說書交鋒讙如辯訟既定怡怡如初茲
未可與上車不落之輩同日語也弟頎朝散大夫
通判蘄州贈中散大夫子男四人縉臣孝臣欽臣
皆早卒睦臣承直郎南康軍錄事參軍女三人其
一適吳文肅公之子坰文肅竹洲先生也孫一人
樸已上據文學公所具外從人旁搜足之來示於
公官階所歷所止吳夫人封秩為何孫曾嘗許若
干俱欠登載不敢億度念昔呂祭伯[illegible]宗師誌
銘即能似其語陳師錫序五代史王荊公題說之

其何人敢操此筆無韓之似涉陳之庸血指汗顏
衆知之矣仲宣幸是正之仲宣名宣子自號中山
能詩為虛谷方公所稱屢攝紫陽山長事二丈夫
子世其家羅氏甥也其既自詭為傳亦併效顰為
之贊曰
彼貴一品或壽期頤負乘幸免夸不償羞官止分
符五十猶嗇公有不亡衆人不識遠而彌芬大也
無垠存齋之存其惟斯文○方虛谷跋羅鄂州爾雅翼宋興二百一十
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太守羅公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後浚儀王侯應麟為守

始刊布之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
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
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去下一
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守陛辭孝廟大賞異俾
易鄂州明年淳熙巳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
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
請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請羅端良止此可
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
小集世未見其書向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鈔副
本三十二卷俾躬自校讎雖庾闡隱說具能知所
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固切謂後世學者於天下
書鑽研少而剽襲多靡勞餘力意義究然古人有
終身不能通老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
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考論經傳草
木鳥獸虫魚則許慎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
為比翼之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技足以求為
備易易哉雖然學陋俗壞承擬踵訛以無言道以
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許謀言智以文經言權以

姑悉言怨以輪廻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設淫根道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惛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本草爲世之害而不以誤注易爲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侯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粗將無不一歸於是云

附羅鄂州遺文

宋新安羅頌端規撰

銘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謙光齋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仁不避見義敢爲則舍我其誰

育德齋

湯之新文之純師聖主善吾身蒙果行蠱振民學而仕兩相因

養心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壅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矣獨大經大法之可尋維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充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愔愔叶攻堅去不能動富貴不能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致遠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游翰墨場處居教地既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待問堂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爲士率答問者教之一一善
誘人亦多術

兌軒

翩群賢之藹藹爲從容之文會刋造化其鋪張包
古今其淘汰厭流俗之論畢喜吾儒之道大無軒
兌而體胖不鼓鐘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故說言
乎澤兌悟天地之兩間惟樂此之爲最

記

顏公山記

顏公山在休寧爲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
顏公嘗隱於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
流出山之東西折而爲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
居民多故又謂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
平地常較一月忽高以望可見黃山而其所從來
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
今纔去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楷故
而書所增亦無兌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

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爲山之半又
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突處有平地無類五畝許
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突處舊皆蓄
湖水後人堙之而僅爲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
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上愈高愈
凄緊故謀始者不能捨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
所載凡山川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亘高
天宜必有神矣特以顏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志
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于今公既灑然

潔清故來遊者未嘗携脯醢而有禱於龍者義不
敢鮮於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虵虺
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爲職用力勞今乃有
不忍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
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
[illegible]及其請於內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麵代牲人
無敢茹葷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龍池嘗欲
非公莫能知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
其爲鯉未知其爲龍後人既別之以二池故龍之

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婦默禱公往往賜之兆眹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群兒中以顏為小字者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逆應又如此山舊有公像建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公誌公亦非必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洲僧伽之像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仙釋之間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部郎高郵吳玕素重之為以全真名

其菴歲在戊寅圓坐脫如宗繼之衆人嘗其質直丸殿及鐘樓皆其所為今年過七十不少衰者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吳師禮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權寓焉亦登第於是權之姪中及其從姪況傚其叔之為者中以丁未歲入太學況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謂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人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立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藐姑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樵

興正在一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方邪予既因樵之請為作碑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豢此群龍嗟龍之德與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虫能蟲上下以極從公西東公示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池精神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豐曰誰令之必歸於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志讀書即此山中烝然而來尚其或逢

古巖經藏記

古巖知名寺也予少而遊焉愛其僧房在石下有坡陀嵌空之狀已而上經閣幽列整整可以手探而意取念方外之士肯以其餘間徜徉於此因盡閱其經蓋亦足樂其後聞欲更為藏予私以為是得已而不已者淳熙十年冬住持慈悅遣守如來告曰經閣起於紹興中惟經實營之閣久而益壞慈悅與慈妙守暉等乞錢為藏於東偏方汝霖汝再首助之以迄于成且閣之於尊經有所未至也

今既大為之輪衍八面以為十置函其間上為蓮花千葉比盧居之五十二大士纓緲於孤雲之上當其撓緘一動果若山君海王擁而挾之以趨經不既嚴矣乎敢請記予於是知其有為而為之也嘗聞佛之視斯人如慈母之於子丁寧訓教惟恐其未喻而意之所歸則有卓然而至當者故其書徧於天下而方以為無法之可說自佛既滅其徒相與誦而講之不勝其浩博而即心之義始出理事之相資空有之相宣語默之相袪凡所以明此

非真有所謂教外之傳也迨分而為南北之宗又散而為五家之派號為參禪者皆患言之障道而思造於忘言之域故顛誦諸方語以為直截之要其立意則善然其取捨決擇或至流而為戲論大凡方便悟解則佛之說與其祖與師之說初不害其忘言如或不然則二者均之為有言宜異乎此而泥乎彼猶未免於有言也以言而求忘言去道亦遠矣蓋昔嘗有難佛者一示之以良久而迷雲頓開佛於是乎有鞭影之喻然則施於棒喝實祖

其故智也觀其書者亦必有道矣如上人既嘗遊四方宜必有所聞而猶以雕鏤塗飾旋斡震眩為足以尊經又以予之文為足以表其尊經之指而請焉何予謂玩華而忘實故晩未聞道方願晦前所為抱周孔之書而熟味之以究夫性命之極萬一有所自得而後考佛之書取其與吾儒合者明著焉以授之庶乎其有補恐其不能售也姑述舊聞十一月朔日頌記

小飛來記

歙之南八十有五里官道之右溪流清淺其外有山綿亘雜木森立石趾隱見甚可愛也淳熙戊戌歲里人洪君元輔始為軒檻面山而臨流予弟端良為牓之曰小飛來蓋取其靈隱前也飛來峰在都城秀麗絕天下造次那有其比然行役之君子自蜀甘溪來者踰前嶺造天心方憚之其來自吳會者則又初脫險阻驟見山水如此莫不據鞍轉盼揚鞭而指曰天下佳處也當是時謂之似飛來誰以為過君既時節會親友又往往揮冠蓋而觴

之不羨夫士女追隨緣樽鳥標選勝於烏猿之左右也熱木嘯歌鷗鴨浮湛皆自有態度不羨夫泠泉之上侶談僧而觀浴鶴也去家蛙步無它限隔瞑色入座繼以明月不羨夫回舟九里松望城闉背夕陽而歸也予喜君之營是爲適得其處既有以自娛又以佳名聳動觀聽其計得矣顧有巨麗者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之父子誠有志於古深思而力體之毋謂若飛來之可以偶然而似也

江祈院記

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謂一以貫之者後世既判爲禪律而僧之所居亦隨以別大抵恢一堂華一藏峻一塔輒能因人以暴著其事四方亦喜於傳誦之者必其寺之屬於禪者也而律則不然雖焚脩之甚嚴輪奐之甚備往往文獻缺焉殆不可致豈惟常情重禪而輕律其人亦自生退屈不敢與禪爲比是使廢於禪者日益肆廢於律者日益偷豈其義本然哉吾郡江祈院起於楊氏順義二年國朝因之宣和間火於睦寇行滿稍爲方丈法堂以居繼又新其廊廡滿亡於紹興丙辰今淨悟師究佐淨慧主院事意清脩梵行安於簡靜悟能強力濟之蓋自丙辰後三年得檀者洪羽成龔覺澄等而殿成又四年得淨本而三門成又十有四年得元圭及鮑氏女而鐘與樓成於是悟始代慧慨然思以律自顯既得銘於將作丞汪公因請爲院作記未及爲而公即世悟之齒益高其款得記亦愈甚公弟秘書丞許卒兄之志乾道庚寅冬方具

槀又不克某寔其孤澄持悟之所述泣以授某曰先君有治命當以記屬公不可以辭即遂取而收之然私以謂悟其少壯時不憚勤勞以能有此棟宇方歆假大君子之文以爲光寵蓋始終於兩公之門者不知幾年而竟得陸陸如某者爲之事之不可料如此矧尋尺之石亦有時而泐則所恃以不朽者其微哉誠使今之士大夫能如悟之用心內信所挾不以法俗分別爲輕重卓然有所立於世則凡能言之士雖不褰裳以求之孰不樂爲書

者其視悟用工之勞効得名之久近不可同日道也故因以廣之以為吾鄉之勸云

郢州太守墓誌

弟羅蘄州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曾祖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彥濟吏部尚書龍圖閣大學士新安開國侯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洸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兼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

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郢州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娶宋氏封安人子阜臣丞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次未行孫振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邁身長七尺眉目聳異自少負志彊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過庭時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晚節讀書著述如課程倦極徙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甚若他人好好色嗜甘毳然居喪終制寢苫室絕葷茹如禮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為其在荊州帥葉公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為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眾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歆其屏紛華事簡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屢爭事令兵部侍

郎耿公秉為郡每言為僚率當同相取下助我特羅君守郢登對其一乞申敕四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漢武宣璽書責厲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為聳動之具以勸事功其三擇縣劇易以選能吏上問京口軍民情條對甚悉到郡為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董小大有妹為張復禮所姦因欲娶之不可則辭酒播其父母小大與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不謂然使再勘公言復禮姦人女至辱其親小

大醉后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悍卒吳順在娼舍踢死民陳舍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舍僧單獨或請執狀以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順成其獄部使者怒以為前後輕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為覆護慣甚後取青紋郢盖為綱道所自出食錢猶責之都保至昇部悉自任兄免後科授于一事兄歷官可紀其多而弗自言共梗槩若此兄始為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為詩文至藏藁數十筆力高古時出奇語跌宕識者以為有西

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求豈惟門戶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權通判蘄州事賜緋頎誌

記程叔清女死節事

始方臘來寇時歙縣人程叔清家避地於城南有女年十七父母計曰我等處此不幸則死獨此女年色方盛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族黨乃呼謂曰吾州之俗尤以淫為諱爾良家女也足未嘗出閨閫賊倘以兵脅爾當奈何女曰兒豈從賊者必不可當以死拒之親族又從旁審其語女因取所攜衣囊負以趍且為見執罵賊狀父母喜曰果如是真吾女也吾聞死於兵者用道家說醮九幽則能升濟魂魄爾勿慮女笑曰諾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為賊所遇賊奸謂曰吾以爾歸聖公毋憂不富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不若何聖公也賊脅以刃曰不從吾言必殺若女曰我知有官府不知有賊賊先斷其髻益以好語誘之女且唾且罵賊知不可屈刃亂下潰其尸乃去有二兒隱旁大

石下備窺見本末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東塘山中

徽州新城記　羅府教

徽於江東為支郡而在唐已為大州顧今之封域皆唐舊也其地接于杭睦宣饒四出無不通其州治即山為城因谿為隍而谿山又為天下勝處中興實為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闢人力日至而谿山日以益勝獨城未加其舊過者陋之宣和中睦寇既平城遷于谿北會盧公宗原為守

因民弗便請饗舊城而舊城已不足恃有旨予費更築朞年而後成甃文隱起凡百餘言垂戒後人其慮深矣承平既久人習於無事積習生玩雨摧潦齧補治不時頹隧交横舊功湮圮失今不治後計愈艱天台宋侯濟下車未免整飭綱條郡以無事周視樵蕪瓶廢別畫莫此爲急適會群討檢漏鐍節浮費省儲月積浸有端緒明年鳩工聚材版築以興選於州得嘗隸軍中習知其事者二人命僚佐分督之始於嘉定庚辰之春二月成於其秋

九月爲城五百三十丈有奇疊石爲址高於其舊其因山爲險者無所改闕繕飾前人之未備又八十餘丈雉堞屬連暈飛炳煥形勢增重往來駭矚南逼谿地峻斗落一過霖漲馳波涌洌歲受推擠築隄扞固凡兩級聯亘脩堰踰於舊城列塡桃柳木芙蓉春葩秋丹穠纖間發水光山色左右映帶足以助邦人遊覽之娛城凡六門門有樓皆撤而新之勞餞賓館加葺者四稱其爲互補之佳郡凡木石瓦甓之材匠夫工食之費糜錢以緡計者四

萬五千米以石計者二千四百而役使不勤一民科斂不及六邑銖分用度不以諉上斯亦難矣夫諸侯之於天子有蕃翰屏毗之義古者國無大小皆有[illegible]以衛其民者固所以衛其上也微爲內地而[illegible]室其民之休戚利害於本根所繫爲不輕而城乃非可一日而猝具則當閒暇之時爲備豫不虞之計亦勢之不容已者役大則難興費重則難繼規模前定經畫不勞以數月之間而復百年之舊觀人樂其成誦勤贊美於此役也可以觀政

矣似臣昔者竊聞之中書公之鎮宛陵也首飾備禦崇墉屹立纖塵不驚邦人至今德之侯中書公之季子選於朝而來也材識通敏蒞政臨民皆有稟法百廢修舉靡勞弗宜徼擎析開于宛陵安車迎養東聯敬亭慨然念舊則侯之屬意於斯城也有自來矣至是雄峙相望宣乙江左故併書之以侈二邦之盛事云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旦日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下界羅似臣記

鄂州小集卷終

附錄

附月山錄文

記

南山書舍記

皇明以道治天下百四十年化行俗美荒裔窮閻罔不漸被若夫畿甸右族則變而至道也洽且久矣歙南畿近邑羅歙之右族至羅君仕璇而益盛先世居豫章宋儒羅仲素其同姓也及居歙之長春鄉則朱夫子先世之舊里也其同族

有曰羅端良者號存齋先生仕宋守鄂州以文章名其本支有曰羅仁甫者號東舒先生仕璇之八世祖也曰羅盟輔者號素菴先生仕璇之大父也皆以學行表儀鄉閭仕璇昆季四人仕璣仕玉仕玕而友愛篤至知書好古崇禮樂善嘗自念其蚤失怙恃而孝思之不能忘也與夫鄉賢之可範而子弟之不可不教也乃營樓一所於東溪其中曰南山樓以爲享祀二親之所不忘孝也後一室以祀其祖以上至於五世孝之推也其東曰鄉賢祠以祀朱夫子羅仲素皆鄉賢也而以羅端良仁甫盟輔配之家之賢也其西曰明經塾則取諸載籍而藏之使諸子弟日於此而學文修行焉蓋經始於弘治甲子歲之二月而落成於十一月基址之堅固結構之周密簷楹高聳輪奐聿新前門後寢而牆圍四周焉又有峻峯碧流縈帶左右花木繁陰墨池清潔而塵囂絕迹仕璇之用心其遠矣乎祖考於此而享之則所以陳籩豆列蒞臨者得以薦其誠而居處笑語之思於是乎可盡矣鄉賢於此而祀之則所以仰流風挹餘韻者得以炙其

近而高山景行之心於是乎可表矣子弟於此而教之則所以使之仰聖謨景賢範習見孝享之儀矜式鄉賢之懿自孝行而百行皆可基自鄉賢而聖賢皆可法德於是乎進業於是乎修矣循是以往不弛不替儀文備而禮節修彝倫正而恩義篤和氣致祥積善獲福愈久愈隆容有感乎仕璇之內弟汪生濂者嘗從遊於予而

為之請予嘉仕璇之用心抑以見
聖朝德化之行風俗之美天下之家甄陶詩書涵
濡禮樂而至如是之盛也因樂為之記
正德二年丁卯五月中浣之吉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國子
祭酒
太子諭德掌司業事翰林侍講同修國史經
筵講官餘姚黃珣書

上海縣洋涇橋路記

上海南距郡城九十里東瀕於海西界於湖貢
賦人物甲於他郡亦東南巨邑也由縣治北陸
行抵嘉定通崑山達姑蘇以至
京師其間車騎商販往送來迎者肩摩踵接殆不
可以數計道之要衝莫此為甚但其鄉地多斥
鹵每天雨浸淫土淖沒溺雖步難前若於跛躄
者愁咨之聲盈於市肆縣尹盧龍郭公聞之嘆
曰修治街衢吾之責也然所費甚博莫如公帑
之需弗繼何謀議于仕士錫僎等欲興義舉時
新安羅君震乃宋儒仲素之族裔知古今尚禮
義饒貲於斯目擊是路之危惻然興念久欲甃
石以成坦途未果適邑之義官顧瑜字德和者
素與羅交且睨贊曰洋涇橋之路君嘗有心於
是況財力足以當之然不必謀於衆告勞于官
可一力而成也羅君於是與其弟仕珽仕玉仕
珩謀曰所貴乎士之義者以積而能散也我等
承先業以有餘貲徒利於己而不利於人是失
仁之甚者耳吾豈可徇私而忘義乎遂以身任

其事輸財鳩工採石起於洋涇橋止於閔橋五
六里許鱗次橫布闊若干尺長若干丈石以數
計則凡萬凡千工以力計則凡千凡百錢以緡
計則若干計以石計則若干石始工於弘治
壬戌二月工半郭公超拜開封二府正德丙寅
今渾浦石公繼尹是邑見而亦樂與之成明年
丁卯七月歷歲五易厥績用成如砥如矢坦然
一周行也自是以來脫塗泥由輿墳無復前日
之患行者歌於塗商販者歌於市送往迎來者

啓於公所是以尊而郡邑賢而縉紳下而閭巷近而隣封遠而國都咸以羅君爲用財合義者也咸目羅君爲仁人君子也咸歆慕其爲人而願觀之也羅君謙而不敢自居復歸功於二尹曰震炸推其餘背爾使無郭公倡率於始石公樂成于終事安能有濟乎余於是有感焉古之人不沒人善有一節一行之可取者皆見於稱述今羅君兄弟協德仗義十粟不假於人片石無藉於衆成此勝事以垂不朽其過人也遠矣

余故表其年月重其記載所以示來者知所自焉亦以驗羅君之平居祠先賢以景行設家塾以教族子弟遠南山樓以思親皆可尚也已因併附於末簡云羅君字汝聲一字仕璇月山其別號也

正德丁卯六月望華亭曹時中書

時思亭記

龍山鮑楠在疚羅君汝聲走弔焉既而曰甚哉先生之戚戚也雖然願竊有請焉震仲季賢於先父母養弗及矣祠而祀焉祠之外[illegible]曰時思願推先生之所以思者以語震亦[illegible]匱之義也予未及對擯者以君退復折東而請不已且并錄其所得於縉紳者爲先容有過予而聞焉者則以問予予語之故客曰請爲子策之可乎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聖人之德無加於孝孝之道有五曰生曰養曰愛曰喪曰祭善事親者因其時而思致其道可也是故菽水之懽罔阻之奉天下之養分也朝朝而夕夕愉色而

悅容深愛篤慕之天下不以貴賤而隆殺也自其屬纊之後沐浴含歛衣衾之數亦詳矣衣衾棺槨周附之物亦[illegible]衰麻擗踊哭泣之節亦文矣纍纍顛頓瞿瞿[illegible]之容亦飾矣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期而祭因時而伸其思親之禮也不爲除喪也望望皇皇如慕如疑悵焉愴焉愾焉廓焉此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故曰誠爲上又曰勿之有悔焉嗚呼今之[illegible]

者亦多矣宮室之築宗祧之設所以追養繼孝不忘其所由生也聖人懼其亟而瀆焉禴祠嘗蒸之祭必因其時焉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也應事必預服物必具非楷楷之謂也愉愉濟濟忠敬而已勿勿諸其欲其饗之而已奉薦而進色不忘乎目如親見之聲不絕乎耳如親聞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如親饗之故曰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唯孝子為能饗親其是之謂歟斯三者孝之大也善事

親者因其時而思致其道焉可也羅君有月山之思有敬竹之思蓋亦無時而不思矣古之君子一舉足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不以一日使其身僾焉如不終日而敬慎齋栗思為善以貽親之令名思毋為不善以貽親之羞辱故曰終於立身而聖人之孝亦無加於德也此時思之終也鮑子潛然揮涕再拜而謝曰客以語羅君耶敢不敬錄以復抑將朝夕勉焉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棠樾鮑楠撰

長春橋記

乘輿之濟稱曰惠人囷粟之輸命為達士凡以愛及人者不失其為仁也凡以財益人者不失其為義也歙之鄉多富室故其人悉能治禮義脩先王之道而知利乎物去歙之西四十里其鄉曰長春其東為靈山之水所經曰見汪坑路坑東西其石橋曰黃墓橋橋之西呈坎為羅君所居之地先年洪水暴漲坑勢怒流橋已坍潰

山是人民往來于茲道者時雖沍寒必涉後濟坐是困者數年羅君見而憐之乃慨然自許曰吾聞君子不以私去仁不以財去義今茲之人病涉若此吾居其地顧非吾之責而忍坐視之哉吾豈不能割已所有以利乎彼哉遂召徒集工鳩石累土橋復成矣罔不稱賴厥後廢橋故道路出其南人仍為病羅君曰事復在我然舊橋已業成無可易也雖使南之則工徒之勞費亦不薄於是即其地而重創長春之橋凡費若

若干工役踰若干日首尾凡若干丈闊凡若干尺既成而鄉曰長春而橋以名焉乃建亭于橋之上而顏稱之與舊橋相去凡若干步許其制之宏麗過之人亦益稱賞羅君之爲義鄉實爲郡之大衢然其土乘賦滲濕人不止於病涉也羅君曰吾爲足之遂自其鄉之東環秀橋止于甩瑶山悉買石甃其路計凡數百丈自山之麓復跨二小橋以接郡之往來者凡此皆歙之缺典爲利物之大端羅君悉無所爲而爲之仁孰加焉義孰甚焉方今

盛明之世天下各修其職猶使得聞君之風者必皆去利就義是羅君能以道率天下舉不爲私藏以病乎公一倡百和則羅君是舉豈徒爲義也哉按羅氏之先在春秋爲附庸國屬蔡之宜城厥後徙荊之枝江因以爲氏五季時自豫章避地來歙遂爲歙人卜築於呈坎長春鄉代有顯宦又數傳至元有曰東舒翁者以文章鳴世又八傳爲今羅君而望益顯君名宸祖顯輔父顯才弟仲季紱俱能承德先世爲時聞人則君是舉蓋有所自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修撰華亭錢福書

月山路亭橋記

天下之事利於人者亦爲之於人可也然利於已者不肯爲力不足者又不能爲此天下之所以利人者每至於廢而病乎人若必有待於仁人長者而後振也如路爲人之所由亭爲人之所憩而橋則所以免人之涉三者完整而不廢

亦足以利人矣歙在黃山之南居浙上流地勢最高夷曠者少間有隙地皆禾稼之土路不能車水不能舟畜牧不得以蕃息米糧物貨之資給於外郡者又皆有負荷步運其勞也甚矣呈坎密邇黃山視郡城尤高其路北達於許村會郡城路而出于箬嶺南則潛口等處及休黟祁婺凡客于金陵淮濟而北者皆於此而經焉然其道若揚于當田之坎遇雨則泥土濘滑長青之倚山者又多礴小亂石背行者之病也有散

人者惻然于心一旦命工被其山之石爲伐之厚其犒勞之費鳩工甃砌鱗比相次使爲坦途復當路而亭使行者得以休息其在長青山者則曰長青亭乃昔程真人飛升之所其在玉茶嶺者則曰玉茶亭是皆即其地而名也由玉茶而北則西歷在有水曰普渡嘗架木以橋或有或無山水一動行者即阻散人則亦以石跨其水而橋之創亭於其首行者得以通而勞者得以憩由橋而北則吳田嶺復有吳田嶺亭之數

亭也皆以路無民居於焉而亭則行者暑可以休雨可以避與夫農之事于田疇樵之林于山谷者得以便復何有苦其危險跋涉者哉自楊于而吳田嶺二十餘里屋其亭者四石其橋者一石其路者二自非其輕財重義而有濟人利物之心者能若是乎雖然橋梁道路皆王政之所當爲也爲之者則不免勞民力傷民財斯橋也亭也路也則未嘗有干于民若散人者雖無一命之寄而惠澤及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散人者誰呈坎羅君汝聲而月山則其號也鄭莊書

報恩堂記

建祠祀像不無鬼神之依推祖及宗用爲人子之道此古人水木本源之深意示後世不忘其親之至仁者也予嘗有感於茲今適於歙之羅君汝聲有微焉君家世聚德居在歙之西呈坎鄉世所產去居之南里許有山曰南屏山山麓有觀曰隆興觀是觀也始以程真人之得道重

其祀建自唐遂邑之西五里遷自宋元時觀朱村及東山

國朝洪武初新煥之 賜額皆仍舊其地則通於呈坎長春里近觀居民凡七社歲每以真人誕辰[illegible]足而香火之於其祈感亦速歲積又傾壞無有任其力者真人有像及唐睦陽公像借寓別廟民亦不召祥故連歲告饑呈社民欲於歲輸於是汝聲卜地南屏徙自東山獨捐貲構宇凡五楹迎肖像而奉之[illegible]像西

安像以雎陽公便民之禱疾東之像所謂監生
神者便民之育生盡以待居民遠近之香火自
是神妥民安矣繼宇神之後又屋以五楹中三
楹是爲報恩堂也襟堂兩楹以道士居之汝聲
創是堂大父照輔公在生存時以勤苦力家曆
應國役至留
少委以父夫人饍食者積歲官無不辦而家無不
理又能循循然在鄉人有鬩爭者皆化之足可
以爲居民之先善今吾有是[illegible]自親之外而誰

啟於恩不忍以不報不以名是堂乎茲堂之創
後發以家田拾壹畝叁分委道士歲刈禾爲大
父忌日供饗於是堂又儀田兌畝爲觀市油以
爇燈晨夕於堂此則爲崇尚道教清虛之意也
然汝聲之是舉也其本也在孝是豈徒爲鬼神
敬哉予又聞茲觀之勝甚多惜未得一往覩因
其請以爲之記也
文華殿直大中大夫光祿正卿雲東張天駿撰

序

羅母鮑氏貞節詩序

安人姓鮑氏先達羅公士元之妻予從高祖德
叟公之女今彥智諱[illegible]之母也安人在堂夙受
教於賢父母以孝謹聞及長入羅門恭執婦道
大小安之夫在配德無違恭儉以造家未嘗少
懈所生子不育視庶二女猶己生夫卒於盛年
無子安人砥礪大節上奉舅姑下撫諸幼經紀
家政毫無失所凡士元欲爲而未就者一尊其
志不少背彥智爲上元弟士達之子時方三歲

安人以夫遺命撫爲嗣恩斯勤斯無所不至稍
有知識即教之以循規矩及長俾從明師受
學苟於其子有益雖重費不較其知大體又如
此由是彥智德性成就卓有可觀又能因遺業
之厚而益大之以成光昭之志安人教育之力
也彥智於安人受罔極之恩所以孝奉者無所
不至天之所以報施於安人者固有在於斯矣
安人存時彥智嘗請鄉先達作節婦傳又作賢
母傳又作貞節贊能詩者咸歌之或長篇或短

章所以白安人之心而表其德者亦備矣十年
前彥知賢公嘗出示是卷俾寧序其端寧以不敏
辭厥後又三四言之寧未嘗有復也去年冬又
致言曰昔母氏以大節俾家聲不墜固吾宗之
幸然鮑氏吾母所出亦有光焉吾子鮑氏後寧
之賢者其可無一言乎今年春又復言曰某今年
八十矣今衰見曾孫之無足念者惟母氏之
事實在於心恐遂先朝露而不及見吾子一言
爲遺恨矣寧於是悚然有感乃作而言曰公念

母氏至此可謂純孝人矣寧也何敢惜一辭不
以答公盛意抑孟軻氏有言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於大舜見之今公春秋又高矣在
他人則推身後是慮而公獨切切焉念於母氏
而欲表章之是誠終身之慕矣使當世大人君
子有知公者其稱公當何如嗚呼其太安人慈
德之重有以感於公而化之歟抑亦公性篤孝
所以致慕於太安人者自不能已歟是何母子
之賢也予不佞謹錄實而序之以告夫世之爲
婦爲母者聞安人之志行亦可以自省焉幸而
安常者師其賢不幸而處變者效其節使三綱
不墜而人道有光豈非風化之大益乎不特爲
婦者有所式也而凡世之爲人子者亦盡於彥
知公而有所觀感焉其必曰彥智公爲人後能
篤孝而追遠不忘如此衆人稱之君子與之又
如此天之所以報之者其福壽兩全又如此歟
孰不興起其孝乎方今
聖朝以仁孝治天下觀民風者聞之倘有采焉是
爲序崇撤鮑寧書

月山詩序

天下皆月之照山之峙也山得月而輝月因山
而清此古今騷人墨客所愛遊喜賞而侈詠焉
者也乃有見之而愈悲泣之而愈戚者則征夫
謫戍孤惸冷地不得志者之所爲也於是乎情
因景移志逐物遷當大可樂之地必有大可感
者於其間矣歙有宋儒羅仲素之賢裔汝馨者
商遊吳越間不知其幾稔忽焉停舟九山之下

見月光蕩漾水天一色執掌嘆息若不可以為
生者從者詩之請曰君其泥遊無繫人也君其
得志騁興時也此景此樂以為君獨專之而感
感如是何君汝聲曰是安足與知吾所存哉吾
有母少嘗提携月下燈織組紝時會共此月暨
長而出遊諸山之下必指秋月稱南山而祝壽
焉今已矣山與月固在也於是乎感厥明山之
諸尊府定菴寓副聞之而義為號曰月山而贈
之以詩爲和之者成卷談副憲朝宣記其事乃

山月中又添一故事也舟過蘇門登名山覩秋
月樂而不能賦適館人王清甫出此卷予亦有
陟岵之感感焉不容默為之言以發諸作者之
意華亭錢福書

壽羅君汝聲配汪孺人六旬齊壽序

歙為徽望縣故家鉅族林立輻輳其尤表表者
羅與汪也羅則昉於春秋歷唐而宋其鼻祖文
昌公同豫章先生之遷遂占籍於歙我
朝有子章子山為北平太尉太守五傳而至汝
聲好善樂施時稱長者汪則肇於唐越國公至
宋有司農少卿公者出遂光大其家繼而簪組
蟬聯於今獨盛秀鍾孺人端厚簡靜女流推讓
夫以羅汪二族門第相當汝聲孺人天作之合
得大易交相愛之義與春秋非吾偶之云是宜
其琴瑟好合增重鄉邦而衍慶於無窮也壬申
之歲如陽之月廼其夫婦初度之期厥婿汪道
彬託
南京兵部正郎朱君佐請予文以為壽君佐曾

宰其縣系重其家世而君佐又予同鄉同年所
敦厚者也奚可以辭予惟人得天地之正氣以
生至剛至大且悠久也但人□多欲之求寒暑
朝暮用無餘力則至剛者有時而餒矣見小者
之為利豆區釜鍾算無遺策則至大者有時而
欠矣剛大既失則偃蹇不振萎薾不充氣息奄
奄何以自立於世也汝聲天資明敏幼曾留心
於問學所謂操存省察之方已致其力故其為
心勇於從善欵情濟於人親疎厚薄因人而加

惠樂於用財不責效於彼遠近大小隨處而雅
仁化洽閭閻道行閭閻汝聲志有所向獨人從
而啓之汝聲事有未爲獨人相而成之在於人
者既盡係於天者豈肯舍之而他適哉中庸曰
栽者培之栽者實之厚培者氣之充大傳曰天
之所助者順也助者福之集順者行之純將見
蒼蒼之表福祿綏之神完氣固心安體舒同儕
於耆艾之域異辰屆期玳筵肆啓冠蓋繽紛婣
親戚集瑤環瑜珥蘭桂森然捧觴稱慶祝頌無

窮金璧相輝珠玉交映其樂何如夫人之處世
所願欲者富貴壽考也二者不可得兼且難期
必汝聲黃白之餘膺
朝廷冠服之榮伉儷齊年享桑梓平康之福則難
兼者得以兼難必者可以必矣繼此則申錫無
疆曰期頤曰耄耋可以馴至俟厯所由其本原
之地運用之方蓋有不依形而立不隨勢而存
與天地相爲始終人所不知而已所獨得者雖
其天質之美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至此則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宜爲士君子喜談而樂道
之矣予年方及艾而頭童齒豁脩養之方茫然
無術茲汪生之請以所見者爲文以壽因以質
諸汝聲於予所言有合與否乎抑別有其道乎
幸有以教我是爲序旹
正德龍集辛未季冬朔旦
賜進士及第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侍
講同修 國史
經筵講官兼修

皇明會典通鑑節要官永嘉王瓚書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

（宋）林光朝撰

附録一卷

（明）鄭岳輯

明正德十六年鄭岳刻本

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林光朝撰。光朝字謙之、莆田人。登隆興元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除中書舍人兼侍講、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卒。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光朝為鄭俠之壻、又從陸子正游。學問氣節、俱有自來。長朱子十六歲、朱子兄事之。其為舍人日、繳還謝廓然詞頭一事、尤為當世所稱。平生不喜著書。既沒後、其族孫同叔裒其遺文為十卷、陳宓序之。後其外孫方之泰搜求遺逸、輯為二十卷、刻於郡。陽劉克莊序之。至明代宋刊已佚、僅存鈔本。正德辛巳、光朝鄉人鄭岳擇其尤者九卷、附以遺事一卷、題曰艾軒文選、是為今本。所謂十卷二十卷者、今皆不可見。王士禛居易錄稱嘗從黃虞稷借觀其全集、憾未鈔錄、未審即此本否也。然即此本觀之、亦可見其一斑矣。舊本間有評語、蓋明林俊所附入、皆無發明、故今悉刪汰焉。

艾軒文選序

昔者孟子歿夫子之道不傳二程子歿周子之傳亦幾乎蝕矣吾家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于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

窮博而會之要約意著述東井倡道走莆士而服義之四方質夫顯道門墻者不少艾祖六經輔秦漢詩派山谷后山半山而祖之於唐檀弓穀梁後村有成論焉年五十始奏名二十四轉而至中舍平茶

寇講中庸一再爲孝宗褒奬坐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修撰知婺州提舉興國宮以卒先生長晦翁一十六歲晦翁商畧理道獨先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辯折時見於書允澤南軒於易間有

所異爲晦翁獨與其缴駁新端也東萊曰平生保任此老不負謚文節也君子謂允去今三百五十年祠久圮墓之田易數姓稱弱二孫稀落可念龍坡之爲仰止書院馮守行健雷尹孟升意也俊偕汝華

謀曰先生嘗同晦翁講道以齒則兄以道則友晦翁固道學淵源先生亦道學名派起一方而名天下稱南夫子無異詞宜並祀雷喜白之馮暨貳暨大巡宣司監司督學議可並祀二先生侍以莆高弟子而複梓其文以傳噫先生亦再遇矣昔祠之立也以元仲行健元仲非歟梓文巖仲伯紀也孟升二君子非歟扶衰竟事郡大夫葉共爲之先生名光朝字謙之正德辛巳族孫見素俊書于雲莊青野

艾軒先生文集舊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慾然歿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亾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王旨嘉嘆擢寘近侍出使入朝徇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從子成季裒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孫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十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宓顧惟愚陋安測宏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宓於先生之文亦云年月日陳宓謹序

又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中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

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將爲中書舍人中批其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决不奉詔改後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多以晩節爲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虖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晩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着不去爲李嶠爲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藩爲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纔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鍇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慨然成之余二天父實畢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後村劉克莊序

鄱陽刊艾軒集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者再世網山樂軒二師又皆以窮死先生生平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身歿五十年未有全藁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外諸孫也每相與扼腕此事壬辰成進士南還余別之橐征曰太史公遺書今責在暘輝矣巖仲歸而求之凡數年方克集刊于莆而四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鄱過象山友入湯君伯紀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饒之餘干宿相嶺有鄉耆儒李恕軒名輿宗者嘗侍先生談一夕至今吾里能傳艾軒之言若以公之書鋟之鄱邦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成將誌以歲月因思日者聞於吾師樂軒曰網山盛年挾冊從師四方率以不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夢網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事先生餘三十年王融陳叔盥少從先生於紅泉一日出揖客其容赭然先生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叔盥悟而自戶遂以行義名叔盥受詩於先生嘗與樂軒讀國風於古寺吟諷累夕餓而至采蘋

掩卷泣頫得中庸之旨叔盥喜以告綱山綱山遂以艅軒見先生曰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於元潔猶信吾詩不亾矣其遺言若此者皆夫傳又曰先生初補上庠嘗就月試考官夜得其文聚同列以笑少司成陳少南旦許之其曰非謔也卷有數語誠可哂索而視盖業以兵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㖏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户下爲虎嘯狐鳴則其喙如窒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寘首選長牋曰已得一人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居人下不然筆點之語頗侵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生聞而嘆曰甚矣知己之難棄其籍而歸一意聚徒講道不復試成均者十餘年年五十始以鄉書免擢第其遺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子於經於道超悟獨得若此與孔顔旦暮之遇於數千年因華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茲茲宇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人物嗚呼惜哉淳祐十年歲次庚戌良月朔後學三山林希逸書于鳳遊堂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類

五言古風

艾翁不但道學倡莆詩亦莆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稱工源厚不及也翁錢叔子之流族孫俊

送別湖北漕李秘監仁甫

文字耶煙雲過眼徒浩〃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老子雲客長安陳迹如一掃同叔向來人我生苦不早亦聞青城山斯翁爲有道崖塘不可上秋夢長顛倒白日未西崑一見自應好繼譯百代前至竟非枯槁多爲開口笑明月生懷抱黃鶴有高樓悅如事幽討探[illegible]道州聽言下下考周南勿留滯掇拾供史藁分手重臨岐辛瑞瑛衆所寶十日不得面何爲太草

送別姚國傳知虔州分韻得綠字

銅盤白露下松桂淨如沐要被菊花團西風吹醽醁長安多別離此别苦不足人物如史君容易等潘陸一自海東頭清風起流俗館下欲何言聯翩如破竹功名不徒尔無乃相迫逐夔日[illegible]延英行矣公勿卜掄鰲煙雨前寒光貫崖腹大叫出銀甕

邂逅聚百族要稷三月糧所厭惟一匊幸心忽開
張何曾畏笑謬單父勿長吁來者猶可續道旁有
抵璧天下輕結綠一夕洲渚言令我沉心曲

代陳季若上倉使

大塊始開鑿媧皇為補天天平雷雨正后稷誨之
田大浸十二歲流金復七年幸哉堯湯民以手摩
撫然祖丘厓焰起森俗相焚煎官租奪以半飽食
何所繇自從漢道昌斂朴乃其先初開常平議聚
粟如淵泉年登穀價賤散以大農錢旱潦或艱食
用之如轉圜悠悠百王心皎皎三代前井田日以

壞此法當廢鑴公侯希世珍秀色媚長川官學有
根株頌詩三百篇風土無隱情是為大夫賢樽飲
喃齋手當食長亦憐江東百萬戶彫俗生春妍待
飾陶嶺初有如病者痊劉晏取予術夷吾輕重權
義倉有粟腐物價敢喧闐斯助阜民政南風吹五
絃晝日公侯門客車動百千下吏走塵土從容覘
執鞭豈不隨吹噓譬彼乘風船長技非卓曾主德
奚由宣松竹伴孤吟敢懷歲月遷終酬國士知未
甘長棄捐

七言古

石渠行送別福建參議李著作器之

我來石渠五十六雙鬢如蓬腹本曲豈為健筆有
徐庾自數來時六十五誰解辛苦續子虛長安有
客四十餘已成老翁不肯去青藜當戶夜讀書東
觀丈人起遐想無為歲月空踟躕去作諸侯老賓
客可無綠水兼紅蕖我家東下幾百里釣艓一曲
清無滓草堂為築荔枝斜濯錦江頭有如是子思
子方道為尊南國佳人如秋雲不知公侯有朱箔
要問常州李著作

貢中行奉寄臨邛守宇文郎中（看此老精傳篆宕）

銅駝陌上生秋草前者刻石今如掃僅邊半紙半
模糊下牀三日成悲惱蒼史萌芽何可見要從筆
意生秦漢欲將奇字問何人所守一家如小篆是
中變幻隨形模鐘鑄鼎鬲匜盤盂如何兩京到魏
晉楷盡蒼崖惟此書即今原隸見顛末仍於畫上
分錙銖燕然有年固可紀筆勢豈得先黃初中郎
袖手欲無作正始不逮況其餘幸哉一見俱抵掌
翩翩如反古石渠且說金陵佛屋何年燈晉分隋
張猶青熒忽聽荒雞還自起貢中之刻不徒爾

鞭春行（說到何處去北老當刑懶能拘檢）

轆轤背寒四雀飲江梅落蛀兎脚肥枯腸一夜雷雙轂眼光吹上蝦蟆衣岩腹新晴山鬼哭女媧墳外春風帰斓村紙簾大如席拆拆藜杖金雀飛

凝頑不識字歌許叔節来詩有此句因以名篇

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磨復如蟻一如人嚼蠟而不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年頭月尾無一是咄咄癡頑不識字見君詩舌如鐵愧我爲人師怪怪奇奇如懸崖萬仞龍盤古樹枝又如生馬不施鞚而馳又如錦苔封漫峴山千年墮淚碑又如玉關客血上老犀衣盧同孟郊骨已朽眼睛頭顱何人相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来春風入我牖便覺岩前草木件件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雜字

乞竹雞 自是衆澍

竦籬短短花枝關鳩婦不鳴天雨寒鳩婦離家三百日亦有姉妹依故山黄粮不肯啄欲去羽衣殘主人一見一憐汝抱取東家竹雞来戲聚孤村落日不相識各各哀鳴求其主雨鳥勿驚遽低頭聽我語鳩婦入我家必殺入我口牀頭瓶罌無餘粒養汝一到十日後東堂數竹夾新蹊兒童罕落惟愛一竹雞堂心有習共飢則哺其泥主人緣窻安淨几丹碧相依安用此竹雞竹雞慎勿傍人飛我屋三間況白蟻

冬至

橫枝凍雀昨夜死水底黏魚吹不起小伶切玉孤鳳毯九寸之管傳生意舜雩山下逢丈人植杖無語空逡巡再拜丈人欲識桑麻生長力鬼蝶翻覆梅花春我於萬物亦一物何時春風到肌骨空山鈇鎬年月深一語不破天地心

徐廣文生朝

盤古一笑鴻濛開神馬負圖從天来八卦旋轉六十四黄鐘是爲元氣胎雷斧未動百泉縮江上早見春風回況當九日得陽數太白之精隨斗魁徐卿有子何絶奇熊羆驚夢初得之珠庭犀角照宇宙清飈忽忽生桂枝筆落猶如千鈞弩異科暫失韓吏部絳帳初隨吾道東遂令小邦變齊魯孔席豈是三年淹蓬萊畫閣舖牙籤他年欲數中書考再拜祝公長不老

五言律

丞相特進觀文南陽公挽詞

一相頻虛位千齡要實才廟謨從此定邊鎖未應開東閣嘗先到西州重一哀傳家惟儉德何處著樓臺

吏部尚書林公梅卿挽詞

百紙梅花賦聲名出渚東向來惟李賀勝處是揚雄逸屋看書帶逢人說刺桐尚書舊時履只合步春風

挽桂林戴別乘敦常

杖屨何年別杉松古道旁城山秋月盡南嶺暮雲長古調愁難合孤根幸勿傷欲將數行淚重至鄭公鄉

挽方天眖

長者雖云歿流風尚爾存宗盟修里巷家法在兒孫馬鬣迷新壟鳩枝戀故園年年春色好錦障為誰翻

五言排律

東宮生日六首

壬辰

北闕雲[illegible]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仙掌傍晴[illegible]陽鳴鳳朝儀趁彩虹黃麾初入仗青桂自成叢[illegible]後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日擊彝畫自心通慈燕來三殿驩誼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豐奕奕還嘉祐綵綵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

癸巳

[illegible]代[illegible]源遠高秋寶月前神光浮蜀道瑞氣貫秦[illegible]如[illegible]金莖若箇邊龍樓清晝出鶴禁彩[illegible]連外見衣冠[illegible]旁開道德淵重爻分九六曲禮

盡二千歲閏緣長曆霜清欲上弦每看襟樂日已入夢熊羆沆瀣通三殿笙鸞共一天東明到西極作頌自年年

甲午

仙掌秋容媚銅樓曉色遲猗蘭成漢殿苞竹入周詩鼎卜卿雲合郊祺彩仗移隆興乾道日建武永平時詹事開新府長秋綴舊儀禮經猶下問易道本生知世子家為法文王我所師誕彌重海潤清賞一天慈九月黃金藥千齡白玉卮進開三殿喜高頌走天涯

乙亥 長律至數篇而錯愈盛足何待 博洽

應律隨鄒雅旋杓建戌方前星迎霽色重日曜宸光笙管青霄外宮庭碧玉傍本支周道盛羽翼漢圖昌左右人皆正刑名學未遑編年聽司馬說禮侍高堂天樂來三殿人心繫八荒黃華秋更媚皓月閏偏長清賞新奎壁承華舊典章維熊千歲祝英略似君王

丙申

正氣來嵩岱祥光集斗牛青葱開玉宇髣髴見銅樓盤錯歸三輔沉潛在九疇有光文字舘仍繫帝

王州鐘鼓于胥樂笙鸞獨上浮清臺天似水甲觀月如鉤屢拜椒花久長逢桂葉秋孝思唯繼舜家法要從周賦爲遊麟作官因洗馬留頤同眉壽祝使者敢停輈

丁酉

儼掌精煙外龍樓曉日傍漢圖元自定周曆一何長胄席緣三老奎文在六章高禖曾鬱鬱喬桂自蒼蒼冠屨來儲禁規模出上方名官分庶子說禮繼高堂變彼黃花月依然碧玉墻至尊飛壽斝太上引天香景運千齡協先秋九日涼銅乘供帳少儉德似君王

七言律

次韻奉酬趙校書子直

鴈塔新題墨未乾去年燈火向秋闌趣看天祿青藜杖怕着王孫紫綺冠好在三山尋浩渺何如一紙問平安觚稜放月無人到玉糝初成許共餐

次韻呈胡侍郎邦衡 并引

某竊觀侍講侍郎先生大書着作之庭其形摹濫觴發於小篆豈八分未出已有此書又蒙傳示銀杏兼簡之

什謹次韻奉和

胡澹菴詩頭白經筵思漢鼎〻末路我何堪八年還作王堂集一〻笑貟漢銀杏談敢說舊書義聶北聊因鱗乳詠周南梅開更得珠園去紅粟寒稍試一探

聲教從今已遠覃翩翩作者問誰堪石經猶有中郎蔡金匱曾誇太史談至竟銀鉤并鐵畫相傳海北到天南諸生考古顛渾白禹穴何時更許探

九日同出眞珠園再用前韻

来自清源葛已覃君王問獵我猶堪百年耆舊如重見九日登臨得縱談才子不知汾水上仙人長

在大江南明珠照夜應無數要是層波更好探

送別傅郎中安道持節閩中

忽然鄉思若爲收莫到三茅最上頭二月東甌看
負弩一天南蕩想行舟過家上冢從今數落絮飛
花合晝符料得甘泉來奏計定應前席莫遲留

八月十五日道出南昌寄龔帥實之兼呈
程泰之劉文潛二漕

來應雙斗即塵埃似此衣冠得幾回國子先生還
並駕洪都新府却重開再三爲問滕王閣第一須
登孺子臺定向此中脩亂事江邊不道故人來

閏月九日登越王臺次韻經略敷文所寄
詩

閑陪小隊出山椒爲有吳歌雜楚謠縱道菊花如
昨日要看湯餅作三朝千重嶺海供橫槊一帶風
煙聽采樵憑仗折衝如此好不應東去更來軺

再次前韻

却趁秋旻別九韶扶胥直下聽風謡瀾翻對酒還
終夕火急催詩在詰朝南國更逢陶令菊西江莫
狎楚人樵自應幕下文書少節制如今屬漢軺

前歲過眞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

遽分手偶成長句以志兩處山川人物之
勝亦少慰别來耿耿耳

秋崖一夕卷炎蒸那更揮斤爲斲冰碧落舊尋燒
藥竈白芒長對讀書燈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
層向上層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送別奉常林史君黄中易守延平

去時胡不到瓜時上日多應柳絮飛臥轍只緣滕
壤少懷章須要越人肥三千儀禮非綿蕝五十行
春尚絲衣莫愛傳經似齊魯石渠長是待公歸

枕疾逾旬參丞相訪問仍辱寵示名篇輒

搜枯腸次嚴韻以塞來使

陳正獻詩走筆題詩問起居近來導引復何如從數兩鬢霜無數却要三日火有餘示病想同學詰病讀書還書子雲書梅霖十日宜高奕試其登懝一谿舒

丞相嚴裝似燕居爲憐消渴到相如病多得艾三
年遠歌雜成琴十日餘綠野忽傳春草句白頭還
對朶雲書若爲追逐園林勝百轉愁腸亦少舒

次韻賀丘國鎭致仕

桃花流水是家鄉洛下才名四十強自有赤松堪
辟穀那能白首更爲郎案頭貝葉忘言久江上叢

蕘引興長解后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芹齋詩 并引

往時從林刪定時隱為招提之集語
其以吾於九仙作見一菴丘壑之念
未嘗一日去心比掛冠得請又欣然
相語曰吾將作屋數間老於芹下吾
老矣從此皆空閑日子所未能忘書
卷一事耳吳興別乘代者以期告而
公有是舉壯矣哉夾際唱酬之什皆
一時願者於其最後也作芹齋詩

翁夾衆詩千載青雲去不留何人游伴去松游乞餘官冗散歸日告
老須臨老盡頭元亮田園何真有子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
省掛却朝冠便自由方上字次韻郡侯牽挽政難留六
十年來未倦遊至見眼高無俗韻不因人喚始回頭二湖白鳥鱗旗
熟塵土為鞭心少休可笑山翁癖求已欲成便隱更何由

春風芹下足遲留白鳥平田憶舊遊說盡軒裳還
過眼讀殘書卷復從頭偶逢隱几何須問不到投
簪便擬休平世聲名如皦日欲將何地置巢由

奉題游洋張明府流香亭時以薦章數下
涉秋月馬首且欲西矣因以寄意云

封題青李數緋桃處分園林意自豪旋出篇章陪
樂府更憑花木續離騷酴醾架下提春榼薝蔔林
中滴夜槽却是秋風生馬耳未應老大笑牛刀

送別陳侍郎應求知泉州 并引

其竊觀蔡公侍郎嘗大書於洛陽橋
之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彷彿
為同日事也其送別到惠安道中因
以賦詩云

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杯酒開
雲榭一樣官銜過洛陽我亦携家緣送客誰能掃

地自焚香野橋衢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傅史君安道再有治莆之命取道城外還
泉南得來書云已出十里

何事風流舊史君江邊聽說下朱幡逢迎要問予
津郎伴擬來呼埒澤門竹馬已喧明月浦髯叟却
出杏花村不知錦焚流傳徧欲愈頭風好細論

挽李制幹子機

千金治產似孫吳珠箔銀舡只自如問我江風當
夕起數他極浦落帆初自知汗簡今千軸更說朱
扉有幾株赤壁當年遇黃蓋周郎何惜借吹噓

文字紛〻更問兵秋燈束髮尚青熒便令三子成
門戶却許諸孫說興刑隅水忽傳朝露由行人長數
夕陽亭河東健筆惟諸薛梅子崗邊爲勒銘

七言絶句

別方次雲

姑蘇臺上姑蘇舘共說南山竹火爐湖上相逢又
相別不知何處説姑蘇

代陳季若上張帥

一樣官儀漢代新參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
冠地桐栢山前潑水春

長陪絲仗下邊來萬歲聲中霽色開自是北門須
臥護雙旌迢遞日邊來

柳堤九曲暗青絲盡戟叢中畫影遲傳說姑蘇新
樂府紙緣太守例能詩

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
絶因以自喻

脩水佳人白玉欄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
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

莫怪騷人太頡頏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
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吳容州仲一挽詞

竹壓繩橋白有村牛山蕭笛不堪聞碑前更問何
年月爲借塔州舊使君

挽方通判良翰

樓櫓千重鐵作門不堪聚米更重論居延歲月那
相似一聽悲歌一斷魂

得錢終日走燕寺抱膝經年動越吟想得長安西
望眼只應黃鵠見歸心

達者淵明自挽歌新墳數尺奈愁何雞林賈客無
從問收拾篇章有幾多

九死窮廬我未甘後來勿使隴西慚明時節義多
傳述柱下何人是老聃

挽林通判德溥

豈爲長者畏時名梁楚何從得此聲只隔螺江衣
帶水白應別駕舊廉平

噫嗚雙柩出平川五月黃梅欲雨天長愧江南徐
孺子隻雞斗酒是何年

吳徐刪定德襄

脩文巷裏莫春前欲上樊亭問客船忽有短牋無
寄處漁梁却在淚痕邊

忽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回驚起何波理
殘夢十年燈火上心來

哭伯兄鵲山處士萬里曲

竊覩之近古達顯者則歌薤露又有蒿
里之曲施諸閭巷乃取鵲山號哭之聲
作是曲

殘雲衰草趂人愁生即幽欒死便休悲泣聲中栽
此曲雖啾山外鵲山頭
長記藜跡發問初翩翩出語自無餘斯翁胞腹平
如水不在塵埃數卷書

桐棺三寸更何疑却取江楓短作碑惟有一般蒿
里曲長簫欲斷更教吹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奏狀劄子

丁亥登對劄子

臣聞六籍之言可通於萬世百王之事如出於一轍今載之六籍散之傳記是皆百王之迹故號爲儒生者必窺其大略而可以獻之旒扆之前也陛下以天縱之聖而有此日新之德猶且望下風者常若不及况田野空乏之人未嘗歷他事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是豈陛下之所厭聞也然臣之所知者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百王之事如出一轍

者蓋謂唐虞三代之事何其綏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馬之力常若有餘即馳驟先後唯吾意之所存耳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治水至於十有三年之久夫排淮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其德爲甚大而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且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人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爲同者一歸於寬通簡易之道耳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其視百王

如一日肆陛下臨御以來求治爲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忠厚之俗此不待更張而天下自定也然而凡欲進說者往々引漢宣帝以爲喻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之道雜用之此宣帝之所由失也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爲聽合天下之目以爲視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視聽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聽監別爲太精隄防爲太甚號令爲太煩刑辟爲太峻臣雖愚瞽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崇尚寬簡之風使天下之

人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遠近流聞知上所好則百王之轍迹爲不遠也取進止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積躬臣竊見沈瀛昨爲樞密院編修官懦而無立惟知干進爲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知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更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狡險且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爲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爲浮躁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臣昨蒙陛下記錄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賞緣從橐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

行若畏禍忍耻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爲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爲能吏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杜來讒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爲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

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入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令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己丑擬上殿劄子

臣聞天子耕籍田而親為是耒耜三推之事而天下不以為怍以民食為甚重雖天子之貴亦欲知夫稼穡所從來也至於大蒐大閱教之以擊刺先後之法豈不以人命為至重然其他則百官有司之事非天子所當身嘗足歷也天乃錫王勇知表正萬邦湯有是勇智而其用之也為甚大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武王赫然一怒而其用也為甚大有天下者當求其遠者大者則無過舉之患文帝在漢汲汲然以養民為意其通和戎狄未嘗不欲守高皇之約然謂其無寢食之頃不在李牧則文帝所以自處者固已卓然矣史臣謂其遂躬戎服御鞍馬此亦不得已而後起耳文帝從事於鞍馬之末在當時已誇張其事謂文帝從何遽有是舉也文帝之於鞍馬惟見之於一時不聞帝之用武欲習其事弋綈革舃罷露臺白金之費皆一二書之是文帝之御鞍馬適所當然者耳側聞太祖皇帝有獻手撾者太祖謂無以異於常撾而獻之何也曰陛下試引其端蓋有韜刃在其中可以為緩急之用太祖擲之於地曰我何用此為當彼時此物固足恃乎

太祖之於天下可謂得其遠者大者此遠近震疊而莫測其所以然也臣竊聽陛下有意於用武者於馳騁之數弓矢之技且至親歷而習知之豈欲以是鼓舞群動而使人知陛下意之所鄉何但文帝御鞍馬於一日之間也臣妄意以為帝王之道垂之六籍所謂御戎之要陛下蓋亦熟究之矣項羽謂劒一敵人不足學學萬人敵拔山扛鼎之人且不肯為一夫之敵陛下以寬仁之度道德之威而每每以是說為不可已此亦臣求其說而未喻也開元之初講武於驪山軍容之盛近代所未見

陛下試思開元之時禮明樂備邊陲不聞豈緣一
講武而可以至此乎草澤之臣一日言天下事當
有次第豈容輒及此然而得一見天子亦人臣希
闊之事此而不言過此即無時矣謹昧死上陳惟
陛下赦其狂愚而取其惓惓之意焉取進止

表狀

禮部代宰臣已下謝冬衣表

十年漢陛此為觀禮之時七月豳風蓋取授衣之
候服焉而拜懼若弗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懋集
德其允懷儉寶弗替文王之卑服敢安舜帝之袗

衣其視群工乃如一體謂昨者已陳於土鼓而有
司宜及於功裘在成周盛時惟止於諸大夫而上
若建隆定制且逮乎百執事之間有雨露之沾濡
何草木之區別臣等敢不究蠶繅之所本識機杼
之由来盡乃自公敢廢素絲之守憂其不稱庶逃
赤芾之譏

德壽宮賀雪表

熈然比屋盡出堯仁瞻彼同雲更符周雅固亦欣
欣而有慶曾何蕩蕩以能名中賀恭惟光堯壽聖
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叙在九疇功成三紀有

重華而協于帝宜大德而得其名嘗事親於去宮
之中物無疵癘乃問道於空同之上民自吉康然
歲有上熟下熟之不齊而地以近郊遠郊之相去
雰霏所集鼓舞則同是為正觀之風常若放勛之
日臣等敢不鋪張景象模寫太初將卜豐年於民
情而可見莫裨元化在帝力以何知

謝雪宴表

驗豐年於積雪預述休祥拜賡燕於中臺備陳禮
樂奚取變調之效莫知慈惠之酬中謝恭惟皇帝
陛下禮必從宜事惟飾喜於鼓琴吹笙之日殆輕

徭薄賦之年有穆舜鄰聿頒鎬飲矚斯霙而翼翼
于彼同雲從爾醉之厭厭莫如湛露第知多上之
賜其敢貪天之功臣等敢不斟酌舊章導迎和氣
有梁苑逡巡之作何補盛時得周人霡霂之謳乃
勝禮飲

皇太子尹京謝賜曆日表

國章布始事莫重於人時歲琯求中法蓋先於天
邑仰承頒朔且喜同文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行夏之時循堯之道驗有年於長曆歸
閏月於孟陬獨乘四氣之端上接百王之緒裁為

時令在太初三統之間施及侯封自京兆萬年而下顧兹考定孰不順成臣日至寢門時稽象魏問安視膳亦惟子職之脩東作西成尚或男邦之唱

廣西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昨准誥命除臣直顯謨閣權發遣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塡周自強召赴行在闕臣已於本月二十五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膠庠貳職莫稗長育之方嶺海一封敢負平反之寄駐風烟於漢節見父老於秦城誤竊寵榮倍增震懼中謝伏念臣起家單遠爲學闊踈有十上舉子之勞而兩從公車之召摧頹晚節塵汚華途由承明著作之庭掌胄子詩書之教增員史館周非叙事之長進讀儲闈莫盡承華之要蓋謂技窮而欲去乃復用過其所能延閣增華外臺改觀屬陛辭於咫尺宥天語之丁寧以是憂深莫知才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威惟禁暴德本好生其在惻怛之懷不遠要荒之服況交阯日南之遺壤乃桂林象郡之故封楚越同聲蠻徑雜處恐或驚騷而生事是以選擇而使臣臣敢不顧念鮮民助成中興每視鼠牙雀角之細嘗在蜂窠蟻穴之間處此西偏是爲伏波

之故道明于南國有如召伯之甘棠惟尚論於古人庶少酬於今日

西易廣東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近准誥命除臣依前直顯謨閣權發遣廣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塡鄭丙闕臣已於三月初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銜命觀風當郡縣因循之後蒙恩易地屬詔條宣布之初祗荷曲成第令交戰中謝伏念臣學術最短賦分甚奇壯而欲行則陸沉於場屋老之將至乃塵汚於班行進叨冠帶園橋之榮退冒禮樂皇華之寵昇之延閣付以祥刑甫乘傳而一行旋感恩而再易鄰方告糴人未食新田野無所蓋藏盜賊爲之出沒謂天之覆下何遠近之或殊而臣之事君惟東西之所命尚虞虛薄曷副使令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本好生治斯從欲網疏舊俗要從寬大之文器使群才用廣哀矜之意臣敢不自竭駑鈍仰體丁寧民物凋罷得以聞於九重之上朝廷欽恤庶幾行乎百粵之間

辭免中書舍人表狀

臣伏准省劄備奉今月九日聖旨除臣試中書舍

人曰下供職者竊以朝廷莫重於論思獻納之臣典章莫難於潤色討論之事動關治具精柬時髦必求體要之全乃備贊書之選伏念臣初緣孤學久汙華途叨貳儒宮每愧陽城直諒之性叅遊儲禁籞陪綺李高邈之風得爲乘傳而行敢望予環之召悉由獨斷奚藉先容屬際大昕之朝偶先群老之席命析九經之奧叅榮增三品之服章欲窮本舌駑鈍而玆然曾謂玉音褒論而及此寵頒綸旨冒處禁垣載懷非據之慚蓋動旣衰之戒文章蓋主乎氣而臣涉桑榆之景則正氣已索訓辭欲近乎雅而臣抱山林之學則大雅或虧仰祈容聦之私亟使含萌之逹收還成渙改畀異能庶無速於煩言獲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策問

策問二十首

問昔者明王之作爲器物也所以寓軌則而傳諸其久遠也桃人爲劒鳧氏爲鍾旊人爲簋梓人爲簨虡其輕重細大圜銳廣狹各有定制雖數千百年之後禮樂變易典章殘缺幸而得其一器一物於頹垣敗壠之間則權量百度皆可以類求也今之禮家有周官有儀禮有小戴記其章句訓義又有王肅馬融鄭康成之學然天下之言禮者往往得之於章句而古人制作未必能盡曉也是以禮典器物又必按圖而後有定議按圖而言禮者有數家聶氏最爲後出然而至今獨傳也聶氏之傳考之三禮其亦無所繆者乎我國家承平日久崇觀以來天不愛寶古物畢見今以秘閣內藏所傳之器較之聶氏其間大有不合者如爵之制如象尊牛鼎之制其或得或失不必論也敢問圖之所缺如庚鼎辛鼎何以辨其爲夏商之器也小敦之飾或耳爲饕餮足爲蚩尤中尊之飾或環頸以山而其腹文如龍蛇蟠虬之狀此又何物也有蘇彝

有旅簋有旅鼎此其義又何也器物之銘或丁或乙或十有四月或十月九月此其日月之例又何也其他若尊彝帶鉤體制不一又何其多變也秦權漢洗得之以象求之於文而此數事獨不可知乎明天子繼志述事其禮典器物有得於三王制作之妙下至州縣春秋釋奠簠簋鑄罍之度皆約古而一新之諸君試以祕閣內藏所摸之器考之二禮其於聶氏得失爲如何

問周人之祭天也其法爲甚詳日月星辰寒暑水旱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載之祀典可考而知獨太一之祭闕然無聞起一時稽古禮文之事猶或有所未備乎夫太一天之貴神五帝太一之佐也考之乾象其位在中宮天一之南蓋主役十六相知夫休咎所至之國也楚之九歌有東皇太一無乃祀事發源乎此也漢興且百年立其祠於長安而祭以太牢唐人述九宮之神以爲大祀至於秉輿親饗之我國家開太平之基緒嗣無疆之歷服三代之典莫不燕修百神之祀於斯咸秩況太一五福之應次於昊天上帝是宜咸平祥符之間有司之所議獨備於前古也主上討論舊典繼述先猷嚴恭寅畏應天以實比年復修太一祠於鬱𨇾行幸之地有以見安寢刑措物阜民康五福所應甚於影響也敢問九宮之說起於何書太一之行下臨八卦而始終於坎離其詳可得聞乎所歷一宮凡四十有五年大率二百二十有五年而還息於中宮推以前代歷法其雨暘休咎之應又如何也其他如禮神之玉宮室之度壇壝之制與夫近世損益同異之說幸併言之若曰曲臺之議非所敢知則亦何貴於學禮者

問古之有大功德於天下者必紀之竹帛銘之彝鼎播之聲詩而載之祀典以示後世子孫不敢忘也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自鄉遂達於邦國莫不有社稷之祭三代以還未之或變也韓愈嘗論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雖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者虞夏商周國必有學學必有祀事所謂有司行事於先師先聖四代之學何者爲先師先聖反不若句龍棄其名稱曉然可知也漢儒之說謂唐虞有中伯夷周有

周公嘗有孔子又不知何所據而爲是說也四時之制其大約有三曰釋奠曰釋菜曰釋幣考之禮典釋奠有六釋菜有三釋幣惟一而已然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以幣則四時常奠其用幣否乎始立學以幣而與祭又用幣謂釋幣惟一者於義恐未安也諸君從事於俎豆之日久矣試言四代祀事與夫三者輕重詳略之辨如何

問周人之積累有所謂家法者故抗其家法於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乃如是武王帥而行之即文

王是已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恭惟主上崇儒稽古比隆有周乃正月丙戌有旨令由重議禮者草皇太子齒胄之儀師道有光聞者興起猗歟盛哉此化民成俗所由來也是宜招諸生而告之夫俎豆之事習之旣久則辨之宜悉古者教世子皆於東序即夏后氏之學也又謂學禮於商人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又謂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是特指四郊之學也至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與焉又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如是數者所以教世子也將合之以四時又何偶然不相合也正觀之初太常掌故嘗更定吉禮爲六十一篇增以皇太子入學數條當代之事或從而損益若皇太子釋奠即自爲獻祭酒若司業爲二獻其或二獻更用胄子是開元禮視正觀又有所增益今儀註未定縱言及於此當必有引經援古稱先王以爲對者幸毋勦說毋雷同

問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因人心而爲禮樂雖有

一代損益之制而無諸家異同之說自秦人變古漢興以禮學名家者有高堂生有大小戴氏至於樂律一事則其說雜然不可齊有知其本原盖亦寡矣夫六同六律所以合四時陰陽之聲四時得其序然後無愆陽伏陰之變中氣旣正則中聲可求中聲一定則清濁疾徐抑揚高下之節莫不以類應是以神瞽作樂必於太平極治之世者所以考中聲也律之有五聲猶射之於鵠其差或以毫釐則其失或在於尋丈之外甚哉中聲之難曉也世之言樂律者往往泥常習故以黃鍾一籥之黍

積而爲尺則齟齬不合於是乎以指尺定律指尺不足據又從而模倣古人器物長短闊狹之度然而終亦不可用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十二律旋相爲宮則六十律也加之以二變則八十四調也十二律皆左旋以八八爲位五聲加以二變者數之所窮不可增損也其後有爲六十律者蓋得之於旋相爲宮之法又其最後則爲三百六十律識者謂三百六十律所以發古人之蘊而深詆六十律之步十二律之爲六十猶八卦之爲六十四也六十律之爲三百六十猶六十四卦之變

而爲四千九十有六也先後述作同出一軌而其予奪異同如此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司馬遷世爲太史其於律歷之學必有所傳遷謂黄鍾長八寸七分林鍾長五寸七分太簇長九寸七分是三律所闕者皆三分班固謂黄鍾林鍾太簇律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又遷所言律呂相生之次陽下生陰陰上生陽陰陽相離而盈縮之數不可亂也淮南王安京房馬融鄭康成蔡邕之徒皆以蕤賓爲重上生呂不韋春秋則以大呂爲重上生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仰惟國家稽古禮

文之事炳焉可述比年嘗作景鍾以郊祀上帝夫景鍾者黄鍾之所自出也黄鍾者十二律之所自出也太常考制度必有一定之說諸君試辨古之言律者得失安在亦其庶幾於國論有所合也

問三百篇之詩而繫之以國風雅頌猶天之有二十八舍地之有五嶽四瀆也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魯人爲之歌風歌大雅小雅歌頌當是時夫子尚幼是國風雅頌季札已能辨之不待刪削而後定也吾夫子自衛反魯其有功於雅頌者不過去其淫哇訛複害於詩者爾六籍不幸而至於章句

殘缺學者不能通其說則必歸之於秦火詩與易遭秦火而不滅者易以卜筮詩以野人閭巷之所傳故也惜哉漢之初聲詩猶有存者一時用事之人非販繒之徒則刀筆之吏曾不聞以樂律爲意者其有一二可書之事是亦出於偶然者逮夫武宣之世乃命禮官考制度開藏書之府設協律之官先代之微聲古人之遺器中僨而起幾絕而續是以芝房寶鼎白麟之歌凡十有九章薦之於郊丘及所作安世歌凡十有七章用之於宗廟魏晋宋齊梁陳周隋沿革損益雖或不同然源流所出

如國風雅頌可以支分而派別也如晉有夕牲及迎送神饗神之歌齊有雩祭藉田之歌隋有蜡祭先農朝日夕月之歌或爲十二雅或爲十二和或爲十二成或爲十二順此歷代用之於天神人鬼地祇而不可雜也其外又有鐃歌有橫吹曲今所存者鐃歌二十二曲而其四曲無傳橫吹舊有二十八章自魏晉以來已不復存如朱鷺如戰城南張籍李白嘗有是作此鐃歌詞也如入關如出塞張祜杜甫嘗有是作此橫吹曲也其外又有相和三調皆周人房中所作之樂也如長歌如燕歌此

平調也如苦寒如秋胡此清調也如公無渡河如飲馬長城窟此瑟調也三調之變又有所謂清商樂者如巴渝明君白鳩白紵之屬是也隋有七部唐有十部而獨以清商爲中土正聲也仰惟主上纂累聖之洪圖修百王之逸典功成治定樂律畢陳今太常所用求之於歷代其損益可知也周人有燕樂縵樂三百篇之詩其亦用之於燕樂縵樂者乎然而九德之歌九夏之奏貍首之節與夫豳雅豳頌皆曉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則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貍首則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然豳一國之事不容有所謂雅者周公之所載仲尼獨闕而不取者又何耶如黃雀四曲此漢鐃歌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後世作者或雜之於三調無乃三調之於鼓吹清商之於三調同出一本者乎如元結所作五莖六英皮日休所作王夏肆夏此可以用之於郊廟燕射也王維有平戎辭陸龜蒙有雙吹管皮日休有農父謡元稹白居易有馴犀法曲若此數者其在樂府當何所隸也願併聞其說

問姓氏之學隨世論次非盡見天下圖牒有不可

爲者太史公網羅百代而質之故老所言黃帝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夏后氏爲帝高陽之孫契之爲商稷之爲周又皆出於帝嚳姒氏之別而斟尋有扈費氏杞氏所由出也子姓之別而空桐目夷來氏雉氏所由出也至於宗姬之盛則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公之嗣子三代所傳在黃帝爲後裔其亦果如太史公之說乎自秦漢以來官進之塗非由世祿門閥特起衣冠雜出有指霍子孟爲黃帝子孫閭巷之人未必以爲然者及永嘉之變錙銖清濁不可復知山東舊望以門族相高唐初

為甚盛其有以父子居相位者或至累世屢顯者裴氏為冠劉氏次之而河南劉氏不與馬杜氏則有京兆襄陽之別李氏則有隴西趙郡之別王氏則有太原河東之別張氏則有馮翊中山之別崔氏為相多至二十三人而其別則有十也元和中有為姓纂者以四聲隸之或以國或以邑或以官或以地或以謚或以王父或取其更定或由於義起也如司馬夏侯則複姓也然又有代北關西百濟西竺之別或三言或四言試即其類例或中或否者於太史公為如何

問明刑以弼教先王之善經也修德以弭變天下之要道也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疾痛疵癘悲愁轉徙一或不知則傷吾之慈況所謂旱乾水溢之變乎先王之用刑也盡心焉耳輕重出入約之於吾心又烏往而不合哉其次則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是去古未遠也又其次則謂律令已定而愚民所知辟此去古道為已遠所以抱書而長想也雖然此特檢約之具耳明王聖帝其所以爽心者不汲汲在是也文帝之世天下新去湯火而帝摩拊之且不暇時則有張釋之為廷尉又如河南吳公治狀為天下第一在宣帝時則有若于定國有若黃霸有若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之屬太宗於即位之初欲以寬平治天下明皇於開元二十年間獄訟衰息以七制三宗視古人於千歲之日當亦無慙色也明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焦勞惻怛灼焉可見昨者浙水東西霖潦彌月且有溝壑暴集之憂弭災消變乃至多方避正殿减常膳又分郎吏以發廩粟又捐內帑金帛之儲而减單戶丁稅之擾其為德甚盛也然而根株之論不止此其在內服則命法官以決滯

囚其在外服則任風憲之責者務在乎反遠近內外猶一體而天下猶一家也考之史牒所謂斷獄四百幾於刑措則天下無冤民矣率歲千餘人而以戮死者尚或一人則其為繁省似不可同日道也天下歲斷死罪二十九人雖成康之治有所不及觀錄囚徒至三百九十人而郡國之數不在是以數歲較之則繁省又何相遠也歲閱刑部以殊死論者總五十八人此何修而可以至是也今天下決獄歲幾何視七制三宗其增減贏縮之數可得聞乎董仲舒謝事老且病而大　廷議事或未決

且至遼張湯至陋巷而質問之於是有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漢之章程合之爲六十篇而馬融鄭康成各爲章句是折獄一事由章句而得其大略又有所謂百姓里居者可以就而正焉者[illegible]之則以今準古不爲空言

問迎日推筴與書契爲並興頒曆改元在甲令爲同出古今之相仍因革之相續而損益行乎[illegible]所以日日新又日新也禮樂庶事於周爲大備[illegible]或繼周何從而損益之然迎日推筴古猶[illegible]

曆改元今獨異於古乎自忠質文之遞[illegible]之說勝太初以還惟用夏時而三統之說無所用矣三統無所用於後世則建號改元是宜不聞於三代之前也明天子於方域寧謐之始且將有事於南郊而正月之吉適臨上辛於是乎以元加於歲所以導民而與之更始也於乎休哉三代而上惟即位之年謂之元年魏惠王三十六年秦惠王十四年皆更之爲元年文帝始改元景帝因之凡再改元改元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雖然文景第有中元後元之別至武帝建元則又以嘉號冠之於其上自是長星見則謂之元光白麟謂之元狩寶鼎至則謂之元鼎有是泥金檢玉之舉則又謂之元封至如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亦班班可數者然謂之天漢謂之地節雖從而隱度之實未易以義起也昨者隆興紀元蓋稽之李泌其事見於鄴侯家傳此天下曉然共知之今茲制號發自宸衷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然則昭回之文萬物快覩衡門之下幸相與端拜而議之也

問文王演周易而爲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

爲災異五行之說嗚呼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夫八卦之文九疇之叙雖無文王無箕子而此理素定也天下由之而不自知耳聖人患其如是於是乎作書以示之學者之觀書也捨編簡而求之可也柰何源流一失迂儒曲士肆爲異言天人之理不復見矣嗚呼學者之弊流毒至此是河圖洛書不得爲帝王之嘉瑞也卜筮之說始於秦而漢儒知之災異之說始於漢而漢儒不之知也故不可以不辨休咎之證非耳目所能曉謂天有意於人邪則九年之水七年之旱非堯湯之罪也謂無意

於人邪則五星聚而漢祚旋蚩尤之旗見而興師
三十餘年兹又已然之驗也夫千歲之遠六合之
外求其說而不得置之可也災異之說於風化最
其關切者而欲置之可乎廼者彗星東見主上惕
然赦過宥罪不忍移咎於人此先王罪已之道也
宋景公春秋之庸君耳一言之善而熒惑爲之退
舍今日之事不論可知也敢問春秋之世彗星三
見聖人書之不著其應其意果安在邪董仲舒劉
向善言災異天人之理果如所料耶將耳目之外
寔漢難測必委之於不可知邪抑此理昭然而學

者不克知也說者謂漢文之世率多災異哀平而
下符瑞畢至是知災祥之來所以儆戒其德也無
德而虛其應天棄之也所以養其惡也實歟妄歟
其必有至當之理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者何理
而已矣諸君試求所以然者詳著于篇無爲諸儒
牽合之說也

問堯舜之事三代因之三代之事至秦蕩然無一
可傳者漢革秦天下安於漢漢之法度變於魏晉
壞於南北其流毒至隋且極矣唐革隋天下安於
唐唐之法度其在五代五十年間天下不能一日
守也國家開造之初盡去五代弊事而天下安之
今之言者莫不遠引唐虞三代往往以漢唐爲不
足言而不言之耳秦人開阡陌廢井田又破天下
爲三十六郡自漢以來因之文帝去肉刑用髡笞
之法自魏以來因之隋尚浮靡專以科目待天下
自唐以來因之楊炎廢租調而爲兩稅自五代以
來因之五代多故調兵於倉卒陳橋之役患其不
可用而加之以黥面涅手至今天下二百年因之
天下之言治者尚以漢唐爲卑陋不足法不知秦

隋五代之事古今未能去之也泥古者不足以隨
時求便於目前者不足以復古泥古者書生也求
便於目前者流俗之人也今天下苟欲者井田尚
封建議肉刑變科目而鄉舉里選易兩稅而爲什
一之法省州縣之兵而寓之於農以復還唐虞三
代之事又何術而可

問說者謂三代更歷千七百年之長且久者以其
有循環迭用之法夏之政忠忠之弊故商人濟之
以質及其又弊也故周人濟之以文文至於不可
用而其弊也不可救於是乎徂丘稷下堅白異同

之說起朝而爲橫暮而爲從從橫離合其亦何所
窮而其爲禍也亦無窮故秦人低回畏忌而欲一
切待之以刀鋸自秦而下習俗變遷聽其自爾忽
然而爲經術倏然而爲節義建安七子浮夸未歇
而何晏等輩已善爲泊然清虛之唱矣三代之天
下千七百年之事如出一日根苗於易而發露於
詩書有所不敢誣者我國家滌蕩五季斟酌百王
禹貢之所未備呂令之所未述秘府之所未補由
臺之所未定至是皎皎然見於耳目之前矣比者
論思獻納之臣且以爲藝祖太宗二百年來有以

固結人心者雖更靖康之難曾無一夫爲是不軌
倔強之謀者是皆行仁之效也然而治道不能無
弊欲使仁政久之而無弊亦在乎濟之以義且以
爲崔寔政論欲以嚴致平而諸葛武侯之治蜀尚
不免於嚴峻以所適者然耳又其區區所望於吾
君必欲於宣帝之信賞必罰總覈名實憲宗之剛
明果斷不惑群議將以引君於當道蓋在乎以義
濟仁而偶有取於宣帝憲宗之事耳宣帝之即位
四年親覽萬機而輕重低昻皆所自出韋賢魏相
丙吉黃霸于定國之徒以寬通博裕相繼用事是

崔寔之立說孔明之行事在宣帝時似有所不必
然也唐至憲宗威令復張擒劉闢執李錡而于頔
且翩翩然不自安矣吳元濟所有淮蔡蓋三世矣
然憲宗必欲討定之王承宗李師道欲沮之而卒
不可謂兵饒粟且至四歲之久而後淮蔡平今欲
從搢紳儒生一切之論在憲宗時又有所不必然
也商略時事而求其一得此爲儒生職分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問周公作周官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范蔚宗爲百
官志而唐之盛時又有六典凡職官所載與夫所

以更革繁省備矣唐虞以還隨時損益及至秦人
刪去三代而古法無幾漢興定三等之爵而大率
因秦之舊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吏斗食之秩凡
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較之周制損益爲如何也
自建武以來務從節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
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又如
縣之可省者至四百餘所吏職減損十存其一猶
以爲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去長水射聲二校
尉當是時不聞有缺然不集之事隋之章程有所
不暇而唐因之太宗定內外官爲七百三十員較

之兩漢其損益又如何也然正觀已有員外或特置或因事而置事已則廢或遂置之而不廢及中世以後盜賊兵興又有軍功之日以宰相而兼他官其餘可知也仰惟聖天子於禮樂法度重明又新之日而損益隨時不止一事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今府臺寺閣六館曹郎皆有定員而名藩重鎭賓友僚屬又復鐫削可謂清心省事得夫損益隨時之義也然而入仕之流爲益費而在官之日爲益少此又必有端本澄源之說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則又倍之周之制有三百六十兩漢

隋唐號爲繼周者其損益又可知以今天下酌以古道所謂百世可知也諸君必有知其說者

問以一人而臨四海以一日而理萬機雖若至繁有所謂至約者蓋得夫耳目之相用臂指之相應也漢初以御史督三輔元封五年始置部刺史周行郡國考察治狀繡衣竹符皂蓋朱幡其所以爲原隰之華者實非一事也周有九賦九式而漢有計相中都轉輸大農鹽鐵於漢爲舊事太宗嘗分天下爲十道或爲十五道其於遣使在景雲爲按察在開元爲採訪又以發轉運鹽鐵度支爲使者之目是皆部刺史之別也國朝官制沿襲舊代漢化景德以平反獄訟視外臺爲甚重故以是名官其亦補漢唐之未備者明天子於國家閑暇之日圖回之方經緯之術求之甚至舉當今之務列而爲七事以責之守令而黜陟能否則總之外臺漢以六朝問事唐之科目多至四十有四而敕令且三十若夫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豈非部刺史所當先者視今日之所謂七事何如哉幸剖析以對

問三代以來列國之大夫有已命或未命者漢制

諸侯聽自置吏而守相則漢爲置之如掾史督郵從事則又任之牧守自魏晉而下始有吏部典選之法晉人得一山濤而海內人物如枚舉而指數之魏有毛玠而時無鮮衣美食者不知何以得此也若以鑒裁爲任而未嘗進寒素黜虛誕特與時浮沉戶調門選則又何取於銓綜之法也比歲以來吏部入選視前日爲甚密未能屬文不善操弓蓋將望其涯而反也兹者以近臣之請謂歲月所積有紛然不同之例而弄刀筆者得以出入摇手於其閒將掇其可用而鐫去其不可用者且爲成

綸以傳之久遠不止爲一時之美意耳姓曆銓簿鈐鍵周密是可以久之而無弊乎有長名銓注之法亦可謂甚備矣然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以爲故事未幾又有所謂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歸之配擬其爲法也若滯而不通又何數百年可用也如魏元同張九齡沈既濟又有如是根株纖悉之論學古入官儒生之職幸通前數事取其有補於今日者言之

問古之官人也與天下共之故其辨論之也詳始察之鄉中察之司徒大樂正既而升之司馬司馬

又加察焉可官而後官之既官而後詔之太宰太宰置其宜者廢其不宜者太宰之所不及內史又從而加予奪焉嗚呼何其知是之詳邪漢以三府典選魏晉而下銓品人物繫之吏部然猶察之州郡辨之大中正未有官無小大一付之銓曹若隋唐以來者也職有劇易人有材否百官千品皆然群至而吏曹欲以歲月之久近官資之崇卑入次而官敘之此其爲利害曉然矣而自隋至唐不易其法官亦以理事亦以治此何邪國朝因隋唐之制而增損之銓衡高下總之吏曹而宰臣得以敘進其尤者謂之堂除資格之外又有保薦二百年用之人無繆舉官無滯才沿習滋久弊端或開銓曹常員自非冗僻散地往往一切歸之政府上下相承漸稱清議薦舉取具員而已聖心灼然比敕銓曹悉還其舊內而臺省寺監外而部使者俾近臣得以公共薦之明資歷以重其選嚴黜罰以杜其私下至州縣保薦之法亦皆因其舊而申嚴之甚盛舉也諸君試即今日之事參之漢晉隋唐其亦有得於此者乎漢之察舉魏晉之中正唐之三銓以今視之孰得孰失限年資格之制課試之法

薦舉之科考之於古孰疏孰密必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絕奔競杜私黨上稱明天子甄材別能之意奚知之何則可

問堯舜之盛而以知人一事爲所甚難者堯之所知者舜舜之所知者禹皐陶以吾之所可知而欲盡夫天下之所不可知者此堯舜之所以不自用其耳目而付之天下也三代以還公道未嘗一日不在天下也然而私意小智每出於上之人而公道之在天下者何爲哉今天子以自誠而明之性以日新又新之德鋪張百爲酬酢萬變旦宵衣旰

食而退託於不自爲之地比者欲令内而臺省寺監庶尹御事之臣外而侯伯部刺史各舉其所知者以内外爲差其在唐虞之際所謂急夫先務者耳然而陳平周勃高帝自用之張行成岑文本太宗自用之以人物予决常在我不在天下也得一房元齡姚元崇者而賢不肖乃定似人才之長短又未必浮乎在百執事之人也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以臧文仲猶若是在他人所舉果足爲賢乎季札於齊得管仲與晏平仲於鄭得子產於衛得蘧伯玉史鰌於晉得叔向是其所得皆一

時之望者夫知人堯舜以爲病何季子曾不以爲病也反覆數者又安得敳然無所可疑哉辨說其所以然者偶或有補於廊廟此亦畎畝惓惓之義也

問知人一事雖堯舜猶以爲難蓋世之所難者在堯舜不可得而易也共工驩兜見於耳目之前者尚苦其知之或未盡其於百揆四岳州牧侯伯何從而盡知之乎皐陶以九德爲知人之要欲以是九者斟酌而用之其在庶頑讒說非可以爲德者於是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則人之短長物之臧否

雖遠在千里之外如求之尋丈之室耳自周公以來所以治百官弊群吏者又有所謂八法八柄六職六計以官府都鄙與夫雜然之邦國非此則有所不舉也漢於中元二年更秦制爲太守以春行縣歲終則條上之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以六條問事漢以千石爲令五百石爲長所爲太守者即其治狀太守以二千石之重而部刺史又得以六條而黜陟之漢之法制最爲近古者唯此耳明天子若稽大猷垂精庶政以田里未安爲惕然宵旰之念間者大臣上故事以先正温公所請八條欲

以爲部使者守令之責是其爲言蓋有關於治體者參之史牒其於郡縣升黜將亦有不出夫八條所謂者乎有虞氏之治周人之法漢人之制其視今日所以爲小大維持之具孰詳孰畧

問天下大物也内外之勢輕重之等昔人有取諸持衡者蓋欲其無彼此低昂之患而後爲得耳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稷契皐陶所治一官終其身而已矣周之六官其屬各六十較之古爲甚備寰内諸侯入爲王卿士至於井牧則使公卿出治之其在邦國猶吾寰内

也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齊之強大則又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此成王周公之典數百年用之無或偏而不起之廢也由漢以來二千石以高第入爲九卿有嘗歷九卿而綰郡章者館陶之貴爲子求郎且不可得則郎秩固重矣然千室之邑至使郎官爲之漢氏制法安得不爲近古耶恭惟主上總覽萬機茂揚衆俊其視中外有若一體卿監郎曹與夫郡守部使者則必使之更出迭入其於侍從左右之臣非由夫鑾臺紫薇諫官御史則取之藩輔之重資考之最者耳訓辭溫雅發自天衷

此誠百世不刊之法也正觀以來獨重內任而縣令刺史頗輕其選開元而下雄望之郡猶或少加擇人至於江淮隴蜀則有所不暇雖自冗官擢方面者皆以爲下遷往往視牧守爲斥逐之地因循之弊殆至如是唐之盛時名臣輩出其飛章激論切中一時何者爲多也稽參史牒發揮王言此儒生之職也頗聞其略

問毛玠典選至有乘柴車過府寺者楊綰在相位至有徹園林損騶馭減聲樂者豈以激濁揚清爲銓衡之職進賢退不肖爲宰相之事乎李見於此

而好惡形於彼此其所以歆羨嗟歎不約而自合也以一時人物而爲當世軒輕此猶可言也伯夷之所以自處者其於天下之毀譽有所不顧是以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以西山一介之人而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公巨人與夫世之所謂有道者其視天下猶如反手況所謂康衢之問尺一之詔其滌蕩鼓舞又當如何哉則天子以慈儉爲寶而不敢自暇自逸十行細札爲郡國而下者蓋無虛月也且謂文王之時在位者有羔羊素絲之節此不待矯揉之

方不由勸沮之術今何修而得此也在淵衷所爲默識則又何患道德風俗之不如古也雖然猶有可言者漢之文帝衣弋綈履革舃視百金爲中人十家之產未嘗輒輕用之以文帝自律不能使斯民回心而嚮道者以俗吏尚多故也在文帝之世惟河南吳公以治狀爲天下第一其他則無聞焉耳若夫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雖然見稱於宣帝之時杜詩任延錫光第五倫宋均之徒在建武永平之際其亦籍甚者也夫以文帝愛民如赤子而一時循良終不聞如是輩出又何耶是以其

身先之乎其在責實之政不可後乎通於當世之務者幸道其所以然

問同是堯禹同非盜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此特俗學常人所天下固有獨是獨非者不求之言而求之於忘言庶幾有所合也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楊墨學仁義學楊墨者是禍仁義也非孟子不知楊墨之爲害天下後世之言楊墨者實不知何者之爲楊墨也荀況氏作書以非墨子是必爲知孟子者又何併以孟子非之韓愈氏考信孟氏是必知墨氏之爲害又何以墨子之言爲無負於

聖人也孟子同非墨子同是可以是非求之耶抑不可以是非求之耶各以所見言之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策問

策問一十八首

問先秦古書多出於七十子後衷斷鈌之後其積之也如泥沙而其間然如墻壁浩然如煙海太史公歆向父子楊雄班固賈逵許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取之今之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脉絡偶或易曉豈爲蘭臺東觀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一時述作之間乎世之人謂孟子長於詩書孟子誦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蓋有不由繩墨見聞而得之此孟子所以爲知言之要也漢儒之於章句

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以此爲釋然無所疑也近世公論多出於韓愈氏而柳宗元在當時亦爲不妄許人者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鶡冠子且爲之折衷其指畫當否何如也子厚嘗辨列子文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多至六十餘條以國語爲宏深傑異而所可疑者止於是然於鶡冠子則以爲鄙賤不足道退之似不然也退之於四稽五至之說蓋嗜之爲不已也又所謂一壺千金三讀而悲之其於同異何取

也今學者於韓柳盖有所欣慕焉當合是數書而較其所評叢是謂友當世爲未足而尚論古之人也

問仲尼繙經十二藏之於周司馬遷網羅百代作成一家之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吾夫子之好古其亦終身焉耳子長未死未嘗一日忘此作也然六經所傳其或訛缺史記纔出便非全書以是知簡編裒綴出於歷年之多而文字散逸是唯一日之頃此蘭臺東觀所以牢守而固藏之如是其汲汲也今天下於投戈息馬之日更新冊府圖史之

集比隆近代其於論次編續刪修章句盖亦重於其所擇者秘書之有監有貳有丞郎正字之別麒麟天祿實在未央劉向楊雄校讎於其中至其後則有校書之目魏晉以還更革不同而近代爲備監貳丞郎正字所以分綜群書是必互有所述可以專門名家若劉向楊雄者如北堂鈔如辨訛如考正周隋二代之事如損益開元以後秘閣所用之儀又如奇篇秘籍有可以傳後者又如作爲盛遇詩三十八章可以一變江左之餘習者比者英髦輩出若滋蘭植蕙則發之爲書當遠邁前作諸君幸取近代所嘗見之書可以比方劉向楊雄者使後之人視今日之盛猶今之視古也

問蒼頡作字得之於鳥跡所以發鬼神之秘探天地之蘊也自蒼頡而下字體數變其所可識者大小篆及隸書一二家耳其後有藁書楷書垂露飛白又其最後有八分書古今事物智者作之巧者述之歷時甚久智巧日滋及乎天下之人無所用其智巧而後爲全且備也周人以六書教國子六書者造字之本也秦之有八體漢之有六體秦漢以來體制雖變而造字之本未嘗或變也班固所

載周人六書之義許氏用之而爲說文解字此非出於其臆度盖得之於賈逵衛宏楊雄司馬相如之徒然而六書曰指事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若以類求之可易曉也其爲轉注則其爲說似有所未安許叔重所作凡十有三萬三千餘字推其條例不知何者可以爲轉注也秦之八體有大篆而闕古文奇字漢之六體有古文奇字而復闕大篆古文上世所傳奇字古文之別體也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徵得其舊體然不知秦漢所以損益未嘗兼存之何也學者有意

於六經則訓詁之學不可盡發欲無惑於訓詁其
於古人造字之本與夫前代所以損益之爲可不
旁通之乎
問道之汙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時唐
虞三代至周而治極矣故其文爲獨盛也戰國之
詭激魏晉之浮夸南北五季之頹敗彫弱其間號
爲繼周者易秦而漢易隋而唐漢至武宣之世始
議文章唐自元和以後漸復古雅雖賈誼陳子昂
之徒一時特起初若有意於發揮古文潤色當代
而其風流醞藉亦無傳焉者以其獨立而未盛故

也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
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至其叙
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爲
文章其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
則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
猶有可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河東
柳子厚論當世之士謂今之爲文希屈宋者可得
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
之比累累相望唐自元和之後作者可數屈馬希
世之文也學而似之者必誰歟漢晉一代之文無出

數子何其得之多歟一時人物宗元有所避而不
言至於後人品藻則無害也國家開造之初文章
未備往往作者仍其故習及歐陽子以古學爲倡
而文章始一變矣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皆祖於王
氏又其後蘇氏出焉今之學者不出於二家其是
非得失互有所分也君子之於文也無所苟而已
矣必如畫師之於形瞽工之於聲耳目有所不接
則姸媸淸濁不能辨也試求漢唐文人之體製而
質以今日之所尚亦足以知諸君爲文之大略
問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知好惡此先王厚風俗

之意也文体之變其風俗之所係邪是故讀虞夏
之書則有渾渾之氣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外相形
虛實相應不可以僞爲也戰國尚縱橫其文也巧
而善辨西漢尚經術其文也質而有理晉尚淸談
唐尚辭章而文亦隨之學者之所知也三代以還
浮澆朴散其間有可人意者數代而止耳齊梁魏
隋五代之間事以俗變氣卑弱而不伸文浮張而
少實君子無取焉信哉文章之係於風俗也主上
以光明緝熙之學將與天下共之析科目崇學校
所以涵養作成者至矣風俗之變尤所不敢忽也

敢問書契以來六經諸子百家傳記之言紛紛籍籍學者將何所依據耶聖人之經初無定制其讀書也不知有易其讀易也不知有詩以至春秋也三禮也其文不相祖述而同出於聖人當以何者爲正耶楊雄太元王通續經是有意乎六經而作也君子不以爲經何耶聖賢之文雖體制不同大體與六經相爲表裏刻玉剪綵騈花儷葉爲耳目觀聽之具比圍碁擊劒之技爾何以文爲騷人之辭幽愁憤悶非若六經之簡且易也識者謂其與日月爭光何耶仲尼既殁後世之所取信者六經

也同之而未必是異之而未必非同異之間其必有說也若曰聖賢之學不在於無用之空言則千百載之下無六經無諸子無百家傳記而能得古聖賢之用心者又不知其何事也幸詳言之以觀諸君子之所學

問古者以弧矢一事而合之以聲歌登降之節於是乎賢不肖無所逃矣朴日以消僞日以滋謂弧矢有所不足尚也乃從而書其道藝書其德行當時安之而無或異議者道術破裂邪說橫起坐徂立走稷下朝遊燕壁暮叩秦關皆先王之時所謂情游之士也發策決科其源流出所以抑夫情游之習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門也漢晉隋唐沿革不同而不能一日去之六籍之有訓詁而他說不能亂及其久也則離析訓詁而投諸箋注三百篇之詩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詞人之賦是以談經者或至於穿鑿能賦者或至於破碎亦其勢然耳科目所以待天下於斯二者不可以偏廢然亦罕能兼通之求相如以經義則疎矣責仲舒以詞章則泥矣并包六藝而以作賦名家惟賈生楊子雲爲如是爾明天子鋪張大猷招徠多士合是二者

將以網羅所長尚慮有司之或失也比因邇臣之請欲使夫二者如衡石低昂則無彼重此輕之患矣唐之明經者以上中下爲差至進士所尚特詞藻耳今合明經進士而爲一科欲以求夫全能者自正觀以還其亦有通經博古而兼得夫雕篆之藝者凡有幾願詳聞之

問法制密於古而古道未易復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自六鄉之法壞而賢能之書不復見自五等之議寢而澤宮之射不復聞漢有賢良方正之科而隋有進士之目蓋放諸古法而爲

是也文帝於十五年乃得鼂錯武帝於元光中乃得公孫弘董仲舒之徒鼂董公孫之對其亦温温乎六籍之苗裔也若始元地節初元建始之際或以旱乾水溢或以日月之眚求民之瘼訪政之疵故以是舉也為近古而郡國三輔有其人且于于而至矣進士始於隋大業中而盛於正觀永徽之時較數歲為率而廢人臣之極者十之二登顯列者又十之六七然在當時不以通榜為嫌不以奔競為恥陳子昂走京師多至百軸而迄無一人知之者牛僧孺一遇韓愈皇甫湜而聲名且十倍矣

崔鄲持文律而吳武陵欲置杜牧於五人之數王起問所欲於李德裕而得夫盧肇姚鵠者矣武陵何為而昌言之而李德裕且以為公道數百年之前乃有是而無復竊論之者其視結繩之政為如何也我國家蕩滌區宇雕飾人文其於百代取士之法是皆損益而並用之在乾德有三科在景德有六科天聖以還又多至十科此為天子自詔者可謂極一時之選也建隆之初進士科目一仍舊貫歲中獵取以數十人為率及至太平興國二年以進士第者至百餘人自此或間歲或三歲肄之以甲乙之科而所得者為益廣也今天下夢想賢俊三十年来未聞以賢良方正褎然為舉首者進士一科用之數百歲檢約之具視前代為甚備而道塗之人猶以為增損不止是也負薪之語有可以補國論況通習博識之人乎循漢唐之法而可以暨古道其說為何如

問當戰國合離之勢堅甲利兵不如仁義之為足恃也當諸將紛爭拔劍擊柱之患三尺法不如綿蕞之事為可畏也治天下之具無用之用其用為甚大大哉大學之為用非通達世務明道不計功

之人未可與起此議也主上焦勞側席慨然以碩才為念比者邇臣有以太學為請者聞之朝野議論一新太學之作非直欲籠絡後進為仕宦捷塗誇豔一時因循故事而已哉以數年之間雕蟲之技穿鑿之說使人厭聽而喜拒之必有篤志如胡憲者重義如郭元振者不阿其守如何蕃者于于然而作也敢問有虞夏后氏商人周人或離為上下為東西或為國中之制以別其四郊辟雍起於漢國子之學起於晉四門書館之目起於唐歷代制作何其不同也自離經辨志如是七年謂之小

成加之二年強立而不反則謂之大成或離析三傳而以儀禮爲專經或三分經傳而兼通老聃孟軻之書其肄業作成又何其不同也祭酒司業以開獎誘掖爲事必以宗工宿德學不畔於聖人者處之然後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凡此數條太學之道也其詳可得而聞乎併與諸君商搉之

問封建井田古良法也古者封建以十制一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之國者聽命於七十里七十里之國者聽命於百里百里之國者又聽命於天子故天子得以運動天下於掌握間三代之所以長且久也古者井田以十養一王畿之田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三分損一而爲林麓城郭之置則爲夫地者六百萬田有肥磽又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爲夫地者三百萬每一夫之地下農夫食五人則王畿之內一千五百萬人可以仰哺矣推而九州可知也成周以九州之籍不過千三百萬四千有奇是地十而

民一三代所以無溝壑之民也世之論封建者以周官之地求之王制多寡不同則歸於周公之損益然齊魯以公侯之國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此可疑也論井田者以小司徒之九夫至四縣之都以較匠人之九夫達百里之同詳略不同則旁方其里古人必有一定之制遂以紙上語而加損之又可疑也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人承之并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人承之離爲一千八百國一并一離勢必甚擾而聖人爲之何耶公邑必爲井田一同而溝洫澮有三鄉遂必爲溝洫萬夫而遂溝洫澮川有五地廣而通水利者少地狹而通水利者多何耶公無附庸以五百里之地極矣魯以侯爵而加上公乃有附庸之等何耶家百畝者取十畝之征十一之法也而公田百畝八家征之而有餘槩謂之十一何耶後世廢封建而郡縣有其利於國耶壞井田而阡陌或有便於民耶數千年來不復見繩繩井井之天下者秦固失之漢亦未爲得漢人去三代未遠改秦之轍則封建井田何爲而不復

問三代所以取民者有其度所以養民者有其具

而其於輕重斂散也有其數三代之陳迹尚或可
尋而秦漢以來偶失之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
積以三十年通之則有九年之積國有九年之積
則旱乾水溢之患非所患也以禹貢考之百里賦
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
里米是古人積粟新陳相因可以為九年之食者
其法在是也曾人一歲無麥苗則將告糴於他邦
矣是曾之為國且無兼歲之儲也更戰國強秦而
先王之法破蕩無幾漢興至文帝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或未備及至數十年之後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是積粟之法果為無得於古也常平之
法用之於宣帝帝之用其說而敬其人也至爵之
以通侯此其為法也雖不見於三代之前而先王
之美意在是耳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
薄征緩刑弛力乃其最先者故年饑用不足其取
民也不過什一而又荒政行乎其間此正後之人
所以汲汲於平糴之意也常平行之於漢歷晉宋
而下用之義倉一事用之於開皇其後戴胄嘗主
是說自王公達于庶人以田萊多寡斂之有差是
其為法也不徒爾蓋憂民也為甚深而其用法也

為甚備仰惟主上以焦勞惻怛之意而寓之於丁
寧告戒之間郡國之遠持節而發廩且至無虛月
也先王之成法百世用之而至此為嚴且密然一
歲不登民有飢色則法之本意容或有未盡者乎
試考之近代正觀二年始聽立義倉十有三年而
常平之法出開元之初其事又為之詳荊楊襄夔
綿益蜀漢並以常平積粟而源源不絕如是也然
二者久之則不能無弊每於三歲或以陳粟輸之
京輦似非義倉本意也又於天寶以後常平之法
壞因循不舉者並三十年乃至閱竹木茶漆以益

其所售之數則常平之法徒法耳唐人積粟之數
尚或可考義倉為最常平次之以國朝熙寧間較
數歲以為常則贏縮彷彿可知也今天下視前代
之法其增損有幾苟為未盡則救弊之方其說焉
出

問班固嘗言九土之風俗以其民之剛柔緩急繫
水土之風氣謂之風以其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
欲謂之俗是故風止於一方一國而俗常成於天
下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若非
有水土風氣之異曹鄶魏褊桑間濮上之淫蕩不

節又若有不可易之俗何也秦民借鋤取箒天下之俗一敗無遺然[illegible]都鄭鎬先王之遺風至漢猶在而故老所言黃帝堯舜之處其風教固殊焉豈其有聖人之澤則百世之下雖橫民暴政不得而遽變之也河內商之舊都旣變唐叔之風而其俗侵奪薄恩則有紂之遺化何也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之忠固不勝申韓刻害之餘烈而黃韓繼爲大守則教化盛行民以篤學衛康叔之德乃不若所謂黃韓者何也魯人之俗好禮義以爲周公孔子之澤以其訾毀巧詆之失亦豈無出於周公孔子者邪齊人之俗好經術以爲太公之遺風而其多詐不情又豈無出於太公者邪不然所謂風俗之本其說果安在

問黃帝以無爲而百勝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三王之治天下也有甲兵之備而無戰鬭之患此春秋戰國以來所爲戎首之誅者往往以是爲藉口也兵法論次凡十有三篇文約而用周緒遠而意詣正如老氏所可誦者特五千言耳然而褒衣博帶以儒名者其於兵家一卷之書有昧昧然終其身而不知之也雖有所不必知至於仁義節制施之

一國而達之天下者惡得爲無益於知乎周人寓兵於農而有六鄉六遂與夫諸侯并敎之法溝洫田萊或不同而察內較之列國又或異其於寓兵多寡何如也齊之內政裂其國而爲三軍約以司馬穰苴之法是其長短各有所合而管子謂吾知是可以速得意於天下又何也後周隋唐以來府兵一事爲甚密未幾一變而爲彍騎下至五代又一變而爲黥面涅手之制府兵之法壞且將數百年而不可復法之多變其利害相去又如何也且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日所以講邊鄙飭軍政有得夫五帝三王以天下爲度而不如是汲汲爲者帷幄之籌樽俎之畫非所敢知所可知者惟革特已陳之迹耳試道其所以然者勿謂軍旅之事末之學也

問由漢以來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削其不合者定之爲三十五家今三十五家所可枚數者凡有幾也世俗以握機之法傳之黃帝即所謂丘井之象四面八鄉是也諸葛武侯取之於沙上八陣乃其事耳近世以其一爲營法而五者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是又孔明舊法也兵之變化亦一爲可已

而乃出於一本則坂泉之師涿鹿之戰雖相去數千百之遠而猶對面語也國家於多事之日將以汲汲夫腹心扞城者隸之以博士課之以兵法又從而反覆評覈以極其所未至者豈謂詩書禮樂在元帥為不可後雅歌投壺於軍旅為不可闕吕蒙所學者有如是則固當刮眼視之耳觀之兵法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以虛實之義引而伸之為千章萬句不出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孫武欲以正合以奇勝而吳起所用之法多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求之三者其於輕重低昂之際

為如何子房得圯上一卷之書謂讀之乃太公兵法也六韜自為一書而三略似非出於太公者周之司馬則太公之遺也或謂穰苴為司馬之官於是稱司馬穰苴至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為書數十篇今所傳者非古司馬法又非穰苴所述不知為何書也諸家兵法惟伍法為最善尉繚子有束伍之令其於他書是果出一轍乎李衛公平突厥以奇兵而欲以正兵伐高麗且又謂孔明七擒七縱乃為正兵非奇也七擒七縱而不謂之奇兵則是未易曉也如是數者必得夫馬

援荀彧而與之議則庶乎無憾矣

問岐伯問荅而千萬人用之黄石公一卷之書而百戰勝負不出於此豈為古今一轍人事不相遠耶第五琦謂帝於涇原因謂當今所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以江淮為藪澤其後擊兵數十年而飛輓不少紬者所恃江淮財力有以當之耳吳蜀相為脣齒而夾陵荊襄上流之勢雖分而實合也兩國併力何時不出師而未嘗以用度不足為意安史之亂歷數年乃定而吐蕃回紇党項雲南且無虛歲自至德以還置朔方於度外者殆

三十年許蔡定襄已非吾土調兵日急供費日多常賦不足而促限別配之名出矣吳蜀在當時未聞有以取於人而紛紜如是也唐自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未即城而史思明有收合餘燼之意代宗自陝郛有所懲艾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旅以支北虜在當時朝夕之畫唯兵食一事為不少去也第五琦嘗以榷鹽佐軍興而人不益賦及劉晏代之法益密晏之死其法久不振李巽才及用事便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第五琦為長於計至於晏密矣巽又

密於晏利無遺入則民力單虛又何常所稱之爲
長才無或異辭者吳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蜀有
諸葛孔明是皆一方雋才也曾不聞以筋書邊計
而有當饋不足之意又何也自天寶以還兵籍民
版較之吳蜀全壤增損爲幾何今天下合吳蜀脣
齒之勢而涇隴伊洛吳蜀不得而有我且兼而有
之昨者淮泗之役自交綏以至旋旆而斂不及民
以今準古當取夫人事不相遠者所謂米粟非不
多兵革非不利也其策又安出

問祁暑而陰生沍寒而陽復此天地萬物每見於

消息往來之際也黃初鼎盛而閏代北窮耿乃有
拓拔氏者郭欽江統始爲典午氏數千年之誅而
劉元海颯焉已至矣元海未出倚嘯洛下者王夷
甫爲早得之東連齊地西聯龍山燕趙之墟韓魏
之郊是皆吾之故物而晉人不得已且至等棄之
夫河濟天下之要地曹公之基窟在是也陳留用
武之國四通八達之塗而袁氏在所必爭也鄴有
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如喉衿相屬不可解去此說
不獨石勒爲知之殽函四塞之阻姚泓已失之而
赫連勃勃又偃然不可制矣今天下要領有如是
四者膠西之役兌渠滅沒則北海東萊旋見響應
吾宿兵於上蔡臨汝而游兵於唐鄧則開封無假
息之日矣昔人欲以輕兵五千自斜谷走關中是
爲倖僞一中者吾已定鼎於郟鄏且將飲馬於濟
陽則關中何恃而不恐也河南全壤在吾目中則
推鋒越河又不可後也然聞之道塗曰虜欲挈白
溝以南歸之職方者使者叩塞而封人辭焉果不
折一戟不遺一鏃而前所謂四者不可以盡得之
耶是特未定也耶石勒畏祖逖乃至而通好其或
至於是耶袁譚欲併力於魏而爲是不得已之舉

耶劉備恐曹公至漢中而遽與吳平無乃有所忌
而然耶至於兩階之舞非所以來遠人而遠人格
事有所不知然而然耶第戎萬里有數之如一二
者又不能無待於儒生也

問古之人不以巡狩爲憚煩謂其徒御簡少而供
頓之易是也後世視巡狩一事爲勞民殫財之舉
是以有觀風之使漢以繡衣察郡國至東都則以
御史督軍唐之置諸使大約皆漢制也正觀初遣
使者十有三人其後又爲十道使又其後有按察
採訪之目又其後有度支營田勸農黜陟常平轉

運之號若鹽鐵則自第五琦始若節度則自賀㧞延嗣始若宣諭太原而劉總如兵之在其頸則宣諭又託始乎此矣今天子發德音下明詔以兩淮摩定形于宵旰遂輟論思之彥以紓憂顧之懷此爲盛德事也然田萊尚荒户口初復城築不可廢轉輸不可省是必有勞來還定之䇿如昔人所謂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乎凡欲求民瘼要在持節一出而不獨漢以來爲如是在古人則有之鹿鳴之雅不過以十數而四牡則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則君遣使臣也宣王中興而又有

鳴鴈哀矜之使有四牡皇皇者華之詩而又有采薇出車杕杜之什此内外之治又安得有偏而不起之處也今輶軒一動且送之以禮樂而天語諄諄以周爰咨諏爲意豈欲其田萊日闢户口日滋城築不告勞轉輸有以繼乎昔者叔孫穆子聘於晉嘗謂晉之行人曰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今之有是行也則於穆子之言又在次第先後而用之耳此爲當世之務而吾徒必有通其說者幸併言之

問武王其於下車也而式商容之閭晉文公以區區伐國爲意而戒之無入僖負羈之室武王以公心待天下而重耳爲是翦翦不足道者此王霸之所以較然爲易見耳由北海膠西則爲齊魯之鄉由新蔡臨汝則爲陳鄭之墟由武當而斥伊洛由秦隴而指関輔是皆中州故壤衣冠爵里之所自來也昨者兵車之役日闢國百里未暇櫜弓而旌旗束帛且將旁午四出矣豈爲絃歌之俗乃雜於侏儷冠帶之民乃淪於左衽是必有孤儻長歎逃名竄伏不以腥膻一飽而易吾之終身者如李謐鄭脩未嘗有一日自售之意今視詔書謂何足以

此勞國士也張文潛嘗歎老且至矣而脩名不自立其於間関百戰之日而不屑不潔者又豈能無所聞於世乎或者謂新都未焚薛方於是危行而言遜逢萌又所謂見幾而作者周黨託疾不出户王霸至於褫冠帶謝交官及乎區宇再平天子側席有以見求賢如不及之意又何嘗逢萌聘而不肯至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異時故人如嚴子陵者且或如是以今準古鶴書所出是果有翻然而來者乎是特未定乎

問舜至鄧之墟而有十萬家大王邑于岐山之下

而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之興有以感人悟物者其來塡塡其至翩翩初不待約束期會而然耳無事之日四民雜出如鳧鴈之去來不知法之爲便政之爲謚刑之爲靖禁令品式之爲疏通不撓也及夫更赤眉之後則有謳吟思漢者又更范陽之變則知唐之德在人心者猶或未忘也一魏司隸吾見顏色一見官軍歡呼不已人固有是心誰獨無是心哉無是心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且將何所託也兵車之會徧將畢來今大道之行與之更始是宜攜持負戴不絕於塗也宣王之事寫之聲詩

鴻鴈一詩爲流民而發也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或相繼王浚視他人之依我者而不善存撫未幾復去之比者方面之臣以是爲請兩淮荆襄其所以還定安集者當如鴻鴈之役得劉琨王浚而德意且不下布況所謂悠悠者乎不知漢晉以來在兩淮荆襄以循良目者其於招懷存撫之術可用於今日者凡有幾端也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

記類

郭氏旌表門閭記

一夫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爲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爲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衝衢道由是出凡至必立馬停輈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爲無慙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所視惟尋丈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而去以是豪傑愚暗駿愎辨佞雜然人品何所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

歲或邂逅一轉臂許是必以處仁爲古之人古之人先生蚤時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儋石之儲及治葬雖故人有所饋不肯受聚土爲墳而廬之於其旁塋兆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來下晶明膏潤土脉欲動乃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弔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辱吾子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綽楔門左右累土高尋有四尺堊以白而丹其旁角

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法應復孝友之家壓書具存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其後者雖帶礪不足尚也先生六試于禮部以右迪功郎補潯州司法參軍秩蒲再調德慶府録事參軍黄者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娶龕焉者其在他日足跡可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棄去曰此但與尾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踽踽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評其夢有童僕自外来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也汲直萬石君

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所以自處也毅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水寒火焦不必以語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興更元新作門閭彦華於先生爲族子屬其書其事筆不下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迴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爲先生之閭我不出户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日也飛觴臺之東南隅有異産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瞿然曰佳哉是所謂煌煌芝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囷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璧者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爲壇聚黄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携而觀者蓋如堵墻焉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賜之禱晷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

熟黍穗十倍陳粟未散而新穀已升三十年来視今爲樂歳也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爲兒童既壯且老矣聞其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歳天馬来景雲集寶鼎現當其時居人日食四鬴東阡西陌相去纔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訟以簡慈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五莖産于公侯之圃歴歴如暈時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爲福於天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謳曲爲公賀者芝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

隱然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爲之記時六月丙午朔也

豐登樓記

諸邑豐登絶少公事不識此語是處流布游洋爲旁縣縣治之南有板橋實作於元祐中於是橋壞從而復作即其最上結爲重屋而以是大書之此何以書以喜故書之昨者歲且飢今者五谷俱熟爲有年以喜故書之隆興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秋八月二浙以水潦告而閩人苦旱天子爲之損

膳弛樂焉左文林郎三山陸摘適治是邑以爲雩雩者吁嗟而求雨也昔人嘗用之乃走螺峰過百丈一登轉水臺披榛剗草盤姍而來及其既禱也不張蓋不蹙箑赤日當空步行八十里忽然雲起膚寸即合而甘澍通夕焉以邦人父兄之所爲喜當有以寓其喜者是邑也日者爲州治我來白馬倚杖太息西林八月便索夾衣或者謂仙掌一帶如湘潭其牽肰數處如鴈蕩道出平林當趁曉風須猿吟乃去耳以五十之年一至樂郊件件爲可數及同登是樓也若凴虛遠遊躡雲谷月乃在杖屨百尺之下春而省耕民有餘力秋而省斂家有餘粟則長官日一登樓爲無慚色石所何山麥斜何許且將負耒耜而問塗焉

序類

圖經序

子長多愛愛奇也退之愛奇如司馬子長嘗過曲江借圖經於張史君足跡所及不爲徒然者況四海曲江至是百年矣開元人物或可以想象而得之乃知探禹穴闚九疑過齊魯以觀諸生習禮之處不獨子長爲如是耳莆之爲邦壤地褊迫由蒜

嶺而南有爲諫大夫者居漆林以能詩稱福平山下即歐陽四門之廬又十里有水一帶如寒玉芻牧走卒知有先輩徐君者異時不肯仕作賦夭矯如吳融今斷墻破屋髣髴猶在也太史所書惟頡陽三數處陂池所自出他書可見者有壺山九仙山百丈飛鳥溪轉水臺其餘茫昧不可知我生三十年嘗一日捫藤蘿直至聲井又嘗走金谿得蒲弄一席地東望海上遠山出沒又嘗走石門觀九鯉湖髮少齒落纔得一間津於石所麥斜寒遠無人之處及由銅鼎矚大飛其秀傑之狀過於他山

蕭之大略唯是耳太守鍾離公以淮海之傷有古昔之聞嘗出河朔涉燕薊所歷爲甚多其於治郡如治劇邑竆日之力爲不足以火繼之公之退然自下非緣斷削每以我爲知言者我有慚色偶一日道人物山川且欲按圖而求之以縣之北三里有故家爲林氏門安綽楔出南郭可五里端明蔡公有舊第熟視變關者不覺歛容過蔡公之門或立馬低回不忍去公以南北通塗數里中乃得此若求之井邑聚落所得又益多此圖經所由出也前時書未成公屬我叙其大略不敢辭是書訪之

名山酌之故老取之佚人得之殘牒遺編續藁舊志論次先後惟出一手乃爲軍學教授長樂陸琰也

泮林討古集序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爲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爲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爲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爲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爲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飄遊酒狂橐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爲作也子曾子人品爲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肖何此非爲偶合者以宋昌拆大尉勃渭橋請問之語爲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令法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爲非必嫉賢也亦誠駭於其說尓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爲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遜人主之意不少變

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掇煩之器眞可爲侯王傅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爲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鬲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同年

送徐湘赴大學試序

童稚之年偶然出語輒驚人意此不緣積習而後得之昔者吾過婦氏有出巨軸一詩五十韻弁古賦謂此吾族子湘弄筆即得之是時湘裁十五六

句險而語詣若故老所出弱歲與爲遊自是浮沉且十年忽別我去游太學我年三十徒步西去今子之年又過我我不敢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子實從我遊今子夷猶未即去是豈無所待耶吾將以語尔所知者求所可知而言之所不知則旦旦求之知不足此吾得之吾友施廷先廷先得之王信伯春二月晦日林某序

策

召試館職策

虞夏商周所傳者爲何道所守者爲何法秦灰漢壁時有斷缺而遺文大義盡在此書至於平王而止耳春秋之作始乎隱公蓋自平王而下也是虞夏商周之事推之百世其可知也此吾夫子之本心而鮮有知其說者草茅孤生無所見聞遭遇明時得以一奉玉堂從容之對知皐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宅三俊此爲虞夏商周所守之法也衣冠時里尚有所守之法以遺其後而況三王四代無一法可爲經久之用乎有所可守之法則是法也不徒尔是必有所從來者皐陶周公之言其反覆曲折固亦詳矣獨不曰知之何其知人也即此

說以求之則知其所從來者堯以是傳之舜若皐陶則見而知之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若周公則見而知之庶言庶獄雜然見於前者是爲有司之事惟知人一節有以見人君之心術情僞邪正進於此乎分矣是以禹皐陶嘗端拜而議之周公又從而鼓舞發揮之在知人在安民惟知人則民邪由安也都俞吁咈多不過數語獨於此問答竊意有不能自已者要其所歸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古今之情蓋亦不相遠非有九德之行則安能名狀是人之爲有德也言偃知有澹臺滅明者龔勝知有龔舍揚雄知有蜀莊之才之今非曰苟知之蓋亦瞭然如數一二爾周公於夏后氏則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以是知古之用人亦以虛名爲不足貴也謂我所知者誠然乎有是九德之行者皐陶所陳九德而夏后氏守之以爲知人之準的在是也則知人一事豈爲無法可傳乎三宅三俊古書繁省雖若不同而脉絡則一夏后氏不能易此說商人不能易此說其在文王武王又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之有是心所謂不可忽者其位也曉然可以處此者人也則克知三有宅灼

見三有俊亦文王武王之心如是蓋有不約而同者由禹至於湯五百余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余歲皐陶之陳謨周公之作立政去之千歲如交一臂者其道同也道之大原聖人得之聖人達而在上則爲帝爲王自古以傳道爲帝王之事堯曰咨尓舜舜亦以命禹此發端則見於夫子而纖悉則見於孟軻之書揚雄苦心極力有以見聖人之蘊且其爲說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揚雄以此一事爲達而在上者故繼之以堯舜湯禹文武汲汲仲尼皇皇謂堯舜禹湯文武汲汲然相傳以是

也匹夫得之此仲尼所以皇皇乎奔走半天下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惜哉仲尼之不得如其所欲者亦道之不幸也虞夏商周數聖人相傳以是舉而措之天下無過無不及因以是強名之曰中箕子又從而增益其說子思適在末流所得又愈多以聖人之道如此其中也聖人之心如此其平且正也以此爲知人之具則所知亦至矣虞夏商周所傳有是道則所守有是法秦漢之下此學不傳而此道未嘗或熄也其亦無所待乎明天子以剛健之資齊聖之德所用者寬柔之教宵旰

求治于玆八年流俗之論皆以爲責治效似或太速然終未有卓然一說可以起唐虞三代之治豈不爲日力可惜也哉前數歲進言者多引漢宣帝故事宣帝以察爲明者此何足法一二年來聞之道途以爲大昕視朝乙夜觀書每慨然欲慕正觀之事豈爲宣帝褊察苛碎不足以有爲也一時可喜莫如正觀之事然聖學高遠度越前代豈一太宗度長挈大而止耳太宗之規摹蓋有所自來若天下固知其說出於魏鄭公而不知此說又有所自來三王四代之說聚於河汾有王者作而此說

乃爲有用之說也太宗知人而善任使蓋有本者如是隋之天下若無一人爲可用及正觀之初乃有不可勝用之人有天下者每患人才不給於前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知人而善任使人樂爲之用所以樂爲之用者得以盡其所長故也房元齡策杖來謁軍門一見如舊此以何術而知之馬周嘗客於中郎將爲之條二十事帝問其所從來即召之未至使者數輩趣於道太宗得一布衣徒步之人如未嘗得士者是其知之者亦審矣一時大將如英衛又皆出於群盜之余而相許以氣

相意於煩文末節之間則其知之者又不爲不審也矣今明聖在上朝無倖位國無遊民雖未能遽如正觀禮全樂備之舉然而講學究明三王四代之事固已先得之矣今欲混一區宇兼制夷狄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他日知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三王四代不難到也太宗固有意於三王四代之事使其從容於商周之際得其所傳之道而又知其所守之法愚恐高宗成康未能遠過之也惜乎此學不傳久矣悠悠六合無以此說爲己任者王通之在河汾知之未至者也故其所

以設施不過如此耳太宗可以爲三王四代之事而於道術已裂之後求其說而不得嘗觀宇文士及一涉巧佞太宗即正色謂之曰或者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應對唯諾而得夫所謂佞者此豈不爲治世事耶此正觀之所由治也又嘗困士及以一說自解臣謂南衙群臣面折廷諍天子不得一舉手乃知正觀之所以治似非偶然者以太宗之威擅乎八區乃若不勝衣者以太宗之辨彫乎萬物乃若不能言者太宗之所自視如是缺然此正觀之所由治也雖然太宗之所聞

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亦正觀之規摹蓋自此發之有於宣帝之前上論唐虞之際下及商周之盛則當以爲迂闊不可用愚故曰宣帝何足法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略其所短如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臯陶周公之書有如日月

雜著

幸學詔書紀事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黃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已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

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蓋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之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皆由太學來也國家開造之初藝祖皇帝以峻極之摹生知之性視唐虞三代之事不約而同故未及下車首幸太學洽月又幸所以破五季之荒梗拆諸藩之牙角此爲王化之本天下之脉不可不早定也二百年來聖明述作同出一轍太上皇帝於投戈息馬

原缺

啓

除館職謝虞丞相啓

昨蒙恩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者涉世甚疎每愧公車之召奏篇何取遽叨冊府之遊敢竊榮名自多慙色惟是四象八卦之出在於參天兩地之初取經緯以爲文合偏傍而成字大者六籍紛然百家得非齊魯之所傳乃若江河之無極繙經十二豈徒誦說之云乎奏牘三千其亦滑稽之雄者孰能削去其不合自可講求其系爾若群玉之所居置千金於其上卜筮全書則校之太史韜鈐衆說則質之步兵惟經傳前後之不同以篆籀古今之相雜至於數家之學共此一札之訛有加討論如再開闢發群書於劉向所謂多聞訪奇字於揚雄其如已者世有此說古難其人某久矣羈單以而疵賤非敢友天下之善士不過誦紙上之空言筋力已衰日月云邁以士制續書爲不妄以九贊象易爲當然抗顏何多相與呻吟於袁氏之地過情所得且將俎豆於賢人之間屬王公論薦之初以鄉曲題評之素自令汗下況或弓招惟

延閣廣內鼉雋之同遊而石室金匱文獻之具在所宰備數於校讐之末豈容濫吹於筆削之間若陳子昂之在書林將變更乎徐庾劉知幾之當史筆第歎息於荀袁即此名家謂之能事豈爲文字之妙選乃及場屋之陳人有是空疎若何報塞茲蓋伏遇某官道惟盡變物皆曲成當長淮倥偬不暇給之時在全蜀綢繆孰敢侮之地惟德威仁熟從欲而若辭則智名勇功惡乎而可見茲纂四朝之大典蓋有千歲之宏摹稍增載筆之員即課成書之日謂商周而下雖百世之可知然游夏之徒於一辭而莫措若爲誤寵奚取空餐某敢不商畧前聞溫尋故習欲知古人獨到之地其在平生未見之書尚能續舊簡之刊何傷遲莫有可爲直筆之助庶答生成

除廣西憲謝梁丞相啓

膠庠忝職莫助於成材嶺海一封更勞於推轂會是血氣既衰之日乃爲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逮今衰恐伏念某受材最短見事每遲自塵汙於華途已侵尋於暮齒儲闈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太學備員安得陽城之遺愛技亦止此人其譏之

撫瘡骨以自蘇控危衷而有請豈爲望外乃在遣
中額竑藨條場屋之餘亦出禮樂皇華之選此蓋
伏遇某官中進獨立大賓無容於是四夷聞其風
而以一相慶乎內對平津賢良之策乃在盛年進
宣公仁義之談適當暇日遂令蓑貧亦展微勞干
敢不務恤鮮民滌除滯訟究北流商鹽之弊寀南
州買馬之蒟蒻膚三千或有稗於末議行年六十
當無負於新書敷惻怛之懷庶答生成之賜

賀龔參政實之啓

瓶奉制函鑽啓圖論方兩地飛騰之日以十年供

奉之班勢在朝朝喜連海嶠恭惟某官中而不倚
大則有容惟進退若是綽綽然故言行胡不慥慥
爾下坡無愧欲觀南海之樓船次對有加益示江
西之襟帶亟從癃席進領容臺未踰旬浹之間已
躡事樞之上然居任重責大之地而有私憂過計
之人寔盛此時乃爲吾里曾謂衣冠之可述貫掩
古今之所聞近若隣墻同焉列戟家家稷契其是
之謂乎區區漢唐固無足道者若山東之名閥可
數即代北之驕氣何如故天下之所以想聞謂正
入於是乎登用企蹤以俟執簡而書吾亦忌此盛

名入將課其後效豈黄霸不及治郡之日而謝安
何如高臥之時以故長懷無嫌後賀其藹閫盛事
尤激儒衷且合天下國家之謀而爲邦人父兄之
喜究觀大臣出處之際要當一世利害之衝惟無
私則衆所歸苟不伐則事必濟天其有待我不敢
知二十四考之中書豈爲幸會一百五日之寒食
更在燮調

書簡

與葉丞相子昂

麻制一出灑然相賀世之所謂大臣者若未易名

狀然約之先秦古書殆不過三數語耳斷斷猗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如有容丞相每用此道略不費
排布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以一相處乎內而帖然無他者所
恃唯此耳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絶百僚無長幼皆
拜伏於其前相君平立小垂手而已又送客未嘗
輒下階富鄭公在相位雖卑官及布衣皆與之抗
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其中休休焉故見之
於外也常若不足以此知吐哺握髮不爲過當事
此亦丞相所喜道者聞啓庸以來所執也愈下若

過爲憂畏者恐或者反以爲疑故不待再三而後及此耳偶覺辭費悚灼之甚

與陳丞相應求

建安報政當不在數月之後鋒車行且至矣竇學慈祥之日不約同辭如聞比日所見似於過扑稍留意豈爲治建安輕剽之俗要須如是然此正不足以化強梗萬一如所聞者一出舊轍當使去建安之日而強梗者猶有所顧忌耳昨過楓亭見林聘君亦欲要之一出昔之人未嘗以不仕爲高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聘君處衡茅七十年件件如其意蓋爲君君臣臣素定於天下故棲遲之人可以取飽滿如此年事筋力尚無他何爲堅臥不起而使明時有遺才之歎郡守向於眞州同研席爲四十年故人見此盛事如其再升第見委官敦趣亦翛然一來耳富鄭公以天下人物爲意最後於青州得一布衣激歎之甚如未嘗得士者參政搜取遺佚拔其尤者海內以爲當然喜可知也闊踈之與驩聲塡巷恐亦欲聞之

忽聞師德以痼疾竟不起殊令驚淚人事不可料乃爾耳丞相究惜痛割有所不堪忍柰何柰何此爲佳公子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閤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而辭不費可見其爲古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鐫也丞相樂易每在順境中行不知有此痛切事似聞連月不見客恐亦未應得如此以夫子之盛德一無所可憾伯魚亦先夫子而卒不聞夫子過當與哀也慨予爲伯兄長子遠來相依巡歷到南海即得與之相聚十日忽爲厲毒所侵不可救異縣悲傷觸事生感師德凶問忽歷耳唯有痛深未緣到坐隅尚乞豁情散哀稍加飡飯此爲深禱

與王舍人宣子

某老矣竊一第言之慙人不遠二千里遣書爲問交舊繫念如此甚深感愧不可言某初以覃恩可一例得官嘗走書寄三館故人云五十之年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何似討取見成勑黄來僻處袖手自稱曰老夫今於此語可一笑置之然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甚欲乞一番嶽祠爲歲月讀書計因作書如對面語故偶

及之某一生来收拾書卷每自吳中来必至空囊盡買書今旋覺目力日益短得所寄漢書善本并其他數種書雖暗中可以摸索忠信之實何可弭忘也二十年聲名遠出而不改其度此為甚善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璽書褒異遠近翕然以見召節之次第也舍人不患無其時而患所以自處以何者為寇策區區所望唯是耳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接頭翻故書以此為實歷日子然實歷殊不易得往往為俗事所分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茶三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前時所寄數種書甚善一生停蓄来唯此為最每一開書卷便覺眼明此為一如意事也某亦欲集聚偶然所見處謂之六經章句得十年定坐以畢此心然日過一日擾擾不暫息十年之期無乃太自寬耳

與朱編修元晦

前此數得来書每祝耕老有五夫便人去令来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此承除書之下此

程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本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易從根株上說過来別後對此如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話當不止此耳於用中間以館舍處之得貧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秘書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痰唾中有血雜出令人要懸也

與薛守

某生長於莆今且老矣見向来二三君子皆以為易治數年来事緒繁省當非昔時然風俗如故也史君以家世根株之學遇事無留滯施之編壤當亦不費踈揀否前番與潘大史君相約以為吾人乃數年相知他時来鄉井偶相值却有去城市七八十里一處所名麥斜可以讀書終歲足跡自不當到州郡亦要先說破恐他時却相訝

與黃少卿仲秉

先儒謂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口古今人情實不相遠豈有閭巷之人卒然能為是語者此蓋當世文人述而為詩所述者多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一時情狀以當是時有来

詩之官可以轉而上聞爾故諸國有風為采詩者所得若近世有道州民杜陵叟遠別離長相思貧女詞征婦怨古薄命妾皆欲流入樂府使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悲愁恨歎之聲或偶然寓之一聽耳

與查少卿元章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反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為太甚嘗意取周頌况之汨羅即千古滞纍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翟憲

前日以所聞不敢不布之几格辱以雅故無纖毫見疑此一件豈可以世俗論也某小年時聞參政公在會稽偶有一失不忌他人言之源流深遠乃見之此耶幸甚幸甚

與范帥至能

某昨遣承局行計程當已過蒼梧忽觀敕目竊審紫微舍人有節制全蜀之命已專走賀牘此行甚寵料不容固辭恐前旌已出湘潭遂令去人徑自郴江下長沙領近誨乃知尚在桂林欣慰之甚某歲中兩至南海覺得筋力殊不堪若更稽留恐觸毒之氣乘衰憊而來却如何禁當得反復思之勢當乞祠祿為度領計每見舍人處會辭有甚深定力萬里之行想規畫已就亦須牽船上峽否若有一綫道可去自不必起此想某兩度驅海作怔忪者數年雖證候多端不可曉然緣想在是耳來書苦多病閑之懸切第以國事不應逡巡越城舊隱在江東為第一然天下閑人自應少看了錦官古跡却歸來袖手亦未晚遐之一生辛苦故有尋思百計不如閑之語舍人於應酬紛拏中乃如無事

書卷且不廢恐石湖一境不為徒然耳

某自到湘南首尾恰兩年凡再易地今復在收召之數僥竊誤恩何以論報去年五月末出凌江督捕以暑暍多生疾三十年來累頭觸坐無一長進從來不知兵今乃以破賊聞不能無慚色也舍人節制全蜀事權不為分上之所倚重者如是忠武侯當倥偬之日應接不少停而天下視之常若廬中堅臥何意於事功者石湖依然幸不必多念之巫峽一帶煙雲洞壑不在入境中小年時誦楚人之賦每有歲月徜徉之想所以牂柯一念見之

度寐今老且衰此念稍釋反復来教唯耿耿舍人
涉太行以北又望交州爲接畛今乃臥護巴漢而
經略中原若不使一旅人太史氏誇張所歷似亦
太無謂也

與趙著作子直

詩本義初得之才廿五歲如洗滌腸胃讀之三歲
旋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是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
經多如此若補亾鄭氏所序此爲無用之學若鈆
山坐得定當作數段去大家評量看如何古人著
書直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如此苟作也

歐陽氏詩本義初欲作數段注脚去偶閒旌卓入
覲便不復作此念此一件唯林下可以過目若公
餘尚可爾今賀者塡門何暇及此事某頃特作詩
注脚乃在上庠與同舍往還今思之三十五年尚
未成編亦不知去家十年頓在甚處前時欲追記
髣髴第以歐陽不當謂之本義若論本義何嘗如
此費辭說且如關雎云視其居則常有別此一段
却是爲先儒之說所亂若在本義不應爾又云以
其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樂助其事又云能如此
則宜有琴瑟鐘鼓以友樂之此皆支蔓語如引太
史公周道缺而關雎作又不然當時三家說詩各
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
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者乃是一家之說
豈可便以此爲定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
引者非古文如所謂祖飢惟刑之謐此當有来處
非口口傳授之失也則關雎自不當據一家爲說
又如卷耳云因其勤勞而宴犒之又樛木云不嫉
妬則妾無怨讟又兎罝以言周南之君列其武夫
以爲守禦此皆贅辭斷然非本義如漢廣泳墳意
義全失麟之趾只是周南之人目之所見如公子

者乃人中麒麟故以此引譬此在六詩爲比比則
有義興則無義可尋也麟之趾乃以比公子于嗟
麟兮此歎美之辭二章三章只是說麟已說趾又
須說一件乃爲角大序所謂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所以一篇而三致意焉今
乃云以歸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爲國猶須公
族相輔衛爾如此說詩謂之本義可乎孟子謂固
哉高叟之爲詩如孟子見得本義甚曉然文中子
以爲詩者民之情性孟子謂詩亾而後春秋作人
之情性不應亾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某每有習

聽之說文猪多以爲然其次則吾兄自從去家鄉他人之前更不應及此一見棄去勿以視人也

與范國錄元卿

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杯飯足不管他兒女之累但見空屋數椽去城稍遠便可讀書得一日無雜念對書按謂之實歷日子回視五十年所得實歷爲幾許文字如河山無終窮非悠悠者所可到前時得官本楚詞愛之不去手離騷加盤誥此非他作所能亂也所謂一篇而三致意便是古詩體一夕讀周頌不覺天明箋

註不曉古人作文字心曲却把作文字說將去取周頌一二篇除了註脚空江好夕琅琅誦一遍使靈均聽之安得不解脫也

與樊憲茂實

某比緣聚徒遠出二十里伏蒙頒示御書新刻跪受震恐仰惟名世鉅公遭逢聖獎而有此昭回之賜且使籥門圭竇者亦得以與沾丐之餘豈爲文雅治郡欲令諸生一變齊魯之習故有是寵分邪未即隨例走黄堂率爾叙謝不任凌悚

與宋提舉去華

彼黍離〻彼稷之苗謂彼處有黍離〻然彼處又有稷其苗勃然矣如某在斯某在斯某人在斯爲甲也某人在斯爲乙也如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所指爲兩處若謂彼黍離〻乃彼稷之苗即彼黍離〻彼稷之穗說不行苗之與穗非目中同時所見者不應說彼黍離〻乃彼稷之苗又彼黍離〻乃彼稷之穗以此知非一時目中所見自曉然也十五國風如周南之國召南之國蓋自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爲得之又一變而爲離

騷耳如氓之一詩蓋出於詩人所傷六禮不明不待媒妁而自相通有如此已甚者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淇水也頓丘地名二章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前章謂淇謂頓丘皆指所經歷之地即復關爲處所無可疑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乃叔所以未嘗見垝垣之時不見復關即戚嘗出涕今乘垝垣已見復關矣乃笑語卬若也又叙笑語之意爲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第三章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詩人叙述無可疑者

與鄭編修漁仲

石室料理稍〻就緒但公道難行日有齟齬二兩年間無遠近笑罵今年来何止笑罵某每與人不相關自反已久而待者益衆從此至老死無憾也六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夫子三四十年足跡半天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於討論之後僅無一人知制作大意某前數年聞夾漈有說便心開目明第恨無成書可驗耳此日仲友兄弟相聚亦許就兄處逐項借出某愚且顓年歲間須見次第想兄不於某吝某傳也示喻石鼓刻已釋然前輩所作大率無據某間遂師

喜其圖書六兄爲此物一行而傳聞者遷就其說吾曹門戶絶無人六兄當爲天下唱毋重他人疑心焉二姪謹畏可喜惕前時習懶今亦稍入繩墨然所見俱不俗要之當有所至某近来選數人逐番講禮書到樂記中庸却自爲開釋此數篇似董仲舒所作與大序繫辭相爲表裏耳古文書亦易得汲冢書只少馮一本倖應抄未足併納月末間納去

與丘左司文昭

某違離之久耿〻不去心涉秋多暑不審惕恙長道台候何似某不謂夾漈六兄僅至此海内所同惜執事綢繆骨肉之交惟夾漈爲當之公侯胥中如空谷何物着不去然相看到頭白者今爲幾人乃朋友一關失何可復得之寢門之慟今已數月一歷丘隴哭之如新喪奈何奈何古者置朋友於大倫五者之間是其情好當如父〻子〻兄〻弟弟今人豈復知有此傳聞昨者隨柩来服以緦此惟酌其情之所安者爲之未緣一吊令人不滿心其每讀書見古人中有是事且至涕下固當以此授之後来者使視公侯無愧色乃可爾宿草未除

當一見若斧者併以觀禮焉言之於邑

與陳循州體仁

說詩兩項善哉善哉此爲第一義也六籍闕落惟此爲完書緣三家以己見談詩有牽泥不通處所以去人情爲甚遠某嘗向人說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爲無得於詩者才見二詩的然如是則三百篇之義不費辭說反覆来旨有戚戚然於予心者故因以及之然吾人如此說詩却掃門外草深三尺也

龜峴墳亭前時一寓目知兄苦心畢力爲此舉未

定數祿之居而新龍乃爾賢者所爲衆人固不識
深欲書此事至竟以所取之名未甚穩若名之可
言此但數百字一日即辦耳兄之長才治一郡有
餘力不知者以兄爲好生事顧兄作郡使有實惠
及人若南來者稱道不絶口即三十年之末交同
受此沾丏也最不可飲酒聚食客如衲僧行却携
數卷之書以自隨此爲却癢第一法也藥方無出
此臨發程更須箋註一上乃可耳

與陳侍郎李若

竊聞提宮以一疾遂不起痛甚奈何傳說不眞未

敢即遺跡今已數月猶以爲不然續得曲折於潮
南傅史君挺筆酸愴不知侍郎何以堪爲痛甚奈
何二十年中侍郎有此賢兄每來書其中多謹語
以携出同看一過道由合沙尚幸一再見之以聞
歷耳惟有悲切提宮曩昔本無宦情龍光所及爲
千載一日此在侍郎蓋爲瀟灑事也鶺原已矣傷
涕何及某年過五十或可以得斗粟平生寒苦相
傳依有如吾伯兄且不得共此斗粟乃知提宮生
前得一命在今日爲無可憾者惟牛於墓下不如
斗粟可以相及言之涕下辱侍郎他時有見母之
寵因不覺及此以其念吾伯兄知侍郎所以愛兄
者何有窮已也遣疏稍濡滯得不以此爲讓幸甚

與鍾離守

伯兄生長閭巷本無可述惟謹身節用以全庶人
之孝其措心不欺出語不雜閭巷遠近稱爲長者
同此宇宙五十餘年未嘗有惡聲一到耳以故託
交人襲賓之畧書歲月至於言行可以爲一家教
戒則自書之前時南海所寄來似於某稍假借
又未敢鐫出辱諭函稠沓之問惟知竦矍
蒙示下林處士省劄錄白本此爲明時甚盛之舉

非史君貪賢嗜德即希代之寶何從發露然於今
爲三聘矣古人賢者未嘗以不仕爲高夫子所謂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夫
子此語實無滲漏自古隱者知此說爲未盡欲潔
其身而亂大倫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洊齊於二千
石爲舊交在某公亦不薄州郡致羔鴈敦迫上道
某亦欲以一紙趣李拾遺行矣

與泉州李倅 迂仲之弟

承見寄論語一編某三十年來爲徒友所困亦稍
稍見得古人大體乃知儒釋之分若青天白晝退

之於釋氏經所見止是見得名教中要當如此耳論語問答未嘗放開至如子思孟子便說出許多夫子嘗謂吾無隱乎爾此必非同堂合席之語夫子呼曾子而告之以吾道一以貫之乃知他人未可以語此耳近時說論語大率會儒釋於一條不知聖人一出語無非日用飲食之事門人弟子得之分所謂有始有卒者在此耳某嘗看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蓋眞實見得如此是太虛中有此易簡之理論語問答乃因事逐旋說出若見得大虛中眞實有此理卽論語乃其注脚耳今人

讀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豈不甚曉然不到錯了本文本意却不知吾道一以貫之何嘗是兩樣說話若假從大虛中抽出不應有一段難說一段易曉如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發此問要是群居中無人問到此夫子所答六字只可作六字看添他一字脚不得乃知聖人所答如此無滲漏自是大人氣象如群兒隱大父王大父說話必不支離及他語也又如顏問子之志此爲卒然之問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又見得大人無滲漏處某已略窺高明之學自是一家然似欲通儒釋爲一條某之所見偶不如是又不敢不以告也

與楊次山 龜山之孫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爲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吾一律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所以遺後來者爲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

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个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爲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卽踴躍道其事又初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孔子之門恐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樸中乃爲無愧耳

惜哉十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者恨
不令聞此語也陳寔管寧元德秀姿禀如許數百
年中乃一見之却不聞道此爲大可惜龜山先生
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一在三衢即徐成
叟其舊識之前日過三衢已八十餘從前不應舉
不應舉一件自是難學近自龜山遺書又益出吾
子求之有餘師乃至遠〻以書來此數年來朋友
雖落而其爲獨存其方深憂所見有所未至則無
所參質得吾友一紙書此心耿〻恨不得一相面
以畢此說耳承所問數條豈敢有所受試道一二

吾友幸擇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如車輪
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縱須刻推不去便覺得
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嘿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縱
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即爲說一以貫之此是
夫子說向曾子以曾子窮理至此夫子故以是告
之曾子出門人問之是門人未知所謂故曾子告
之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云者謂夫子之
道厚如是忠恕有不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
一以貫之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致知
格物致知是初學第一件不當求之太深今以日

用件件求之求之不已則參乎天地古人之所言
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須見得日
用處注脚自可曉所問數條不出此有所未盡更
勞嗣音判院丈不敢上狀此爲龜山先生文靖公
之愛子龜山之學海內沾受公之難老後來所願
也

與陳伯壽

夕〻欲作伯壽書爲不忍發語此心愧負始或墜失
先大夫於宇宙中爲第一流輩以特立孤處不容
於談者之列及公論一開死者不可作言之涕

下奈何奈何先大夫嘗語人我與謙之未相面已
定交於文墨中悠〻海內知我者少此念一〻歷心
酸痛何已異時伯壽繼數歲不獲以尺紙道悲甚
之意嘗欲一出永嘉以斗酒敬酹國子先生之墳
經歷家艱埋伏丘壟過十年如轉臂許老矣無他
念不知更可哭之荒榛野草之旁否得書聞欲遠
遠一來甚善不料得尊夫人能爲此數月留遣否
惠然肯來當不出仲月及秋而還亦不至多時客
食耳如或牽掣不果來劉司戶復之不出一二月
到永嘉便到先大夫墓下以其故於伯壽無隱情

此為屋下人若朝夕從之遊頗好耳

與盧仲蒼

陳寺丞館地恐不可就開破頭便作啓事見之此為大不著題只凡舉措須當愛重豈不得貸自在豈可有此忙迫氣象邪此五十年布衣受用不可不使仲蒼知之

侍郎周丈不知曾見之否此為海內第一流也令人起敬每見說歸去即閉門定坐恐時官亦無緣相見得司業劉丈書聞得早晚來青原見周丈此為壁立者他人無湊泊處若携書見之便不直一錢劉丈文守只要得不求者與之求者定不與某於劉丈事契為不薄每諳其為人恐仲蒼不知此故悉言之仕宦只是靜退不求知不求知之中又刻意讀書此即未可量一分一亦皆有定分決非人力所可到

與林晉仲

人生一世稍稍如所欲使可做得數件好事不然讀盡天下書亦是生來分得此分不讓過此一生也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乃是依然而活者某老矣所志願在讀書不當如此擾擾過却白日偶聞有

說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上水可到此洲乃合兩山蜿蜒之狀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絕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島居之樂惟某為知之

與鄭耕老

聞令弟竟止此為之傷悌累日相去小遠未及拊棺一哭之當候湘鄉還時併一往耳此郎根質大好去歲數月留此群居者未嘗見其觧衣惰容遽訃及門各各傷悼之近時人於父子兄弟之恩或甚薄死者肉未及寒乃投之烈焰中初不以為意古來極刑不得葬乃如此習俗移人不自覺知此一件千萬痛思之墓田有近傍處作一小坎所費甚不多如棺柩易朽亦自見不得只是聚薪一火時無以為心曰耳俗人多以其無後自不當作墳墓殤子何嘗不以墓祭之盖古人送終之義甚不草草也

與林之美 七

金山草堂一件懸心廿年無力及此不謂晚歲見此稱心事然此意自某發之摩挲好石自不當後

從今到白頭稍稍能拄杖即年歲常輟數月相伴在金山以来寄爲終焉之想以金山爲汗漫之遊他日兒童問我者所謂蒲弄林六翁即我巳摩挲之意稍發露兄以爲如何

蒲弄之役千端萬的而丘嫂者指此爲東蕭扶犂之處不欲公去乃不知吾人欲爲扶犂兒何可得也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爲建德之國客来燒芋客未去當烹魚酌酒客未飽又燒芋且不怕他道是過當費了官物也相聚纔三十左右今五十矣要他富貴是何時惟一日事得一日快活

無事爲吾人實歷處此意皎皎也遣来精甚之米當以給祭者不止於口腹耳叔叔婦料須一出見之不然當令賢郎一来此豈可放慢至如許也歲寒相聚湘鄉揭陽巳冥漠眼前所有唯此翁耳

與林元美 復

忽聞朱簡叔僅止是爲之痛懷簡叔爲人襟抱無塵雜世間百事過而不留安得如此等人近来甚欲得與之款曲說話又見其多病空華過眼不可把翫令人痛心吾弟一生敬慕之何以措情奈之何昔人謂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知海内悠悠所謂兄弟者此天倫爲最狹或累數百千年不可求或偶然一二數耳若關了直是無尋訪處也其即欲還東井雨中不欲出次日聞莫給事旦夕過此須少候之人事煙綿無休歇時可是悶人小子輩欲整葺數椽之屋云是過一春遇水潦即前段屋子亦自立不住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杯飯且放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東井一出太多時了此一件即過去學可爲道意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聽雨須是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迸得一二種好芋城中不是燒芋處

與東之

司戶兄塋事在甚時欲於墓旁穿一穴此說極當周人族墳墓只是要人心稍安穩此外不須問也儒者亦須自見得如此委巷之人不通今古便事事聽人說何嘗自有見處何處日者不說一邊話何處士大夫不道他曉得風水至竟無一著實處呂伯恭辦喪塋一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耳平時交游零落無幾人生不堪把翫言之悽愴實之無疾而死士大夫寃惜之此兩段塋事若掩土可以及見亦稍稍

蒲一念第以許多時求去去未得繞蹉過此一事寒煙宿草如何過日也

科場又參差此不可曉此一件唯三折肱者得之爲甚審若歸咎平時所習欲改絃易調即去此愈遠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西軒及方工字一生來不知有舉子調度亦只三十以前隨例收科名此等人物數千百年偶一出胷中所存豈直爲一第輕重耶此已遣人去乞祠恐必可以出嶺往來山中覩舊時相從此等樂事在人間爲第一但有杯飯可以過殘年此外何求也

示成季

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詩踏著實地謝玄暉陶元亮輩中人名不虛得也怪見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祭文

祭葉丞相文

年月日具位林某及同郡二十有二人謹以牢醴致奠于故相國南陽公之靈烏乎昨者城頭立馬如簇晝漏未盡驚歎出屋昨者拜公長亭之上今夕何夕哭面相鄉一躡里門便爲陳迹穿市出巷爲之失色從古遺直雖然一辭惟知有公不知其私以是當路及此去位不待闔棺而後定謚萬斛之舟常若有餘異時旁杜無事可書謂此東歸從

公綠野所覩後塵去如奔馬死生之頃於一轉袂不及他語惟索袍帶集衆散核桑梓之恭胡不慭遺愁我心胷尚饗

祭宋待制材成文

二年夏四月庚子林某等以清酒殽蔌之奠致祭于故待制莆陽開國宋公之靈烏乎古之人古之人有耻獨爲君子者蓋謂其直已而不直人此豈惟一國之所敬事也公於是人異世同調公不可見雖然相吊維是故國傷哉耆舊視公八十如弗克壽公在迫卒未嘗改容亦不自知如是爲恭允

所屬託公則不受無一愧辭出於公口藍田白璧
索之天倪海內所寶我屋東西門無雜吊我悲塡
膺何年尊俎有此典刑尚饗

祭方岳州端立

三年春正月既望越五日乙丑同郡鄭耕老朴共
林粢龔茂良劉夙劉朔以觴酒盤飧敬致祭于故
巴陵使君方公三兄之靈嗚呼此邦之老德義所
憑胡不少留悲慨塡膺維公嗜古如將弗勝役役
求仁發諸友朋有錢一囊過於珠玉昏莫叩門不
復停蓄其視十萬如一稊粟以我當然未爲駭俗

故人空屋無雀可羅公每一出復此經過所遇瀛
疢以手撫摩悼稚得食於公爲多湘鄉客死要公
一哭不見西軒亂我心曲寔食小蜡何爲可續公
有長技憂憂如拙其在巴陵乃如道州有是壯思
越我數籌垂死一曲聽者回頭如下急坂尚此停
輈尊酒来哭今者何夕一去山陰使爲陳迹尚饗

祭曾經略文

維淳熙三年春二月辛丑奉議郎直寶文閣廣南
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林某以清酒牲牢之奠敬致
祭于經略敷文曾公之靈閩山接畛軒蓋閒閑越

臺共事歲月翩翩公今幾何曾未華顛徹我南海
奠此東偏帳下飛觴如卷長川是中樵領維公則
然明日渡頭風絮滿船公此一去相見何年能飲
此酒有淚如泉嗚呼悲哉尚饗

祭范諫議西叔文

年月日同年進士具位林某等敬致祭于故諫議
蜀郡范公之靈嗚呼客去岷峨欲見何時況復危
酒從此長錢公下瞿塘萬里孤蓬一涉臺省百步
生風公在時輩子雲相如不得而親焉得而疎道
州有道尚或棄去公當衆流截然砥柱其位愈高

其貌愈下曾謂逝者乃如晝夜題名上層十年猶
新一夕視公公爲古人維是餘韻若撞巨鐘縱有
宿草蜀山萬重我輩來哭殺箭維物莫問行舟猶
連心骨嗚乎悲哉尚饗

祭劉正字復之文

年月日國子祭酒芮燁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著作佐郎林某校書郎楊興宗太學博士呂祖謙
敬爲故叅議正字劉君復之一觴之酹以錢引百
紙爲羣祭錢寄衢州官庫又以四十紙變易輕賚
遣一力走墓下伯恭謂可無數語某亦何忍闕此

然終不可已凶間初来交游哭於我即欲造酹錄者一切謝去伯恭以爲復之弟兄所與友特可一二數此女可不使之與聞之已而三徹不肯納此說如是逡巡又復累月此說今纔定於乎千金之璧下或墜地悠悠陌上孰不悲惜况所謂志念綢繆之人哉往此卮酒涕淚蒲衣縱有宿草如何勿哭尚饗

祭鄭湘鄉叔友文

林其趙伯達方秉白劉朔以四月既决越三日丙辰哭湘鄉先生之匶於西郭以杯酒盤飧敬酹之

嗚呼海内豪傑淪滅不返酸痛宪惜其在我邦湘鄉文律如石鼓泥蟠前者不及識湘鄉道其如嶧山野火後来不及見湘鄉之名百代凌騰屈原賈誼之非不足而蹈道則未也客有過長沙者諒之乎三先生亦欲相與破夫褊迫之度而爲是衡揚眇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濵一夕卮酒我思古人尚饗

祭陳西軒元矩文

元年秋八月庚申同郡林其以卮酒盤飧之奠敬致祭于故長樂大夫西軒子陳子六兄之靈嗚呼非者一來涕下滿把欲語平生捉筆不下今夕何夕我輩俱來笳吹未動空釜生哀同日師友如交一臂所謂横渠子無乃是風雅胚渾文字萌芽無際可尋自出一家我酹維何寒泉秋菊三哭而返冥道胷腹宿草来時雖欲勿哭如之何其勿哭尚饗

祭林萍齋商卿文

年月日同郡林其以盤飧卮酒敬祭于教授萍齋商卿九兄之靈爲乎死而易簀請得其正君子之死亦以言命學而干祿一世滔滔乎於場屋乃如

鴻毛自幼而壯今又老矣鶴書屢下堅臥不起豪傑維子異喙同辭若爲夭矯將待何時不聞古者以是爲高六合一籠又將何逃解去褐衣来及三月所謂大倫無或玷缺我居柴桑子来彭澤子一及門我有重客無妄之災行道悲傷于於崔琳異時相望開元故事如將目睹或下筆札然焉悉數相逢戚嗟無書可傳曰暮之遇是實徒然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亦有卮酒云何勿哭尚饗

祭陳撫幹季時文

甲戌之歲六月癸未朔越六日戊子同郡林其謹

以盤飧致祭于友人故撫幹李時五兄之靈嗚呼李時惟我知君惟君知我十年纖悉巽襟開抱我學甚迂敢謂多聞直哉而諒曾是有君昔我去家手書蒲箴我行徂夏我旋逾月如何良朋雲駛川決慨然弗及當食而噎嗚呼李時蘭水東西日驀雞豚平生之言吐而復吞人事終盡短長勿論百年隔闊共此一轉嗚呼李時涉世孤艱十年一折不肯低頭瑕笑同列見惡如逃見善如奔所食者實其葉以繁將以是道貽之後昆故人有子敢不盡言尚饗

祭陳縣丞毅夫文

三十年春二月庚戌朔越洪日林某以斗酒一食且百里致之故友人惠安丞君毅夫之靈嗚呼吾毅夫且死矣傷哉可柰何傷哉可柰何凶問隔夕哭之廬下明日不脫衰自三十里來郭外呼一二故游聚哭之及見諸兄諸兄望我即哭嫂氏哭來前阿婦小兒俱哭哭已走其舍百年父母牽衣大呼且相面哭之不絕聲既而謂我言曰我兒似欲於若家約婚今其死視此爲何語其哽咽惟命隅日盧篆卜以吾仲氏之女不得卜今以神篙一束致之柩下請遺我以繇丘嫂阿叔叩棺拊心讒呼而卜之繇曰可吾當以稚女而歸之季子夬釋㱕之日取幣五兩更如是四五年且逮笄矣是爲高堂末歲綢繆之念得以過杯茶此吾心也卜之而吉此數語當令他人見之其不爾當以此辭焚之靈座謹勿以語他人也夫夫婦婦決非下日偶然者我則不敢知惟鬼神能知之援筆涕下忍苦道此四十年肝腹之語其以此終訣乎尚饗

三十年春三月庚辰朔越五日甲申雲車東下越四日丁亥及垣林充李喬林某趙伯韶伯達劉洵直方秉白劉鳳盧篆哭之於里門徐壽仁崗且長欲酌酒以酹于柩下嗟哉毅夫宦食下邑年不逮五十此爲可恨也已執戟微官其道故大河汾短齡其名已長吾將何所恨嗟哉毅夫綺腸繡腸冰膽玉肺且將視黃叔度郭林宗等輩無或慚色其一夕凄涼固應如是也夫人者皆得以事父母爲妻子毅夫獨不得爲夫人之所爲者此吾黨之所以究惜毅夫所以氣欲盡而目炯炯然也君子凶災野人相吊行道且爾況乃故游憯憯西州非謂昔者百年一日如此卮酒尚饗

祭歐陽孺共文

歐陽子孺共以夏四月甲申瘞之白石岫樞且及㠥林充林羙等攬衣而哭之充以齒先敬酌酒以告之曰嗚呼孺共胡爲乃爾耶哆然孤墳期以日中且勿遽去此爲里門嗚呼前者數年孺共無他念所視索處乃如調飢耳年過五十而以徒友問學爲一日不可闕者六合之中鮮有是束孺共卒然有不可已之疾同堂而處者闞之相哭天下百事如水寒火燥名實不可亂今而掩土又相與隋汝不數他時所謂紛紛送葬車也嗚呼古之人有以餓死者豈其所欲也哉孺共之嗜學死而後已且如是尺寸不得騁通塞時也長短命也然在我輩悲酸嘅嘆盡有所不能自已者耳嗚呼鄉井罔處無他肺腑孺共且死吾何所聞吾過此又不待走墟墓而後生哀也死生契闊如此卮酒尚饗

祭王郎文

二月既望越浹日庚寅叔具位林羙以觴酒殽蔌告汝秘校王郎孺人五十六姐之靈鳥乎吾在嶺海聞汝夫婦相將來歸十夕逢迎春風滿屋我涉里門中表畢來獨汝夫婦羈寄荒村我懷仲氏涕淚如注更須一往撫汝之孤尊酒告汝悲恨何窮尚饗

代祭張魏公文

一年秋九月既望越六日癸卯具位謹以牢醴之奠敬致祭于故丞相觀使魏國公之靈嗚呼當代人物飈馳弗留此聲歷耳有涕如抽公歸何所㦖村前頭謂言乞骸將老菟裘豈曰夜壑迨無停舟今者東維一星上浮亦有巷哭寒風颼颼嗚呼悲夫嬰知都督江淮草木雖百其身又焉可贖維公是寶豈年之玉維公是愛飢歲之粟白溝以南黃河之曲寫公赤心如空中燭雖不隨公馬之僕烏乎悲夫古事重名唯傳一節刑維尓登教維尓尚赤松焉往是爲漢傑古之盛名與公同轍左袒一呼如彼烈烈捧日而出俄焉朝徹公以是故而不可涅今所公至于大耋推鋒越河無乃斬絶公每從容謂之若缺烏乎悲夫安石聲名喧喧百蠻當其甘寢不動如山幼度來前無盡可殫我非斯人若是旁觀海州初定晉公乃還瞻彼綠野稱祥其閒晉公之幕有陪者韓曾是屠耆嬌鳳翔鸞顧我才薄爲之汗顔屹屹裴度堂堂謝安

周郎武侯維是班班百年一息乃如驚湍行道感泣愁傷肺肝哭公百舍秋菊登盤望望悽斷不遠餘千烏乎悲夫尚饗

代祭沈提刑文

年月日具位樊光遠謹致祭于提刑某官之靈嗚呼膠庠同日亦惟壯歲粤三十年恍如隔世公爲別乘道出嘉禾一去十年歛如頹波正論初開耆英輩出淪落僅存數焉可悉如公直道莫或蟠屈我亦何能同到宣室有詔御史磨石以書視公渾剛愧我迂愚明目張膽在公有餘公來南邦盖言

將毋錫以延閣繡衣而斧滕也褊小閩之郡楚借公爲重實獲我處我來三月軺車未還時有尺書來置我前旬日之外音書未絕誰謂一疾爲此終訣胡不慭遺痛心如結海内所惜况此同列嗚呼公乎百年心膂層冰積雪蘊抱未究如玉斯缺封人來告肅遣公車陳觴列俎再拜路隅平生之言有淚盈裾尚饗

代祭陳毅夫文

月日婿盧篆謹携阿箕以斗酒隻雞之酹致告于故太人惠安公墓下嗟嗟我公壯歲一官三十年來如玉在山河海之潤豈止乎九里之間夫人之穟日常滿門而我獨拜公於纍然數尺之墳謂天蓋高有冤莫聞顧我不肖敢言子婿公之許我亦惟先世中更禍創不合如蠅公撫嗚劒掛之而誓烏乎公不負人於死生之際而我豈負公於今日者哉惟是阿箕誰結其褵譬彼異類生而食之人亦有言生而賢明死必英靈以公之生必能禍福於人數語莫吐惟有吞聲尚饗

代祭黄懷安季野文

嗚呼習焉同處惟德其依如君志行古人與歸我

輩弄筆啁哳未安竄易數四譬彼雕鑽嗚呼籍甚時輩欿然自居云胡一命弔者在廬秋風道隅空庭酒杯盡日三哭挽之不回嗚呼哀哉

代祭蘇子翁文

嗚呼艾軒道子翁爲後來孫出者湘鄉以爲然休豈得子翁文以此語爲然子翁有行色出門入門焉足如絆乃不知此爲長年訣去者子翁無一可愧而死期且至子翁未死數日亦自怵惕以爲士之未遇當如處子障面登車乃可耳拙尋是語酸歎冤惜何復可逃也仲父幼弟逆其柩我輩三十

人且擎衣走二十里野哭之平生尊酒所以爲道欵曲者如是而已耶

祝文

赴廣西憲告墓文

年月日孫具位某謹以清酒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祖考妣墓下某遊離丘壟斂焉五年歲月改換維以悽愴比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爲遠瞻望西郭精爽飛馳謹遣孫局遠至里門丘嫂仲兄敬具酒醪牲醴之奠尚饗

年月日男具位某昭告于考來寄府君妣太孺人墓下某昔日負笈乃爲祿養得官東下松栢成行雞豚弗逮銜痛終久比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爲遠涉彼崇嶺瞻望孤雲瓜代何時方寸斷折尚饗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授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葉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僊遊縣

曾祖　故秘書省校書郎贈少保妣黄氏贈衛國夫人

祖　故保州助教贈少保妣方氏贈福國夫人繼余氏贈華國夫人繼陳氏贈定國夫人

父　故不仕贈少保妣郭氏贈瀛國夫人

乾道三年冬十二月尚書左僕射南陽郡葉公薨公諱顒字子昂其家牒爲光州固始避地而南今爲興化之屬縣僊遊人五世祖諱素泉州文學累贈鴻臚少卿高祖諱賓景德二年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曾祖諱傳復以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祖諱寶臣以特奏名授保州助教父諱霆惟晦處

弗仕公少遊鄉校性力重交遊最少徒步走京師
隸博士弟子員多所貫通不但誦空言建炎以来
歳多巡幸禮部貢舉分諸路公以是第進士調廣
州海南縣主簿關陞從事郎爲建州録事叅軍部
使者行縣遇滞訟卒未决悉以屬公雨税所入其
弊爲多端每當輸期市中浮食者率衆掠而去主
客出入粟麥折變並緣奸欺害及田里部使者欲
下令禁絶此輩公以爲不可郊野之人有終歳不
至官府者若或輕改即其受害當數倍他日不若
創爲定鈔則宿弊自去至今以爲便改宣教郎遭

少師憂繼而有瀛國夫人之喪紹興十七年始知
信州貴溪縣縣大而俗梗人易以抵罪公視一邑
如家人唯諾邑中不敢欺偶妖賊作坐削兩官後
五年知越州上虞縣會歳飢公白郡欲先時出賑
不聽公謂邑人飢且死吾亦不暇他恤乃發所儲
粟飢而老弱流徙日益甚府縣方議給食卒無以
相救獨上虞以故不凋瘵方春月勞農有遮道而
拜願一識公面者秩既滿主管南外敦宗院屬太
上皇帝更化之初起沉滞招豪異知樞密院賀公
允中以公端方有守静退無求薦諸朝明年遷司

農寺丞即乞從外補知處州未幾徙常州毗陵財
計素絀而用不給公来逾月軍有見糧吏無斷俸
客問生財有道乎公曰一州財賦可爲一州之用
不容更有生財之説要當量所入勿令便巧者措
手於其間何憂不足公所至必欲事事出己意以
是忤上官遂乞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上即位以
尚書郎召已在道除右司郎官遷左司郎中拜尚
書吏部侍郎四選之三悉歸銓綜每吏抱文書来
旁午相屬須史即竟七司弊事因循未即去甚爲
衣冠之蠹公乃上疏曰今入仕之員日益多故注

官之闕日益遠遠者五六歳幸而近者亦或三四
歳行李往来廬井伏臘是皆取給於到官之日欲
一槩責以典選之官貫穿案牘不如吏出入條例
不如吏歳月久遠不如吏典選一事衣冠清濁所
由分也今乃使之入銓曹之門則與吏爲市出銓
曹之門則與民爲市可不思其弊之所從来乎臣
請爲陛下畧陳華弊之説一曰隱占闕員之弊謂
如遠近州郡所上闕員自應次第揭之令資格適
相當者隨即指射今乃不然留滞蔽藏有如機密
非緣貨賄終不可得欲革其弊宜令州之按察官

領其事有非泛闕員隨遞來上所列先後不緣吏手如是則隱占之弊可息二曰引例異同之弊謂如某事有合原減有不合原減者又如某事有應保任有不應保任者法雖一定例則百出故甲與乙事同而例則不同有所屬託則無不可用之例欲革其弊宜令七司吏曹各以前後所引之例差次成編令逐曹一郎官苑其可用者為定格不當更引他例三曰掊摘小節之弊謂如或覃恩磨勘或齊注授擬所合用文書一或訛舛則沮格不行道路之相遠歲月之相去士之貧困者受害為多欲

革其弊宜令逐曹郎官遇所受文書惟於刑寺有所妨則不可行其他節目不當更有排抑臣謂凡今銓曹隨事弊生不但此數者特以衆所共憤而胥吏以為當然者如是上意嘉納之公與本曹編求條例為之去取一歸至公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自是升降予奪始有定說上覽之以為七司弊事剗革無餘勑吏部鋟板要與法令俱行也明年春三月除吏部尚書始有用公之意秋八月引見便殿禮遇過他日且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之禁中弊端乃紛然如此卿亦何從得之眷異再

三爲八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春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居一歲諫官御史有所論上遣近侍慰諭之明日至上前上未欲聽其去公曰臣待罪政府本無善狀而議者以臣私家招納賄賂勢當下吏即罪狀可白臣敢意滿被第恐陛下知人累耳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即日出關過閶門行至合沙章遣同母弟之子持詔有司按驗無迹上以爲所劾大臣風聞失實有詔趣公赴闕當是時海內咨嗟謂公自徒步至爲執政大臣初非勳舊一涉猜疑人情岌

岌天子待以不疑乃如是公闔門數月已有田廬終焉之想及是捧詔嗚咽出涕以羸疾懇辭上復出御札使者屬于道公以是歲冬十二月入對上問勞良久公但引咎無他語除知樞密院事未入謝拜尚書左僕射公在中臺予決然否即數語可蓋所當予非緣一面其不當予不復吏委曲性直道其不可耳公所推引皆州縣有名迹者時治獄之吏率詆欺弄法上欲取公平不撓者寘之廷尉公奏陳彌作近自蜀地還其人獨立不避卓上深以爲然除大理少卿大縣四十常州無錫可一二

數中書嘗擬進上問今知無錫者爲何人有擬頎
之具否退而語人曰一縣之微乃關聖慮如是叙
進百官豈細事也哉有資格當擬縣乞以縣視州
聽二年即解去公謂其說可行而論者復多端公
曰此特未嘗當劇縣而欲以口舌定之耳公於進
賢退不肖惟任鄉不復示私恩每退朝於所親語
不及時事有閑獻納即削藁雖當國之日淺而公
道開張請謁不行也中山王柜時爲左司郎官謂
公日來平章萬務終無一件涉私喜怒每每對人
及此事歲丁亥日南至雷未應作以漢故事宰相

宜上印綬還私第公以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溪行下鐔津戒操舟者期以某日到里門昏
暮来歸骨肉相集聚酒數行即[illegible]臥内覺頦中齋
畜然亟取藥囊来卒未及發鑰乃呼從者具袍帶
奄然而絶得年六十有八他日登門者哭之盡哀
行道之人相與悲嘆以爲公一世質直不下古人
丘里之言爲如是悠悠海内議論當自定也以觀
文殿學士致仕遺表聞上嗟悼久之贈特進公之
師友如尚書郎林師說又其所畏者有臨漳高登
一生相慕尚如子雲之於蜀莊也登嘗投甌識切

當路者適捕之甚急公令獨身走登曰得不爲他
人累乎公曰縱以此獲罪何所憾公即出爲具一
舟舟移乃去公在上庠有執政大人者遣斥逐留
其孥邑西或者順時宰風旨欲索其家取嘗所往
来者尺牘寸紙公以此密諭之過一夕無所獲公
面色嚴冷一語不徒發嘗於道中戒其二曰吾生
縱益於國死不應乞謚家人驚愕[illegible]忽及此
耳一涉富沙便指日来故舘是夕公薨方悟此語
爲早定豈念慮不雜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其配爲陳氏封安人追贈慶國夫人子二人元泳

宣義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
鑄錢司幹辦公事元浚承事郎充鎮江府排岸女
四人長適迪功郎新廣州南海縣東尉林夏次適
奉議郎新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姚宗之次適文林
郎添差充兩浙西路轉運司准備差遣方崧卿次
未笄葬于縣十里大旗之原實六年春二月也公
既貴所食先疇惟一頃又終無數畝之宅隷妾器
服不改其舊公所薦達未暇及州里乃以其備數
故公之二子以其行事来固辭之不可公之獻納
藏於太史氏如其大書之以俟君子謹狀

左中大夫秘閣脩撰贈光祿大夫林公行
狀
故左中大夫充秘閣脩撰贈光祿大夫林公諱積
仁字允美莆田人自唐邵州刺史而下所傳以系
牒曾大父諱澤大父諱規再世弗仕父諱逵以公
故贈光祿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光祿嘗事
縱遊南至廣之東莞莞隷令有鑒裁一見公且笑曰
公縱不欲仕終當至二品公其以子貴耶公幼而傑
異身長七尺豐額駢齒聲如鐘紹聖四年舉進士
第補建昌南城主簿復調建州秋官歷甌寧令甌
寧岩邑也民稍失職則竄去爲盜公以人情條析
之凡三歲益萬五千餘戶時以四最六善課群吏而
甌寧爲第一徙維州北海縣河歲決而幸不飢所
斂緡及他縣之半公爲之伐石障水自是有寧歲
其於尫弱轉徙無所歸者乃至具醫藥視一邑若
家人父子焉秩滿以治狀聽留凡五年如古所謂
循吏者璽書即下乘遽趨京師除廣濟河轉運還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以內艱卒喪改提舉河
東路常平會河東歲不熟公發廪賑飢者流人踵
來生活者益衆屬靈夏內侮時方斂兵一隅轉餉

盡取之河東以是特轉中奉大夫一時用事者欲
械去天下常平員吏用所私以公在河東獨留稍
熟然後聽其去尋知平陽府緣歷旬朔華裘蠹壞
及移京師提點刑獄人皆牽衣泣送之靖康元年
五月平陽父老走闕下乞公爲守以中大夫直秘
閣再領平陽朝廷議所以褒重之遂命直龍圖閣
平陽至是爲方面以當一道控扼之會未踰月充
秘閣脩撰其再至平陽也望馬首者合沓而拜以
適帛寫公像置之朱幾以疾乞致仕除提舉江州
太平觀紹興初江西列郡以李成之變彫弊已甚
遂以公知筠州是年七月封長興縣男食邑三百
戶自筠解去凡三更祠秩紹興九年起家爲廣南
東路計度轉運副使以十一年至南海明年七月
癸丑以疾不起年七十有二初潮陽有健令揚者
年之獄累歲不能辦逮捕者至數十百人公過潮
一日而牘具公之靈東下潮人酹之哭且哀公策
名五十載所鄉可書天性彊直若不可犯與人交
必呈寫肺肝所遇僚屬或過差未嘗輒怒辱之故
人[illegible]牘必自其手出少嗜學雖暮齒不少衰昏戚
之空乏者所入祿米至分剖而食之娶長樂王氏

朝散大夫知饒州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晦之女封令人以其子恩贈高安郡夫人公既葬後十年以夫人之匶來卜者謂土薄下濕遂改卜靈隱山之東岡是歲壬午八月癸酉也有八男四女元忠右奉直大夫新知肇慶府元淑故左宣教郎元膺故右從事郎元衡故右承務郎元祐右文林郎新差充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元方右從事郎連州桂陽縣尉元卿右迪功郎漳州長泰縣主簿元舒以進士名故左朝散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惇正故右通直郎通判福州軍州事方曉右宣教郎陳鎮右承奉陳鎔其婿也孫男叔謨右通直郎通判汀州叔明右迪功郎叔猷故右從政郎建安縣丞叔坦右從事郎叔度右迪功郎江山縣主簿孫女嫁右迪功郎方儼右迪功郎方偉右從事郎王昌彥右文林郎吳珪公以多子孫其後且蕃大凡在嬰孺未冠纚者蓋已楚楚然矣公之嗣適大夫能述公之志以其行事屬某次第之將乞銘于當代顯者惟公舊德弗克振耀非口耳所可盡且將固避逡巡十年然不敢不識其大者謹狀

別乘陳公行狀

別乘陳公爲古靈先生之族子也以二年夏六月癸未晦不幸至大病閙太守且來遂捉衿欲一出適亟來問疾無一語小亂以是日卒甫之父兄有悲酸出涕者其子弟走官舍哭之昨嘗出合沙還所舊謂某曰子識別乘陳元昌乎別乘且來甫欲時時訪吾子於乘并之上後數月某自錢塘還始得一拜公儼如綢繆故人也自此旬時輒一至吾廬亦覆道古昔終晷乃去洛下舊遊各記憶所聞爲語錄公於此數家首尾貫穿其容儉其色平道前輩中事爲無可愧者嘗出家藏大筆乃古靈遺書也且曰謁於是說嘗三復之有不得於吾心者子餘請書城南公來過我或竟日所謂菜羹疏食未嘗不飽也公以門地補官初調潭州攸縣尉有能聲改承奉郎知會稽郡餘姚縣廷中齎牒來者日以千數每決遣無停訟仍歲凶儉獨餘姚之民無菜色遷潮州潮陽縣以吏易攝事者爲一切苟簡之故乃至不憚煩刷去之又捐俸錢修黌宇公之來甫視太守猶父兄視督郵從事若主簿尉猶友朋雖不爲斬絕過當之舉然胸中有所未安九

牛不餘殺之回也公之於親戚故人有解衣分羹
不忍相舍之意昨者扶疾以視疾來者必具衣冠
如他日故來者不知其爲憊甚焉死之日縣大夫
致匠竟夕而後去太守恤其孤視死者爲無憾色
也公之疾且革以右朝奉郎乞致仕有子翰娶右
迪功郎前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連景先
之女次飴能力學次韓幾數歲女子嫁鄉貢進士
黄槿有二女未許嫁甥張緯來謁以諸孤涕泣道
舅氏之年五十有五而已矣不得聘欲藉先生一
言書之其所不應書又不應辭不得已收淚而聽

之當世君子者有以哀誄悲些而斟酌吾言者乎
古靈冢世海內所道說故不書謹狀

惠安縣丞陳君行狀

吾友穀夫曰君子哉此國人上下同然之辭也穀
夫諱士宏以左宣教郎知泉州惠安縣丞歲二月
四日卒於官年四十有七曾祖佐祖和孫並弗仕
父顯右承務郎致仕母姚氏穀夫生九齡其得之
群兒中今三十有九年矣故於其所行隱見他人
未必知者某知之穀夫幼而耽書不好狎十八九
時自太史公所錄近至歐陽氏新書皆通涉手自

抄定紹興十二年以進士第授惠州監泊頭場盐
税時歸善遇寇寇退出縣沒流人未返其後少休
息而州縣責以頻歲之逋以故單弱逃散人去耕
耒穀夫攝邑事持以是白之部使者較以數歲去
其十之七部使者所許纔十二穀夫爭之益强於
是轉徙者乃定經界之議初下博羅一邑數月無
定畫適穀夫解官由博羅父老遮道乞留之穀夫
辭不得去乃曰試以我治經界何可以一邑屬我
留三月法意乃曉然且不至用一笞至今猶道說
之用舉者關陞左從政郎潮州揭陽縣令穀夫自

爲吏練習南土先是有通俠者停留海上椎牛商
盐如異時豪賈而實以剽鹵爲事每率意手刃公
然納賄無毫髮罪過穀夫來揭陽按之得其狀卒
以戮死去此一强猾自是舟行無恐焉雨税所出
人不見吏每爲文書檢約之具分置之鄉井令相
轉遞所送未及門而官囷已給矣因繫未遣遇歲
時必脫械稍出之有來訟庭如家人子李不出一
二語學館舊不振至是一唱之旬月課試指畫評
量若師弟子所爲者寬通平怡慈順簡厚可以雜
之古循吏傳中州將以其數事爲海内異政悉條

上之毅夫一官十七歲以交章換秩得丞惠安蓋以去家百里之便也海內公道有如范史君者毅夫心胷一寓目得之史君來温陵旋頃即去毅夫道別於永春無甚疾一二日而卒毅夫之死涂之人有嗚嗚出涕者初毅夫在泊頭尚書郞永嘉陳公鵬飛以謫官一見毅夫便如三十年之舊公所學者聖賢之事其所友盖所謂端人者公得毅夫於流離單乏之處每以書來謂毅夫吾謙之之友吾得毅夫當不至有索居之歎公有間築室作圃遂起終焉之想毅夫以其弟士器師事之毅夫每

一來必竆日縱談而後去公忽爲毅夫言若徜徉有所欲往者却立尋丈許曰幸且死瘞吾當於是處公纔五十一夕感瘴暍温屯上逆疾有殆毅夫饋之藥公矍然曰吾死命也所恨不一見毅夫以死也吾放下藥盌又數日以毅夫所饋可不一嘗之亟令進藥曰此吾故人之意也言未出口而卒毅夫自泊頭來爲之斂匠沐椁疏記後事假窆於其所指之處每一往哭之如新喪及許返故丘毅夫送其柩數百里歲率走書問其子六齡者同郡李宇少跌宕解出奇語客游無定蹤一日過惠安

毅夫固止之將以營家室及衣食終歲之具李生驟得疾且不起時毅夫方病瘍三數日不下牀命數兒浴李生之尸旣而曳踵傴傴憑尸哭之自稅衣巾斂已乃去過三月瘞之瘞之七日而毅夫死毅夫事父母常恐恐然若不足其撫視弟妹無一事爲當心者在官不爲倉卒可喜之名居室不爲暴白難繼之行與人言語惟以情與人共事惟以恕與人游處惟以自信不易者毅夫長不滿六尺而有得夫養氣守約之說故於其凶吉利害之際而心不雜焉盤飡蔬薄日中過客分剖共食者數

人雖或予然自若而時輩不以此忌之作詩論章句未終篇大率以謂古之人有是言約之吾身而然則古人爲然也毅夫有文筆平正温深如其人娶阮氏男五曰又曰爻曰夬每從某於空山呻吟之廬毅夫遺以詩令徒步一來官舍女四一可許嫁其於毅夫有百年生死之心每相期晚歲作室婚姻同一處今其年止於是朋友之道缺不脫衰自墓下一來哭之〻旬時士器以其行事請次第先後之且將乞銘於先生大人噫吁悲哉莆之鄉有子陳子者而使後世無述焉惡乎可謹狀

墓誌銘

敷文閣待制開國宋公墓誌銘

莆之南北隅可一日而至壤地爲甚狹而衣冠俎豆所自出是必有老成人者爲之根柢宇宙百年幸哉一二見之故敷文閣待制莆田縣開國伯宋公年七十八以疾終來歲十一月甲申𦵏之南郭二十里公之先系來自固始有曰驤者官至主客員外郎子爲仁曾起居舍人徙于莆自是數世有家法公於宣德郎揚州觀察推官諱堂爲曾大父

贈中奉大夫諱琳爲大父贈通議大夫諱現爲父公諱棐字材成以政和五年擢進士第調福州士曹掾移寧德縣令人惜公之去爲立祠尸祝之又歷餘干邵武兩縣所至有名迹前時多事聚落竊發有劇賊張遇者轉攻所在勢欲向餘干一夕諜者來以公之畫爲早定從間道引去又有毛湼龍范將軍者各爲束手不敢持兵然所過須丁疆一不如意即屠裂啗食之道出邵武公乃聽空縣遠去及其來無所取是夕鼓譟直至臥內公徐起遣譬之終不爲調一夫及差主管行在官告院遂爲尚書郎扈從幸建康因兼總領大軍錢糧時張魏兩軍號百萬飛書趣調不容一瞬公於迫卒應酬之地常若有餘力是時通議公及母碩人陳氏爲高年公乞移所遷官加通議五品服從之遂懇求補外得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以憂不及赴服除主管台州崇道觀未滿遭內艱於是當路者多顧忌公再領祠及起家知通州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江都被邊使者日相望公處之如無事以太府少卿召遷太常少卿顯仁皇太后上昇斟酌典故一出公手遂權禮部侍郎會朝廷謀帥越即以

公爲集英殿修撰出知紹興府兼兩浙東路安撫使公之使浙東也嘗攝府事唯整頓大要不事文書比再至越人安之屬淮上騷動聲援近輔或欲募兵聚衆益戰艦爲多方之說公從容無懼色至是帖然乃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自此徜徉故里凡五年有爲公築第僅容旋馬而公自以爲太過覽書卷不停手道古往興廢悉貫穿爲有用之語上卒之郊兩得補任因以官其弟之子若補泉州南安縣尉居一歲以疾疾上章納祿有詔增秩聽致仕公和易寬通若可狎

而不可犯卒然而問未嘗不得已爲繆語每惡聞
人過終不肯出一辭可否州縣事及當官唯吾意
所出雖要人勢家不能奪也公爲郎時攬衣出迎
客後二十年公益貴顯有詣公者亟就舍公之車
且及門矣公長於尺牘年且八十每自作故人書
有所問弔一如少年時我數問公疾公以旦莫之
人且整冠危坐一舉手無弛容公未嘗以私問人
人亦不敢干以私故於其死之日門無雜弔者所
配爲朱氏封碩人二子煜右通直郎權通判南劒
州軍州賜緋魚袋炳將仕郎女四人方廷贊李英

仲林天覺李尹仲其婿也英仲右宣義郎尹仲右
迪功郎孫曰簡曰纂並將仕郎炳及簡前公卒煜
以公之行事屬我爲之銘且固辭公爲先達無關
德而付之名位不足以動人者遠日且来乃爲叙
其事於乎悲夫公之出處太史所書平生之言散
之州里有偶然得之者可以爲終身無過之人噫
吁三歎而爲之銘其辭曰
是維可書百耳所聞其或不書聽之云云斯墳三
品約諸奉常尺度所出無或誇張嵩嵩有銘是之
取耳睟然一辭公以爲耻

巴陵史君方公墓誌銘

蒲之耆舊彬彬可録至是凋殘爲可弔也已春正
月巴陵郡守方公卒公諱擴字端立於蒲爲望姓
長官有子六人公爲適出工部直下孫也曾祖諱
謹徽贈吏部侍郎祖諱華終然晦處父諱希叔累
贈右朝散大夫母宜人黄氏大夫公通三經字説
爲時輩所敬從之游多顯者有二子長曰柔立次
儁才公早歲以父兄爲師友不去戶庭而所學有
根株紹興二年擢進士第授南雄州保昌縣尉南
雄於汀贛爲接連人多梗悍一歲不熟即去而爲

盜公嘗一至賊壘遇莫夜不即入有來覘者公方
熟寐遅明乃發榻是不過一二言而決平左司諫
韓公璜尚書郎林公說持節南海屹然不可犯獨
於公交口薦之循從政郎差建寧府建安縣丞用
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轉奉議郎知溫州平
陽縣轉承議郎賜五品服公之爲邑如治家舍竟
日坐庭中聽民訟如對家人可不之辭故昏田節
目隨覓可見鞭杖無所用時州郡苛急百稅輸一
緡率至萬錢公以爲賦調倍蓰也寧忤上官此必
不可及侍郎張公九成尚書王公大寶相繼来求

嘉而公之說爲勝時有健訟者辭連州縣部使者
來覆驗反以平陽龐末有善狀同白之朝有旨增
秩滿後旦復擢之特授朝奉郎通判臨安軍府事
累遷朝奉大夫都輦治中往往多爲丞郎公唯求
外補遂得知岳州前時兵興學館多闕士子至流
寓他州薦送舊籍從而減削公爲之增復其數淡
江表裏巴陵爲重地公嘗條利害凡十三事以內
治爲急而後攻守之技可以次第施行之轉朝散
大夫天子受內禪覃恩轉朝請大夫乾道元年主
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公裁六十以疾甚頃刻即死

尚挺筆爲丹丘別乘歐陽君作挽歌辭公平生
無雜想積官至二千石奉養如布衣時每得一食
視之爲有餘必於親戚故人分割而食之死之日
有道其事乃至出涕者故人來調賓費窘求貸之
錢三十萬一日聞其死以書來唁我云此季文之
友也所恨與之交甚淺可以此錢賻其喪吾嘗以
是事寘之心骨公如先我而死當爲公書之昨者
秩滿囊中無留錢一夕斂匠取布帛爲絞紟且不
足公娶通判廣州蔡君元璋之女贈宜人男四人
伯達前贛州信豐縣主簿仲忽前撫州司戶參軍

季隨以遺澤當補官季驕及二女並幼孫男三人
孫女一人以三年冬十一月壬申葬公于八瀨之
西原諸孤哭而請銘我於公定交三十年則斯銘
也不得爲徒尒噫吁淚下而銘之其辭曰
維是恬風一何翩翩尺寸即上有所不然公爲靜
者所觀在是有此一編何如阿時君山之顛白波
撥撥我作斯銘如彼大招

正字子方子墓銘

子方子次雲壑之西郭太平之原去之千歲當有
按圖而問者於乎子方子弭然而長臾然而彊弇

然而張庋然而揚緣尺寸而下又下之而人以爲
高自視若無所用而人以爲簡闊門見客如不欲
出而人以爲誇子方子長於我先我而聞道吾事
之猶吾兄我於弱年邂逅得子飲酒可至數斗後
五年客錢塘語及嵇阮李白石曼卿不覺踊躍道
其事子謂我翁今也不然一等人物可以同出於
彝雩之下則翁也唯恐後翁今也不然我聽此語
如宿酲欲去是非之心蓋自此分矣子東還我留
苕霅見一二長者臨官施廷先吾與之定交此爲
子之所畏者我得一人曰陸子嘗語陸子於子之

前又一人蓬累而去乃為施子之友嘗寄食於洞庭之上則予忘之矣予於蕭為故家即金紫光祿大夫諱峻之曾孫也其大父諱元寀故宣義郎父諱命與鄉書終其身不至京都子六歲而孤多所通解書卷一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軼語嘗於州里爲薦選然實非其志也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子多從之遊調閩清縣尉到官三百日自是闔門跌宕於風煙無人之處一第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旨召對階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予初來都下齒甚壯伊水之役有周先生者以

子為豪傑子之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所吟寫多出於偶爾不以為長技當使孟浩然陸龜蒙怳然一見之手於群處如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爽出俗之度子之膏肓乃在是而所得毀譽當不出是耳所配為劉氏先數月卒友陵逆其婦以来乃為天水趙德莊之女德莊重所以相友者今為右司員外郎從我呻吟於原上如黃景暹者子以其女妻之次嫁鄭樘次未嫁子之死哭之累夕来者哭於我吾有兄之喪未出戶子之變有日則將齊衰以往我弔也與哉戊来趣銘噫吁涕下廢一食為之銘其辭曰

嗚呼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有是言哉維子之故長松十畝下有伏兎白日何私銘子之墓

西軒先生窆之銘

谷曰子陳子以三年春正月乙酉窆之于天竺之[illegible]有来會稽[illegible]子之遺書夫金之良者與玉同化此書為必傳予之學不緣師授其視橫渠為何時獨曉者予[illegible]發度字元矩以左奉議郎差知福州長樂縣嗚呼[illegible]哉古之人如陳太丘元魯山一

等姓字不可埋沒吾當誌子之墓而以是銘之納諸坎其辭曰

謂之筆定何纂纂獨視丘樊乃無伴翩然来者銘諸欸

惠安丞陳君墓銘

三十年二月六日林某哭其友於来寄之原蓋其靈柩已再夕也於乎吾毅夫年裁四十有七而聲名既老一時輩流多慕尚之毅夫之所憂豈為弟妹故人以夫天下一切干吾心者當其憂也曾不知蘗蘖之可以飽衾席之可以安也古者處士且

有以易其名吾於穀夫出處次第而書之將以赴之范史君求易月史君且死吾不欲遷吾初心故於其空也道其所以然去南郭五里有所謂萬石浮圖其累步東迤是為左宣教郎知泉州惠安縣丞子陳子諱士宏之墓銘之曰

見人之長而不惡遇人之短而不怨望人以其新與人以其故物其璧哉我何忤非曰林宗其叔度後乎千歲猶旦莫

仙遊知縣趙君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諱士邵之後曰不泯是為濮安懿王

四世孫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天水郡開國侯諱士棫第五子也以近屬賜名累官至忠訓郎始用族父遺澤改授右迪功郎泉州惠安縣尉單懇循右修職郎適海上有剽國一夕得之州上其狀改右承務郎知仙遊縣後一歲卒于官年四十有七仙遊凋廢如敗衆壞絮不可補剔又如亂絲紊不可解枯株不可斸十年文書斷決者過半井邑衙入並緣吏手往往不由公帑而聚之私家吏亦以此破產令長不以秩滿而去者屢矣君來此數月每欲去一弊籌之終夕或累夕未已也竟以此得疾吁可悲也夫君之疾甚欲謁醫而去邑下奔走來白郡乞留君君之治邑不事追呼而緡錢自來不費鞭扑而訟牒自減則官錢何時如獼者復張仆者卒然而起也鄭東老從我游以君之治狀為可法疑其文移得一編方來以君之語來謂此直空言要之寬猛先後唯所用之耳師德同產弟兄有六人不寄以兩女屬君令擇新進士有時名者嫁之乃以歸方來君於然諾不可變每見空乏為我輩即分衣剖食惟恐後榮國太夫人自仙遊還三山愁歎不肯食不敵以尚書郎乞補外乃聽

持節來閩部不嘎逆其匱我弔之道隅後數日以書來謂秀峰先塋之旁且得卜以弟兄於我為雅故屬我以銘君娶成忠郎張般肇之女二子曰善覽善鑒並保義郎君之治邑件件為可書死之日闔有野哭者君之才具未及展此銘之不可後也于嗟乎銘之其辭曰

維迫而紓維瘠而腴荊蕪之虛乃為通涂是而可書以是長吁此石不枯夾之兩隅

左承事郎方君墓銘

方氏緜眇蓋自黃帝以來今在莆田為重姓也歷

長樂尤溪古田三邑曰長官公諱庭範實生六子爲一時顯者長曰貟外房次少監次著作次戶曹次郎中次正字郎中公諱仁載有贈吏部侍郎諱諮於郎中公爲門子也門子有子諱愼言右諫議大夫其後子姓因官散處有直下兩孫大曰昨次曰晦從里人林某學以母憂衰麻不出戶過禫數夕走三十里哭而告我以先君子堙伊紓鬱有所不得騁而吾母三十年苦心之語惟先君子是似所以有待先生一二言者某乍去素冠有以干吾抱不得辭君諱岡字季山弱歲孤出去兩學爲聞

人曾大父諱蘋駕部貟外郎於諫議爲第四子大父諱希益將作監主簿父諱壽未及仕駕部有支子早時不慧君於諸孫合補官固避不肯受及擢進士第尚無恙君一命十二歲適當靖康建炎間闕戎馬之日歷官爲最淺以左承事郎克留守司檢察斥候官衝寒得疾死於吳門以手書一紙遺其母道南望終訣心骨斷折出語不少亂時紹興五年正月十有八日也君以直諒聞每晏坐緩步端視屹立群居器異之意之所不安若將浼我者海內故人是爲豪傑一二輩天性友愛視其兄如父行兄既歿視寡嫂如母行君之死大夫人黃氏嬰疾且數歲君之夫人朱氏事太夫人一等君之在母旁也太夫人已卒事有以導夫人者且以伯仲從此當分割異炊矣伯氏惟一子吾有二男二女二女以當一男則析之爲四夫人有其三焉夫人聞是語悲噤不能對遂以語姒氏且哭曰今玆泉下弟兄得無如他日乎曰裂其貲甲乙取之兩兒名有立長女嫁鄭廸次嫁李杞以三十年冬十月奉雙匶合塟於松山之原嗚呼有是哉銘其可已乎銘之曰

夫之逢婦之從維其韶殖而半旅童童丘斯崇耿何窮

右承務郎致仕劉君墓銘

莆之爲郡二百年雖以州名其實一大縣也原畛如繩壓里如櫛十室五六無田可耕故尤所傳習惟以一藝誨其子如幽人之稼燕之擊劒越之操舟邯鄲之市門也道其所從來乃有故家喬木爲之先右承務郎致仕劉君彥奇其先自麻沙徙于莆所築之室最爲近古舊劵可辨蓋自唐保大以來也左宣教郎湖州烏程縣丞諱佖佖之弟傳以

其子覺少尹贈奉議郎巽時北郭以儒學聞今一
區之宅猶或蕭森如子雲室廬也君於烏程爲甫
下孫少游場屋能通字說偏旁之學舍是而教子
有子曰綋凡三與薦送曰綽於隆興元年擢進士
第調福州永福縣尉曰昭遠今爲太學生君以中
子引年之澤所配封孺人朝廷方以孝理發而爲
綸誥且及昔人謂君子有三樂今既錫友諒以文
階而又寵鄭氏以命婦所以使綽得以樂其樂也
於是侈上之賜即其西隅爲樂〻軒女子適王汝
舟次適鄉貢進士鄭士表次許嫁李氏君平時莊

重不出一語每遇稚子一如老成人立里族黨知
其爲長者有姊之喪哀慟得疾竟以是不起吾於
綽爲由江同年且將爲同僚君嘗失喜爲吾伯兄
道之伯兄塟之來月而君已徹宿奠矣卜其兆爲
佛嶺之原閭巷耋艾日以凋戚如曉星秋葉可爲
悲慨此銘之所由作也乃銘之其辭曰
負米哀哀來席葵所得禄米欠晨炊朝踏府門夕
涕洟將母來諗歌此詩

承奉郎致仕回年林府君墓碣

其於淳熙二年五月以提點刑獄逐捕來大庾有
旨移外計及是事竟自眞陽到番禺婚反之家凶
問沓來爲之廢一食又赴以吾族諸父致政承奉
回年府君以秋八月辛酉卒乃哭之蟲墻之東適
其孤以書來酸痛滿紙且屬我爲一碣吾數年來
不嘗誌人之墓而此碣不可已也府君諱國鈞字
公秉蚤時游場屋牽不合自三舍法罷浮湛里陌
智腹平曠無他畦畛其於酬酢惟吾意所在初無
決擇謂人每羨長年至飲餌丹石昔者廬鍊師爲
我言之吾年五十即買棺待死耳又謂人有仔靈
三十年者非其力不足也將以求利達也使是而

可求即陰陽家者且自爲之矣吾向者卜親壟去
吾廬無尋丈之遠他日塟我當以我爲法某蚤歲
所聞有此一二事後二十年府君且益老時或呼
燈作細書奕〻可數適逢孝理之日以其子嘗由
里選版授迪功郎致仕是二子身爲布衣而高堂
已服命士之服及爲九品官以赦下聽加封承奉
郎又於儀曹有定制且錫之緋衣銀魚此千歲一
時也克調南安軍司戶參軍褒爲建寧府司法參
軍爲人父者見其子以科目進固亦不少至如耆
艾之年終見二子隨計吏走中都又積三十年之

久乃以文學相次補官而吾之筋力尚如昨此亦人世所創見也以三年冬十月乙酉塟之同年手植之栢已成拱把望故壟可數百步平生一切事念慮所不到悉如所欲況其所欲者乎白湖去城三二里舊有浮梁紹興初伐石海上欲髣髴泉之洛陽橋一時有力者又欲移此橋於木蘭陂之下謂是處江流且縮而兩隄突起同年以為此說正相反唯江濶岸平則無喧豗撞擊之患已而橋成今且五十年矣是役也紅泉之人不受力而同年之力為多先是婚嫁裁畢即以家事屬之二子扶

櫬徜徉惟橫塘別墅耳有女子六人皆嫁士族曰國子監主簿鄭耕老次朱陟次朱應次新知德慶府高要縣余武康次鄭淳次宋久孫男曰浦曰愷曰恂曰怡曰忻曰總又有曾孫數人孫女擇所歸又有外曾孫數人烏乎斯翁之去吾族也如百年根株一夕而蹶即前輩純古之俗何從見此為可哀也已某自嬰孩時聞城山之下有族祖年且九十四與吾曾大父大父游在族黨中情合而意通此其最者同年於族祖諸父行也同年視我為有恩者臨別去且祝我數以書來訪問死者吾自章

貫道豐城開其塋有日歷歷出涕沾衣裾乃為之銘其辭曰

狂卒夕鬨火延燕門兒女驚白耳如不聞人心幾微發諸其面誰其造次而不為他說所變是之謂有術其年有安其原有燁其鐫者也

朴軒處士埋銘

衣冠行偽師法不傳本真一失蕩然莫返吾郡有石門丈人者如氷玉潔曩不受塵泥倦遊東還十年不出戶遠近學者皆歸之某在髫孺時鄰人父兄能道說石門寢處食飲之節年更長得一見處

士朴軒且與言日中不能去吾嘗聞處士走百里從石門游於其所好終身不易初來石門所與俱學者以次拜先生矍然離席至處士獨拜牀下先生初不令止處士於莆田為林氏諱孝謹字彥信自唐邵州刺史而下更十世曰昭度實生故閩清縣尉曰嗣宗即其大父閩清生考君諱圭弗克壽處士幼而孤事其母無所欺墻內雜果有先熟者母所未嘗食雖掇拾簷戶下不令兒曹輒食之伯仲早歿善視稚弱其力甚至以寬厚長者之言引鑿疏決使之為通才由進士第曰觀蓋其仲之子

也初娶陳氏後娶龔氏俱為聞家有子二人曰復曰蒙脩厚強學一女習浮屠法紹興二十有五年年六十二矣九月辛未以疾卒未死數日曰吾旦莫入耳所欲見龐公故編又謂所親者曰吾當自力吾淹病數月無一夕惡夢處士與客語浩論若不足人或一見之鄙慢之色機權之心至是都盡晏處一室於兄弟為同好出入佛老窮竟皆歸繫辭論詩中庸大學有所謂曉然不可亂者叩之而聲應索之而圖轉其於師友所由來如是也世所傳管寧遇惡風幾覆舟謂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

起過必在是也處士蔬食飲水三十餘年雞未鳴而起每至夜臥不脫巾疾既甚捉社束帶如他日乃悟管寧應有是語去禪止一月徹殯以來歲葬于縣之平洋村其子復嘗學於林某因泣道遺日既得卜將託之文辭噫仁人哉所欲自埋晦來者無述焉獻欷三歎而為之銘其辭曰

於乎斯人也終然宇宙而無愧者爾歟歟兮謂我悶悶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處士朱君墓銘

處士朱君廷實自三舍法罷去便有衡門終焉之想其来白石君一日過門及去整冠不解帶語家人曰子林子必然過我某以他客日向昳君見我来無減容某之徒有黃綱者君一見即灑然向之綱執母之喪呻吟草莛君使其子棠裹糧從之處且戒之曰吾非以而輩專專誦說然也蓋欲知有如是人者君有弟念及子槩及仲之子鼎齒或先於綱每見綱必改貌綱於人不苟合君歸之食若衣則受之無他辭綱一第即死君每以語人多泣涕君益老書編不去手嘗卜壽藏於先父之壟他日以語我愆從先父母之命得一埋骨處使終然

形影若不相離去今且絫石結鏈矣前有通隧蒙數步可以立兩楹將謁名於吾子某以君有仁者之聲無已則樂山乎從今而後牢上之木拱矣則君不得為中壽也嗚噫吾嘗以是名之轉臂二十年殆如昨日也三十有二年夏五月己酉以君之夫人許氏之柩来遂以掩其鑿某唯君故銘之其辭曰

君有子以君之不可見而欲有以見君者倒海而窔之桑田則山且磨矣有来者耶

鵠山碑陰

嗚呼悲哉吾伯兄之死三年冬十二月甲午卒於
塗車越九日壬寅窆兄生無爵死無謚則斯銘也
何爲作古者處士送死有銘謂其死而不沒耳龍
山爲六十翁通國以爲長者同此宇宙五十餘年
未嘗有卒然可不之者所謂惡聲何爲至哉豈爲
伯兄立乎無所可爭之域乃爾邪簞食豆羹名之
所聚布帛列鼎愁之所萃豈爲伯兄立乎無所可
爭之域於瑯琊富文先生嘗貽我一卷書兄曰此
何書曰此訓論語也兄曰人事沓來一或缺失即
終其身不可補續口體過乎儉是將生疾多少厚

薄唯所當然耳兄謂一家有數子當令各執一經
年二十時清濁自判縱使無他長亦可以雜之衣
冠中旁舍火起相去數十丈吾亟取書卷忽一見
伯兄如他日無懼色且曰災或及此何可逃吾將
以五月塟伯兄又卜冬十二月壬寅兄年十二三
便能衣食一家遇諸弟如父母於其子也吾多遠
遊或累月數歲橐中所取給惟吾兄白頭一命三
釜之想至此長絕尚謂斗粟可以分剖而食之及
見伯兄殆不過旬時爲乎伯兄之死吾何從聞此
至言也兄恬易通簡見之行事似又不緣竿牘得

之龔侯爲同井每見吾兄必起敬又以其不茍作
也吾且書其一二事以附之碑陰

桃支原李氏母窆銘

佩韋之夫人有可以特書者故文林郎汀州判官
方君諱參之女也年二十餘歸同郡李氏結髮
十載有子曰喬女嫁里人林元豫夫人有令
族黨爲舉雞先是佩韋有妾乳一女脉殆不足支
眯傷背睛弗旋者累日卒以膌臒不得視母之變
日益弛且欲勿收之夫人内諸懷中若以爲己子
襁褓扶負每欲出於其乎晝日飲食之夜則寘之

寢是女殆數歲往往通人意終不知爲他母所出
也爲乎難矣哉佩韋諱術字元易佩韋其號也自
少業詩無一日輒棄去最後得子曰溥一女皆笄
竺法喬與吾游溥及喬之子喬舒景舒溫舒豈哉
者也夫人有是行蕭之入所喜道所是君子者曰
維爾登床我心猝狂維爾出戶夫人弗顧按鞚而
糈有懷眯女其如是可銘也銘之曰
匪丘者巻匪磨匪鐫化爲瑤琨夫有是言也哉

林兵部墓誌銘

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大夫林公卒卜與夫

人劳氏合葬于銅盤不克葬隆興元年乃改卜廌
蘇之原以十二月甲申葬其孫若思錄其狀来乞
銘某於義弗獲辭乃叙次而銘之林氏其先光州
固始人居仙遊六世而公曾祖晟娶洪氏隱居行
義有祠□□□曰骨知蒲月子孫封侯相也祖輝贈
□□大夫祖母洪氏封令人父豫擢進士第歷知
傑德虜伯漣水邵武鄜邢冀七州贈正奉大夫母
碩人余氏自有識公諱師說字巽仲年甚少為知
名進士以次當補官稚與從兄及弟既而試銓曹
第一調嚴州司士州為岩邑土狹而民悍朝廷既

平青谿盜乃作私寨聚兵為民防兵驕甚一以軍
律治之不得騁乃至貪緣訟之州州知其誣也欲
實以法懼其有他變公請攝理官數其罪困徐至
栅下經畫之衆皆駭服樞密李公時為守禦使公
就其辟書循文林郎改宣義郎知江州德化縣道
由桐廬而還偶支邑有他寇州民遮道乞公以治
賊郡將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轉通直郎召至
闕下充平秋嶺統轄官遂以公為別乘措置控扼
事蓋防金人之南也公自新定掾及是十年不去
時虜人犯二浙倪從慶以遂安叛陳通以錢唐叛

石榮石元又弄兵於郛郭之外羽書之来無虚日
州縣不知兵僅無以應猝公少遊河朔習邊事每
當緩急之衝不畏死知向時巡遠輩欲以一州一
縣數百千罷卒以抗滔天未易滅之虜屬胡騎將
略地新定人大恐公適在他邑由間道入白郡將
請靜以待之乃自帶十餘騎出城外問其何以来
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公叱之曰吾聞國家
命不聞女命也乃徇于市而後斬之以是新定之
民嬰城死守無他望累遷朝奉郎通判滁州未行
差充兩浙福建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拜尚書兵部

員外郎持節来閩中改朝散郎知建昌軍有詔二
府近臣舉監司各一員丞相趙公薦之為廣南東
路轉運判官又移江西漕事知江州累改朝請大
夫公之在南海也適韓京以措置盜賊知循州頗
驕傾不可制公數上章列其姦狀後數歲陳士宏
以檄来京知其為公同里遂反復怒罵已而曰監
司直須此老第於我少恩耳汀贛谿谷盜竊時出
而臨漳為甚當塗者以公知漳州未到官丁太夫
人憂及服除除提點兩浙東路刑獄事山陰為管
內達官貴人率占田取竹木不辨虛龍實為民害

公一繩之以法不少貸以忤權近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凡六歲公曩時事場屋不喜為新經偏傍之學晚而好易取晉宋以來京房郭璞閔子明易朱易包諸家之說而折衷以伊川康節之書公胷腸無晉語每對客䟽人長短如虛舟飄瓦正欲使是人聞之而我無慙色也有四子長曰慶嗣早卒次若稽右迪功郎德慶府司理參軍次若濟右修職郎柳州司法參軍次若思女九人長嫁右修職郎方禾次李恂臬次右從政郎傅潩次右迪功郎蘇維次陳驤次莊褒次為小子某婦子與公為累世

通家宜其銘銘之曰

富鄭公之奏牘而公之出語有古遺直蓋於是乎取之銅鞮不丞世而於我實取吾將勒其大者是之謂箕仲父謚為百世其來許

龔肖之窆銘 名夢良紹興十八年登第

吾黨肖之胷腹無留藏雖壹言可以列之他人况所謂綢繆懃甚者肖之狐耶從同郡子林子遊文字肧腪章句脉絡往往竆日之力有所至焉者如是數歲場屋有新聲以進士第調官南粵未逮戌遭內艱服除授鎬州司户參軍時太守於景文公為諸孫嘗出景文公所更定舊書呉兢傳以示肖之肖之書其後頃刻如人意肖之死裁四十太守哭其尸如曩時宿處者龔氏自錢唐来莆更數世先君子齊賢以儒儁稱坎壈而死肖之嘗從容語其弟曰夢良恐隊先君子之志吾兄弟一日去書卷則俍〻何為者耶妻黄氏有一男一女俱稺齒從父昆弟茂良自官舍以書来治塟具姑姊妹之子林彼合雙棺窆之平洋之墟某於肖之定交且二十一年来趣銘於是銘之其辭曰

吾將騁而徜然如是哉明月抵顱華星戴黨又何闒〻然如是哉往者不可作来者何可追銘之不可後也如是哉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九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

遺事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謙之疑之不肯書黄二十七日丙寅謙之改權工部侍郎謙之力求去六月三日辛未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謙之老儒素有士望及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呂伯恭私惜之謂所知曰未知此老若何收殺及是繳廓然除命士論始服之

東井書堂郡東南二十里工部侍郎艾軒先生林光朝講學之所中書舍人張孝祥書額有拜經堂師儒坊城南三里在永豐塘之北紹興三年以林光朝立艾軒祠堂太守林元仲立少師魏國公記

正獻陳公薦充學官館職劄子云林公朝明經博古通練世務行爲一郡所推文爲多士所服居鄉敎授從游者常數百人郡守監司頃以孝廉擧子朝屬多事未行

呂太史答潘叔度書云艾軒怕事自來如此然資質終是長者又云沈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爲無益也又云林謙之以繳新端除日遷工侍次第須决去就此擧過江後未有也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横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説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眞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説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静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静看其説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

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爲此説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觀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甚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雲説一種道理説得精神極好聽爲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

者也無一箇會說了
忠定趙公記先公行實云汝愚登第時先公無喜色後與興化人林光朝相繼入館公聞之喜甚朱文公作篤行趙君彥遠墓碣云汝愚從屬籍魁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汝愚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
二劉先生行實云乾道辛卯五月太史劉公卒艾軒謁告携家出精舍哭之同益公方以少蓬領三館之士乃相語曰師友道喪久矣新太史哭其友

故太史古道一振風俗之機吾儕弔可廢乎且復之之喪仁父伯恭子直嘗向艾軒舉行斯禮矣遂縞衣哭於艾軒之前張袁州以書抵艾軒曰賓之正人聞其死重爲國家惜之況相視猶父子哀哉奈何誊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袁州摘以示其徒陳從事符曰斯人也何可復得得斯言也可以不朽矣
眞西山跋東萊南軒與劉著作帖云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公而周洪道之特立宗鄕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敷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歟
東萊帖云艾軒與張欽夫所居連墻日夕講論殊以自幸南軒帖云伯恭鄰墻無日不相見謙之所居亦隔一橋耳又云此間謙之時得往來蓋相去數步
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眞或可亂眞猶虎賁之似

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劉后村網山集序
初網山旣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滿艾軒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拜授之如孫劉后村樂軒集序
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東萊呂氏建晦菴朱氏湘南軒張氏江象山陸氏莆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爲先輩號南

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鄧晟高第最早夭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蚤卒世其學者綱山一人再世之傳則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曉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丁年衰白窮槁人以為常人矣（林希逸樂軒詩筌序）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

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

周必大撰并書

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孟子告齊宣王以諸大夫曰賢為未可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是二者古今觀人之要術於吾艾軒猶信初子與著作佐郎劉夙賓之為同年進士後識故相陳正獻公皆莆人也賓之博洽剛介正獻道德隆重其不輕許可則均每論其鄉之人物賓之曰艾軒吾師也正獻曰艾軒吾友也後予官太學會諸生則亦人人推林艾軒

蓋其博學篤志手不釋卷出入起居必中規矩事親孝御下仁行已恭執事敬勇於義審於思善并美具宜為當世所宗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文辭古雅不事雕鎪如清廟朱絃可一倡而三歎也五十方奏名則有命焉於時朋游若門弟子官達已多交賀于朝區區一第何足為公重欲其因仕行道耳夫未仕而鄉人之善者以為師友通國之人皆謂之賢既仕則又為之喜由是天子察而用

焉效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艾軒公自號也隆興元年調袁州司戶參軍未上召對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乾道五年七月遂入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六年佐著作兼司勳司封郎官七年遷著作郎兼郎禮部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請外以直顯謨閣提點廣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二年茶寇自荊湖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公自將郡兵檄推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其軍分控要害會有詔

從公轉運副使公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俘獲相繼賊驚懼宵遁上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二月乙亥駕幸國子監命講中庸上大稱善面賜金紫己丑除中書舍人爲誥有古風坐繳奏新御史除目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五年五月六日卒此其出處大畧也公諱光朝字謙之世爲興化軍莆田人曾祖南一祖繁父勉累贈奉議郎母恭人曾氏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月二十日葬本縣麥堆原之北娶林氏封恭人六子今存者宜季能季宜季迪功郎福州府福清縣主簿一女適太學內舍生南若礪簡子成季力學而賢爲公作家傳正獻公又作祠堂記凡公行誼閥閱已詳而其子復以先志來求銘隨道之碑予念昔在兩省公適登第與貳秘書公亦著庭佐春官公爲郎掌史事公爲僚晚參宮端同事壽康皇帝前後五聯官曹大而性命道德之理無不講內而閨門服食之私無不及讀書未達賴公析疑屬文未工咨公指瑕平居相愛殆同天倫公之本末皆親見熟察非但傳聞而已是宜爲銘其辭曰

尚賢好脩志誰不勤汲古篆言業誰不精孰如林公好學而醇所持者正所勉者誠身猶布衣人曰公卿年未强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水上之風渙然有文瞻彼莆中冠蓋如雲祭公于社過者必欽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後裔陳公所書而平園眞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倂平園小楷刻之祠中後村劉克莊䟦

祠堂記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元仲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爲本閱數月闔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脩飭聞于鄉里者艾軒林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士摳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甚衆先生

之教人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言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化之閭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子也莆之士風一變豈無所自先生殁已六年人思其矩範碩得立為祠宮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慕而垂後來之勸敢以為請太守喜曰言會予心其可後乎古所謂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為屋十有六楹丹雘一新像貌煥然崇德象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

諸生有事于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碣記於予予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劇賊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王音嘉奬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一日不起天下

之賢士大夫莫不傷之惜其才有餘而用不究也況邦人群弟子乎昔楊厔歸犍為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為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而郡守亦為之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後矣六月丙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中國公食邑八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陳俊卿記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趙汝愚書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題額

興化軍城山三先生祠堂記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焉望之紫翠舉峴欲與壺山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隣也其父兄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於文立聲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貴為從橐者踵多士者人徒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為師友之餘澤此三先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來水南學者空郡從之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網山嗣講業網山亡樂軒嗣焉里中前一輩及老

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林侯肅翁受學樂軒下車首為學者言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涵詠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生融液通貫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之外者自網山樂軒始蓋網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而用於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聽者悚然如覩三先生之容侯復嘆曰吾昔講肄于是游息于是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歷可識而先師已遠不可見矣則又愾然有祠三先生之意山絕巔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橫陳乎前乃像又冠乃筭衿佩以淳祐四年甲辰躬行祼薦之禮斤欽而退命余記之余惟在三之義師居其一故侯芭白首太玄后山瓣香曾氏所以敬接承嚴付授也昔網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要絰忌則哭墓樂軒之事網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之後微絕既

祀樂於家廟又白尚書併禁二墓樵采仰鄉校合祠焉歲時若遠游而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以告及牧斯土復倡邦人嚴奉而丞嘗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韓翃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愧矣余不識三先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也於網山子綺伯童子師也於侯友也侯為余言近世諸儒流略通體用此皆莫敢望樂軒侯嘗秉筆玉堂開卷通英貴近矣顧惓惓於疇昔傳道授業解惑之匹夫往往見於羹墻所謂心悅而誠服之者與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樂軒陳氏初名棊因讀詩采蘋有悟改名藻字元潔艾軒固印證之矣侯名希逸與網山俱福清人樂軒由長樂僑福清云噫以水南文物之懿守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賢設遇名筆必有以發揚蹈厲之者而余㬥然病眊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劉克莊記

修復艾軒先生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

謚落田爲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許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禴祀田非法也沒價還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圮鈞復愬于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閼墓比乎廼新祠宇復鐫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覬其以郡鏹十有

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婦祊公又曰是嘗一獨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又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都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并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爲楚產以仲子爲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立云爾忠定鄱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

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爲先務旌賢崇德興遺繼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克莊曰圮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閎宮其書于石克莊不敢以衰病辭某年月日某官劉克莊記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兼史館校勘牟子才撰

議曰國家自過江來豐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

雖中更媢嫉摧抑而封培之久根苗未盡遽至隆乾之間文章之士復振而起如玉山汪公遂初尤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巽巖李公兼山黄公東萊呂公誠齋楊公後溪劉公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非一人然嘗論之此八九公雖出處不同用舍各異然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貶以求合所以光明俊偉著於時而垂於後者非以其文也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文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故有文者必有節有節者不必有文君

子惟其節之爲貴也故工部侍郎林公光朝於八九公者皆其亞流也其眞所謂有是文有是節者乎公學通六經旁貫百氏發而爲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不事雕鐫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公直數語雍容有餘所謂清廟朱絃一唱而三嘆者也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爲章句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四方之士摳衣從學者歲不下數百人時論翕然有南夫子之號而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以艾軒尊之朱文公謂公爲後學之所觀仰葉水心謂公爲時人之所推尊著庭劉實之則曰艾軒吾師也故相陳正獻公則曰艾軒吾友也其爲人所尊敬如此公爲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公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孝宗嘉嘆以爲此說深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所未及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林公之文矣及退而考其平生出處大節則有卓然大可觀者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寵進隆興初公與劉後之進對頗及二人罪由是補縣乾道七年三月

張說再除僉書公時在著庭不肯出賀遂出爲廣西提刑淳熙四年爲中書舍人五月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公疑之不肯書黃以爲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請來讀論天子知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隆興迄淳熙二十年間公出使入朝徇義忘私幾三仕而三已 前此所未有也然則公之節爲何如哉公歿纔六年莆之士思其矩範願爲立祠太守苗曰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遂祠之歲慆月邁子孫湮微僅有趙忠定公所立祠堂之記猶存忠定即公之門人也其子必愿帥福遂從莆士之請具申于朝請所以易其名朝廷從之謹按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之學問溢爲詞章固已不可掩而高風特操表表在人尤非時賢所敢望以及者嗚呼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公所以特立於孝宗之朝而無愧於一時諸賢之盛歟請謚公爲文節謹議

覆謚議

朝請郎新除考功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馬天驥撰

議曰文以氣爲主氣之不充文奚取焉自古以文名者多矣至若寶夷險等得喪勁節孤標能自拔於風塵之表如古栢寒松凌霜雪而不改柯易葉者能幾人哉如柳宗元劉禹錫輩其屬辭比事一醲淵博足以手揖古賢氣呑時輩文則文矣而驕道不謹昵近小人自貽大節羞此無他氣餒云耳惟昌黎韓公以日光玉潔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佛骨一表忠犯人主之怒雖投之荒裔而不顧東坡蘇公文字言語歷刼贊揚有不能盡實爲我朝宗工巨擘用之則金馬玉堂不用則珠崖儋耳一是

一非曾不足以挽其挺挺之守此其剛大所充浩然天地間豈區區掉鞅於文章之圃者與凜凜高風孰髣髴之渡江以來而得莆之艾軒林公焉公力學講學近沿濂洛上泝洙泗發爲文辭渾然簡古不事雕鎪高處迫櫽弓轂渠平處猶與韓並驅開門延生徒四方之士相從問文章爲事者有摩而扶接益國周公以文名一代平居相親猶有賴指瑕之益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獨於公尤加敬謂公實爲後學之所觀仰聲名赫如也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寵臺諫相繼論不行有召時望召爲執政者銳欲去之竟不可挫至以疾辭時公自宜春戶曹賜對輒抗論二人之罪甘補縣丞外此亦雄偉不常矣晚代言西掖有謝媿者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自中出公駭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即以詞頭封還天子度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彼脂韋依阿顧戀名仕者觀此寧不羞悖流汗乎噫公之文如清廟朱絃一倡而三歎公之大節如中流砥柱屹狂瀾而不移是殆莆山川之英間氣之鍾而有此乾淳中之偉人乎九原不作鄉之門人想其遺風既闢堂以祠

之又合辭請謚于朝所以仰景行而光潛德也太常議以文節易名晴曰不宜謹議

○答林謙之書　　朱元晦

熹承祗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黃亭所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疾頸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之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

誨砭•矜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爲切至屡數日前已
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
某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
問而一言之蓋某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
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
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
卷要又必使之明白初若無難攻者而及其至也
則有與天地參者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
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

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深淺無非
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
即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
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
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
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甚者至
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内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
盛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
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某竊力薄材學無
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者

賢者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捄之故敢
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某雖不敏且將勉策駑
鈍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
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

祭文

年月日具官陳俊卿謹以酒殽之奠告于亡友謙
之侍郎艾軒林公之靈惟公性迪中和粹發仁義
學如仲舒文如賈誼爲鄉先生名重海内門人著
録何止千計安貧守道白首不二年且半百纔得
一第人亦有言晩成大器爰從天禄始佐太史進

司學政望壓多士出持使節威肅群吏上多儒生
文武兼備破賊于南厥功甚偉召還成均陪從舊
次皇帝視學以講備對發明九經天顔悦喜錫以
身章遷之内史一時寵渥聳動中外厥直承明以
郡自詭旋即叢祠歸休梓里進退出處可以無愧
等類所期未登大位如何一朝遽然而蛻嗚呼哀
哉始公之歸我方適至四紀故人心期默契杖屨
過從優游卒歲踐言未久而乃予棄嗚呼哀哉寓
形宇内誰者不死達人大觀又何足喟惟公晩達
百未一試失此老成邦國殄瘁嗚呼屋有詩書家

無儲峙文章傳世清白遺子不朽者存可無憾矣酹此一觴公其歆止尚饗

五年夏五月甲午朔十日癸卯門人彭葛年等敬洒為酹致告于工部侍郎艾軒先生之靈嗚呼我輩不天斯文墜地其將何辭以侑斯觶尚饗

維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豚之奠敬告于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林子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謂其師之可以盡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呼先生其吾父也撫棺大呼有所不可忍傷哉痛

哉痛哉傷哉軻之死千載而有伊水伊水不可見又寥寥乎有吾先生一等談論往往自六經絕筆此爲獨悟是軻之後有伊水六經之後而有吾艾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而師事之百年宇宙而亡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之恨何如也嗚呼痛哉三日之斂門人之經者出亦之又帥紅泉諸生且哭之亦之來紅泉以其鄰於東井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誨之如其諸孫行也嗚呼吾道缺落非先生而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托此亦之所以仰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呼痛哉

祠堂祝文

年月日具官林元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艾軒先生之祠嗚呼世之生賢豈伊其人天實相之與興斯文惟公之生繄道主盟行高而夷論正而平發爲文章雲行雨施權衡國史金玉帝制見者奔走洙泗河汾凡曰佳士半出公門伊昔大儒有如胡公講學于湖翕然文風一世師表群材楷模吁嗟我公比德則俱惟公門人有術不試請公

云亡日月其邁或詣予言碩爲公祠雞豚春秋我公之思子曰嘉哉實獲我心訪公平生燕居城南聚徒談經莫盛此時今茲卜築尚其近之公靈在天散於無形鑿井得泉邦人之情我聞昔賢歿祭于社振儒激靡百世之下矧公名德在人則尊豈不求傳逅于不朽我拜公像心焉孔悲堂堂我公恍然在茲酒清殽芬荔丹蕉黃嗚呼公乎釂予一觴尚饗

維淳熙十年春二月上丁越翌日戊戌故工部侍郎艾軒先生祠堂告成門弟子遠近至者數百人

郡侯榮巳迪功郎致仕吳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
酌酒告于祠下嗚呼大道根源畀諸聖賢千年百
年迺見一人孟子無傳發於洛川洛有程氏莆生
艾軒于嗟先生鶴鶬誰四六經脉絡神解心得同
堂相歎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者
始知孔氏不在訓詁不在文字莆人四世祖孫父
子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蟬聯簪組一時
發楚如齊如魯忽爾溧壤哀沈痛深有來晉侯式
慰我心一國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玆土
七閩都督義重交友買田以祠邈哉不朽吉日維

戊侯來執笄冠屨雜沓有淚如寫先生之道自此
長存頌寃遺言勿絕此根尚饗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四月乙未朔十六日庚戌
朝奉郎克集英殿脩撰知福州軍州事克福建路
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趙汝愚敢昭告于故艾
軒先生之祠學剛柔之成質紛盈縮之不同嗟中
行之良難耿千萬而一逢惟公秉德深厚粹冲嶷
然山立溫乎春融豈天賦之自爾抑學力之由克
人徒見其文追盤誥詩規風雅畢多多之能事又
孰知夫近沿濂洛上泝洙泗實游泳乎道德之中

人或疑其闇善則譽見惡不去若佁佁以同俗又
孰知夫素位而行執義不回凜若有古諍臣之風
蓋公之制行似黃憲當官似陽城而誨人則至通
夫豈一巳之私論誠參諸天下萬世之公念江湖
之漂泊幸栩府之從容我扶我植在麻之蓬發覆
冪於醯雞偉羽翮於冥鴻速風洞之分驚稄南浦
之回從嘆宦牒之悠悠而行李之忽忽曾日月之
亾幾恭今古以奚窮自我承訃適纏哀悃慨一酹
之未遑攢百念而自攻屬紆閩部之紱緬想若堂
之封閩邦人之起慕儼祠典之攸崇悅音塵於疇

昔眷情義之初終聊持不腆之田往助明清之俟
悅文酸而意慶恨報嗇而施豐公其未亾不予監
衷嗚呼哀哉

城山三先生祠堂告艾軒文　余謙一

我有師儒號南夫子非國非鄉寔天下士道在太
虛書留天地考亭東萊之所嚴事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艾軒文選後序

天地開闢人文之會一見於周再見於宋周之季聖人者出吾道宗師諸賢以次授受其後散之四方各以其道鳴迨其久也寖微以絶越千餘年至宋而周程夫子者出始得不傳之緒倡道濂洛而龜山道南一派遂流

入閩由羅仲素李愿中而有考亭由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軒與象山南軒東萊並峙一時聚徒講業時艾軒年尤高號南夫子云考亭之於張呂往來辨析註釋經傳象山則厭拘牽文義直以超悟爲高艾軒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註解固已支離

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故亦未嘗著述然至老劬書不倦文公過莆嘗與講論及再至嘆曰昔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爲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即是覿之艾軒深造獨得要未易窺抑猶在朱陸間乎莆之人士知有濂洛之學艾軒啓之

文公實成之也陳復齋嘗作仰止之堂以祀文公知軍林元仲祀艾軒於城南舊址湮沒曠焉莫舉玆吾郡邑大夫慨然復古表勵風敎因神祠改立書院以祀文公名以仰止仍其舊也而並祀艾軒以嘗與文公講道且爲莆道學之祖也顧惟文公之書家

傳人誦艾軒以不著書後世莫攷至併其姓字而忘之幸其遺文梓行於宋者僅傳錄本亟圖再梓而詘於力廼屬予擇其尤關繫者先刻之附以遺事凡若干卷非輒有去取也若其文之高古陳復齋劉後村俱有定評晚生何敢置喙後之欲知艾軒者覽

是集思過半矣

正德辛巳夏六月朔日鄉晚學山齋

鄭岳謹書

雪山集十二卷

（宋）王質撰

清乾隆四十一年孔氏微波樹鈔本

雪山集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質撰。質有詩總聞，已著錄。其集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嘗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樸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質自序西征叢記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於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六幾。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不可辨識。又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四十卷，而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考則俱云四十卷。考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稾見屬，乃爲蒐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則質初有小集三卷，自題雪山之名，迨阮刪定遺稾，編爲全集，而其名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忘酒詩四首，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譌山爲齋矣。今蒐羅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有歲月可稽者，各加考證，附於題下。雖殘闕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旨尚可以見其梗概焉。宋史本傳頗以氣節推質，而周密齊東野語載張說爲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說。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刺。考史稱虞允文以質鯁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等憾其彈劾，反造此謗。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其事。密不察而誤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爲太學正，而集中論和戰守疏，排擊二人皆無恕詞。此豈放利偷合者所能爲歟。史又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山支川，貫串周市，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義豐集尚傳，而質集湮沒不彰，談藝家亦罕能稱道。今仰蒙

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當於事理。

特命校正剞劂，以發幽光。洵爲千載之一遇。至集中青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謹欽遵

諭旨，於繕錄之本姑仍其舊，於刊刻之本則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福地化緣疏、真如修御書閣疏、大中節開啟疏、滿散疏、水陸修齋懺經諸疏及

化錄修造榜文諸篇。亦皆語涉異教。刊本幷爲削去。以示刪裁焉。

雪山集目錄

卷一
奏議五首
乾隆癸卯[illegible]
卷二
奏議十二首
卷三
表十首
書八首
卷四
啟十四首
論四首
卷五
序八首
跋六首
卷六
記十首
卷七
記十一首
卷八
銘四首

贊十二首
墓誌二首
哀辭二首
祭文三首
雜著十七首
卷九
賦二首
五言古詩十首
七言古詩三十六首
卷十
五言律詩七十四首 附五排
卷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五言絶句四首
七言絶句七十七首
卷十二
詩餘七十五首

雪山集目錄 嘉慶元年丙辰十月[illegible]
卷一 奏議 論和戰守疏 上皇帝書三 廟謨論五
疏
卷二 書訣論二疏 敵臣論二疏 固本論二疏
鎮鹽論二疏 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
論吏民劄子 論使材二疏
卷三 表 謝賜御書經解表 代張江州
謝州任表 天申節賀表 會慶節賀表 代陳
魏公謝表 代虞丞相乞宮祠表 代慰安恭皇
后謝廟表 代虞樞密謝賜腦黃表 代賀皇
帝加上太上尊號表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書 與張都督書 與湯相書 與虞宣撫書

與虞相書 又與李處全殿院書 與趙丞相書
與周樞密益公書
卷四 啓 代通王制置啓 代張帥謝張都督
啓 上王參政啓 上吳制置啓 謝四川制置
到任啓 賀四川侍郎獻文閣直學士啓 通宣
州許侍郎啓 代通鄧安撫啓 通司馬守啓
代回吳知府啓 代回鍾知府啓 代通王總
領啓 回李知縣啓 回嚴縣丞啓 論 漢
高帝論 漢文帝論 漢末帝論 周世宗論
卷五 序 樞相所留詩序 漢宮詞 江鄉詩
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壽 三公黃閣作黃謝錄
故事 相國金印紫綬三窟 [illegible] 西征叢記

序 于湖集序 選文序 趙信臣字名序
雲韜堂楚辭後序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跋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跋蘇給事放白鷴
帖 題王承可文集後 題九歌圖 陵齋録跋
跋文與可墨竹
卷六 記 游東林山水記 玉龍淵記 沈氏勝
概堂記 興國太守題名記 江寺改生祠堂記
去思樓記 興國軍學記 興國四禁記 浯
溪道先生祠記 白帝廟記 興國軍
卷七 張益德廟記 漳州浮穗堂記 三聖
大冶縣學記 張氏和政堂記 平政堂記
擅龍祠記 東坡先生祠堂記 昌地昭勇廟記

壓波亭記 游吳翦堂記 辛巳之作 達摩大師行龕
記
卷八 銘 東陵氏硯銘 棠陰閣銘 簡軒銘并序
映帶亭銘并序 贊 右林贊并序 陶靖節贊
自贊 李平仲真贊 雅川真贊 徐公簡
真贊 趙損之真贊 採庵老人真贊 京丞相
真贊 許世儒真贊 和靖緒汴孫勸贊 墨
竹贊 文石贊 墓誌 周德昭墓誌銘 秦
華王君錫墓誌銘 哀辭 柴君益深哀辭并序
汪仲允哀辭并序 祭文 祭虞丞相文 祭昭勇
廟除兵文 祭楊潭神文 雜著 天申節
開啓疏 天申節滿散疏 會慶節開啓疏

會昌郡功德疏　若李平仲水陸疏　薦孫
人周年水陸疏　李平仲藏經疏　真如修御
書閣疏　福勝綠化疏　真如修御書閣榜文
興國寺轉藏化緣修造榜文　一新竹堂
和陶淵明歸來辭　有序　傳　郡元居士傳　一年
錢佳傳　麴生傳　書此傳
卷九　賦　問北雁賦　綠川亭賦　永興送別
晦庵雪梅寄語見示戲占絕句人謂酬之
閩居　荷柳松竹贈答
和陳君五言古詩　和吾　別陳
阜卿　送趙者開　和袁丞海棠　起伏龍行
呈僉石公吳　陪林守遊月下歌　龍隱吟　寄　三

蛇　登張安國右司宮舍後閣　和游子明數李長
吉詩音　聽譯師彈琴　題硯堂治齋
墨梅　贈沈文伯　復和前韻　又次韻　贈
戴漁　用和游次口韻贈懷隱　再和示陳
侍從園　送羅君　贈黃君　送趙師再
遊楊氏園　集少陵句題和政李守使君　送
沈監稅歸去來歌　寄題陸務觀漁隱　有序　贈
楊傳　送程西卿　竹枝歌　張安國圍棋
勝者爲一題負者賦詩作勝秋歌　送空上人歸
育王　贈僧師詮　贈南道　贈閩懷道民　有序
卷十　五律　題施大任覺桂軒詩　次莘湖閩張
晉彥昭已行　莘湖道中　山中即事　和御製

詩　有序　集杜子美句賦所居　郭居　秋興　物初
詩　次虞樞密九日登高韻　有感　代虞桐挽楊叁政
二代李仲升挽楊參政　即事　送虞
侍郎二　次韻張栗　舟中作二　上王宗壽　曾青采
石道中　青陽道中二　宿石霜寺　取府同年
相餞呈曰謝遣婢子事號者還其家同年大不然
之共悵然也　寄家書　上章　雨後學　見九華
峰有四十餘其最秀者不知就為九也因作是
詩　送虞丞相歸運幹詩二　題東林總齋高齋字
題洪景伯對亭詩二　題般軒詩　題孤山寺詩
和王充道夜坐二　和孫仲甫　和姚時之　送曾茂
安赴湖南二　送韓樂二　送鄭德初歸吳中二　送

張墅老人寧辰陽西挽李平仲二　挽吳元夫二　贈元
二　悼張安國　李雨卿西歸取語以贈行山居偈云
八萬四千開扶手与君一同個頭題開僕亦有一同個頭
題詩以奉贈　贈同省訪別　贈日者　有序　洪慮
送硯桑吳歸晚　挽虞丞相　五載五十韻
卷十一　七律　西齋落成呈葉叔世　寓居
秋夜讀書　秀野亭觀雪　從陳阜卿遊翠巖
和張安國閒坐　泛湖遊大悟寺　和李平仲
出郊　張元亮見訪留和其韻　晚泊東流　江西
道中　林漢中阻風　代虞樞密題荊邑舞
二和虞相喜雪二　留別虞丞相二　題山亭　題新
修桐霖亭　題張君曼居故寺　寄題碧翠

佳話　此安圖序未免二豪作佳話賦詩　金遇新
州佳安圖已矣刻先行　趙某山程德裕視學有
詩試編　送陶茂安知郢州　觀設書成上黃少詹二
題笆萊孟靜堂二老人常饌妹食兒女輩不能
過草湖多魚且美僕生長澤國不可一日無此　合
山寺　送王仲詠口號　送胡正仲普　和陳
草仰　送隋與胡偉　送劉子開二　送王元若
歸時以　送李口　送趙子真送藏經于朝廷
别比君玉二　謝王共澤說六　謝送西村惠詩
贈徐輝　贈陽元東　贈鄧東　贈劉遜良
和李粹伯　又　向王雍川覓酒　次通守韻題
和故量　和郭子應　用前韻少叙此懷二　子應以詩見貽有思歸之語[illegible]

和沈君玉　和沈君玉與吳君年　和沈君玉　和沈
述之贈叔幹詩　用沈述之韻賦吳楊　次韻楊貴
聰　次通守韻題廨齋　錄山寺和宗禪師　四季
詩四首　答楊叔見遺　挽趙處士　即清堂　五絕
燈花　團扇歌　竹夫人　七絕　上虞楓竹　江
絕十絕　做竹枝體有感四首　行事　夜泊荻港　二
次虞樞密大日譽元韻　詞王雍川借其父承平詩
二夜生起贈花西村何子方　贈李時雍　蔓蓁
圍文恭向壽明正仲四首　送徐聖可四首　贈畫
工　寄峽石老人　題大悲寺　題真如寺詩　用下
扇古科唐正元間物也　題李白執筆圖　題賞
伯山小隱詩六　題薛公遷西湖問梅圖　舟中題石

丹洞前灘中五層石　黃利幹北上過望竹山陰
於黃少卿處[illegible]梅　洞壹[illegible]　覓歌圖答詩
用前韻謝[illegible]　寫[illegible]　和元遯菴題巖棲三　和
李年度與諸公生郭訪王泉詩　和李年度求詩
和鉄山中事韻二首　千葉梅　野竹　合
歡二冊　九華二冊　紗扇　黃鵝扇　竹[illegible]
白羽扇二　寶扇二　蒲扇二　蒲葵扇
道經[illegible]　言而已故作詩以嘆之
春十二詩　相見歡　長相思
生查子　楊柳枝　浣溪紗　和王遯[illegible]
阻雨　又　前調有懷　清平樂　又　前調
梅影　眼兒媚送別　西江月　又

前調和王遯韻程憲屏　前調[illegible]　金[illegible]　遯歸
梁　送別[illegible]　鷓鴣天　前調　前調
十月十日[illegible]　前調　前調
前調有[illegible]　[illegible]　虞美人　前調
歐[illegible]臨江仙和[illegible]　又　前調
前調南[illegible]　定風波　前調
贈[illegible]　蘇幕遮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前調　又　又　前調
江城子　前調
滿江紅　前調
前調　前調　前調
水調歌頭　前調　前調

鈙山寺和壁間張安國作 又 前調 九日 前調饒風嶺上見
梅 前調壽李部中 前調 慶壽 辭甘州 懷張
安國 前調贈周以降传 前調 讀諸葛武侯傳 前調
讀謝安石傳 倦尋芳 試筆 前調 渡口阻雨 萬年歡
荷感 真珠簾 載竹心園書 回雨 紅腮 如夢這亭付 前調
印史 風流子 見殘梅 隆蘭舟 謹夫提畫像 長相 不
登樓 種荷花 別書房 挂游江倚船宗佑之作

奏議

論和戰守疏

宋 王質 撰

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爽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乘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塞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焉有不治哉

上皇帝書

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於二偽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犂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蹴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憂陛下試還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為是為非為當為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以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懲使去敵帥北摧鄂哈（舊作窩斡今改正）數十萬之衆南却宿州

六

上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唐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為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知其圖水陸並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輕削臣禮重失淮泗必欲得而後和其意在此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盜然倉卒委棄既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淮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截山陽以保真揚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

在天長清流之險吾真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真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並通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閘口通則騎兵徑趣處真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真揚之間與我爭長江之利淮西之寇不能久留淮東之盜負水利之便與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斃我要當並未然使之策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犇於采石頓於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

七

日之為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且彼蘇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歲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弱以成和恐墮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之奇實在荊襄一出唐州搗潁昌以趨汝一自鄧州搗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萃其徒於瀕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太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荊襄空也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衆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

哈布（舊作合喜今改正）得專志以愍德順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正）
衎併力以退宿州今敵專嚮淮南撤江西以窺國都
又慮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衆
矜於樓設砲於竿築壘而建女墻掘壕而施釣板發
抗以陷馮植椿以礙舟其形狀可耻堂堂之國不作
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
能示威盡哈布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布薩（舊作
僕散）以王、赫舍哩將六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
兩路河以當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
之則心存也派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

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
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於瓜州淮西之師衄於楊林
去歲又狼狽於宿州惟荆襄之師適當劉蔿之庸孱
得敵人之利士氣全軍俱備王宣之猛趙椅之審相
濟所長皆可以為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犄角之令
二師鼓舞三軍踴躍既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威
兵以疑荆襄蓋亦慮有覆心之犄勝兵多從偽帥以
趨淮南唐鄧陳蔡之寇未必皆精揚聲十萬餘亦未
必渦數往戀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用吾全氣乘
彼憚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留三分之一以備

諸要其餘徑擣直驅不獨可以退淮南之寇恐因可
以成河南之事設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
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於厚幣遣使嗟
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弗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
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
不捷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
為亂人攏落仆閉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
不疑夫是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月侵於朐火逼於
膚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
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為然

則斷自宸衷勿搖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棄於
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
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
簡陋幸甚幸甚

上皇帝書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為富強以待天下有變
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於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
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
挑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
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

待其偶然自陷於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援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葛褒篡立為葛褒者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為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葛褒已叛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葛褒覆車之鑒也葛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於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為葛褒者亦固知彼濟其初欲棄河南啗我以為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若勸葛褒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幣欲就我以為和而陛下難於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與議並邊撤兵則衆聞進師遂脅我以為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褒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啗我以為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為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為和於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褒之被衆服覺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褒初年金人已有亡證其能存立漸致康強者和之效也故葛褒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横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為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既不能以抗金人而又無所望於東西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尼堪[舊作粘罕今改正]烏珠[舊作兀木今改正]之徒善觀天下之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為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尼堪烏珠之徒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

岐亮好勝自任以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為我臣僕
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
心特以風恬浪静難以施其鼉作鯨吞也風濤忽起
足以鼓躍而簸掉則平時蓄藏之心至此得以逞矣
岐亮之旋師未嘗為我所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殲
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為我所下而
皆為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為吾
之利也如此為彼之害者如此葛褒因岐亮之變觉
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静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
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褒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

十二

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
又為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
也葛褒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
褒之説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
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
且者誰為葛褒之謀寛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
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為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褒之
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為銷變而吾當激之使
變生彼務為省釁而吾當挑之使釁作如人經病後
務為調護安和惟慮病之復至則當勞動其精神耗

散其氣血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然
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儀移乘輿進幸
建康則中原必讙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為
之備則本末之際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
已洶洶而不靖寇寇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
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嚮之威方其簽
發因已不肯盡從觀葛褒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
北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褒也必矣不肯盡從
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為抗此天
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請圍陵其勢決不肯

十三

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聞遣
一使者[illegible]當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今
與[illegible]於[illegible]則由原分於或者以為[illegible]將帥而也
然[illegible]不當警使多備此未可與議也吾之警
使[illegible]方[illegible]之使變生而挑之使釁作彼不如
[illegible]以動中原動則彼還[illegible]罷亡之萌而吾[illegible]復
之[illegible]如此一兩[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激致中原之關生成嚴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吾[illegible]兵[illegible]為禍欲速之[illegible]而未動非行走
[illegible]以[illegible]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寝久
而[illegible]多[illegible]而[illegible]彼方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全力

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執
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攪之而未
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
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為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為
吾農豪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
為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為
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部則女
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以大而
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
餘韃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

十四

北陝等諸夏百之一措女真於五國之間固已甚
矣總五國於中原之內益益甚耿今吾與中原相合
而為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逆而歸
其首人人必求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敢以與我
並爭於山原也諸戎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貓鼠相
乳蜈蚣蛙蛇之間以毒也烏能久而相安五姓之亂
劉氏為匈奴而羯氏之石氏為羯而冉閔滅之鮮卑
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而氐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
苻氏為氐而羌滅之復興而羌又滅之姚氏為羌而
[illegible]之金人取滅諸戎陵躒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

今則虜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反兵之讎也
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
安也金人常蓄不推亢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
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
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
洛之都太宗以為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數曰不及
百年東西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
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遠
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為國而自與其東至
吳越罷兵為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

十五

兵而所以為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於承平
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朘一歲蘇綽
之稅也以為用不足重為征稅之法既而嘆曰今所
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
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
近世趙開為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
不變復蜀將大困而我為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
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
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有靈
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

北在南猶為司馬氏已而為劉氏為蕭氏為陳氏
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楊氏已而為李氏
惟司馬氏有南最久名為百有二年而其間擁虛器
徒有名號者歲月居多亦可謂非其國也故在今日
不得不注意中原以將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
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祖安者二十餘年至
元年中興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何名相恩之
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為難然桓溫至灞
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
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

十六

關中相繼為苻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漢然也
而苦邀其留痛恨其歸盖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
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
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為我毀族為我殺身者不可勝
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
憤潤然相疎於我而無所効其情哉紹興隆興屢欲
恢復而不就盖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
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衰則
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
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

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
日但當瓦關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恝然也他時
中原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不惟氣
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莽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
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則知有
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
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有赤眉王郎亦
必託漢為名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其權已在漢
則終當歸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撫敵人興亡
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為難陛下

十七

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
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以
十分為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
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高
宗所以多無成也宗文帝謂佛貍曰河南舊是我地
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而
安得復有情於劉氏也故檀道濟王元謨之力易窮
佛貍之勢難遏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借助於中
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
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

百年而奪於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
情思漢為深光武起於中原其勢為便陛下興於東
南其勢為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於必
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
之言以搖動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
謀也光武雖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開東
初舉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於
度外然終不能自已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
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
枕高卧置此於度外以愧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

十六

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
則鬱滿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
能與世為雷雨陛下眞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
陛下之齒髮逡巡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況今所患
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於前然後知
兵非難精財非難裕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
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浮辭誕行者舉不得
作則出而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
不患其少臣雖不才竊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
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箸可以轉

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
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持
陛下之為英主也如臣區區何惜為斤斧之所傷殘
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遺恨實惟陛下圖之

廟謨論二疏

一曰浮言勿搖臣嘗論之夫人之為國利之不能不
喜害之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
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
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徑養素
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

十七

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
嗟夫天下之變生於有間而可入喜為罔者深藏其
喜懼之端補綴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
能抵其淵叩之莫能摘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
要領當是之時惟有強隣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
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
佁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閉其尋之之路
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表著於外故
隨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揖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
而自啟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

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於予璧而喜於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攜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借以試趙趙人指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鷙陵劫至於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為也楚子伐宋不服令其師曰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趙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全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為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奪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敝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

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審聞之時而喜懼之形焉可輕出哉臣嘗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之處利害之際至於苻堅之寇而不懼謝元之勝而不為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為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處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實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二曰小利勿動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天下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為之雖間有所拂於世俗然固當有所勿卹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綸反覆於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自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於銖兩鈞石量之於龠合升斗斛深明於毫髮之間曲辨於勺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不而氣不定高則為名所眩下則為利所沐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眾惶惑顛倒而莫知䂓錯之

削七國朱异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爲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爲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嘆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爲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飢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繫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爲用即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敵角必敗黠戛斯來言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爲我郡縣故能緩急調塞河隴既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敵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爲誅敵而生釁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故他人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爲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殆不過數十萬而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聚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爲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於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揣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之人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謗夕誹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紛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爲善計利害者不爲也

奏議

舉能論二疏

宋 王質 撰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懸緒跛踏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思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靦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為之才而累之小吏之律則亦褰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於大臣使其施為措置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斡旋提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既為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胷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為曲廉細謹以自免於衆人之議而徼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為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為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於蘇循趙涉夫其開胷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為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為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為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為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蓋昔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巽朕位也四岳舜可夫鯀之方命圮族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於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遒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劇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惟馬之奔踶而求其無奔踶者可矣取偶馬衆之曰吾懼其奔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慮其操心太危臨事太忌而偶焉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

不危臨事不患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畧其小失而責之以大則使大臣稍稍釋去向背之世利從容澤兵指意於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之才必不敢徒為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於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與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以藝通顯於學校之中故從之所謂進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士之秀者也司馬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於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於人賢者過於人之謂也至於東寄而西棘不得據中華之衣冠而與魑魅為伍則皆恬於此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叔世才與不才混并為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汲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强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為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畧自地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閑世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而無力者亦得以制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進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為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為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愛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狥於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於某人者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又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勢之請也謂之準備寧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酬從而為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副

之弊準備之弊是生於畏而有所迫挨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於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郡討是其所以然而駁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奸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於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扃鐍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於撤藩籬而啟扃鑰以愁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駁臣論二疏

一曰勿窮恩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于人而人不能無望于我夫是以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於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謂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忍捨聖人默藏其顧盼嚮焉而天下爭先為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為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盻然惟其欲之為徇慨然亦自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為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名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慮於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以為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託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羈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高祖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肯以大慰其心下其城則得其邑破其敵則錫其爵否則終歲不遷至於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嗇以為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為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也夫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

一[illegible]智[illegible]其[illegible]欲[illegible]之資以致其[illegible]以力行[illegible]
[illegible]之天者治而然雖[illegible]不可更也世雖已
[illegible]東[illegible]其不[illegible]者者[illegible]尚要[illegible]能救盡力于
[illegible]故明皇之于安祿山是養視而絕不悟也臣嘗論
[illegible]之[illegible]前于天寶之中[illegible]忍[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窮而後發是故使天下豪傑之士必[illegible]之
[illegible]有盡而救之爵祿不可窮[illegible]之[illegible]天[illegible]居無[illegible]
為天子[illegible]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illegible]之
[illegible]然而無故而建某[illegible]加其[illegible]夫[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非小害也馴致不已不欲且可極人臣之位

三十

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參參
智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逆儂智高議者欲寵
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為而北猶未平後有大功
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寧使之常有所不足
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全無故而窮之何也況天
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
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祿先窮也
二曰多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際其成
也有形方其開也摟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
後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

一[illegible]然及其成也拯于東而生于西扣于內而滋于
外極力而攻之力竭而患愈熾天是之謂形天下
之患惟不可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
有智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
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
之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乃不察者見其
小而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天三者是
洪于而[illegible]憂也蓋臣思之苻堅之寇鮮卑李林甫之
任[illegible]同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
融諸[illegible]視其然而不為彌縫補苴以塞其交通者至

三十一

于陷罔忘身而蹇者至于覓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
論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然若有所
沖而不能須凝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險
蓄其怒于其心而剽搜摹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
于此之時而不為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派
以洩其滿盈勢必咆哮騰踔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
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
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為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
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斲喪其國內
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鬨然

而起縱橫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蓋其積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宦寺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階習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于曹節王甫自安南以邑之後而楊思勗[illegible]其形成於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於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為其人主意也雖非衆以為信也而孰察其迹則不為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遂踵而兵應非此曹而誰為也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沈昵則必有所甚踈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南司因北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切使合而為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為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固本論二疏

一曰重淮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之時兩淮如河之恃三鎮亦所以藩籬其外而扃鐍於內自渡江以來強悍數相與隔藩墻而分爾汝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西北戎馬之氣雖苻堅傾天下之銳而盡銳於一擲卒限於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師非拔旅矣衛集堅忽一旦而臨瓜步總與建康相望然之心皇皇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為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淝水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蔽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盟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終不可蔽江今沿江之兵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可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偏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蔽江莫先于蔽淮非以為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繳之二簡而待之于後則守之也固而扃之也隘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者一鎧洞則一鎧存而被單鎧者一鎧洞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蔽江之實而無蔽江之名有蔽

江之寡則我得利無敵江之名則彼不畏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九州郡之卒亡者不補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衛府庫遞郵傳者舉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興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廣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鹽茶之商出沒于其間發源于江西而汶流于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如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士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五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厲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為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為養土兵之資則兩淮不為無用而緩急可以拒敵長江不為無助而倉卒得以為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安坐而待變不可使禍夫處之禍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為庸急不為禍然後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為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為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為可畏有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嘯起於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干正朔蓋其適逢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夫一戟入劍閣縱橫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廞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藏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以為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不為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朴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故盜賊卒然而起於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然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為一時之擾而不可為久遠之患至於柔忍朴厚之人呼之則來指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久而必至於為害故唐之崔寧韋皐皆積累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

其羽翼二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爲崔常大而爲王孟乂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爲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更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爲杜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抗其勢而制其姦安重詢納京師之兵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夫困虎豹於一閑跳踉奮

三六

噬乃所以趣其鬪擬力於人胷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是困虎豹於一閑而重詢之策則擬力於其胷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鎭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於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於常儲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爲之訓辭而深卹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則緩急之際

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爲患而不可以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戍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爲專制者資耳

鎭盜論二疏

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西之贛其俗尚鬭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爲蓋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鬬詈以輕犯難朴甚至於發冢露刃揭門而掠財物以輕犯

三七

刀鋸又甚者至於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難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嘗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犯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爲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鎭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翕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以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贛

之盜不可使出巖地陰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騎頓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巖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遷之援賴所以易禽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臘之援巖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鑒齊遷之失必不肯守鑒方臘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猝制也臣嘗熟講歷代制禦盜賊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於刑以為之懲賞以為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於二郡

三九

之間臣嘗聞之二郡人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為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有是三者桀鶩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為令之計者莫若諭郡縣之官吏重為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為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桀鶩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為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感慨姦人之雄也特

氣以犯法藉交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蓋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為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為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故兩者兼權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勝利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為文吏之所誚矣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也臣嘗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於有所

三九

迫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為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為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惡死也至於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為生者必死而為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死之間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為無聊之謀攻掠擄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惝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

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於佛者而
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於鬼神求之於鬼神而以爲
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於愚民
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爲
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
而其勢有不可備者故相率而猖狂於三尺之外以
僥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
販茶鹽者蓋生於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
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
解而不可以刑迫耳朝廷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

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
甚密而此弊未嘗絶爲官吏者孰視而不敢訶曲弊
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
暇爲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
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
菜事魔者彌鄕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閧然而來旦則
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
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
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
則有變修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

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
論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使人避
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
而然以爲誠可以考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
師之御其徒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而其徒之奉其
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
之不可易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
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
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
亦百數爲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

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追其在江西則江
州興國筠居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
援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
推其原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
誘之於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於內北界雖未
可以制而園戶我所及制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
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煮治之耶
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欲禁
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
其魁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嫡而亂者臣願

陛下深知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
請之使自陷於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
使不營園戶所資以為生私茶之商也曠塞其資之
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
其眾有所宣洩而不至於底滞夫如是則可使勿怨
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美害如此其深也

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隱而不
能出收其散出其隱據度內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
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為禁姦懲慢謹藏審出稿
為害幾且一州之中姦欺遁慢漁取有司之利蠹漏
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
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搏沙放手即散隙中觀騁轉
眼即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
內臣竊料其間上下敖偷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
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通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通滯不
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則通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
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
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
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為之地

以下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為窮陋窮薄
之甚又適當倒廢敗壞之期陛下溥高明固所具知
而臣三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餘綱運上供州郡
支留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
世不可為無財而散慢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
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
隱也則此物或落於姦欺之手或委為廢棄之物及
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
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
幾何臣愚竊陋安知為政徒恃臣之心竊臣之力
收拾一郡之財羸辦二十年之事而況郡國之大者
什百于此人才之能有千萬于臣者乎近時一二儒
臣所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
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
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事遣
守臣莫逃聖鑒然非賞罰嚴最則無以為勸沮臣願陛
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
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
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
自奮而愚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為必求引避

又將有自爲貴力不敢試郡以課苟祿者不待沙汰
而庸者去不勞選擧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
支持陛下可以少省思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
伏惟陛下裁擇

論吏民劄子

臣嘗論古之爲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爲民者無所忌
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
而氣協則無鬬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
吏熙熙怡怡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
號召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朴箠笞亦未嘗加於民

四四

之肌膚聞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
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侵若有以
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
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
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
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
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擧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
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
爲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

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績以爲已裳而公子
則以玄黃貉以爲已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
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
奐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謹朴勤厚得以安其生雖
有狠戾無親之人咸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
商君設法以間吏民而其情渙泮奐離散而不可復
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觀其仇讎故吏得閒
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閒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
思之至於秦至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殺人

四五

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
勝廣之變則紛然剸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
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以爲吏民不可使相
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變亂而不可止而後之治天
下者不能平其爭之之心而反授以爭之之具以趣
其鬭其初欲制奸吏而不知其弊或至於長奸吏奸
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
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
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仰然其間或啗童僕以伺其
陰或詰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

則將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陷其計也此其
端在於豪強兼并之家情勢以暴民扶私以屈法多
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摘法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
為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
不時之須稍緩則符檄紛紜逼切則急于星火椎要
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
挑以至於浸淫摇擿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
之民持其短長以邀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
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
哉臣愚以謂非有大奸大惡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

四十六

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
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而能吏
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論使材二疏

一曰無責全材臣嘗論之曰聖人之用天下常使人
欣欣有自喜之心下自一介之吏等而升之人各自
顧負荷可用於世才者常思奮其才智者常思泄其
智一旦苟以施為則激昂馳騁惟恐後時而不發當
此之時天子優游於上而天下之人奔走於下大者
則為之勞心以集其事小者則為之勞力以濟其職

孜孜矻矻以自達其能疲獘辛苦終其身而不倦甚
者蹈白刃觸湯鑊冒患難而不知辭惟夫自以為無
用於世則氣消意壞雖有材智又而散緩腐敗以至
於枵然而無用夫天下之材智可作而不可沮也世
之良弓激而發之一寸之鏃可使有千步之勢弛而
放之與朴樕朽木同故聖人常以有用引天下以為
無用而自絕則其可用蓋無幾矣臣嘗歎息唐八司
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柳宗元劉禹錫其所蘊
蓄蓋百分未試其一故其陵厲軒昂之氣雖憂深懼
怵之中猶自見其文章議論而不可沒其精華果鋭

四十七

盤屈而低折不得已而暴露於荒州僻郡之間蓋亦
有過人者而程异晚年復振則唐之財用遂需然此
豈可以不惜也蓋嘗讀洪範之書以為皇極之道廣
大而不狹寬厚而不苛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
下之術頗可以推見於此何者有猷者有謀略也有
為者有膽力也有守者有志節也有謀略者能盡有
膽力者能辦有志節者能立此不可不念也故曰汝
則念之雖然有謀略者或至於詐而不知正有膽力
者或至於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
哄盖非天下之中道矣雖然苟未麗於惡者亦不可

以不受也故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之荀彧崔浩張華王猛之謀略杜黄裳李德裕張柬之郭崇韜之膽力申屠嘉張昭寳武何進之志節此固硜硜者有所不録也臣聞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深知趙普之貪曹翰之橫而包涵覆蓋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得以為名臣自雍熙端拱之後用法愈詳而責人愈密蓋其弊至于今有二一曰記舊惡而不開其新二曰録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且天下之士誰能無瑕而進者陛下以天下之權付之宰相且取予黜陟皆

四八

出其手而今之議者曰某人故相黨也臣愚不知誰非其黨歟既斥其尤則其他有可以淬磨洗濯而與之更始故臣以為莫若棄其舊而開其新夫人一辭令之不當一措置之不審雖大智有所不免而何必銖稱寸量於其間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以下至於州縣之丞尉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而非可以一二數也故臣以為莫若略其暫失而責其後效夫天下之勢要使輕重兩適其平而已臺諫者列善惡之實而致諸天子天子者權善惡之宜而置諸士大夫是以能平輕重之勢何者臺諫列善惡之實而處之以公故人無邪心天子權善惡之宜而行之以恕故人無棄才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然臣之論非所施於大姦慝也

二曰無狥定制臣嘗論之曰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為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主之所為奔走於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債其勢不得不應隨其欲而應之則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所欲無窮置而不應則閔然有不平於其心

四九

浮躁者則怨怒而形於色辭而長厚者亦不免歎息滯悶而不能一日釋其意以為天子爵祿彼當予我而我當得也倚之以必予而不予以為吝許之以必得而不得以為枉故人主多負謗於天下而天下多不盡力於其君所貴夫聖人者不奪於天下之私情而附合於天下之公論彼天下之私情孰不欲富孰不欲貴而聖人一以公論槩乎其間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其意而不得者亦愧然有以自愧其中自勵以堅天下欲為之心而自愧以作天下不為之氣臣

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爲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而其役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張歐爲中尉九年而遷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爲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故臣以爲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

五十

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係故臣謂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者以爲吾之爵祿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窺則吾爵祿之權將析而歸諸天下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緖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爲爲之而力而終莫敢有所歆羨邀待於其間此固武帝之所以爲雄材大略也通者大臣之議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數月則悄悄然已有欲進之心居之滿歲則汲汲然遂有必進之意又少遲之則凜凜然不可留也是以故歲之格定日月以爲遷易之限

曰將以沮躁進者之心也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淺深不度高下無故而遷不媿不得而得不避也是以故歲之格循序以爲進擢之格曰將以塞僥倖之路也此二者其意則甚公而其名則甚美然臣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必取之門臣之所不識也夫天下惟不可爲此必然之說也爲此必然之說則人將有必然之心今將致其力者則先令之曰行百里予百金而未至於百里百金固不可得也至於百里雖跛躄者亦無以却之矣其初欲以致有力者而其終不能却跛躄此必然者之

五十一

過爲今日之計莫若參其才之優劣揆其績之高下廢置予奪離出於必然之間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能議然後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夫使天子之爵祿而日月可以馴致資序可以必得雖童子皆能遂計之矣而烏能以鼓舞天下哉

表

謝賜御書經解表

宋　王質　撰

漢儒集記表裏六經義畫為章範模多士降有雲霄
之表光生儒苑之間凡委質之諸生舉銘恩於方寸
中謝竊以炎圖二百餘載名家獨擅於戴生記禮四
十八篇得趣惟深於經解綴緝雖嬴春之後源流蓋
孔聖之遺纂精義於千言闡大猷於六籍其為人也
喜入國而可知不在茲乎幸斯文之未喪遇大聖而
知其解等百世而莫之違爛奎壁於寶跗震龍鸞於

樂石豈結露雲烟之比將赤文綠字之作是何螢雪
之儒方竊衣冠之臚至為踈賤亦與光華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溥有容恩深無極育士類以阿陵之大
器人才於棫樸之微儀臣等辛苦之累年既見君而
心則喜今臣等遭逢於一日盡棄舊而新是圖爰領
雲漢之章用歎草茅之觀在泥塗久矣甘為踏蹬之
流見聖王師之更被昭回之飾臣等敢不肅容欽祗
雉蓋誦言立則見參於前洋乎如在其上天高明而
地博厚孰報鴻慈詩溫厚而書疏通誓遵往訓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

嚴政外臺弗稱將明之旨承流支部處膺師帥之權
仰大君觀過之仁開小臣自新之路拜命踊躍感恩
涕淚中謝伏念臣學無本材有剤量精神困頓於百
憂之後齒髮彫零於多病之餘生也有涯寢迫毀駭
之老景身其餘幾但存耿耿之壯懷雖一行之尚堪
恐萬分之無補腰佩魚符之寵心慚鼠技之窮方九
重念彫瘵之民有如赤子鑿四海盡循良之吏安用
菲材比盡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紘紱海涵動植憐臣
賦命之淺薄數蹈於網羅察臣起家之艱難粗諳於
稼穡爰假列城之守俾行平日之知臣敢不謹守教

條明宣德意必先四者願推施仁發政之心比及三
年僅獲有勇知方之效

天申節賀表

歲運臨丁月元建午咸得離宮之正永為爽德之祥
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陶鑄帝皇機輿宇宙解藍網而
授聖神氣母以存真雖今萬歲之三呼適動九霄之
一笑臣置身西服稽首南山阻陪百辟之聯同上億
斯之壽崆峒大道非下土之可聞姑射餘休尚含生
之受賜

會慶節賀表

時見陳常與育后稷大商變代爲生武王惟上天祐
海内之民故元聖游人間之世恭惟皇帝陛下叶膺
符籙宗主生靈自聰明睿知之有臨覺氣燄威靈之
赫著方千里者九行提金覆之封呼萬歲者三茂對
無疆之祉臣馳心北極稽首南山升聖相望垂紹長
春之盛兩宮難老永延德壽之期

代張魏公謝表

授任無方功垂成而畧敗至仁不殺罪當死以更生
既前竄於大刑仍弗移於故任彊顏拜命流涕銜恩
中謝伏念臣遭時艱虞受國光寵自惜四朝之舊物

五四

嘗居百辟之上將意廣才疎乃自天而風賦主憂臣
辱寔無地以自容自叨授鉞之權每切繫纓之志痛
國威之不振致邊警之多虞誓以三軍決於兩陣轉
石之勢方疾投於千仞之頹破竹之威旋見格于數
節之後當知難而遂退乃貪進以不休衆散而歸民
洗其上莫解陸沉之憤益深旰食之憂嚮郊次以哭
師至下行秦伯之事載廚車而徇市將奚逃潰法之
誅敢期骨肉之恩尚蒞焚舟之舉雖回豁失律他日
異澠池之功然城濮喪師何顏見申息之老此蓋伏
以帝陛下臣順帝之則與神爲謀憐臣耿耿之孤忠

以知狗國謀臣臣臣之小信尚足使人操議於風波
脫危軀於鼎鑊盡蠲宿負俾勵後圖臣敢不篤攬智
能申明紀律焚龍庭而歎沙漠終必望燕然之銘馘
王變而道郭淮行且報街亭之辱

代虞丞相冬雷待罪表

閉藏之日雷乃發聲輔佐之師義難逃責伏念臣推
移至此經濟茂然在二三臣之間才最居于下乘越
數千里之外位猶玷於元樞難使處中之臣獨當弗
若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上承天意下酌民言責其無
補於朝廷正以有常之刑典蓋以解易位是豈爲標

五五

末之災雖天地至仁不敢望玉容之造

代慰安恭皇后祔廟表

陛馭于天莫睹柔範妥靈二廟永閟徽音共衍厚載
之恩盡結無窮之痛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正始德茂
齊家忽彤管之輝遽失坤輿之助雖瑤池之燕方
適難同王母之游然關雎之應已成無損周南之化
願寬哀抱俯慰羣情

代虞樞密謝賜臘藥表

煥發寶奩寵頒芳劑處使番之恩渥覺疲苶之身輕
伏念臣學自違離增多衰病冒昧慈皇之鄭重記存

竊塞之荒寒內分龍藏之珍外傳蟠文之寶燭螢光
之璀璨畫私室以驚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時穹
蔭露溥汪濊俯憐老至雖曲意於扶衰自恨力綿終
慷慨於報效

代賀皇帝加上太上尊號表

降鸞輅于瑤庭啟龍泥於玉策慈顏強受嘉氣橫流
伏以上帝之統昊天膺御歷含真之號皇祇之鎮后
土受承天效法之名光充道契于粹精明慈德參于
博厚豈容稱謂弗配乾坤恭惟皇帝陛下親受聖傳
客符帝則雖據域中之大益敦膝下之嚴涓選休明

釦張閎偉大安虛稱者八載曾莫貢于單辭興慶露
請者再章終不僉于四字緬稽缺典稍曠榮觀而況
貞觀弗遑于壽安至德亦遑于元獻未聞雙冊並奉
兩宮創行交舉之儀集在重熙之旦臣受二儀之生
育託兩曜之光輝自阻宣承莫與嵩呼之列惟知明
察永增川至之休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金繼貫冊霞以慶雲玉殿騰章王乎華日壽先福五
慈貫寶三疊顯號以再昇沸歡聲而四溢伏以元天
標美祥符崇聖祖母之尊效法增徽政和闡皇地祇

之盛仰瞻霄極妙契靈真儀非彌貴飾之文曷可稱
坤元之至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化光亨物德厚承天
震一索而得男仟之大寶晉二爻而福王母燕戎鴻
蘆御瑤池九色之龍秉玉女六丁之籙陪真人於雲
表玩浩劫於塵中關雎詠周南之風而不指其名思
齊顯大任之性而弗彰其號極全功於今觀掩曠典
於前聞臣雖觀善者之機莫測淵今之似惟深鼓舞
畫謝形容仰至德乎上皇對揚休於吉日頌嶽音乎
慈母同衍壽於靈芝

書與張都督書

某自四月離揚州今至南陵三日而行四百里勞苦
之狀不言可知獨是陰以觀聽求諸道塗薈蕞見聞
或可以補助萬一前書畧以某人御下無狀之迹告
之欽夫持兵劫爲官之吉擬力臨總領之與縱火焚
騙民之草爽酒撞納婦之居甚不詳也某在相公左
右未嘗聞之某猶不聞也計不復至於相公之前矣
然則相公平日所聞懼有非其真也夫居人之上者
下之顰笑屈伸無所不當知之故能得其隱微而爲
之邇洩古之爲君也或出入南畝之間曾孫來止是
也爲吏者或旨否饁食之際田畯至喜是也凡爲此

者無所不知之道也後世之民視君如帝視大吏如
神視小吏如龍麟虎豹可見而不可近也故上之人
耳目寖狹而下之人肝腸寖塑辛而遠也未有無所
歷且無所託而能也對面之間猶有非隔況涉數傳
之後乎相公之尊其得見者有數矣見而敢言言而
敢盡者又有數矣故湛惟相公平日之所聞有非下
情所誠然者古之君子以苦言為良藥以甘言為美
疢何者苦言之多出於情而甘言之或浮於實也雖
不皆然要十之八九矣前侍相公因言趙沂眾害吳
璘之師後振西人之歸不絕近見馮時行移書唐立

三八

夫深病璘而危蜀趙子之論是馮子猶不失憂時愛
國之賢者馮子之論是趙子迯勝罪乎然則馮子非
欺人者也趙子雖不欺人為人所欺則未可知也其
亦安知其人為能與否有不令子弟足見其無賢父
兄矣然此言難信者此事非某之素習也耕織當問
奴婢軍旅當問武夫書生非其業也問佛于僧其知
之固也至于飲酒茹葷為僧之病者其徒未有肯自
列也問他人則知之矣相公重以軍旅之事而問士
大夫亦重以士大夫之議而言將帥豈不以非其業
故耶古之豪傑部曲賓客以軍法是滅秦抗漢之規也

救兒曹為部曲是駕魏陵吳之勢也近見陳阜卿云
始謂御軍為難今又措置民兵府卒乃知不過如此
某云天下本無難事意解便了試兵非士大夫所常
習亦非士大夫莫能深知此物與鬼神造化相通非
庸人所能輕解故某前書畧謂欽夫軍旅之權當使
漸入士大夫之手只陳阜卿張晉彥之流使居兵間
戈鋋刀槊之下便有古人之風今數大率為之沒世
不能有美績也敗壞五家軍政職是數大率而又燈
燈相傳源源不絕態度殊不甚遠尚有加焉有陳金
而置麾者必無宿城之奔有素服而殿師者必無順

三九

德之敘此豈過誤哉相公以此知諸將之才矣早晚
還歸廟堂維新憲度若不易今日之軍政亦不過今
日之武功而已相公之誠通天地而開金石蓋有餘
也然精神寖改於前時功業未滿于初心徒使相公
深悲浩嘆之不足前日臨分之際相公忽動山林之
興退與欽夫道而傷之諺云指望張三作王大爭奈
王大是張三蹉跎相公至此者則此曹為之也豈獨
諸將之罪哉張晉彥聞已得祠必過維揚謁相公試
留與語觀之偶動懷抱不覺宣洩尚惟鈞恕

與湯相書

某於四月二十八日嘗以劄子訴相公以家貧親老之狀乞一官職爲養伺候二十七日不得報越五月二十五日再以劄子申前懇切伺候又二十日猶不得報某竊自疑相公前後再當國天下之超軼驚邁如孝祥諸人皆弭耳下心聽命效力而不辭不獨相公有以服之殆有以致之也故近世宰相之門多人物者無如相公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阿卷前風至禮盡而士附某以身試之而未然豈有所得罪於相公竊思深惟不可謂無罪然不得爲罪也敢爲相公陳之天下之人苟非園公綺里之流誰能無

求於宰相受其求者尊則求之者卑惟其習爲卑也故擎跽曲拳促縮喘吁猶以爲不足某今未嘗一涉相公之門移書而求官閱月而狎至夫爲天子之宰而匹夫可逕令且可趣得耶此其罪則近乎傲君天下之士而教養之於都其名曰太學以博士正錄五七輩相與董治乎其事其名曰學官其人雖未精選而問亦頗有所擇故金銀伏獵稍不至其間而某躐出草萊未嘗爲朝廷試用雖以舍選進士發身又烏知其非金銀伏獵之流而遽有所求乎此其罪則近乎僭傲與僭其不敢有所加飾獨念前日幕府之廢

亟欲解歸而未能忘懷於相公猶僥倖夫一見而庶幾乎有成則歸且有辭以白大人而少慰其心是以匍匐奔走而來至東林而嬰疾有故人者館之蓋將調護以待其平而自至相公之前又慮夫延日淹月不能以卒安而蘊結涵蓄之情有所留滯而不得疾吐如茹物於其咽而不下是以出此迫切躁急之爲而不知其非夫江淮去行都千里而遠東林去行都百里而近不憚千里之行而辭百里之役夫豈人情形近乎傲而非傲也某入太學一年而校外舍二年而升內舍三年而中上舍季考月書苟以事而不至

蓋未有至而弗獲者歷數前後或者以爲某積累之頗多而躐步之最速且以爲其人能自別於其徒畧無場屋銷落塵滿之氣而其爲文無所大戾於繩檢雖閒有所不與亦以其取名之太多而躐等之太亟曳裾其後者不能無不平其心至數某不肖之迹則亦不過布衣平時之常態膝甫遇京反以得聲而取重於世者也今之爲學官者率出於進士之高科宏辭博學之異選三舍之間人而三舍所居且多於其他某有其一而又居其多則亦不可謂全無涉也五求之積雖無一日之歷蓋嘗用大臣之薦得冊府之

公此非公試而報罷不旋踵而物故者許必勝也經
年而為學官者劉度也四年而漢無他援者某也某
似必勝則有喘息苟存於明時似度則歲月遷延殆
或數倍焉之某之負釁也則以某人密授之某人而
而嫉以某人某人之怒某則以某為主坐而不往見
某人之怒某則以其辟屬官而不肯行而某人則奉
之行之者也夫某人某人之為人自有公論某人死
而某人廢凡其所排棄者無不奮迅光明而有以自
伸而某獨流落棲遲未解某人某人之冤幸未至於
與必勝同科猶可援度以為例名近於僭而實非僭

也相公淵傳超明豈不孚乎其心而疑乎其形察乎
其實而毒乎其名猶宛轉遲回於此非相公有所靳
吝而不肯予特欲矯揉頓挫使知官爵之不易得而
世事之難期也相公教誨之情甚至某感服之心甚
深然而相公所以遷延者至再而某所以哀鳴者至
三相公矯揉頓挫之功不可以有加而某急切懇迫
之辭亦不可以有進上之不可以有加而下之不可
以有進其勢皆將窮於此方其未窮也猶有所恃也
至其窮也而不回而後可以絶望而無所待天地之
為秋冬也風戕霜剝而物不然形槁精竭而物之望

不絶何者秋冬於今而春夏於後也使萬物知天地
惟秋冬之專而無春夏之繼其望絶矣望絶則天地
之造化亦窮故天地於萬物相資而至於無極者吾
之造化不窮而彼之望不絶是以能久伏惟相公推
天地造化之心略去其僥僭之罪而深察其至切之
情度其勢之窮而無使其望之絶也是用剖心瀝辭
重足聽命

與虞宣機書

某作去恩門忽忽若有所失如詩人所謂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若非恩義相關豈復

滯情如此伏想賢父子之間所以鍾意不肯者若合
符節潙山老禪有云已到岸人休忘後未曾渡者要
須船蓋記錄可見其詳者一佛三十三祖五十六世
一千七百餘尊宿無他事業止是岸岸相濟舟舟相
渡到岸自己事了度人佛法事了達磨謂神光云吾
從南印來東土踰海越漠為法求人此聖賢傳心付
印之急事至勞至苦至痛至辱而不辭載在詩書揚
善推賢亦是法也在出世界法則為報佛恩在世間
法則為報國恩不獨是學人身分上事自是尊宿性
命上事學人委命以求師先覺捐軀以求嗣而來之

初達磨吉斕腸甘天下之至毒而神光斷臂立雪
極天下之至慘與後世兒孫華立本米面樣今世有
堪為法嗣而不遇引接之人有收為子息而不堪付
授之寄宜惟禪門士大夫亦然某於恩門委身投誠
如須彌山永無退轉如恒沙河永無窮竭于是恩門
于某未知肯與一指頭禪三頓棒法以否若謂某然
則野水無人渡孤舟盡自横又未知其說也老子問
于常樅曰何以教我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
乎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樅曰是已人情遠則疏疏則
忘今某遠矣疏矣願毋相忘而已

富

與虞相書

某以凜冬之嚴歷馬嘶饑風之險以盛夏之烈犯瞿
唐巫峽之暴以期年之間而行數萬里之遠以一个
之微而當鷄鵠之憤可謂天下之至危至若幸而免
脫遂此生歸凡身體髮膚父母妻子皆相公再與之
餘置勿復道也某心彫意謝無意從宦固與相公有
言矣自師友親戚交譏更諫皆不以為當以義相感
者以為自秦漢以來王公不復下士宜少除豪以相
還就庶受授之間而得其理此一論也以利相導者
以為知己當位時難得而易失過家宜亟去無留不

可遽遲於俟命之說此又一論也前者之論謂之宜
除豪蓋自無豪可除其說非也後者之論戒甚勿俟
命命者受之於天人若之何其說益可羞矣某之所
以自處者甚確其自知者甚明也顧情有所迫義有
所當然不得不為相公陳之父母既老兄弟未立全
家所望惟某而已今既不能強行其所不欲則俯仰
所以責任者未有以當之也伏念家居好學守道廉
介勤畏而任六年粗為綫益者所知今夷陵法掾垂
滿若至行在謁銓部不准數千里之役非老者所宜
而三五年之次亦非窮者所易守也某若罷國法之

奎

所擾而同例已各有處又以例之所當得者願以此
移之於親惟相公哀之祖宗之朝有乞以己官予父
者有司以法而格祖宗以情而從著在昭陵之録可
覆視也伏望相公考祖宗之意推父子之情且念某
既不能立身行道以顯親又不能覗容就禄以養親
當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相公儻從此請則某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雖不仕猶仕也竊度相公之心亦未
能於某忘懷或有眷焉故嚴所賜誨言所謂如坐針
氈之士者意可知也是舉可以釋相公之恨而滿某
之願今而後相公可以恕然而某無所望矣某宜情

既鋪歸志已決山林之士固不當與寧物者相通此劉器之所以絕書於司馬文正而文正重之者也然不及已而及親雖私猶公也相公雖携而白之上出而示之朝議者亦無以罪某矣恭惟莆田丞相與某有十五年之雅同悲歡於患難之際共死生於兵戎之間一燈青熒對床而聽夜雨而驕蕭條道塗以行秋風丞相之書所謂江淮幕府之契無如公者是也又謂某得公書輒媿見顏面此其心不可謂不知愁矣使某皮焦肉枯窮天下辛苦之情心碎膽裂受人唾危辱之極何冤何負而至於此異時丞相將何顏以見天下之士然此私情耳而有公議焉修謹寡過諒直自信謂之賢則不可誣也今其去矣為之慨然規模一旦推張多士羣論不無儻若之嘆台庭既未並建則相公獨任其責矣當彥國營北事開端而讒已集范希文韓稚圭理西事中道而毀肆興意老本以害諸公諸公之身既危而國家之事亦敗矣寇平仲收澶淵之功而散子之譖繼起文寬夫策貝州之勳而燈籠之謗始作幸成乃爾而況於未必成哉惟異保嚴有任之軀峻極維垣之品某稽首遐瞻傾心爰隮

與虞相書

某伏以即日懷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候起居萬福某乃七月二十日以書徹於相公時則在武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於相公時則在興國入蜀未期而無一字出蜀一旬而致二緘有媿無媿之異也某之在蜀視景偷生杜門壁死之不給別敢通寧執之訊以重危疑之媿哉相公可以嘿喻矣今以父子迫切之情雖有媿且不憚況無媿乎伏念家君好古專經老猶於勤居家謹官介然自守其勤畏廉純異常雖當世獨行立節之士未易及也惟是屈於不遇之命少困場屋老沈下僚雖家君處之夷然而為子之職當無所不用其極今夷陵之掾垂滿而異時之計不知所以裁之涉數千里而調官固非老所宜待三五年而得祿又非貧所能守也私竊自念某者罷在法所授而一等差遣在朝廷所當予而難却者也令同官王亢子蒼自幹辦而升治中省罷不一月而被命到官未十日而復還此雖非某孤寒瀕退者所當援以為例而議者不能無袁亢而嗟某也伏覩朝廷均視親疏決無彼此願以所當得而移之手親此亦朝廷所樂為而易從足以厚風俗而非啟僥倖也

洪在別牓敢斬洪造某之自視良亦甚明固有欲抑
之者矣安在其爲抑之也梁武帝作浮山堰遏長淮
以灌壯道或曰四瀆天所以宣洩其氣不可塞也浮
山一敗而淮南皆海矣故人之負英氣與物之抱俊
具者皆不可抑也呂夷簡抑羣賢而慶曆之黨論興
王安石抑羣賢而元祐紹聖之黨事熾蔡京抑羣賢
而宣和靖康之黨禍極矣故不可抑而抑之抑者受
名抑之者受謗甚則受禍豈不悲夫孫沔上封事誠
呂夷簡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
爲羽翼不進賢才但用不如己者自爲之計仁宗庵

究

中使持書即第示之夷簡讀而嘆曰善哉元規之言
恨不早聞十年耳蓋申公是時遍老將退雖知悔已
無及矣惜蒲田相公之在任未嘗聞此言也今雖去
矣尚可告之庶有濟哉相公恢洪宏博善與人同天
下所以繫望而知歸者以相公之大也文潞公欲引
恬退之士謀于其客張子平路公曰宜莫如韓維環
也子平曰王安石以靜退著名其可遺乎潞公不答
子平曰豈以環事相公加勤而安石無所加乎潞公
瞿然乃並薦之願相公勿以事我之疏數爲輕重則
天下之賢無遺矣王文公數薦寇萊公真宗曰準屢

言卿過而卿力薦之何也文正曰臣備位宰輔政事
多闕他人相顧不言準獨能攻臣之短納忠陛下此
乃臣所以重準也願陛下亟用之願相公勿以於我
有毀譽而爲去取則天下之賢歸心矣今某乃獨以
擬疑而不能有所開拓取人主之輕受天下之責則
相公可不開至公之路開衆正之門上廣天子蒐攬
賢豪之心下拓士大夫聒驚當世之氣哉某此生永
已無路報恩惟望相公以道事君以德澤民以公納
士以正保身若乃勢位極乎釣偈勳業溢乎旂常此
自所當有而未足道者也不敢摭以爲獻云

究

與李處全殿院書

某比者決月豈貢二書捺日徹聽久矣第一議之傳
大哉言乎天之氣候世之風俗也十日一候至十五
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今是
非混淆而君子小人易位風俗不正故也欲正風俗
當先從廉恥始嗟夫廉恥道喪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誕慢之風盛佞諛之俗昌而廉恥掃地狂生孺子敢
竊借縱信諸葛亮以于時庸夫腐儒敢假托管仲范
蠡以欺世執事者公受其欺莫能以理正之及其敗
也又爲之持調護之說下分解之令小人何憚而不

為懸乎漢高在廣武械繫言匈奴之不可擊者歸白彭城斷言匈奴之可擊者此令不行真登壇真顧廬之言永不可進真表吾真計然之策永不得開而假弄三分影戲會十萬貫貼子者出矣殿院明且張膽當發天下氣候使寒暑分明則白露不得為寒露小雪不得為大雪而況大冬之為大夏乎昔人有戲語兩轉極有味元祐謂元豊法不便即復嘉祐之法又慮其後患大率新書之法並用時人謂之對鈞法或云豈惟法令年號亦對鈞矣今明知某事之非顯見某人之敢公議所攻不可得而已則調停和解可否

六十

並用皆否兩存豈所謂對鈞者乎近者發運之事似聞正衙露章甚切既朝廷講解功已其事微損而其章卒不出韓魏公嘗云君子履業要須精微故這一事便為小人所窺前此天下未盡知殿院也數月以來深山窮谷無不以手加額何其速且廣也公議所在若有雷風播之鬼神傳之古今殿院取德兆之望於俄頃之間此物至靈常堅持力護猶懼其不留若造次放過開小人所窺之路某慮有倏然而逝也某與殿院陳義定交非苟然者平時無所可為或故懷寓意於詩酒之間今殿院立於國家命脈生民咽喉之上當以道相與以義相律非泛舟焦山憑欄需亭無與於世者之時也某抱影荒寒絕意休顯好不必已出殿院能不負所學以濟斯民在晉猶在楚也瞻望無期惆悵不已

與趙丞相書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如伊尹之暨成湯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如傅說之遇高宗明靈降佑德兆知歸鈞候起居萬福某伏讀十一月八日制書咨禹之辭亮采惠疇之訓甚切畢命之辭正色率下之謨甚勤某所知者神州之境將復上道之

六十一

日將行其闢諸度數協諸陰陽天之所為不可得而知也雖管窺蠡測竊知其土苴緒餘亦不能言也非獨管蠡不能言雖儀秦之辯深析萬宇之情亦不能言也雖莊列之機普觀六合之表亦不能言也雖佛祖之慧洞照萬劫之初亦不能言也德山禪師有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考之吾儒所謂太倉之稊米太澤之礨空此某所以不敢重緘疊幅致讚詠揄揚之辭自知其繪畫之無益也然有一言敢述萬分自藝祖以來與國同姓而登庸擧其尤彰明較著者凡三人焉逢屬建隆

時則有忠獻趙公削平九牧混一萬殊有宋之業開
創靈長者由此之故也運屬紹興時則有忠簡趙公
扶顚持危撥亂反正有宋之業復興再昌者由此之
故也運屬淳興時則有我公有忠獻公削平應變之
畧而守天下之大經有志簡公元鎭持正之操而達
天下之大權有斯人生斯世遇斯時宅斯地此孟子
所謂興王名世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其可謂非天乎其可謂天乎竊獨未知相公經綸
錯綜四海九州之度固已指掌於前孰爲先孰爲後
孰爲緩孰爲急孰爲第一議孰爲第二議孰爲推轂

孰爲合尖相公必有以處之矣而某未之或知也竊
事姑止某有至危至迫至哀至窮之情敢冀相公試
垂聽焉相公應期乘運實在乙酉而老父生於庚寅
某生於丁卯揆之常情事相公之日甚長事老父之
日差短興念及此莫知身世之所存迫也垂年仕於
邇邑欲挽而留之少安溫凊之養而老父之宦情未
衰欲勝而上之稍進優淸之位而某之力不足將若
之何將若之何昔巫和仙井虞公蓋嘗造化老父以
湖北之帥屬非獨以不肖子而挺埴老父也虞公篤
孝於老太師某嘗爲之畫贊有云五桂芬芬流香如

水今茂其一尚餘其四三槐森森成陰滿庭其一廟
子其二及孫大略云爾不獨興公之擊節又動公之
像神所以某之肺肝及於老父之間而公不忍拒也
伏觀先太師先襄大事之時相公不鄙狀其事賜之
揮製挽章爲靈輀之先驅相公尚亦記之乎其詞蓋
云叩閽凜凜疏三通歸社蕭蕭酒一鍾難卧南陽呼
不醒鵬飛北海去無蹤無年及見安車召有子能荒
大國封想見功名心未死亦隨江漢去朝宗其雖難
陋而已有聞矣可謂先見乎今老太師端居上淸俯
視塵寰未必晩然於功名之語也某輒敢還此良緣

仰干洪造相公其動念於老父臨虞公之舊恩可援
以爲例耶皆惟和公之碩錫類之仁聖賢之厚德也
方相公則尾未至化容於紅蓮綠水之時彼此爲之
嬉笑者彌日公某可謂困矣嗚呼使之困者天也使
之不困者相公也相公亦天也王仲淹云使如晦而
悟忠於萬民其猶天乎天下皆戴相公之天而某戴
之尤深天亦嘗有私覆也謀之私情也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天未嘗拒私情也顧其情如何蓋有以私而
安公者某之所陳父老之辭是也相公哀之相公憐
之嘆天仙凡之路異雲泥之分殊可以日瞻而不可

以流觀可以聲徹而不可以足至惟相公厚賚採保永此箕翼儒情塞乎冀燕熙滋乎旂常其未畢餘生尚庶幾見之無以報効相公者獨公之斯不能形容某能發而為文著而成章祖孫慶歷之詩所謂維仲海縱一夔一契壯哉嵩二老之煒燁也某則不敢近取諸身則有賡歌之元首股肱遠取之物則有乾之風虎雲龍參天而地而倚數則有禹皋陶五百歲之運出贊于神明而生蓍則有傳說呂望夢卜之祥竊以為然乎相公袁之

與周益公書

二十四

某伏以季春之月在天為中和之候在世為清明之辰於易應泰於詩應頌於書應典而大賢皆秉之鈞候起居萬福某戴天不知天之恩唯知其一曰予我以善根竊相公亦不知相公之恩唯知其一曰舉我以言語妙天下蓋十有三年之前相府賓次驟見而驟語五字總出一語總已而雍公已降附相公已升堂矣古人以不見授意儒門有之荷蓧丈人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以一字兩字授意儒門有之曾子之答唯孟獻子之得無遽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立見一而揖三立語一而字五雖甚虛已亦足矣而

界繡不知所謂則是木石也則是蚯蚓也歲月朝推蘇移而此五字不推不移形骸日遷月化而此五字不遷不化然某竊有不安者近時可謂於斯為盛矣言語俊而莊則有薛公叔雲此一妙也言語秀而麗則有李公粹伯此一妙也言語淡而雅則有呂公伯恭此一妙也言語嚴而健則有尹公少稷此一妙也言語婉而肅則有劉公文潛此一妙也言語粹而明則有洪公景盧此一妙也大槩如此可畧舉不可盡述也某何人斯言語之妙已不足以當之惟有數種各具一妙自惟妙天下者此也敢為相公陳之某病

二十五

僻平生不能曲隨簧鼓以唇吻為公叢當聯鉤鎖以掌握為良朋以為君子不能自立門庭而依人藩籬不能自守砚既而附野草木每見古人特立獨行不為路人移轉脚跟者明日張膽慕之故人以某為好異此一病甚大而自以妙也某又有癖病平生嗜古過於嗜色愛好書甚於好顏色嬈遇得意忘飢忘渴而身世兩忘或經月或經年亦有經月經年不忘者諸故人以某為無常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為妙也某又有狂病平生耽江山貌林泉有意無傳則寄夫山水之鄉當繞湖百匝自晨至晝夕一夕而成百詠

當榜江千里自興國至溧陽順流而不知故人以某
為抱恙此二病甚大而自以為妙也某又有懶病平
時閉門却掃佛來不着祖來推出雖未為息交絕游
然賓朋亦稀軨鞅亦寡書疏不能為苛謹禮重必簡
情真必切如是而已故人以某為輕物此一病甚大
而自以為妙也又有拗病有蠢病不可勝言唉土炭
為珍蓋豈非受病之奇哉今好妙皆除惟相公所言
真妙者始絕正而卒成之且如談詩自知音始世之
知音者少而古聲不復傳於世隋唐之際河汾之區
猶歎某詩和某詩而宣政之間鄉人審氏尚問能以

詩入律則其廢亦未甚云久既不可復考姑且正音
正訓正章正句正字正物正用正跡正事正人而為
十正吳公才老得其一節而不得其大方要可以推
其他矣必使訛舛稍歸於次第而後因情求意皆吾
心腹腎腸之事此某欲妙而未能妙者也又如談易
自知數始世之知數者少惟康節以此遺後人為入
易之門而人多因辭生理惟其意之所欲不知聖人
一字不虛發寓理於數寓數於理旁通曲貫數理並
行所謂吉凶悔吝皆有自而生故以卦意卦辭卦數
卦理卦訣卦驗而為六卦稍見康節之緒餘而不為

艱深蓋屬乎易非如張公文饒之有泥而不暮當世
以通津此某欲妙而未能妙者也茲事且置過此以
往時和歲豐使米賤帛依上恩流及於下民得以銷
日度年此燮理之妙有望於相公者也盜銷賊寧吏
不為酷金木稀文符簡而安靜於田閭此康濟之妙
有望於相公者也王子淵賢臣之妙陸士衡功臣之
妙呂化光勳臣之妙至於韓退之元和一表妙之又
妙石守道慶歷一花一富之頌妙之更妙必有任此
者動某未之知也既老且衰卒有不勝洒掃之職不
得謝一語之恩於數仞之下生有餘辜死有餘恨是

以言此某惶恐惶恐死罪死罪

雪山集卷四

啟

代通王制置啟

乾坤軸於西維翦著金城之譽奉雲章於北闕遄歸
玉笥之班傳鵠首於江干望斗標於天末雙鯉驚傳
於尺素五雲書近於三台恭惟某官千載偉人萬夫
重望大圭不琢質該天地之純黃鍾為宮氣韞陰陽
之正文彩步漢唐之上風流及晉宋之間峙水玉於
蟠螭見之屬目演絲綸於鳳闕聞者動心四方于中
伯之宣九命作周宮之牧幅員萬里歡壺一靜身智

玉壘之偏聲徹劍關之外版圖盡入見黃河天上之
原鉦鼓不驚下滴博雲間之戍總蜀部纔幾於再閏
黃武侯僅歎於兩川尚藉游刃之餘未及叩囊之底
戎行小駐鎮崑崙萬國之兩畊拜殊榮將特進摩公
之表集文淪渤海絕望盛明偶叨半竹之分符適際
介圭之入覲見紫芝之眉宇昔嘗覩於英簪望芙蓉
之旌旗今再逢於仙馭

代張安撫謝張都督啓

持部使者之權弗能將命視古諸侯之秩遽起為州
悼擢髮之罪盈愧爐枯之德厚伏念某智非語上才

不達中尊大道之弗開致危機之數蹈徙隨司刑之
密網寔蒙太上之深恩寬其九死之誅賜以再生之
路用之禮樂惟難稱於光華畏此簡書粗服勞於奔
走終坐才疏而貪廣弗知福過以災生至身脩淵谷
之危殆天奪神明之鑒置尊拳於雞肋何以當之屠
列火於鴻毛必無事矣顧惟么麼安用誅鋤既偶寘
於巖科苟自存於餘喘塵埃滿席祇圖飯飽以從容
罔設常關不問客來之剝啄轉蒼狗白衣之改變任
雛兔茅屋之去來袖手旁觀已斷不談於世事嬰冠
往救未能絕念於鄉鄰但虞霞嶶之車幾作傷弓之

烏啟謀更始猶使治民性九江據水陸之衝當一面
受襟喉之任時惟東晉視荊豫以分權歲紀紹興兼
舒蘄而授鉞豈容重寄乃付陳人此蓋伏遇某官道
大無方功高不伐充德量以乾坤之廣霈仁恩於河
海之深憐不隸之前非規未來之後效欽惟舊德載
遐榮期鎡基不知待時正飢食渴飲之日天地亦各
從類乃風虎雲龍之辰兼收群才共集大事自揣不
堪於一障何能有補於萬方某敢不運甓苦形飲水
勵志提封千里當撫摩凋俗以安居飛櫂百艘更鼓
舞壯夫而效命

上王參政啓

南極一星歷荊揚而西上長城萬里護江漢以東流
冠兩班文武之崇分萬乘旌旗之半緇路朝之題冊
鄉士從而大同均太廟之元龜鬼神依而協吉時際
君臣之會情均骨肉之親二人同心洽金蘭之契一
日不見覺歲月之深暫命往隨寔非得已大禹徂苗
之役未幾而伯益已贊其班師仲山徂齊之行無何
而吉甫式遄其歸覲想二臣濡轡驅馳之際使兩君
馳神寤寐之間欽惟列聖之相承益重大臣之出使
文路公之帥河北及闕下亦任太昭文之班韓康公
之筵陝西即軍中而領左僕射之詔於皇太上既及
今王亦遵今猷以待元老忠獻張公之至即次趙公
而東劉仁壽虞公之還行與陳公而並位公居此地
前有成規恭惟某官以伊尹之一德而關國以周公
之多才而應變照臨四海以義仲之日鼓舞萬物以
老子之龍多歷年所而回翔不終日間而契悟我見
親徵自比於匠之礪金孤有孔明不啻如魚之得水
山雲之出有開必先谷風之生同聲相應五百年必
興王者有名世焉而居其間九五爻利見大人有親
上者而從其類盡閱天數非出人謀總二八以制名
符國家之運氣賦一壬而定命合主上之天元上帝
眷之以澤生靈聖祖遺之以貽孫子恢洪百度軆理
四方文法技巧之精有黃龍之象車馬器械之備有
東都之風忽千載一時之相逢將三光五嶽之復合
祖宗有訓宰相當用北周漢以來太平多從西起雖
桑梓之名邦曰相西袞繡之先達有韓載生我公蓋
懋其美寔河朔英豪之彥有雍梁形勢之區人與地
以相當吉至今而莫並渭上雜耕之志既格於前代
富平大舉之謀復褒於近時留此功名付公掌握劉
當興而李為輔時將至則人隨之來秦易并而羽河
圖謀既定則事從以濟纔覩符壹之建即知昌運之
開查使孤生與覩盛事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偶受氏
列宗盟之中既見君子寔獲我心願終身依門墻之
下

上范制置啓

十年而受坎壈殊無宦情一日而得依歸頓有生意
以半生之齒髮與百指之妻孥寘在并包之中託為
生死之所某之平素公所照知無內美與脩能有靈
均與正則日適盡而羲和不容於弭節路曼脩而望
舒不亟於先驅伏念某神交吳下之一晝心醉漢中

之敎凾以此決策翻然委身恭惟某官綱維鼓舞之
神而應以無方負荷英豪之氣而御之有道宏知駛
驚於鬼神天地之表博學經緯於帝霸皇王之間上
代有其人至秦漢而不聞六經有其事更荀揚而弗
著豈謂當代乃生斯賢雖祖宗積累之使然亦期運
推移之至此斷兩宮未滿之願與四海同然之情有
大功名終落公手凡今人物誰同此心儻不鄙夷頹
相料理恐事終此去矣庾征西至廹殷浩以見從其
肯爲我來乎烏大夫猶虞石洪之不至凡今日全家
而來托蓋平時慕義以來歸惟所控提以之奔走顚

有如此容固未足以滿懷乃能駕馭鄉亦何患於無
努行將斂板預達空函逢迎有主人都無遺恨曉起
如子姪者敢不恭南樓夜月之據床北地秋風之亦
識老子有興之際癡兒子事之餘詠紅蓮綠水之風
流望黃色赤雲之氣象容司馬之狂於方外敢以此
施於嚴尊誌書記之名於壁間庶來者得以觀覽

謝西川制幹到任啓

萬里中州之宅曾無隙地以少留數仞宮墻之門未
何窘步之得入某贅疣昭代露電半生與其放浪形
骸而盡死于江湖曷若收名魂魄而來歸于豪傑依

魏國者半載事黃公者朞年若問所從之誰足以無
慊于此惟我三朝之彥友于二老之間無日不可無
公託爲司命在晉亦猶在楚敢有他賜恭惟某官負
斡旋乾坤之才而揜埋于無扶籠絡宇宙之志而窒
諸所有故能折節下士至曲拳擎跽以服勞推誠責
才與無故俱存而同樂惟來歸之本意久慕于先哲
欲遺以芳馨悵莫知美人之何許欲贈以瑤玉慰不
稱君子之所思雖二再而以相逢蓋千萬心之未愜
永期容守甘作庭趨過蒙綢繆繾綣之私頻解躑躅
沈吟之抱優渥之恩足以融物使窮塗有更生之歡

恢洪之度足以感人使微軀有輕死之決念乎昔艱
難之多阻坐此生僨塞之好修荃不察兮余忠誠何
似兮愁苦登白蘋而騁望則娟娟秋風之不可築寒
棄華而習苦則遲遲春日之不可度倚結軫而太息
覽騑驂以徜徉方四顧動泣歧之悲忽三逕得依棲
之所蜀道有時而或易豈復興青天之嗟王孫何事
而不歸未能忘萋草之恨暫違幕府往訪庭闈樂莫
樂于新相知雖于義頗傷乎去速怨復怨兮遠山曲
就所親父念于未遲盡家室以相携託門闌而終老
成都萬事之好未免吾廬之小歸巴東三峽之長謠

勸北人之莫上

賀晁侍郞敎文閣直學士啓

地開井絡肆峙鎭撫之庸天覃至躔增重邃巖之直
寵以弓劍歸於永固訓謨祕於敎文旣已有山君海
王褒對以殘昭回之光又寵有地靈人傑典領以鎭
神州之藏緯五百年之名世續十六郡之提封兩潤
於州不觀夕烽之到雲浮玉壘常觀春色之新升華
河洛之上游改觀岷峨之福地去天尺五低迷接雲
漢之章在殿西南客匀近山龍之象恭惟某官群公
京而弟友嵩柔學而後陸華淵尙有英靈鍾乃源之

後作漢唐豈無後彦覺千載之無光過周公居東之
年而不歸武山甫徂齊之役而美遠安知上意孟晉
淵謀蟠冢之湯東流將以獲襄陽而蹴操剸門之西
北向將以享益州而出秦古今未了之功英豪傑雖
成之事業渭上雖耕之志旣移於往日富平大史之
數復懸於近時誰留嗟咏之機付在經綸之手把命
珪重相印胡可無枇林賀捷之詩躡扈落焚龍庭胡
可無燕然勒功之頌自量不敏未敢輕辭旣適當至
水以依蓮寧不願攀鱗而附翼有如此客於公周未
足深誇閥所從來在某亦可爲幸曾微生之難薄命

也逢精神爽於言語之風波意度靡於飢寒之湯太
寄百指夢魂山嶠川修阻而音希遇乎生道路之間風
雪剝殘而力竭磨成老態彫盡宦情今茲自分以止
來所望乞骸而歸去雖進退豈不在己但當師心以
行然死生旣以托人敢不惟命是聽政使處山林之
于何寄陽造化之中惟期早定於中息俾遂生還於
東國自推朽骨擒覃先世之阡紅皺曬霜剌榮篡
故園之東朽回傍喜少控由衷継此有陳期於得請

通寶州許侍郞啟

繡喧書戟山大藩鼓角之雄挾縹玉通寶啟通書

之秘對五雲之多處居手縣之上頭敲掣鈴條載馳
書隨恭惟某官量涵海嶽氣裹乾坤孕楚東山水之
盤爲天下搢紳之選宏圖甚遠搏九霄鵬翮之風獨
力不搖扛萬斛龍文之鼎雖未見紫芝之眉宇固當
開夫子之文章丹鳳斤驅英辭於筆下牙軸錦
落佳製於人間數端事業以兼全近代人才之未有
惟亟峥嵘溪之形勝有一王二謝之風流不忝此邦
宜惟今日控赤鯉之駕行趣覲於天皇踏白龜之城
郡鎭臨於郡奮某素無奇操喜慕英游周旋諸彦之
中年戾盛名之下四海習鑿齒跼蹐絕望於亨塗

識韓荊州晩晩終酬于素願長秋清淑當參判之譽
調六氣之臺用慰群黎之望

代通鄭安撫啓

一方下承選尊節制之雄列閫一同仰庇儕僚之大
尋卞星於守屏敢先達以空函恭惟某官識貫群宗
聲司數器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黃鍾爲宮氣翕
陰陽之正九分六周官之夜四方于南土之宣春以
司風暴八窮孺之婕去其蠹賊霜侵霧但之寅刑德
上元六上大漢觀所謂滕王閣聲音孤鶩之乘鶩盧
之天央宮行從六龍之御其從韓北斗賴楚餘波汔

報矢房阻聽命旌幢之下物華天寶第馳神翼軫之
區

通司馬守啓

風閣上徹亟辭芸館之清班丕度隆寬尚畀芹宮之
蘊物適瓜期之已及望棠舍以非遥行修敘板之藏
預貢空函之贄伏念某闇而多蠢跡以近狂始緣畫
餅之虛名旋致索瘢之巧謗弁雖蓬島恨紫芝丹草
之難逢路失桃源想流水落花之故在望乎門而駐
馬豈一飯以忘君紫陌尋春欲避紅塵之撲面青山
獨往翻嗟白首之闕心雖衛去國之哀未替時之慮

每切攀轅而往救何曾袖手以旁觀自憐走馬走之
微誰念蟣蝨臣之意園蔬未薙幸叨倚席之閑茅舍
雖荒且緩歸來之賦益遠長安之日往依刺史之天
楚客悠哉久恨佳人之隔魯侯戾止得陪采藻之遊
恭惟某官學諳真源才周數用繼元祐宗臣之轍爲
洛與諸老之師鯨鸞佇聽于未歸外服豈容于越在
紫宸戶外即觀淑景之移雲夢澤南姑借長城之重
度鋒車之未至尚賓閣之可窺得所歸依於其流落
自明羅于坎壈獨念切于水旋耳喧床蟻之牛音自
眩弓之蛇影仰惠德度俾這官評儀蒙長者之知

甘受欺予之笑本無佐事曾何咄咄之敢書但乏酒
錢所賴時時而頻輿

代回晁知郡啓

人生五馬方傴僂以辭榮客遺雙魚仰輝光而拜賜
雖重私心之愧亦增老眼之明伏惟某官共謂通才
宣惟佳士必獲其始是爲天道之常能世其家未新
君子之澤豈有海涵之器即安斗之洲金殿春風行
玩紫宸之淑景雖門森戟寧須燕寢之清香某衰謝
窮途數危小器變鬼渠鴈本何係於滄溟錯貫文鸞
偶復加於疵纇惟茲胃寵定自嘘枯曾不崇朝將快

爭先之覩安知為政更資樂告之忠

代回鍾知府啟

已受二毛雖勝五馬之寄遠傳尺素遠致雙魚之勤司為增明心知有媿恭惟某官受才膚敏稟器渾成學術妍精已詣淵源之極吏能絕俗亦推土苴之餘遂所至之能聲寔今時之良士清華高選宜居元都雨露之邊暫佚相均暫憩廬阜煙雲之下某從遊雖舊託契最深聯仙氏以策名因感在原之急代准擢而丞郡吏嗟會面之難中更多故之百罹行對故人而二矣携河梁之手久濡泊以離群共燈燭之光幸從容而道舊

代通王總領啟

序諸侯之上仰瞻禮樂之華藉大國之間幸棣轉輸之部入謁尚遙於賓榻修辭敢後于齋鈴恭惟某官德廣無津才全不器斷鼻有運斤之巧解牛無游刃之難六路提封居海內幅員之半三軍宿飽蓄胸中經濟之餘共安梳席之行師豈慮樵蘇而後爨留閫中之丞相果成高祖之功用范蠡之計能終雪會稽之恥猗膺渥寵入踐崇班某濫分銅虎之半符遥跂繡衣之直指雖風便不踰于一日然雲從徒望于三台方當公私並立之時雖圖近效僅有洒掃不勝之咨願賜除寬

回李知録啓

一衣帶之水方馳想於修途雙鯉魚之書遽驚傳於尺素無以下體先於西夫鄰里聳觀子孫寶用恭惟某官維時吉德為世聞人略無瑕疵粹然操履之淳且有本末卓哉踐揚之勲尚宮步于修門肯卑飛于下國天子命我參卿事勿言州縣之徒芳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患富貴之來逼某隨緣林下絕意世間野渡舟横屋指披濟江之日公家事了放懷為同社之游

回嚴教授啟

王文公之故里常與瞻於萬蟻戰之場甘將軍之舊封幸相望於一牛鳴之地星移物换十有六年目擊道存百無一恨惟懸客遺於尺素重嘆身先於西天恭惟某官道韻閑深文撰妙森學問出漢唐之上威沉在晉宋之間將飛必於未天稍低回於芹水範模多士坐進百能之千教育英才是居三樂之一只茲同志自以得師某蔭字俱空書癡未暇既已得見君子斯可矣未必尚論古人而友之勤春酌於燈前詩

起鄭光同襟之約立諸生於館下頗聆韓公進學之辭

論

漢高帝論

漢高帝不事威儀溺冠踞洗嫚罵叱咤不見優柔和易之態則似簡率立談之間刻印銷印遂廻反覆有若兒戲則似坦夷天下之人見其外而不察其中則以為大度之君皆莫若高帝而不知高帝之度宜有所不足惟其巧於彌縫覆蓋故天下之人以為簡率而不以為深以為坦夷而不以為陰然難以欺智者矣夫天下之英雄挾過人之智而負過人之勇雖大度之主為能與終始何者天下之英雄可以誠服之不可以疑待之待之以疑非彼負我則我負彼與其交至於相負也孰若兩無負之為愈嗟夫君臣而至於交相負者未有不自疑生者也漢景帝疑吳王濞而吳王濞反齊顯祖疑侯景而侯景反唐廢帝疑石敬瑭而石敬瑭反彼其一旦而騙君臣之分相與爭死生成敗於干戈鋒鏑之間雖甚暴戾凶悍之人豈其心樂為也哉惟有所不得不為而後至於為敵嘗謂韓信非負漢者也謂韓信非負漢則不可挈手統庭之封胡為而發哉要之其初非負漢者也方其去楚而歸漢解衣推食之恩韓信未嘗一日忘也安知其終至此哉嗟乎使韓信至於負漢則高帝疑之之過也高帝疑信之端蓋兆於益兵之時韓信願益兵三萬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粮道西與高帝會於滎陽此固高帝之所暘然而驚也雖不拒其益兵之請而其遣張耳以佐之佐之者所以閑之也其後為之罵使於滎陽奪兵於廣武當是之時幸韓信未覺而已使韓信而覺則高帝何以處之韓信之變則覺於雲夢之時也高帝平日惴惴戰敢未嘗忘韓信也厭猶未露其所以疑之形至是而有不可掩者矣韓信之必反童兒舉知之而高帝之東征也留稚子弱妻於新造未集之國與一必反之韓信共守之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為高帝寒心也嗚呼高帝籍强秦蹵項羽蓋無遺策而其取韓信也數隘天下之危機而高帝不悟也夫高帝之為人外示大度而中寔多忌豈沛故舊誰與蕭何之至昵哉方蕭何之居關中而高帝未離京索也勞苦之音不絕於道所以察蕭何之向背也以為虛言可以欺之而鮑生覺之其征陳豨也增爵益封而又置衛焉衛之者防之也

以為虛文可以欺之而名乎覺之推疑於人顧豈有弗覺者特遲速之間爾噫蕭何忠信謹樸之士也夫是以能不負於高帝不然其將為韓信之流乎

漢文帝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則能者蔽不當然而然則不能者害夫是二者雖聖人不能以為天下且聖人之於天下也則亦近於人情而已矣夫當然則處之以當然而不然則處之以不然也此情所不可易者也而聖人爲能易之且非獨聖人爲然也昔者齊威王名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彼威王以為吾之設官所以治吾事也使人皆事事又何求惟其不事事者得以容身營私於其間是以吾事時有不舉一事廢積而推之吾國幾何而不亂且亡也然而善治天下國家者不能使人皆事事而能使事事者有所勸不能使人皆不事事而能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夫欲使事事者有所勸則莫若當然而處之以當然欲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則莫若不然而處之以不然是二者苟別白而分明而天下國家之不治者未之有也嗟乎孰謂漢文帝之識而不若齊威王也文帝嘗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以問左丞相陳平曰各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是二者其爲不知一也勃詘於辯平捷於言其爲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爲能也其何以事天下之急者耶會獄之纖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圈嗇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嗇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同為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能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釁特成於文帝之時而世以為文帝善用長者不知石奮衛綰之流果何補於漢蓋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文帝公卿大夫類多齷齪廉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於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賞有所不可辭而罰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核而實

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曹丕為雜於伯文帝為統於王而不知賞罰名寔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

梁末帝論

論曰梁晉之交鬭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盖嘗屢壓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秉亘鬭百勝之威略汾潞巻慈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於是時盖駸駸有亡證矣克用既死而莊宗興收殫殘之餘而震厲風擧之制弱之氣化為精强梁於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其後卒以喪亡盖其成敗强弱相反如此世之說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强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秉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其勢而至於成敗强弱相反之變則以為梁晉之所以為成敗强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則汴為腹心而河北為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為腹心而河北為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同不同而手足均係於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鎭蓋無有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於魏全忠豈畏一羅紹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之可以害己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王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為晉也末帝患魏博之驕析而分之以殺其强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於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此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童兒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微獨幸晉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於洛陽揚劉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為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壄汗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强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為梁晉之成敗也

周世宗論

石晉元年高祖始割全燕以賂契丹而十州之民遂為其所有全燕號為天下之形勢而民物當燕王兩

衍訴水草豊美皆足以為天下之冠契丹資之益以
盛强開運之末契丹擁全燕之勢而窺中原震蕩飄
忽如風雨之至而中原坐以覆沒漢高祖周太祖雖
創業之君而彷徨倥偬自衛之不暇而何敢覬覦於
其間世宗不亙月而取三關此豈可以不喜而中遂
班師毁已成之功而弃四州之地垂得而復失此又
豈可以不惜也蓋嘗深惟其故則以為世宗用志深
而為謀審未嘗不歎息世宗之善用兵知所以勝知
所以敗何者用兵之患莫大於腹背之受敵昔者夫
差謀中原而越入吴劉備抗袁術而呂布入下邳腹
背受敵智者不能為之謀矣惟曹操不顧袁紹之襲
許而征劉備劉裕不顧盧循之犯建業而伐關中雖
僅保不敗而國勢岌岌幾至於不可復返今夫契丹
之於太原與國也而太原之於周仇讎也蓋自太祖
襲劉氏之孤而奪其國以殘其宗此固太原切骨銘
心而不忘者也高平之戰雖足以挫太原之鋒而折
口之敗反所以張契丹之勢當是之時契丹之形益
强而太原之怨益深有益强之形而挾之於前有益
深之怨而激之於後世宗安得安枕而卧也以史考
之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則相距十日
也癸卯取瓦橋關則相距三日也五月乙巳取瀛州
則又相距三日也不兩旬而趨三關馳驟暴露於盛
夏苦熱之地周之師亦少憊矣而契丹蓄其鋒以待
之於前太原蓄其鋭以伺之於後如是而能不敗者
太公穰苴之所難也嗟夫天下之事固自有先後緩
急之序為世宗之策莫若先有事於太原遣一將提
五萬師當折口之衝而斷契丹之援諸將散萬人略
汾潞下慈隰而壓河東之勢而後徐以重兵搗太原
既得太原而幽薊之地可次第而經略矣豈以世宗
而不察此也以萬乘之重而犄于二國之間契丹不
拒太原不救以待我之斃而來之使世宗狃勝而不
知返嗚呼可憂也哉

序　　宋　王質　撰

樞相宣撫虞公壽雅序

乾道三年丁亥十一月壬子二日丙寅仁壽虞公生之日壽雅所爲作也私慶也曷以雅大賢之生天地有運陰陽有數星辰有度鬼神有謀關於天下大也曷爲大宗廟有依生靈有歸禮樂有托道德有宗其爲大明矣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烝民之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誦其人本其生非以其私以其周也故曰維周之翰又曰天監有周私道也曷以雅嵩高之詩曰以贈申伯烝民之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禮則私情則公也曷以爲公天生烝民好是懿德民之彝也無諱於古無浮於今某無尤焉惟是有豊茂之德而無肆好之音有恢宏之功而無穆清之章此則某之媿也門人汶陽王某謹序

漢清詩

漢水之清其石鄰鄰仁壽公來思漢水則清　漢水之濁其洄漢漢仁壽公往思漢水則濁　農稷于野不跡一苗晝馳于郊不驚一毛公在襄陽民生道邊　公來自東襄民齊齊止公毋西　公來自吳襄民凰歷止公毋蜀　金我襄城湯我漢江春我之篚秋我之箱　我黍蟠蟠公昔言之而曷捐之　我孩嬰嬰公昔髖之而曷置之　日月蹶蹶勿黧公色霜露烈烈勿萃公髮　公髮勿華我生則遐顧彼蒼天佑我皇家

江鱷詩

江之沄沄鱷之賁賁敵之休休震于崑崙仁壽公臨靡靡其傾　江之洋洋鱷之揚揚敵之煌煌孔熾厥芒仁壽公噓蕭蕭其涼　天子在宮有惘悒隱神主在廟有震炭炭暨我國人以莫不惕　在宮雍雍金石其音在廟湛湛虎兕其府暨我國人以莫不寧　在庶之寅維公其生在巳之辛維公其成而有斯厄而有斯人匪天之私伊家之仁　大江之瀆岷石之津波之淪淪石之鄰鄰謂公可堙江則可塵山之嶔嶔陽之昀昀謂公可磨山則可鑠

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寔生仁壽虞公於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己未門人汶陽王某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爲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得託皆異代宰相故事於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遂長西府太

上皇帝親書漢中大夫裘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
公皇帝又親述於其後維頌所論謨自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六稷契皐陶伊呂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
詻取諸易剝見之爻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當相
也已而丞相莆田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
公方視師未從命天子虛其位弗寘將有待焉蓋皇
天后上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而同
謀其知其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歷數
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卻敵宗社山河
無恙弗倚一當相京雍將命民國來歸爾紀用章二
當相荊襄統師上流又安自漢達於淮海廼始克壯
三當相而府初命敵騎江漢者即日解去載盟用成
至於今先隸四當相今功曰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
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
子大其意而不吝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謹
序

故事三公皆黃閣作黃閣辭

文章閑紫垣委曜照黃扉崇雉抱高墉長虹曳華棟
浮閣翼飛循戟衣搖縹緲石紋浪花碎紫光射金鴨
珠璣明黼領斂鏢玉螭吟槐香吹鶯影相對青炯炯

故事相國金印紫綬三公亦如之作金印辭

寶篆結金紋玉皇衣上雲飛馳雙日月開闢幾乾坤
靈變扶輪叱幰驚指幡首絳霏容蔥精隱隱龜銜紐
許文寫天影壽骨鎣嶽頂蓮葉秋風冷甘守相國印

西征畫紀序

丁亥余西征自興國至於利里計二千六百九十有
三驛也日計自閏七月之十二至于月之二十五得
百有四日始達戊子自利至于成都里計七百十有
五驛如之日計自十一月之四至十二月之十七
得四十有五往來皆在焉已丑余東下自利至興國
里計六千十有五水也日計自正月之二十至四月
之十得八十日始達是役也實撫廣公辟而西制置
晁公徽而東寓既是歲又西自興國至于成都里計
如丁戊西征之數日計自十月之十九至庚寅二月
之五得百有六日始達司簽是歲又東自成都至於
興國里計五千十有九從於利來者其江異也日計
自六月之一至八月之七得六十有六日始達是役
也晁公徽而西晁公去解而東此再役本末也竟西
百有二旬萬七千三百十有五里其所經見博吳州
無征於成都漢次之無秀於閬次之縣無美於新

盛鎮無集於叢閙無險於劍門鐵鳳次之市無谷
於沙頭九丈次之樓無灘於成都之西樓南定岳陽
次之山無峻于房之外朝鷄鳴女媧攻之灘無難於
漢初之峭門石刈新灘次之江無雄於大江湖無廣
於洞庭峽無偉於瞿唐石無尊於灧滪堆無色於潮
天之龍洞峯無妙於巫峽之神女磯無猛於荊之高
伏溪無悍於培陽之石口廟無宏於江瀆寺無褱於
大慈見異無待於鳳凰山之紀訪古無遺於成都之
石室畫無色於漢殿之人物碑無豐於學宮之石經
遊覽無縣於浣花買易無繁於藥樹無尤於下泉池

觀花無茂於漢陰之山茶數無奇於郢之鳥鹿爲無
珍於夔之花蜂所見之傑者如此推此類具言之則
亦有不可勝數者矣余之悲歌舒慘豈悴皆可以追
見而耳目所增益心志所開廣自知之而弗能言之
是紀也事繫日日繫月月繫年如先儒式而其文又
隨事繫之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
銘二他文皆非相關者弗載有古經行天下其著者
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爲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
之豈不有所助哉余所歷非淺鮮矣顧未見有所超
者所謂降才之殊非耶雖然其亦異夫昔矣

于湖集序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荒寒寂寞之鄉而馨
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餘年可謂盛矣歲丁丑某始從
公於臨安間謂某曰吾有志於文章將須成於十其
請爲我言之某謝不能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
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
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
目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於經子所取某曰宜用顧
命公附實爽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
之間說事將褒其所歷序之公曰旬以某曰當用爲
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
於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嘗擬也是
歲公沒於當塗之蕪湖而其歌詞數編先出歲癸巳
公之弟王臣官大冶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當
亟輯世酣於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得
有以狹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
册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往會荊州
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於三代漢降於秦唐又
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
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易遷

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前其畧見於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之所以有高下而亦異獨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為西觀殺寡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秀而柳子厚雄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感之厚薄顧第弗深考公益叩曰然則何如其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為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專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爭其情狀為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而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為主宰不為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兔罝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於勢力務名而方寸之地為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叙事而有大禹皋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説命旅獒立政之書論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法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潔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為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於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此其所以痛哭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賫其未盡之志以沒使其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也哀哉

退文序

退文者王子悔過之書也王子少而為學問文章年十有六而貢於鄉二十有三而升於太學二十有六而選於禮部其在太學也得聲為多二十有七而朝野交稱譽名狎至得聲為尤多寔淺而聲盈於是以功名為可立就而不知識未明才未練不足以當世故而氣已盛志已高心之火為之宰才之薪為之用薪火相傳益炎而王子不知也歲辛巳一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弗知曰人忌我也歲丙戌再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嫉我也辛卯三觸禍其

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天弗容我也歲乙未得罪曰如是曰如是乃始躍然悔霍然悟平生諸非參然畢陳於前凜然懼慘然悲大變於頃刻之間於是王子年四十有一而始造端為人嗚呼甚矣吾心之躁也悔躁則為靜吾心之輕也悔輕則為重吾心之急也悔急則為緩吾心之猛也悔猛則為寬吾心之侈也悔侈則為儉甚矣吾心平生之多過而吾弗知也然則奚以知之曰途弗窮則弗回勢弗極則弗變方其變故之未知也吾心之天固有者也增之益昌殖之益滋則吾之禍故可勝言哉及其變故之至也如傾甘雨如激大波而吾心之火熾然者為蕭然則則此變其可無也無此火弗能名此變無此變弗能銷此火嗚呼此變其可無也有此變王子為君子無此變王子為小人非吾之資之人也此火導而入之也熏蒸燔灼之心既息而溫純明淨之心乃生向者火所覆蔽而弗與也人以為得禍曰一職之失也三秩之鍋也而吾以為得福曰其失也有時而得其鍋也有時而復也機緘所斡鋒鋩所迫靡然移風易俗於吾靈臺之間此不亦天下之至吉至祥也哉且弗孝其他以吾身觀之形輕神怡志慮簡以吾家觀之上輯下睦門閭雍何者吾心之火謝而弗為之孟吾之幽顯咸安樂也弗謂之吉祥可乎嗚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決生死於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於死緩則瀕於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於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理勢然也

淳熙二年二月自序

趙信臣字名字序

趙信臣見其子于王景文問若名焉吾為名曰善祥字曰百卿吾爾善祥烏赤鵲朱馬圖器車麗玉葉芝有繫于茲其祥也歟茲祥在物不宅其間不麗其軀來如飄風去如擲塵是則何有我不得居匪祥也歟附義而行秉禮以趨以手附心不震以瞿以形視身不惕以趨父榮母安弟肅兄愉耳目聰明心氣佚舒疾厲避藏秔稌豐餘家無嘻嗷里無謗譽真祥也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子如不信視此古書

雲麓堂楚辭後序

陸氏埤雅比物性傳蒐增明初神宗以對時育獨完心陸氏雅此類其言之造根于物性紀定于埤雅上廸君師下訓學全余之本趣齋物態以陶己靈而已會情于耳目遺𠫵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聖人之所寄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於世亦豈無益于己也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紹興二十七年余在杭遇大慧禪師于戶部侍郎榮公茂世之家余方年少氣壯待先儒故事䛘佛甚力遇其徒輒憎之于是引却弗與語明年又遇於湖之東林待之如故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于世時隆興元年也又一年余夜宿金山之方丈不得寐信手而抽几案文書得此閱之至洪爐點雪恍然非平時之境竟夕危坐如行曲徑斜谿蒙籠縈繞忽林斷川明曠然平原巨野之陳前也眉目周張莫知其何以致此將從之遊以所省洛之則已無及顧遺恨終不可釋又一年見語錄數種則淨智居士黃君文昌所纂者也益浩歎長吁恨一再遇師而不克親以至欲見而不可復得已矣余平生無所甚恨而此恨則與江河同流無時而極也既從事於其書每抱卷傷懷不得猛勇于接手搖胸之間而書之劄劄亦少緩矣其與心相會者展轉思繹雖間若醍醐甘露到口旋又苦鹹接之終疑其間果有不落一切過超摩有之機蓋人間諸境法中萬趣至此時無所攀緣若斬絕者亦嘗于斬絕之所盡力為之而情識不行塗轍俱斷無一可為者則又泊然莫知所之疑之又七八年而後稍見死生塗窮勢竭之地夫人之心無所往而不可天下之至難制者至于塗窮勢竭則亦無能為也如兵戈迫之遇沮洳則涉沮洳遇荊棘則踐荊棘避死逃生其誰肯束手者至大川巨浸前無舟楫旁無町畦顧刃將及之則霍然覺性命之輕而身世之虛空矣況有所謂是非成敗得喪榮辱者哉故此必導而致此地而後能死此心此心死則生死之路絕矣此心牛也死生之故車也牛斃則車止何能使牛斃而車止則拈樹子乾屎橛之屬載在此書者皆殺牛之具也至于講之而弗可明窮之而

弗可微精粘味竭則益當弗務而與相樹于乾屎橛之屬深相往來久而寖熟則此心無與為朋逅矣道則窮其心有大川巨浸迎其前而決其命者嗚呼此書豈可不傳以激天下之為大丈夫者耶大甚之徒德洪來請序於余略摭所懷語之呼其贊矣

跋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疆王賁共啖荔子于史大猷之舍伯疆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幕府烏江盱眙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疆云云在庭擁篲老兵歎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議不在吾徒乃在此曹也亟引紙行墨書之漏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俟吾蓋櫝可纍為聽流傳也

跋蘇給事故白鷴帖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穎昌程君元嶲來謁起立言曰昔先君延撿與之桃源時給事蘇公居提舉使者幕府以與為治絡與三十一年也先君娶於鄉氏展如之姿某之母也太師蘇公之妹展如之母也於是與蘇氏有連公資嚴重喜魚鳥之傳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黃石山者其尤也其間得白鷴獻之護致者不謹傷焉公絕欲愈之不可得憐而返諸先君且屬深縱之乃即故處如公指久之騰上高山顛周視悲鳴弗忍去又久之一白鷴從他來相與並立矣呼又久之始皆徐飛去豈其雌雄耶仁心通於異類何其驗之明也後數年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沒將終李子在旁戒曰我習言命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探之公他日必大且其所存形諸白鷴者可以推知也天人之符較然汝其識之先君既喪他書疏多遺散獨此帖不敢荒先君之命袞斂時之旦暮視唯謹公今侍大光明為知名公卿先君之言效矣其將壽諸石君其為我書之余曰說如是帖安在程君發諸袖中余擬視之慨然太息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其大與天地同量而其端以惻隱之心充之孟子之言天下學士所信含牛可以致王救孺子可以保四海其仁至不可勝用者自無欲害人始也子先君以白鷴驗蘇公此有道者之鑒也而余將何以贊之子休矣自白鷴充之可使斯世為堯舜成康此孟子之論而非余創建者也子毋趁公今為徽猷閣待制

鎮當金太師文忠公之曾孫其學力蓋真能擴充者也名昭廣字邦振蓋程君所道其先君者今附見之來者得以知焉

題王承可文集後

秦會之輊天下以為無人時無豪傑縱使至此方靖康士大夫垂頭搖尾時會之精神鼓發敢與尼堪等抗爭是非絕與講和無賢不肖皆以為不可會之獨保無後患雖其變在二十年之後而當時料者率不驗卧虎三郡舉國還浙莫敢有縮頭捋鬚者會之畢力攻堅立柱其斡旋天下而屈於會之前則誊成其威焉可以勝言哉唯公以筆行釣敵相視而會之亦敬憚公然見淳而心不親辭甘而實不應以敵多外而少丙楚近而終遠則凡會之所昵而親之者世固不以為然而會之所疏而却之者自可知其人也

題九歌圖

九歌世未有能暢其旨者也蓋訴神之辭乎已矣國無人莫我知無可告者矣神其有靈尚庶幾見答乎哀哉蔡京當國致一與已者乎理其人顧所謂天王號曰有寃不雪尚為天王乎神謂之目張京開而含之屈子之訴切矣顧神漠焉何哉至使抱石投沙以殉其軀獨無力援之歎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負於茲賢哉

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疑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人哉且如答顏子之問稍異于他群學者觸處疑生至是莫能渾融強作差別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顏子窮理盡性何其采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于克己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己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飄風一日之狀渙然而克己復禮之地赤炳然何其不燭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為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也即天理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脚但云視聽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為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踐形由禮三千動皆合經又何其繁然也儻此機無須其解無用其傳心力省目力口力皆省杜元凱雖尋世曉儒其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兩語真學者氣象也此鄉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

跋文與可墨竹

文與可甚多能家篤好畫得意無過竹者木石蓋曉

為之亦寡作不自以為奇故石本流傳皆鮮醜於竹與可作校理以疾請郡欲裹汝或賫簡已有首鄣之意既乃得吳興至苑卹傳舍而卒此帖去死無幾日猶眷戀竹未能掃除與可之死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時胸中不復有我況有竹乎畫後有帖云伏暑不能退須在假將理今僅能飲食惟皮骨耳欲求襄汝或賫簡生事窘薄僥首碌碌為竊祿人慚悚素所嗜好都自撤惟畫竹吟詩有手敵予聽為真賞故錄之遲屖此與可將去國時畫及帖也故余言云然

雪山集卷六

宋 王質 撰

記

遊東林山水記

二十八年八月三日欲夕步自閴閤中出並溪南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復並溪南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縈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窮得支徑西升上數百尺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鋭者如簪缺者如玦陰者如髻圓者如璧長林遠樹出溪煙霏聚者如悊散者如別整者如我亂者如髮於冥濛中以意命之水數百脈支離軫轄經緯參錯迤者為溪

漫者為匯斷者為沼涸者為衕洲汀島嶼向背離合青樹碧蔓交羅蒙絡小舟葉葉縱橫進退摘翠者蓑挽紅者蓮舉白者魚或志得意滿而歸或貴猶容與若無所為者山有浮圖宮長松數十挺儼立門左右歷歷如流水聲從空中墜也既暮不可留乃並山北下岡重嶺複喬木蒼蒼月一眉掛修巖巔遲速若與客俱畫山又更換二鼓矣翌日又轉北出小橋並溪東行又西三四曲折及姚君清聰門俯門而航自柳竹翳密間循渠而出又三四曲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風自兩岸來紅披綠偃搖蕩葳蕤香氣勃鬱衝懷

冒袖掩鼻不脫小駐古柳根得酒而罷菱芡數種復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劇響震溪谷風起水面細生鱗甲流螢班班若駭若驚奄忽去來夜既深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無一點雲星斗張明錯落水中如珠走鏡不可收拾隸而從者曰學童能嘲哳為百鳥音如行空山深樹間春禽一兩聲倏然使人悵而驚也曰沈慶能為歌聲回曲宛轉嘹亮激越風露助之其聲愈清悽然使人感而悲也追遊不可朝昏而東林之勝殆畫同行姚貴聰沈慶鄉周輔及余西人三君雖紈綺世家皆積歲憂患余亦羈旅異鄉家在天西南隅引領長望而不可歸今而遇此詎曰一笑不偶然矣皆應曰嘻子為之記

玉淵龍記

五老峯於廬山最高其旁有瀑如萬斛銀騰空而下山崖峭峽水盛怒無所輸瀉盤旋動盪欲迸崖而出則有巨石如屋如屏如車輪小者猶如釜如鐘磬水力不能加之則益横與石相衝相擊如戰馬如奔象其微者猶如鬭雞如猘犬水盡銳以爭石擁力以拒相追數里卒未能勝負也忽山崖横裂有如物擘而開之向所謂巨石皆滅沒不見有如物掀而去之則有平石曼衍數十丈如几如鏡水力稍寬方肆欲受流則石勢微注挈水力而起之盡墜於深潭彼方扶其無窮之怒而縱其不可遏之情不虞其有注也勢一就之不能以自制方其與石鬭也猶兇轉排盪未至太斗落而無以自禁也至是懸奔騤駹無崢嶸沒業者汩之其勢則崩撞衝激乃始大肆如奔星如激矢如鷙鷗如戲羊其聲如疾雷如震霆如百萬之戰聲其飛流濺沫如急雨如飛雹其窮而下者如潑乳如搏膏是謂玉淵兩崖植立如鑄如削其上則水所自落其下則數為淺灘涓涓細涌獨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于潭際者即之輒入于淵有僧貢溪為所憂者婦人訶責安得污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故以是為雌龍也夫水雖其無心至則受之而玉淵纖芥之觸不納大有負劍澣衣者劍忽躍去趣之併沒于潭已而浮尸於潭之上近歲久雨大水潰至山石皆突出空行潭面而過無一墜者其為龍居信然不疑問雨暘弗若守土之臣有禱必先焉無不立應蓋其來久矣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予與友人王阮南鄉俱來棲賢訪智通不遇則徘徊玉淵亭上

有若蛇者。驟見於崩濤駭浪之中。或與水曲折相抵
冐如鉤。或弘吭擧起如葦平行。見其尾如黛倒側見
其腹如金蜿蜒上下。如戲如怒如有所喜。予顧爲南
鄕曰。是何爲者乎。疑其非常蛇者。二玉淵之上。去草
木甚遠。乎行瑩滑。非蛇所宜至。且水勢乃爾。他蛇至
則靡矣。尚安能立。是二者吾意其龍焉。南鄕來對智
通自外歸。指以問之。智通駭曰。是矣。是嘗出焉。所聞
亞若此。以予豈有所求歟。何爲其至也。予曰。求之而
後至。不求則不至矣。則其出沒無亦皆關於世歟。爾
言非也。予聞古之見異人與物者。必其眞氣全也。天
地萬物皆是氣也。是氣者全。天而天。地黜而萬物皆
吾類也。不全則有所隔。異物豈能神也。有所[illegible][illegible]則
吾兩家者。焉間所則昧昧。昧昧則隱隱。隱隱則神矣。而後有異
物者淸焉。三代之前。有豢龍氏御龍氏之官。其豢而
御之也。非以異於常畜。彼其天機深而嗜慾淺。其於
其氣不有所傷也。則見龍也如見天馬牛也。又能
和[illegible][illegible]八偶滋起。而後[illegible][illegible]剝民稿禍制[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猶所懼。而況於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州過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諭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八[illegible]順流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子則猛

而果欲有所不爲世外之欲。歸焉其庶幾乎。茲龍之
出。豈不以吾偶有自脫於世塵。而近道也夫。莊子曰。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然後知玉淵之爲
吾喪。而茲龍之爲吾血屬也。爾乃以爲求而致之。
則往來於玉淵者相踵。爾盍不告之。俾求之欲智通
曰唯唯。

沈氏勝棲堂記

余以戊寅來東林。此地方萬。茲田沈氏兄弟竭智
力營之。自其先君睥睨十餘年。至是捐金錢數十萬。
以得其市之閑氏[illegible]。肇土石。定之。役工數千。始乎稍
徙花竹。蕗飾其處。余爲指其最勝者曰。是可堂。異時
果堂其以勝棲名之。二子齊諾。即所指地增築。將基
爲堂者後四年。過之。所規爲略就。位置行列皆應繩
墨。曰。凡堂之材。若資悉具。忌歲未敢屋。以俟明年。又
三年過之。芙蓉木犀梅杏桃李皆成林。楊柳冬靑皆
成蔭。脩竹滿徑。菱荷滿池。隱然一堂宏麗。靖深扶以
蘝軒。引以脩廊。是爲勝棲。進二子而謂之曰。余過此
者三。初過之地始除。再過之堂始營。三過之。草木森
然。棟宇穹然。昔意於心。今形於目。今子持家有功。抑
余告子。物難於成易毀。事難於進易退。守之在誠。行

之在勤子雖肯堂之志甚確誠守而勤行之乃克有濟先勤後弱始銳末殺或隳其中何成之云不報肯堂惟堂故成無數治身惟身故立人情進退甚亟上之其變三始而慢再而駭三而羨下之其變三始而疾再而憐三而鄙是故鄉愎貴增斜則寖頹江河貴盈縮則寖涸學問貴益損則寖荒道德貴崇卑則寖微子以為然余將示子以方義重於財厚義薄財德重於勢就德輕勢禮重於物崇禮卑物恩重於怨取恩舍怨今日三過堂而堂之事三變他日屢見子而子之能屢更將有信於余言長字廣卿次周輔

興國太守題名記

滎陽張公采元亮為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問焉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于民有父母之道師師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注西一道十餘州此最毒于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我宋後于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州豈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難保門有即墨平原之功至於公誦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慿其概見著之惧有外焉獨得王公事以決寔之將于此求禰與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質曰著而外猶未著也疑者于法從闕又何尤焉于是始定于王公事凡若干人具次符左方

汪參政生祠堂記

紹興三十二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宣諭荊襄自行都及襄陽所過揭虎剔隱凡稽而不流與壅而不上達者咸驛置以聞天子惟公為信疏亟朝通宵漏夕下而興國被患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積罷行者則漠為深潴淺澤不得盡為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會與東南巨寇梁賊為巢窟蹂躪我圮較一道十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祖其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總領征稅總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仍倍之公甘至衆杞謀口被此毒以來郡縣使遷延潜隱凡役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於民部有司也莫敢謀總尺之外故不進卑獲今天子寄公耳目股肱公又聰明果達往歲[illegible]與天正[illegible]相[illegible]

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於庭列火於門且進於
衛中人一邑悉狃沭陽人乃待言曰維我幸生盛時
還定安集尚歆冀其他惟是往衣公襲因循遂成不
業方爛瓦層灰城顯顯于今有年願假須臾之景有
請于公公曰何識吾惟有不知知之歟有不告天子
惟有不可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狀是進曰
初人何取也此部有識曰黃河泥塌錢緡計一萬七
千有奇新增之輸而部以積充之匹計一萬四千
有奇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至還新黃不抵輸
而洪長善為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
有奇三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財止
有此可以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曰諾大進
曰以錢視緡絹計一百二十有奇得錢互家乎時其
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今無湯鑊之餘而一
絹之估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絹而羨三倍之錢往
者新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新黃為興國保河堧
興國為新黃補肯緡令新黃自若而興國獨抱虛逋
承寬弼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
舉[illegible]公歸拜參知政事白其事天子即詔有司以為
率勿增令下閩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皆
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左子高擧兩儀
萬物之上敝庭和器褰裳遺之何案多之可狀消端
俛之可覓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意世世亦不能
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做慶其大而不得觀或思其
入而無所寄請則貌而奉之故有孫有遺其祠存堂
於是鄉堂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之請與古義以請于
大守張公永太守曰地卑薄則不稱僕宇[illegible]隆世不
稱德貴得其要而不得其詳則不稱意乃得而域保
宮御其位置之已昔傑為之屋而擇其董行之名者
正為之貌弃是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神
儀輪冠冕佩服之真既具以既其部之民民曰如是
可以無憾雖曰自幸戊乙宿師用兵五千滿池櫂艫
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斂魚鄉鳥鹽
錯市盈出嗚呼殆哉斯民戾戾乎此邪也淮衣至是
亦將無以為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盡除之吾儕小
人若不知足之嘲頹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有
何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憂物如已
乎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人乎兵
甲斂息無所與發府庫充仞無所虎藏復常膚歸常
祖者常調爾行得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憾則以

告其容汝陽王某求文以列寔其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去思樓記

興國太守張公來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於其上通守王君濱間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於公之去而力不足於公之留有怏怏不滿之容有歎聲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別既去而思也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寔稱也余曰今之為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簡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疏而易令故吏之為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餘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樂事鋪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閑庭几而府庫倉廩開其充羨閑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閑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為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其間所歷見編來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皆閑之往政之吏田野少雖散之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人益流御益流之必指益窘求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尚爾與遂卑矣吾豫章之賢將撫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狥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甚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吾矣爲吾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害最酷籍戶猶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萬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六十餘年益困屢積而存已至於甲申復連兵四年漕池羅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縷骨甲皮羽之斂視大州間秋而以和為糴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括去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於興國乎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為盜賊之淵甲申之虞猶毒害發公獨取數輩至條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定且城之隅治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教吏調存撫通近親自行燬薪熱火射而以飲民傳餘匠裁佐之部勤率束整巡芳戍出入遊警以張民兵之數行者歸居者安強

者矯弱者不忍市無譁言野無走塵若齊若富相安以卒無事故暨既徹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於江州聚食草宿交須其盧興甫當三百有奇爲木若竹苦蓋若鐵十萬有奇民削之工建治之工選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讙訛相驚欲遷欲移不能者含憂以徙既已而一物以計皆賦於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計賦直於民而取其工凡動視其時之所凡工視其私之隔內郭外郊奔衝衝奇而樂與之從事既周其事又治其戈故役既已而民益愛以再歲勞之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

吏兵之稀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栖之困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上不經怨以時給下下不告病比常其度越經常踰蹤新奇順所不免者罷之在壘在壘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金能言之窮其微砂而塞其漏鉏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姦贏而竒其出嚴其閑闔而謹其藏如苦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骸寢食於寒暑之外拾遺腐於糞壤之聚摩撫展於盜賊之懷故財歸於上而賦不及於下勞切於身而楗不柔於民自公觀之以身之勞易民之勞自民觀之勞己

之痛爲他人之苦此而不有所感爲魚無此情寡矜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既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命夫當故六難施巧之時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於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者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處之則知矣故余之於公雖盡其美難而數其不可能也公名某字元亮□之是爲記

惠州重學記

學在郡之北西附於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於南新者也新者今太守繙雲葉公之爲也請論者曰始興二十年是數歷二十年大毀矣以毀也其政也奚以大毀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自乾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二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愛人長者之心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速以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者之心何也請論志八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惜相持不挠者寡矣而不挠者志徒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則咫尺不加進毫毛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歆敬上而弗愛交心不交也我與民為親調勞佚同民與我為親則緩急同廢然動之趨然其趨我也此畢也請論詳

公始至有事於先聖之庭諱先聖之失其居而攦已
之弗度其職也公之言曰佛老之宮嚴且麗棄與皇
居柑俤而先聖所在乃弗及中下之廬先聖吾天也
慢天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建制者當論
如律於是公之志立也既稽諸有司則負上之逋以
萬計負下之逋亦以萬計上以峻督下以哀斯公之
言曰峻不已則怨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交相
憤也志將何之於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
戢奸豎侵嚴藏書出而平時蔑揚滅沒之財並集峻
者哀哀者怕矣又推而應公上之義征逋既往之籍

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於是公之志行也請論
理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者所以為行
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收微矣所控則肆故仁人
長者之心所以為御才之器也志徒而才不足則事
弗濟才克而仁只長者之心弗篤則事雖濟而多傷
事其濟而無傷非三者相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
名也請論實凡物大章計若竹若石若瓦若甓角計
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堊計取具為物三十三萬三
年有奇地為官者積弗取多閑材不足則定其價而
後市賦其發而後輸祀其稱則獨而從之餘須皆如

之凡工為廬事常凜為上事常凜有差不時而撫其
勞而救其疾也餘有又有差既役為工三萬二千有
奇凡用以付事之賈酬給亡出之治者王之凡幸戚
之治者吾之有力自重善持家能把法者也以後事
之稍食給宰棠之政者主之七常學之政皆士之秀
且崇通法度可蹤跡者也其亡良者勞於外士之彦
者行於內嘉者有以寓日而無以造之也靡錢哥計
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無一而不至
於民也於民受役要者感喜弗受役要者咸慕幻勸
而至不志合而歸此其情非有感孚利也凡宮司殿

若堂達於門皆序而兩之自殿若堂衍在旁皆扶而
兩之醫他室樓計二百五十有奇若之所有必具而
存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撰字叔
欽其所是為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

興國四營記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
忠節十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額也
其肆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禁二百六
十有七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著籍何所在始也
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

營之此[illegible]之營也其建營何年始也其條目雜
於六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大[illegible]錯
置葉公為致之再來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illegible]
九以舍忠節三十以營効勇寺即其故寺營[illegible]又三
十以舍[illegible]而西[illegible]非其[illegible]也四十四萬二千一
百有[illegible]請[illegible]物而計之[illegible]六[illegible]九百六十有奇[illegible]
萬而[illegible]也二千三百三十[illegible]有奇以[illegible]計錢二百八
[illegible]
之[illegible]
十有二萬里[illegible]十有五[illegible]其[illegible]無毫毛之自出也於

兵之雜處者皆遷隷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合舍
之其身他隷而以其家間廷者闕之戍而來歸者制
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illegible]其地域飭其材葺以
待之[illegible]兵之踪皆與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送之則其
為[illegible]至何也嗟夫兵一其糜廩兩其縑疏有限也征
征則添有給廩[illegible]則[illegible]有[illegible]又弗常也錫其有限焉
常之禄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
大兵[illegible]不[illegible]其雖於兵也[illegible]而去之以其[illegible]
論是兵無雖於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制之其[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合[illegible]而令弗當舍[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
志而[illegible]論其兵無雖[illegible]也請[illegible]
易之[illegible]禁[illegible]禁兩巫[illegible]
某[illegible]禁有號名[illegible]禁有[illegible]
之[illegible]禁有編[illegible]之禁[illegible]源兵式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法也[illegible]叙兵之器
也[illegible]無以施致也[illegible]
以[illegible]兵無營無[illegible]
也[illegible]總[illegible]諸之[illegible]

以狀事之儀射階級之律重射死之有兵於此弗嚴
則弗肅弗肅是縱而當之也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
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日以某罪論若
頹墻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於此弗登時[illegible]弗[illegible]
是姻而若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為多一日較之三日
為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為[illegible]也歲秋八月[illegible]
迺有令禁兵之[illegible]於籍者以[illegible]為度其闕銷錢毋[illegible]
冬十一月乙[illegible]令禁兵之疏於帳者[illegible]闕弗登[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游宰集初皆以致[illegible]
為[illegible]及[illegible]悍為兵書趙[illegible]勳[illegible]為兵者[illegible]決變其

其同之所習比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譽之勸寔爲勸示其不恐然於彼而嚴其不漠然於此此譽之所以爲勸也官日以丑甬之心從事執敬不少惰公之敎而功也寔爲敏而功無敵之以聲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敎而功也

洛陵巽先生祠記

孔氏之而書存世以其書誘士以爲使外營之徒利之以正學務而欲學與其所資者章句言語形容度數處傑之士不堪以其高明廣大之體需於其間似氏之学有達磨者自西土來中國斷拘事之見掃擬滞之具引學者以駿利之徒天下豪傑翔詠揖以爲依歸於是佛力始重自達磨建此宗而豪傑或見其趣喔咿蹴踖驚絶超拔之功故豪傑歸財權在佛而儒者行世名利富貴威武所制功業名譽所役有得於儒流之家者較之儒者雖外不服而内自愧也尊通以來天下以悟心見性之捷出求諸佛氏之門不以吾道之所布列於詩書禮樂而從事於易時士於論語孟子而會見於大學中庸求諸指而出示於天豪傑而歸吾守敬惠能道之餘遊義元亦流而受於在之所維繫使吾宗得此道之八而元禹馳也之家

[illegible]

强被起之既至與寧和不合遂去不知所之賊孔氏所謂避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覊紲或攝受之無難可謂有力非聊猕狀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若余所知也是時尚未熟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洛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寓河南郭公雍諸汝以道所示畫者乃得其不示出處焉蓋初洛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爲之險遠幽深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從於伊洛而轉反於吳楚蜀皆不閑於故鄉其跡固宜對於先生無所爲

斷而鄉黨之興與收守之嵩呼奇璜非今道問學教
敎化今其祖所以崇其徒與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
來者雖與須此堂成而徐求去平時有叢於其由而
竊且其餘不又誰當言之丈夏偶書萊芸先生名定
宇天使起而乞為通直郎直秘閣袁乳矣知所終或
云終王高尚不休寺又云隱于青城之老人村易始
道其發隋原云

白帝廟記

白帝廟撥天茂陵其里也漬水深其生所歷
也成都其稱帝王又其所也閩堂其廟貴其廟不知

其所始而其事則可以大而言之也嗚呼更始元年稱
輔將軍於成都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此白帝素志
也美矣二年拒更始所遣將李寶張忠而稱蜀王哉
于漢也當是時世祖皇帝轉側河朔之間未與而更
始之政已亂非哉于漢也哉于更始也猶之可也建
武元年以成家為號而稱天子於是欲與世祖爭天
下尚奚言素志盡反矣嗚呼白帝其知天命所歸者
耶白帝初聞李熊之言辭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
之白帝之知審也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
之又何疑焉熊之弗知非白帝之弗知又審也嗚呼

誤白帝者熊也六年世祖奉書為白帝平素之言且
曰天下神器不可以力爭白帝其知神器可爭乎亦即
是歲隗囂以隴西歸白帝白帝得之與合從拒世祖
嗚呼誤白帝者又囂也囂不能誤竇融而誤白帝實
以興公孫以亡其白帝之不幸非耶十二年世祖又
移書為白帝甞陳之且曰以時自詣則全當是時誤
代滅任滿田戎敢公孫恢又與人敢謝豈其言又敢
王師況守成都白帝其知事勢之去亞耶十二之期
至矣白帝固自知之而延岑之言曰男子當死中求
生可坐窮乎嗚呼誤白帝者延岑也方事之急也張

隆常步勸白帝以永歸此劉禪之熟周也而白帝之
言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則已入岑言於先隆步
忠謀格矣岑存而隆步死何哀如之乎嗚呼白帝如
世祖指能圖延降保族安民與河西竇融同功智士
之事也既不能然勢盡力窮健決靡於一死不肯為
姚泓喪容趨以肉委人壯士之風也泓之果顧不及
其童兒白帝視之壯矣嗚呼智士之事不足壯夫之
風有餘廟以祀之非耶蜀也者魏取劉晉取李取譙
唐取王將易於他邦而漢取公孫家後於餘敵甚難
白帝之能高非禪勢縱衍之倫也岑彭來歙猛對也

白帝能問罪之劉尚昧吴漢危不得脱白帝之能識高也嗚呼護白帝者雖千其辭矣吾以為江帝之禍造於無集於翼厚於莽非白帝也如是其可以少慰白帝之心不與殺豐秦豐同差否耶白帝死而為神據江山之會而護持往來於險阻之中豐功茂澤咸資以為歸則泥首銜玉畏死偷生之流何以得此也嗚呼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宋　王質　撰

記

張益德廟記

漢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公與諸葛武侯關壯侯以文武相濟夾輔先主結延漢基其子孫終始死生之際皆無負漢者天以此三人遺之主方邪而共為存亡所謂期運者非耶初先主與公同以涿郡為鄉先得公壯侯自解奔涿於是乃得壯侯皆縣南故○也及先主依劉表駐新野於是乃得武侯語序武侯新於○二公而先主所為魚求者在武侯惟深此二公所以弗恍雖其迹如此而忠於漢則三公同一心也公之孫尚書遵武侯之子衛將軍瞻俱死事於綿竹壯侯之孫壽亭侯彝與其宗臧於成都新謂其為存亡者非耶嗚呼事將成天也初先主畏福自樊略宛循襄陽向江陵至當陽之長坂曹公委將及之危哉公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以二十騎遏數十萬之師不得前而先主得斜道趨漢津會壯侯舟師以脱其不死幸也於是武侯以六計說孫公與周瑜赤壁之事乃濟敗曹公也其人為周瑜天下户知之說孫公也其人為武侯天下亦户知之以舟師濟先

生也其人為壯侯天下亦已知之至於斯極故以見
先主未有明為高於他功者微公先主幾殆矣武侯
壯侯安在哉而尚赤壁耶此漢事之將成天遣公也
嗚呼事不成亦天也初先主既復壯侯之讎是以為
吳之師公提萬數之旅順流而東下陸遜豈易當之
哀哉闗之難也公死而張南馮習本兵挑淨神鄉之
恥童子知之矣此漢事之不成天奪公也夫將壞公
家國先奪其人又亡而家國從之臺城陷羊侃先死
江陵陷胡僧祐先死汴州陷王彥章先死壽春陷劉
仁贍先死人弗死如基弗撤室弗傾也夫既宝壯向

二

以爭天下中道而失壯侯實建安二十四年也東向
以爭江南中道而失公實章武元年也不三年無兩
公先主身老志彫而永安之變已矣天其可知也武
侯上失先主下失兩公而黄忠之卒以壯侯死之明
年馬超之卒以公死之明年異哉其應會也漢之羽
翼殄矣武侯欲以楊儀魏延李嚴爲護之雖而回天
心武侯非不知之其未解之條六章可以推之矣至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成敗利鈍非能逆覩此武侯
平生大指而形諸辭者也後十三年而武侯死漢事
去矣公不沒於闗壯侯不沒於兩沮而武侯猶未續

於涓原殆不可量也公曰中平之初至建安之末事
先主凡三十有八年其相先後而終才一年有奇麻
興存沒其果有數也非耶公既沒而為神其豐功茂
澤形於死者愈益加於生則公為不死也神仙不死
以氣之貞豪擧不死以氣之英氣無間於窮壤焉陽
於今猶嗚呼其可以弗敬也夫其可以弗敬也夫

滁州雙徳堂記

淳熙元年夏四月得麥於滁梁之郊一本而二岐太
守張公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此吾祖漁陽之謡也
吾何以得之此州之人咸曰維時積哉維民康哉太

三

守良哉公曰異畝同穎之禾唐叔得之獻諸天子天
子得之錫諸周公歸禾之書是也周公得之亦天子
之蔭亦寫于為成王亦肖爾叔父是歸尚云膳曰天
子之命也敢辭況原叔哉國有祥天子承之其不肖
讓也臣將之因敢危之在小臣者也此州之人又曰
往者皆敢況公使淮西其來入為大臣也有是開其
先為堂以識之其名為王芝者也於是淵源重矣公
誠不自實好亦肯堂以寵吾邦公謝不敢曰小德夫
非倫也正爾之人又曰五穀異畝而吏見謂首種其
何以也夫天將興周以來麰貽之及其降也春秋他

敗不書至書兵不成則書之非末矣斯堂也者重民
事承天休太守之職也公其無忽公之謝不敢弗能
得則左其治之偏而堂之公曰以體穗爲若何凡淵
之人曰宜公曰宜則當書表請曰苟宜書公其爲我
書之漁陽在漢爲要人我於今爲安豐之間因亂歷
徙而去之殘碑尚有考焉今建數漁陽海建武初元
時一千二百餘年而是物也復出大懼無以紹前人
之休烈天子之澤非我之力也余曰公之言義之正
也下忘漁陽之烈知尊祖也不自有澤梁之祥知尊
君也爲人後知尊祖爲人臣知尊君於法當書余之
言表之正也初淮南被兇賊亮之師公以諸生糾義
旅護鄉閭故安豐不亡太上皇帝義而官之以郡參
佐府之事上又以提封俾鎮之以儲閫俾專之居十
有餘年安豐炯火桑麻有承平之風焉又以節俾持
之除梁要地既歸節又起而俾典之謝折淑梁又成
舉時民無樂悴地無肥磽矣惟人我天無心既兩夫
麥之麥無情穀秀夫歧之兩也有沖氣行焉條達細
蕤而爲此祥矣惟人我公於漁陽雖淇群未可見而
其人有樹似者爲祖若孫或可以言之也漁陽以從
世祖以儲家子爲駐夫事下公孫述於成都破匈奴
漁陽長柳以少擊衆諸將服之敵人畏焉以健武才
施德祥政開田疇勸耕耨至富庶於郡間能者難之
此與公氣象規模余以爲似之非郵漁陽班於郡役
杜詩康范之間如公則將殖班議者必有慶之矣始
公爲安豐有連一幹而兩穗及爲澤梁又如之其祥
不獨此也然非民政所關弗書者以其無所可得名以
示夫有志於賢民者觀焉

淮陽軍大治辟學記

天子非文才進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譬其源在鄉其
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猶百河之源也民山王之源也
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
則同入于海也河且南且東至于華陰底柱孟津大
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
曰東陵曰匯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適
海之爲歸其澤游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
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潛於其鄉
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振于
其群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
之尤於其選也既升則弗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
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則以

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貲司馬以告于王而
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濫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
以六卿內外高下而別之乃克用又盡人才皆繇此
出也今之天下為里若干而為諸卿為卿若干而屬
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士之積石砥山導之明
也國被其患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頗不大武公
來為是迺明曰時道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學校
弗振明之才弗從人才弗從則國奚須君奚須我國
事也古事也昔者三十年為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
名聞明世而且漫之其才小不展於州縣大不施於
朝廷上奚作有司之慚何既守何為者有司也縣令
於民有父母之道也於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與者在
父母上弗作者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
學也者為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王也者為國養德
非空廪夫官也德足矣假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
且良而為美俗也於是役興而民驩趨則又以告凡
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其文也學之本在道王也
者非徒攝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
下惟公所學是資也於是工休而王觀勸爾以請秉
乎王其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

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詩不
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於是以時釋菜
於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為天而右
其為之述曰丙申春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
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壯
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緩何君若董君
維新游君鈞陳君勉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
韶邑之縣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
他不問而可知也

張氏和鼓堂記

聖言該治道也意矣箕子析為三正直一也剛克二
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為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
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即三寬
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
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
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焉水火者剛
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而四維成焉寬
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臣胜者緩急之變也寬
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
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為和古之

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茹夫柔以柔為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為柔也聖人曰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倚於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辭之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非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受人撓其撫疾匪一於寬致猛以濟其[illegible]之匪一於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強發剛毅足有執也傳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求其源乎所積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為荆也慈溫董飭如趙公行春令之於蠡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於杭也平舒肅潔如趙公行夏秋令之於處也合而為此耶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偃仰游息於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於晝而不能夜月麗于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日闢夜則日闔天之全吾蒐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體縱臥則體橫地之全吾蒐之呼吸而為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為形能柔能剛斂散而為事能寬能猛故人之為天地之靈也為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性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習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識有顯晦趨有正邪則父祖所聞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者須我也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而翕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寬又何所致其猛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悔回旋變化於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醯鹽梅偏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號太師某也文字所傳上之孔氏為宗下之至於今也孔氏之大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含德厚矣其至覩不緣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平政堂記

上即位之廿七年詔以某大為興國太守凡視若故咸此君勿替曰究之習興國者瀕湖為郡其民與龜魚蛟螺居水歸則殘蓁莽蒼又與狐兎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郡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郡以擾

皆若干諸吏若胥大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錢若干粟若干諸當辨不辨其若干甲若干椎此類其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此至信然其人欲引去謀人欲引去或讒君勿留曰典國久不可為也而今為甚凡會更若府庫在皆若干弗務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按鄭若御是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也不逮注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求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為吏者以職守為業以官守為家漢制問御以為之官為姓豈專子孫而疾而休湯湯沐邑

十

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湯沐亦弗卧猶有純世之遺風蓋古者重於以務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幸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棄而他之也使為吏者舉擇大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雖與其理者上不聊為弗能而俾之當此門將此家人主以天下為家者也欲建官師保職內外無非矜最之爭詠德而用譽斯為譯也二交矜母三交矜父而終交則父母之蠱皆勿反為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季宴園公之倫非委質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來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

可住此即徐氏則等舍路人而與兩則家也觀夫徐氏溪皷矣其叔不力若碩是洪雖與苑生相聯稱在是心平時且長象者不可同語年也其又將吳辭有存雖於此則有所難於彼慎重可以為羣君之大義上部之行反則者縣之吏宰雖散者斂之使集懋勞其是之吏且是首孔之吏已乃後慕厥者震之使以言為苛於之德敢有所皆室之吏榮敬者為之之行其於刃舜用而時於與通之致乃尹凡邦國吾淳之才賦之主吏安伍之村食之啓兄賓客之勞知之湖部稍可之政令無或而為或不久而與國之

十一

政天平惟其閑義理明周世故孰與此非難也而不揮劃步不間媸惡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況照難於誰陽而君易於典國視古人有加為其堂凡疆域无富而奢凡賦功繕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略而聲之解殺民志也辭曰義哉其巔雩翠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岐賦淇逆江湖表裏君登斯堂意不在永安在其心在弗之民有露有霜有秋有春維弗克既維民是循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民治良相協濟之有與斯承有偃斯臥萬壽欲牲朱匱惟有要斯居晝擇夜書弗精弗篤為竟況

與若之歸哭民之思莫有若其崇與致謹矣

三聖堰龍祠記

淳熙十有一年六月雨不以時至太守延陽汪公曰
吾民方從我方於神古之說也凡治其考古之虎
之以次畢講通有事于上帝又有事于群龍
曰在田在淵且在天龍之所止行也退泳夫之野
下乃傳雲知其所止聖之東陽堤起草亢主事湖
去去甚高丘臣廣莫能諭相傳興來俱升其神
以米公曰龍帝震霄之霄下霄乃之正也之非也
是也當日更以祠龍之舊是谷曰神守寵帝在天

聖迹嘉祐愈辟今皇祐之盛武在是法當冊公文曰
其禮也文其何以將之中庸不云乎至誠不息不息
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夫天地以誠而文參神其含諸公
又曰是理也然其何以表之中庸不云乎視之而弗
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可會幽明為一家神其彰
矣聞者信居平疑居平咸曰聖人之言在世何其取
用者多而收功者鮮也今將於公乎驗之小子亥禮行

是用雲生於禮成是日晉澤洽越三四日至足
而晉赤趨此以日海至而不絕於是疑者皆信信者
皆然神道非理學作辭甚以為公致天澤
焉知神使夫聖人之言信於天下之心其所
天民正信于聖大聖不已播於天下維有果
吾詩食名求學求其學道原于身而會于
非心知之信是理也相見建設是
江水計部趙表之惑高紀見紹寶
以王東名是詩天地而可以詩神而無竟
暗地之之所為作也

東坡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黃見詩集下莫無三宿戀尊前
郎為云歸者是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念我莫剪
柔柯者是今載集楊元素起為富川開先生自黃移
汝欲順本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弟子冒李
筠要先生道富川蒲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曰江南
來者是今藏下雉李氏先生自臨皋渡武昌見詩清
風度水月銜山者是今載集見詞高安更過幾重山
者是今藏磁湖陳氏先生至富川見詩吾曾總為長
江老者是今傳富川見詞綠槐高柳咽新蟬者是今

武集且藏下雖李氏先生自富川趣高安與元素復
解辭引不及谷田已得是詩酬見瓜葉自開閣皆是
今武集見詞過湖携手序禮活者是今傳富川甫三
士年一幅高皮見修幅望而表短錄於絕及滕屯杖
海士民家無擇每假辭報濃適雖相與曰殊學士來
家則呼紙作字無多飲火已傾斛高歌不甚看謫薄
醒即醒書〻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
山而返若為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戶云今日
借得西李法華經其傳欲見遺吾云汝須得我不須
得令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忘此王見書

都下全無住思生念公家水軒蒲蓮宜可復見今藏
下雖李氏吾廬切與蒲蓮相摩以小詞從事欽惟元
豐獨琢磨先生於江湖之間五年不如是吳以為
先生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去以
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
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考亦不
忍考吁

富池昭勇廟記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者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
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

鄉里也其為秦丞相王遠祖也其為吳尚書某為會
稽令者王子也其為吳太守太傅某為晉鎮南大將
軍某為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克王數定難于襄
陽晉世臣也吳王所社國也太帝王所事王也西陵
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曹公
於烏林於濡須獲朱光於皖城遏張遼于合肥走關
羽於益陽解曹仁於南郡擒黃祖于武昌者王生而
在吳之功也拜冠既得城並興雨澤救生靈於元豐
於建炎於紹興於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主生
事劉表事黃祖晉帝竟終而其際會建功立業者吳

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歷陳歷隋歷唐晉無
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
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殊功德澤者於是以王為
褒國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為褒國武
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皇帝
號之也以廟為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功聞請
朝廷宣皇帝錫之也以王為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
士藏歸其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為
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下騰張遇郡以狀聞
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為昭毅武惠顯靈王者建炎

四年以陰兵鋼金人御營使劉九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興二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蔣偁於吳公於開寶增號于元豐王於宣和一再增號於建炎又增號于紹興嗚呼吳於王厚矣於王九字也吳所以興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使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擒關羽使關羽全襄漢而上吳必亡其擒之者呂蒙也不能卻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卻之者陸遜也不能敗黃祖使黃祖踐中而立吳不興其敗之者

十六

王也魯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王之言曰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淺子劣不可援操圖之宜先取黃祖進據楚關漸規巴蜀此二策者吳所以興也漢高帝之興韓信壇上之闢也漢先主之興諸葛亮廬中之對也吳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荊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肅陸遜輩也陳武凌統董襲蔣欽非所也後王之沒千餘

年婦與史武辯正而著王之事者爲高非諸公之品也爲可惜亦有數也已寘以圖經王嘗爲偏將領陽新下雉縣今在郡西天帝取以爲武昌郡者也景傳王爲西陵太守領二縣陽新在隋爲富川又爲永興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晉爲西陵之後遂領陽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接蘄陽未可知也宋圖經云曾伏漾陽鎮富池宋傳王之宅也未伏肯屯當口也半洲不及富池疑此碑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戎皆富池郎故淳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王于戲之上雉也可以問而西王之豐功茂烈班

十七

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書也宋褒嘉極王心亦無極陰珍北敵永清中原共濟登斌王之威重誠足以及此也詞曰陵谷兮遷爲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淪金支翠旂兮常新波濤沸兮蕭鼓龍吟兮蛟舞理啓兮瓊瑤江妃兮漢女旄動兮霞霓決寥兮雲浮格譯捲搶兮搖落敗踏虛空兮百萬之飛貅爲鬼鶩兮疾走汎飛兮石吼王劍兮不鳴天河兮無儆萬億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鼓我兮勝我祚之右兮江之左終則揚兮提封患澤兮雲羅赤瞻風靈兮畝

驪螭龍旗兮在大宮談笈芷揖兮正帝俠於天中宵
語法其兮女其爲王頊之琴手稽首兮曰臣其敢辭

壓波亭記

湖今以洮名者凡亭今以壓波名者是以名斯亭者
丹陽陳布顏誠後湖藉公語也或曰公之行世用於
言語之波濤定老矣其將靖之情之云乎抑情之云
乎有是哉公之隘也公膽道最早其視波濤均於案
揉戈奚其惧奚其憎夫以力御物爲壓與物與說爲
夕丕形其相忘於道術者乎何以壓爲然則公意安
在吾不能追躡將所以見明之水之本性也波濤

其變非本性也風撓之否則石激之風石之激或緩
或急而波濤發之有所使而然故曰非本性也變也
本性則無所使且古從今當若是而已矣吾觀於天
下之水環三蜀數千里之撓與夫而戎南數數十百
國之幅員會三十三江與大數百萬之壑谷而走諸
豐唐他吾弗知自尧州達滄陵若灘四百二十有五
極天下雄奇而其無閒者亦且駭神聳聽鬼神將卻
避之石使之至荆明水得平衍而縱橫大肆以徹於
海窮諸才翔不足以發明其博大雄豪之趣微風沂
起萬波踴典斛息鞏伸天地爲之變遷蛟龍爲之鹹

舞陵谷山川非主故常風使之然也風石之力亦大矣
而騷人墨客一觴一詠可使妥帖安帖文章之力哉
大矣辭退之於南山杜子美於洞庭玩名山大川於
敢實之主雄其指其言之旨足以當文章之辭哉公
於文萬人之敵而有餘者也初足交于後湖春秋甚
富也周行天下熟閱世故自身擧扶把而千霄樹雲
湖後不及見也洮湖之波濤少時足以鎮之後湖已
投其奇矣今三江五湖橫放之四海不足容也而況
乎洮湖於後湖當有以壓之吾淡嘗登斯亭也而與
退乎斯文想亭下之長烟飛速魚爲不驚草木水石

無眼澄務悠然有道之場壓中無有此也後湖之語
其眾哉後湖之語其然哉吾觀乎後湖後湖之意
未究者猶可辭乎作止一如喧寂無遺無波濤亦無
無波濤無所壓亦無無所壓庭萬物之自然而相爲猶
祥此之謂道遥而天下之至樂孰以加於此矣謂予
不信作後湖於九原試以問之

游無影室記 爲姚明作

予王子問於予姚子曰子好游乎吾將與子東絶大
河跨龍門歷砥柱而窮其源之與井汁接者登岱宗
望滄海而觀日出西洋洋八月謂略咸陽訪秦漢之故都

而想像夫阿房五柞露寒宜春之壯麗乎能强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南浮大江陟九疑訪虞舜之冢梧而吊英皇莊侍長城數欲焉之窟而眺望三關阻阨之形勢子能强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袖手相對近不離几遠不踰閾而相與神遊八極之表朝發軫於蒼梧夕弭節乎崑崙髮亂不接筋力不赧子能强而從我乎曰不能王子曰子云所以不能者有所礙也今夫織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履伐檀以爲輪裁翮以爲服合木以爲舟緝竹以爲筏此六者世之所謂致遠者也而卒有所窮何者之齊則遠楚向秦則

背趨非齊楚秦越之病乎也吾將使子不屨不履而能行不輪不服而能馳不舟不筏而能浮也如是則與齊燕楚與秦燕越是皆在乎一耶昔者列子之御風也徐行不見履疾行不見輪服而川行不見舟筏也莫莛乎與風俱高寥寥乎與風俱卑遙遙乎遠而不疲翱翔乎鴻而不自笑而猶有所待也風行則行風止則止是行止係乎風也行止係乎風則不在我故飄然而升薄乎雲霄我不能使之降毋然而降墜乎川谷我不能使之升非天下之至游者也與枝體墮聰明與化俱泯與秋俱宜而後能游于無

窮今吾子之室間無丈席闊容尺人以爲隘也而達者視之不然乎彼之謂生于自也萬里之遠生于足也超然超乎目與足之外則乎彼爲能爲高萬里焉能爲遠哉是未之室容尺之扁其間蓋有無窮之游壹吾子蓋歸而求之故命之曰遊無窮而爲之記

達磨大師行龕記

江陵張君孝芳事菩提達磨大師所作龕與俱以示具曰爲我記之達磨自西乾來震旦過建康見梁武弗契渡江去終其身於嵩山之間夫事佛之力孰帝王未有如梁武者藉田足以有爲矣而去之何也梁

武皝雖名材之末固不足以領達磨所付而魏明者亦何足以知之魏明尼之三達磨却之三此非有所可否於梁魏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大哉中土聖人馭瀰之地也所謂天下之廣居者乎如長江巨河下萬斛之舟而也風翼之如平原大川以馳足之駟而駕輕車其力易施志易展也英雄好爲事業者固與道異趣所成如漢高帝晰已奇乎其王漢中也曰吾亦欲東耳安

能觸觸又居此乎聖人維無心于擇主而勢所使氣所合者多在天七曜五行純全融結之所自恭功業昔言之所謂建瓴水於高屋之上者已文王遷鎬而太公來建康至洛而甚可也風虎雲龍此豈偶然也武南迎來東土越海踰漢為法求神見赤縣神州有大衆氣象建康固亦云爾

雪山集卷八

宋　王質　撰

銘

黃德茂破硯銘

廣漢黃德茂出硯示余絕佳雖中斷墨位稍全且通所求云戊子某月日得於駱駝橋西初癸酉水壞某田某甲歸翻某地見此硯誤擊之驛吏晉某甲求得以行郵書居十有六年皆穎汚墨匿硯矣以給錢千政硯一函之吏不為難刻剔磨治爍然端產也以示今紫薇張公直文公為之銘又云要余余辭不可銘曰鑄于石歲不容遷剜剔墊于江流不極受括掔雖未今有眼弗能鑒祇足不能要此赤維有匙弗能履欲去不能發此恥嗚呼四皓而來我歸不如兩生正而弗來皓兩生其而弗來不如魚又莫知所之

紫陰閣銘

此晥新堤有截中流臥鐵千尋弗震弗扎崇崇其間屹時以作若庥其符維民是君公來視之冠佩鏘鏘拜銘以興萬鮮洋洋維帝之思如川之長維公之體毋帝之嘻嚀俾我民近天子之光公來熙喜既多受祉振振其鼓民罔來趍公醉而興異者溢涂維公之澤如水之淵維民之歸視公其天昔以秋祭逮以宍

澹公則去矣維公之思魚涘于渚爲猥其茂望公于
京道阻且石謂換此邦公實憐之瘵民之心公其知
之公則去矣無我或遺

簡軒銘并序

古以永興爲江縣今未必古之如然亦壯矣君來爲
政弗以壯爲簡從容閒暇酬之必有道焉而人莫之
識也簡軒之建畧呈露圭角出談笑而塵浩揮之
固宜君居求趣識晦庵此理其知之矣銘曰
郡居簡行奚太之云簡不屬境實在此心四環百里
邊淮接湖事至物來與雲煙俱林簡弗簡則有關道
我簡爾繁殊塗同歸莫留於坤坤以簡能易從有功
其天齊宏厚多嘉山亦勝奇水意舉目到簡即其理
一寸湛然之凝煉然隨叩隨應湛者弗繁大嗜居勞
我党君俠秋來涼風春韶平日何必樵絃也堪怡神
谷音衆群留君之琴

映帶亭銘并序

上饒閩君某介施君某求斯亭之名於汶陵
王某所謂詠畸與山陰蘭亭相符於是以
映帶揭之右軍語也
亭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流亦妙維之適亭已應

石畢如嫗人有渭濱地亦丹王於煙波躋衆甫威足
昌曾尹汪正征不復山君水王安得俯伏有懷斯人
而在于獨錯餘煙月幹旋谿谷雖無此手亦不鹿鹿
不能奮飛徒有遐觴白雲東南龍兩黃鵠
贊

石林贊并序

石林繆雲葉氏之所遷也實聞石之妙矣靜
昔石之性也動者石之情也渾者石之氣也
剛者石之體也光者石之精也士含於性故
不根而能延木託於情故不二而生能水蓄
于氣鼓波沉而水呈金字于體鼓石裂而金
潰火潜乎精故石憂而決明冀乎以金而爵
石金者石之字也卻氏以石而代金石者金
之母也玉其以石爲壽公石者是化之金字
宙之永者也其辭曰
維公左丞與石遊始以石之妙付在其字維公史君
與石作朋以石之全體在其身卻氏之機在物六篇
左丞不然以心相傳叢叢巖巖莫匪石之末史君不
動以石爲用靜鎮群動勁剛百壬其光而明以洪斯
文其澤而溫以偶斯民如如是者尚石之細抱一全

真出天地之外出天地之外是故不昭役使五行礦
千億卅雖西所產直古之餘閱其孫枝拂霓梢漢維
石所憑遠空之岑或塹為谷而還為陵逸東鶴歸皆
非其故有不改者惟我石林寶叔範父

陶靖節贊

謫潯陽刺史不如文劉遺民遺民見招山澤素心為
彭澤令君不如歸柴桑柴桑獨守松菊無荒登著作
庭不如遊秣川斜川問美屬郎清漣見郡督郵不如
從田答田父好陳壺觴見候玩太守華軒不如把陳
東籬秋菊秋菊佳色露英可摘留稽將巢淵內不如
四

緬王使君醉醉醉酣銷憂身名莫有為五斗米不如
耕東皋東皋逸風我懷良苗從鎮建威軍不如卧北
窗北窗逍陰清風其涼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把飢
扣門不羞辭拙不得已而正酒政恐多誤太醉堪醒
未能忘懷而責子耶且進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而
贈影對形大鈞無私萬物自森老少賢愚纖纎大化
而同死生者耶

之自贊

一百年前蜀丑之下有蕪亭膳蹕蹕煌煌若夙若鷟
一百年後樊江之湄有王景文波波孚孚平飛平容

横節路石風標剛一並氣斷天嗟乎難及贊者乎由
孟者伯時今則訣然我皆無之吁

李平仲真贊

有軒冕委蛇之度然訛于時而未嘗有嶮巇靜深之
意然游於世而弗藏富貴足以為浮雲三旌哉無乎
眉年輔帝足以為小隱柱下或以旬于香陽進而崇未
必藏遁而絕未必展封侯萬戶是子孫絕交二書故
斜康賓若斷旁袖手血不染指除中觀鬥爭不及已
股隱類之兩間故又不能深淺泯涇渭于一沉故事
不缺全是此聖人所謂隨時然天爭可為得計矣
五

王維川真贊

靜淵不波玉沉甚底清汾微太空而雲卧行其中朋
而潔勒芳擬鼓以疾風過而則落花遊絲照以陽
春知而悅要之一曲百解不如一抓一日千里不如
一鳴四海第兄不知鳥散而雲飛萬人散黃不如金
日兩本云富是之時望奔塵者迷皆蒸水之陽是耿
駕者思踵華胥之國

徐行簡真贊

一寸之眼照四世吟三寸之舌吞大瀛海足踏須彌
步底雲飛手玩崑崙遊戲揮毫管萬不直一鳴

巍巍良平擬蜂三匝萬古册字群豪鼓驕野爲塵
隨鶏夢天徐家文字與風氣代若兒似喜請礼三拜

趙損之真賛

大平二幅小山叢行德麟三盃洞庭醉綠過燕與黃
乃作金玉層珊瑚冑介所服未之前朋拔書满屋
紫薇晩香宜以相醻豈其戎衣塵此車馬衆世與豪
服相其是守無學堂亦有此香

拙庵老人真賛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下清三寸之舌
無浪無波風靜天川月明相唇不緣不貌多喜必唱

六

不忮不求易退難進即之也温久而愈真四海一家
莫非弟兄有嚴師德師德不違有杜不疑不疑受之
得見君子斯可矣焉得民者而稱之毋謂無人斯爲
取斯

定巫相真賛

繭雲之冠九霄之顛横海之鯨萬仞之翔有赫帝命
下從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躔又或不爾三百淵傑
王星悄守宗盟大千輔以斯賀吹嘘洪甄人傑施望
天實烟華庄嚴環者乃其人亦

許公緒真賛

豈而復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擬真
丹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鉚者之
口也至於大耳對國師無言季咸見之却走則何
無解者答陛君子其後

和張總得彌勒賛

捧後周遊四百州得插頭處且插頭莫敎肩上三升
袋成了人間萬古愁

墨竹賛

菓之袁然叙致稠林聽之蕭然風雨作聲聞之鄉然
捻箏吹簫撥之隱然枝節生枝生以意畫吾以意想

七

夫天地萬物回歸是幻本無是相而況以假託真
形傳神以允寄生以有色是無色以有心出無心者
耶

文石賛

數文李公得二文石其一如人紫面蒼髯幽
其身淡白雲也衣袂領以下不見其裳隱露
也其一如緇首鞠躬周其身深黑雲也波衣
純素凡此皆以意命之而李公以爲鍾離權
吕岩先生就以意命之也蓋世所摹寫鍾離
多髯若衣白且吕吸將鍾離叡訣始能變化

雁勝世以鍾離為道之師其磨折時若事師
之禮然李公以意命之亦非苟然也物與心
相依故想生天地河山佛者以為皆因想想
斷則物無從立離想足以作典道以竊據塵
緣方之化想皆也佛者教人斷想而誦說其
國諸美樓殿珍寶香華食欲聞者慕之凡想
皆妄也是名妄想即非妄想豈不以趣者改
邪之陽王李即李公之意替之

周德昭墓誌銘

易有否泰其言天下治亂極矣君子小人內外消長
否泰分為故君子有位而後天下治反是殆哉岌岌
乎斯義也江西有君子周其氏斯其名德昭其字位
止於僉事既致仕以宜教終而其身有文學言語攄於
學時其為上也有政事聲於鄉之長與鄉之承與
其冠也有德行舉之稱揚之臨則取其為鄉老
辟雍無憾矣故君子謂詐非其位也位者載道
也者君子仁者在滿狂則有賢人在下位而為輔則
之君子所討非其位也道也禁不得其位業措而
昭之周君其宜知而弗試狠惡涼人有慕公者咨訪之

古言王國其後也必大昌季氏者若曾子孫以罪謫
在元季釜人化宗師君獻書論天下所以存亡當國
者交譏擇與能為天子語二年天子覆屋于義城其
有其任高方相以寓國于太宰張邦昌君庭勸定
後統宗從帝說嗚呼推此類其言之君子不得其位
不可以為大事非即當是時君博士弟子逆更君任
而成世古皆在位在位矣君臣又相得也則代英之
世可途即今之策可受全權之議可格雖未必能然
其治其德淨施即之雖不有可以一言挽之君既無
意於世自慊足行其終八十有八卒矣見宗守宣和

之行與見精康之樞機見是矣之中與見點典之處
以見聖典乾道詩與之定啟嗚呼其觀世之長而此
此等學者乎時德澤不加於民然而以善前教人
於以書言教人心甚三十餘年其其鄉又延及者
境其功亦豈止哉曰翰曰家曰擇其曾王父王父者
考也其昭曰三後曰三者曰三益曰佃曰信曰傲其
孫諸節之曾氏其氏張氏其曾祖王母王母若姚氏
焉民其婦也母王父推舉入年進士異等後六年
滿人主有甫得致意下未可屏聽動之乃諫介甫所
建為非是又觸書以和嗟之遣不合罷為滁州致死

君進事之其淵源所漸豈誣哉銘曰
嘶以踏且御以長遠其山要谷君子有之降爾遐福
歲次丁酉月以壬子日幽竁一君子宜之俾爾多益
書以勸勞狀以旌之寔維陸氏南遷於孟介景之辭
今斯以詩是識神秋吉日辛巳乃落乃鐫如其所志
維君植堂識意注心欲觀斯人益壽厥名群望一方
孫比金玉達彭得之何事不事而君斯望元解水題
謂謂君兄如其當空窗世上百世之士其誰與歸
嵩有知音

東平王君錫塋記銘

十

王氏世居山東來江南自甲叔君玉發科始更為儒家
君玉質更與如言語不肯措意生理惟兩叔君錫事
右兄悃謹歛力於事於有無贏縮之間君玉雖心倚
之其是時甚稚年傍觀兩叔於乙兄益精確非矯飾
也水旅長以李觀之字為名而君錫表之閥閱多依
君玉方泰氏存金人凡家無大虛乙叔秀叔與衆陽
郭氏為倩夫婦皆當行君玉聞之益命君錫自巴陵
趣裝帶趣錢擁祈衣當位者雖弗諧殊可壯也其尚
記其從鄧返命形梏足裂固已太息今世兄弟之風
衰薄而君錫能如此於秀孟雖不皆然斯亦難矣其

精進有孟聲見多方說無同氣之風處如君錫於君
玉何其鮮也今世兄弟見兄登用嫉見伺辜則忌寢
憒而不已則吏夷之其富洒棲其而弗禁也君錫
生長能離視詩書希潤然樂見其兄飛騰翩躚海吉
語則勤書也益為之奔走禦侮此風非當世之君子
見謂讀書者此也君錫遇事多札劄閱往謀兒昔
人扶容術而致功名者爰之倘至時伸忠事為雖不
然當可觀也既依先隴葬生六十有三而死登其甚
地其原乎其勝其而誌者甲姪其也銘曰
汶乎生滑乎死惟汶悲悲惟滑鉢此魂兮臨兮安寧

十二

歸父兮母兮皆在此

哀辭

哭君茲深哀辭

玉山汪先生其言為世所師榮君舜之說之
銘之出也其就敬信余不識君而君之猶
予以義書來告曰叔父既有以識諸幽而辭
諸題者闕也公其歸之謹按誌銘所書士之
任也猶農夫之耕行其義也故植苗耦耕乳
子弗與同其群今君年五十有六以死而無
為階仕之家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

天位天職若天祿皆天之物也王公有之而
豈可獨明當與天下賢者共之故詩惠嗟乎
終於此而已矣蓋子屈而王之卑之也今君
年五十有五以死三者無一日加焉哀哉臧
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
也見賢弗立王公之至醜而世皆然居之則
賢雖與爲媒以達其忠道之不行我知之矣
哀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噫
祥非士所當計也竊位不足以醜蔽賢而獲
以不祥譬之固然自君也則君子所以佑賢

十三

之意殆將窮耶哀哉死者已矣而賢者之存
於世式老且窮而莫舉之者君所耶請淵先
生徐君存者胡可謂無人乎哀我今之哀如
此又廣其意而爲之辭曰
余於君悲之有不堪其悲二也有可以塞其悲亦二
也又不獨爲君悲而爲世悲又二也有不獨爲世悲
而爲我悲不可以一二數而無窮期也道與位相依
有道而無位則不堪其悲一也德與年相隨有德而
無年則不堪其悲又一也有賢稱于增之以益崇者
塞則可以塞其悲一也有大宗師齊之以不朽之賞

則可以塞其悲又一也生居所賢以濟育賢于此而
死俯使利澤不息于世則爲世悲一也王公倚賢以
榮有時于此而梅死使者交于在位之公卿則爲世
悲又一也士居于世所以益有賢于此而志近其職
而不得見同時而不及識則我悲何有涯極也

王仲說哀辭并序

王仲說大夫仕於時于府其職絕律備
刃義所去操莊事情德人不足徒說有餘所
謂能者非耶然天不實士多謚然之豈所謂
人情者哉語曰未著物色不失觀察察故

刻棗粟似幕汲汲似恐世所以病才蓋亦有
端非苟而已也真鵠相形能否相揣所謂莫
能兩大者耶身通技生故癡不切事不謂之
廷謂之大體繆無能爲不爲之庸謂之長者
斯言之行于世也才者病焉昔者趙璜以以
擧斷死蓋寬饒以位直錄李德裕郭崇韜以
果敢競裕其才者亡其家是于能者殃其身
不亦悲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不亦無咎
無優凍乎而考終命耶然安志之大不以掖
而處此者不肯自欺其心吾王仲說之死而

[illegible]哀之辭曰
溪兮紛流差不進兮危無法其淺兮循繼亂其深
兮孫帶日冉冉兮晚晞爪□出霞兮洲渚庭有鐘鼓
兮尊者左香草兮右狀秦濁堂兮芳菲出門兮不顧
兒邪騷兮居卑亦平生好古之故也誰為蔵芳根無
依何時嘆昨笑兮命之哀也湘水之上兮九疑盡煙
兮凍辭司誰帛且天全匡兆無歸

祭文

冬友生相文
大石之危色于肥水忠胙長江尚稿千里跂寇紅毓

二四

說于符堅秦徵發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
攸乃旋中公功忽歛象石之急急于流渊渡當其樹
旋頭吳翁岐亮之才才子宇真華丙恙很百萬貞群
維公之雖雖于家國潛起將全錡權皆北自古我有
三為狂雅且步徐歸國无攵武遠至乎城命威宗虔
厥驅雖肅厥師弗敢惟堅與逸寇獲舟頭兵郎人郎
奉且甚輩選長安餘年而蛇寇州継携恭日而已
靖康建炎嗟公生遲早三年非罪不奚樹國有丕烈
天與英傑刻滑螢嚴如印鑰符節將定淮蔡遺元相
度將種河湟道會昌德裕克西淮東洛至穗雄鄭下

兩淮□□□□維朴在辛己紀興皆天無心弗有斷
厄邪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數秉雲空摧婦消何
潛魏在堞姻功在太常名在四方以豐八荒裏摧我
肝旋泉戒庭激報無從一念千古

祭胎傳廟陰無文

茫茂遊運與此邪而作頌朝漢恩諮道虎丑誰依
倖肉極之之馳淺食靖之可特漢汜華盡今時經澳
倒代梦放酬然奇前日有武昌之陵雖特邦君而不
一所求物意之可泥說告于神無六特主九般之國
瑞溪兜頓香枚忠晚之雄一公之年水有望或忍致

十五

人形之首

祭梓潼神文

物情兮私聖人弗忽於是有說度量權衡久不可信
則求諸神其作紛紛至神乃定易雖其数天明至正
天地不悖聖兮不究其曰無驗以神為質役也消訛
參贊三極其有況完無與攸言神如暇日為其以暇
其有竊情無與庶發神如處雷為其泄其實恩忠
無路可邀神其介之上達宰聰其有模學無地可廊
神其道之不及民瘼司命東皇雲均沂安已矣為人
非神孰可其言孰悲附者罪惰遊涕告哀不得一應

集少良去是首日無幽明之情眾持三洲洪亞之人登
忍也如此使同無去來時常通光若住維神所命
況人之言罪何足總若此有理無下殘缺若無其章
翁亦鑒諸
羅首
奉神節開啟疏
清都大帝覽天動于人中下上微臣誠于佛前
之前法女增行殊祥伏願太上皇陛下長現中道
費詩朱辛雖好何茂苞之策未足為言至山河帶礪
一時吉慶之聲也

十六

中秋申節開啟疏
金仙有覺日猶方振斯圖之仁且葉開緣以一字為
舜坤之寶敢慰來上從詔所伏願太上皇帝陛下
大極同休上清高嶽川岳祿宣惟呼萬歲之三國
篤雖至未足報宿承之一
會慶節開啟疏
萬物觀乎聖作龍若雲龍之從九重開而重淵師然
況馬之至會與辰而作舞稱歌實于緒長伏願皇帝
陛下以來瑞明休嘉斯得之西幽而私政同不衰衆
萬洲為而求聯莫屬底还

會慶節功德疏
下當報土頃心北所之居天不違人稽首西方之聖
法死與湧之功德長新尚盛之春秋伏願皇帝陛下
福荐天常之祥施當體乎中正當履位以光明推我
長流更博氏手仁壽
推李運仲水陸疏
非本心憐其手足各亡之際痛切肺肝仗一切之
聖賢式無邊之功德伏念其人與成以沒未老而雁
理二月以至三歲乜晨而及五年生時了大無涯王
之沉長夜恐有多項之緒伏願佛慈波以濟橋

十七

望法炬以同登普行岸轉食宿事畢之一大事果還
歸現見之天作再來人當參合文明之會
萬瑞人周年水陸疏
我聞一時物得釋迦牟尼名稱於是二甲間在跋提
摩踏之士誦救五千餘卷說法四十九年開六道之
迷迷度眾生之苦海伏願某人捨閻浮界超涅槃門
石上三生莫問茫茫之身後世間萬法咸歸杳杳之
夢中固不在于追思尚豈忘於萬引命大善知識之
侶講不可思議之文未能致一句一禮拜之恭要且
聖三藏十二部菩提之念對等例看讀觀教外之傳心字

不惑試看吾頭之義
李平仲藏經跋
證明是時方今世界之尉摩信受此經殆過河沙之
七寶惟諸佛諸菩薩之功德自三藐三菩提之心源
伏念衆人平生受持重兄得力都無驚怖之想盖有
賴明之知指未畢于一彈指已還于四大是用圓成
末篇之願勛結再來之緣伏願四菩薩之慈悲六金
剛之聖園參此存亡之念指其生死之塗房相國記
親寫之經畢永禪師之後事藝太師經行之寺了戒
和尚之七月以是為緣勝前福德

十八

真如修跋書聞跋
菩薩行之士陀那乃遊與之家既入此門當行
奇事所以如來國王大主皆亦住處復斬惡之當齋
度盡世尊之遺枝末免饑寒雖而猶已何况荒刹茗
指殘像無較况聲任者積厨之緣實兩風挽棟帳宸
金閣之欹危頹仰瞻雲漢傳後之帝為大道意覺往
壽之斬在九天者烈聖陰隲况日光玉闕之禪寶萬
壽者上皇永鑒觀龍周允冊之勢然時泰學振少陵
之法宗風舉百丈之規如衆禪祖師禪相將修行佛
國品菩提品次第而至自今太平為興國永允緣起

是道場盡圓成夫因大緣莊嚴罩惠時惠節尚懿三
界調現世禮之明達之中望者東拜瞻身起成足
並以上道作祭藏成辭不朗
福勝緣伐統
使君玄闢法眼于龍樓之樹剃東同發慈心者
慈氏下理之良一寶殿風雲之宇兩施將日月之擇
同而下方光殿三界伏願傳心無盡施力權那總戾
百德化生普作十三佛市比啓多財之未施皆守戒
以惜法性時焦相之圓成寺天人之沒觀
真如修那書閣榜文

十九

烈聖金輪之至精磨礪雲漢之章上皇大德之重失
稷陛金經之紆尺咫如師之境照回阿底之擇誕祐
一方常生百榮雖虔護金資于佛方然恭扶寔狀于
世緣今則摩霄之間將頹游脚之館不覺忍亂壞緬
三條肚速以何傷況壓珍子萬翠自瞻而大慨衆溢
山林主齋粥飯鋪水上燈龕一任白象鼻孔亭前栢
樹付妨眼在脚跟獨念寶書誠為大事倘使震風凌
雨無可憐憫其如履地戴天有何顏面所以周避缺
鐵痛剜肝腸興慈運悲皆弊此文之世貴哀多益寡
亦文宜聖之門風共拈二莖未之支補少舉寸撤土

山院看未瑚化成金碧新洞既去塵毛三點春階之
星如頓似江底之心地一新除之氷底而無蓮際
之自沈
興時風枝嫩化緣修葉梢文
莊及邦非莊嚴天當似能色已似遷雖亦復走雖宜
可以之事起心然御無使綠持連入思祭宜投然淨
之民生低經安年混流後喜諸增名之靡日增己微
何事以學又多同先思龍其高志思業切峨山雲石
之無其同子後可諸非獨經看面崇近華者非異力
宋憲日從去後之眞文舒頑舒浙之堅宇不往及期
遂成悟斜

祈晴文

三日以往尚且為虐不春以來可謂常雨更雨何望
亦命安歸自故年赤地之餘至今日轉為之極二之
謂甚旱與求其可接絲二者何先支記吞尤為至急
妄希一得已失十全孝之望晴向各微屬莊稼之用
今則陽氣不勝尚非造化為政當知伏願垂憐下民
保緩有種若能得此庶幾積霧淡秋如感不然雖
以度南薰之夏厥罰常雨谷則有歸被苔者天民其
何罪伏念臣將明失措感召無由自知蠛蠓之微盍
下當霆之運要一封而家喜無百姓之濁與太地菽
生悠和斯捐皇天后上寧其斯於林顏顯名思神舊
除予此頓打白日駿發清風徐極之為其庶九功
之力懷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元祐諸公多追和其辭借藉李晞發端
生由蘇之張文潛晁無咎李端叔人
述之蘇家在於將進處舉詹之姓之居附
無以日根隨意為拜始陶而已非有所蓮
公也

歸去來兮朝而出兮暮而歸曉煙淨而川明無風度
而林悲魚游泳其自適鳥飛逸其難追詢一境兮皆
費徒一步兮但非坡向陽而起崖背陰而生衣人
益述而益稀路轉深而轉幾崖寒虎嘯林響鹿奔閒
開春聲議觀寂門茶石爻苔艾蕭多積山有無皿野
酩無存唯丁老而班看臨歸雉而顏荷高木而假
息精素莫而求安春容萬其游也春聲姹其間閒山
花獨而堪餐嚴花肥而可觀雀閒鶯而葉墜兒盡
而渡還我羽毛其耗耗有鶴律其桓桓歸去來兮行
雲流水同斯游雲于水兮無取水于雲兮無求既無

鄕其谷喜亦無國其容覓采青青兮陰陵溯瀜瀜兮
平疇陸有芷蘭川有松丹桃李則以荊阿蘼蕪外分
郞卿香谷兮素青曲賓兮嚴花月騰汲而秋上日餞
啓眞所休已矣乎今爲何乎何何時能我孰能與於
此化人不可使知之曰從此有林亦松自有期撫玉
樹兮何植桐陵留兮何耕吾不知吾誤凱歌之書亦
莫知國風雅頌之詩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匪吾
何能
人元居上停
戱心字是知碁山人後徒家部好長居自號絡石先

生既知君更號絲元居士和居士多兄弟長曰石龍
子次曰木蓮子地錦子扶芳子附風子土鼓子常春
子蔓黃子白華子石血子甘露子覆盆子爲蕨子絡
衛子丁公子千金子又有勤生感生扇蛸慶五年高
宗詔太尉長孫無忌求山澤異産石龍子兄弟多在
選中唯不及居士至長安皆拜尚藥奉御居士意不
自得以周易筮之遇井䷯巽下坎上之需䷄乾下坎上
其繇曰木而驅漆而金水而窮金之剛附首而居過
暑而數以問太史太史曰巽木也坎水也乾天也離
火也漆木之滋也金水之液也首者天之象也暑者

火之火也木之漆也金之戈之堅也而也詁之辭也
暑也退之時也子其莫文何爲其亞武意遇居士
山中匠氏曰子孫哭而何其沒石補挾麦栽是龍
以爲塗師佝居蓋從過得居士以若將何以
忌我匠之曰子獨何問而猍而我力多矣吾入東藩
都時次來從與何理子登也交文蜂石吾入廷德都
予出上以吏以草十青人去匪吏持之手入長樂郡
時忝生吏業昭矣出入卜吾人請又部得龍士
相生譜淩子而世人吾入吾秦郡相芳發生天重生
江南在安人息師攷子藏使荷何憂不悅若居士

猶不決匠氏力引之乃出衆其實樸李曲粗枝節甚
巧使金氏銘水氏漏漆氏塗漆氏合定致力其間時
居士已老而華髮儀短乃更知道家火年子開元七
年四月明皇避暑華淸宮忽忽不樂書妃使東西頭
供奉殺十輩往來閣內山東諸郡求所以悅帝意諸
君士聞知書而歌曰蟠蟠龍之首兮孰與山之嶺
髮兮爲伏屛之欝兮孰與野人之鶴頭兮卽詔崇元
元門工書曰匡外爽中虛上隆下平外爽則目明中
虛則心淸上隆則不撥下平則不傾若是可以爲天
子近臣矣書奏卽召見淸思殿上說稍得親近會晋

初進吾生住於進于生武[illegible]進石生吾士還於領之
[illegible]一進起羽[illegible]生到淵受生王屋生山大[illegible]塵由[illegible]
吾生乎生西生[illegible]蓋更上月上吳待曷[illegible]寵[illegible]來
[illegible]光月吾王更士瑰珀[illegible]生吾士詩于王曰上[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生[illegible]氣考夜望也所為何道吾生太
[illegible]上詩[illegible]其便書吳[illegible]寫曰[illegible]科(?)者其氣
[illegible]居士吾士陵何逸[illegible]許於有手也吾生何淵
[illegible]主[illegible]其[illegible]安方[illegible]其[illegible]生[illegible]矣
[illegible]日[illegible]六[illegible]生[illegible]其[illegible]何以
[illegible]興不行之我生[illegible]吾[illegible]三二[illegible]時

與我當陳除與我耳餘吾有賦焉陳式曰木生於森
而不在漆注雕敝而不周度終無以副子有字皆對
吾為料理之更與子為新定居士依三字稍損報生
然益老不自村木漆雖雕華之居士乃愈要卒辭去
二子亦徵皆莫知所之或見之是康馬真中巷與士
生壞生共處云　贊曰居士在山林為有愛憎輕重
手其間者乎一出而變態怒起顛擠流落至于王蘧
同腐匪處可不重哉玉處士瑰珀先生其光價重乎
居士固也無貴賤無常使遇宋武帝者登勦矣

中舒侯博

卒四

辭卑符武最遊於楚乃其主多病命御濵往知二年
武[illegible]暑生泉宮須左右侍御人河不肯少有進
[illegible]為虞之上所與從命者越不肯陛下之意臣
閏[illegible]可多材陛下試擇焉上令召拜子為侍郎
女也間[illegible]侍女弟適為夫人上前走千日臣之
[illegible]其[illegible]秀文其甘宜[illegible]上[illegible]精而黄百山中
[illegible]不[illegible]致之女[illegible]用笑上[illegible]再主爵詩竹
[illegible]曰能為[illegible]致重者更[illegible]周主[illegible]辭曰佳陛下語
[illegible]把子[illegible]山[illegible]生于此[illegible]三子[illegible]之友也今竹
[illegible]住[illegible]致[illegible]生[illegible]持[illegible]大[illegible]曰[illegible]以大匠為官

無所不當與至新稱號名棄卑儀不動乃使鉅平人
利金城人劉被當之棄意都群又使姑蒐人修內黃
人起龍偏人客相與謂頭至長安卑耳長六尺廣碑
被淨上臥涼風臺望見棄浪說棄曰臣無心求陛下
陛下召臣臣舒而來拂用臣臣卷而去上笑曰在野
則唯君今春舒在我不在君也且我老多病雖煩強
與我相依上疾身愈于是斟詔從相衛吏曰棄鼓腹
林野不為時用迺者朕身試之舍節溺潤體粲而性
堅外為文章端比綜錯繢密華豐各中規矩憂勞萬
幾失燕偃薄神志惰昏卑風夜陪朕清制爽規解當

卒五

錫頓安豐縣舒敷功效焉其以代郡之平舒千二百
戶封車騎將軍首曰性成者天也成性者將作大匠也
從北人往下安定用臣領分國是之半命之上亦以
東莞之日氏七百戶封大三為西戎氏人以此多軍
之封又之單孟親近自衛皇后李夫人鈞弋倢伃後
宮中卯者非未嘗亂選后夫人亦皆婉孌之質引其
取日之正莫與帝比殿父青州刺史蕭公與盧書曰
生以長子清鄉植宜山林而發斤高四合附涼人主
侯往舗民唯言是視而又今錯嬙婦語前暴專死臣
吾思瑾群稱嬰子魯帝春秦何衆曰會合無常過時

用親晉時則錄一日時節變移上意野遲吾不在九
真之無編尉甘南之雨積气甚則與鬼祈問論事閏
不可知也人生過意耳尚何言其歲九月上幸河東
祠后土詔陽成侯謚蕭領侯厚殺中黃門謁者猶携
單衛行上幸群臣丁汾水之上中篇作秋風之辭上
練然不懌而罷中黃門欲納單寢門令引却之曰單
有大罪三業直就曲推剛化柔棄平日之節不可復
對王林其罪一也昵近帝肝甘適主欲專使私無
以禮正君臣之義其罪二也干時慍寵不知進退沈
顛歷體自託僕妾之手其罪三也上悟然乃盡罷歸

[illegible]氏謹稱平陵露銘侯傳國從軍合美人通從曲英
[illegible]國上江敬從為舞之家州史封滿臥侯食邑
利之[illegible]路三百戶後和三年四月土佳長樂溫室從
[illegible]敬良竹氏兄弟從從秘之宮焙罷趙橋而扉
[illegible]成不見侯者上所指制之所貳今材臣間侯
以[illegible]何氏為安舒侯文帝其廷子謝內答及侯謝
[illegible]侯華尚細門侯予為乎曰侯令是給事是言
[illegible]述秋愛想諸宮殿下氏侯者官人支持中草
[illegible]已而更與安舒侯吳且人文公曰吾獨所
人之[illegible]崗重更惠之聞武王崩懿與天球河圖並

列于庭受顧命之遺宣王老與也為之安宮室之寢
致男女之祥斯于之詩析焉斷侯遇武帝受恩扉寵
無與等及其始終之際何其異也吾從上行幸甘泉
五柞長楊及祀雍時汾陰上龍城封泰山觀寒暑推
移愛憎變遷異哉斯侯哉

麴生傳

石泉子姓麴氏支城子姓紀氏本同姓麴氏初麴氏
與酒氏世相須為官酒氏者任周為酒正其官掌酒
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祭祀天地神祇然王后世子
饗賓客士庶子耆老孤子凡饗齋酌數器量與名物

鵝洧官躍史以戎要其壁畫如此然無他所專背題
氏乃是晞芭正族姓爾翹氏惟石泉麦城兩房北兩
去子而謁高門而氏隨謁匙之而皆能成矣于故兩
[illegible]集與者元其後而更祖傳之表而式多參
[illegible]
[illegible]氏種氏留[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不可同二第多焉能傳如翹[illegible]
[illegible]八主[illegible]
西之停其生智其以歸附其上大夫以翹氏爲[illegible]諸

五十八

適正二子者因汙蛾之二子內自號子是即居石泉
爲綠氏號石泉子居麦城爲白氏號麦城子他後進
者皆冒翹氏而蒲氏藤氏連氏蒼氏雖出亦竊借翹
氏以行與豆桂爭衡會有詔緝王氏族於是金城米
氏請闕上疏曰臣聞翹氏之先后稷之子不窋生而
有文在手曰麴不窋之孫氏之麴麴之變也麴氏有
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麦瓛酒氏而臧引其族
㠁正宗其麴氏子孫頗受化外遐媒學今綠氏白氏
是也陛下幸詔有司條源緒本門望勒成當代言典
伏惟追懷后稷之烈深嘉麴氏之勳並齊酒氏之宗

詔辨他族之日釐正二子之系臣昧死以聞帝下其
議有司酒氏免冠置對曰臣愚不知右今否華真僞
之變陛下幸致弗誅請按本始是之臣領與麴氏綿
前好誕後同雁身報紼千萬壽而詔中書門下
酒氏員議欸致舊許其澤而名美羅沃貫啟錄才實
官議文白氏可復姓麴氏臣氏諸族厥麟之與
麴氏有息其瞷姓麴氏如故令有司附其房爲支族
有司以數重奏請如詔制可　贊曰麴生之石始出
于唐高志先生張果生傳稱也參漢家直之哉曰生
少稱也曹生年二十餘諸老先生皆生之非也鄙性

五十九

年六十餘伏性年八十餘豈安也哉生天唐清白自
喜人多所何之寖老根自蓄髮所銷埋光鏟采非耶
沒遂米氏相資以成功瑩然故不遊也嗚呼行世當
如此矣

玉女傳

玉女其出身甚微荒居蓮萬少時不爲鄰里所愛號
曰蘇見又曰苦低弗能待美稱寖長嫋嫋之吏號曰
孟明又曰自蔚事母甚孝故又號曰孟母玉女者將
議唐高宗皇后武后于是其名始寵人爭奇貴之當
武后稱制倣篡惟弗御顯朝群臣次萬幾于是歲蒞

八千矣見者老之是時方用明堂建天樞鑄銅受圖四方以爲蠻戚朝集京師后患之問諸幸臣尚藥奉御蕭澤澤曰臣聞有奇女在民閒號曰益母妖能變化顏色第生長荒寒陛下習親祕掖采女美人恨不如指后曰誠有異異他嬪載初元年五月五日后燕群臣于蓬萊宮退御含風殿澤引內益母翠衣素袂紺縷儀娃支離后不懌侍御皆笑澤曰臣嘗以聞陛下幸諸臣惟能是采臣是以敢奉詔陛下盍試諸弗嗣臣嘗坐周上后頷之罩引却益母趣西廂益母睞見宮屋服器惟佛戰栗澤為置火近之俄衣冠而目熏燭答曰后倫望見疾戲曰丟殆自治乙毋庸諱人澤曰臣聞金錄前精人錄則明益母新從下土來微也其變色夫度因當惟陛下寬之后曰我何心弟若是將安用澤因識崇陛下厚恩願求近之后自無傷顧延終何如澤再拜謝曰願畀臣妻段氏妾盧氏為氏若謹過旦夕視且欲速則弗成陛下幸寬朝夕之段若處爲俟賢也數數進苦辭頻語居十餘日澤曰可矣曰入之后猶持前說既見大驚光潔明潤非領艶覩者也延大被愛幸益母善何候每后起額而將浸朔益母從旁調護顏色光新鮮妙閒不時爲落左右趣

傅御益母益母至即煖然也昭容修容諸御女皆莫敢後進雖內熱頭后性詞忌屬惟益母能調媛之以故後宮鮮夫而外廷亦火安天授二年詔中書門下朕春秋高重以徐敬業程務挺裴炎之變多戚寡歡平原女子益母擁護朕躬改色回谷得朕精神弗衰厥功茂焉三妃六儀皆弗稱其賜號玉女宰相奉百官伏紫宸殿稱賀即日改元長壽神龍元年后從上陽宮意不自得華益落不得復親幸玉女初暴貴欲間從容請願澤妾妾供奉寧若狀乃以段氏為懷州夫人盧氏秀容縣君崔氏華陰縣君澤為壽光縣侯人以此多玉女稱長者　贊曰玉女之先曰雍知名東周之際中谷有蓷是也後轉側不常而以居中谷為王郭璞劉歆數爲時人道之而弗著其功能至玉女成聲氏侯之朔貴重矣彼其初居中谷者幾暌暌遷再得其所也

賦

聞北鴈賦

宋 王質 撰

波瀲瀲兮江平上有楓兮秋清聆極浦之遥聲曰此豈鴈之初征上乎欲漈征行良苦大荒多霜長河多風背河而南川原蕭條無食可充幸而至於此既勞之且訊之曰燕趙之野土俗勁悍慨大呼前無白刃齊負東海魯挾龜蒙士辯而智諱高氣洪三秦以西狎武喜功今皆弗聞爲有爲無以爲有耶周秦有奮精忠之烈建殊效於中都者也以爲無耶山川

與氣星辰定區處獨於今而變於初言未既若將覩莫德味吞吐復吞未返有言又進之曰凡汝所經與汝所知比屋赤子爲喜爲悲飲乎何食寒兮何衣故老遺民爲春城郭宛囿黍麻草木爲仍其生爲一掃而更山之崇崇爲陷而深有淵其谷爲墟面平吉帝闔陵繞墻崇扉爲雄茂而森肅爲寒涼而穆悽秘殿崔嵬遠館沉宮爲丹青兮不改爲荊榛兮灌叢異芳名英瑰奇怪若爲形貌之猶然爲蒼茫而不可蹤跡也吾雁汝問幸告其故兮簡而略兮誕而誑於是哀鳴哽嚶若避若趨倏飛去兮不可追默落且兮芊蕪

綺川亭賦

苕溪之北有山曰貝錦之山並山而西有亭曰綺川之亭仰眺舊仙之丹丘旁招十山之白雲王子尤愛之坐見於晴旦見於夷夜航溪而十往返盡履山而百降登客有問焉者曰造化治形耳目分職于別司聲目則司色彼聲色之無有碩耳口之何得胡乃廢寢與綴飲食陸目於窈窅之境良耳於默默之域王子曰子嘗覽於綺川之亭乎曰未也綺川何如王子曰予欲聞之予曰然然則爲予言之綺川之上巖穿谷

淵青松挺奇翠竹淨娟綠以蒼藤激以飛泉凝如鹿和上徹雲天百鳥吟呼或高或低或慄疾而激烈或清深而遠近如天球大鏞並作於庭坐以小雅之南陵歌以召南之采蘋綺川之于洲諸參差綠水紅蓮凡兮相依露灌而清風摇而離月靡而歧煙蒙而奇山蘋青藻荊導後隨屬玉鵠鶴戀不忍飛如洛水之虞五山之陽鼓金鐸兮熠燿振文佩兮颯颯此其大略也故曰不律呂而聲者天下之至聲也不黼黻而色者天下之至色也且有善而無惡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喪有成而無敗今夫洪震 響銷神奪精僉

之曰代命之其豊頰長眉秀骨鮮膚命之曰銷軀之
爐非獨聲色而已美酒甘苦溫醇醲湩命之曰腐腸
鮮縟衣遙裳靡曼繁鮮命之曰沉骸之淵子亦知之
乎於是客俯而思仰而歎曰嗚呼殆哉容與夷猶而
戲虎狼為行身起而涉崖岸則汎蕩逍遙清宮洞
房眩曜恍惚爲文吳章邪氣湊襲正氣蔽藏精魂紛
紜若有若亡見盛月新乃遠而傳嗚呼殆哉而也吾
日子之過今也吾見子之高小人敢不拱再拜受療

永興丞以終雪鮮梅寄語見示戲占閑人浪辭
酬之

西海一山甚切作冠贊峴冠玉戴明月屢下路飛謡
肺腸表裏交珊瑚上帶雪可飽下王人希淺
三春鎮長在九夏何曾發大平蒼蔔林巨萬梅花園
龍情的時時市自鳥漫漫純王龍爭飛雛玉龍皆綠
千丈亭不壁九尺庵憤肩其沈在存忘有遺銀雪庵摩雲起
福崖運斤匠龍刊書空咄咄字擊鍵謂能觀須彌有
興盡此興與時闌

閑雁

我性愛鼠竹歷耳如笑弦兩日偶不聞但見青摩焰
半夜意展轉時聞雁翮飀未能叫雲月而我獨不眠

抱被夜徙擁虛堂秋山迪亦有鷗鷺栖歷歷鳴更傳
為汝歎一杯問汝以一言不居蘆葦中乃巢蓄翠嶺
蕭蕭西風多一等菰蒲寒遠未有相伴汝等豈不賢
不覺照急急雖通遠慘慘振翼忽飛去江湖水連天

荷柳松竹贈答

王子景文蕭散人也涉暑卽出求水石茂林
嘉木撫之惟饒閑故此翁多酬其所得不貲
久權興起辛巳推遷至辛丑適三十年營巢
淀敦緒全擭山僧道人之慶非一宅也或者
野之麋鹿山林身不世豈故為崖異者耶有

荷柳松竹之歲冬戊戌辭度摩陰於凄
忌狗銷錯趣此門識有所省變熱梅為清涼
亦其情而有趣者助也一日樞柳竹楊酬辭
湖風竟取故書緒之見香山雞鶴贈答凡三
玉川客石竹贈答又四遊章凡三香山有鏡
物之心焉玉川料展轉推郢遊世而離俗者
也夢為虛幻為白戲故其體為之然不全規
摹在在我者成隨人焉雖也小異何傷乎

僕贈荷

僕贈荷吾友清陰多為我生涼飈寒蟀相溢摩姑孫

徐匆急急歎滿絲玉盤傾瀉白玉粒

荷避柳

荷避柳短莖非修蔓焉如子妙容騰起數層陰明月上子匆偉主欲務避覩清宇往昭曠

柳避竹

柳避竹弱植短奇節長玉仍鏗金難攀子清絕主賜酣出鶯避生江湖歸相與獻清影

竹避松

竹避松古氣摩空鏗鐵石作風骨可以班主賢虛空中遠河海主不好世音子盡去天籟

松答僕

松答僕奉主頒書如護以虬龍威媒以金玉音作交夏作秉秋碩主愛玉體五夜踏輕裘

和張君彥

白草蒙荒烟汪南似江北游子無故鄉出往總為客平生不如意江關見西窗相逢酒一杯意氣感知識

和郭從範

羽檄傳歲月走馬不當疾我家在江南時節阻會集東皋荒不治杜老趣歸急何時棗梨鋤夜翻龍頭溫黃草搖蕙風榴洪戲方午新燕披紫茸低昂子隨母

臨寒換時節濃陰遮庭樹杜老麾不歸空憐小兒安

七言古詩

和初春

殘雲漠漠低壓屋雨意凄凄滿似粟半夜泰峯對幽竹方稍泥滑滑寒玉夢破簷牙聲未乾開門山色青攜持袁君放步到籬腳桃李積積數香好既雨卻晴鹿更好時改清明稽芳草兩堂老手調矜陽故態流意為雨陽

別陳年翔

嶽謙至堂陳孫華身長五尺名八方千鈞賈島薦稀嘗有園大木庭宮堂遮者從之在建康拱雲望見奎英張一言知我萬里疆盼睨六合揮八荒震霆雷電采奇霏霜錯漠無晶光元氣超逸吞絕韓攬捨斂祈明未芒地鶻之上日月旁翩翩孤影搖蒼茫天兒太史公子豪未免元和韓待夔龍稷契伊傅姜郎青元和日[illegible]耽耽我負千鐘囊置在公前一鍼鏬東齊南堅服晉強而況胡沈與江黃令我不樂思還鄉白頭渡日時歸航不獨別離安慵慨時事關心神靜德十載經年居此支黃塵載大群不揚公何事子歸解觀上黃風怒於黃驟燎發海藏龍宮蒙滿頭程

木參芝香三海三豐我包雲貫輪出東西環將不盡
扁舟下瀟湘參差孤起橫滄浪復欲淮南耕戰壩磅
踏春草訪斜陽思山樹石極想蒼僮來相對萬壽壽

送趙希雄

集吳毅玉識及筍貴史溪首入譏儂菊蓋兩紀短亡
頗伏想裝髮秋蓬蓬遁阻止游不可見何喜老送相
會逢老兄顏色清面手娟娟秋水開芙蓉鐵甕城頭
代州刀吳傍莊文春新紅舷錢金爵兩成背半帆楚
月迎雅戲相思山江汗王手尋盟林與白鷗同江宮
滄浪峨一再度接起倚廬山峯吾宗乃有此豚犬拯

七

鼻息趙風露中老兄久欲臭來逐是行不復塵相蒙
亦欲挖手起船尾琵琶洲上揚手吟青瑣

和袁承海棠

海棠不入草堂手見荊公詩雪堂乃與同春風見蘇子瞻詩
草堂百堂次亡戲唐朝宋朝無兩紅霞衆風媚非人
淵見蔡詩上夜添朝酣自化工見張詩大澤之內乾坤
雲下似居公禮樂中見花名者是木芝自花南海以來石
起伏龍行星張光亮
使者手示通九淵冷徹龍腊鷲不眠擊閱稽首玉帝
前青冥影寒一條鮮鱗龍下裊如奔鬼電旂吹舞雷

掌放出蛟騰起煙陰延四海泛湖歸一縣黃塵白衣
飛瀉川頭刻變作聲澤浸何人此手有此叅斂散風
氤魔雲烟一州千里十萬屋頹霞散為豐年雪花
瀠繞金連錢侯君倚鞍將朝天子珠萬玉頃箱閒谷
陽捫秋秋風過此時可憐不可曉何不留取黃金鞭

陪林守遊月下歌

紫霄峯頭雲歛湧明月翠華河裏烟冷生清風水光
上下相映皆小舟飛入玻璃中荷露白珠璨花紅
綴不沈沉水晶宮金波幾千里君不見風流太守醉
以泥倒着接䍦騎馬歸南湖秋月君不知問君何似

八

高陽池翡翠杓金巨羅勸君杯酒聽歌南湖歌清
風明月萬古長如此有酒不樂將奈何

龍珠吟

蛇有黃龍滑錦蚪有珠黃岩把萬物隨身各懷寶惟
龍抱貝趣飛蟒眠之上領之下聲靈宗紋焯光輝威
力神通密變化小徑寸大圓天口中皎月戲吐吞掌
上元星斗記得存此珠千年萬年鮮不枯亡此珠一
點一峽波可爭有水即珠禁其水即珠悴有雲即珠
驕為雪花珠墜太陽真火力能鑠飛天夜叉勢能制
颯以多尺虎蟄性功反殊然在水天旋地轉皆由

之如人賢愚有九品如人貴賤有十咸三尺烏非鵲
承天力照來路徹閒道寄鎖鎖到以照耀十方齊廓
落珠天有珠忽無循子一盒壽惜借如入三界纏靈
要丹沒晚沸燭玩味閒南打鼓喜擾球就山中珠本
無色大小龍珠同一如乾元天龍六變沸泡混點冰
次序珠上凡氏須一轉九有稱在上九出無首在甘
乙歲在吾不在身若到無時竟何有識田佛閣些
翁下十雖分兩界域上天同是一真龍

異蛇

非蛟非龍奕為邪毒霧是蛇非虺非鬼如三尺出塵

棟聲如二又單天車洶湧西來復南去激醉滿四波
浪花爲雪陸產珠水產亦有大產非其家羊生康莊
在營苯胡乃出沒向魚蝦無何變化不俄頃野鴨凌
亂掛風沙向來鱗甲渺烟霧但見浦潋漣黃蔽立苑
石樹路莎草隄前隄後聽蝦蟆南山之趾西湖腹是
且有物橫空弯一瓜二角色純黑乳寶脊走柯徐鐙
得非此物即此蛇是否恍惚空喧譁紅腰徐飛雨腳
斷夕陽半闔西山斜

登張安國右司宮舍後閣

京風吹度睡城郭一見異山增眼明文入筆力轉蔦

華坐撰吳山卷髮怪向來無端玉局老對公談罷貓
幞橫參差驚象羅變日奔走文場供約呈東家梁肉
西綠竹邨與青山作僮僕

和游子明效李長吉體三首

江楓搖落秋吹清吳波夜登派渠橫白蘋花老浪紋
淺的蠟背荷葉鷺明烟蠟雲夢楚江遠三更夢歸五
更迷針陽影外遠山凋千里不庭南望眼
巒頂參差山鬢青浸浸秋浦無人行征衫塵土老歲
月梧桐秋成桃李春水寒霜冷草蔓濕濕濡玉橫江孫
影亘波紋搖盡九秋香菱葉周周承花碧

聽彈師彈琴

君不能百步洪中發綠竹一聲吹入秋天綠莊魚鼓
舞碎明珠白浪軒昂動浮玉天不能多景樓上推飄
鴻哀絃欲斷滄浪風徊舟亭蘇不進江妃出鶴翔
湖深不知何處浮此董風琴元龍六尺含蒼雲恐是
嶧山孤峯絕頂上萬嶷不老之寒根道人兩手提天
機中有妙法無人知風顛雨急倏來往雨收風定游
絲飛欲下不下竅頂然忽前忽後四波舟恍惚浮雲
揉天宇耕落萬點飛湿流世間萬法搖非真況此假
合非天成世琴不出手無聲袖手不彈琴不鳴此琴

此手兩無與問君廣陵賀若從何去王子有琴誰復
傳無徽無軫亦無絃若人解得非耳聽為君試作無
手彈

題觀政治橋

西徼秦川來劍閣中有於州無問言成餐浩蕩流東
南與天江水同縈康郎廣鏡銳繡衣鮮明風吹止丸
天門手從瑤宮擬明月晖在宮池水不深菱葉荷花
淨晚晚暮御屬玉未頻鴉冷光竹列射地骨蹉跎碑
月落燈送中按穩黑尾徐遠木瞰皎潔聽海浸玉龍
蜻底艳奇寶綺似試可時昆蒂洞庭青草似天淵瀧

題瞿唐如馮夸不如我池有幽致寶奩平開秋雲洗
高人未到已神融俗容若來應賴洗

墨梅

貴簡不貴繁妙在有無間滿眼尋不見約略見纖纖
貴老不貴雅妙在景枯際芳態藏初年其中寓幽意
貴瘦不貴肥愈瘦愈清奇瘦到無何有政好說空枝
貴含不貴露風度韜肢胎游蜂呼不得乃始抱全才
宜在幽且寂終日無人至冰貌山重重隔樹今人嘆
宜在竹且陰大江驚濤潑淡上精連頻半暮忽衝艇
宜夜不宜晝更宜月波留崖淨澗淙淙漠子雅逢嗅
宜陰不宜晴更宜雪花髮五七點未足封枝要金扇
宜與竹相鄰白白參青青所恨花無音間借竹為報
宜與松相倚秋疎交凌亂松香蘿則贏亦能佐一半
其鳥宜翠羽善則碧萬侶山崖仍山鵝速去切勿駐
其人宜野楢否則閑道民宜疎騎紈客公子共王孫
吾非僧又非道兩眼野五湖兩肩負三島相煩健筆
寫歸梅子王子成二老

體沈文伯

沈公頂踵于詩書如大國楚無江湖平生瓊瑰三萬
斛化作木鐵來侵肩霜臺柏葉夜驚耳大庾梅香泰
染裾世間萬法等二視寧知妻患非歡娛三賢堂上
一杯酒風流未減承明廬兩是熒煌耀南海花州老
潞僧州蘇知公久閑談笑口是咏三尺不敢呼孟公
是故大庾士豈受謫謫斃文物一朝青天逗白日冰
山轉眼成空塵秋鷹下韝馬脫轡逸氣凜凜横天隲
紫烟不妒壯士節詩卷已作牛腰藏豈宮瑶粉貫月
吧傑宣露華沉玉壺酒酣妙語一吐嚼吾根流瀉如
醍醐歸來清夢渺江海波濤三葉遠藏蕭十年故紙
幾翻覆見此喜氣生眉鬚何當秋歲奉君子看公快
掃青松腋

復和前韻

小艇歇讀牛毛書彼思一葦航江湖英英山色看眉
宇烱烱波光明髮膚清風蓑笠明月棹爲我洗借熏
埃諾功名智者庭兒手烟雲且與閑人級浴鳧鷖鷺
結相識近水遠山俱可畫東遊會稽累滄海西跨處
峯窗姑蘇小官趁事苦奔走大官憂肉多嗟吁幸今
春舟支離詩浮家乏宅誰能擠天朝多士森列宿或
考登壁牛女廛如公第一今人物故鴻家譜飛雲衢
星世可見如斗大經筆會使如椽屋玉堂靜夜業鈴
索秋德宮典鳴銅壺日閑剖昔碎窮鳳宵清把滿傾

醍湖記取江南子王子溪邊共立春風滿庭命奏趙
婁宸列尚食時挽張公鬚奚奴對背古錦囊與公痛
咀溪山腴

又次韻

眼前事事皆可畫荻葉滿江烟滿湖霜風細織紅錦
擺懷菊洗出黃金膚山南山北躡飛徑步步藤梢牽
客話寒霽飛下葉葭浦紛紛鷗鳥來相娛漁父深明
獨倚浦炊烟出沒臨溪廬溪山洗斷鷺鷥夢庠寬不
憶錢塘蘇百年日月走雙轂萬古興亡同一吁滄虞
肯憐鑄精總野馬不受金羈拘功名富貴兩安用爲

有先生弃子虛不圖操筆賦清廟但思擊壤賡康衢
何時再踏故山麓芭蕉長大燈我處夜晴娟娟湿翻
露春林晤聒聽提壺魚肥不用取熊掌酒濁正自勝
醍醐三灑春雨熱瓜芋半溪秋山紫蕨滿侯門亦復
憐稚子下床不敢勞長篙吾生一飽足已矣豈復過
意求膏腴

嘲戴漁

李氏小務何必慮顏氏心齋自有書吾衰久矣不復
夢子晚求之師有餘千春杏花開闌里萬代風聲吟
舞雩靜聽猶聞喚回也驚起忽覺呼參乎茫茫寰裡

操不得歷歷箇中珠不珠一點外守閑事業三聲中
有太工天真欺山老主賓擾醒江南寫戴漁若達
有眼但傘似漫散迸滑真何日能於雲店鎖三尅敢
許孟門增一線清風各自在何處明月相看元不孤
他還見汝不見汝完是故吾非故吾

用和游次公韻贈慧璉

行到山深山愈青江青永青青照人水光易畫而難
夜山態雖秋而亦春魚藏在水不知湿鳥翻飛空能
自直霞翳捷飛總自紅浪花幾渾無碧廷

再和示璉

秋林秋葉無全青手先把者雨中人不禰秋風早衣
到寒食清明隨立春倒飛斜日光不溫吹斷長虹影
皆直娟妙全存慘淡中一寸不如一分碧
倦繡圖
短屏小鴨眠枯葦排徊畧住西風搖錘入手閑心不
閑膓斬吳江煙水寒凄空夜聽苔溼冷一叢青煙半
綠直炎幕寂寞滿天秋雁也飛掩一抹碧
送羅君
翠青黃花山色寺靜錚乾草陰定林門苔平拖泊鷗
鷺吾與君專都眼明海雪斷鈴掩青溪雲叢豐碑聳

十五

奄電一霎花乳一爐烟投地起來棋不見
贈黃君
君見雪山譚晦菴晦菴南北隨山川有命歸來如仁
菴在然隱去自三賢晦菴今年登五十鬢華未改目
元方非徊吳楚已多年晦菴不急蒼生急君行車馬
衣冠徧亦有晦菴村似無君往度會第一格晦菴何
日何時須橫渠雖沒尚可作平生此事喜商畧君當
長跪問橫渠子細平章句數錯大江朔風多湧波上
江下江且委婆古至賢士一時有奈此庚壬甲乙何
黃君來過歌士人天甲乙反晦菴為拜所提之非者如與求凡所卜也君於通老謁明為拔株故有士子

似借云
送趙師耳
東風吹了落花天芳藥餘醿晚更研典衣換酒正五
事不辭傾倒春風前胡為便作輕離別休拜忽式手
罣隔東君攜我太蕭條啼捐黃鸝留不得我欲挽第
隨馬尾絕看盧陵好山水自聯惟惇縛証千丟任來
能隨意牛
游楊氏園
遙芳秀陰似琅琊三四牛鳴遠流花少陵醉臥元不
死強請起來妹更佳向來道媽禹欽水誰與客期同

十六

在此德星分野到楊家亦有武然非偶爾蕭蕭騷騷
詩韻寒腦腦騰騰基數乾澎澎湃湃酒波卷便便鼓
旗茶眼翻是日成都桂炎熱武堂陰風下濃雪說端
天地不支吾筆下龍蛇爭掷樹所恨江南在天末隔
天鴻雁難同飛彭蠡洞庭隔烟水他日豈不懷此時
他日安得如此時楊家壁上更重題
集少陵句題和政堂呈使居
上帝高居絳節朝伏君意氣凌青霄君臣既與時濟
會一豁明主正鬱陶伯仲之間見伊呂臨江郢士安
定數欲鎖東海洗乾坤世八那得知其故諸君何以

荅界平濟世宜引賢俊人鳳聰龍馨未易識不與八
駿俱先鳴同鞭却走見天孚尤甚六合無泥滓後懷
今周喜再昌丹青宛轉麒麟衆天時人事日相催柳
塞鴈落之亭小像恰受函不啟動五雲多靈是三台
春來準擬開懷久捐待秋風涼今後夜騎天細趁天
河南極一星射北斗

送張監鋭歸去來歌

君不見義熙元年陶彭澤偶理亮紱辭混宫俄飄輕
舟作歸客蕭蕭五十年哀哀六十日歸今雖為百里
君不似舒州踏流玩泉石公因雖次半頃秧不似東

十七

皐種禾滿阡陌後園之柳為我貯清陰東籬之菊為
我發佳色滿酌妙理汝不知素琴真趣吾能識陶隱
君張公子千二百年同一軌丈夫意氣當如此古不
掛冠神武門亦不還蓬萊陸書展平生履歷書夌
亂雲烟飛滿絲歸去來歸去來二君風家有奇哉孔
賓半夜呼將去季恩終身終不回子休矣子休矣取
舍行藏都在己一往一來聊爾耳人生起滅半天雲
世事浮沉一江水勝間常不消未頭上向還有處南
山荷鋤夕歸北窓支枕涼風足酒具庭留東壁壞
籃輿輕適廬山隅行將過且歸溪山雲月無今古

訊訪明明種隱居

寄題李將觀漁隱

乙酉務觀蔵豫章來曰吾登瀛子亭見子
人謂道南州高士之神清奇哉吾東魯綺案
然後號漁隱子為於詩之蓋曰是參差琴僩
問從動鳥里又十六年務觀到江西沿臨州
人以書來驚喋試語之與乃乎為之僕來嘗
之可一得謚其漁且久不見務觀那点問
其何如以俯諸奏以之之然日皆往來
於心其書心之憐真紬傳之道在漁隱之

十八

傳與稱谿谷雲月之奇所作漢語節其客陋
其座埃名勝之區為山川之神所都或使周旋
其間亦未可知也昔奇語他壞多矣未有以
傳神供者也此殿現自王羲文始一二

漁隱漁隱在何方海門湖白江沙黃吾嘗稱等之旁
西興草樹煙蒼蒼欲往從之道阻長波濤澎湃不敢
航俯瞰河漢翔鶴飄安得與之俱頡頏得非蘭亭會
諸王清流茂竹照崇岡無乃鏡湖留知章蘭蕩風露
生寒涼不然此地何錚錚宿昔名勝沉光芒侯今旣
雁名方昌恨不登時到侯鄉循墻三匝徐升堂觀山

觀水觀瀑[illegible]以及魚鳥同徜徉而[illegible]南[illegible]仍西不貴
寄空瀾噴[illegible]寫其[illegible]交疇[illegible]其詳[illegible][illegible]問天不同[illegible]
愛而不見[illegible]地楊峯[illegible]極圓月[illegible]無逢退[illegible]流知[illegible]
常[illegible]石呼[illegible]往風雲氣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清庵江河[illegible]客[illegible]
與古揩畫所[illegible]發環環[illegible][illegible]寄特不可當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凌渡謀從[illegible]煙雲輕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超哉[illegible]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六[illegible]一階[illegible]絲中子[illegible]山[illegible]口[illegible]自[illegible]退步[illegible][illegible]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香不有元[illegible]笑[illegible][illegible]移
回竹[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增
[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

十九

篁嶂綱翠峯雲纏清都無塵宴侯勝游噴瀑塵囂掀
胡林侯其與世毋相忘且為清明聞吉祥蒼生環堵
樓平康是時桐諸摩巖光吾時瑞繆澒滄浪不然楚
竹然清湘下乃汀花靜鳴擲間騎麒麟翁鳳凰玉京
群帝驂翔翔吾在風埃瀰相望大千世界空茫茫

贈楊溥

豐城何以多英賢老杜叢有浮雲篇名季友者天下
傳與吾儕共猴山仙撰章尚有豐碑堅萬古千秋不
敢銷部距季友五百年星辰不滅同其躔致君退氣
常踊躍風后力收參吾煎往往斂氣騰衝入季者太

何仲龍泉斗牛可漢光相輝雷煥安得知其出西晉
北叢埋蒼烟不及華陰玉未蓮延津隻地終蜿蜒恨
我不識張茂先[illegible]神胡為乎暗穴乾溥也謀奇禪遷
叩門琢磨音清濁之與我生相辯同在豐城南北
塵五行七曜雜[illegible]理環[illegible]隱臺垓還高談雄辯波
[illegible]漫[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揚[illegible][illegible]呂紱蘭[illegible]雲溪獨造
以[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可以不[illegible]精豪在回有英豪潛溥之可
借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頭靜清辯至於精芳鶴飄紋書今在
秋堅栖[illegible]禪[illegible]劍江湖煙雨[illegible]二者汝赤雖當[illegible]平
人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錢笑[illegible]臺[illegible]如[illegible]堙他時六歲無兩清

二十

枯蘆半席汝亦慳我亦自笑骨逆遠有時揮麈敵高
茲汝說我命五者全晤與君年相周旋我忽大笑汝
天台魚水若灣庚午推豈首草草為江南功成名遂
飛翩翩不作子房作神遠澤拱收寶令人憐長跪告
別趙吳船無瓶無鉢何論遠瓢拄全鏡射玉壺有見
問者勿面謾但實告之灰不然別有一路非人裏王
癩來盡從渡癩狐蹤不入象玉園驪乳雖零獅子涎
臨濟飽受黃蘗鞭三敎躍上層霄巔一喝一踏咸平
原後來三傑動演瑞佛日霹靂搖天関三足驢兒八
角盤留雷韁電馳奔滿明月堂中一覺眠何時法鼓

聲聞開今其去矣威方顏叉送送雪攜川萼醒興
畫祥西掇洛吹是若江津境不在廬山則祖山

送施西鄉

祠宗仲谷天下無詫家更與侃家休舍公騎星上天
御今君挽雲守仙都氏房奎壁牛女虛宜有使人清
禪擬舍地李將吹蛾青青白口卅朱朱子昔綠水
收送謝遷尺歸諸蒂元畫酥陽之祐發黃器
餘行其徒子所崇葉蒔掘奉東動其不真良國日王
揉六白日念暮晝月潔沙江湖公羊尺咏然洪纏綢
嵊於玉涵秋荔玉山丑水青西峽山南山北多仙廬

居仁寶秋毅瑚瑚吉甫青俛俯龍翩山東文豪尹太
夫銀河赤岸遇方壺三神仙楷鏗鏗俱瑞明殿老宰
持扶手乃吾秋摯其髯明月在天不可呼假拾隨黑
雲模糊三吾北斗韓尚書芙蓉旌旂駐乘車低挽減
鳳追蹤魚高攀麒麟起玉陛天不遠子致人珠壺春
宣曲驂皇與尚書許我能起予飛黃一向枕蟠蜷不
識尊意今何如四十有六垂柔榆西湖寒雪參詩嬪
飛覆碎蹤波文鼎卓玉秋峭山骨瘦尚書竭勿疏我
久寂歷西山隔尚書望鼓羣龍趨我豈不解吹笙竽
青楓紅葉秋風初風聲獵獵搖江蒲橋首河漢且長

呼一

與孫安國同集勝者命題負者賦詩作蘇桃歌

平生屈盤在空谷高韻清蹤節目上凌幽巖冠松
頂下入寒溪捫石足凝君眉宇含風霜豈肯屈膝蛾
君休西齋一榻淨如水何如與我同此起家子傳道
思故鄉歸心往來鴻鵠行夢中山川不識路憑君推
挽道西江

竹夫人歌

君不見黃金屋裏貯阿嬌嘆嗟隨恩九霄寂極妬
深思愛絕長門畢竟成蕭條又不見明妃千載居深
蒐年年不識春風面一朝上馬出君門萬重關山隔
臺遠秦來去去春空綠鶯黃燕燕能幾時百年不辨
專房計萬事翻覆似難期豈知道人青奴元不惡金
金鑿玉琢琱梳掠眠眠相看似有情誰念佳人翠袖
寄迢迢良夜歎松窺玉窓水熏蔭與塵西風索索暫
別去二歲一回重見君猶勝姮娥未嫁人

送空上人歸青山

生涯挑上古藤梢歸心飛渡鄞江潮長安貴人足宮
府不似青王山色高山前山後松風吟一衲無塵獲
嫁輕月寒澗足半溪玉日淨穿林雨袖雲吾生浪走

蹈天堂入虎路破青蛙容誰今面猶使紅塵共想念
深夜不起年藏此山端有明湖湖清夢流君飛池年
拄杖叩來不其語此事作主家
贈傳師能
稽首十方大圓王[illegible]我太素靈通方無來無去[illegible]
[illegible]

此疾者何從何出何策能指當此魔頭魔爭強梁
汗流塵翁是且偃眼亂揉閑臥而踏溫寒燥濕顛陰
陽君臣佐使徒悼惶我發刀已非尋常麾證取效無
參高臨齋一聲雷橫撞德山一喝龍騰驟荒郊解快
枯骨強龍盤虎繞嬉遊藏明月堂中啓秘囊一服甘
露玻璃現大千世界都淸涼此藥亟照不必當一粒
中裏千金剛蒾爛炙燁誰精詳聽取露柱殷琅琅兩
沂江漢浮瀟湘呼將石人撐鐵航藥囊拋向江中央
長風落日雲蒼蒼所討然後醫養道有猶愈于其他也能精醫術近在奇功雖學禪門

贈南道人

碧水斑白本全白一夜江大泚善多客西來漸了元覓
[illegible]

達磨隻履西歸一隻返為誰所持來接此隻屨渠
如無有起人者
為十方三世包無遺大撓十千十二支衍作六十花
參差釋迦佛亦不出斯丈六身外還屬誰七十九年
器可推無始劫來何從卻可滿盛者瑯瑯兒在胎
年月日時鳥窠猷上蘆繒衣龍尾引入黃金擇乎川
衰野觀誰東西南北隨風飛水流雲在俱遲遲凡
度眼者都忘機一物今古長光輝無頭無尾無骨皮
無男無女無妻妾無形無膽無心脾大拿一切皆無
之大空亦立孤惱惱珞瑤幻見全如癡何況呂李楊

俾□我命各由世間維我身在未上道西曠月三十
日月長天身先未死同宗譯記郵並收卦基旌軒共
至元命令

二十五

雪山集卷十

宋 王質 撰

五言律詩

題施大任雙桂軒詩

濯濯雙兮種盤盤同結根人知靈草木天與好兒孫嫵媚花成眼婆娑秀此軒門中福未艾遠樹更蕃滋

次萬湖閬張哥表船若行

陸路如蛙蚓江流似馬馳不嫌君去遠只恨我來遲兒女三杯酒溪山五字詩英豪到此地莫更問何時

萬湖道中

擾擾赤文采攢攢一段珠牛羊紛下括鵝鴨鬧爭門

晚徑飄松子秋田長稻孫霜天好風日狂士鐵衣溫

山行即事

轉岸波仍急抵溪路半無柳依侵樹腹蓮濕墜花鬚田舍雞豪倒漁舟柁喜扶雨餘山更碧倍費我工夫

浮雲在空碧來往議陰晴荷雨洒衣濕蘋風吹袖清鵲聲喧日出鷗性狎波平山色不言語喚醒三宿酲

和御製詩

其前日恭蒙樞密寬撫出示御製春日聖作名儒巨公賡識之餘輙采其意之未盡者和成五章寔遠不能以通當所持詩對揚仰塵

列聖兼仁武隨時講戰和佇開新日月重照舊山河
与北浮雲欲東南王氣多大唐功十二一律鐃歌
大處海堂烏西華近保和草茫表度遠沙塵護龍河
九廟烟塵暗七陵風露多春來既神父老莫悲歌
[illegible]
淚花前過江舒鶯内接和眼看花騷淮夢想白洋河
以信時方[illegible]行數不多偏歪山絃思未要欲敬
勝侍對交受美近傳說和上方資謀莫詐解麻江河
志文功忘紀詩參乃不多事公門下客深製凱旋歌

景運開乾德昇平到政和七星搖帝座兩界隔天河
義士河曾步謀夫不在多鯉魚長尺半恐有和牛歌

一集杜子美句賦所居

田舍清江曲柴扉掃徑開野花乾更落水鳥去仍回
澗水春風見冥冥細雨來幽棲身懶動坐穩興悠哉
野屋流寒水春星帶草堂忘機對芳草駐屐近微香
農事空山裏柴門古道傍眼前今古意看劍引盃長

郊居

不看烏紗帽自開青竹籬鴈號殘月渚猿掛冷霜枝
有淚不知落無心空自悲人情正翻覆去住總難期

秋興

有賴從金輿無情上玉除吾甘波綠碣君自曳長裾
泛泛雲生影涓涓水到渠十雖三四好八九在閑居

物詩

北海鯤化南枝蹊華飲[illegible]蜜自固司蝶意誰分
外物不可此形可足示勞生竟不覺幻境徒紛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時起西南紀孤飛五十年名登千佛頂位亞六階躔
文社尊韓伯經門事董先山川有寅會公在孝廉阡
道德平生足功名歲晚成掛冠方再表負杖忽三聲
樂壽兼仁智哀榮備死生我家無故老不忍見公傾

代李叔介挽楊參政

運泰風雲合名高泰華秋杓衡方北指江漢已東流
寮祐良臣死鍾情志士憂驚心波浪裏不見濟川舟

有感

北斗闌干外浮雲柱杖中天高千嶂立月靜一江空
宇宙橫揮塵乾坤落轉蓬浩歌聊舉酒無淚哭英雄

即事

竹色交蔭晴苔痕擁舍深犀簷無定響斷鴈有孤音
戀闕穿雙眼憂時折寸心中原既俘繳那更有陳琳

送范侍郎

元家催韓觀鍔譽遲甫歸無功生靜福有道正危機
業智輕魏世忘言妙格非五草書清瘦字字莫相違
昔欲全家託今惟隻影依任從遊在穎獨白鵲南飛
炎淺淶三至心危注百揮英豪天下少不敢麻依歸

次青渠

市井數郵雨風光略勝他稻田方稍稍瓦屋漸多盖
得發皆平地逢山但淺坡甘斜烟欲集冷奈晚寒何

四

舟中作

昨日到今日清江常湧波山川非不好風浪抑何多
所偶累公等固知如何枕棲無晚照高卧一長歌
昨夜一葉落秋風江漢波晶晶紅日淡條條素烟多
世事今如吾曹可若何凄涼聊繫棹一和大風歌此

上王公明壽四首

綵氏吹簫遠王家奕葉光昔名稱建業今獨盛安陽
泰華何曾老江河各自長一名重兩大與宋大休祥
正統承周後元臣在鄗邑治平扶嗣聖乾道作興王

泊日汶中也何時過故鄉新豈綵衣錦洞下有歐陽
穆旗伊尚復功名事業雖是簪帝世傑心喜太平時
不老巡邊伐其生印上麁游常書其盡太廟有宋蔡
云起要存思也合具喜郎英奇公出手母調成無人
隕刃思不抑登場決千秦功○身莫還小驛八千楙

永石道中

闊絕前年事分明是夢語歎恭好手剪事何莽天
長來埋猺不復登沃此詩篇條告誦者憧慮又在遠

赴城道中

尚竹車痕亂崖陰可足耕地種茶帶苦吹店酒多沽
水滅溪身瘦水凝樹角鋩衣箒都已盡無可更重添

五

青陽道中

今日青陽路行行不是過人家茅屋少原野稻田多
樹木連蒼色陂塘湛碧波斜陽歎半嶺將奈鏡亭河
一路皆平坦今朝轎屋盟僕亂爭小店橋斷揀枯灘
處處山鄉好家家酒不酸人生各有地所樂自長安

宿石谿寺

落日寒山裏荒烟野寺中僧垣水衣白佛座蘚花紅
舍後蜂糖熟門前鴈米豊夜長難早睡擁被聽松風

救局同年相餞是日謝蓮婢子春饒者還其家

何年天不然之真恨然也

之後此身多將如之子何自甘吾潦倒真恐汝蹉跎

身者便孫種家貪喜自歌觸斬他日見各想舊婆娑

發家書

別來操鴻傳江陵消遂久牙雖雖沸色頭白亦增華

比似宗子勝如屋角花脫牙歸到得餘事總塵沙

上亭

而今你何在路蔡然何誰一朝人世改萬事帝心知

西去身雖歿臺邊勢更危秋鹿南因惠不似上亭時

亂草踏秋碧斜陽立晚紅天低昏海霧江潤渡湘風

臺有餘基在碑無舊觀盧愁人惜倦眼不散送歸鴻

見九華峯有四十餘其最秀者不知孰為九也

因作是詩

稍稍雲氣散溶溶山態回翠擁芊文立寶陣百重開

此地真堪老何時遂得來海中璇屢恐吾不問蓬萊

送虞丞相孫運幹詩

祖予尚閑戶景文當入山未能黃綺外姑在尚彭間

眼對風塵暗頭依樹石斑曹溪有正路殊終要知還

尚象子生子高鳳新又新昔看三檜戲今見一槐春

祖有家法典型如老人傳硯應尙傳自肯乃方覲

也拔真事業袖手大文章相子歸家急如吾捨世忙

何時見充滿幾小上瞿唐日河宜多說不言君恐悲

題東林眺貴高書空

島嶼深沉碧溪花淡薄紅連山收宿雨當夕進涼風

暮雲孫封外斜陽一寄中西山起明月來放酒杯空

題洪崇伯瀼江亭詩

昨子發孫恐太空無□修萬頃爭赴海一棹直當樓

泓沿碑身正悲葉營世得斜陽歌埋地隨意數行舟

主去朝行在花留伴此亭別流心家衰春樓思賓實

此事須卿堅何人嗣典型但當添種竹相對北山青

題勿軒詩

一舸江湖外風濤有是非著身安定地冷眼看危機

烟樹何曾遠鷗群故自飛若人能轉物滿載月明歸

題孤山寺詩

窈窕孤山寺光明大士龕佛香時縹緲茶味亦清甘

竹挺森千百僧房並兩三全無兵火氣不似在淮南

和王充道夜坐

蕭蕭風行葉蕭蕭雨打窗遥思懷白髮相對一殘紅

夢落湘南浦身浮浙右江漏窮鐘未斷猶自咽微撞

風雨連三日晨昏共一窗天寒[illegible]翠袖夜永對清釭
有酒猶[illegible]月無[illegible]楚江[illegible]寒元易斷鐘靜不須撞

和孫伯甫

浦洲清淺送人家綠樹園竹埭森翠藻蓮蕩亂紅衣
萬[illegible]生對潤對[illegible]落霞飛花流水意不在鱸魚肥

和孫明之

草色動秋綠松陰[illegible]與清日[illegible]蟬鳴煙風動[illegible]衣[illegible]
[illegible]一望[illegible]雲洞[illegible]容[illegible]晴不盡雲無[illegible]

送[illegible]安[illegible]湖南

襟[illegible]若[illegible]江湖得此天[illegible]開使指錦[illegible]衣[illegible]駐

八

峻嶽東帷外清湘錫節前如何歸禁籞花郡自風煙
飄泊年家子依歸父執尊不知分此秋還更躡誰門
欲語無言訴相期有意存何時瀟水撥滾夜倒清樽

送韓總

斗絕重關險星馳四牡騑昕朝三勞遣畫錦再光輝
距躍歡趍死攤奇飽欲飛羌兒還解事早送版圖歸
飄泊春餘絮孤寒歲晚松誰知文有虎秘道士無龍
滄浦城相別蚕叢國再逢論心能幾許山水又重重

送鄭德初歸吳中

相識雖非昔相知不似今歲寒三益友金斷兩同心

半[illegible]未歸蔡[illegible]兄紲事任此間[illegible]鼓角郡更有凡言

送許堅老人寓信陽

黔郡隨山壞廬溪上水州雙昨長不夜兩鬢未全秋
製錦[illegible]傷[illegible]鴨琴[illegible]野頭武陵花貴適安穩上瀛洲
[illegible]
官[illegible]風方[illegible]桃花不[illegible]生逢對宜早往越路莫肯行
武上尋春[illegible]頭添[illegible]園美[illegible]芹馬滑切勿厭言清
[illegible]
[illegible]五[illegible]七[illegible]山[illegible]經夕宿溪代入長湾
花時武陵[illegible]桃源覓路還功名歸晚節雙鬢上清斑

九

五城七寶[illegible]楚[illegible]漢 代皆見[illegible]地記
丈出丹砂料川呈暈角輝向來曾畫諾此去稍科舉
若不吟紅藥還應對紫薇太公雖白髮西伯要同歸

挽李平仲

杳杳歸無極茫茫恨有餘九原那可作萬事總成虛
汀草何書疑雲山亦自如此回真定別無廟可傳書
窮達皆非夢死生同一波幻身非我有薄俗奈渠何
霜樹柯[illegible]于江湖洲渚多老來不禁淚未忍過懷坡
平仲有閣曰懷坡

挽吳節夫

古道在今世今人離古心延陵存一老元祐得遺奇
樂善稱梁吳愛民江海深千里方五馬當代祖為宗
法究二大事聖賢三致思朝聞應夕可春葉又秋枝
高懷世無比熱淚人有誰別風吹橋野天地亦含悲

贈元

淮延説程子牽運懷老坡山投深自引琴劍肯承遇
春事已如許客情將若何舟行相風色江面水流波
扶守正气急程君來告辭自嘆吾老矣歡心予何在
託祀指行在采宮鳴存可歸未定理日秋事以為財

憶張要因

天上足宮府含人何處歸世情傷幻化道體美空飛
易否誰終始難言有是非凡原如可作來共丟斜暉

李南鄉西歸求語以贈行西谷偈云八萬四千
閑擬子與君一箇鎖匙開僕亦有一箇鎖匙謹
以奉贈

之子何亦去荊江上諸宮頗知君筆力能嗣我宗風
境熟拈來是心田隨處通贈之一轉語收了萬年功

贈同省訪別

咳唾相聞地江湖各自天行思無物似此去有人情
自遠何能進心寬自覺便難言知幾許回首意茫然

贈日者

何君程源婺女人與范右史元卿有連某談
五行歷歷可聽自富川過新春將之武陵遂
埃申試求公卿當有留意一世者
行隨胞胎衰絕之造化中一毫千百數三昧即無疑
消息流泳已成了手通言語命八又亦足問乞海

詠董

濟致恨江湖寄之舊清風時月至綠竹與何殊
流浪將離要草書不妨訪你落酒邀葉澤十餘藤

送別袁丞歸昧陵

千秋葉深此路有行人握手慢無語出門愁始新
殷勤一枝柳聚散百年身眺遠情何極茲來跡已陳

挽虞丞相

一德風雲會千秋海嶽靈中涵天度量外峙玉儀形
人物如王猶文章似六經嘉謨調藥石偉績振雷霆
二水盤明鏡三嵎揭秀屏天心開俊傑世路化畦町
采石交綏處（時虞公以江人觀兵皆其參）參謀攬僧傳（公時勤兵時為參謀帥）
米舟中樹尋指屋上建秦領帝坐愛回書邦人辭得
醒江聲鳴歷歷圖畫儼亭亭（有書山石題刻此詩曰之者公）
人蜀道馳驛鉛函閒寬啟扁（公領川陝時賣此處）希文初遇呂平

仲宣逝丹以異識垚北烟鄉歌居東雨栽零野隨
裘佘綠竹藉武公青守宙傾風禾朝廷庭典刑公政靈
至年片三逗領變爲江准則寔川五玦出遣
山趣召公回故對置知寔舁川五玦使公府
道移騎及參固書事寔杞堅重車方帆新分
簽列事數爨雲物手中顏杞充庭芝蕭常
引參沁所公誥詠也基忌嘗參䔥盡參
秀嵩士寧謁㗖諸論騰嶸緣接語步玲
婦嵩士寧謁該清騰嶸張江湖山帶谷
不嵩苟調道公不意寧秀冥衛連雲涼恩涘溢宋
德威騁兕道力化魄嶠冬淺寒逸猴桑麻蘇逮垌

農熙牛鐵鐵兵動馬駒騈騰澤寵心註
公以龍沙側耳聽者散中開公公仕名衎燭此未晚之
安揮羽綸關縷括鈴閬䧁嗦庾多㕘羌階再產黃長揚
傳荒御宿茂草物虞函忽化變林大餓流五丈星更生
遊佛國太有太入實見先中街立仙庭陵寢稽朝洛王
師寰度逕蕭何雖鎮蜀韓信木蹄陘鶴踞新華表鮮
歸舊業溟月明空皎皎風遠但冷冷飛歲家推獎多
時儕使令盤食傳舫艤公航浮入冷聖師嵩小菌吐
賤堂第冕素晉侍寥醉朗道琢參季玉調和作五
鯖清公不敷自從悲珍萃誰復念伶傳道路紆脩
責履之以

阻音塵隨香宾口咕唯墨墨踏點白猩猩髮白心隨
渚燈青目不瞑有餘號并絡無路挽車鈴春意思元
老嶽章播大廷台臺先鄭高炬閣重房齡未解睡溫
贊何堪勤固名公以文章見之孫多驥驥骨子懸鳳
風羽公之學問木有報也哀榮不思聆一從雲
遺法字茂生死難無識
陽漢兩見求漫汀
時以高升王沉哀雨文章不與十日公二年手三有公之蒿得公書前未嵩
陸沉日漫照淚淡榮門樹國觀嗣孫風雲浮生浪搖萍西塵

雪山集卷十一　　　宋　王質　撰

七言律詩

西齋落成呈紫茂世

主人乞我短窗明推挽清風墮兩楹千里坐安雙脚穩萬金難買一軒清掃除舊念無遺恨收拾新工上短檠幸有諸郎共料理緊從燈火趁功名

幽居

春跌秋芳以時開兩有野生吾懶栽有飯故須開裕非無美要用著豐梅雲蒼雲白變復變兩無兩令來不來杉喬松霜皆我酒竹根不廢盡吾杯

秋夜讀書

不須篤靜上纔塵時復閑行更脚輕樹有涼聲常撼撼燈無語意但熒熒土縣瘦菜從頭長池淨幽泓激底清月化愚人不覺[illegible]又嚴日真遠性月部蓊草木日先驚[illegible]鼓紋絕[illegible]濃西季草本界先[illegible]冰全如[illegible]清[illegible]夜氣即開手界一夜秋聲旁觀事有手端異猜定心涼淳端異時[illegible]四鷗盟返照身無一點輕一醉亭閑千日過清江安用

無嫌鳥喝走黃塵塵外塵中總有人口但輕輕吹鳥龍杜子美詩見腸休軋軋轉車輪子由腸如車輪自之轉[illegible]漫張明月清風眼試玩游絲落絮身半夜妙心花忽發十方一斜現渾銀發見圓覺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

秀野亭觀雪

不見湘娥十二鬟誰移白髮上青山雲開上界珠宮闊風隨游仙玉佩環洄曲城孤千騎入山陰興盡一蓑還萬松嶺下寒溪口遙想梅花露半班

從陳阜卿遊翠巖

馬輕人健有秋容飛到千巖萬壑中古殿含風寒佛屋峽屏搖派注龍宮行深野擁雲空翠睡醒僧磬轉晃紅逗暗山川變光景橫江龍吹指元戎[illegible]

和李平仲出郊

渡頭脫柳不堪攀嶺背彫楓尚見斑店小青旗低拂
馬寺荒苔蘚暗封閑但知魚樂如吾樂未必僧閑似
我閑忽憶去年今日處楚山欲畫見秦山

張元亮見訪留和坐客

休辭倉卒但隨家所頴龍山得孟嘉略以詩篇知律
呂敢于學海涉津涯精神霜後千頭橘風味新詩一
頴入髮白未遑餘子識行青當薦後人誇

晚泊東流

山島樹多日出遲食時霧露且紛霏馬蹄已踏兩都

含人家漸開幾竹扉冬青匝路野蜂飛蕎麥滿園山
鵲乘明朝大江送吾去萬里天風吹客衣

江西道中

落日無西碍起帆風山欽雲水連天城樓突兀樓雲
表樹影參差落眼前倒引歸心雙病容欲隨飛鳥渡
平川不辭滿足殺紙經慰藉征行宵晚曜

林溪中阻風

扁舟西去苦紋紋底事天回拖尾風倉卒禾庭薪轉
腳以勤聊倍浦分風半山烟雨疑殿暗兩岸霜林故
故江得意輕帆休冥我去來寧是一孤蓬

代虞樞密宴晁制置口號

合奏元和鼓吹聲羅幢交映雨轅門中臺上相宮儀
重大國諸侯禮數尊會星辰朝北極八方風雨聚
西坤今朝賓主周旋地千古英豪氣象昏
陳雷膠漆有平生中甫蕃宣共此行虎則黃鍾相律
呂南箕北斗對高明蛟螭鱗甲搖千歲虎豹牙須立
萬兵千載難逢今日會一盃且為故人傾

和虞相喜雪

縞夜飛花雨天濃空飛羽翦離拳普開層蜀諸天
供大展寬羅萬里餘見在十方惟此佛後來千古說

今年乾坤正賴君調理未用輕尋范蠡船
六花飛舞不重天凍折旌竿裂弩拳不夜長街九衢
燭未春先貫八荒餘暫開晴色供前日二公十七日出郊頃晴
後從奇祥經故年日入雪三十九留得餘生食賤麥楊林紅李已公有揚然我石再是之功

上海港船留別吳丞相

天涯于甫久陳陳合與英豪共作新詩造鳳樓須有
手任持烏寺可無人千官禮絕三司貴一士心歸萬
閑春搭以公風吹六翮乘騰意度不無神
尚歎江上海會同奇註管領何西東側身江漢歸無

所掛眼乾坤見有公隐几三思籌去住歷階再拜叩
窮通朝家有意尋幽側人在風烟慘淡中

題山亭

馬壹名山去不停半鞭馳度兩峯青飛來山鳥能言
語老去江梅尙典刑溪女米扉捺佬客野僧三肅上
孤亭百灘流水落上倚畵斜陽山更聽

題新停烟霏亭

落不寒聲脫更悲斜陽隐隱霧霏霏並塘官路青莎
合帶郭人家緑樹園奧道風霜驚雁字從教烟雨濕
息衣接羅吹動肩後聳却下脩篁徑裏歸

五

題張君量恩波寺

恩波全似海波深聊倚文通塞小亭下映南山千丈
影上通雲漢一河星漾梁此日瑪同樂文治何時共
放靈人急亦隨魚意好二龍相對萬荷青

寄題稗草樓詩

胸中萬磈但江山翠積靈豐絕不乾拂子折時無點
滴秋頭髮霧湧波瀾收回無照千巖靜放出畫光萬
縷寒殺欲登樓聊舉眼乾坤雖大不能寬

張安國爲木黄二豪作傳索賦詩

二豪名字遍人間未許癡兒見二斑俯仰半生無

透是非千古寸心閑向來蹤跡埋空谷老去文章滿
道山我有詩書三十乘肯來相伴小窗閑

余過荊州張安國已請祠先行

心事何曾吐一分鼓聲早已報三聲元戎十乘公先
發野渡孤舟我自横細看好山須步驟緩搖柔櫓莫
多鳴儂能黄鶴樓前見安得春江尾舵行

趙帥山程德紹祝早有詩成編

相隨騎置紫游韁各佩牛腰古錦囊過眼風烟都領
略聚頭燈火要平章鵲枝照鵲驕横鳥蜗蚓聯成縧
付場三讀軒渠佛仗殊亦換草夢到池塘

六

送陶茂安知永州

[illegible]刀百江起征塵行到瀟湘春已深挪子文章親到
服親心地鋪放飛蝶莫生吉[illegible]庭蓬想且[illegible]望
[illegible]心莊不海湊江八陽背[illegible]飽尾[illegible]
觀玩堂成上黄[illegible]絫
[illegible]直[illegible][illegible]千人聯借高[illegible]
[illegible]間[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入心新荷此除數青[illegible]綠鄉他年[illegible]
綠陰但[illegible][illegible]烟無不遠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伴孤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推[illegible][illegible]名傳到[illegible][illegible]尙典刑[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群猶倡[illegible][illegible]黄[illegible]

茶經十種誰能幾許香分學水讀南漠

題畫希夏靜室

綠玉珊瑚映門景飛下之一綠塵縵五葉野孔無

日名燒爐漢恐定兵坐間盲年供小境背照一瀉憐

閒身蒙毛傳麗無人語靜寄心壹共春

人人雖別落心破南欲長吹任顏力美吞江燒泰

之首之香是冷一精神勤憶逃音[illegible]冷引[illegible]

猶尚言[illegible]移[illegible]端入[illegible]出吾闌[illegible]

[illegible]入首[illegible]草[illegible]不能過黃湖[illegible]魚[illegible]是

漢生長擇閒不可一日無此

不得揚州蟹蛤寄江鄉魚味承相當自從南渡為生

理所思求人說故鄉出火參園猶雪白帶漿米飯更

瑀黃十八日日惟須此長笑兒郎太楚傖得韻

金山寺

一個履君柱杖杖自汲石泉泛茗盡山深松樹盤蘿

古寺老水魚鱗甲枯心閑逢八謝傲樂身休到枕即

江樓四石壁半針眠蝙蝠打八山歸呼

送王伸玲口號

半湖況流燕不歸綠柳情如[illegible]冷花性情悠然野花式

莊禮樂充庭使者[illegible]賦[illegible]更且摘羽縱行待五

雲車金虯逐徽陽閃曲住月随入未肯斜

送胡正仲二首

萬安松柏已參天屬眼昆仍故宅尝荣君堂前周雨

池甘王樓玉路三年八風翻海如如定二月常空庭

往國太極清都天人五施牙旗轉去翩翩

稍稍秋風吹客衣浮雲斜映送將歸還聞楚岸珪方

多少吳江雁已悲積恐相思之夢見無令問訊驛

書海之端地難[illegible]何[illegible]山川道路遠

知陳尊鄉

雨聲臺下晚江秋曾對斜陽[illegible]何[illegible]新我當歸[illegible]

玉不應君亦未發留異時兵衰同悲喜令[illegible]薄前再

勸酬[illegible]望住八雲暮冷空[illegible]別恨與消休[illegible]

送酒與胡倅

青溪堂下出香泉歷歷春奇對[illegible]起[illegible]滋[illegible]

石今成尚在[illegible]胎山帝鶴他日[illegible]滿滴家[illegible]令朝[illegible]

笑[illegible]欣龍鈴除處已製女陽[illegible]已去朝天

送[illegible]子開

帝[illegible]又[illegible]不[illegible]雨[illegible]半天[illegible]雨呈[illegible]洪

門一[illegible]當[illegible]之下[illegible]萬[illegible]

座中話到玉堯明追琢多年老更精會使鴻鵠降志
士無令祇笑書生此行原野霸風急所過溪湖滌
不堪鴻雁同入不同呂籌傳好在與南鄉
送王克老歸時江上
風遺輕蒲趣去程滿江秋月碧絲絲相看斷腸情何
遙同旌征衫秋更冷下里圍花具對手一陳安得再
論文竟今古況逢應恩不羨悲刀只費君
送李公
海内堂堂見此公孤高不與萬夫同身行宇宙東西
遍心徹乾坤慈意遠莫共林泉謀老境更看吳興家

九

新功君王握鞭休長嘆亦有英豪在眼中
送趙子真送藏經于謝廷二三
憶昔同遊金鳳臺皓鬧望遠思悠悠重來又作燕山
別不意朝為驛馬催寶蓋元綰元上去塵塵秋色與
還本歸期已定於年内莫還奇心一寸灰
別張君王
烟行江渚雁南飛蛩鴟洲前孤拜離風動周郎焚艦
日月明天光幾時無言只共江聲語有意惟憑山
如把一日中原公事了磨崖千丈要無碑
竟實黃衢塵相逢湖於江南故楚曾拈臣文章 三八

座叫頭勳業趙三公今朝側耳聽奇偉何日投身侍
牽功公到京師相記憶蘆花江上竹竿風
謝王吳澤新火
日落參橫刹啄聲起驚新火到陳又髮隨周爐年年
改心共商盤日日新桐飄渚香增意氣草堂燈影換
精神侯家官蠟晴烟起公自他時作好春
昭明[illegible]改以當以難相云公自初得寒食時節秦杜云新火起[illegible]
謝范西叔惠詩
世間無可似君詩兒作聲寒露腳飛領下驪珠能答

十

取袖中滄海便攜歸久荒此事成疏懶賴有斯人為
發揮佳靈不隨車馬得但扶古堞看斜暉
贈徐嘩
五曜循環十二宮乾坤晝落往來中竹羅書在人安
在姑射山空道不空時音未能知本末從今不復問
窮通東樓忽享湖山樂三人闌干萬里風
贈湯元亨
湯子親攜寶鑑囊路開春草見王郎只今萍梗栖滄
浦時昔松撒在建康數轉話端幾歷歷一身生世下
茫茫從今點破心閒事獨對東風笑一場

贈鄧東

青藜半夜放光明玉字金文下太清衆眼試看君行
略點頭曾盡我平生運行勝景丁居丑歲建邑期乙
還庚四十五年如夢過尚看晩景見昇平

贈劉遜良

二年不下竹匡床瓶損茅齋小米囊吹起江風渡劉
子踏開荒草見王郎胡灣此際談三命泥水何時戦
一塲他日中原公事了與君同話此荒凉

和李粹伯

不多風雨已秋容慘澹斜陽濕晩紅長憶蘋風過歸
雁更思煙浪拍垂虹未應堂上燭能識所願孳中酒
不空楼雪楼前鄧帆日邦從天際望吳中

又和李粹伯

雲似諸公集領間不名阿堵但江山秋風未白平生
髪尊酒郎顔壯士顔酔後參廣無咫尺悲來天地總
閒閑歸眠夢繞瀟湘野紅葉黄花滿望斑

問王稚川覔酒

秦天一似菊花秋滿眼瘉瘋故作愁章句從來公不
飲何如云與我銷憂勝勝投投誰能問兀兀陶陶得
即休古澤五湖煙水闊可容閑夢到滄州

次道字韻題和政堂

攙天高栁意堂堂栁外山長水亦長百尺水壺清徹
底一川雲錦爛生光暫看屬玉搖波影速駕麒麟入
帝鄉宣曲宜春駿輦路上林風味薄沙棠（上林賦沙棠櫟櫧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和郭子應（子應以詩見遺有輕分之語愧子晝日用前韻少敘此懷）

出門吹面已薰風春在垂楊慘淡中我輩不須悲聚
散七江元自有西東母櫝波魚苗出兩潤泥融燕
嶺豈尚可淹留成一醉引杯說劍未輸公
北鵬饒起復西思心事悠悠付枕囊甘静無人驚燕

崔野青隨黄犢牛羊愁中故有傷遊子别後還應憶
浸郎萬里梅邊辱斗米丈夫身世亦遑遑

和張君玉

且把鋤頭出著書懶隨臣朔作侏儒東皐久自思懷
橘蓴首還應念執交未暇洞天尋小隱盡將世界付
南兵不知南北東西背寄書來問老夫路

和張君玉與史喬年

驚矢先驅萬鏃衣笑落倒影動旌旂行歸容與蟠頭
陸土去摩崖峴首碑吳帝城邊逐此日越王樓上懷
化時和媚問訊隆中陌尚有當年草木知

和張君玉

徠星鄉月共光輝行轉杓衡入紫微白髮萬橋軍總
飽紅稠千幹馬能飛後身叔子今安得當代羌吾古
赤稀感動一江吹晚雪歲云暮矣送將歸

和沈述之贈椎幹詩

江楓不敢寸心丹何待霜雖更自寒滿眼空空無一
佛舉頭在注有三官毛端解運三千界脚底常乘九
萬詩鬼蒐餘根挑缺書莫及尊巷有顏第王臺事産

芜坎美人次之是有詩人工集之出此容芜坎美推身事天地時見定是寒耶

用沈述之韻賦重擬

寸王樓下挽清輝不到三湘詠沈疑骨健任從波浪
嘯賦空冷看市朝移常懷一賞香爐日不見三峰雪
翻時安得杜蘇添此沈相從地上作三奇

功三峯人詩又云香蓮雪巧子山三峯又云香晚雪巧子林閣命吠云地上三

次韻姚貴聰

小菴低椽一庵春茗撓爐薰作意新今日共誰何事
酒池年定託不孤鄰愁腮絲繞終難展醉字楢鮮栄
失真遙望江流樾日腳極思河嘴隔縣津

次通守韻題廊齋

遙傳碧落入新除早向清都卜定居金勒鳴珂班退
後玉堂揮翰酒醒餘試聽掣動鈴條響驚看飛來錦
帕舒丹露堂前正秋色集賢如堵望相如

銀山寺和宗禪師四季詩

春

但聽清園禾畔喧松床紙帳坦便便草深雞子爭烘
日樹暖蜂雛懶楚烟無事石頭頻打睡有時村店覓
進禪尋花問柳山前後隱隱鐘聲暮已傳

夏

繞廊行樂鐸丁當禾稻叢麻各一鄉竹影能令心灑
落溪聲自與意清涼門無驚鹿衝籬破路有蹤螢掠
草光終到斜陽生暮靄滿庭山路滴松香

秋

塵埃飛不到巖洞山鹿溪魚任意行客還竹烟遠暮
影幽巖松露滴秋叢燒殘影草斕斑黑脫盡疎林隱
約明溪石稜稜波激激水花紅紫謝還生

冬

火徑長松耐凍冬隨溪見路香無窮曉霜易滑荊橋
上溯雪壓僵紙帳中溪冷無魚供酒客林荒有鹿絆

漁翁江湖水濼多蘆葦不畏飄鴻白野風

答楊敎見和

飯鼓逢逢睡起時先生弟子總閑身不妨堂下輕騎馬切吳江頭浪興衣且對燈花隨雨落任從首宿外盤飧杜陵鄭老襟期在今昨那能定是非

挽趙處士

叩閽凜凜疏三通歸杜蕭蕭酒一鍾龍臥高陽呼不醒鳩拋北海去無蹤無年不見安車召有子能荒大國封想見功名心未死亦隨江漢去朝宗

弔法空

竊不勝癡汝更癡平沙獨立未為孤雨花臺上方知有明月堂中竟有無此夜吟風憑北闕何時乘月叩西湖出頭已解挑包走試路西江問老夫空在建康花堂分哥詩分行花如素去從外書參禪妙書喜恨其陣冱色見空本即口把出死風著義以看萬詩提衛剖製在笑空竟坐詩為度參請少係印掄屋陸山不鬼五登諸吟氣妙喜後歎其形太硯教不長此東恐鐵成本發邊元今二十年笑埋丹狀角妝有畢尚存其至貴當面云一覺江湖已十春芒鞋米賤馬頭塵只知令日了今日豈料一身愁一身南況肯惡黠北院鼓八那得要念八而風不但吹赶主吹老入遊白裳龍詠亘八體非空本亦也

十五

五言絶句

燈花

造化管不得要開時便開洗天風雨夜春色滿銀臺

團扇歌

鸞背如花女出自咸陽宮不愁無主愛惟怕見秋風

竹夫人

夫人承主愛不在篤蝶庭楓飄一葉滿牀畔秋聲湖房情薰結雖作蝴蝶夫人獨自夢清霄泣寒月

七言絶句

上虞相行春口號

前從行問歸作圓相公馬上上高山今朝除却西湖好天不無春似此閒

馳上平岡小打圍相公自控紫絲鞿一鞭揮出三千騎驚動流紅窣窣飛

蝶整蕩春不亂飛好風吹雨上花梯和寧門外人如雪且向江堤試馬蹄

團紅碎綠翠絲飛不敢輕輕觸衮衣正欲辭春春未許且教留待相公歸

暖霧含雲卷麥天春風引絮去綿綿種成百萬軍民飽忠孝心頭一寸田

一痕穀高張碧四垂游絲欲下不亂低斜陽却恐花成幃只在天邊未肯西

十六

雲空玉宇降重重匣雨渡蟠小戲龍夾路紫花香到
骨不如天上紫芝封（近日屢有宸遊之賜）
暗黃退柳綠厭厭長與行人駐別筵傳說歸胡天下
雨不如休繫相公船
嬌風情惜日晶晶只見花光不見屋行過津頭折轉
脚萬波吹動碧鱗鱗（是日微風遊浮橋始大作）
遙指吳天背蜀雲峽波小綠作微皺西州寒食清明
了猶見繞心上苑春
故竹枝體有感四首
來時梅花繞路旁歸今墜枝梅子黃回思孤徑路斜
月冉冉萬頭迎曉香
石橋直下裊裊横落葉漸低湖水生歸心欲寄湖頭
去潮頭不肯過盆城
斜風急雨暮瀟瀟更與客懷增寂寥樹頭梅子未全
熟莫來窗下打芭蕉
江南煙雨梅子肥稻針刺水青離離江南風物亦如
此所恨情懷非昔時
即事
桃李陰陰子滿枝春心客意兩忘機無何一點流鶯
過驚動楊花簌簌飛

夜泊荻港
落日人家已半扉隔籬問答語聲微柔枝亞路蹄爭
嗾而似南村獨棹歸
野火參差度暗光蒹葭稗蒲自生涼夜深雲上無星
斗古樹陰沉蟄許長
次廣相公九日登高韻
滿擬重陽醉菊觴花時多已過重陽年來莫是無知
己未遇淵明不肯香
問王維州借人父辰可詩
侍郎墓積已荒蕪萬古江河錦囊杜老平生癖
子不將衣鉢付他郎（集中有谷好子詩謂稚仲也）
百代風流集掾曹娟娟各自作時妝誰如虎劍鋒
手傳到黃家便封王
夜坐賭花西執何子方
濃淡雲中月吐吞寒枝驚葉動鳥棲青喚一點無人
對語有西城鳥梅門
贈李時雍
平生能游世間兒半落江南雲處水棲架有承三百
把與君求往求風流
集秦國文恭公讀胡正仲四首

絳霄別有天羅天[illegible]鶴泰林沉霄所閑[illegible]淺晚

玖戊丹路下[illegible]水落朝風叢珊瑚[illegible]

玉皤清輸待古擇[illegible]五世嘉占得風穗[illegible]

君在野多雖天不聖[illegible]便鹿調雖向黃庫[illegible]

權東南第一流[illegible]綠夜傳機出神州[illegible]

畢頭讀訴長安望[illegible]非夜衰棧北斗[illegible]

[illegible]三殿綵[illegible]屋部潭語紫芝泥[illegible]

論萬里埒策[illegible]此去青霄別有佛[illegible]

休陵聖可十首[illegible]

此北火故為徵金印如之受聯顏他日低頭看屈

十九

時寄思王老任胡灣[illegible]

[illegible]富年會子瞻山三百豐韻依然風流文采徐揚[illegible]

元素所欠冊似往年[illegible]

無所[illegible]

上青山杉[illegible]世日[illegible]

君風棟所喬時臨小閣曉清池君來已隔天貴[illegible]

夢驚鄙魚寒尚往[illegible]

一陳一葉此橫飛動清霄總不遲東海月輪今又[illegible]

滿履基安穩上升揮[illegible]

見為到陽關有故人[illegible]不

寶溪同社兩窮年一落江湖上天試閣吾見唐好[illegible]

在何時再拜玉階前[illegible]

卷雲樓前散船滄浪亭上江扶肩他時一月同千

里江漢吳淞共柏天

贈畫工

我無頭土進賢冠孤帶儒生味酸顧向筆端求[illegible]

笠挑花春水把魚竿

寄嘆石老人

吾知始德眼通明[illegible]具足[illegible]齊渴貴

閑定意到花是到至[illegible]

君到長安日待郎定[illegible]

[illegible]次又一[illegible]

人來[illegible]

故應記請道[illegible]

來秋[illegible]泉石茶精神積於歸蓬亭遠

白沙渡口見須眉細角撲禿出好詩頗得楊齡秋水
去共看明月隨琉璃

題天浩寺

浸山竹樹結清深古殿荒庭一兩僧但有菜根隨粥
飯老夫請作住持僧

題真如寺詩

當江新時都如許慶世何曾有屯春晚渡野航衝雨
去今朝告愛憑吾、

月下方古硯正元間物也

浸上相望四百年筆芒七在九形殘明朝又手東西
去更有誰人月下看

題李白笠釣圖

龍子梅鼓釣笠前脫韓豪氣總蕭然一絲來往蘆花
碧不記開元後幾年

題實伯山小隱詩

栗里柴桑事事無但言吾亦愛吾廬掃開秋草門前
路恐有觀潮訪後湖
深衣緇緣古風標不用橫飛上九皋且伴寒泉薦秋
菊水仙王亦是吾曹
滿押蕉葭深擁門無風亦自有秋聲煙霞齊皆今何
在巨雒陽新有兩生
山港雲濃問有無數斗鳴外殺匠屋甘樓求有鴻灵
志左右盆山郎五湖
更長鼓鼓漸復潭沈亂說紫小江皋玉楊雲路青冥
上不小江可奈消雪
秋草空谷不識名秋滿雖挽向能辭君行莫英苜蓿
遠行到山空遊路生

題薛公齋西湖問梅圖

茅屋荒寒暮影落口相遠共花聯山橋野渡重凌
孔君在江南我到門
入眼花心總不昏細從煙外月中論孤山跡影橫斜
處今存珠樓鎖翠門

舟中題石母洞前凍中玉犀石

玉犀玉犀是何物白玉解蹄水晶骨珠宫貝闕不勝
寒夜來走出蛟龍窟

黃制幹坐上題墨竹扇

自有清風風不吹雖無明月月相隨此君不可無
日奈有霜寒露冷時

和黃少蒙縣尉梅

綠毛幺鳳仰銜花不在山椒即水涯昔日鬚邊能似

此春愁磨盡總成芽

問安元章覓龍團茶詩

戳龍頭斷天門鎖來趣公家斥設稍恐有違將次不
盡竜承鶯起雁急行

用前韻謝元章惠茶

五夜輕行過故鄉不知翁枯與車宿青風一點吹處
布營斷江南白鷺行
白日為吟堪醉鄉塵緣撩亂青巾箱從今易趣緇素
詠滿眼精神正五行

和友益嶺長松

廿三

强名呼作大夫官直古摩空不免寇但惜五封遺一
點寧如孫嶺藏風寒
露邊稀葉亦堪餐霜後皴皮更可觀撫此盤旋不憂
晚但憂乘里酒樽寒
百灘飛度半雲端波浪縱雄不濕冠揮袖舌鞭徐進
馬市塵無此雪風寒

和季興薆與諸公出郊訪王彥博

病來無力勝鞍馬不得蘭亭共一觴射雉如渠猶不
笑散花方丈錦千張

和季無變求詩

十年修潔經營處一點青燈火知平日詩從天外
得只今天外總無詩

和秋日即事韻三首

駁駁山蒼雜水紅不如冷眼看秋成北鴻已望江南
起飛過籬林月正中蕭琦云商八喜射广雁南驚多夜度
仙桃乘外數行霜夜竹竿頭一路精淳世危幾總如
此青蛇與處几相隨

千葉海

一枝獨立眾芳忘小翠長紅一任妍媸秋仙人來詩
世句不手恨故千千

廿四

我不珠君君有跡此君認我定何如中庭明月常常
在卷地風來不掃除

新竹

明月雖圓有缺時合歡安有百年期故令六六深宮
女淚落君前直不知

合歡扇

玉斧修城玉兔宮蕭蕭無日不秋風九華繁翠勝空
起取次括來在掌中

九華扇

紗扇

八字回環字字精一規孤月半鉢經只疑來自欽八
窗風動漪聞細浪聲（隋文帝河東銘曰月空之理吹氣霜）
黄鶴扇
康書有雲到紫微玉城承露冷霏霏致令蒼生猜
上界承空渠一燕飛
竹扇
脫盡凡綿披衣一枝變化作千絲冷然不受人間
暑誰送清風有歌時
之龍從上蓬萊取○前府容光照錦衣只恐世塵吹不
末世皇妃畫語龍歸

白羽扇
昔臥隆中今渭濱真龍長御伏風飛出關吹碎兒郎
膽喪用軍師更指揮
鼎足三雄各立時臥龍騰起向西飛渭川波畫搖明
月百萬貔貅聽指揮
七寶扇
七寶熏開萬竅風震屏一點與天通婆娑吹動紅爐
雪總在清涼世界中
六角扇
一自昭陵掩閟都龍跳虎臥世間殊如今縱有千金

璧不傳當年十字書
昔日蘭亭暢惠風至今不與庶人同百金五字都休
問修竹清湍在眼中
蒲葵扇
輕揺獵獵野風秋吹上蟾宮白玉樓想見東山紅粉
裏超然惟有此風流
道經（或云道家無經旨五千言而已故作詩以嘆之）
端拱至人無語句臺與僕隸閑噫閑希聲饒想忘言
瀛海水黑山書不全

雪山集卷十二

詩餘

相見歡 雪幕

霜花零落全稀不成冰寒水溶溶漾漾軟琉璃 紅未湧春已露白都晞〈原本缺四字〉沙暖戲鳬鷖

長相思 暮春

紅蹴蹴紫蹴蹴可惜飄零落地鋪春殘心轉孤 鶯相呼燕相呼樓下垂楊渡得爲何彌人已無

前調 父[illegible]

山青青水青青兩岸蕭蕭蘆荻林水深村更深 風冷冷霧冷冷一葉扁舟深霧擁垂楊鷗不驚

生查子 見梅花

見汝小溪灣修竹連蹤影扶疎動風繁驚下幽趣枝 見汝大江邊高浪搖枯本飛兮容風枝直到斜陽醒

楊柳枝 詠月

慣得嬌雲起不開去還來淡光無可照樓臺且停杯 薄雨蹴蹴時數點洒浮埃賣花禾上擔兒裡聽他借

浣溪紗 和王通叔廣祖子韻

何與龍[illegible]隔九回獨蓮不以獨當晴都督征帽解戎衣 淚下猿猱三峽裏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崖亭亂只傍故人之人

夢到江南夢斷曲夢歸何處得身歸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青[illegible]六

下羽提書來欲少桃花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五

雲龍人

征鴻行來得緩回首或是[illegible]歸故意[illegible][illegible]表又

光[illegible][illegible]心緒殘月江湖無夢失津崖到[illegible]無樹

不紅來

前調 感有

細雨蕭蕭變作秋晚風楊柳冷颼颼無言有淚洒西樓 眼共雲山昏慘慘心隨烟水去悠悠一蓑一笠任孤舟

清平樂 懷歸

江沙帶濕芳露和烟泣落日欲低紅未入消悄暮峰凝立 煉林秀色荒寒頻頻駐馬回看應是梧桐影下秋風變碎肩山

又

斷橋流水香滿袂縷忽見一枝明眼底人正山谷
水尾梨花鹿夢綠秋紅鴻嘆斷行雲不見羅老公
風一方明月中定

前調 影梅

從長清度溪殘香薄何度青江南無可有安放酒盞
未遠一枝相映松燈時不似花明細雨滿洋影
月如開宮八令令

恨也縐 別送

雨調梁花寫來此時山下秦未不如山清明更悠
歌山之時用虎行雙百後不飛之世江南關方剪

三

里時須片紙各報平安

西江月 借上梅題 馬意寄董寄梅

月谷修成臘玉風亍琢碎輕冰京人無那春盃深傳
取花來喚醒舞龍鑼袖鳳衣飲闌畫閣香煙款得
花落數卷恩猶比長年不盡 梅上

又

輕蹤細致蜂房薄羅深壓鬢黃玉容縱不似何郎也
在百花頭上試看君問一點全如鼓裏孤芳明年
此日越舊行記取今朝勝賞 梅底

前調 題和王苑一頃倪畫月

壓鼓紅牙細閣梢消翠尾風斜閣軒幽鎖上嗟嘆比
處放宜君畫望眼不知天涯帝當恨處見君
江浦到萬花畫在琵琶亭下

前調 泊風

懷人倚遙北客垂盜坡上河沙湯亡馬事無成泉
淡青山幾饒袖手困霜小樂間頭石嶺之城乾坤
遊凡山依下山斷處孤影

前調 晚眺

愴陰小霧霜露帆江氣遠繚繞清氣林人日夕陽入
淡暖吃煙長無前問記均欵茂共定時時暮風

四

別浪猛渾秋拾天外暮雲畢

燕歸梁 對送

拂拂春風入馬蹄輕綠楊堤綠楊堤上亂鶯啼琴聲
急怨春歸而今二似花流水蹤跡任東西利成名
遂在何時早贏得兩分飛

青門引 梅存

尋遍江南須只有班班野莓梅花不遇我心悲拔
得凡使其一年足微香來自橫岡竹飛度寒溪曲
落路尋入借問樹他指向深深谷

鷓鴣天 行山

二學翁□□見時溪香樹暗覺神然微芒山路幾通
足行到山深路亦無尋草度棟林昧難昧無系野
晴翼春衫不管藤待碑可惜殘花看地鋪

前調

一葉扁舟任意眼前不管是和非自家得了漢閑
卞木得魚也未肯歸全以韻文如意字快活寬
誰知莖上見登花好不道浮見上時
十一月十日□□□□
春先到日春手天氣多於斜陽後翠袖
天香□色濃如酒且教青女休

偏憐梅花元是羣花首細細商量只怕梅花瘦

前調 詠梅雪

寒江凝碧是誰剪作梨花出花心猶帶江痕濕輕注
香腮都是梅花色飛來飛去何曾容昧昧全是新
相識橫吹小弄梅花笛看你飄零不似江南客

前調 詠寄有

平□玉立薄羅飛起層層碧人心不似花心密待要
相逢未必相逢得幾處不動何曾濕芙蓉擁上曾
西識樓聲搖去江聲急西北高樓回首浮雲隔

然春郎口占述

蓋花已然榮花已老真衝風山頭幾照暮明不辨
一曲□淺晴時綿舟照顏新州□□□別練漂

[illegible]

碧成都事事似江南只是香奩兩處受春寒

臨江仙 和徐守寶可

縹緲清霄雲一握太清羣玉光中鈞天聲裏拂香風
紫皇低接手緩步上層空在扇徐開雲影轉日高
舞動蛟龍雙瞻御座並昭容同班趨複道環珮響丁
東

又

千頃翠園庭綠淨菱花影落波中看看紅錦漾清風
此時俳入覲旭浪拍雲空何見繖稜樓寶翦旌旂
全仗飛龍黃一點現真容御麻宣未畢雲鏡上天東

前調 [illegible]

曲水流觴修禊事祓除洗淨[illegible]愁眾樽[illegible]拜壽居[illegible]

只今虛此足好去作班頭日古相門還出相春靜

小[illegible]蜀[illegible]雲陳將給祖風流也特如見遶江濱一海

前調 [illegible]

八[illegible]山頭奏戰[illegible]好[illegible]上散[illegible]落[illegible]湯干人[illegible]言鈞

[illegible]如[illegible]江不集數花府[illegible]清秋意不到湖床

明[illegible]天[illegible]百闌[illegible]便起唱去上涯

定風波 海夜宴客

曲曲闌干曲曲池萬紅絲繞錦相圍花到黃昏思欲

睡休睡眼前都是好相知銀燭轉添花轉好人在

花深深處更相宜似此好花須愛惜休惜鬢邊消得

兩三枝

前調 二贈道將

問訊山東賁長鄉蒼蒼雲外且畚輪流水落花都莫

問等取猗林泛月靜邊塵江面不如吾面潤卷起

五湖烟浪入清樽醉倒投床君且睡都怕挑燈看劍

忽傷神

又

白璧黃金滑土鄉紫宸殿下拜綠綸綠出龍門開虎

朕但爲四光如水夜無塵古古今今男子事獨動

天教許汐入金樽到得閻河公事子早去白雲[illegible]裏

冬清神

前調 [illegible]

孟夏上幹亡君涯守不以荒寒昔臨老杜所

[illegible]小冬日使家坐白年[illegible]儒[illegible]有也

[illegible]山[illegible]月之趣因以記與相之奇

水[illegible]以不[illegible]上下字光兩鏡光相就雲錦搖香

吹散酒細聽清談玉屑津津啜明月前[illegible]陽後竹

露秋聲拂拂寒生袖拔取湖山歸入手紫閣黃扉到

了終須有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座[illegible]天香紫香雪芝封猶帶吳淞[illegible]非夜寶奩開

玉鏡一奩西風便覺夷秋近白蘋洲紅蓼徑風露

淒清天從黃金鎔處看重重話好信擲了碧油幢史

擲夏堂郎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修室腸欲裂聲聲似向春風說春色飄零自是人

寶殿長聽黃金縷

前調 釣池亭

浮萍不礙魚行路細數魚來去靜倚溪陰深覓碧
鮮清閒影搖香度易覺闌干暮兔雖深傍蘋根住
浴罷紅衣褪殘綫一寸江湖無可付諸蘭汀草臥烟
歌子 雲綸雲

江城子 戲席上

細風微揭碧鱗鱗練幃深不聞聲時見推篷籠袖玉
輕輕不似綠樓高捲幔相指點揔分明任濤叢挪
猶險墜山泊傳莫催行只恨夕陽雖好近黃昏得到

野堂陪勝客花影外竹陰移

驀山溪 詠茶

枯林荒陌瑤樹數鮮条不見雅風標十二分山容野
色因何嫩蕊舞動小桥捨梅花後香花前色味香三
絶合光隱耀塵土埋豪傑試看大庭蹤爭知豊寒
雲飛雪休洗休諡世只兩名花芍藥相牡丹王末畫
人間香

滿江紅 幕府諸公都外同集以病不去

方丈維摩蒙祠都齋不省忘悵望錦囊繡帽玉珂金
燈十月小春逢此日一時勝事輸公等閙短衣匹馬

汴南山河入青　山遠紫翠如筠江波碧沙如粉望
裏萬重山又遲天外飲罷不妨騎馬歸來日有風
光難試新橋流水月明邊尋蹤影
　詞
[illegible]

慘淡輕陰都養就朱朱白白最好是梨花帶雨海棠
映日暖霧烘成芳草色嬌風分與去楊力聽紅邊翠
杪情清圓曾相識春緒亂還如織春夢斷還堪覓
看青梅下時有遊人噴晴愛酒正香須滿泛憐花太
纖休輕摘把領巾收聚衆香濃憑風立
　又
生縠平鋪喚不起輕風無力西江上斗牛相射水天
一色二妙風流今代少一時光價何時息更蘇需白
日下雲耕芙蓉客　整飛鼓成得得尋前約寬慢慢
足雲飛雨卷舊紅新碧茁茁抽長荷柄綠錢龍吐淨

陽花山漸衣籌香潤入梅天紅綃濕
　前調　漁父
茶竈雲手都不辨近山遠水儘徘徊尚留波面未歸
背尾溪頭浹深鷗鷺試寒蝴蝶魚沉底思往風翻
雨蓬部簷蚤雖晴　船蓬重拖不起晨又晨未如決
[illegible]
[illegible]

晴顛山歟霜風冷入世裏嫌他秦牛背上輪他穩
但泛雙一綱蓑衣一領五臟荒敗蔬薦口豐壁幽嵯
花漫頂雛雲烏月黑路蒙霧何曾窘
　前調　鼎梅
紙帳梅花有叢桂又有修竹是何聲雪韻遠渚泉鳴
幽谷紅蓼白蘋須拂袖餘音尚帶清香馥挽素娥青
女問飛瓊誰家曲　韓退之歐永叔惚兮恍恍兮惚
試側耳山常似黛水常如玉顏子操中何足怨醉翁
巖外無人續正青天明月上東南芳時足
水調歌頭　口京

江水去無極無地有青天起濤洶湧捲浪成雲霰長
川一望揚州蒼莽隱見烟竿渡嘉何處捲珠簾落日
瓜州渡鴻鷺滿風前　古戰場皆白草更蒼烟清平
猶有遺恨久矣在江邊北固山前三條還想當年意
氣塵塵眠中原上馬促歸去風陣接難翔

前調　中秋飲南樓呈花宣撫

細數十年夢十處過中秋今年清夢還在黃鶴舊孫
頭老子窗中不淺此會天教重見今古一南樓星漢
淡無色玉盤行空浮　帶秦煙楚霧熒江流關河
離合南北依舊照清愁想見姮娥冷笑笑我歸來霜
鬢空敝黑貂裘把酒問清影晉去伴滄洲

前調　游銀山寺和閻張安國作

曉嶂倚斜日秋樹戰悲風一江紺紫澄碧中有睡蛟
龍散作清溪明玉激上長松流水雨電亂塞空拋郤
紅塵跌飛入妙光宮　佛國大天濤博地含洪空巖
亂墜遊響珠影動金容萬古碧潭空界一點青霞明
月湧波聽無功雲散殿空元風動鐸丁東

又

草蔓已多露松竹總含風群山左顧右盼如虎更如
龍時見魚燈三兩知在誰家浦淑星斗爛垂空萬有
付一擲人世等大宮　秋蕭瑟林脫葉水歸洪江湖
飄泊鳥鳧洲渚肯相容要使群生咸堵不聽三吏吠
犬此則是奇功一任畫麟閣吾自老墙東

前調　且九日

雲巘在空碧天宇共高明重陽易得風雨今日不勝
晴天為兩朝元老付與四時佳節不動一絲塵香霧
洗金甦故露洒寬襟　山吐葉江動石總敵聲劍鬭
玉鬟千載誰見此昇平細看樽前萬葉相映石間
紫莫莫髮照江漢下淮海都賴一長城

前調　上丘且木路清

花上捧蒼碧花下走清湍濃露深霞殘雲更有丹殖
參似我何須第屋欲曉未明天氣扶拽繞羅卷秦楚
五千里何處是江南　繞風下人不斷馬相連煩雲
見有此客相屬意悠揚欲為橫吹出塞無處可尋羌
管短笛吹征鞍策斷征鞍裂鶴隨玉虬鞭

前調　壽鄂帥中秋

淮海一星出分野到梁州玉京群帝朝斗公在列宿
流盡搖搖格澤高拱紫微太一霞佩拂紅綃非霧
非相象永侍紺雲裳　自南至月既望壽君侯梅花
肅睦柔聯當一千秋半夜玉堂承詔望旦路朝宣

舸歸去作班頭風淨瞿唐峽安穩放行舟

前調 壽慶

河漢湛秋碧玉露暖瑶空太清仙子縹渺飛珮響玲
瓏暫馭青鸞紫鳳来玩十洲三島旋旆擁芙蓉身在
大江表岩繋絳霄宮兩仙客歆駐月舞迴風寶藥
輕度蹇幀香霧結重重已貲張安迨旦會看北星朝
斗千載慶雲龍翠霧彤閣東長侍袞衣紅

八聲甘州 張懷安國之

海茫茫天北與天南吾友定安歸閩濡須江上皖公
山下駕白雲飛恭蒼空郊虛野古路立斜暉顧踮皆

十五

塵土若淡休揮二代錦腸繡肺想英魂皎皎健日
霏霏望天空明月無路寄相思嘆千古興亡成敗满
乾坤遺恨有誰知今何在一川烟慘萬壑風悲 安國
死後在淮南屢降憑賞作詩詞偶頌及結亭一
比生前念寺傳淮寧宇陸同得遺墨尤多

前調 讀周公瑾傳

事茫茫赤壁半帆風四海忽三分想蒼烟金虎碧雲
銅爵恨滿乾坤爵爵秣陵王氣傳到第三孫風虎雲
龍會自有其人 一朱顏二十有四正錦幃秋夢玉帳
春聲望吳江楚漢明月伴英魂浥浥小橋紅浪濕癡
虛絃何處得郎閑雪堂老千年六蝶再擊空明

前調 讀諸葛武侯傳

遇隆中桑柘倚斜陽禾黍戰悲風世若無徐庶更無
龐統沉了英雄本計東荆西益觀變取奇功轉盡青
天象無路能通 他日雜耕渭上忽一星飛墮萬事
成空使一曹三馬雲雨動蛟龍看璀璨出師一表照
乾坤牛斗氣常衝千年後錦城相弔遇草堂翁

前調 讀謝安石傳

氣佳哉煙紫石頭城雲碧雨花臺想東山前後望春
樹淋看晩湖迴自古英雄豪傑無不待時來擁鼻微
吟雲山靜花開 一商皓亦常如此羡蒼生皆有瞻望

十六

之懷但泚河洛潤此事偶然疑是彼公公草木得
神明相亮不相猜西州淚千年猶濕回望興哀

擧尋芳 試墨

冰壺秋月去了浩郎傳到梁老騎馬来船鹿氏五湖
三島任精雲氣拂日捉蛟龍縣巢都推倒向塵中分
付高人勝士把雲烟掃 乾坤巧自蒼翁無汙高雄
無刃此為至寶第一君門通表書囊諫草第二文章
揚事業第三編簡壚懷抱千百般終又被他磨了

前調 退口酒家

斷崖樹老側岸槎枯倒倚斜揮腳面淺溪掌杖 平林

重疊着芒鞋攜竹杖遇亂莎幽澗縈紆涉那人家有
竹籬瓦屋頗頗清洌曾徵呷正斜陽淡淡暮靄合
蜃晚風獵獵轉眼已成陳跡不堪追躡試問舊醽還
好在斯停歸影留時雲待重來細枯弄水花山葉

萬年歡 有感

一輪明月古人心萬年更寸心存滄海化為黃土心
不成塵杳杳與亡成敗滿乾坤未見知音撫闌干欲
喚英魂沉沉又沒人應無聊歌枕搔首夢塵中壇
上一似手生共挽長江為酒相對同傾不覺霜風敲
竹睡覺來海與愁深拂袖去塞北河西紅塵陌上尋

十七

人

真珠簾 竹窗

翠虬天矯挐蒼玉飛到吾廬溪灣上麗一笑忽相逢
更解包技宿北池之畔西牆面與主人呼青吸綠恨
我無天寒翠袖共倚修竹 每遇飛雪蕭蕭更驚風
撼撼清標可掬更與月同來無半點塵俗冬有寒梅
閒相伴春亦有幽蘭相逐香足總露下霜飛又有秋
菊

沁園春 閒居 閒居竹書添注奉孫軒制五字

二百年間十二時中悲歡往來但蓋頭一把容身方

又無多緣飾真遺塵埃屈曲成幽蕭條生淨野草鬧
花都妙哉家無力雖然咫尺强作縈田 竹齋向背
松齋須次第春蘭秋菊開在竹籬稀處容栽甘橘兩
欹斜畔疎種香梅山芋芭蕉地黃釀粥冬後春前皆
可栽門通水荷汀蓼渚足可徘徊

紅窗怨 送郎作

欲寄意都無有且須祈贈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衣
也尋思棒舟楚江白 此會未知何時又恨男兒不
長相守苟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

前調 西事

十八

薰不珠入雖見縹緲歌聲贈隨香轉記與三五少年
在杭州曾聽得幾遍 唱到生綃白團扇晚涼初桐
陰滿院待要圖入丹青奈無緣識如花面

鳳時春 梅見殘

標格風流前輩總皆是春風蕭然無對只有月娥心
不退依舊斷橋橫在淺水 我亦共月娥同意肯將
情移在麗紅紗翠除丁香薔薇酴醾外便做花王不
是此筆

送蘭舟 畫像 熙天牧

蕭蕭烏帽黃衫煙水柏雲岩風清月白一復碧眼瑩

秋潭四海九州茫茫東北那𨚗西南松霜杉露毿毿
龍門陽如參井青城佳氣與天參峨山充野牡丹
紅外茯苓甘鶴頂浥丹陳駒踐蹀僅百年間乾坤雲
海風驅與名定涪陵人受道于伊川後來鄉里隱河洛復陽賢居青城之老人村至今尚存一
無月不登樓花種荷
池塘生春草夢中共水仙相識細撥氷綃低沉玉磬
穠動一池寒碧吹畫楊花移種消白都有青錢點點
如積漸成翠亭亭如立漢女江妃入奩室學破靚
粧擁出夜月明前夕陽歛後清妙世間穠豔中財擭
瑶汁才青破雲飛霜泣何益未轉眼度秋風成陳迹

別業庵諸明浙江僧宗住庵
一箇茅庵三間七架兩畔更添兩廈倒坐雙亭平分
狀欄兩下門前數十畝稻秘堅外更百十株桑柘一
溪活水長流餘波及蔬畦菜把便是招提與蘭若
時抄疏鄉園看經村社隨分斗米相酬鏹錢相謝徒
闕少亦堪借借常收些筍乾蕨鮮好年歲更無兵無
火情活殺也